碑傳集

二十一

Asia

DS
734
.C56
v.21

碑傳集卷五十五目錄

科道下之上

王原傳 王和
御史龔公翔麟傳 顧棟高
監察御史劉公子章傳 劉青霞
奉直大夫巡視臺灣吏科給事中汪君繼燝墓誌銘 方楘如
黎京兆致遠傳 藍鼎元
陳檢討學海墓誌銘 謝濟世
廣東道監察御史顧先生楷仁墓表 王峻
高都諫遐昌傳 蔣家駒
高玢傳 李志魯
四川道監察御史孫公紹曾墓誌 陶元藻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元直墓誌銘 袁枚
又附讀侍御李公行狀書後 法坤宏

科道下之上　嘉興錢儀吉纂錄

王原傳　王昶

王原初名深字仲深一字令詒居啟聖里父九徵明季歲貢生以學行為陳子龍所知原生八九歲能辨四聲十二三竊為詩古文父得之喜其不凡年二十四為縣學生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未及用從刑部尚書徐乾學修一統志於包山三十三年選廣東茂名縣廣東徵糧舊責之里長而里長私派於民糧一石派至二三十兩民多棄田而逃原令里書編造業戶實名而里長之弊以革其業戶棄田而逃者遺糧派諸鄰戶逃者歸則并數年之所攤而責之故逃者卒不敢復原代為捐辦遺糧不得攤派鄰戶而逃戶之歸者日多南橋有人市父鬻其子夫鬻其妻嚴為之禁人市始除其餘設義學禁巫覡鋤强梁雪冤滯頒婚葬之式頌聲大作移署信化三十五年以解犯脫逃解任未幾弋獲復官三十八年補貴州銅仁縣縣舊為苗窟荒僻殊甚原建學以訓子弟教治葛以為布焙茶榨油以為用溪水湍急教之造舟以興販又設保正

保副訓練鄉勇以禦苗患設苗寨長貳以約束羣苗銅仁大治四十一年行取試授工科給事中時平陽府知府馬思贊請以天下錢糧加一火耗作爲正供

聖祖問州縣之爲科道者原奏言其不可

上是之議遂革尋以劾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姦貪牽連降級以歸原壯而力學老而不倦早年受業於平湖陸隴其已從睢陽湯斌問學精研理道一以濂洛爲宗年至八十四卒生平著作繁富詩有短檠北鄉閩海寒竽過嶺潘州惠陽岫雲銅江鸞臺滄江都燕南總諸集經學有學庸正譌論孟釋義春秋咫聞史志有歷代宗廟圖考明食貨志補錄有深廬剳記深廬集訓終志雜說雜栢集自著年譜古文若干卷

御史龔公翔麟傳 顧棟高

公姓龔氏諱翔麟字蘅圃仁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佳育仕至光祿寺卿公生而穎悟弱冠即工爲詩古文辭曹秋嶽朱竹垞俱器重之與爲忘年交中辛酉順天鄉試乙榜故相桐城張文端公得其制策大賞之曰此天下才也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出權廣東關稅尋考選科道第一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稽察錢局歷掌浙江山西陝西京畿

河南諸道事致仕歸而閉門以詩詠自娛炊烟恆自斷絕年六十二卒
公性明敏長於吏事胥吏無所容其奸尤善應變至大節凜如也在御
史能言人所不能言者其榷稅廣東也向例除省城及澳門發洋船然
船外其餘沿海各府稅口俱係監督親收遠者去省至二千里巡攔諸
役借端苛索商民重困公嚴行禁絕并移行縣官互相察究訖公之任
課額完而民不知困及入臺遂疏請以各府稅交與地方徵收解庫迄
今著為令省城鮮積聚恆仰食於外省而民俗習用小錢壬申歲歉米
價騰貴而錢禁如故好事者乘機鼓煽商賈絕迹民情大擾公設法平
糶下令官私錢並收復遣人招集各商米日至而民困以舒其去也民
肖像武林書院以祀之洎受御史任益自奮厲同日上兩疏其一參銓
臣熊賜履欺罔事畧云賜履竊講學虛聲由學士晉參機務前日票擬
錯誤不思引咎嚼吞底稿卸過同官
皇上從寬放歸田里旋賜起用晉陞冢宰及受任以後毫無報稱伊弟
賜瓚包攬捐納事經上聞奉
旨傳問賜履曾不叩頭流血求請處分猶泰然踞於六卿之上乞賜罷
斥以儆將來其一參右通政張雲翮忘親匿喪畧云雲翮係故靖逆侯

張勇之子張勇于康熙十四年閒曾具題以妻李氏子某某移居京師奉旨俞允後李氏隨伊子雲翌就養閩中于去年十一月病故而雲翩錦衣紅帽出入自由借係雲翩非李氏親生亦當係嫡母或繼母誼同一體並制三年豈可視為陌路伏乞嚴加議處以儆敗類疏上俱奉旨熊賜履明白回奏張某交部察議當是時賜履以講學負重望雲翩係功臣子尤怙勢公悉彈劾無所避忌直聲震朝野

聖祖寬厚優禮宿學舊臣于功臣子尤加意撫恤不即賜重譴而未嘗不以公言為可用雲貴總督趙良棟特平定吳逆功驕縱恣有求請公疏劾之畧云良棟効力行閒之時悉由

皇上神謨廟算指授方畧蕩平後議功議過既經廷議重以

睿裁輕重無不允當事經十年而良棟一人猶嘵嘵不已妄肆薦揚市恩於眾借矜已功且越例求賜莊田房屋言詞狂悖大不敬乞勅下所司定罪良棟陝西人由諸生起為大帥擁節鉞父子兄弟為美官勢張甚疏上尤震悚公性鯁介于廷臣無所附麗論列不避嫌怨亦不附講學為名高知孤行一意而已已復列款彈奏吏部尚書熊賜履侍郎趙

士麟紊亂銓政公莅任甫半載章奏至十餘上他所建白及釐剔姦弊
處甚多以非世所指名故不著用是仇之者刻骨而亦深當
上意爲御史十年屢蒙
賜御詩蘭臺扁爲額孝經臨董其昌五言詩恩賚稠疊然亦終不改官
甲申獨扃戶一室長吏罕得見其面貧甚至不能舉火蕭然自得常賦
詩云官裝兩世差堪詡沒箇人閒造孽錢公父光祿公素以淸節著公
所設施悉由庭訓故云公少有至性光祿公病亟割股和藥以進衣不
解帶者累月著有田居詩稿紅藕莊詞行于世蘭臺疏稿藏于家子四
人望之甫田有文行今爲邑諸生

論曰唐百官志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官若宰相入
朝議事則隨之而殿中御史之職則戴黑豸升殿蓋欲其糾正違邪而
整肅綱紀也宋世宰相至奉行臺諫文書歐陽修論時政闕失云唐介
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夫以文富名賢歐
公與之至相好也而不以言之者爲非至爲之申論豈非欲國家養直
言之氣乎哉考公生平所牴觸大臣衆矣
聖祖神明不以爲罪較之有宋更爲得體故公得盡言無隱赫然爲世

名臣語所謂

主聖臣直者豈不然乎豈不然乎

監察御史劉公子章傳 劉青霞

公諱子章字道闇别號豹南貴州貴筑人也生而岐嶷五歲就外傅書不再授朗誦句讀如成人卯時屬文有聲年十五補諸生試輒甲等爲人骨鯁正直不避權要每遇義所不可輒力爭之必求直而後已其天性然也康熙辛酉以第一人舉於鄉兩試春官不第會黔初恢復教職需人遂授鎮遠府教授嚴操守不肯承望上官風旨時有學使寓意公爲營苞苴公艴然怒目視面折之學使恚甚推案起公卒不爲動已而學使內愧笑謝之又鎮遠守素貪婪公時相規勸守怒以上官相陵公遂絕跡不與通守不能奪久之督撫交列薦剡擢襄城令省耕開渠捕蝗弭盜多惠政而又建書院造士割俸置田以爲贍養襄舊有營伍駐防兵民雜處營弁偷安縱下而兵丁皆強暴不可制前令懦怯率遜避之以故兵益橫羣聚市中強奪民物不與值少忤輒鼓噪而起弁佯不知即爭於其前亦置不問襄人苦之公至義不憤嚴戢之有犯者輒拘治且以其狀上聞弁憚公嚴正立置之法且戒曰劉公威嚴勿犯也於

是兵皆斂跡數十年之害以除先是有樊生婦寡居營卒王荆州王習
武白晝强犯之不從竟殺死前令怵於營弁不敢理越四年矣公至慷
慨曰豈有貞烈若此而冤不爲之伸者立逮鞫之卒震慴一訊而伏公
奮筆定爰書事聞烈婦得
旨表閭而罪人正國典當是時公以此名動中原大河南北因有白面
龍圖之稱報最徵拜監察御史未幾以外艱歸庚辰起復補協理浙江
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隨
命巡視南城公屹然以風紀自任論罷新設豬圈米店立法請禁私錢
並請復飯場銀米而又上封事請復恤刑請限官員隨任家口時
上御澹寧居召至案前面與商榷公具陳所以奏請之意敷對詳明曲
當
上心皆蒙嘉納
上知公才可大用眷注優渥諸臺臣無與比壬午
特命公爲江西正考官先是臺臣未有典試事者而公又以鄉貢士膺
上命蓋異數也公矢公矢慎務絕弊竇以拔眞才榜發翕然稱得人舉
子例有牌坊杯盤銀兩後取爲二考官路費公峻卻悉召諸生面給之

事竣復命方在道而監試會場之
命下公入都憫士子場屋食用艱難下令供給官儲薪米潔食飲勿令
侵蝕以致困乏而謹飭防範尤爲時所推重甲申奉
命巡視河東鹽課抵任卽革扒子銀八千餘兩及諸陋弊一切可以裕
商利民者無不力爲又表宋司馬溫公范蜀公墓明講學曹都憲公殉
難汪忠烈公祠定其奉祀同年楊芳公與公素不相能後卒於京師妻
子流落旅邸公惻然移貲使使往迎之舁櫬歸葬聞襄城歲饑捐三百
金檄縣爲粥以賑皆義舉也已而以內艱歸丁亥服除將赴補忽遘疾
遂卒年五十二公生負軼才倜儻有大志遇義勇爲不以好惡爲是非
不以利害爲勇怯立朝丰采屹然名臣以故受
主眷最隆駸駸大用矣而公遽卒人以爲未竟其才深痛惜之方公之
初至襄也興除利弊慨然以古循良自勵憤襄之將驕卒悍爲民患痛
加裁抑弁若卒咸側目公杜門齚舌銜之刺骨久之見公持議平未嘗
文深小肯則又感公頌公至以父呼之蓋公雖以嚴正聞其實秉公持
正務極平允初不以悻悻沽直爲名高樊烈婦之獄公旣執法不撓營
弁人人惴恐且慮公並擠之以罪罷也長跽乞哀公曰罪人斯得已矣

何波及為於是營弁感激流涕曰公長者也時有農夫貸銀於兵越數月見公素不直兵欲以重息訟兵惶恐使人居間第勿訟願卻其息其人卒訟之公曰息雖重如不貸何既貸之復訟之人情乎卒令如數相償杖而遣之人服其公舊例營兵給發月餉守土官監放出結相沿既久前官率不往於是營弁多所侵漁公曰吾遵功令耳親至驗實而士卒所得倍於前皆歡呼相慶曰劉公所賜也丙子冬襄兵奉調北征公市牛酒犒之或諫公曰往年征楚兵執許令索金錢大肆辱詈公幸閉閤勿出公笑曰吾

天子命吏奴輩敢相犯邪至日公肩輿出兵遙望伏謁道左公命之前入給以賞且曰若殺賊立功報効朝廷勿忘平日豢養恩有吾在卽妻子勿慮也兵皆叩頭伏地至有泣下者其嚴而有恩又如此公少貧讀書蕭寺中炊爨不繼常從僧寄食飲益發憤攻苦博極羣書久之其學益進經史大家外以及星命地理皆能通曉所著有同聲堂文集耐堂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二復向復殷皆諸生以文名

劉青霞曰癸酉冬公令襄公枉駕下交余詩文相唱和者數年流連繾綣謬如推獎子實竊自愧然未嘗不感公高誼也今者濡墨傳公而公

不可復作矣噫嘻可勝嘆哉

奉直大夫巡視臺灣吏科給事中汪君繼燝墓誌銘 方楘如

雍正六年四月初八日吏科給事中巡視臺灣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汪君以疾終於里第余聞而哭之其嘗同僚者咸歎息曰善人亡矣吾無與爲質矣都城西人士尤行哭失聲既以道遠東歸莫致則纍纍持一瓣香蓺蕭寺中日以資公冥福如是連月不怠既而人從八閩來爲余道安平鎮城中聞君訃往往爲位而哭若與都人士相應和者太史公有言要之死日是非乃定君既沒而使人思之無斁如此則其爲人可八九得也憶君官御史時余長臺端察君勤慎踰倫等欲削剡言之

上以君數退讓而止君亦旋拜閩海之

命私計遲君使還當爲償此宿負而君已不幸卒於今五年所葬有日矣幽堂之銘非余孰當爲者況又重以諸孤之請其又焉辭按狀君諱繼燝字倬雲號恬邨系出唐越國公後宋時有諱接者家休甯舊矣其遷禾郡之梧桐鄉則自君曾祖王父諱可鎮公始可鎮生洪是爲君大父洪有四子季即民部碧巢公諱森君之父也而君之本生父中翰鷗亭公諱某行居二皆封御史如君故時官君於鷗亭公爲仲子未產時

本生母太宜人黃氏禱於張亞子之神夢抱一丈夫子曰以乞汝既生頭玉嶢嶢宛如夢中兒碧巢公愛之因與黃氏太宜人撫爲巳子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戊子以越中司訓舉浙江鄉試踰十載選授兵部職方員外郎庚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明年改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西城

會

今天子御極歴掌陜西山東浙江江南諸道事遂掌河南道乙巳奉命巡視臺灣轉吏科給事中旋奉碧巢公諱歸巳又奉母黃太宜人諱春秋窀穸已於事而竣而君病病一年所而君卒君內行篤備承事四親無閒言平居摧鋒縮角飲人以和而正情嶷然巇巇清峙其居官所在治辦方略教導禁姦止邪遇職事有便於民者則一破崖岸爲之西城有孀婦者無失行而家饒於財或利其財不遂則爲蜚語謠詠之婦恚甚欲自殺君廉得實爲懲造言者以白其誣而無藉少年篤旗帖爲暴閭里或倚無名屍恣鼠嚇君持三尺法痛繩之即求請百方不聽也臺灣頗頗海中番民錯趾偷渡作奸告奸者相逮蓋雖婦女亦然君至

捧

聖諭廣訓陳中庭朔望講肄集遠近人拱聽之乃明約束與之更始有

犯者不貸舊習頓衰初巡西城時督米廠長安米如珠君爲言於大部
奏請預發八旗兵米聽旗人領者得隨糶其餘其在臺郡郡亦頗產米
歲運五萬石之漳泉糶之以爲常而是春厦門米昂君念所以紓其急
者令運戶於常例外艘增米二百石計增萬石有奇價稍稍減久之漳
泉復告急當是時臺郡麥秋適往早禾未登場既無可應採買即檄各
縣倉貯給之非移時不逵乃以便宜咨撥秋季兵米之留郡者事定買
償如其數漳泉之民以不饑君曰臺郡米騰躍如何吾聞鳳山有積粟
可礙也召囤戶而諭之禍福使無扃其值復時時微巡海口粒顆無闌
出洋者於是臺灣米價平其設施多智皆此類也京師十月朔設粥廠
君嘗爲監恐賜之不咸也躬身料視不以委坊手且割俸置菜蔬以侑
餐民德之賈閩海者或遭風失柂流宕不能歸君籍而廩之稍假以貲
使漸作歸計咸額手賀更生居京師凡八年善於其職前後奏對皆稱
旨賞賚無虛月經筵耕耤大典頻仍率以身與其閒以是益感
上知遇唯
天子亦器之其使閩海以便道省覲爲請
上可之許留數日復諭以渡海有風信須謹伺乃行毋薄遽爲也拜

命抵家依子舍者浹日既首路作紀恩詩一章道其事其後病彌留猶喃喃語諸子以爲使未反

命遽先溘露吾目終何時瞑矣君之病也以營碧巢公殯事然恐貽所生父母憂毎强飲食從海上歸頗得輭腳病亦未敢令人掖以行卒之月猶朝昧爽如下時也然竟以此不起人謂君蓋死孝云方碧巢公柩在堂鄰人不戒於火延燒百餘家欝攸載路君度無可奈何遽棺長號欲遂以身殉無何風反火亦滅而先是舟過鹿耳門颶風發作黏天漫汗舟中人五色無主篙師亦跌宕不得住至呼佛號以自救而君意氣自如卒之破險而出人羨君數有天幸不知其乃心

君父至誠感神故卒不驚匕鬯如是也君少慧甫教方名日肄可數簡既長而九經三史通念曉析旁及百氏書皆能言其崖略最先爲大宗伯韓公所知稱韓門弟子而一時學老文鉅如杜肇宇宗伯其家堯峰太史以及戴南山翰撰張匠門檢討皆譽之不容口所著自今時文外有雙椿草堂集視毫草金鐾玉戛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雅有知人鑒著錄者凡百餘人越中魯庶常曾煜同邑王主政應綵其最所品題稱佳者也而繼此分校北闈則許君廷鑅王君之麟實出門下其

他假羽毛以高飛者不可屈指數而君獨不幸卒矣悲夫君生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卒之歲春秋五十有二以覃恩誥封奉直大夫配張氏江南蒙城學訓大緒公女也誥封宜人丈夫子六宜人出者五側室陸氏出者一廷英上埏上埥廷萼上坮上埵其名也女子子三宜人出者二側室陸氏出者一姚世寵程世棟邵士模其壻也廷英娶李氏有子曰錯曰釪曰鈞曰錕有女二上埏娶邵氏有子曰銓有女一上埥娶祝氏有子曰銷曰鈖曰鎔有女一廷萼娶金氏有子曰錟有女一凡孫男九人孫女五人乃系以銘銘曰

虙立尸居彭祖爲天惟忠惟孝後天地老於戲汪君豈曰非賢晨馨夕潔娛我二天官是職方囊錐脫穎

天子曰能衮衮臺省視我南服赤港紅樓逢天壯海會不驚鷗雪泣星奔雛斯爵踊如何鑿舟夜半忽從其能自壽不亡者存魁名碩實宜爾子孫一片嵌巖有幽斯竈詩以銘之我當無愧

黎京兆致遠傳 藍鼎元

黎致遠字甯先福建長汀人名所居曰抑堂門人因以爲號父士宏字媿曾歷官參政以文章吏治名於時致遠年廿一登康熙丙子賢書時

參政巳大耋矣長兄文遠辛酉舉人仕山東新泰令參政卒致遠遵遺教喪葬悉依古禮不用浮屠時人異之戊子春應閩撫張公伯行聘居會城修書講學者一載己丑成進士選庶常壬辰授翰林檢討時士風猶尙干謁通聲氣以詞臣當持衡門多如市致遠獨峻弗納終日扃扉絕奔競時人以爲高不可攀莫敢以私語者公卿聞雅慕才名冀投一刺不可得大學士李公光地己丑會闈座師也方宣白麻倡正學教誘後進門牆甚盛以致遠同鄉植氣節獨加敬禮致遠淡然每進謁起居數語輒負牆而退或以爲太冷不近情李公獨喜曰賢者也張公伯行任倉場總督屬吏有知致遠與張厚者願納交餽問慇懃致遠峻卻之戒閽者曰彼爲倉場張公來非爲我來也張公以正人待我我豈藉張公以爲利且我生平自命居何等可於此兩失之乎丁酉典試粵西願納交者踵其門詭云與太史公而言留白金四十兩家用家人辭不獲置笥中致遠粵還甫踰閾行裝未卸詢家事家以爲言則大驚命送還家人請俟卸裝不可且詈曰吾既知之矣此豈可片刻存哉聞者歎服庚子冬奉命督楚學政痛抑奔競先品行而後文藝一時拔擢稱得人成進士讀中秘書者甚眾雍正二年甲辰還朝復

命上疏通言路加意詞臣欲使躬歷中外明體用以備任使授致遠吏
科給事中致遠忠誠愼密每奏輒焚草雖至親不得聞丙午春以保舉
山東巡察引見
上大喜謂廷臣曰此人可大用山東巡察未足展其長湖廣係兩撫地
大事煩命巡湖廣改奚德愼山東
上又言此人大有見識前歲年羹堯方盛他人未敢言獨密陳請加裁
抑深爲可取蓋致遠此奏留中舉朝無有知者至是皆竦然起敬且服
致遠之果不猶人也致遠奏請馳驛遍歷荒州僻縣
旨俞之賜紫貂錠子藥以行單車赴所部弊絕風淸驛站塘汛皆肅然
盜賊屏息靖州有謬沖花衣苗怙險爲寇截商旅抄村落守令苦之然
畏及兵戈多遷延觀望致遠慨然謂宜亟治無使羽翼日多根柢深固
爲害滋大移檄督撫提鎭言謬沖花衣苗焚劫抄掠毒害州邑小民痛
恨深入骨髓環輿泣訴咸謂該州詳請會拏民皆鼓舞以爲更生不虞
黔省稽延推諉徒費文移肆惡猖狂日甚一日方今
天子聲靈四訖澤被遐荒當事文武兼資壯猷偉略蠢爾不悛難于寬
宥所當殲而殪之以示創懲之威不徒驅而去之僅紓旦夕之憤不知

黔省官弁何以稽延推諉一至于斯以封疆之嫌耶則
天語煌煌罔分彼此以山峒之險火鎗之毒耶則楚人粵人亦重身命
況苗性至惡莫甚于謬沖毋論在黔在楚總宜發兵剿捕懲一儆百化
梗還湻倘再濡遲觀望致使生靈遭殃貽誤封疆咎將誰諉於是諸當
事感動奮發齊聲剿擒粵黔兩撫提督以兵四面阻絕湖廣官弁采入
進剿渠魁就擒旬月平定楚人嘖嘖歸功致遠不任受也明年報政
命往江南稽察河工錢糧未幾遷光祿少卿復遷奉天府丞俱未行比
役竣則丁母艱奔赴京邸哀毀不自勝復拜大理寺卿給假扶柩南還
己酉
命典江南鄉試庚戌夏六月授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奉天為國
家龍興地勳貴莊屯禁網踈闊屬吏多因循積習不能自奮致遠極力
振飭以興起士風民俗為己任案無停牘官無玩愒遠近肅然又修舉
文廟禮制鄉飲酒禮刊圖式頒行各州縣講習在刑部則常以欽恤為
心多所平反飭各司無濫刑出俸錢貲囚米罪人多賴以全活年五十
六以疾卒于官囊槖蕭然無百金之蓄屬吏士民助其喪以歸舊屋數
椽不蔽風雨蓋致遠嘗言吾仕宦二十餘年不敢他有所積以玷先人

清白惟大參公文集失序編次訂訛刊刻成書吾願已畢子孫貧寒非吾所及也是以畢生未置田園半畝先世所遺亦于巡察湖廣及查河時鬻爲貲斧不少留今妻孥饘粥不充而家聲弗替

論曰京兆性端介立氣節一生無所依附座客或涉勢利言某人遷某官則笑曰何足道或舉杯飲之曰後但言立身行己人以爲孤高絕物不可攀躋矯矯乎雲中之鶴也然和平謙雅與人無競舉動豁達開誠直爽以此人多愛慕之歷顯仕官九列無半畝田宅以累子孫可不謂大丈夫乎

陳檢討學海墓誌銘 謝濟世

陳檢討者卽余西北域記所稱陳侍御也定例進士入翰林留館二甲編修三甲檢討新例編檢考選御史獨君由御史入翰林以二甲授檢討蓋殊遇也君諱學海字二登世居江西之永豐稱顯族至曾祖某祖某父某始僅以孝廉秀才世其家康熙癸巳恭逢

萬壽恩科君復聯捷舉進士其舉進士也出余舅氏翰林學士蔣石塘先生之門余之識君自此始雍正乙巳春余服闋赴京取道山東過恩縣時縣令已內陞去百姓尸而祝之曰我父母也或曰我師也亦有幸

其去者曰閻羅老子耳問令爲誰君也君內陞補刑曹由主事遷員外以熟律例能平反著稱凡部院堂官出差審事多奏請以從丙午隨欽差某某往河南審巡撫田文鏡參各屬員及河道佟鎭揭巡撫諸案歸擢御史余時亦由翰林改御史復相識於臺中君之在河南也與欽差持平執法盡得巡撫欺罔狀爰書定矣未幾欽差徇庇巡撫悉反之君力爭不獲且被偪畫題恚甚旣入臺謀於余欲檢舉余曰宜哉君忽轉念曰事求有濟今堯方試鯀孔正取予無濟也余拂衣起曰濟則君之靈不濟則臣之罪予不爲看我爲之先是田文鏡密奏直隸總督李某將結黨爲被參諸進士報復旣而李果面奏余復題參
先帝疑之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余與李某交關狀余不服辯勵大司寇命刑訊君踉蹌出班立庭中颺言曰與謝某交關者我也乃罷訊翌日九卿復
旨將並劾君時余已奉
恩旨釋放效力軍前君亦免然君幸免知終不免次年春以病告舊例遣官驗病先示期君在告日坐觀書一日兩御史卒然而來悠然以去於是都察院堂官劾君詐病並補劾前事亦奉

命効力軍前君胸襟灑落去官無異在官觀余記君失馬事可想見其
爲人生平好學多能尤精岐黄術在戍所所全活甚多嘗謂余曰吾輩
存心愛物而於人有所濟者此而已歲己酉
先帝垂念効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將軍劾余狂妄九卿又議余謗訕
其年冬同奉
恩旨余免死君馳驛還還授翰林院檢討君起罪廢之餘不忍遽言歸
亦不敢復言病擬以五年後援例省覲不謂甫三年而太孺人凶問遽
至君戴星徒步返里門經營大事畢積勞兼毀遂病頭疽以歿歿於癸
丑年正月初九日生於乙丑年某月日享年四十有九配傅氏生子六
人大椿大桂大槐大樟大樫大枋君
賜環後余留戍所又四年一夕夢君入門撫掌大笑曰田文鏡已伏冥
誅矣覺筆之遲數月有京使至問之信越二年乙卯
今上卽位余亦蒙
恩賜環甫至京卽遣僕訪君僕以君行狀至嗚呼孰知凶人不終善人
亦不祿而入夢之夕乃其蓋棺之日也乎出寢門而哭之又四年己未
余官長沙其孤某將葬君來請銘又哭而銘之銘曰

有狐跳梁兮在嶽之嵩二獿從之兮並離於凶猘折其足兮獒缺其牙累累曠野兮互相蹷蛩一朝泣別兮獒入雲中雖則雲泥隔兮夢魂通豈意猘躡其後兮獒已變化而爲龍龍兮龍兮永蟄幽宮猘兮猘兮仰天嗥慟

廣東道監察御史顧先生楷仁墓表 王峻

先生諱楷仁字晉裴號見南姓顧氏長洲人孝靖先生諱天朗之孫河南巡撫宗人府丞諱汧之子也世系事蹟俱詳京江張相國崑山徐司寇所撰兩代墓碑中先生爲中丞公長子生而端靜勤業無綺襦紈袴之習年十六補邑諸生早擅文譽康熙丁卯舉順天鄉試庚辰成進士癸未以行人考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掌江南道事戊子告歸省覲庚寅春以父命赴補廣東道監察御史協理河南道事辛卯秋丁中丞公憂明年又丁母張夫人憂服闋遂不復出家居二十四年年七十一卒先生之在臺每事盡職其稽察錢局也商人辦銅不以時至因倡收廢銅以資鼓鑄之議先生洞燭其弊執正不撓議亦因之中止其巡察通京兩倉也例以二八月支放時一至先生往視甚勤適京倉火災單騎往救指揮得宜及奉處分遂獨得免議五城事繁南城尤甚先生巡視

南城剖決明敏治事悉詣公署未嘗一諉於私邸前此陋規力行裁革夜巡非漏盡不歸一時奸宄屏跡事關民命尤加詳慎每當秋朝兩審取各省揭帖摘錄小冊自隨少有出入即力爭駁正時趙恭毅公官總憲目為後生可畏溧陽史宮詹贈以詩曰天下稱平于定國殿中執法狄兼謨此其立朝之大略也少侍孝靖公在家四世一堂周旋左右能得其歡心及隨父京邸遭曾祖母歿孝靖殉孝中丞公聞訃驚痛欲絕先生宛轉扶持得以無恙既連遭內外艱喪葬大事必誠必信歲時祭享淚涔涔不止嘗手錄祖先忌辰生日酌定祭規以示子孫曰一部禮經喪祭居半人知報本反始自去不肖遠初孝靖公之變一日兩喪其禮為先儒所未詳當日崑山徐公京江張公兩相國酌定設位之次訃帖之序奠祭之主深得變禮之正先生慮其久而失傳為著兩喪行禮節略及連幕圖以為遭變之式他如梓行祖父詩文集藏弆先世手澤皆其承先之大者家居雖久屏跡不入公門嚴束家人毋預外事然遇當事諮訪民間利病必昌言無隱厚遇宗黨周恤友朋善行不可枚舉生長高門而性甘淡泊每戒子孫禁紛華絕奔競嘗曰俗奢示儉史下尤有關繫不必問外論云何也其家範之可法又如此嗟乎世道之交

喪也皆由士大夫寡廉鮮耻在朝則脂韋干進到老不休居鄉則驕矜縱恣見惡閭里求如先生之潔身勇退履行無玷者不少概見雖未究其所施亦可以挽頹風而繼前修矣先生生於康熙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卒於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娶李氏封孺人左都御史木菴公女子三長文煥前卒次文瑛文煒孫八士堯士基士圭士堅厚璽厚垓厚坤厚墀孫女四曾孫九曾孫女三先生以丙辰十一月葬於彭山距今十一年矣文瑛等以隧道之碑未立具狀來請余忝臺中後進素慕高風遂次第其言以爲之表

高都諫遐昌傳 蔣家駒

高公諱遐昌字振聲號蕖園河南衛輝府淇縣人天性孝友才氣通達由康熙丙辰進士歷己巳知湖廣常德府龍陽縣事縣屯賦最重公力請鄭撫軍端得與民田額同諸事明決鄭公重之庚午丁外艱去戊寅任廣東廣州府東莞縣知縣監支軍餉舊有銀七錢三之例時錢朽爛不可用公捐俸以銀易之恩威兼濟興革得宜已卯分校粵闈鄉試庚辰調高州府茂名縣治茂名如東莞彭撫軍鵬廉公才守辛巳信宜令缺曰大雪之後須繼以陽春高令可往署也癸未再署信宜適高郡缺

守閩郡呈請公署彭公謂以衆母而兼大父護理必有可觀遂使之至今三邑一郡皆建祠奉祀乙酉內召丙戌三月擢刑部江南司主事十月陞陝西司員外郎署廣東司事皆平情執法於時稱能丁亥十月陞戸部山西司郎中剔積弊清浮冒十二月授戸科給事中時提督九門陶和氣恃權不法戊子七月公赴熱河

行在特疏參之謂陶和氣不能仰體

皇上和輯兵民至意以致叩閽鳴冤者踵至稔知聖明自有睿斷伏念所以橫恣皆緣握權太過今銷其不法之由者有三一則三營宜歸兵部也自督捕裁而所轄之三營遂歸提督悍將驕兵毫無忌憚請仍歸兵部派定司官督率查點考其勤惰禁其勒索營務防汛晝夜巡邏地方即有奸匪亦止嚴緝不得妄牽無辜私刑酷訊一則詞訟宜歸地方官也自提督干預民詞而奸民搆通弁兵擇人而食民不聊生請仍歸大宛兩縣五城司坊巡城御史以及府尹治中逃盜命案歸於刑部一稟國治一則街道宜歸工部也自提督管理街道縱其兵丁肆爲貪噬威行滿漢勢壓官民請五城分界仍歸司坊每年工部保題司官督理庶法官守制無復軼越此皆

本朝舊例當歸所司則防微防漸不致成積重之勢矣疏上郎
命管外城街道一年八月任事起半載塔圖上啟奏用戶科則信兼轄
五城司坊及大宛兩縣官隨帶筆帖式辦清字文移及募書役皆
允奏凡舊日陋規一概革除街道溝渠次第平淘兵民以安火盜皆息
柵欄更析布置周密己丑正月掌登聞及秋街道報滿
命再管一年十月陞兵科掌印給事中適免直省錢糧公有兼免租戶
勅石永遵一疏京師煮賑止及三冬北地多寒民艱趁食公有展限三
月二十日一疏
上皆納之庚寅秋街道又滿
命再管一年陶和氣陰圖報復必欲伺隙中傷辛卯四月
上自暢春苑還見陶和氣所管內城街道被民侵占甚窄詰責之奏稱
外城高某所管尤窄奉
命內臣五哥會滿司空赫碩色清查陶和氣故將舊小僻巷瑣悉引視
凡侵占街道房三百餘間誣指高某任內所造奉
旨交刑部都人駭異聚觀洒淚皆指詈陶和氣爭出財物餽獄官禁卒
善視公且云無令公知吏矢不受陶黨司寇齊世武主刑訊主事令侍

御蔣晟持不可滿太宰富甯安亦云無革職刑訊之
旨遂會考功郎張聯元奏稱以朝廷之官街邀小民之稱譽應發奉天
安置已奉
命復任陶黨言高某係參入之人有無受賂尚未核明且議處亦輕此
旨不必載入本內六月夾訊家屬滿主事舒琳敘稿云據供雖未受賂
但風聞街道舊規凡鋪戶修葢每閒與書役錢三二百文揆此高某或
亦得錢三二千文房三百閒計錢七百五十千折銀三百九十五兩應
革職依枉法贓八十兩律絞都憲今大司農趙申喬云風聞舊規懸擬
揆揣豈可據斷高某刑可加名不可辱九月朝審公具寃狀大宗伯今
相國王揆李司空天馥謂高某廉能
上知之首持寬典富相國與諸科道同聲稱是陶黨始無異議先是被
逮時五城罷市叩閽及亢暘祈禱諸人紛言高公釋陶黨誅天即雨
上已悉聞十月陶和氣感疾予假
命隆科多暫攝尋命隆科多任九門提督事隆科多者三國舅佟國昌
子也既任事因言陶和氣罔上行私橫恣貪婪誣陷高某及諸不法事
俱覺

特旨釋高杲陶和氣齊世武等鎖拏發刑部嚴審議奏十一月初九日
事也都人懽聲動地爭入獄舁公出羣擁赴闕謝
恩十五口出都傾城擁送喧塡稠雜車馬莫能前昧爽啟行日入始行
三十里有送至數百里始洒淚退者惟縣枉贓恩恩未免都人謀醵金
應少司空郝林太僕耿惇掌工垣劉士聰守戎司鉞約朝紳代楚行人
阮士琦素不謀面助金五十令鈞州牧錢世俊偕弟世藻刑部從事魯
溥已如數完庫矣其終始周旋不避嫌怨者諸公而外有右江道陳道
御史劉愼刑部從事徐書資其困乏者京尹屠沂少宰王承烈宗伯錢
以塏光祿陳允恭行人張崇禮劉恩沛戶部郎中口明淮安守趙之屏
鄧州牧尹椿永淸令路永齡及張天贊李天寵黃維樾等時致慰問者
張相國鵬翮湯少宰右曾朱宗丞梁胡中允潤陳編修似源張檢討作
舟荊侍御時中鄒侍御汝魯陳通政汝咸陳侍御動顧郎中芳宗兵垣
常神馬之鵬僧格劉格員外宮夢熊王度主事戴佩州同祝錦中塗中
域也其鄉人羣赴城隍廟包孝肅祠祈默佑歸里時闔邑演戲謝神公
歸休養痾未及
賜環遽卒其闔郡士民請祀學宮之鄉賢祠楚粵三邑亦請祀名宦陶

和氣及其黨刑部宗人府鑾儀衛審決經年擬極刑壬辰十二月賜死
癸巳三月
特旨陶和氣著掘墓挫尸焚骨揚灰妻子賜死家產籍沒天下快之
贊曰孟方則水方君聖則臣直高公疏三事今已行其二惟三營猶轄
提督耳夫提督隆公賢
上心方眷注然由兵部考核非專歸提督也要律以三事之行知
上意固韙公矣公之賢
上知之下則撫軍鄭公彭公知之於宰邑時相國王公宮公司農趙公
等知之於都諫時士得
聖君賢公卿之知足矣向何區區挫折之爲患哉且挫之者固將以成
之也公自誦曰雨露雷霆總
聖恩有以哉中州近有巨公三睢州湯公以理學顯儀封張公以清節
著及淇水高公以直道彰三公同時亦足見
國朝作人得士之盛矣

高玢傳 李志魯

高玢字荆襄號芸軒性穎異就外傅一切陳腐時藝卽知鄙棄自取左

國公穀唐宋八家文成誦應童子試冠其曹以第一人補弟子員卽於
本年丁卯魁於鄉戊辰捷禮闈辛未成進士循例就中書入直則絲綸
檔簿料檢精詳旣畢出袖中書觀之忘歸爲京江相公所器重乙酉分
校北闈入彀者十四卷先後捷南宮者十八得士之盛無逾之者遷刑
部山東司主事兼理江南山西兩司事其時司屬每事輒輕用三木玢
至矢曰張釋之言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則不得因一時之喜怒生殺之
若不推情按律難言平允況又別有揣合乎有旗人告山西民郭興活
殺其子同事亟請刑曰此枉也姑緩之同事詰之曰吾閱其狀而知其
誣矣同事白尙書翌日又來爭而京縣申文至言告者之子同衆陷西
山煤坑死蓋窺郭姓愿者故架虛而控也事遂白又有江南民李才以
命案株連田七俱擬償玢曰一命兩抵可乎罪分首從力辯之田得末
減其用法平恕類如此戊子
御試暢春苑納卷蒙
恩特賞以第一記名尋典試山東榜發多知名士遷本部貴州司副郎
未幾有通州大西倉監督之差抵任見三白有廒可貯而漕糧則皆露
積積愈多苫蓋無術計兩倉有二百萬石之數而無數萬石之用此名

存實亡者也查旗丁舊有茶果之奉亟言之上官願以此項僱夫簸揚
再製蘆蓆苫蓋則窮黎可活而天儲可保矣上官允其請一時誦聲不
絕差滿遷禮部儀制司正郎一切典禮考據詳明以勤慎膺少宗伯景
公之薦授廣東道御史協理江南山東陝西三道稽察戶刑工三部通
政司等七衙事務首條陳倉務四款蒙
召問奏對稱
旨賜克食復命巡視東城東城爲大商巨賈會聚之處玢任後恣肆者
悉斂跡去辛丑奏請建儲奉
旨西藏運糧居塞上六年雍正丙午始
召還以本職歸田閉門卻掃教子課孫外日惟讀書爲事後應郡守王
公聘主文正書院從遊之士雲集時柘邑舊城自前明嘉靖二十年黃
河水決官署民舍悉爲巨津而歲輸如例民困已久玢力言於郡守事
始得寢復立石以紀
聖恩時中丞舉行鄉飲採輿論延爲正賓甲子冬感痰疾終壽八十一
遺命不得作諛墓文以違志所著有聯捷稿課子文初二集行世軍前
有增訂述史韵語四書析註藏於家子棟副貢枚舉人桐進士皆能世

其業

四川道監察御史孫公紹曾墓誌 陶元藻

公諱紹曾字二乾號莪匪山陰陽川人也孫之先世自漢桓靈時有名鍾者種瓜富春遇仙人授以葬母地遂生堅堅生二子曰策曰權策既據有江南權稱帝國號吳三分天下之一吳亡子孫散處大江南北餘姚之族實由富春其住陽川者則又從姚江所遷祖某父某俱潛德不曜公六歲而孤依兄爲食兄業鹺不樂交文士公性嗜書苦無師時時從鄰塾中竊聽講論多所解悟臨頭王某聞公聰穎命蹇修招爲贅壻延名師教之既冠學大成遊西粵寄籍馬平補博士弟子員秋闈應試以土著攻擊棄走八閩康熙丙子值賓興仍往建陵登賢書公車四上不能第丙戌夏奉

命就職蜀中掣補開縣令開民獷悍難馴公以禮馭之龍蛇俱爲赤子八年邑大治撫臣以公能列上上考循行取例授戶部主事旋改授兵部主事越三年

簡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豪強斂跡街巷肅然辛丑恭遇

聖祖六旬萬壽給事中高儀倡言

天子春秋高宜立東宮以固國本因草建儲一疏糾同官列名入奏公
與焉
上震怒盡降爲額外章京限卽日起程赴軍前效力公乃戎服左佩刀
右屬弓矢帕首袴韡馳驛走關外至蘇武牧羊坡昭君青冢等處嚴寒
砭膚六月見雪酪漿羶肉旦晚充饑其地爲西北孔道差徭如織廚饌
之供帷帳之設駝馬之應悉取給於效力人員公素清介橐無餘貲又
倉卒啟行親朋無所贈羅掘雀鼠艱苦萬狀迎候趨蹌形容枯瘁論入
事之常此生馬首不復隨陽鳥而南矣
憲廟改元推廣
先帝遺德詔諸臣雖不諳國體顧心本無他放還故里計同時出塞十
有三人僅存其六盍死亡者過半矣公聞
命之下驚喜不寐驛中有白馬善走公愛之騰身而上每日疾馳二百
里忽痰涎上壅抵歸化城而卒時年六十有五越中諸卉翦枝植地以
水灌之輒得根而活惟桂則十不一生當公之肄業臨頭也齋有老桂
偶折一枝植土中默禱曰吾他日能爲官人枝當生不則枝死既而果
生明年且茂有花遂以科名自負志愈奮勵迄今數十年此桂猶未萎

臨頭人呼為御史桂云彌留之頃有遺訓數行藏於笈猶以老病莫支
不能報效
朝廷為憾其惓惓為國之心終始如一有如此初授文林郎加授奉直
大夫配王初封孺人晉封宜人公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雍正
某年某月某日子一書玉太學生女二一適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
政使陳公某長子某一適國學生陸某孫二長祚蕃例入成均次祚昌
孫女二長適山陰庠生姚大源次適會稽廩監生陶元藻曾孫六人皆
公歿後所舉祚蕃由薊門扶櫬歸厝張市又十易寒暑於某年月日始
與王宜人合葬於張市之原屬藻為誌適移棹嘉禾未之應而祚蕃入
洛即卒於旅邸又五十二載祚蕃子鳳翼持公遺訓詣藻如父請藻文
雖不足重然迄今不言恐後竟無知其事者爰述梗概命鑱石埋於隧
中允鳳翼所以答祚蕃也其詞曰
循聞於邑忠見於塀言官不言厥位如尸惟不位尸天終佑之龍荒萬
里來歸窆斯有封有樹古否今宜後懷厥德視我質辭
儀吉謹案御史題名云康熙六十年御史陶彝任坪范長發鄒圖雲
王允晉李允符高玢陳嘉猷范允鏋高怡趙成穮孫紹曾等奉

旨著於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即此誌所言同官列名
入奏之事也是歲　聖祖聖壽六十有八此言六旬誤也高儀
當爲高怡聲近字譌爾陶彝大興人陳嘉猷溧陽人范允鏘錢塘人
俱庚辰進士鄒圖雲江西南城人丁丑進士范長發秀水人高怡武康人俱
甲戌進士任坪高密人辛未進士王允晉清苑人丙戌進士
李允符嘉善人癸酉舉人趙成穮吳縣人戊子舉人劉芳草青芝爲
高御史玢出塞集序謂高以雍正丙午　召還又云與高先生同
謫者十二人李揆山鄒挹青邵璣亭皆死於塞外與此誌又異詞當
更攷之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元直墓誌銘　袁枚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觥觥有志行以康熙
癸巳進士入翰林校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八年服闋仍補原官
雍正七年改四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昌言虛已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天下爲已任居臺
諫僅八月凡數十章奏秘外不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朝廷都俞多吁
咈少有堯舜無皋夔

世宗不悅卽召公幷召大學士朱公軾張公廷玉等詰云有是君必有
是臣果如汝言無皋夔朕又安得爲堯舜乎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他次日
再召入諭曰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廣南貢荔枝卽賜數枚
以旌其直未幾
命巡視福建臺灣監察御史取時憲書親爲擇日而行公感
上恩益奮甫到卽奏增養廉杜餽遺再奏番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臺灣爲海外荒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闔門無所理高
枕臥事壹聽于道府相習爲常公悉反所爲又時下所屬問民疾苦有
司怵其害已咸嗾于大府太府以侵官奏
上命議罪遂鐫三級家居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則不數年必大用用亦
必有所建立而公銳于圖報信道太篤不肯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
呼惜哉然而公之賢
世宗知之公之過
世宗亦知之赴闕入見時

世宗謂其同官奚德慎曰如李元直者可保其不愛錢但慮任事過急
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眞任事人但剛氣
逼人太甚嗚呼知臣莫若
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已卽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已于
君父則雖不用老且死尙何憾哉宜公晚年說及
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
濟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礪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
旦及孫公總督兩湖承審謝公事瞻徇撫軍公音問遂疎長子憲高以
主事簡發山西未一年連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公甥以自解其于
名義大節雖密友愛子不肯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遊廣西公第四子
憲喬爲岑溪令讀余文曰班馬儔也願以先人之狀私于執事余重憲
喬學行而于公又爲同館後輩貞石之文所不敢辭謹按公父華國知
皋城有善政皋城人至今祠之毋孫氏封宜人先後娶兩王氏一任氏
皆封宜人子憲高庚戌進士潞安府同知次憲噩憲昌憲喬四女四孫
葬某銘曰
神羊獬豸誰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孰攖既以試之又復置之非廢棄

之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雖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葬表猶有寒芒

又附讀侍御李公行狀書後 法坤宏

世宗憲皇帝臨御以來孜孜求治尤務通達下情開言路丕揚盛代昌言不諱之休風

勑下御史臺謂侍御近臣朝廷耳目所司事關機要許非時密摺奏聞雍正七年高密李公元直補御史慨然念遭逢明盛內外羣寮不一乃心德共勤至治有君而無臣露章上奏歷詆用事諸大臣自滿漢宰輔而下無得免者

先帝還公疏持詰所論列者俾各自陳翌日諸大臣廷謝

先帝召公面詰公抗論不屈

先帝曰無禹臯臣安得為堯舜君當是時天威嚴重殿上下皆為公恐然

先帝卒諒公無他不之罪也一日從容語侍臣曰李元直眞實任事但剛氣逼人太甚耳益為

先帝所特知如此公與廣西謝公濟世友善相尚以氣節謝事

聖祖仁皇帝為御史以建言戍邊

先帝卽位與高密任公坪河南高公玢太倉王公杲等七人同日
賜環天下韙之儀吉案高公柘城人江村未定稿中有其出塞集序謂高以康熙辛丑入臺尋謫戍雍正丙午召還案題名高入臺在五十五年丙申江村蓋誤也而謝公入臺已在高公自戍所召還之時此云同日賜環殊非事實江村序又云與高先生同謫者十二人李撰山鄒擔青鄧蘄亭皆死於塞外李公愼修者章邱人也亦素以剛直著聞
與公同時稱山東二李公爲賾李故京師呼章邱爲短李以別之
先帝時章邱官郎署與正郎喬世臣牴牾除外職
今上以道員召見陛辭日
上問能詩否對以應舉時曾學作做官以後不復爲矣因進言
皇上日有萬幾祈不以此勞聖慮
上嘉其言直改御史旣拜命疏論大臣變亂錢法苛亟煩碎
上卽命停止萬公年茂湖北黃岡人乾隆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擢御
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後因劾事不實坐誣抵罪士論翕然以比李謝
三公稱海內四君子儀吉案四君子者李公謝公與孫文定陳定齋也此處疑誤於戲
主聖則臣直當諸公抗疏大廷批逆鱗犯
天顏擯斥放流志百折而不攛卒能留直道於人心表風采於朝著何
修而睹此純效耶余讀李公行狀取連類之事並及之見

列聖容諫之美四君子遭遇一時之不偶然也

碑傳集卷五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六目錄

科道下之中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曹公一士行狀 全祖望
陶太常正靖墓表 顧陳垿
又 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胡定傳 會劍
都察院經歷王君荃墓誌銘 鄭虎文
故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葛君德潤墓誌銘 余廷燦
給事中馬君宏琦事略 彭啟豐
吏科給事中吳君湘墓表 張洲
任君大椿別傳 章學誠
又 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朱珪
侍御錢先生灃別傳 袁文揆

碑傳集卷五十六

嘉興錢儀吉纂錄

科道下之中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曹公一士行狀　全祖望

曾祖六龍諸生贈浙江遂安縣知縣

祖垂雲諸生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贈工科給事中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五十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諤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宋樞相武惠王後以明成化閒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生少留心於十四經廿一史連絲貫串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書旁搜曲證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溫潤雅潔見者無不心折閒以其暇選坊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葢公之湛深經術綜覈儒先其於制舉業眇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里兔園學究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然而數奇不偶拓落於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左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為重庚子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主江南試榜

後於鹿鳴宴中三歎以不得公為歎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
唐南軒曰曹君連蹇甚矣將資送之入太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
左副都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用拔萃貢明經丙午始舉順天秋試
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
如皋縣學教諭抵任修明蘇湖故事講求經術治道作為詩文以旌節
孝未朞年而上計遂成進士大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亭王
公交薦於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宇內已久垂老釋褐主
試諸公皆自以為龍湖之得震川尋充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
十餘人今禮部尚書溧陽任公為主司賞為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
修
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
上諭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公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於翰林中補用而公固辭願留館閣
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薦充一統志館纂修官分撰廣東一省并湖南諸
府州發摘舊志之譌極多甲寅管內繙書房事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
五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浹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指屈公既感
世宗知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詔羣臣輪班奏對中外訢訢共望讜論公首言督撫者守令之倡顧其中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為賢為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督撫之保
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彊也辦事勤慎也不避嫌怨也其實迹則大略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汙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悃愊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為詭隨而已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為能耶（儀吉案經世文編作毋亦輕視賢而重視能之故耶）抑亦以能吏即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為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為迂疎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為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摭拾細故以罷黜之

矣至于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于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
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
將何從問乎臣以為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
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
皇上於凡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行罷
革為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
以自護或意為迎合復為姑息以偷安臣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使能
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如或
諭之而不悟即賜
乾斷以罷斥之將督撫無不洗心滌慮而守令亦無壅於上聞之患是
知人之哲即安民之惠也疏入
上即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謂
古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
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
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言偽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

誠恐其惑衆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
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陳
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微可
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
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
甚可憫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
懷咏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
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
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槩掃除仰見
聖明廓然大度卽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

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
勅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準援赦者條列上請以
俟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
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
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班所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三道御史以次
轉六科給事較資俸深淺公入臺勵六月
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舊莫得而探其緒故其所言
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及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劾奏原任河東督臣王
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所自來
上聞不懌以為公自洩之因
勅部議處部議左遷
上終眷公從寬留任公未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侃如初尋又陳
工料之價值有定官吏之尅減無常查雍正十年刊有
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巨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

或隨地度材或因時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期於價平貨善廩稱工良
聖朝寓明作於考工小民卽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以浮冒劾參者有竝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干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舊稍爲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於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之而列肆之商賈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旣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貶之就下工價之多者抑之就寡曰
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至如州縣偶有濬築必按圖甲起夫票促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餬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迫促則皆官吏隱祕成數以遂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爲物當其値役償其勞
國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爲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工程先經核減

成數復不全給若無扣尅何處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參姑塞其責也
伏乞
勅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
一面題達一面即飭該府州縣刊刻榜文懸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大
之價衆目共睹衆耳共聞少有紳縮出沒人人得以指證雖有不肖官
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膽之徒各懷口衆我寡之愳安有籠統開報
于事前侵冒追賠於事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官讞獄胥吏上下其手
改竄獄詞之弊皆得
旨交部盇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于世道民生朝野傳
誦想望風采以為行將大用乃忽于七月中得哽噎證自八月至十月
時發時愈又逾月而篤遂以二十一日卒距生康熙戊午十月十六日
得年五十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
潮惠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端為伯兄後副室朱氏生
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
笏諸生其一尚幼公於同輩中為晚達顧其立朝大節烜烜可按雖不
竟其施以沒而其所樹立已不愧於古人仲兄老而得舉于鄉公計其

來親至蘆溝橋迎之夜宿坊舍閒同衾語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兄卒縞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口出尤愛獎引士類噓咈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人之求壬子闈中累為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經之士若而人洽聞之士若而人雄文之士若而人幸各留意聞者擬為通榜之習氣也乃有同里姚生者少出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於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豫入以是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尤惓惓不能自已吏部侍郎鄞江邵公出撫江蘇公已病尚手草數十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蓐閒强起書之以貽焉公雖官於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藐孤輭弱甫逮十齡奔赴為難摒擋殘餘僅得圖書數捆廩俸之餘未足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于散稿中一一收拾將與門下同歲諸生徐為纂輯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大略述之以為異日
國史家乘底本焉謹狀

謹案原編有請寬妖言禁誣告疏請停商捐并申鹽禁疏請核實開墾地畝疏鹽法論請復六科舊制疏上陳中丞吳淞閘善後議

請分別賢能疏開肇嘉濱議八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陶太常正靖墓表 顧陳垿

乾隆乙丑太常卿常熟陶公卜葬烏目山之麓其孤走百里謁鎭洋顧陳垿曰先大夫窆有日其藏諸幽有同里王侍御次山先生誌而銘之矣其顯諸明則有待於大行垿惟交公昆弟垂四十年犬馬之齒攀伯挈仲安敢辭表墓顧公之爲公奚待於表也某年月日左僉都御史某晉太常卿
召對便殿陳闕失不稱
旨左官歸一時海內共傳千載登記注
主聖臣直並見不相揜事在天下後世表墓一家言耳奚足云先是大司空景州魏公老病乞休
上數其自擇便安無致身之義削其秩有欲論救者公止之謂當伺閒啟沃及是獨對
上咨近政闕失公遽舉此當之心口相謀久不自覺其戇也魏與公座主同年進士
上疑其黨公遂望吏議降諭夫乾綱初攬泰交渙羣苟大臣而持祿引

嫌迎合俛仰不則排訐異己以為公忠宜非
聖明所倚毗而恬退不嗜功利不足以風匪躬其骯髒激昂敢任事出
於性生者或不易得何怪乎
胥吁之般般求其人而又恐得其似也公諱正靖字杜中行四雍正庚
戌進士由翰林改御史屢遷至太常卿父昌化令元淯康熙戊辰進士
兄編修貞一康熙壬辰進士昌化公有文名當義門何屺瞻操評選柄
多取其文入行遠集顧不得館選出宰海外邑人擬之東坡載笠踏屐
時然斂華就實務興革利弊斷斷與上官爭不少挫又不得入為臺諫
宜償於後而編修淡宕遊戲殊無宦情在翰林十四年一旦引疾去時
坼承乏行人亦以目眚旋里相踵也逮公庚戌通籍編修已林下六年
矣壬子公以庶常分校北闈癸丑授編修修一統志乙卯
世廟上賓王大臣議禮需翰林習典故者二人推公及江右萬宇兆所
議皆施行乾隆改元典試四川丁巳選御史時宰相兼掌院事以次詢
諸太史願入言路否也公越次進曰宰相用人當視其才不才顧徇其
願不願乎公雖得改當軸者見其敢言意弗善也拜
命後首疏減昌化浮糧戊午

上臨雍許十哲後裔一體觀光並給祭田從公請也又疏論衍聖公孔
廣棨納賄鬻官或戲謂公渠祖與公通家有瓜葛何得爾公笑曰孰視
通家子弟有過失不出一言匡之可謂報師恩乎錢價昂疏嚴盜銷革
經紀輪奏引經史一引周禮陳殷置輔極言佐貳非材之害請聽辟置
一引周禮三德教國子極論學校教養無法兩次召對嘉獎傳示閣臣
閣議以難行覆事皆寢最後引易泰二爻指切時事繹馮河之義破難
行之說
上心韙之己未遷鴻臚卿弭同官之釁遷右通政未匝月拜僉都御史
思大整風紀遇事稍持異同然勢孤地軋未能行其志姑上議禮一疏
卜時議向背中有言恒山當祭曲陽改祭渾源非是證以周禮鄭註漢
書郊祀志水經酈道元注而議者援廣輿紀紕之公撫几悼歎知志之
難行矣然特擢清卿未必不由此故當兩對勤政
傳詢往復去天咫尺要人屬耳目焉或咎公多言喜事公謝曰吾上不
忍負
主知下不敢違先志故也公年十五隨父任值海氛不靖昌化公以事
上府公率數蒼頭與尉弁晝地巡徼積霖城圮謀動帑修築慮格不行

卽行亦緩不濟急公曰吾以私錢佗官事可乎請於母出爲公蓄者數十金不日工竣比昌化公返見睥睨一新喜曰兒乃能分吾憂昌化公以勤卒官目不瞑公祝曰明史稾昌化浮糧不敢忘後公在翰林蔣文肅行薦入明史館桐城不可及爲御史條陳減昌化浮糧竟得請公於先人遺志一得一不常欵文字無福乃不如蚩蚩島中氓終身以爲恨困諸生日兩幕楚學校閱試卷專事拾遺抹杜白兩生冤獄士氣大伸客淮關發吏奸戒株累止添設栅口危言曲譬必得乃已主者憚而敬之公昌化公子耳而不啻身昌化令楚學淮關幕中客耳而不啻身學使關使無其責任其憂肯居是官而瘝乃職哉且意承考孝也忠謀人友也孝友事君之資獲上之道也公立身之始已如此旣降需次未得乃歸貧不能家食則爲經生師就館吳門蔣氏旣而粵秦交聘請主講席公曰吾非不知絳帳皐比愈於寒氈束修羊亦肥然計榮利爲趨舍不已賤乎皆謝弗應甲子編修下世公哭之曰兄嘗自言博洽精悍吾不如仲仲他日所造遠大然性太果物所忌也兄達觀消搖宜享上壽而止此況胸多塊磊者乎遂飭終具書豫戒數則略記生平出處取庾賦中語命曰自序乙丑仲夏下澣二日以暴疾卒吳門館舍年六十有

四娶錢氏公未第時卒子三人敦安敦敘敦和

又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景州魏公罷官已而天旱四月十有二日新授太
常寺卿陶公入謝
上特召見問以時政得無有闕失者當陳之以為脩省之助其無有所
諱公猝未及有所陳
上曰爾尚有直氣試據實言之公言近日庶政脩舉惟魏廷珍負清望
無大過近日放還
天語峻厲非所以優老臣尚望申求舊之禮
上霽顏聽之且曰爾朕所特簡尚當進用公辭謝出相去再旬突奉
嚴旨申飭下部議部議左遷公遂南歸貧甚無以為生則授徒自給先
是
上之罪公也獨申前論謂朕方欲用正靖以侍郎學士之選不料其妄
言至此世乃知公邀
上眷尚未衰勸入京補官公笑而不荅凡六年以病卒其家未及赴予
也逾年予至吳始知而哭之又踰年其故人長洲陸君茶塢屬予以表

闕之文又踰年始克詮次其事嗚呼予序公父子兄弟而更重悲之公之烈考元渭學者所稱紫筠先生者也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比之范蔚宗崑山徐尚書雅重之延之書局其後以羼亢致失歡而同里翁尚書排之尤烈及成進士不能入詞館知廣東之昌化縣孤羇窮島竟卒於官公之兄正一亦以古文世其家成進士爲翰林矣顧落落莫莫不見知於世竟未獲遷一階以老公承其父兄之傳晚而得第浮沈中秘者八年改爲御史以進經史講義稱

旨再賜對不一年累遷至左僉都御史改長奉常然公生平坦夷性成不屑與時逐逐又疎略不治威儀古心古貌蓋父兄之餘風當路者素不喜而事出意外忽膺盼睞無如之何公嘗上言學校科舉之壞爲方今世道人心所關第一在官者既無昌明正誼之心在下者遂無淬厲束脩之志時風衆勢不過僥倖進取以爲富貴利達之地斯其可憂不少急宜有所振起

上是之又言近日在廷諸臣似寬裕而實縱弛似詳密而無關體要至樂因循而畏改遷尤其膏肓之病如一切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間行之無益不行亦無所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以稱

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若稍難行者則置之矣夫事但論是
非豈論難易今之便文自營朱子所謂架漏牽補過日者也
上以公言宜付閣臣知之此論出聞者以爲切中時弊而公之不安其
位始於此又嘗言設官太多則案牘文移日煩足以耗任事者之氣不
獨廩祿之難周也宜詳爲合并而沙汰之又嘗草諫開捐疏力言貲郎
之進先自居於貨取安能潔身以報主下以貨投上以貨授美其樂善
好施之名而實則懷利以相接其弊也至有貸倍稱之息期以到任而
還斯其心爲何如心其俗爲何如俗豈可以漢有張釋之卜式漫思解
嘲乎會去國不果上然竟屬其門生奏之嗚呼以公之揚歷雖亦嘗登
三品陪獨座簽書柏臺膺次對校之父兄似足稍吐鹽車之氣而豈知
其不得少有發舒齎志以死則固多此揚歷者爲也公諱正靖字穉中
一字晚聞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
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四娶某氏葬於某鄉之某原子四所著有晚聞集
如干卷公於經術最喜說詩其獨到處范逸齋嚴華谷不能過也古文
淡簡有法尤熟於明史予之交公也其初相賞以文辭旣而以予之疎
略有相近者遂成莫逆乃十年去國竟無再見之期諒亦重泉之所同

悵也惟茶塢爲故人之篤於存沒者其銘曰
吾近接東狩之邸抄兮
天子詔魏公而復之官言竟行於身後兮孤臣定欣然於九原海虞之
山蒼蒼兮以表茲遺直之阡

胡定傳 曾釗

胡定字敬醇保昌人生具殊質博通羣書年十五有神童之目雍正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轉陝西道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參奏甘肅巡撫任意恣睢
欽差大臣審得其實湖南巡撫劾糧道徇庇縣令定奏巡撫之誣
命廷臣往鞫定偕行視審糧道果被誣於是直聲震一時轉兵科給事中巡視西城訪得良善及惡棍姓名各爲一榜揭其事於衢以示董戒民有訟者無論寢食時卽傳訊判結之西山卧佛寺被竊有御史誤奏僧爲盜定廉得眞盜僧得釋而御史降官人皆側目以母老乞歸終養服闋補福建道監察御史到任卽參奏臺防同知風烈如故旋以劾內務府郞中剝削傷民事所奏不實褫職下獄久之案定罷歸乾隆丁丑茶過

南巡定趨杭州接
駕賜復原銜年七十九卒於家著有雙柏廬文集

都察院經歷王君荃墓誌銘

鄭虎文

故侍御王君介磐余同年生也初未識君自君為御史有聲始知君自君左遷都察院經歷有人指君示余於眾中曰此即新言事鐫秩之某侍御也始一識君其後絕不相聞癸未春余歸自嶺南崑山顧孝廉爾持君狀來則歿已及期矣越數月君之孤其昌走京師為余言府君歿貧不能葬某將告哀於府君之執友俾得歸骨泉壤死且不朽而以銘泣請於余余悲其昌之不幸而心重君之為人也君名荃字景芳號介磐始祖夢聲任崑山州學正始遷自浙之分水時崑山台太倉建州治未析為縣十傳至恢始居崑山縣又再傳任用明嘉靖進士禮部主事崇祀鄉賢又五傳詩詩生二子長崧即君考也祖若考以君貴各贈如君官考早歿歿四十九日妣蘇太宜人始生君君生有至性甫能言問知考歿狀即悲不自勝見遺書輒徬徨流涕見者異之既就塾銳力於學夜課漏下至數十刻不寢母憐之諭少休乃帷燈默誦往往達旦用是年甫冠即以文章名於時君之仕也用丙辰

恩科孝廉授內閣中書舍人歷遷內閣侍讀刑部安徽司郎中尋轉福
建道監察御史所至以勤職聞遇事敢爲無所瞻避其在刑部也有民
婦陳氏其夫自外歸一夕死旣殯疑死於毆控驗坐誣論死君謂例載
誤執傷痕不得與讎誣者同罪民人王甲聞母夜呼救急握刀起逐賊
旣而知爲伊叔圖姦母氏忿憤遂殺叔論斬立決君謂叔已自絕於倫
常不得以殺叔論並駁議上之得免死旗人色合臣年八十生子七格
會其家奴亦生子不育卽令奴妻乳七格妻詐言實己子族人據訟逐
七格已定讞矣色合臣屢訴不省君爲受理乃得實君之詳愼明敏率
類此及爲御史御史分得言天下事益自勵二載章數上被議左降者
再輒奉
旨留任君用感激自奮風采益峻會歲大計奏宜責大吏杜奔競黜浮
華以端吏治之本語尤切直聞者忌之未幾有廢官某起爲郎故嘗巡
撫某省以贓敗者也君抗疏力爭之下其章于部部以罷職請
上特貸之遂左遷爲本院經歷五年請假歸六年卒卒之前數日自
題其照曰非松兮誰侶非月兮誰語非雁兮誰與影答形兮余與汝吁
嗟介磐兮此其所此君之絕筆也而君之生平亦略見於是矣君事母

以孝聞喪偶獨處垂二十年如枯僧家故貧食取充口衣非甚垢敝弗易也鄉居足不入城市當途雖故舊未嘗以名刺通喜讀書尤嗜朱子綱目馬氏通考以爲有裨實用所作詩古文真行草各書咸有古人尺度兼通醫然都不屑屑措意葢君務爲經濟有用之學思欲有所大用於世而卒未竟其用連卷抑塞以至於死死之夕呼其昌曰吾一生無愧心事死可不憾然亦苦矣雖然不苦不能以無愧汝其勉之嗚呼君殆古之稱狷者與君生於康熙壬辰某月日卒於乾隆壬午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一配陸宜人前卒子男子二長尚賓前卒次其昌銘曰

生非我存死不滅生哀死樂理互設匪今自今與世絕乃不絕兮固爾穴

故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葛君德潤墓誌銘　余廷燦

君諱德潤字澤躬別字述齋姓葛氏河南某縣人性耆儒書習詞章刻礪鑽仰雍正癸丑登進士第官禮部主事大宗伯任公蘭枝敏其材遷員外郎又遷刑部廣西司郎中秉火覈爰書夜以補日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歲連祲條列施罷事宜以振民畿輔完復轉福建道奏釋配所逋犯妻孥積繫豁清是時直省大吏封章頗暗相攻訐君以爲人心不可

不正力請塞之最後轉掌陝西道乾隆戊午甲子兩主雲南鄉試考官滇故去京師萬里士依君如歸多騰踏去督福建學政繩駮雜以法度文章一執於正而天下州縣童子試閩中最夥因緣混殽浮奇疊射君初沿俗不革洞之以明既則裁之以法奏入著為令既三年君所獎許士俱貢名禮部調湖北學政選拔十二年一舉君得人為天下最是時君年始五十山進上累官臺諫凡三遷再轉四秉人文衡鑑嚮用方殷而君一自湖北解官即壹意二十年堅不出竟老死於家蓋君以母恭人訃歸自湖北痛不欲生因念中憲公老杜門承志歷十有三年婉婉愉愉事世父如父與從弟同居共財無間語作廟祀其先室有正有祧祭有器有田營畫完整與鄉人行鄉飲酒禮鄉人隆推大賓莫不加敬愛初學使乘輶軒出務苛供張以自潤君在閩不肯豪髮侵有司湖北卷價合數千兩舊填學使私橐君獨閣貯在公惟恐浼及君家居推予人又人人得其所請歡出意外葛氏世遠不可譜自登禹公生君高大父諱天錫曾大父諱忠孝贈儒林郎大父諱鳳翔邑增廣生員工文翰宜達而滯誥授奉直大夫父諱儁性喜推解行載邑志誥授中憲大夫母某氏封恭人世父某亦以君貴貤封加其官妻馬氏邑庠生諱謙巽

女封恭人先君卒孫文定公嘉淦銘其墓子二朝陽丙辰舉人任忻州
學正浙江常山縣知縣元陽邑庠生先君歿女一適崔龍光貴州貴筑
縣縣丞孫男三孫女七君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廿四日卒年七十一
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岡朝陽使來請銘予與君同年進士迺按狀次之
銘曰
儉於取進豐於篤倫厥用未竟而出處完明最迹鑽石以留其嗣人

給事中馬君宏琦事略 彭啟豐

君名宏琦字景韓始祖自元末由山西遷居江南之通州遞傳至君曾
祖諱坤明嘉靖中進士歷官少保戶部尚書祖諱眉生父諱逢秋太學
生善治生產累讓田宅與兄弟君甫冠以第一名入學旋補廩膳生雍
正元年貢太學二年試補鑲紅旗教習四年中順天舉人明年成進士
殿試進呈卷第六
世宗賞其策置一甲第三授編修旋丁父憂歸服除補原官充八旗志
纂修九年以輔臣薦授陝西道監察御史輪班條奏多見施行十一年
奉
命巡視淮安漕務以廉察著聲八月巡視中城嚴督諸捕吏鉤稽積賊

禽獲頗眾姦宄屏跡十三年掌山西道事明年轉吏科給事中乾隆四年巡視天津漕務時天津方被水君奏

命度河工奏水師營八十里陸路淹沒請修築疊道分建水閘斗門以消盛漲事下直督孫公河督顧公會議發帑興工事竣陸行無阻農田歲獲有收六年補刑科給事中劾兗州知府沈斯厚失入辠而山東按察陳悳正亦誣君受被參縣令李鮮賄

上命都御史劉公往訊事白沈斯厚革職九年巡視南城歲饑平糶君監糶蘆溝橋奏添粟二千石十年巡視通州漕務十一年復巡視南城十三年扈從東巡還三月奉

命隨大學士高公都御史劉公及同官三人往山東督賑務既至濟南聞漕船截留德州者為運官所持糧不時發君疾馳一晝夜至德州責數運官稽賑辠運官泥首聽命立督小車二百兩載米給州縣以賑往返才兩晝夜論者咸謂微君往更遲幾日死者過半矣時蒲臺利津間有殺人以肉為市者君急往視有老婦攔馬首訴其媳為子所誑賣與某店家乃令老婦導下馬入店中跡之不得得之破窖中付縣嚴訊得實斃店主杖下市者遂絕十月回京十四年巡視西城積勞成疾有歸

志又以張太恭人年八十遂請假歸以終養告不復出十七年九月太恭人卒君旦夕不離苫次一夕家中火且及正寢君伏柩下叩頭流血誓與俱盡忽風起燄轉救者至火滅服闋或勸君起歎曰父母俱殁祿仕何爲乎家居二十餘年年八十寓書于余求爲文以著其生平予與君爲同年進士是科進士凡二百二十餘人其事功卓然可紀者首推清江楊方來君之名位遜于方來考其所歷要爲能不負其職者與予書以忠孝自名不虛也方來之卒余爲作事略恨其子所述多疏漏未能詳也君在諫垣諸疏稿余亦未嘗見其所得而稱者止此他日諸子儻欲列君行事上史館則諫垣疏稿未可略也予尙當論其詳焉

吏科給事中吳君湘墓表 張洲

歲在庚子恭逢
聖天子七旬萬壽於己亥庚子連歲特開
恩科鄉會兩試拔取四方奇傑之士用廣壽考作人之化有官山東州牧一人陰使其兩壻冒山東運學籍兩試中式諫垣吳君者廉其事奏之
上可所奏立黜州牧其壻亦褫革治罪且勅徧爲稽察嚴禁弊竇毋得

泯濫於是人人快之無不知有吳御史者稱說如出一口時君已由御史爲吏科掌印給事中有年其仍稱御史者草野人但知言事官爲御史云葢其人貪緣大吏倚勢表裏爲姦利山東吏民無不怨恨君於此事發其端特小小者耳無何遽卒乃其後大吏果以贓敗誅死君顧不及見也君諱湘字衡湘別字蓀軒霑化人予同年進士

任君大椿別傳　章學誠

興化任君幼植與余同學文辭於大興朱先生筠君與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而學於朱氏則先於余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成依朱先生居咤嚓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客有自江南來者投遠書一鉅囊稱任君所寄朱先生爲之色然發緘得幼植書論學甚詳而以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余始有意於君己丑君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君顧謁朱先生欲爲丐尚書移司簡曹且曰曹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晝諾歸邸卽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

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售歟先生乃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君唯唯以退余於是時始得見君然余將家京師皇皇謀食不得時過君也已而余遊江南見顧君九苞於太平官舍顧君本末詳庚辛亡友列傳其母任則君之祖姑也言君孝友家無升斗儲然事親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取於人乙未余復至京師君已徵爲

四庫書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鈔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間所希覯者從而證定向所業編得以益信余訪君屬疾延見臥所則君方輯呂忱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博楮墨紛拏狼籍枕席間君呻吟謂余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君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務使遍而後已所著深衣釋例釋繒諸篇皆博綜羣書裒以己意皮傅之學不過視爲爾雅廣疏不知君乃經禮之別記爾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不騖遠而遽議全經不矜名而好爲獨斷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各盡所長以窮類之散然後徐俟其人以會經之全庶幾哉經學其有昌乎君之文長於辭賦少年爲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

讀書輒能知作者意不以己之所守槩人余撰通義言公之篇中有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之語自注云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還皆謂六朝僞作其寔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分疆有南人羈北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託擬此書以見志耳君見之首肯數四且曰今人皆重考訂必斥君言無稽不知君意固不以此拘也余著通義爲世所詆强半類此君乃平素不苟於名物者而所言如是以是知君可與微言者也乙巳之冬余自保定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編修庭筠家時潘居與化寺街與君居衡宇相望談晏流連互爲主客自謂得窮途樂也余留旬日出都先一夕君挈壺酒就潘君書室酌且言別至街柝四嚴霜月凜列砭人肌理從僕多欠伸思臥四顧無聲三人猶露立中逵談款久不忍釋此境於今歷歷不謂君已溘然逝也余戊申秋爲庚辛亡友列傳自恨於顧君嘗諾爲其先人作傳顧君既逝不可復詢端末其冬過李君晉瘁於亳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爲顧傳書後並寄永清知縣周君震榮明年周君以余文付刻寄余印本且曰近何南谿任幼植相繼下世曾幾何時亡友傳成又當續其二矣哀哉何君余別有傳君又李君之同縣且戚屬也李君有子某甚才而文請余爲君撰傳諾之久未

報庚戌季冬晏歲風雪羇旅懷人因追述與君始末之交如是行自念江湖落拓倏又三年長安故人落落如晨星之漸少索居已久學植文章將求砥礪之無從而荒落且歸於無似也亦重可慨夫君諱大椿一字子田官某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有二無子議以弟某有子當爲之後君貧無一宿舂身後喪將不舉斥賣故書直倘千金乃得治裝歸櫬可哀也君所著書若干種具如別錄

又任幼植墓表 施朝幹

今天子崇尚經術海內士大夫講求詁疏之學以余所識若王鳳喈朱竹君錢曉徵諸先生及湯君文起任君幼植靡不勤搜典冊制度名物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馳騁上下烏虖美矣君諱大椿幼植其字自其王父諱陳晉者以通經聞吾郡所謂似武先生者也君紹厥緒益大以博始爲詩賦幽深巉奇既乃專門考古學者宗之君以二甲一名進士官禮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

四庫全書總裁大臣奏充纂修官禮經同異裒輯爲多是時奉

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鉤剔醇駮觕要該洽出君筆者什七僉曰任君當改官翰林矣竟不果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

史未涖任而病六月卒年五十二君宦京師久惟鍵戶讀書不肯謁權貴人嘗謂余曰今考據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僞學耳所著書有經典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六卷烏虖以君之才向使爲文學侍從臣上之可以追蹤周佚魯克勒成一代不刊之典次亦不讓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之作而乃趨走郎署十有四年甫列臺官忽焉徂沒然吾觀有明若歸熙甫六十登第猶且浮沈外吏逮以南太僕丞留掌制勅旋至不起距通籍初僅六年爾或又以無子爲君惜則近世若顧寍人魏叔子輩老死無後者可勝述邪抑亦從古以來富貴福澤必萃於夸毗不臧之身邪君既卒之四月弟某以喪歸葬某鄉某原余與君生同郡長同學仕同寮爰詮次其大略而書之曰是爲吾揚州府興化縣監察御史任君之墓儀徵施朝幹表

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朱珪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春御史劍亭曹公卒於京邸手書遺其子曰誌墓之文必求石君朱中丞爲之蓋石君先生最知我而其文必傳也其壻陳懿以其孤江書來告哀且求銘曰此先子之遺命也予泣曰我何以

傳我友哉然吾何敢違銘吾友也愍屢趣之曰姑有待越嘉慶己未江
將扶其繼母趙淑人之柩歸合葬於公阡因以請珏曰我今可以報吾
友矣公諱錫寶字鴻書又字劍亭江蘇上海人祖贈公煜曾父贈公培
謙母張淑人以康熙己亥年十一月初三日辰時生公幼而穎敏絕倫
見愛於祖父母弱冠以第一名入學乾隆辛酉以國學生舉北闈鄉試
壬戌考取內閣中書丁贈公憂戊辰直軍機處庚午補中書時與莊殿
撰培因同直齊名莊既取大魁人望屬公傳忠勇公將奏擢侍讀力辭
忠勇公笑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丁丑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五名進士
改庶吉士丁張淑人憂扶喪南旋忽遘瘍疾委薾將十年手鈔經史古
詩文華嚴皆成部疊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韋孟真意丙戌散館
改刑部主事戊子遷員外郎庚寅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辛卯充
會試同考官督學山西乙未授山東糧道丁酉以旗丁鬬毆命案罣吏
議來京以部員用在
四庫全書處行走分辦黃籤考證書成議敘以國子監司業用乙巳與
千叟宴
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午上封事劾奏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

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竊知其事者漏言於和乃星夜毀其跡於是奉
旨留京王大臣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公危甚馳赴熱河待詢當
是時和珅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公此舉皆咋舌噤
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歎而已亦未敢頌言公賢皆曰曹公禍
且不測然
上竟不以罪公也部議鐫三級奉
旨改爲革職留任蓋
先帝保全言官故卒無敢中傷之者丁未充文淵閣詳校戊申轉掌陝
西道巡視北城八月充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級留
任庚戌以後得嘔血疾自是貧病憊甚乃自作年譜壬子正月十九日
亥時卒於官年七十有四越八年
今上親政六日而和珅下獄正月十八日賜死
今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公一人而已二十八日
特下明詔曰前御史曹錫寶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
時當和珅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
殊爲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

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不虛宜加優奬以旌直言著加恩追贈
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廕生於是天下聞之莫不呑聲心折
呼
聖明萬歲而天道久而必信也嗚呼公眞不朽矣何待珪一言以爲輕
重耶憶珪初識公於丁卯八月公提學山右珪爲晉藩相聚者三年中
間離合亦不數數見也而公獨以珪爲知我且遺言其子必求予銘予
感公意乃以姪女孫許字公之子江公娶張性孝爲姑封臂生女一嫁
海寧陳慤繼趙生女一嫁青浦肇嘉側室郭生子江三品廕生江卜以
嘉慶四年己未冬某月某日祔葬趙淑人於吳縣七子山清涼塢背丁
面癸公及淑人之墓所銘曰
鄧林蘗霄萬族穴巢有孤鳳凰翀飛哀號燎原一燃獸走鳥焦嗟鳳逝
兮
帝命下招公今在天扶雲一笑噫我後死仰閶絕叫
聖人旌直豈爲一人闡幽彰癉忠正氣伸榮衰誅鉞惟
皇福威垂蔭世世視此碣碑

侍御錢先生澧別傳 袁文揆

侍御錢南園先生諱灃字東注先世江寧人遠祖鑄明成化閒幕遊昆明遂家焉會太監錢能使滇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鑄逃居迤西能去始還父世俊家貧以冶銀爲業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從塾師遊聞古賢人傑士輒慨然欣慕既補弟子員肄業五華書院荷澤劉中丞藻徵詩首拔之云此生獨往獨來必爲將來大開風氣而先後主講席如趙州蘇侍御霖渤福清張太史甄陶建水陳閣學世烈尤器之中乾隆戊子鄉舉辛卯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授檢討充
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亟歸省明年冬入京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號得人辛丑冬晉御史
特派稽查通倉蓋自是不僅以文章報國矣會甘肅有冒賑折捐事已獄成論報誅竄幾及百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上疏曰冒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王亶望骫法營私所致但查亶望爲藩司之日畢沅曾兩署陝甘督臣豈竟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眾是此案皆沅釀成之也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深特不肯發之自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入

天子動容諭部臣若果如錢灃奏朕亦不能爲畢沅寬議上如先生言
上奪沅職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至先生甫入
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或且有以第問狐貍責善者先
生曰吾非敢以言爲借資嘗試祗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居
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驕縱無度借納貢名而爲貪婪官民皆患之
無敢指目現在歷城益都數十州縣倉庫虧空纍纍請按問又力諫勿
受貢辭頗蹇直
上命軍機處傳訊主使覆奏俟
命聞者咸爲先生危先生自知戇諫蹔歸寓呼僕治裝或遠謫則即出
都門踰時軍機處傳
旨命偕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珅偵知東省已
爲彌縫計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彼縱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處因
易馬馳往廉得其實逮國泰同藩司于易簡赴刑部治罪比還報
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深也對曰御史風聞言事臣聞言山東事者不可
枚舉想來不盡子虛且既有所聞不敢隱
上頷之於是

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

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大冢宰劉墉宣言於國子監曰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矣諸生愼自愛而楊壽楠繼以章宗瀛南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已亥庚子順天鄉試兩蒙

欽點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皿北貝分閱中皿卷今癸卯宗瀛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閱中皿卷疏上

報可士論快之則以先生爲之倡也當是時凡大臣簠簋不飭者莫不惴慄而竟有謂銀工子得志敢狂肆乃爾更陰伺其家事思所以中之微先生直誠上結

主知城未可以口舌爭矣是歲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請訓得

溫旨有老實正經之目抵楚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一秉至公有關學校事隨時具奏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行力學有不率者加以扑扶有錢來不要錢之語越三年期滿奉

命留任已酉丁母憂解任奔喪所過官吏無知者又丁父艱哀毀骨立營葬畢杜門課子弟不與外人往來癸丑七月服除次日即北上先是

先生視學時湖北荆州水災城圮孝感活埋人
上責以近在鄰省不行查奏革職留任而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
書籍者會先生聞訃交撫臣浦霖查辦不及奏聞而撫臣遂以爲已所
發也參奏及先生部議甚嚴
上特勅部臣錢灃尙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比選戸部江南司主事引
見復奉
特旨以員外郎卽用既補戸部河南司員外旋蒙擢任湖廣道御史是
時軍機大臣多不於軍機處辦事與舊制不合先生懷遠慮恐開角立
朋黨之萌疏論諸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然後情可共見近惟大學士
阿桂每日入止軍機處餘或入止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南
書房或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旣趨走多岐况內右門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見等事
恩加大臣不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
一大臣入止而隨從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旣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
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杜漸防微自宜

及早至隆宗門外直廬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
屬非體請
勅悉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
上得奏切責諸大臣謂錢灃所奏甚是卽命在軍機處行走於是妒忌
之口又有以取巧非笑先生者而督湖南撫適撫閩仍陽為修好先生
直彷絕交書荅之識者藏其稿焉先生既敢言語無戲謔又不肯附和
人相國和珅陰忌之且直詰之咄咄逼人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
轉資商榷因主駁長蘆請加鹽價又數言滇省諸事廢弛錢法尤壞疏
已草會督臣富綱調任入京
上數以錢法壞切責且留內用乃止自大學士阿英勇公以下皆稱南
園先生其見嚴憚如此乙卯夏扈
蹕灤陽九月還至十八日病卒於官年五十六先生性孝友自為諸生
奔走負米試高等則喜曰為有所藉以養也季弟流早世恤其婦必使
得所雖遠遊必使仲叔善視之與仲叔曲盡親愛得廉俸無毫釐自私
終其身如一日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在京師嘗攜一僕徒行蔬食大

布宴如也篤於故舊過其子弟禮遇不稍衰若見其尚華少實必戒之於戚友緩急極意周卹雖典衣鬻物不惜居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修日下會館又與里人増府縣兩庠鄉會試卷金壬子昆明復大水當路議修濬先生周覽源委獻六河說且倡衆捐資助公帑河工以成鄉人德之然時已兩丁大事所積廉俸之餘瞻家猶不足實藉弟子束脩以自給也爲詩古文博奧精悍同輩並後生以詩文就正往往面規其失而私揚其善士論翕然宗之其卒也朝野悼惜部臣援例飭驛護送歸里軍機大臣阿英勇公等爲文以祭稱其有爲有守以不能竟其用爲恨予四人後五年三迤紳士呈請以先生從祀鄉賢經雲貴總督大學士書麟批司道查議云錢故宦亮節清風到處口碑宜無愧於俎豆會書節相旋以軍務調任兩湖事不果行又八年嘉慶丁卯總督伯麟適兼署巡撫會同學使譚光祥體察輿情詢謀僉屬奏奉

恩旨准以先生從祀鄉賢

外史袁文揆曰觀南園先生生平志節卓卓誠不附中貴之錢氏子孫也抑余聞南園微時每於廢紙中拾殘編誦讀不騖虛聲趨走達者之門二軼事殆合於古大臣建樹赫然當其平居未遇時卽有一二表異

於衆者與然而薦紳先生鮮知之者及南園既遇乃無不稱荷澤福清諸君子爲知人使先生終老不遇無所表見於世則彼數君子者亦將不得以知人稱矣悲夫

碑傳集卷五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五十七目錄

科道下之下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世銘墓表　陸繼輅
宗人府丞儲公麟趾別傳　陸繼輅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孫星衍
又　孫頤谷侍御史傳　阮元
鄭士超傳　曾釗
又　監察御史鄭公傳　吳應逵
山東泰安府知府沈君琨墓表　秦瀛
禮部員外郎前監察御史謝君振定墓誌銘　秦瀛
又　禮部員外郎江南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吳雲
又　湘鄉謝公述　張士元
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上國墓系銘　陳壽祺
郎中谷君際岐遺事述　陸繼輅

嘉興錢儀吉纂錄

科道下之下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世銘墓表 陸繼輅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緘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山之字特著曾祖棆刑部郎中祖嶲雍正開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基承國子監生祖父俱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俱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見以主事用分戸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奏留軍機處嘉慶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罷直或經軍機大臣奏留其儀注仍如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少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爲人及成進士金壇于文襄公實爲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薨和珅浸用事君益憂憤每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和珅微有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未有以中傷君君既擢御史則大喜夜起彷徨中庭構疏稾未成

而仍留軍機
命下俞文成公請也君廢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官文成知君意慰之曰報稱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蓋文成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姦獲譴其用意至深君亦感悟稍自韜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于詩今所傳韞山堂集是也後四年
朝廷行大賞罰薄海臣民歡呼相告語而君已前歿不及見嗚呼可哀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恭人張氏以五年十一月日合葬陽湖新塘鄉之原子學洛候選知州後君十一年卒孫繩萊慷慨尚氣節習君者以爲酷似君用形家言于君既葬之十八年始立石于君之墓而徵文于繼輅繼輅既與繩萊游處如家人又多獲交于君及門弟子熟聞君之志行不可以不文辭因系以辭曰

君子小人消長固有時耶胡四凶之誅殛必有待于
重華嗚呼君雖齎志以歿而慶慰之意當無閒于死生後之人尚讀君之遺詩而信余言之有徵

宗人府丞儲公麟趾別傳 陸繼輅

儲公諱麟趾字履醇一字梅夫學者稱梅夫先生故宜興人分縣爲荊

溪人宜興儲氏世以制舉文名天下至公始好爲詩古文辭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四年迴避卷中式殿試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給事中最後官宗人府丞引疾歸歸又十餘年終年八十有二公之官御史也四川督學某與張文和公有連贓私狼籍繼母死以爲父妾不解任朝官頗有聞以文和故未之發也公疏請逮治語侵文和

純廟知公自此始然公爲人和平樂易亦初不以搏擊爲事每上封事輒陳說經義其論易益卦彖辭疏云臣謹按損益二卦同爲損陽益陰損實益虛而損下益上則卦名爲損損上益下則卦名爲益其義何也蓋古昔聖帝賢君富厚之資則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使在己而不在民如土階松棟而昏墊爲憂菲食卑宮而隨刊是任自唐虞三代盛時藏富於民薄征於國以至春秋補助行於耕斂故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後世如漢文帝惜露臺而每行蠲租賜復之典益猶深明此義焉夫益之爲卦本於上乾下坤乾君也坤民也損乾之四益坤之初乃爲上巽下震於是見號令風行於上而歡欣雷動於下說之象也湛恩汪濊闓澤覃敷山陬海澨由近訖遠故曰民說無疆言無復疆圉之可以限其所至也而臣

因思惟天之道下濟而光明惟君子之道體天而育物皆自然而流通交暢而溥徧非如小恩小惠簞食壺漿煦煦要市於人人僅止一隅一事而有所未徧也夫乾施一陽以益於坤而爲震則坤以一陰上應乎乾而爲巽君思惠下之實政法天之下濟而爲益則民以孚感之實心如坤之順應乎上而爲說天地交而爲風雷上下交而爲順動皆由上卦之九四下於下卦之初六所謂自上下下也由是養恬之典頒爲經制札瘥之政以備凶荒道不私於一二人而乃能不遺於人人不盡于一二世而乃能充周於世世雲行雨施羣生各遂其性命法良意美邦本永固于苞桑道之大光孰有過於此者此益之道所以與時偕行天道君道相爲符合而功效捷於桴鼓者也又頤卦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論疏云臣謹按聖人首出庶物必以天地之心爲心天地以養萬物爲心故聖人非徒以天下自養而必以養天下爲急焉其以天下自養則玉食萬方而不以爲過也其以養天下爲急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而非勞也是豈必戶授之衣而人賚之粟哉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而施之有其序焉徧而普之無或遺焉蓋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而後爲養道之極功也易卦大有大畜鼎皆有養賢之義師益

井皆有養民之義而頤卦則兼言之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作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正所以養萬民也夫生民之初黔首蚩蚩同於鳥獸雖有相生相養之道而不能自為謀也有聖人者作然後仰觀俯察網罟耒耜舟楫牛馬宮室烹飪之利次第以興焉而又恐山陬海澨羣聚州處不能以一人之耳目徧也為之選造以升之等威以辨之祿糈以優之期以導宣德化撫循衆庶俾湛恩汪濊無一民一物之流離失業而後即安焉是故有憂勞不倦之堯舜而後有已溺已飢之禹稷而後有日孜日贊之皐夔此固財之所由以阜慍之所由以解而萬民之所由以熙熙而皞皞也雖然反而觀之賢者能佐治以養民不賢者即能罔上以病民聖人於此公聽並觀見賢焉則登而庸之見不賢焉仍復屏而斥之流放誅殛之條與命官分秩之典每並行而不相悖所以頤之為卦與噬嗑相為表裏頤口中虛九四一陽閒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先王治獄之道存焉然則聖人之仁育必繼之以義正而後全猶之天地之春生必濟之以秋殺而後備焉爾後世惟蕭何養民致賢以圖天下意亦與此相類而大小不同公私頓異彼就蜀漢一隅言之此則以普天率土而為

言也由蕭何之言可以知霸國之勝算由頤卦之象辭可以識王道之大全意義差類而體用各殊固未可以同年而語也又詩小雅鹿鳴之三論疏曰臣謹按鹿鳴三章本爲君燕臣之樂歌而其後推而用之鄉飲太學葢據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及學記宵雅肄三之說而云然而其詩實主於歡欣和悅賓禮臣下俾之鼓舞奮發悉獻其情而後已焉首以呦呦之鳴鹿興旅進之嘉賓食香草而呼召其類猶之食君祿而汲引其朋無競進之思無嫉妬之意是以其聲如此之和也琴瑟笙簧雅樂以導之進承筐幣帛盛禮以考其終總以將旨酒樂嘉賓而成我君臣燕飲之禮焉人臣侍君飲禮不得過三爵故賓之初筵卒章曰三爵不識左傳陳敬仲亦云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特君之愛臣綢繆無已不欲以常禮限之自鼓瑟以逮承筐所云式燕以敖者此也所云和樂且湛者亦此也好我而示周行即書君陳所稱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葢自今以往要其終而勉之尤見樂善之靡倦夫人臣之言豈眞有加於廟算哉特好之靡已故求之愈切耳其曰周行云者又以見夫君臣之相勖以大道而凡戔戔小言槩未足以爲獻替之資也德音孔昭葢言人臣有滔龐

安重之德而聲聞昭著下而待治之庶民式爲懿行上而同朝之君子佩爲典型即此可見殿陛之閒風度端凝舉趾足法而無有越禮愆儀者焉抑又以見夫人臣立朝回翔左右正君善俗自有其道而非徒語言文字潤色鴻業遂足以塞百爾靖共之責也末章總結之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人若能得臣下之心則無論股肱心膂之寄干城民社之司咸有鞠躬盡瘁無敢告勞者矣即此三章反覆詩繹有以見君與臣志同道合相感在意氣之孚立政乂民相求在德禮之化其意和以厚而其音正以廣大序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三詩列於小雅之首與夫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特體裁差異因有大小之分耳夫豈有異指哉章上

上未嘗不稱善嘗大旱有

旨特命公論時政得失公應

詔上疏其略云臣聞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燠寒無時不得其平而氣化偶偏必於亢陽伏陰示其象然往來推行久而必復其常者天道之無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賞無事不得其平而意見偶偏必於用人行政露其機然斟酌損益終必歸于大中至正者君德之

極盛也漢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人相應捷於桴鼓春
秋所以詳書災異也
皇上至聖極明一切措置施爲雖堯舜無以加之豈復有纖芥之事足
以召祲而致災者但愚臣蠡測管窺以爲自古人主患不明惟
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
皇上患斷之太速即如擢一官黜一差往往出人意表爲擬議所不及
此則
皇上意見之稍偏而愚臣所謂聖明英斷之太過者也史臣之贊堯曰
迺聖迺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乎不測者錯綜參
伍與時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議之謂也此雖不足上累
聖德萬分之一然臣尤願
皇上開誠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
皇上用人之至當而不必徒使天下驚
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漸不得不爾則國法具在試問諸臣行
事之邪正又誰能欺
皇上之洞鑒者抑臣又聞之唐臣韓愈曰獨陽爲旱獨陰爲水君陽臣

陰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今
皇上宵衣旰食焦勞於法宮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備位曾不聞出一
謀獻一畫上贊
主德輔宣聖化是君勞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濟而地道不能上行其
於致旱理或宜然臣區區之忱願
皇上虛中無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鑑空衡平之體又於一二純誠憂
國之大臣時賜召對清宴之餘資其輔益必能時雨時風銷殄旱災矣
其他所條奏如商祖契宜崇祀典尤爲當時所傳誦以非
君德政體之大故不著公旣得告歸僦屋以居所寢室曰雙樹軒常有鼓吹聲出階下家人夜驚公處之宴然歲餘夢一白衣人揖公言曰我爲公守藏者也公不取致久淹于此公笑曰吾爲人無長物今老顧需是耶聽汝他往可也白衣人駭歎良久辭去後遂不復聞鼓吹聲也

陸繼輅曰公與先君子同舉京兆又同成進士交相善先君子以女妻公之子一總才而早逝女兄守志後一總七年亦卒遺孤四人今惟季在日國屏公好養生家言獨坐輒閉目若瞑繼輅小時每潛至公側戲挽公鬚公開目視之命背誦所業書啗以果餌不之責也一日課繼輅

作齊桓晉文譎正論大被奬譽今日思之謦欬猶在耳也公之葬也墓誌外碑皆具時繼輅年十二竊讀其文惟某年擢某官某年奉使某省心不善之私念稍長當爲公別著一文遂從一崧假公奏稟一帙錄而藏之忽忽三十餘年學行無所成就文不足以傳公而夙心耿耿未之或忘會國屏書來云方有修譜之役爰爲公作別傳而以四疏綴于篇俾國屏刻之家乘後有出而仕者知所效法焉

江南道監察御史孫君志祖傳　孫星衍

先生姓孫氏諱志祖字詒穀世居餘姚五世祖諱隆遷仁和隆生紹武生子二人曰光祚有孝行曰昶雲南安甯州知州昶生庭蘭湖南岳常澧道庭蘭生子七人先生其次子也弱不好弄穎悟絕世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宿學全氏祖望厲氏鶚杭氏世駿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焉年十八爲學附生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縣是科會試中式先生掇科皆以對策經文詳贍通古學爲先後主試莊侍郎存與裘尚書文達公曰修所賞拔置高第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以部員用補刑部主事洊擢郎中先生鉤稽律令附合經義爲部臣倚重保薦坐糧廳嚴約吏役革除弊規一時糧艘輸納稱

便轉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親老不能迎養思慕成疾假歸里門先生天性恬淡不問產業既家居奉親杜門著述博物識古無書不覽所藏卷帙率皆校刊謬誤丹黃殆偏浙中之學自明季空談性命或分門別戶不求古經義好辨者則馳騁其詞無所歸宿國初經學有非周官信僞尚書不守漢儒注義者至先生以爲說經而不尊信鄭康成宜大道岐而厄言出也背康成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之背經誣聖由僞造家語孔叢子及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基孫炎馬昭難王之書皆不傳于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以證肅之竄改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刊版流播學者稱快又集駁聖證論及疏證孔叢小爾雅之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購嘗輯風俗通佚文刊入盧學士文弨羣書拾補中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缺又輯謝承諸人漢書五卷補姚氏之駰漏略凡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記聞考古質疑之例編爲讀書脞錄七卷撰文選考異四卷選注補正四卷詳論一卷一時服其學之醇而有本云平生至性涫篤自遺父毋喪及兩弟物故哀瘁多疾不樂應接然許與氣類名公鉅儒造門問

難者必釐其疑而去盧學士卒爲之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明經中歿于西湖旅舍集同志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篤于舊故類此晚年爲阮撫部元敦請主講紫陽書院辭不獲命乃應聘多士宗仰會遘疾以嘉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六十有五妻汪恭人先卒嗣子同元以名諸生傳家學孫世學

贊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之黌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

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先生及邵學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早世文猶在茲乎

又孫頤谷侍御史傳 阮元

侍御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

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

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曦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興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牓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間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與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旣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勦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鞫盜之獲眞贓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

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衆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朋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駰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武斷鑿空之論嶅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託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敎傳其家法

鄭士超傳 曾釗

鄭士超字卓仁陽山人少力學家貧攜書而牧誦弗輟不知牛之逸去也舉乾隆癸卯鄉試又十二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補都水司兩充嘉慶辛酉壬戌會試同考官歷營繕員外郎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轉廣西道又轉河南道見有屈膝迎謁上官者因劾稱

國家之制六部司官見堂官揖不屈膝典章不可不守廉隅不可不勵權勢不可不防得

旨可其言而責不指實具奏遲翼日具疏所以再上

上釋弗罪于是人服其誠時粵東盜賊未靖士超疏陳弭盜之本凡五
款三千餘言條舉剴切
上嘉納之士超貌甚豐腴自居喪哀毀遂終身骨立好講社倉法門下
士官縣令者必以告後遂舉行於鄉年五十有四卒于官

又監察御史鄭公傳 吳應逵

公諱士超字卓仁一字貫亭其先福建永定人十三歲隨大父遷居廣東陽山遂爲陽山人家貧挾書而牧一日薄暮不歸家人往視之則牛已逸而公讀未輟也陽山有李濟堂者見公文而奇之妻以女其後濟堂以亢直忤眾昭死刑公徒步百二十里赴連州訴於官中途遇虎從者戰慄無人色公不爲動虎忽搖尾去而濟堂竟得昭雪焉年二十二始入籍陽山補弟子員乾隆癸卯舉於鄉乙卯成進士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升營繕司員外郎再遷郎中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在部十年悉心綜核吏無所上下其手遇長官議不合必據例力爭既任臺諫益思報稱念本籍海盜未靖而番攤館最爲盜藪具疏切陳又奏劾違
旨屈膝長官不加訶禁者由是直聲大震乙丑請假修墓建祖祠置祭田若干畝於本族立義倉即以供祭餘穀公諸族眾春貸秋償著爲例

明年假滿入都復補原秩乃上疏曰臣籍隸廣東請假回籍竊見各府州縣盜賊充斥奸宄橫行風俗敗壞民生窮蹙地方官不肯認眞整頓誠恐日久患深非所以仰體

皇上肅清吏治綏靖海疆之至意臣職居言官誼切桑梓謹就見聞所及臚列五條敬爲

皇上陳之一粵東海盜向在外洋肆劫近年以來沿海口岸及內河之盜較外洋爲尤甚從前地方官規避處分遇報劫重案逼令改盜爲竊改多爲少改白晝爲黑夜今則諱有作無輒擲還原詞不爲伸理或反坐誣控留難事主不顧冤抑是以盜風愈熾劫人取贖公然於沿邊港口設立稅廠商船俱納洋稅上年關書王洪被劫地方官束手無策捐銀貳千兩贖回通省詫爲異事又於離省六七十里之荔枝園汛獅子寶汛一帶有賊船十六七隻沿海大掠炮傷客民拆毀營汛經途二三百里爲期兩月有餘所過塘汛十有餘處掠心腹之地如入無人之區實爲從來所未有就現在情形而論治內河之盜較之外洋尤難剿緩一奸徒結會拜盟言語舉動皆有暗號以自別識其尤兇悍者身帶雙刀橫行無忌名曰大貸手廣州南雄韶州等屬尤甚淸遠縣官親鍾姓

至水西鄉征糧調戲婦女被毆會匪乘機搶劫王水生等家挈眷奔逃迨事定回歸又被英德會匪邀劫財物並婦女多人此案並未聞該縣作何懲辦又英德縣關姓二十餘家亦被土豪羅壽元帶領會匪數百人搶劫一空至今案縣三載並未將被告拘到一人質訊一次縱盜殃民莫此為甚蘖類繁多布滿腹地勢必釀成大患如博羅之陳爛屐四一案其明證也一棍徒開設賭局名番攤館招集無賴凡勾通洋匪之土匪及四鄉漏網案犯多溷跡其中前經臣具摺奏明請

旨飭禁不過數月此風又熾現在城廂內外開設紛紛附郭南海一縣即有七八十處佛山鎮亦四五十處前者荔枝園劫掠一案經各紳士等聯名以此案盜匪明係土匪接引欲除土匪亟治賭場等情具控乃各衙門祗以飭拏究等語批示塞責開設如故各衙門長隨吏役人等互相盤結收納贓銀以四十五日為一衙名曰納衙銀歲計巨萬足抵一歲錢糧當盜賊充斥之秋閭閻切齒之事而布滿於耳目共昭之地屢奉飭拏竟置不理何怪盜賊橫行殲除無自一鴉片烟乃淫藥之一種而為害尤烈例禁昭然豈容藐玩近者省城內外公然開設烟館工商士庶靡然成風宴會則以之款客嫁娶則用作妝奩廉恥喪盡可為

痛心現由閩粵延及各省以至京城內外亦均有私販私銷之處粵海
關監督稽查洋船貨物是其專責聞該處把口書役入等遞年坐抽私
稅盈千累萬因而擅放入關直行無阻該監督亦難保無收受陋規通
同放縱情弊應請
旨飭令該監督砥礪廉隅認眞防範毋許絲毫透漏其從前已經私運
入關者恐一時未能淨盡查該國夷船一年一至應請以一年為限倘
一年之外仍有私販私銷者無論何省破案不惟照例議處必嚴究該
關監督及書役等賄縱情由無使不肖之員冒輕罰而貪重利以至流
毒無窮一粵東浮收錢糧積弊多端臣籍隸陽山請以陽山一邑言之
陽山每稅一畝無閏年額征銀一分六釐五毫舊規納銀二分有閏年
額銀一分七釐舊規納銀二分二釐又每稅一畝額征米四合八勺一
撮舊規按觔數核算納赤色條米四兩零銀則自封投櫃庫房取割票
銀一分米則赴倉交納倉房亦收割票銀一分惟零星小戶統計米銀
及割票準銀匠包收銀二分六釐自乾隆三十年以前照舊投納無異
至三十四年以來歷任遞有浮收年加一年任加一任現在每畝例收
銀一分六釐五毫者收至三分八釐至四分不等其征收米石自四十

八年後改爲折色每米一石折銀二兩六錢現在折至五兩三錢較之時價極昂年分亦多至一倍有奇其零星小戶向準銀匠包收銀二分六釐者現在收至一錢五分至二錢不等銀米割票從前收一分者現在收至六分至七分不等通邑錢糧銀不投櫃米不交倉皆係圖差及銀匠包攬而銀匠公然於舖而張掛錢糧總局字樣所收錢糧彙總交官官既取足浮收之數又復短價發給採買該匠勢難賠墊因而浮外加浮官則剝匠匠則剝民以致貧民無力完納積欠愈多而地方官催征積欠尤肆橫行一戶未完輒勒令同戶殷實之丁代爲完納名曰掃戶甚至拆毀民間門樓房屋鎖縛民閒祠堂木主當街笞責往往一家欠糧數家破產催科法變人人自危重斂虐民伊於何底伏乞
皇上飭下該督撫轉飭該縣嗣後一切遵照定例銀則自封投櫃米則征收本色其銀米割票仍照舊規取銀一分毋許多索其零星小戶雖準銀匠包收務照舊規二分六釐之數不得再有加增倘是年米糧價值實有不能循照常例之處請令該督撫榜示通衢示以確數令民遵照輸將至征收舊欠務將實欠之丁按數催追不得拖累別丁並通飭各州縣有似此包攬浮收及拖累者一體嚴禁庶苛政不行小民得均

沾樂利於無窮矣以上五條臣在籍年餘見聞確鑿事關地方積弊伏
乞
皇上嚴飭該督撫悉心查辦並將何如實力整頓緣由先行分晰具奏
庶封疆大吏認眞一分卽地方受一分之益矣疏上奉
旨申飭督撫按款明白回奏其催科非法之知縣卽行革職是年冬又
奏封事一件
上命軍機大臣面宣諭旨公感激
聖恩益思有以建白隨轉廣西道署禮科給事中轉掌河南道事忽得
疾十日遽卒年五十有四公天性嚴正生平未嘗作草書卽爲學徒評
隲文字亦無率筆弟國超早失明同至京師病亟日叩頭籲天願爲之
腫會考試差以弟新喪堅不赴體本豐腴自兩遭親喪遂至終身骨立
云

吳應逵曰上而至於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與宰相爭得失凡天
下之利害其親見者吾言之其未親見者吾亦得言之言之而果是
天子以爲忠言之而未必是
聖主不加誅宰相不以爲忤位諫官者榮矣哉而世之依阿淟涊者乃

隨俗俯仰瞻顧囁嚅抑獨何也公體不及中人其言吶吶不能出諸口而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乃若是殆不愧古之直臣矣

山東泰安府知府沈君琨墓表 泰瀛

沈君舫西既葬之明年其孤如鎔以書抵京師乞爲表墓之文余與君久故方哀君之沒而君生平居官亦自有不可沒於後者爰不辭而爲之以歸其孤刻之石君諱琨字兼三號舫西歸安人沈於吳興爲右族曾祖涵康熙丙辰進士歷官內閣學士祖杜臣康熙甲午舉人廣東試用知縣父榮昌乾隆乙丑進士歷江西督糧道妣姚氏封恭人是生君少負絕人之姿爲詩文輒工乾隆辛卯中式順天鄉試舉人丙申官內閣中書旋在軍機處行走丙午授廣東佛山同知丁父憂服闋仍補中書遷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陝西道監察御史掌京畿道授山東泰安府知府逾六年以病告歸歿於徽州之紫陽書院方君之在軍機也與余同直隨人步趨無表儇余輒易視君比爲御史方值今上親政闢言路君遇事直陳剌舉無所避其最著者蘇州總捕同知李焜以嫌捕繫諸生牽連下獄君奏白其冤劾常州府知府胡觀瀾及鹽政家人高姓不法狀復請令司道大員毋得藉軍興奪情各直省倉

庫虧缺不宜責令見任彌補入咸趮之時教匪未靖
上將詣盛京謁
陵君上言請展期方觳觫待罪竟從君言余始自愧向之未能知君而服君之能不媿其官也君既出守泰安先叔父蓉莊公方官濟東泰武臨道君爲所屬會水決大淸河蠲賑之事悉以委君而君遽以病告嘉慶九年三月余入都過泰安君已去職握手道故君固無病也十年九月余道揚州見君於梅花書院則羸然尫瘠而君家貧藉脩脯自給乃又就紫陽之聘而沒沒之歲爲嘉慶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四余因念君曩直軍機其與君同直諸人多出入爲大官惟君僅知一郡然諸人中能有以自見不朽於世者蓋寡則後世視君其爲輕重何如也君好爲詩文詩尤工著有小鷗樓詩集十六卷文集三卷奏議一卷娶章氏監察御史寶傳女封恭人先君卒子如鎔徐州府通判寵嘉殤女二適候選訓導章蘋候選縣丞姚紹嘉孫二元沖殤長源孫女三人如鎔以嘉慶某年某月合葬君與章恭人於歸安之某原

禮部員外郎前監察御史謝君振定墓志銘 秦瀛

嘉慶元年監察御史謝君薌泉方巡視東城時某公爲滿洲大學士權

方盛其妾弟與其家人乘車違制譁於道過者辟易君見而擒訊之其
人恃勢無狀君立燬其車將窮治之越二日有劾君者竟由是罷職君
湘鄉人諱振定字一齋號蘤泉其先由江西吉安遷湖南祖如渾恩貢
生父再詔舉人兩世皆以君官贈朝議大夫妣劉氏贈恭人生君兄弟
五人君其季也少穎悟十歲已讀十三經善屬文弱冠爲諸生名籍甚
乾隆四十二年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以父喪歸復丁
母憂五十二年授編修五十三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五十九年改江
南道監察御史旋巡視南漕事竣越五月復有巡城之
命以燬車事落職君遂出都徧遊東南諸名山水又肆力於詩古文學
益進嘉慶四年九月
上特起君爲部主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九年充陝西鄉試副考官遷
員外郎十一年授通州坐糧廳逾年而病以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卒於
京師年五十有七君勤於職業務持大體其視漕瓜儀也糧艘因阻風
不能發君默禱於神風轉盡得濟請於
上建風神廟自後君渡江輒得順風京口人有謝公風之稱及爲坐糧
廳時倉務叢弊久君裁革陋規諸所厝注不激不隨會夜半火發於漕

船甚熾君親赴救火遂息性伉慨好談時務其由起廢用爲部主事時嘗應
詔條陳數事居平與人議論侁侁嶽嶽不屑茍同以徇俗遂能跆籍貴勢有所著聞於時而於詩文尤篤嗜每以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爲古文者輒手錄其文而存之余向未識君君罷官後遊杭州過余余觴之湖上始與論詩既見余古文乃大推服其後余自粵東入爲卿貳得常與君聚以是深識君之爲人君娶周氏太學生某女封恭人子與曉舉人與垣太學生與堃殤女一適李家茂孫二與嶢等將葬君於某鄉某原而乞余銘其墓余故就所知於君者書之君所著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未刻銘曰

有眈者虎怒攖其怒狺狺之口遂鎩其羽翳天日之照臨兮魑魅遁藏度有爲於斯世胡年命之不長嗟斯人之云殂吾將致憾於彼蒼

〔又〕禮部員外郎江南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吳雲

乾隆癸巳雲佐湖南學使褚筠心先生幕時公始入學讀公文重之越十有五年戊申公主江南鄉試雲得出公門下都人士盛傳其事而公故愛雲賞花命酒必召與俱一文一詩成輒令商榷侍左右者垂廿年

洎病卒之前一日猶命二子興嶢興垣彙所作詩文稾付雲手嗚呼公之於雲知之深而畀之重何如哉其孤屢以表墓之文爲請曷敢辭公謝姓諱振定字一齋號薌泉系出會稽其後由江西吉安遷湖南之湘鄉祖如渾恩貢生父再韶舉人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劉氏贈恭人公兄弟五人次居季生有異稟十歲讀十三經弱冠爲諸生試輒冠軍乾隆丁酉舉於鄉庚子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越七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尋巡視南漕事竣巡視東城當是時權貴某方得志勢張甚家奴飛車騁於衢猝遇公隸呵止不可狀且橫公怒立燬其車奴逸去無何有同事者劾公竟落職嘉慶元年三月十八日事也公性故好書兼好山水遂出都徧覽吳越諸名勝益肆力於詩古文而捆載百數十年名公遺集以歸四年九月

上特起公爲部主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遷員外郎奉

命理七省糧務駐潞河句稽出納裁諸陋規會天津漕船火公倉皇赴救禱於天忽桅折擊所焚船兩截火遂息其築康家溝壩隄及開果渠溫榆河尤盡心力而公亦自是病瘁不支矣嗚呼公爲御史勇於任事轉以果敢見辠其再起用應

詔陳時務數條在儀曹風議斬然及理糧務剔釐叢弊卒之病且困而以身殉綜計生平言論設施俱抑鬱而未償厥志至於篤嗜學古思欲網羅當代文章爲一書叢殘摭拾亦徒託諸空言此則長逝者私憾無窮而門下士所爲愴恨而三歎者也公配周氏有賢德封恭人子二興嶢興垣興嶢舉人興垣太學生女一適李家茂官洛陽縣尉孫男二邦鈞邦鑑孫女二人公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五月四日卒於嘉慶十四年己巳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七兩充江南陝西副考官官翰林時與

修國史嘗以未得視贈公含歛孺慕終身與諸兄同學甚友愛性好施葬比鄰胡氏七棺撫其女如己出其諸細行不具書詩文其若干卷雲將悉心校訂付刊以完後死者諾責云

又湘鄉謝公述 張士元

公諱振定號薌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庚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戊申胡文恪公高望典試江南公副之轉監察御史巡視南漕還而巡城嘉慶丙辰春出遇勢家奴冶服馳騁爭道命燒其車痛杖之明日他御史有用媚道入奏者遂落職辛酉

詔舉遺逸公起爲禮部主事甲子典試陝西丁卯監天津倉既得代歸
京師坐事降一級己巳某月某日病卒春秋五十有七公天懷坦白與
人交始終不易篤于故舊時解贈以周之雖常貧窶無絲毫吝惜之態
性喜詩能古文時開筵召客行觴交錯繼以唱酬詠調至深夜不休其
居官又極廉謹出納不茍故家尤窮空或客至不能設食亦坦然處之
不以愧謝士大夫以此重公無閒言方公典試江南時士元幸獲收錄
後一再至京師客居最久蒙公之慰誨亦最厚戊辰三月謁于天津館
舍見公涖事甚勤顏色憔悴若恆有所憂者非復往年寬樂之容矣退
見門下客問公所以用心者曰公蓋憂倉米之腐也天津漕糧年輸歲
斂向時司其事者常以陋規之納不究米色其弊浸久非小臣所能入
告而目擊倉廥之情形又無以自慊此公之所以深念至于病也自公
受
命堅卻賂遺各省兌運者望風肅然不敢以私奉公然已無救于前數
年之濫收矣公之心如是固士元所深知不敢沒也公位猶卑
國史或未得立傳其歸葬也當有有道而能文者銘之士元非其人也
乃就平日之所知者私籍之俾後之論公者有考焉

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上國墓系銘 陳壽祺

太常梁公既卒之明年丙子九月將窆於福州西郭外祭酒嶺之陽其
孤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系其世次諱官敘而銘之
敘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鬱久而光篤生賢儁少爲學使者紀文達
公所賞顏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
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公於
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擬高等既丁內艱尋以父疾乞養居里
十二年而後還朝當是時公有昆弟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
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韋不設畛級與人交必信
面規人過而人不怨自陟臺垣歷宮詹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
年
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尙謀議以
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妥招撫
以淨賊根
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翦除
芽櫱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南奸民結郷通兵役號曰天地會蔓

延他郡肆抄掠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訪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黨解散一方賴以安巡視南城以爲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岐徑奸慝易涵因請分部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論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格吏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焉巡視漕務釐積痼革陋規押僕隸復濬引河施過壩運道以利勘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

上聞嘉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多師則迪導廣增學額則勞來周修黌舍則規橅整其他落落大者若請續修

大淸會典收撫臺灣山後噶嗎蘭皆見施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

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黨諸君子及輦下賢士大夫每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病汲汲以濟時爲心故不爲矯激沽直之行而讜論未嘗不見納於

明聖也公分校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東河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顏所居曰四知爲學政黜浮詭勤考校剔弊習試期輒終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詣

公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殁嗚呼哀哉壽祺於公爲後進又與公
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於禮蓋優爲鄉人士式
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公所著有駁閻氏古文尚書疏證
五卷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進
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遼瀋遊記一卷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
餘卷又
國朝閩海人文五卷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
系曰公姓梁氏諱上國字斯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
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皆爲郡縣諸生曾祖澄漪祖邦柱考劍華並贈
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次四未弱冠補縣諸生
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仍留
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乞養尋丁外艱五十五年再
散館授編修分纂
國史五十七年八月分校鄉試得士林芬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山東
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士冉永淦等十七人是秋充會典提調
巡視濟甯漕務七年秋遷工科給事中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

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春
命祭告北嶽河瀆及歷代陵寢是冬以前失察通倉盜米罣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晉太僕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於嘉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淑人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子三雲銑乙卯舉人雲鑛附貢生雲鏞太學生女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堯辰口辰拱辰

銘曰性之温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樞學之篤刊皮膚言之忠安槃盂好正直天所孚發文章
帝所愉古醇聽執其符身可滅道不渝名山岩岩謚自前儒此吾九山先生之系廬

郎中谷君際岐遺事述　陸繼輅

嘉慶四年
今上初親政川楚教匪方蔓延給事中谷際岐首論奏諸封疆大臣老師縻餉狀

上震怒立罷泰承恩等而專以破賊責額勒登保德楞泰教匪以平當
是時谷君直聲滿天下谷君雲南進士由翰林歷官科道先是尹壯圖
錢灃並以敢言效忠
高宗朝谷君實其鄉後進雲南去京師萬里而名臣踵生如三君子者
可不謂賢乎于以歎聲教之所及遠也君之左遷也乾隆間有蔡永清
者兩湖總督陳輝祖家奴擁厚貲居輦下以財市名號稱善人至是復
以助賑請優敘冒加五品銜出入輿馬揖讓公卿間君疏劾之自大學
士慶桂尙書朱珪以下多所指斥有
旨即命君會同刑部鞫訊而責問文正及諸大臣明白回奏惟於傅森
公泰
硃批此必該給事中妄奏既得實刑部奏革永清所冒職銜而君坐參
奏失實議處果如
聖諭降補刑部主事旋擢員外郎郎中數年以年老致仕貧不能歸主
講揚州孝廉堂會尙書初彭齡奉使至江南江南大吏觴之巡鹽使者
署中并邀君君初公座師上坐不讓酒閒爲初公言江南利弊宜興革
者甚備君在孝廉堂垂十年竟以疾卒于廣舍君與涇縣包世臣爲忘

年交世臣嘗攜其文稾一束示余塗改殘缺而二疏獨皆完善又有告關忠義文自言邊省下材雖抱忠悃而文筆蕪庸往往不能達意今將具疏論兵事冀神力開悟俾得暢達上邀
聖聽益卽上前疏時所作也其誠篤如此

陸繼輅曰雲南自以鹽務歸官官料民戶若干口市鹽若干畜馬牛羊者一馬一牛一羊各當一口貧鬻其馬牛羊者不得減民之老病死者亦如之百姓大擾君奏請歸商議久不決適初公巡撫雲南堅持其說事乃得行百姓至今德君雖然非初公力君豈能獨成之耶然則條奏之格于部議者多矣此亦言官之難也

碑傳集卷五十七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二十二

DS
734
.C56
V.22

碑傳集卷五十八目錄

曹司上

劉公光斗墓表 毛際可
李工部允楨傳 潘耒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先生予咸墓表 韓菼
侯戶部抒愫傳 王苹
禮部廖公玉墓誌銘 張貞生
戶部郎中李公溥墓誌銘 謝禎
蕭家芝小傳 喬騰鳳
孫枝蔚小傳 鄭方坤 互見文學
吏部考功司郎中孫公宗彝墓誌銘 錢陸燦

嘉興錢儀吉纂錄

曹司上

劉公光斗墓表　毛際可

康熙庚申同年劉子維烈以大行奉使河南訪余官舍以王父訒韋公墓表見屬曰家大人之命也余嘗道過三吳其賢士大夫暨田夫野老往往道公軼事有泣下者以爲微公則吾郡生齒幾無子遺時已心識之竊欲紀載以附不朽況重以通家世好之誼乎按狀公諱光斗字暉吉訒韋其別號也世爲常州武進人公少敏慧能文章弱冠餼於庠甲子舉鄉試乙丑登進士第授紹興府推官分校浙闈內擢廣西道御史視長蘆鹽政未任丁外艱服除巡視中城及巡視屯田督保河餉以內艱歸里辛巳內計中仇者搆乙酉南中薦補河南道御史尋陞大理寺右丞入

本朝以大理丞安撫常州經略洪公承疇駐江南議江甯建設三部首推公及祁公逢吉梁公雲構又爲忌者所抑左遷行人司司正頒詔江西復頒

詔福興漳泉四府逾年陞工部屯田司郎中壬辰典廣西試卒於江西南昌之行館方王師之初下江南也以蘇州逆命欲屠其城公毅然曰蘇州漕運甲海內苟無民安有賦況鼎革後工作方興而天下巧匠盡出吳中殺之恐無以供內府之用於是內院鄂公傳王語曰公言是遂不戮一人公後讀廉希憲傳笑曰吾初率胸意言之不謂合古人也及奉使泉州困圍城中巡按周世科多疑嗜殺賊假爲紳士內應書以搖撼當事巡按欲按籍以誅公諦視良久曰書中篆記如出一手必贗也會郡守在座立命取平時某某札合之果不符事遂解後移駐興郡寇益熾郡城左廂失火延燒數家巡按疑其舉火應賊密檄鎮兵露刃以待聞炮聲即盡戮之公奔告曰一廂之人豈盡應賊且日方中雖叛何能爲巡按內慚而止嗚呼公之功一在三吳一在八閩所全活皆不可億計可以觀公之大矣公尤精吏治司理越郡捕妖僧置重典一郡翕然巨寇劉香山踞海上公率檄追襲之於羊岐焚賊五百餘艘僅以數十艘遠竄閩界兩攝邑篆皆創興水利民世世謳思之時明神宗倦勤日久士大夫門戶之習牢不可破每臺省舉劾一人必有所指授以爲報恩怨計公爲御史章疏數十上皆孤行一意竟以此兩遭遷謫意泊

如也居鄉好行其德待宗族有恩從兄綿祚公疾革公視之囁嚅若有所言公察其意取三百金劵毀之榻前凡里中利弊知無不言未嘗有所贈望顧忌鄉黨倚以爲重公歿後尚書白公貽淸太息曰訒菴死吾鄉無人巳其生卒世系備載志中謹舉其大略以表于墓之原

李工部允楨傳 潘耒

李君修菴諱允楨字貞甫其先自江西贛縣徙山東之德州數傳至逢時嘉靖中爲御史官至山西左布政使二子長洪洞知縣汝材次舉人汝棟汝棟以哭父卒是生煥煥生嗣美君之父也君生而篤孝祖患痺證轉側需人左右多不稱意得君乃安力學工文章中崇禎癸酉鄉試丁內外艱哀毀骨立遺田千畝悉推與其弟順治元年起家知故城地當舟車之衝軍興郵傳驛騷君一切按符以給貴客不得苛取有强直聲邑丁舊二萬餘兵疫死徙過半額征不減君編審得見丁七千有奇具牒乞除舊額會調知豐縣吏胥遷延爲姦君鎖閉一室集衆焚舊册於廷晝夜治文書竟得請而後行民去重累豐俗喜告訐豪民與姦吏通橐橐有睚眦輒控上官使所厚吏下其事逮繫株連事即白輒破數家產君廉得其情甫視事有姦民通詞監司吏持符來索人君持不發

吏出不遜語君怒杖之堂下立見監司言狀請自今始越訴者盡予縣糈監司素重君立發十數事撥治具得誣罔杖殺劉某等數人縣中帖息初到官庫吏陳設有金銀物君愕然曰此何爲者對曰庫中例有羨餘君怒曰庫中秋毫皆官物若奈何以此餌我杖而斥之終君之任不支一錢吏無敢乾沒者有富民某甲挑其僚壻某乙之妻乙造門詈之甲因賂盜引乙乙不勝拷掠自誣服君至錄囚見一囚瘠甚手足俱被創心疑之暮微行見獄門半閉有二人切切闇中語君曰此必有異搜獄得外人詰之則曰某有親在獄來餽食耳命呼囚來則晝所見瘠而創者問之曰彼誠親也但嘗挑吾妻吾詈之絕不相往來是安肯食我君閱成案見他盜贓甚多乙獨有布一疋歎曰知此布是誰物而可據以殺人乎糈甲具服構盜誣引并賄獄吏斃乙闇中語者懼新令覆讞趣斃之也因釋乙而論甲及吏如法有婺婦富而子幼其夫之兄欲嫁之而不可乃謀於其黨使一人踰垣入掩獲之言於縣其人自承與婦姦婦號慟言爲伯氏所枉垣外卽伯氏家也君繫踰垣者遣婦與伯氏歸遲十餘日不訊令吏紿繫者曰彼婦與伯氏分財相睦矣且獨坐汝比訊呼伯氏至案前語良久引去呼其人前叱之曰爾罪應死知之乎

頃某言隔垣聞婦叫呼因捉獲是强姦律應斬趣下重囚獄其人惶急曰本無姦渠令某賄我爲之今乃陷我死令逮某至一訊而伏三人者俱論坐有兄弟爭田者直在弟而官常直其兄弟不服數訟不休君判田與弟而切責之曰奈何訟兄兄曰我亦久悔欲歸田與弟臨訟畏曲故不敢耳弟曰向因不直故訟今直矣願以田與兄相持慟哭卽爲兄弟如初河決徐州縣當致柳萬束期以五日吏請責里甲辦輸君曰是必擾民且懼後期嘗見某所有柳林數頃伐之可立辦也官儥牛車送之四日而畢事民寂不知碭缺令國子生吳某作亂引賊破城君攝令勦賊出不意夜掩擊賊走之撫安居民自吳某外無所問全活若干家數日濟寧軍至聲言且屠城城中盡哭君曰無怖吾當自往卽具牛酒迎數十里外犒師言賊遁已久可不煩兵卽有事攝令者當之兵竟不至自碭破後民動相告以反君一不聽有言某監生盛作兵弩將以某日舉事君馳往視其家見積錢甚多兵刃數事皆缺鈍君曰是無反形若輩無妄言旣而言者不止君召某諭之曰汝以多藏見憎吾去將不免可去爲兵官自全其人竟以軍功顯其保全善良多此類也遷南城兵馬司指揮擢工部營繕司主事新作

端門君督琉璃廠董作有勞晉一官有文綺名馬之賜九年抽分清江浦督造船船政百弊所叢君銳意剔除侵漁破冒之奸無所容工匠衛軍咸便安之關無無名之征隱漏者補稅而已不取罰鍰向之猾吏身無完衣在官三年凡所興革皆爲後法著漕使五集數十卷歲饑出穀數千石爲粥賑民民立碑頌之既事育羨金數千悉表上諸朝歷虞衡屯田二司以郎中遷廣西左江道僉事舟行至岳州而病致仕家居又五年而卒君天姿英敏應機立決丰裁峻厲人不可干以私而用心樂易表裏洞然不爲崖異之行所至有惠愛人皆久而思之始公之去豐夜渡河遇劫賊君大聲曰我豐縣官也賊競言此清官勿犯遂解去江行過小孤大風晝晦舟如磨旋君出立船上祝曰李某生平作吏無私神其鑒之不然者舟速覆祝畢天清風順瞬息百里寓岳陽樓數月忽夢中聞人言宜速去質明而行其夕樓燬于火州人至今傳以爲異君卒若干年有司祠之學宮子三人長浹芮城知縣次濤翰林院編修

贊曰余久客淮陰往來徐沛見榷關使者及諸守令率齪齪鮮能以風節自樹而後乃今知修菴君之賢君去今僅三十年跡其行事已爲古

人悲夫吏治之日下也世言廉吏多矯飾若君之治行至于格凶暴通神明非至誠而能然哉余於編修爲後輩得悉君之生平採其大者著之家傳與日傳循吏者庶有徵焉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先生予咸墓表　韓菼

順治十八年

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當是時海賊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郎訊幷治諸生而吾鄉吏部顧先生誣指使論至死蓋先生素有直聲巡撫朱國治時方暱令畏先生造而請焉若求援狀曰令無罪當罪諸生先生正色曰諸生訐令事皆實何罪當罪令乃愕然去及獄具榜掠諸生萬狀必欲引先生不承乃強入之十八人者竟傳會逆案皆斬坐先生欽奉

旨復官尋入以奏銷案竟落職嗟夫直道之難明如是夫古之大夫致事居於鄉者爲鄉先生仕其土者無不與之相參而治載於禮者猶可考而知自鄉先生之氣不伸而清議不立大小吏益無所畏憚而治日

壞然其致此有由矣毋寧自處以卑而取輕焉如先生之直而得禍何害一直禍而眾直不已直者不孤其亦可以少振乎然而亦難矣於是益歎先生為不可及也先生顧氏諱予咸字小阮松交其號長洲人順治丁亥進士其強立不肯阿屈蓋天性始為寧晉知縣畿南多盜廉其魁數人捕弗誅厚衣食之為耳目他盜悉驚散縣地多不耕賦例應除上官徵如故爭之乃免而豪家之匿田以累貧弱者率背主之乃閉胥室中使盡書所匿又令民得自首實而賦役平居數月縣大治調知浙之山陰時浙東初附山藪多不靖官兵所至殺平民為功而俘其婦女先生悉縱遣之請於督撫但罷兵以屬令一月可辦不則令死如其言兵罷而民歸舉卓異當內擢以催科不及格竟寢又三年復舉卓異第一乃擢刑部主事母憂服闋補官調禮部尋選授吏部轉考功司員外郎時當大計郎中適闕官先生曰吾其處不競之地可乎遂堅移疾歸歸三年而有諸生之獄先生既出獄名益高風采益厲忌者亦遂莫能難也既罷官無所施設惟以行已矜式於鄉求人必己所有非人必其所無也里中有以他途得官至監司者每進見謹畏甚然未嘗假以辭色其峻整如此教諸子以義方課以舉子業甚勤然不求苟得也奉教

眞若嚴君卽他家子弟聞亦悚然或儳焉不自拘檢者嘗畏先生知也今去先生之歿未及三十年而風俗已屢變矣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或未必盡先生若譬彼舟流安所屆乎夫誰與易之而惜先生之不可作也已先生子皆賢而能文康熙三十六年予用霖官禮部將弁生母金太宜人之喪泣而來請曰惟先大夫墓上之石未有立也敢謁辭於吾子余因略具服官行已有裨于世教者而書之且曰非私子之先君也以勸直也其世系生卒子姓之詳已具誌狀中弗並書

侯戶部抒愫傳　王苹

侯戶部公抒愫字爾謨號古渠河南之襄城人也始祖自晉遷汴自汴遷襄城累傳至公父奠邦舉丈夫子二人長抒惲次卽公公性謹愿孝友而篤志於學十二能文章藻思坌涌金春玉應每下筆不能自休比長讀書續言視流俗摹擬剽賊以爲深恥中順治乙酉副榜選拔充國子生舉戊子順天鄉試壬辰乙未成進士故事進士謁選人率得大令以去公請就學博穿穴經史搜討掌故以資吏事乃授河南府教授河南自兵燹後學校鞠爲茂草公至新學宮闢講堂日與生徒研究二程之學考滿以卓異第一陞山東濰縣知縣瀕行諸生孟長安劉兆麐等

勒石紀之濰劇縣桑深土沃民以殷富公行次白浪河顧左右曰吾爲
吏當與此水同其清矣至濰洗手受事治行清苦絕脂膏分毫之潤時
令甲嚴竊東奸民因以爲利構僞東陷人公廉得其狀窮百道以治之
邑賴以甯大賈某甲爲怨家所訟薦紳爲其請者以十數公閉閤不與
通追對簿事卒得白某以千金餽公於家公峻拒爲同年爲萊州守遺
書徵責於公公若不喻其旨爲書以復守意沮欲中傷公會巡撫劉公
芳躅悉公廉幹特牘薦於朝始得與行取擢戶部主事初公以卓異遷
濰人士皆爲扼腕公謂數年之學正於此見及治濰諸政績烜烜炳炳
原本儒術蓋自河洛講學時基之也公羸質在濰以勞致疾入郎署益
甚踰年卒于官貧無以斂公之諸同年官京師者醵金賻之得歸葬令
武山下公少好讀書明末流寇躪中原重以饑饉千里無誦絃聲公擁
書如故家貧嘗躬耕卽又挂書牛角上且耕且讀人笑其迂獨其師田
先生起龍奇之壬辰會試田亦與公同榜中式云

論曰戶部公幼孤受學於兄抒惲事之甚謹令濰日抒惲語公吾家世
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東視若矣故戶部公歷著廉卓兄之教也抒惲
以學行爲人師晚年居柏泉山著釆山效曾十三韻諸書學者號爲栢

泉先生戸部以循吏顯柏泉以文學傳㞒門監者之後固多賢者哉

禮部廖公玉墓誌銘　張貞生

春王正月之三日時方遵令甲新禧往來不通一刺忽廖生迪恂衰麻造天咫堂以其先人簡齋公新故來告兼持行實句銘予歎曰異哉當獻歲稱慶之辰廖生不以不祥爲忌諱而擗踊哀乞情見乎詞觀其孝思之誠號泣之慟能以不文辭耶公姓廖諱玉字田生別號簡齋始自遠祖諱謙起家汴梁宰文水有惠政卜居於邑之東溪傳廿一世至少渠公諱堅是爲公王父子三贈文林郎位我公諱廷棟其季也是爲公父積德昌後稱鄉祭酒初艱於嗣禱峽之玉笥山乃生公因以玉名公甫離襁謹飭無兒態長就外傳沈潛力學補弟子員旋食餼殿撰晉卿劉公謂讀書如廖君他日必當遠到性孝友位我公捐館殯蕭寺公廬其側三年後八上副車不第膺順治九年恩薦

廷試擢當縣令出學士厚菴曹公門時曹公留心正學經其拔識者實繁有徒獨以公緘默恬醇有儒者風叩以所藏咸中窾綮嘗偕予言及豫章學者輒以公爲可造就及謁選得粵東永安永安新增邑處複瀾箐林中有負嵎患公力請諸兵憲分師招徠遂願就撫至釋難民數千

餘邑故多山田又毒草叢生服立斃獲後版圖散軼以阡陌訟者日見告甚且刁民乘閒借人命㕼之爲利有司亦爲所惑公悉心淸釐擧民閒頃畝數目授受鱗次證以各子戶印契註一冊開卷井然百姓無敢懸揣構爭端者閒有借田土小忿以輕生告輒訊鞫反覆由是人心感悟風稍衰息且歎人文寥落新會主靜之學無復講明爰重修紫金書院及學宮集諸生肄業月課季程親加校閱沐其敎者皆知孔顏造就之力居多後因錢糧有爲上司撥用部款不及奏銷歲參議褫隨經撫軍憐其冤爲之疏辨復職得補高陽高陽地僻事簡與永安稍異公深喜謂與靈靜之性相宜且曰南北風氣不一吾所以父母斯民之心則何可不一加意撫字一以前所以治永安者治之勸輸勸讀外行所無事以邑誌歲久版蝕近徵未備爰徵諸文獻校訂付梓又圖佔區雜旗佃頗煩調劑且地畝經歲輒更賦役乘除爲地方累公上遵功令下順輿情每朝使至同親歷田閒惟公惟均不欲偏累小民雖拂朝使意不恤也又念水澇爲患爲築欽堤指畫估計民不費力堤工告成耕穫無憂若其廉以守官儉慈以綏民生蓋行之兩邑如一邑持之八載如一日云俸深當遷

上復廉知其能擢儀曹未幾以邑人投充一案詿誤解任時長安凡以被議降革者往往自陳辨復公獨以傳舍視官謂處分皆

朝廷之恩何咨自辨行李蕭然惟作故鄉之想然使稍假之年安知無爲公白冤如前粵東撫軍者而公則已蛻骨長逝矣仕籍之難莫難於作吏非功令之責成則上司之追求而公獨能奉公惟謹務殫厥心不求援於人而人亦諒之且既棄職後復有代爲辨白者非其一腔至誠有以感人哉嗟乎是不可以不傳公生明萬歷丁未十月三十日戌時卒於今康熙庚戌十二月十七日卯時享年六十有四禮部儀制司主事其生可紀其逝可銘銘曰

操刀使割枳棘靡擁割以牛刀惟儒者勇錯節小心如盈斯捧舒卷浮雲簿書非冗冀北嶺東埀涕交家

戸部郎中李公溥墓誌銘 謝楨

公諱溥字靁澤別號曰方洲順治乙酉舉於鄉明年捷南宮起家爲陝西三原縣知縣當是時叛將姜瓖爲逆亂於雲中僞令四出民惑於訛言不知所從有司莫能制公調度鄉勇諭以大義爲戰守之備請之總督某公假佩刀以制不用命者衆心以寧涖任六載積勤勞撫按交薦

壬辰秋

天子嘉其績以卓異徵賜袍服一襲奏對稱旨已除戶曹主政籌財賦爲民部推第一監督天津糧餉歲饑捐俸煮粥全活甚眾在通州倉務尤有聲遷湖廣司員外郎再遷江西司郎中晉階奉直大夫以母老請終養歸居喪哀毀骨立遂成耳病益復無仕宦意終喪遂請致仕在籍凡十九年閉戶不通雜賓所與者布衣之交數人偶一晤對開尊小飲論唐人詩談古今書法不及世務不與聲伎燕樂之會小院閒房植竹蒔花藥無園林亭榭之侈幽然我愛其靜而已易簀時命其子具衣冠受遺言正襟端坐而卒康熙十五年三月六日也銘曰

此惟李公之阡生有聞於朝而無競於野嗚呼先生後有聞者

蕭家芝小傳 喬騰鳳

蕭家芝字紫眉爲人慷慨負氣不侵然諾少好三傳及司馬遷書文章遒潔高古力追作者河內令王公漢甚器重之督學黃公閱中奇其文呼爲蕭兄而不名以順治丁亥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陟郎中將恤江左刑大司寇某陰屬以事芝持不可曰公欲我殺人以媚人乎大司寇尋亦悔曰君言是也明年恤刑三晉行部郡縣縣役密持三百金以

獻曰此重囚金也芝怒呼至聽事重扑之仍詣讓縣令由是人不敢干以私開釋大辟七十人直指使者今司空關東高公詰以宥多狀芝正色曰君當論公私不當論多寡果私雖一人亦多否則累千百何傷乎直指偵果廉反深相結用其言鐫罪者贓贖巨萬每下筆卽曰此蕭使君活汝晉人大悅事竣垂橐之都爲忌者所中以失出降一級遂拂衣歸居丹林三十餘年不求仕進地方有大徭役大利弊往往建白中機宜當事亦多傾聽有丹林集六卷卒後刊行於世

孫枝蔚小傳 鄭方坤 互見文學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爲大賈饒于資崇禎末年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爲則散家財結客集義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旣乃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驥驥而攀鱗翼者莫不幸趨門下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僕始辭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歧出也部臣愕謝之豹人貌魁梧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顙衣冠甚偉與尤悔菴初未識面一日者悔菴客揚州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於稠人廣座中望見即趨赴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籍本秦川遭世亂毀於賊流寓邗水遂卜居焉家無負郭田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幼抱稚子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間入幕府爲諸侯老賓客晚播遷在外不克遂其鄉關之思則築室數楹顏曰溉堂烹魚釜鬵隱然寓西歸之意其懷抱從可知矣嘗游焦山中流遇大風鼉作鯨吞舟中皆戰慄無人色豹人獨從容扣舷賦詩曰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所爲詩衝口而出搖筆而書老幹紛披天眞爛漫而調古格高不作一塗澤語固未可與貪常嗜瑣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吏部考功司郎中孫公宗彝墓誌銘　錢陸燦

順治十五年孫公罷其吏部郎中之任歸而養母於家布衣蔬食居林

下闗二十三年因愍州人之墊溺上狀有司詞連夫役之苦忤治河使者以致奸利小人乘隙造作飛條遂據以入告下所司致公於理案勘逾年不惟其平亭所閱之實主張誣覆將曲殺公會公得利下疾卒於獄或曰公死於獄爲辱夫獄國之獄也彼且以獄爲辱公乎公則以國之獄寄史魚之直至今巖巖然王尊魂魄立金隄水上也於公則何有乎陸燦交公父子間幾六十年今老而後死抵命奮筆書公江湖廊廟爲國憂民精忠至計藉文字傳人閒懦夫小儒謂公不引開局外據孟子閉戶之文又謂公爲善近名違莊子養生之主此皆未足窺公一生學問經濟之萬一者也至邪足慝正德不勝妖則天爲之而豈人也哉嗚呼初公乃祖乃父皆有世德在其州人之口公赴善如嗜慾性也亦家教然矣既起家進士與州之父老約凡除民所疾苦請先州紳士言之或不得請於州牧郡伯則請之司道督撫其後督撫司道之賢者皆向慕公州牧郡伯往往因公之力以得請於司道督撫故德之利及於人者東南蒙公力爲而本州尤其切膚之効也先順治五年請除優免之害高郵逦田賦近五萬其應差者半免差一惟其勢力公首請於當事吏胥大族槩不得優免紳衿僅免一身請託不行詭寄無所於是優

免之害遂除六年請除馬差之害本州驛馬有額設之官銀而馬戶胥役壓詐里民加貼計至萬餘兩民不堪命公揭告題請改民養為官養於是馬差之害遂除十三年請免房差之害地當衝繁供應派之民房輸當名保長紳衿胥吏借名影占而窮民孤露一室日費百金其後至獻房於豪以逃公請裁浮費若干項總計城市之屋三等曰開架即紳衿止免其棲止餘悉輸開架之錢於官官給吏代民應差於是房差之害遂除十八年請免田差之害富室田廣糧多充一甲應差之首貧家糧少者亦然且田畝踰鄉越村豪強每以零星之差累庶民而庶民則分應不勝其煩公請以每戶田糧編彙一處每甲錢糧以四十餘兩為編額則甲均而差亦均矣是時本州尤病現催之害每里差頭曰現催豪猾之人當現催借端科派以交官吏而容其奸貧弱之人當現催人止按數而輸納已則罄田房無所逃其命公請核算民間之差若干項每兩糧銀出若干差銀輸於官官給吏代民應差於是現催之害遂除是時本州又病丁差之害州有田差有丁差有田之家曰里長有丁而無田者曰甲首甲首如里長附庸轄制如廝役甲首終歲之傭不足塡里長一月之壑公請差從田起而人丁免焉曰非征租獨廢庸之征蓋

已納每丁官銀矣於是丁差之害遂除凡如上所除之害至今綮爲令
公所請除民之害者除平民之害然亦除奸民之利故至
今上三年有里胥謀廢均差者鄉紳亦以其時請於公謂例應免差公
拱手曰鄉紳不與里民一體應差則民差之苦鄉紳不得而知矣且我
輩能保世爲鄉紳乎今日之鄉紳免差以累里民則異日之里民有爲
鄉紳者又免差以累鄉紳之後人矣天道好還非計也明年有里猾秦
苞者訟州佐漕費一案遂及均差事上通政司下督察審有嵊苞撼公
者明年督臬理刑反覆駁訊以苞罪罪苞公請曰赦前事也釋之蓋公
以誠心待物以公心應物以廣大心包荒含容物如此其後十五年爲
今上二十年而河工之難作河工者因河而有工因工而有每工所給
之金錢河一日不治則工一日不完工一日不完則一日所給之工銀
踐更乾沒故河工以工完爲效雖然緜九年不治禹元圭告成此各有
其所以治與不治之故使者狃於河之不治而有工而未嘗精求其所
以治之之故糜費金錢斬艾民命徒然漢帝作瓠子之歌六塔無仲昌
之貶不亦可哀也哉先
今上元年公具呈總河朱之錫云周橋與高堰爲一帶之堤乃淮泗之

障也成語云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今海口久塞而周橋擅開則淮從中潰力不刷黃勢必清口淤墊運道阻塞而高寶之湖勢不受水漕堤必且常決并作治河全議以上七年

上遣戸部侍郎穆成格勘災到州公具言民災狀與淮水不入河流之故十年總河王光裕問治水之策公又具言其故且教以開清口刷黃沙之車式其論不可得聞要其著於文集州誌者略曰治水必治下流是大禹之故智治河必先治淮乃古人之成法水性有強弱緩急地勢有高下紆直古人之成法有本末精粗紙上之陳言有不可不用者賈讓上中下之三策有必不可不用者潘司空聚淮敵河之說也今之治水用鯀智不用禹智黃河屢決桃宿之地清口淤阻故也清口淤阻周橋不閉故也又曰渾河沙重所向必淤專借淮水合流以刷其沙全淮以敵河尚恐強弱不抵況分淮而東注乎淮不能刷沙而河流不迅清口必淤上流必潰今之五險工工不險矣沙壅故也今之清口不清淮弱故也又論周橋曰人知周橋不可輕開尚不知必不可開也周橋建於明萬歷中年因時雨暴浸泗陵一暫開耳故前賢潘總河黃南河爭之甚力我

朝順治十年大旱暫開半閘以濟漕壬寅年周橋奸人營開放船遂至
大水衝決當事反執宜開之說不過曰高堰防決也不思二十年前周
橋不開高堰曾決否又萬歷未建周橋以前高堰曾決否高堰高於周
橋二尺周橋又高翟壩二尺高堰水滿早已漫周橋翟壩而入湖矣何
待開閘葢平時常開則晝夜不舍湖水大漲潰堤而没田矣其親歷考
核辨駁詳確如此至論治河之工曰會計不過百萬三歲可以成功舊
制歲修有額何嘗不足於用從來用民力冒銷到工不過毫髮廉吏但
求古人之成法循其故而治之則清口可使之清險工可使之險堤可
使之成其堤閘可使之成其閘其論似奇而至平其策甚簡而實要惜
未采而用之然皆治河者所不樂聞也十九年六月高堰掘開西水直
灌高寳湖州之田廬盡没城垣水浸數版公遣子弓安衝水奔告州牧
州牧白登明癱瘓臥署爲家人劉文學所蔽而不知及晤弓安痛詈之
劉奴遂銜公父子刺骨是時城內死於溺者已數十人矣淮揚道差吏
勾提河夫搶築北堤死於覆舟者又數十人矣白州牧詳請罷斥公率
里民請留賢牧具呈申訴水災語連夫役事因忤某者一公又上書撫
軍慕天顏請發銀覔舟濟渡擇地結茅以救城中未死之人城以西凡

造廬五百七十餘間督院阿席熙至河干邀公晤談稱賢紳者再於是
率藩司府州又共造廬千百間活災民共幾千萬口分立匾額顏曰安
插被水災民所此又忤某者二明年正月總漕帥顏保過州相訪以易
學詢公與語久之抵署丙寅出示曰河夫一項奉
旨現給工銀每日四分今止給數釐反追續工以致百姓賣男鬻女生
離死別本部院遙聞髮指等語疑公之蔽之也遂忤某者三矣怒不移
冐辛未出示指名曰劣紳孫宗彝播散流言吠影吠聲云云以府辜嫁
禍淮揚萬萬人眼哭口詈手笑皆不暇顧矣李有功者揚河營守備駐
劄高郵受某命掘高郵之堤爲滾水壩者也劣生張拱辰爲其幕客適
以縱妻弒母事發有功曰無如訐孫紳足以逃死某遂飭知學道格學
案不行先以拱辰訟公父子入告俾爲欽件之主据所列贓款一曰搶
築夫銀也搶築水關州牧偕公親督之所需物料官給銀與鄉約顧簡
而拱辰誣公爲經手人也一曰溢解銀也奉
旨設法賑濟州牧集紳衿里民共議詳請溢解之一千兩充賑費藩司
給付里民朱永思買米若干石當官給飢民尚餘五百兩零貯米市永
思料理未竣而拱辰遂以誣公父子領用也一曰未給夫銀也白州牧

未給之夫銀扣除民欠里民劉天生朱玉海等已經銷算具領及白州牧死家奴劉文學郎嚢之銜公父子者今又受拱辰賄而誣告曰有八百一十九兩交弓安袖出也於是下公父子於獄就勘問七月知府崔華審州之里民水陸至者千百人望見公出獄號呼跽拜不能止已而炷香號哭於府門之內香烟高數尺手瓦石擊拱辰款證叫冤聲徹堂上死不肯冤孫紳以逆天太守據供解赴江寧按察司金鎭再發江寧知府陳龍巖陳素廉吏且有剛直名因抗言曰寧可得罪於河院不可得罪於淸議拱辰恐遄告某某遂飭知按察司奪江寧府審而鎭親審之坐公於案前夾訊鄉約顧簡審搶築夫銀夾訊朱永思審溢解銀夾訊劉天生審未給夫銀被夾者爭呼公救民賢紳不可冤爭先求夾以未夾爲恥次日復傳揚州府獨審未給夫銀一款夾訊朱玉海死而復甦大呼勿改我口供一字司亦無如之何明年四月再提白州牧于浩弓安請同夾訊白浩俛首無辭因出勘語昭雪解赴新撫軍余國柱又批江寧府會陳公病卒署印同知朱雯如實勘親筆供入卷牘方上先獄之起也州民哭罷市州學諸生撞鐘擂鼓爲文告文廟守備李有功報聞河院檄開姓名學官曰文武二生全冊在拱辰籍其異己者數人

有功据以上至是聞誣案盡露無實驗某親審哭廟諸生指公獄中詩爲詛祝又袖中忽出一紙曰此碑文是孫家父子所做諸生昂首問此文何人送來便知是何人所做遂夾訊諸生三人死不妄供也於是碑文妖言一網打盡之計又不行復賄囑按察司一夜改口供解撫撫牌駁云據孫弓安訴該司與江寧府詳報口供悉係張拱辰與經承商同揑造仍下司候訊又明年提到白州牧管糧人張伯渲供是知州未給里民夫銀因里民欠州代解一項官民抵兌與孫紳何干五月撫又親審伯渲辨冤如前撫亦爲之太息及與督院于成龍會議河工事向某曰孫某一案事皆不實奈何某怒形於色直言不殺不休撫婉諷曰知其冤而强坐之冥譴何逃某謂刀山劍樹已所甘心不累及君也于督從旁艴然向撫曰尸之餘息耳某不之解於是撫軍竟用按察司改詞奏坐公侵用官銀一千三百餘兩天下冤之七月復下公揚州府獄八月感利下疾弓安奔走延醫治不效公亦搖手勿復進藥坦然如無事人九月癸酉索筆書遺訓一篇具敘其入塾鄉賢公以隨處體認天理六字鐫爲印令佩之十二歲補諸生爲解維桑與梓之詩謂桑梓本原之地仁民愛物皆由此推古人立朝名節有假立者居鄉道德則假不

得故也又讀書先讀通鑑論世知人不過先辨君子小人與義利二字其次論列諸子及諸孫質地當如何爲學明日作詩獄舍中有善不可爲人絕權天如難諗日銷光求仁得我應無悔任訶纓冠惑鬬鄉等句乙亥午刻作札致舊交某撫軍繼之以詩書畢索湯浴者三端坐移時而逝是爲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七日也太守崔華傷公死非其所命弓安以禮斂丙子訃至州道路人號咷大哭孫公爲吾輩合州百姓死耳罷市如前壬辰弓安兄弟扶櫬回州境三十里外紳士居民哭而迎者不絕城幾爲之空至鄉村男婦扶老攜稚持香哭聲數里甲午停喪北門外合州八十六里八百六十甲里民大抵河夫之剩骨飢逢之遺骸相聚爲萬民哭奠之詞來哭公刳肝爲紙瀝血圖辭不知百萬人推誰主筆賈生所謂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昔端木子美夫子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觀於此州人送公之喪蓋哀榮具矣彼辱公者不轉所以榮公也哉獨惜公所論治河會計不過百萬今幾百萬矣三年可以成功距今又幾三年矣上無以紓

聖主之宵旰下無以拯吾人於沸鬱勞臣義士齎志長往憸人得氣不許插齒牙樹頤頰於其間土崩魚爛蜩螗沸羹其可哀也公諱宗彝字

孝則號虞橋其先故新安之裔世居高郵則自惟善公爲別子高祖諱
堂善施予人號西城城以西人德之曾祖諱樂祖諱滋是爲午泉公也
午泉生鄉賢公諱兆祥少業儒既補諸生益以德行聞於州州人以爲
王烈陳實之徒也前公一年貢上京先萬歷四十年舉壬子大比鄉賢
公冠其軍將赴鄉試行有日夜夢祖塋生香草伯氏鳳村公夢塋上進
賢冠朱其項者自天墮下相駭語秘卒驗母姚氏以六月十三日生公
其卒也年七十二歲妻王氏子弓安原中丁酉科江南舉人王氏出弓
和弓聖側出孫專孫濩孫曇孫弁孫靚孫諸子孫皆屢增名諸生並嫁
娶名族詳公年譜行狀公由崇禎八年拔貢生應順治三年再行鄉試
中式江南第六名明年丁亥科中呂宮榜下進士六年除授內府中書
科中書舍人掌科事七年頒
詔徵寧池太四府明年分考順天鄉試易二房是年遇覃恩鄉賢公暨
姚太孺人王孺人受勅封十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明年轉驗封司員
外郎旋以文選員外郎充河南典試正主考十二年假歸籍爲母稱七
十觴十四年再覃恩鄉賢公暨姚太宜人王宜人並膺誥命轉稽勳郎
中旋補考功郎中明年外陞薊州分巡道副使隨以疾

子告歸里距二十五歲而卒公居官竭忠盡職其梗直要爲時所忌在
中書請明職業疏以立衙署又請歸職掌疏專司誥勅又請遣官催辦
誥勅疏凡三上在吏部歴任四司主政員外郎中苞苴竿牘無一跡故
事內外職官請誥勅者必向封司取照驗以例饋遺公謝曰此朝廷需
恩何庸私覬概卻不受其別司意所賄屬見公輒不敢啟口而退時吳
剛恩以城工授推官婁出類以城工授知縣公在選司力持不可堂官
劉正宗垣中宋牧民皆以不得請怒遂以索詐中公公以遵例陳言先
上疏曰以財求官者必以官求財判千金而博百里之封疆可乎同日
下部面質冢宰議各罰俸一年
上直公免之獨坐牧民其分考主考所得士皆爲國顯俊洗手奉職無
毫髮之類在中州榜既放設鼓轅門謁座主者擊以進不許吏役取寒
士一錢丁酉之役公之弟宗臣奉母兒在長安試得售而弓安亦舉於
南側目公者假手陞轉之例出公於外余與公交則自同舉拔貢時明
年公廷對回至新城聞鄉賢公之訃倉卒不暇擇舟行舟人輒私語後
見公嘔血號哭狀因共歎爲孝子行至某所置酒食勞公告以不忍害
孝子我等從此逝公心知其大盜顧哭謝之徒步十餘里迺得改舟達

於南十二年春公挈其弟宗臣讀書舊京雞鳴寺而余與潘學博取臨顧大令其言孫推官永祚皆來會此五人拔萃科同年也而公與取臨陸燦又同王于年生尤曙其六月公歸高郵葬鄉賢公吾輩作序送之余主其筆公讀余文泣而行襄事畢則又挈其弟泣以來謂先公已往雖旦晚一第奉老母歡止寫慈侍下言已又泣公既以弓安聘學博之女而要余主其塾傳弓安兄弟余見公之專奉太宜人其語念動靜益未嘗一刻離太宜人左右其赴文選之召牽太宜人裾不肯行太宜人叱之登舟既登舟又上抱太宜人哭曰兒罷此官微歷耳不忍別膝下一步決矣太宜人亦爲之感動遂母子偕行道路觀者皆歎息謂眞孝子太宜人卒公排纂年譜手疏其內行遺弓安詣余金陵曰吾之爲是也血淚墨汁俱下手戰魂悸不能復措筆作一字請於汝師爲行狀周元亮侍郎吾知已故人也可以銘踰年葬太宜人於虞家橋合鄉賢公之兆既堋將封公幾以身殉撫穴叫號呼天兒孫爭抱持之會葬者千餘人無不揮涕掩袂晚以虞橋自號識不忘親也此皆余所親見聞公之孝於其父母然也公與人無妄交其在仕路吾不詳二百里外聘學博女爲婦前後以千金請余爲諸子師故貧賤所交遊白首過從患難

相賙䘏無閒言其於家庭骨肉之際如撫恤次弟宗傳之後如季弟孝廉之成立宜人王氏婉娩有婦德孝於舅姑太宜人待子婦嚴衣食百須不許婢使每侍立終日深夜無跛倚公旣鄉舉宜人病卒公謂宜人十九年糟糠庶有以報遂舍六歲兒去耶誓不更娶爲示訣衣帶之言卒終身不移也至教其諸子一一本鄉賢公之家教具見遺訓中語當難之始作弓安弓安弓聖詣獄弓和赴闕奔南竄北上告下訴擣椒舁櫬萬死一生弓安妻潘氏儆居獄旁朝夕進蔬膳刺血寫金經冀白翁冤次孫濩孫年甫十三四每遇庭鞫伏地攤紙書兩造供詞效秦廷之哭其竈下媼廁上兒人人至今欲報主人之冤而食讐人之肉豈非公家教天性之淪於肌膚而入於骨髓者哉嗚呼其又可哀也已公旣少受鄉賢公之教其於儒學身體力行晚年學易精研於圖書理數無所不貫通故其於忠難死生之際灑然自得如此蓋嘗謂吾輩從儒林立腳而不究極於性命之根柢此俗學也從心體立腳而不擴充於經世之作用此迂儒也故以天下爲己任以萬物爲一體以與人爲善爲其實際體用同歸三才兼兩豈後之學者所得而擬議哉所著有易宗十二卷圖說一卷歷數四卷愛日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今以二十六年十

月朔日葬公於江都縣七里店之北原蓋坐冤款至貧不能葬非緩也以余與公之交旣不克如古者大夫三月葬同位至之文又老不復能出疆姑援無車之例以塞責庶幾公之屍視而貰厥罪特書其墓中之石以應弓安兄弟之請焉銘曰

猗甓社湖有珠沈底其光燭天緬彼鮫人築室其上夜織作焉珠可照乘淚哀吾人織以相宣有波斯胡剖腹藏之不愼於淵婉孌孫公正織珠者鮫淚所躔沐日浴月仁經義緯輕綃錦纏登於隋掌弄印子之察於璣瑠徐勉風月山公啟事廣厦細旃按劍在旁無助珠者龍其內銓在家憂國思庇蒿藋仰佐平平如買運米米笑珠饑伺覆其船嗟彼夜光證於魚目眾不謂然道長食盡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於乎孫公淤泥不辱珠潔且圓采珠之論戲於空中雲霧爲先老蚌所貽珠孫珠子如九曲穿公何憾哉買櫝還珠抱珠長眠江都縣西七里店北山光墓田我作銘詞附采珠論欲至萬年

碑傳集卷五十九目錄

曹司中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淸吏司主事葉君封墓誌銘　王士禎
刑部主事汪君懋麟墓誌銘　徐乾學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淸吏司郎中王公澧墓誌銘　王士禎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李公振藻墓誌銘　陳廷敬
湖廣提學道僉事鄧公煥元家傳　邵長蘅
馮舍人廷櫆小傳　鄭方坤
介休梁先生欽構墓表　張伯行
裴先生袠誌銘　呂履恆
周綸傳　王昶
唐先生孫華傳　顧陳垿
江都王先生復衡墓誌銘　趙執信
戶部郎中貤封監察御史汪君森墓誌銘　儲大文

嘉興錢儀吉纂錄

曹司中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淸吏司主事葉公封墓誌銘 王士禎

吾友楚葉君井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將易簀顧謂子道復曰我卽死必奚先生蘇嶺狀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於鄉公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予諾之而未暇以爲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非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之意而序之按狀君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嗣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字正則君次也崇禎末錦林自高要丞遷黃州衛經歷巡撫都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黃陂令時賊張獻忠陷黃黃陂民流竄城覆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城亦完固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陂人德公留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黃岡王宗伯澤宏以翰林里居月夜泛舟樊湖聞有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衡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

丁酉舉人己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自爲諸生固窮至是冰檗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爲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彊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躕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二十八人他郡有冤者皆願得君讞之漳州有大姓同室鬬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爲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鉤距爲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偫息爭訟禮學校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絕縣距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緣爲奸利君條十事上之巡撫佟勤僖公鳳彩納其言疏改民夫爲官雇鄭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程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爲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俎豆飲食之需自爲之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旁搜漢唐以來碑版文字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辯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焉己酉爲同考官甲寅湞

逆變作禁旅四出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知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號俗吏淸流率恥爲之君一以淸靜爲治暇即與其僚莆田林君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犖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部郎中顏君光敏龔相與推轂風雅大興予嘗評次爲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爲口實戊午有

旨中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爲名士高蹈邱園者率宛顏卑詞望走朝貴之門伺闇人喜怒以爲欣戚君獨處委巷雀羅在戶明年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幾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閒自號退翁君性澹泊無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篆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公方藹以詩贄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未也嵩山諸詩格高韻絕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以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薦紳閒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已未庚申之作及郢中懷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可君應手竄改或竟剗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游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記已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

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譌舛編緝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封宜人與君共貧賤憂患有壼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知登封遇覃恩敕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奉恩詔加一級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再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州同知道謙道恆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阡系以銘曰

本聱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緱山笙鑒臣心如水清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讐于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洄中招退者歸去來兜率天留遺蛻此山邊

刑部主事汪君懋麟墓誌銘（徐乾學）

嗚呼天之予人以才果將推其餘以被之天下乎抑厄塞屯閉之以使不得用其遂已乎國家之以爵祿官人固將亨其道以利濟生人乎抑姑試之而姑已之使不免於憂患戚嗟而終於無所成乎若吾友汪君

季角之生也其稟於天也良厚而又嘗以其所學應有司之求連舉於禮部矣然年僅四十有九位止於郎署其施也不廣其志也未竟計其生平之所得獨其名在耳則夫名也者非夫人之所以自窮而以文詞得名者尤其所以窮之具乎以天之賦君之厚國家之知君者不可謂晚而其所以傳君者止此則意者文辭之工尤人之所不易得君之豐於此而嗇於彼非不幸也嗚呼是足以銘也已汪氏其系新安數遷渡江爲揚州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至父某生子五人君行第五君之好古文辭也自其離成童時已篤志經史康熙十二年鄉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得釋去舉子業考授內閣中書年少也職閑無事益發憤讀書常攜筆研就閣中校讐或月夜循殿階行吟誦聲聞直廬爲文摹王荆公得其峭潔而君之所自許也於詩尤得力始嘗出入於漢魏六朝以及唐人猶爲未足以盡風雅之變乃合杜韓蘇陸四家詩爲一集及宋諸家詩無不研練揣摩疲精力於斯余嘗駁之宋詩第博其旨趣足矣不足學君執其說益堅予亦不能難也然君詩自取材於經史其於宋人所見爲佻巧傷雅俚率無蘊藉者君洮滌揀汰率變其體格而新之他人學之者不能及也君文之最有名於時者爲辨道論是時妖人朱方

且被逮至京旋出獄妄爲人言禍福走者如鶩君辨之略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氏復生或謂大禹再見甚謂移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亦士大夫之過也且京師奸邪雜處易於動搖萬一

朝廷震怒問以妖言惑眾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吾師孝感公掌翰林聞之即往訪其邸與之定交而返君爲中書三年請終養在道聞母喪已復丁外艱服未闋適

朝廷詔中外舉博學鴻儒薦者以公名上不果試已未舍弟起監修明史所特薦纂修者七人君與焉君在館討論嚴密撰述最多既補刑部江西司主事兼管纂修君雖好學如不及特盡心於吏事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販米南花園宿於董之貴家董殺而取其貲明日載尸車上鞭馬縱之去至劉氏門止焉其父謂劉殺其子也訴之坊吏鍛鍊成上於部君視之曰劉殺人而以車馬置諸門乎白尚書請緩獄三日自步行南城外縱所獲馬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直奔入其庭中則所載米囊猶存也一訊而服海戸某故兇悍王氏兄弟五人與鬬懼不勝拉殺其病弟誣之罪人皆以其素兇也信之君廉問鄰人既得實有二人冊

親王使者來取四日王輿夫也君曰是犯國法宜死卽王輿夫嘗啟奏二人懼而逸去時尙書蔚州魏公大器重君卽君所定稾輒不復議雖
天子亦知之屢訊其名一日出金箋命侍臣能書者書唐詩進擇其工者爲屏風君書在二十四幅選中衆且謂不日當召見改官侍從忽有以蜚語陷君者
中旨問九卿皆愕眙不知罪狀所擬坐且不測幸
天子寬仁詔下奪官而已君歸後杜門不入州府日坐其所謂十二研齋者朝課經夜課史將沛然大發之於文所作史論甚夥暇則布袍芒鞋散步田野閒從里老談話終不及世事然其抑鬱無聊之衷遇物振觸往往見之歌詩旣而悔之猶不能自禁至其所鬱而未發者人不得而知也以是竟夭其天年以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卒君諱懋麟別號蛟門季甪其字性剛激不能阿邑流俗人遇知己傾肝膈向之盡切磋之道孝於二親太公得君最遲及見其貴奉養至九十三云與兄叔定少同學友愛尤篤叔定流涕爲余道其臨沒口占二絕句其一云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閒蓋君充纂修未授史職爲吏西曹非其所好其齎志以沒而情見乎

詞如此聞者無不悲之君所著百尺梧桐閣集八卷詩十六卷詩餘一卷行世既死叔定又集其遺稾十餘卷藏於家配張氏子一兼女八一適進士程文正一適胡恆期方伯存仁子也餘皆許字士族君既沒而方伯泣哭經紀其後事問兼曾聘乎曰未也即流涕以少女許之兼之以狀謁予銘也僅數歲纍然衰絰對余哭泣執禮如成人君之所詒庶其在此銘曰

君昔權厝在平山堂左攀文正右挹歐陽二公峩峩與爲頡頏有封若斧卜爾永藏生鬱不舒沒吐其芒魂兮其歸往來蜀岡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澧墓誌銘 王士禛

公姓王氏諱澧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俞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粱刺齒肥公方貧窶并日而食𡰥然不屑也文譽顧曰起毋周安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子今日何如先生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署六合縣教諭流寇躪安廬閒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因下帷金陵鷲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

同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中丞薦除行人司行人兩奉使江西河南以廉慎稱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擢禮部者七人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自持卒超然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朵顏三衛地蒙古諸部落散處其閒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千有餘里高山窮谷長松茂林虧蔽天日其隘口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蹄跡順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其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爲非計特設滿漢司屬各一員予敕印專往采辦而禁商人毋出關官旣創設無掌故可稽公躬歷三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場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人夫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爲章程歲省水衡錢亡算十七年改都水司主事榷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爲詞訟牒旁午關使者亦利之爲冠蓋餽遺地公慨然曰卽如是萬金入賓客之槖而善良破千家之產矣吾不爲也自是雀鼠頓絕是時閩方用兵十八年鄭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滸薪蒸匱乏闌取商木公力言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犯康熙元年使竣還朝旋有治河南旺

之
命遷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舆時泉閘分司爲優游吏
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召吏受成命
循故事而已公曰泉源興廢河漕攸係使者受
命於朝敢自暇逸乎單騎遍歷諸泉履巉巖窮幽窅水縈路紆無弗至
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滯而從事焉往往佳泉殊境猨鳥路絕居人有
老死不識軒蓋者見公來皆驚詫聚觀以爲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浚新
泉若干排其支速其匯使岱畎之水涓滴皆入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
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通潞無愆期者公之功爲多四年報
命入京師始蒞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論翕然而
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歸五年連居內外艱終制起補
雲南司郎中遇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性孝
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
葬落成告几筵而後行待弟渼恩義兼至渼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
晝夜倍道覩之渼尋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禮法朔望日子弟
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疊儼若朝典族子弟欲粥先塋宰木以完

官遒公聞之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聞座主之喪爲位而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朱已抱孫乙卯僑寓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子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以爲娛樂覩故遺門雖鶉衣百結與講鈞禮其厚德類如此有司重其行請鄉飲酒禮五爲大賓其歿也祀於鄉校君子以爲宜公生以萬歷丙辰卒以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生子三人世裴奕堂世傑孫十有三人曾孫四人銘曰

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尙湖之水混混爾神游息生爲典型歿祭於社來者矜式過車斯下

朝議大夫刑部山西司郎中李公振藻墓誌銘　陳廷敬

始余從蔚州魏先生游得交李公父子其後公之子旭升今給諫君以文字及吾門因益愈知公平生甚悉後久不見時時從給諫君問安否無何以訃至給諫君爲狀謁銘於予按狀李氏十世祖自孝義遷蔚累世以武功顯然多厚重隱德至父太公敦行仁義好善樂施尤稱長者

遂大積於厥躬以造其家公生而早慧爲博士弟子員食餼上庠數踏省門試不利於有司以選拔貢太學省其父歸里中魏先生方謫官家居以古儒者學行自任倡導其鄉公既天質沈摯近道聞魏先生講說益淬礪於問學家禮譜牒近世所弗急者公皆服習而修舉之選中書舍人內閣地深嚴關機密公恪勤盡其職毋怠毋洩遷戶部雲南司主事會用兵於滇賊壘未拔郛郭甫定封疆之吏以人未就業請免夏稅以蘇民或言士馬供億必資近境議不可免公爭於庭中卒如公議宜屬順懷安蔚衛頻年苦水沙沖壓民屯田有司請捐其賦議不決公盡言無諱卒韙其說督理右翼興平倉奸人窟穴其中弊不可究詰前後繫訟纍纍彌歷年歲人憚其役公則精心釐畫潔身犯艱大猾屏跡進廣東司員外郎攝四川司事蜀自兵後歲賦日耗議者令增賦日急公曰養殘黎如養劇病宜急培其元氣疾疢彌年而重以狠厲之藥鮮不斃矣今惟責大吏招徠流遺田闢賦增毋俟重督於是議寢遷刑部山西司郎中榆次民段某奸黠誣祁縣范某謀不軌公得其情黠者服上刑而無辜皆釋會

命重臣清刑獄公檢爰書可矜宥者司得八十六人雲中飢多掠賣人

子女公察其僞券爲斷還者甚衆公歷官其事蹟皆此類公純孝友悌行於家施於族黨比閭皆足爲世儀旌人之善成人之名保人之孤復人之產終身汲汲如營已私衛守備何君出倉粟賑飢未及上請而病以歿法當坐侵欺籍孥公力白得免蘭溪丞徐喆舊有貸於公徐後罵賊死公急遣使持其券焚而弔之儉歲盡出所積粟散施遠邇以爲常至若建社學設義冢築垣堡諸鄉大夫之所得爲者無不爲事不可殫悉公雖謹厚樸直而天懷坦遹寄託高邁自爲郎出守黔中以缺裁不赴林居徜徉泉石詩酒以自陶寫嘗過龍門觀太華適吳越芒鞵竹杖有瀟然出塵之思卒之日猶驅款段尋舊所釣遊處歸而與家人論文談藝日夕不倦至夜分而形神離矣康熙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八予嘗聞蔚州歿而有異雲氣覆其家上其爲天人無疑今公無疾化去其騎箕尾歷星辰而亦與天遊乎公之子六人昉辰行人司司副旭升壬戌科進士戶科給事中與余有文字之知者也暉吉貢生暄亨甲戌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映乾光祿寺典簿曙畿廩生女一適太學生劉勷孫十四人嗚呼公之所得於天全於人者如此此公可以無憾而世或謂天之報施善人或有不盡然者然觀於公亦庶

幾可以明於天人之故矣公諱振藻字天葩號約齋初配史恭人繼配沈恭人銘曰

蔚州宿學不可押寒松晚節今彌尊流風百世尚可敦名家清切連高門韋相傳經遺後昆范公幕下羅璵璠少翁堯夫可等倫矯矯介復何騰掀隴西世業堪重論維桑仙李深蟠根仲也耿耿登星垣季也詞館初高騫其餘頭角皆軒軒咸池迭奏如箎塤公胡不樂歸精魂隴岡樵牧無敢喧

湖廣提學道僉事郜公煥元家傳 邵長蘅

明季詩學榛蕪歷下竟陵爭餤互熸寖淫五六十年

國初猶沿餘習江北七子出然後詩道寖昌長垣郜公其一人也公既以聲詩鳴河朔閒海內知與不知皆曰郜公今詩伯也跡公生平弱冠通籍逾壯懸車家食垂四十年士論之重公者謂公澹榮利難進易退高於世所稱名士一等而不知公固具文武才饒幹濟屢一試而歸未究其用而竟優遊泉石以老有識者所以歎公之難及而不能不爲當代用人者惜也公歿之明年公子驥遴走使二千里來請予爲之傳公諱煥元字凌玉學者稱雪嵐先生先世自山西長治縣徙大名府之長

垣遂占籍爲長垣人曾祖永春明嘉靖壬戌進士累官按察使祖和鳳蚤坳父獻珂崇禎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予告不仕晚更號潛庵公幼穎敏崇禎己卯登賢書年甫十七爲實林劉公所拔劉公才士每語人曰吾得一小門生髮方覆眉盎自詡得人也由是小門生之號籍籍京師入

本朝丁亥成進士謁選得山西太原令太原故土城庳不及尋而地當汾潞衝公至議增築甃以甎石衆迂之公不爲阻未幾有姜瓖之亂城西南隅未完者尚三百丈時値嚴冬公捐俸三百金命熾火爇炭於障間烘甎炬灰由凍堅以沸湯沃之晝夜趣工三日而城成當是時大同告變甯武應朔相繼陷遠近震驚公嚴飭守禦申條約練丁壯三百人可以戰鳥銃三百杆可以擊俄有傳僞檄至縣揚言招安公大怒立命索賊斬以徇賊逸去乃手碎其檄焚之詰朝集衆關壯繆祠下刲羊歃血自誓與城俱存亡詞氣激昂吏民感奮公乃奏記撫軍曰職按今日賊勢以西山爲盤踞之窟開邑諸口爲出掠之門萬山崎嶇紆迴五七百里官兵進剿實難爲今日計惟於開邑諸口屯勁卒數千建大將旗鼓聲足以奪其魄實足以扼其衝太原汾潞俱可恃以無恐若如今日

倏去倏來兵疲於調發民受其驛騷非策矣是歲順治五年十二月也
明年正月忻州定襄陷巡道王公死之未幾交城陷未幾清源又陷徐
溝祁縣太谷相繼陷太原益孤立公再奏記撫軍請援兵畧曰太原距
省四十里爲省會門戶無太原是無省會也今清徐祁太盡爲賊有孤
城危如累卵且賊游騎薄城者輒奮擊遁去賊憤必謀大舉乞速發
滿兵捄援背城借一事猶可爲不則職死不足惜如封疆何撫軍見事
亟先遣三百騎馳至將軍羅某率滿兵三千繼至與賊遇戰於花答村
互有殺傷大軍入城賊亦逼城下夜半攻西南隅城上礟矢如雨賊不
得登五鼓復焚南門門燬堞亦圮公急調西門精騎五百引滿外向張
兩翼待之賊逡巡不敢入又身率鳥銃手從城隙擊斃數賊賊稍卻乃
運木石撤門扉窒隙塞瑕誓死守諸將見賊勢張甚議棄城走公爭之
力又以乏芻辭公曰城外青麥足供芻秣脫慮病民吾請於臺以貯麥
易之諸將語塞會端重王統兵至忻口公遣使告急王率師日馳二百
里賊嚴陳以待王躍馬麾兵從山巔馳下大呼陷陳賊披靡刈其衆數
萬遂解太原之圍餘賊遁晉祠王命刊木豎柵環賊壘列營困之公募
窯民數百穴其墉傅以火藥震迅如 雷從地中發當者糜碎血攻三

晝夜拔之盡殲其眾積尸滿山谷晉水為之不流王師尋下清原交城汶水諸郡縣漸次告復自去冬至是年五月公城守凡六閱月不解甲併日而食者動累旬日是役也微公捍孤城以當賊衝全晉幾殆王呼勞曰封疆危而復安紓

天子西顧憂實公功為多隨列上功狀得行取會新罷巡方改補刑部貴州司主事久之以考選出視學湖廣公至則釐正文體蒐拔寒畯絕苞苴竿牘所賞識多知名士前後成進士為名臣不可枚數今大冢宰熊公賜履宮贊張君希良其著也撫軍某以童子百名屬公公拒不應曰以朝廷名器媚當道吾義不敢撫軍銜之造蜚語中公罪且不測臺諫交章訟公冤

上敕廷臣會勘事得白撫軍以言事不實鐫九級謫外而公亦竟投劾歸矣

今上初追錄晉中城守功樞部以公名上公歎曰二人春秋高吾奈何以三公易一日耶堅辭不起家居以著述自娛閒出遊訪名山水秦晉齊魯以及大梁吳越閒足跡幾遍後若干年卒於家年七十三嗚呼使公得竟其用其功名豈僅著一邑與世言文士虛聲鮮實濟如公者豈

厓厓文士乎哉初與公竝稱七子者多一時偉人尤著者彭禹峯而述中州人宋荔裳琬山左人申鳧盟涵光與公同畿輔人皆崛起大江以北故稱江北七子云

論曰憶庚申予客青社與公邂逅逆旅論詩投契辱與公爲忘年交常竝轡登雲門山踞崖石把醆賦詩甚樂也屈指十六七年予幸後死乃爲公作傳可感也夫公事吏部公篤孝迨老孺慕不衰吏部公捐館公年六十六矣擗踊哭泣水漿不入口或援家禮六十酒食如常以勸公涕泣不應嗚呼非純孝能乎哉狀又稱公令太原時親王嘉公功賜以一女子趙氏公詢知爲士人婦訪其夫還之是亦足傳者

馮舍人廷櫆小傳

鄧方坤

馮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甲子授內閣中書舍人十年不調癸酉秋假歸里門便欲作遂初之計嗣爲人事所逼未得堅臥庚辰再入都一夕病卒才浮於位而年不副其名漁洋公嘗嘆息謂近今文士之厄未有如大木者也舍人生平深相契者惟趙秋谷宮贊一人蓋以同鄉同年又同在館閣晨夕過從其探六義之旨而詩乃大昌渢渢乎笙磬之同音桴鼓之互應矣朝官或得諸葛銅鼓兩人者各賦長歌

七百言光怪陸離發皇耳目諸名士皆閣筆漁洋公尤心賞不置遂欲裒兩人唱酬之篇爲二妙集行世兩人各固謝乃止時新城主持文柄風流宏長雅道大興士之攀鱗附翼霑殘膏而丐賸馥者幾于指不勝屈兩人近在鄉井不肯作翕翕熱公卽號好賢能得士而以禮爲羅要未能致之門下也舍人詩隨年編次初授官爲京口集校士於三楚爲晴川集薄遊近畿爲雪林集假歸卜居於厭次之墟爲曹村集身後散佚殆盡後四十年里人有留心風雅者爲之上下求索得五百首總名之曰馮舍人遺詩而宮贊尙健在作序以傳述往事感舊遊掩抑低徊猶深抱無與爲質之痛焉全詩神韻泠然論者比之蘄新花藥蓋越軼山左門庭而又不墮辟支小乘正與宮贊同其旨趣然宮贊澄曼而舍人峭蒨固不妨分別觀之

介休梁先生欽構墓表　張伯行

嗚呼某先生門下士也於先生之德之功知之最詳於先生之沒也聞訃獨遲未及爲狀茲窀穸已營遺徽未表某雖不文又焉敢辭先生姓梁諱欽構字煥堂羽宸其別號也世居山西介休縣父贈公諱正雅志嗜學有聲上舍先生其第五子也生而穎異不事嬉游甫弱冠餼於庠

旋選貢成均贈公抱痾在牀每勉以立身行已爲揚名顯親地先生敬
承命湯藥之餘卽治經史形勢神痒浸以成疾遵父命力疾應試登辛
卯賢書亡何贈公見背先生抱疾居喪盡禮盡哀柴毀骨立幾不能生
康熙丁未登進士第乙卯除直隸長垣知縣初下車卽興學校勤講藝
禁雜差免火耗嚴緝捕愼刑名凡有益於民者無不早爲之所而於籍
命干連一弊尤極力痛除於時民之受其賜者口碑載道比丁內艱哀
毀一如喪父服闋補授河南固始縣招募墾荒發倉救旱民有逋賦不
能償者悉捐已俸代之徭役不均貧民獨累廉知其弊而均平之衆以
先生之功德不可忘遂立祠而尸祝焉循聲達於朝擢吏部主事遷員
外郎再遷郎中絕苞苴嚴請託清操介節名震一時乙丑會試同考得
士十八人某與焉其在垣固二邑物色楊公緑綬閻公錫爵於諸生中皆
相繼登第或選詞林以疾故乞歸閉戶家居非公不出惟有事於先墳
則雖風雨不避作家廟置義田議者謂有文正遺風丁丑
聖駕西巡召見先生於行在
賜御書匾額仍命肩輿回家蓋先生 清節久達於
聖衷故寵賚之榮如此也先生少以 學致疾以善於頤養老而彌强

生於天啟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康熙甲申四月二十一日壽八十有二誥封奉政大夫贈父如職母某氏妻董氏王氏田氏皆宜人子三人長于蕃拔貢生次于垣國學生次于乾郡學生孫七人曰彬曰棻皆增廣生餘俱業儒曾孫五人皆幼學女二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惟幼者未許配餘皆適名家子嗚呼先生之功之德可謂盛矣先生之遇可謂隆矣先生之福可謂備矣世有先生之遇者未必有先生之福有先生之福者未必有先生之功之德又況克家有子踵武有孫繩繩未艾復將有以光而大之也哉某門下士也非敢阿其所好特以其卓卓人寰者言之而知其垂名後世久而益芳者蓋有自也惟是蔡光烈之得朱紫陽也曰是能措置朝廷大事者某不能為朱子有負先生知人之明則又因表先生之墓而深自愧感者也

裴先生表誌銘 呂履恒

吾邑自孟雲浦先明德後蓋多君子云其窮而在下者得二人焉曰邱方山裴華池方山以文無害為掾吏清節聞於後世而華池亦終於文學其為人多忠孝大節嘗率眾保聚拒賊仁而有勇者也又得哲嗣蘆院先生顯揚其遺緒學者得以稱述之不倦予少時嘗誌華池之墓於

今二十有五年而蘆院卒於里門易簀時謂其子虹曰吾生平學不求名汝曹若不沒吾行事則莫若同邑呂子之知我深也其訃而屬銘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嘉言懿行蓋不勝書書其大者以嘉惠來學俟諸史氏是後死者之責也敢不承命先生諱袞字九章居蘆院里因以爲號系出唐晉國公度後明初諱成者爲先生始祖自閩喜遷河南之新安世有潛德六傳至高祖洲以德行賜儒官曾祖光前諸生祖椿以孝友稱父翰芳字華池以諸生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祀於鄉娶高氏生袞繼黃氏生褒先生自爲兒時動中儀則事父母定省不踰時出入跬步必告侍大母疾無間蚤夜及長與弟褒友愛彌篤先生既遊庠序隨父館澠池得悉讀曹月川集乃嘆曰一代眞儒也弗是之學亦虛生耳明末避難山中躬汲爨以奉親愉婉承順猶日三復月川諸書心私淑之

國朝丁酉舉於鄉己亥成進士自是學日進然簡穆寡營人或易之初不謂先生能官也初授粵西貴縣知縣時逆藩倡亂道塞或沮其行先生曰甫爲人臣而卽以趨避爲自全計謂所學何卒往抵粵東肇慶從總制議軍儲以圖恢復會粵西盡陷乃之吉安道中數遇賊祕其符以

智得脫開府佟公雅重其節概代咨部得改授江南溧陽溧陽稱劇邑
難治豪黨繁有徒令至卽唱以利因挾其短長不則市逋逃奸盜以中
之鮮有解免者或爲先生難之先生曰昔人以盤錯別利器事無難顧
力行何如耳既至吏果以千金進先生誓而卻之將置諸法吏泥首膽
落乃已因摘發邑中豪猾及漕弁之數爲奸利者翦其魁百姓安堵歲
旱勸富室出粟或躬詣其家爲陳說利害人無不立應者復泣請於兩
臺奏免額稅前後三萬餘金設糜全活者以億計其他善政率類此政
成被
召命以丁太宜人艱歸讀禮時益潛心孝經日取先明德所著義疏尋
繹之欲集爲成書未就服闋授兵部督捕主事在官逋逃無株連者督
儲通州卻餽遺漕運如期庚午貳江南典試得人爲盛晉武選司員外
郞尋以足疾假歸在籍十餘年乃終時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也
距生年天啟壬戌得壽八十有三配韓宜人邑善人韓惟新女子男四
屺岠嶸峻女一娶嫁俱詳狀中孫七紹祖縛祖緒祖繹祖繩祖纘祖統
祖曾孫七人凡三世彬彬文學稱其家兒也先生之學內愼獨而力行
仁孝根心順達而不窮既私淑曹正夫月川尋其墜緒復矩步於孟雲

浦先明德之芳躅以儉居德以禮善俗喪致哀祭致誠履信撝謙恂恂若不能言然賦性剛介有一介不取之操以故有志必為為必成雖位不酬德其設施亦畧見於世矣其在兵曹也有故人以五百金越例求官先生曰予不忍自汙而忍汙故人乎求者慚而退同邑陳心齋先生以書勸講學先生辭曰某自度生平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復何敢然嗚呼自聖言微而講義繁好名者咸奔走如騖甚者恃其貲力自託於坐忘頓悟騰口說而遠事情宜乎儒效日疏而謠諑者眾也若先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乎韓孝廉君翼次其年譜謂先生為眞學術信夫予侍教先生久亦竊有志於學矣而志不強立遂穫落無成先生之屬予銘也豈重吾言俾知所謂學者在此不在彼耳卜於明年月日葬先生於方山祖阡而以韓宜人祔銘曰

先生之德柔惠且直教起於家政施於國人擷其華我落其實羣飲爾和罔不充溢惟恭則壽乃甯爾室山蘊百靈水鍾百脈以祔其孫子世象厥德後有願學者視此銘石

周綸傳　王昶

周綸字鷹垂茂源子隨父客京邸已有名董含董俞田茂遇諸人俱重

之康熙十八年歲貢廷試第五名授國子監學正爲新城王士禛所知生平以經世爲志嘗上巡撫湯斌請官收官兌書云松江地丁漕白明
朝有北運有收兌有經催
本朝定鼎一革白糧北運再革漕糈收兌均田均役復革銀米經催小民按畝輸官即各甯家鼓腹此眞生逢堯舜頓離火溺獨漕白二糧不比銀錢輕易況起解條銀扛費水腳不致官爲民代若旗丁由單石數內有正有耗而外船隻有給行月有給五米十銀有給所患層累扣尅軍即以病運耳至官爲民收官爲民兌前此里排會議松江澤國米性潮濕民間倉棧積下旬日不加搧颺即便浥爛故議搧揚風刮量加三升潮無乾縮量加三升恐納戶不能粒粒揀剔以稽開兌以誤准限也貯米在廒潮水地面土氣上蒸務備蒲包墊草又加一升二合鼠糧三合至華婁兩縣除白糧官廳係屬公占而漕米倉房俱借之民其地基糧白理須給價完課故每石又加五合而修倉房買蘆席礱糠鎖鑰風車笆斗栲栳斗斛籌棒斛單弗張油硃及倉夫執單紙張貼旗軍臨兌驗船發挑夫開兌腳價與凡僱募書算僱募斛手工食等項原議七分前此上下分肥斛斛淋尖高至四五指每石加八升之米變爲官加一

私加一而七分之費大戥秤收起籌出弗項項勒索誠如今總漕請釐三害等事疏內收米一石止作七八斗脚價江浙反無額設民間私貼尙止銀三五分米三五斗乃湖北編有折銀三千九百餘兩每石復幫貼至一二錢江西已編脚價銀三萬四千五百餘兩每石復徵收水脚銀三錢五分及三錢二錢五錢不等均宜查革部議湖北江西旣有額編脚銀何得又行分外私徵贈貼等項傳述之頃歡聲雷震獨是我松幸賴廉明知府魯於康熙十五年下車以來恰値華亭知縣南婁知縣史兩賢令接踵蒞任革去種種陋弊俯准蠲甃荒區另編綏比秋成儘頂十銀爲數適足相當不至蕎萊日甚且詳明督撫官斛之上釘置斛攩形如卜字上下兩鍰復將七分之銀詳減二分八升之米詳減三升此時傳里排黃髮皤皤交口稱頌咸謂米色畧可通融使民易得上納則此三升之減猶懼不可經久以累官長今華婁上靑一槪不收誠恐賠累在官一朝卸擔官何取償變爲區收區兌則向來蘇州之官爲催比民自備厫攢費及至出兌之後纔給印弗風雨火盜時刻憂虞陽奉官收官兌之旨實則官僱民收官兌松爲樂土相去霄壤爲此呈具松江官收官兌原議并均編要畧均役成書三冊伏乞主裁又爲松江土

民陳明浮糧云恭讀
諭旨故明洪武因有仇怨于民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我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爾部詳察具奏旋閩江西瑞州袁州浮糧隨奉豁免則是江西億萬年生靈皆
本朝特賜骨而肉之也茲蘇松待澤於
聖天子準論減額惟繼因軍興旁午未敢比例上瀆今海宇盡歸版籍
康熙二十三年
大駕東巡賜蠲賜賑二十四年直隸郡邑復免現年錢糧是
朝廷加意撫綏誠求保赤今以蘇松浮糧上告
宸聰必崇矜閔因思兩浙田稅錢氏時畝至三斗宋室耆定遣王方贄均稅方贄以為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悉令畝出一斗若以松江論之宋時特華亭一縣耳屬浙之嘉興明祖取張士誠時田主佃入租額責成完賦較九升之科多至四倍雖守令考成纔及六七分竣局然三百年來不能無致痛于洪武也況起科米石止二錢五分折徵而金花銀一兩一錢準科四石四斗三梭布一疋準科二石五斗名浮實約尚有壓欠纍纍丑年之正供徒糜費于子年之杖比日復一日

仍歸豁免公家本不得百姓之實額而曾不得百姓之感恩掛欠之久民脂民膏仍耗于胥吏之谿壑冊籍之游移耳今不敢全望減額第願臚陳蘇松情形聞於
聖天子將松江三斗六升五合等起科平米比照本郡之四錢五錢一石折徵田畝加三斗六升五合除本色米外應折若干概引四錢或五錢一石折算卽是故明初定之額而一轉移閒邀恩已渥至故明初定二錢五分一石之價不敢覬覦也若萬歷以後就事加編量行酌免按萬歷年閒松江徵糧田四萬三千七百二十頃九畝零本色米四十六萬二千三十六石零折色銀四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九兩零康熙二十三年會計除去坍荒松江徵糧田四萬七百四十四頃三十五畝零本色米四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石零折色銀六十七萬二千一百七兩零伏乞一一剴切聲明則東南民力起死回生也言雖未盡行時論賢之綸著述繁富有芝石堂文稿不礙雲山樓稿八峯詩稿石樓臆編諸書行于世

唐先生孫華傳 顧陳垿

先生姓唐名孫華字實君江南太倉人也居臨東港別號東江晚又稱

息廬老人東港者城中斷渠不容刀而東江者震澤分流入海三江之一也即小思大因居顯人指東港而緬東江自命可知也人亦稱東江先生天下無不知有東江先生者先生之言曰性靈天與學問人取不可偏恃而相抵拒也蜃吐氣爲樓暫與目謀鏤冰塐雪見晛則滅庀豫章聚瓴甋儲丹堊苟無慘淡之心雖大匠可得而妄作乎故曰讀大家之文而襲其形貌不可謂之文日誦名家之詩而摹其聲調不可謂之詩必也根柢經史貫穿百氏融會變化一以我法御之大風濟而衆竅應秋水至而百川知庶乎可以云爲文爲詩矣九歲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稍長從朱昭芑先生遊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三年兩試恆爲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二派曰愼交曰同聲各各植門戶張旗鼓而愼交差盛爭欲致先生愼交得之而彌振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邸墅絕勝主人延先生坐園中順康之閒文風初變操選政者輩出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視行否分贏絀先生乃裒名流傑搆評騭爲學山園選本自學山園選本出而諸本悉廢雷行風動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緘寶筏熟其程度取青衿登上第猶掇之也而先生顧浮沈諸生中且三十餘年省試入場屋常自晦匿不欲人知鄰鋪生有問

字者竊窺先生卷端見籍貫姓名驚曰乃唐夫子耶招手相告語傾號舍聚觀羅拜請教益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健菴司寇一見禮重握手咨嗟旣而曰君太倉一人太倉故吾崑之分地也弇州棣村軌轍相續而又有君移吾崐地脈令震川孤時健菴以文章聲氣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爲宗工旣盡出所輯經解付門生納蘭容若校讐而梓之輔註疏而行十餘年矣謂先生曰惜未與君一一商搉也納蘭容若者北門相公之子也負軼才不永有弟納蘭愷功方求知名士爲師而先生方客長洲宋文恪所會文恪薨北門相公遂禮先生而致之賓館愷功年富志銳慧辨過人每舉史傳僻事疑義以相質難先生引端竟緒答無留滯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愷功心厭氣折後位至六卿久長翰林其視諸翰林莫先生若折先生解組後存問不絕爲刊詩集若干卷晚年寄艸堂貲而先生始有息廬之築當丁卯之在北門館也先生初舉京兆試明年成進士年五十有五矣念太翁春秋高遽歸侍時健菴司寇亦去官歸奉

詔修一統志以書局自隨開局洞庭東山廣集賓從招先生往同事一時湖山詩酒縹緗翰墨之樂望而生羨者歎爲神仙中人健菴卒而局

散北門復移書固邀先生入都癸酉文恪之子藥洲學士典江右試浼
先生同行爲入幕賓是榜解元卽高安朱文端也以故文端交先生在
師友之間而先生意亦重文端文端長栢臺當先生之暮年先生謂胸
中蓄三事舍朱公無可告者蘇松浮糧宜援袁瑞之例官司虧空宜施
曠蕩之恩州縣城垣所在積圮宜乘無事修繕公清節重望
至尊倚毗必可得請也書成方脫藁而先生疾作不果發惜乎先生平
日留心民社而未得一試也甲戌太翁趣就選得陝西朝邑令適
上咨訪實學廷臣多舉先生以應遂
召對乾清宮西暖閣稱旨改授儀曹兼於翰林院行走蓋異數也明年
調吏部考功又明年典試浙江撤棘有考功司詿誤處分卽翛然而歸
自是不復出太翁亦不復强之太翁號丹崖湛深經術爲復社眉目先
生歸之明年爲太翁舉九十壽觴先生年六十有四斑衣華髮人謂老
萊子復見於今也未幾太翁及繼夫人趙相繼徂謝先生未嘗以不毁
之年自寬假蓋自十齡喪母孫致哀盡禮如成人信乎仁心爲質劭德
不倦雖當悼耄與人殊矣先生之沒也年亦九十父子大耋若秉符券
致可異云先生爲諸生蓋三十年而嬴登第仕宦不及十年而優游林

下則亦近三十年然先生之所以見重者初不在十年之中前三十年
績其學後三十年畜其德繫先生之重於前十三於後十七人徒以先
生晚達位卑不竟所用爲先生病假使先生老於布衣何減於先生以
先生而視彼席豐盛履通顯歷中外數十年歸而門生故吏滿要路
附餘炎者若環堵豈不極當時之榮哉然相去何如也既歸田謂人曰
吾結髮受書五十餘年顧於經學未歷其堂奧吾將從事焉吾以懸車
之日爲鼓篋之始其可哉敢以老自謝而甘讓彼精進少年也遂肆力
於經由是學彌邃文彌醇門無雜賓花晨月夕酒籌詩盞相於者屢三
四老宿喜獎借後生然跅弛浮薄者不敢至其前自奉至約食不兼味
輿服恥新麗戒子弟曰節儉乃處約之方彼不免妄取妄求者不約失
之也故先生子弟咸斂飭如寒畯閭里安之當道重先生然未嘗以事
請謁遇有地方利弊則侃侃言之無所避人有爭曲直者輒就先生質
成先生一言實膈之或陰爲不善亦畏先生知則中輟是先生戸之也
癸未
上南巡先生迎蹕於吳門納蘭愷功以掌院學士在左右私于先生曰
上注意先生先生亦有意復出乎謝曰吾年七十矣即在位義猶當退

顧且出何所求耶先生不講道學而見微名理踐履平實不談宗乘而深達諸相空視一切不禮星斗而棲神澹泊超超元箸飲酒不能盡一卮食恆不令飽嘗言吾見人腰腹偉然善啖兼人率不過中壽衞生要術肥不如瘦故先生雖末年耳目聰明手足便利對客劇談危坐竟日未嘗欠伸徙倚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或云七十以後令少女同起居長則遣之皆宛然處子也視漢張丞相尤不可及焉

外史氏曰余少時及見諸鄉先生自黃太史忍菴以逮吳黃門西齋一一心數之忍菴而下東江先生年最長次王太守冰菴唐王兩公里居日久親炙爲多冰菴簡於口齒意度閒遠東江則掀髯抵掌議論風采傾四座每向論古人或評時事語蟬聯不可斷無敢儳言者誦史策成語輒數十行如瀉瓶水雍正改元余頒
詔浙江事竣便道省墓鄉先生凋謝欲盡惟唐王兩公在若魯靈光杖過握手相勞苦余爲言臨安父老訊丙子明主司紹興賢太守都無恙耶比雍正三年余謝病反初服而兩公相繼下世矣又廿年而考功文孫祖裕求爲乃祖立傳前此余已傳冰菴矣今更傳先生雖病廢之餘筆荒腕弱亦弗敢辭老成云遐典型不再彌令後死顧影旁皇三歎息

也

江都王先生復衡墓誌銘　趙執信

嗚呼余誌岸圃先生之墓而深有慨也自昔有大德者不必食厚報享遐齡者不必獲令名而先生兼之世豈復有是人哉謹按先生諱復衡字山公別號岸圃姓王氏本太原之世也自周迄秦而與瑯琊別族東漢彥方公始居太原之祁九世而為晉北中郎將藍田侯坦之二十世而為梁征東將軍僧辯游歷唐宋傳代久遠名德相接史不勝書明初有金吾正千戶福二者以佐命功世襲錦衣占籍儀徵垂四百年於茲矣由金吾公而下七世為文學公諱昆是先生曾王父也王父明經公諱世輪以儒行顯考諱業濬文譽尤優太學生贈內閣中書始遷於江都先生少穎異好學早遊庠序聲動一時順治末貢入太學康熙中授內閣中書先生第邀恩例為親榮不復求仕進家法修整為一郡所推子孫既多莫不攻苦窮經謹厚制行去時習遠矣而科第森然並起第二子誥以進士入翰林督學四川卓有名績官至司經局洗馬兼修撰封先生如其官先生初無溢色也敦篤內行長姊適車氏夫死於兵姊矢節不二先生迎於家事之盡禮年九十餘乃終季姊適林浪遊不歸

先生亦迎姊且教育其子二十餘年如一日居喪致哀歲時祭享必誠必敬年彌高而彌不倦爲尤好施與宗黨中貧者周之病者醫療之死喪者棺斂殯葬之戚友或以孤幼相託者先生力爲護持遇患難則以身任之務安全而後已至於修葺祠廟育嬰救生諸事有觸卽行不計其費雖棄產弗恤也儀徵有排年里長一事爲民大患且十餘年益他邑所倚辦於公者茲獨取諸里民名項猥雜科斂橫濫其始沿故明里長之號曰益而歲新之相呼曰五股差徭一曰徵二曰解三曰漕米四曰鳳米皆正供也每當其時上自長吏下逮胥吏輿皁於常額外恣攫貨賄人人視爲固有五曰雜派則大兵大役奔命送迎及送柳河工茫無定數隨事取足而已計通邑十四里歲出萬五千餘金貪吏喜於自肥其或稍知修飭者以俑非已作時久勢重非力所及豪強積蠹又從而堅持之上官有問則曰民便之也屹如功令不可動搖萬姓嗟咨比戶離析先生仁結於心義形於色會海內底定政化翔洽大吏皆以廉能自見於是痛切言之無少顧忌隨牒往復首尾五年中間事勢紆曲或巧避其名而陰存其實則申訴益力至於再四必得當而後止積弊洗然乃立石縣署之前絕其芽蘖到今四十餘年省民間金錢近百萬

邑之老幼恆對其石而泣下嗟乎世風日漓矣登仕路者徒知財利耳孰有優閒林墅從容琴酒而肯冒不測之謗損無限之貲以爲民請命如先生者求之古人豈能數數然哉天乃報以遐福得壽八十有六歲康强無疾有子十一人孫男三十有四人曾孫男二十有九人五世孫男二人女稱是婚嫁莫非望族蓋華世所希有也先生生於故明崇禎庚辰正月十八日卒於雍正乙巳十二月十七日以雍正己酉某月某日與元配盧恭人合葬於某地余久客江南屢遊二邑飽聞先生大德又與先生第三子文範第九子文奎以詩結契今二君不遠二千里請爲先生誌余竊自比之蔡中郎之於郭有道反有愧色何者文不足也然不可以已則因狀次述而系之銘曰

繩其祖武爲德於鄉復覩彥方子孫盛多邁荀之龍競步江東天豈難諶仁必有後太上不朽大江盤迴永奠斯土以名萬古

戸部郎中貤封監察御史汪君森墓誌銘　儲大文

汪氏始析支於姬姓魯成公之仲子生而彙左右手文曰汪爰以命名賜采平陽卒葬穎川城南實晉陳郡陽夏之靖仁里故世諜書穎川侯汪孫誦爰以王父名別爲汪氏誦子錡實載於禮經其裔孫代仕魯周

秦漢徙洛又徙長安至三十一世龍驤將軍文和以建安二年南渡江家會稽當吳中郎將賀齊之平山越也開新都郡治始新遂復家始新後五世道獻當晉永昌二年令於歙遂家歙後八世華當唐武德四年籍歙宣杭睦婺饒地以歸於朝授總管六州諸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其勳庸實載於唐史後開徙婺源至六十一世接當宋初復繇婺源回嶺徙休甯邑治之西後四世迪功郎漢生七子胥有聞於世而平陽系望乃爾高西門汪氏柳塘先生華嘗上書於朱子繇潭赴講筵之時而朱子深器其言定齋先生一龍嘗佐淮東李制置幕於德祐時者西門裔也至七十八世憲明天順七年恩貢試第一銓判眉州憲孫新南昌衛指揮僉事新生應亨贈承德郎應天府通判應亨生麟英萊州府經歷

皇朝贈中大夫麟英生可鎮明季游梧溪鳳里愛其風土遂復繇休甯徙制今嘉興之桐鄉郡延鄉飲大賓行義載嘉興志可鎮生淇行詳嘉興府休甯志兩世胥以碧巢君暨君仲兄紫微貴贈徵仕郎晉贈中憲大夫妣金氏封太孺人晉贈太恭人生子四伯高州通府名肅仲紫微舍人名文桂季司城名文柏胥以才望顯而碧巢君叔子也蓋繇穎川

侯迄今凡八十有五世矣君名森字晉賢碧巢其號少而警穎尤嗜學
偕紫微司城昕夕勵礪年十七丁中憲艱慟寑絕而出侍大寶公強爲
慰解壬子年二十貢入國子監崑山殿學徐公時任祭酒激賞季試卷
拔第一京輦名籍甚而遄歸侍大賓公疾其卒也毀瘠彌甚君嘗承金
太恭人誨曰學宜精進志宜遠大迺營碧巢書屋藂裒抒樓庋書萬卷
部次校勘不輟出而請益於曹倦圃王遹八曹顧菴三先生胥印可時
劇論文章源流利弊傾倒無遺繇是君之學日進聲馳響附丹霞澹歸
大師黃梨洲王玠右朱長孺竹垞潘稼堂呂晚村暨汪鈍翁諸先生月
輒緘札摧藝業朱黃甲乙嬴篋玠右先生卒前十日猶賦詩并札訣別
期以歲寒俞右吉鹿牀犀月徐臞菴周簹谷沈藍村浦樗岡萃館浮溪
去而亟返西江彭躬菴魏冰叔粵屈翁山陳元孝閩余澹心趙雙白江
南北宗定九鄧孝威肯堂賀拓菴王惟夏葉星期董蒼水顧迂客俠君
張日容何仲雲浙陸冰修毛稚黃大可會侯姜西溟黃晦求徐野君吳
孟舉歙孫無言吳蘭次畢雨稼汪蛟門尤悔菴叔定東山暨海寓諸名
宿士詩札往復歲無曠郵其造訪華及堂者趾日疊至清談雅詠牋翰
紛綸雖元顧氏玉山草堂倪氏蕭閒不是過而桐汭帶水檣檝視他壯

縣滋盛君且蘄恢衍於范由黃奉冉里之閒髾小方壺益羅放佚書佶
紫微君暨它雋賞士覈奇鉤輿不少怠曰吾以祇毋誨也先是通府君
性爽邁署高州代僚屬償逋數千金丁卯秋卒君挈猶子司馬君燿走
嶺瀧六千里達高興輒遣司馬君護厥車先歸而獨留粵綜畫受代諸
務訖迺歸金太恭人哀差解癸酉選注判桂林府司糧兌君念紫微君
業戀太恭人養不就銓命黃恭人并留養而急裝以行秋八月涖任立
償興安修廨舍臨桂供器料費坊里始紓是時糧廒圮捐貲營葺中建
平衡亭立出納規條十二則簡而易曉密而難犯糧三萬石輒先期辦
院憲才之凡滯牘胥檄訊又檄攝臨桂永福陽朔篆三邑胥理永福獞
羅扶養出入率以甲士從君畫策勦捕迺鼠竄又建聞嘯亭於鳳巢山
外示游眺而陰以備斥堠烽燧之警氓始安堵陽朔歲歉中丞宛平王
公檄啟廣儲倉人賑斗米一日率發數千石中丞撥銀糴補什之三其
餘則君捐貲以贏益之而陽朔氓始不饑是時衡靖盜竄於苗
詔楚黔粵會勦制撫檄隨營監紀君偵渠馬奇三等百餘人縶靖奔北
復逋生苗楊灣波浪地提士卒兼程進越牛岡丁嶺伶仃雜心諸峻隘
涉龍勝鷩雛灘徑逼龍坪寨督永甯營參將李君桂戰且合圍賊多俘

而半逸山峒迺息士都乃密遣隸密偵至三沖見箐茅中鐙微熒曰此
賊爪探可用也飭令馳報苗頭而塘報營卒胥備械石以擣巢馬三奇
勢迫出戰中石斃餘胥就縛君走筆草凱牒并蠻邪盾壘以上制撫郊
勞曰武弁擁鐵騎千百建功迺在文士邪已卯又檄攝桂林府府轄東
江門永濟浮橋稅盡汰耗以惠商全州官道松亘三百里時多緣颶風
仆諭民補植而運仆松材新橋暨五十三橫艘以抒鹽埠例修之國商
民胥頌先是桂林多材喆君建義學延經師以誨之儒者滋眾是秋佐
承宣試遇士尤厚桂林舊無府志君延翁山元孝二先生於東粵蘄備
靖江掌故既而不果迺輯粵西統載一書紀風土人物暨耳目覩記之
荒杳瑣雋者以廣驂鸞錄虞衡志焉庚辰遷判太平府司糧捕君禁苞
苴斥耗羨鉏強培弱鎮南上石閘風采赫然檄兼攝思明壬午春又攝
太平府土司承襲舊淹三四朞以需賂君飭吏無少稽不贏六旬而茗
盈羅陽羅白之系牒胥定二月擢知鄭州君官西粵十年前後獲代民
胥環輪檝不聽去比達桂而金太恭人訃遽至泣血行喪闋起補刑部
山西司員外詳覈讞牘而要之以矜恕監督舊太倉重恤漕卒輦戶尋
擢戶部江西司郎中癸巳恭遇覃恩獲贈兩世如其官而君以積歲勞

神慮寖耗又雅念華及游集諸君子知止知足之訓迺亟乞身以歸時
年六十有一矣君性敦恪誨猶子暨喆嗣給事君肅而有節嘗賑施休
甯整宗祠首書若干緡以倡迺克蒇工桐鄉歲歉議賑眾胥協復發家
囷二百石迺克贍當留高州時守王公業擢督豫學而六州縣逋糧萬
石有奇君胥代償民幸脫追呼守亦以獲代去桐令蜀劉君卒子無以
飯母君遺上田三十畝省大吏胥義之昭慶戒壇火佽宜潔律師二百
緡以護四公之學鹿牀先生卒君偕紫微君設位於華及堂哭以詩復
走支硎治窀穸訖乃歸嘗鈔潁仲黃君文可大師詩刊之他工譔述而
無力以刊者多代爲開雕又刊汪氏先賢方壺水雲詞方壺柳塘先生
樂府也君手鈔經籍數百卷雅嗜古鑑碣摹帖嚴體象尤朗析聞元明
書畫暨古器云回款輒詣藏弆家徵觀而退君嘗輯蟲天志名家詞話
又輯粵西詩載文載叢載其偕友銓次者鹿牀唐詩正臞菴
國朝詩風竹垞詞綜而克牢籠而漱滌之以扶古作者之奧窔故所詣
尤邃始刊桐谿三子集澹歸大師梨州鈍翁序後有華及堂稾長孺冰
修序續稾西溟序其它詩稾吟稾外稾日記胥有序晚而合爲小方壺
存稾十五卷竹垞序桐扣詞菌次序今稾存合詩詞十八卷嗚呼昔汪

氏文詞尤高烏聊片石至宋顯謨學士公文定公水雲先生元文節公
明則高郵右相弋陽宗伯山陰給事歙縣司馬胥以文傳世而
國朝南兗東吳望實滋懋至君拔起浙右晉而與海寓才士角其辭渟
泓演漾不爲歡石窕蕩之音而味炙而愈出吾知近日詩錄南海新城
樂府鹺鹽官荆溪以外實克力闢一家言以上躋浮溪學士大洪司馬
之列而彌永平陽系望而俎豆之也當君乞身歸不預戶外事築知足
軒獨偕紫微司城君從容談詠閒對客奕落子聲鏗然比司城卒棖觸
滋感雍正丙午四月得末疾而劇是日軒前風拔木五月三日卒距順
治癸巳正月二十九日生年七十有四娶居安黃氏上舍贈石埭敎諭
振采女穎仲君妹始上舍僑濤須君就婚匝月乃偕歸大賓公歎其賢
洎金太恭人太恭人之慟中恚也手湯茗侍左右雖日迄下春夜迄雞鳴不敢
離太恭人苦痰嗽晚彌劇扶掖撫摩尤謹碧巢君聞客刺至輒倒屣出
恭人立辦醴茗營畫水陸供具移日浹旬不少倦而中歲輒長齋終身
雅不御綺繡嘗以君艱於嗣勸娶副室陳厚遇之又娶劉吳徐慈育所
生不翅己出劉生子元焞四歲而殤於桂闈之慟甚恭人年二十五卽
撫紫微君仲子給事爲子慈而善誨丙午碧巢君捐館舍哀慟甚以十

一月八日卒距癸巳十月二十七日生生卒胥偕君同歲而雍正五年丁未六月復合葬於海甯縣硤石鎮之紫微山陽君誥授中憲大夫晉三級貤封監察御史黃恭人贈誥封貤封宜人子一即給事君名繼燝戊子舉於鄉今任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改吏科給事中晉三級以清愼著娶張氏封宜人孫六廷英上珽上堉廷彗上垲上埡胥工文曾孫九鍇紵鈞鋭銓銷紛鎔鈸女四長適朱八錫胥工文次字吳次字李又次字陳胥擘族孫女三胥適士族曾孫女五嗚呼昔許文穆公嘗志指揮公墓宗伯本甯李公傳承德司寇王公狀萊州行甯都冰叔先生譔大賓公傳而秀水大宗伯杜公實誌其墓且爲之銘吳江南肰先生又嘗傳中憲而贊之今予承給事命誌碧巢君黃恭人墓而推本於西門世系暨君師友淵源所以著平陽之望繇宗彥思明比部二公而起雋科班曹司至給事而班臺掖當益振宋明僕射元樞端明冢宰業而碧巢裘抒之學實克流傳海內以焜燿於無窮今孫曾胥秀出且錫羨承休而莫之少艾也銘曰

維梧桐鄉實翔鳳凰碧巢是叶其鳴鏘鏘出而試政厥聲載揚懿彼壼則展鞠据瑱今胥逝矣貤章煒煌詰嗣始偫文山之芳爰登會省爰秩

望郎南臺左掖司邦之綱炎徼載巡荒澹水洋閩遠而歸孝思不忘卜壤筮吉紫微山陽天崇黃都水象漸江爰以甯神實閟實藏爰兆幽窀永永克昌以貽休陽系望之光曰維平陽長發厥祥

碑傳集卷五十九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六十目錄

曹司下

顧陳垿傳 王昶
馬樸臣小傳 鄭方坤
李潔周先生吉士傳 沈大成
吏部考功司主事閻君循觀墓誌銘 韓夢周
宛平鍾先生晼事狀 王芑孫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堅行狀 武億
又附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同上
刑部員外郎褚公寅亮墓表 任兆麟
又褚比部寅亮記 江藩
書欒郎中廷鈐事 王焯
虞東先生顧鎮墓誌銘 袁枚
工部主事陳君鶴墓誌銘 秦瀛
駕部許君宗彥墓誌銘 陳壽祺
戶部主事馮公敏昌傳 吳蘭修

汪德鉞傳　陳壽祺

嘉興錢儀吉纂錄

曹司下

顧陳垿傳 王昶

顧陳垿字玉停太倉人少有文名康熙五十四年舉人以薦入湛凝齋修書書成議敘授行人司行人出使山東浙江所至得大體還督通州倉雍正三年以目疾乞歸陳垿有絕學三字學算學樂律俱極精詣尤敦於內行居喪不飲酒食肉不處內學宗陸九淵自命爲象山後人性伉直纂修時總裁以文屬點定一日盡駁其稿總裁怒擲地陳垿徐起拾之明日總裁悟卒從其說監倉洗手從事官吏經紀不得恣侵牟里居非公不至官府留心著述教授生徒質疑問難者滿座乾隆元年詔起官以親老不出又時舉博學宏詞詹事王奕清薦之巡撫顧琮亦將論薦而時議當俟巡撫偕總督學政考試遂辭不赴時論高之年七十卒

馬樸臣小傳 鄭方坤

馬樸臣字相如桐城人家貧力學少即工詩與同里方貞觀南堂友善

楚尾吳頭聲稱籍甚一時有瑜亮之目爲迫南堂以事隸旗籍踽踽獨行遜爲寡和則益牢落無聊時從諸貴游子弟授經轉徙於閩粵楚蔡之郊如是者久之年五十始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推擇爲中書舍人乾隆元年徵天下鴻博士詣京師大臣有薦之者

御試復不遇不兩年以病卒京邸亦詩人之坎壈失職者也嘗聞諸前輩詩本於風風之爲物遇水而成漪文之至也遇木而成籟聲之至也皆極其自然而無所矯飾於其閒故淺率不可也去淺率而出以矜持則離矣鄙俚不可也鑒鄙俚而加以塗澤則妄矣昔者康熙之季戶競談詩館閣諸公尙存唐製一二軼材之士復跌宕自恣於眉山劍南之閒墨守輸攻元黃戰野方氏燏以淸真有若彈丸脫手相如接踵而興抗袂而起風格雖微遜一籌要自有其君形者存非苟作者南堂寄懷有云自入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雅道交情溢於楮墨亦可想見林谷之同聲而沆瀣之一氣矣相如詩未授梓故外人罕識其姓名余從魚臺令成君處乞得鈔本亟爲錄入以俟後之續龍眠風雅者

孝潔周先生吉士傳　沈大成

孝潔周先生者名吉士字藹公明儒萊峰先生六世孫也幼穎異既冠

爲諸生旋居太公憂執喪孝聞里中周氏自萊峰以來家屬清素至是益貧困先生刻苦讀書授經奉母自課其兩弟老屋短籬門外即田薄暮學徒散去獨步阡陌日黃欲墜顧影太息皇然思紹先世之學行其未達時已然矣雍正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世宗憲皇帝欽卹岸獄選廷臣有清望者爲部曹遂授廣西司員外升廣東司郎中兩充丙午丁未外簾官其在刑部提牢也嚴東獄卒毋許虐罪囚躬給衣糧周視拲梏爲省其疾苦冬月被敝羊裘一隸攜鐙夜巡行圜土中曉鐘動始返冰索索滿身也性仁恕所讞爰書當於法而止惻然嘗欲求其生督撫閱實而情有疑者尚書或即據爲奏則執之甚堅嘗語其僚曰迂吾自知吾守三尺而已其兩爲外簾官也闈吏皆浙人猾賊叢姦在事者鄉一切委之先生旣受命晝夜不交睫親督羣吏目營手理心力並至吏出告人曰周公當官明察屹不可搖宜在刑部有聲也先生身雖立朝而時念母久之積勞疾作瞻屺益切明年遂請假蓋自甲辰通籍至戊申歸家居奉親又三年而申太宜人沒先生自是遂不復出矣先生旣歸環堵依然饘粥不繼而處之晏如閉門掃軌未嘗一入公府日與子姓門人說經論文以

爲娛海上富人之喪持五百金請往護視是時冬盡大雨雪窘甚或勸姑一行先生笑不應其人持金去適曉家人曰吾豈不知留金可佐衣食邪然吾守先人遺訓久吾不可一旦辱先人先生脩髯高顴戌削骨崚嶒目炯炯有光交友接物藹而春温于利與義畫然刀截水決母疾露禱北斗下兄弟同居至老彌篤視從子如子子爲諸生將授室而殤從子苦學繼殤明年復有吳宜人之戚死喪之戚哭泣之慟故齒止六十而鬚髮盡白體血枯瘠以至于遽殞焉生平手鈔易書詩三經俱有發明族父某隱于山博學君子以是嘗往來山中開與故中允黃公之雋及里中同志聯吟樂志晚納妾生二子曰之瀾之瀣先生素病瘁庚午轉劇而講誦不廢今夏六月三日猶能與客燕語送之出戶夜二更漸覺氣促呼兩弟椿培士前曰明晨我當別若去矣生死故有數骨肉情深不能不墮淚耳端坐至雞鳴奄然怛化夫以先生官翰林不得典文章爲尚書郎不得出領郡居薦紳列三十年不得葺一椽置一田飢寒拮据以終其身始一子才而夭晚幸有二子幼而不及見其成立也於乎天可問乎系以贊曰

先生嘗官西曹矣不書其官嘗自號漁山矣不書其號而書孝潔先生

者詩白華言孝子潔白也先生天性孝友几一介不取皎然獨善其身懼辱其先人也可謂潔矣

吏部考功司主事閻君循觀墓誌銘 韓夢周

乾隆三十一年余需次都下得來安令將行閻君懷庭送至郊執手流涕別去是歲君成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踰歲書至言部務殷繁至不暇寢食且曰將告歸余心憂之知君有夙疾恐以勤勞增劇也戊子秋余供事闈中九月回來安而君之訃至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少孤未諳葬事墓地卑隱水齧冢既長以爲大戚陰雨輒號泣不食繞墓走達夜後墓雖遷終以此致羸疾浸淫至於無救在考功日汲汲於國計民生之大者議有不合侃侃與上官爭又規畫多遠略時益以爲迂闊不得行其意遂告歸先是齊魯之士文學質行相尚而道學鮮傳人君德器渾成本於天植又探習先儒得其所以用力之方其大要以忠恕爲根本以倫常爲實際毅然以絕學爲己任後生晚進被其教化皆知聖賢可學而至既壽不得長所蘊未及一施然識者以君德業成就無愧古人君學無所不統而好爲精思著有尚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困勉齋詩記西澗草堂集名人小傳見聞隨筆共若干卷藏於家方君

之告歸也距支俸期三日友人謂曷少遲可爲資斧君曰吾懼貪位懷利以事君故告若爾是懷利也友人歎息而去君平居溫溫若無以異於人至遇事人所糾結艱苦不可爲者君處之暇豫不惑不阻蓋其中之所養如此君諱循觀號伊髙先世太原人諱均大者始遷昌樂曾祖諱世繩官至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祖諱愉以翰林出知長興縣行取主事父諱廷倩太學生母吳孺人生子一即君也卒於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得年四十有五娶姜氏繼娶郭氏子四人學夏學高學宓學游女三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營邱黎家村先人墓側從子學賜學朱以余知君爲切來請銘義不敢辭銘曰

植其德聖賢師年雖未永稱不衰吾質既亡將安歸

宛平鍾先生晚事狀　王芑孫

芑孫所及見先生長者其質行可書而學有聞乎古無過宛平鍾先生先生與先大父交善晚就其子光豫養來江南延大父課其孫光豫知松江府時芑孫年十四從大父讀書其廨以是得見於先生迨大父補官宣城以別則芑孫年十六矣後二年先生卒其子孫不能歸遂葬先生於蘇州於今二十餘年子孫繼逝獨曾孫華泗尙居嘉興以嘉慶二

年來過芑孫於官所因從求先生遺書弗得也又一年檢理家中故籍
得舊所寫藏先生文字及光豫當時行述念芑孫之年又且四十有四
及是無傳誰當為先生傳之者適刪取光豫所述又略載先生之文而
為之狀曰先生姓鍾諱晼字勵暇先世自浙遷京師為宛平縣人年十
三讀庾信哀江南一過成誦十八補學生有聲與故王吏部尌徐編修
葆光為忘年交舉於鄉與桐城方望溪先生相友善益治經殫心三禮
而兼及於詩書春秋以雍正六年彭啟豐榜成進士當得知縣以親老
不就選往省其親於兄署宿遷官所望溪為文以贈言君子之學始於
愼獨而終於獨立不懼先生終身服之故其功尤嚴於人所不見每晨
起正衣冠危坐無寒暑皆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以鄂文端公張文和公及望溪先生薦充纂修先生主周官
望溪謂曰朱子言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非子莫能罄其蘊以是屬
子矣未幾與河南孫用果河間王之銳偕薦以國子監助教用先是有
以進士在館補外留改中書者或勸先生用其例先生曰奉
詔修書而乞外補又謬為去者以邀其留非正也不可及周官書成聞
父病即日戒行不待奏以是不得敘上考又逾年還京孫用果當次補

助教而先生名在其先遂不以名自列於吏部迨父母考終始起就職
在監六載教人以忠信篤敬爲本十五年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又四年
進祠祭司員外郎先是嘗與薦於經學
上以内外所薦多俾大學士擇其尤以聞會推之前一日海甯陳文簡
公到門索見先生疑於名在舉中辭以疾不獲命見而詢孰可者先生
乃言某某明日疏上竟無先生名其在部遇察舉累苦辭二十二年冬
遂致仕先生性剛介其於義利之防雖小必謹在國子監御諸生贄見
或曰是師弟子之禮也先生曰不然吾堪爲人師自有員笈相從者師
其人也今承乏於此師其官也而可貨取乎一日分俸誤有所贏召主
吏趣持去吏竊歎美先生嗤之曰是直不爲盜耳何淺視而公耶居恆
服御非甚敝不輒易光豫自知縣累擢江蘇松太兵備道祿入豐家人
怙侈獨先生無異少時常曰吾一日所作事與所享用不相稱則愁然
負疚於吾心光豫嘗私爲先生置妾已入門不納令歸之而不索其值
居父母喪蔬食三年盛寒不衣裘人以爲難家祭宿齋戒祭畢乃敢嘗
食又通酌古禮參合儒先之說度今可行爲祭禮纂三卷以示子孫病
革不能言惟數舉左巨指蓋先生有兒子某在泰州家貧歲貢光豫以

自存先生至是彌留意慮光豫之以憂去而弗克兼顧也烏虖亦可以見先生生平孝友之誠雖至危劇而猶鬱結不忘於其心有如是矣先生中年徧有春秋比事又刪取呂氏詩紀嚴氏詩緝爲若干卷晚年輯春秋義疏未及竟卒於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年七十九當芑孫見先生時年已七十餘篤老讀書猶立課程所撰春秋義疏亦已繕校得數十卷垂成光豫述先生所著別有經說數十篇芑孫未前見故以問之華泗而華泗僅取先生晚年爲光豫官中應事代手之作以至無足存其可存者二三篇皆先大父當時寫得卽今所獲之故籍中者是也然篇少難以專行故爲具錄著於篇其與尹亭中書曰前聞吾子自山左移節入閩遽罹大故竊附道義之末爲寢食不甯者浹日在太夫人秉德懿又及受教於先姑氏年過七十榮衰終始亦復何憾惟是吾子仁孝得於天者獨優承違色養知鮮民之疚未有窮期然禮云五十不致毀又曰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先儒以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爲敬固已然哀乎禮而無過不及愛自待以盡大事乃敬之大者也故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子思謂之過末俗居喪鮮克由禮惟患其不能哀與瘠也而吾子則當以聖賢爲法若徒異於衆人豈僕所望哉

伏惟節哀順變異日立身行道無忝所生其分量正未易充滿也尊甫之喪吾子廬墓三年今年非少壯當自度其精力之能與否古人之事親也無所不盡其誠夫依乎天理而有絲毫之强勉非誠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而自悔其不情豈必徇人欲而有欺德然後謂之不誠哉官中無未清事此時當御柩以還山河縣異不克馳奠附將薄少望爲市蔬果致告殯宮臨書愴結又答亭中書曰得告知已歸盡窀穸大事居喪克盡其誠而動中禮節並世中如吾子者葢不數見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僕前札所爲引禮經以節抑之也來教疑於戴記喪敬爲上哀爲次之語謂記禮者失實僕竊謂敬者未有不哀而哀者或未能敬此喪以敬爲上也親始死主人啼又如中路嬰兒失其母哭無常聲此時創鉅痛深似不暇計及能敬與否然三日不食而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懼毀而滅性也哭泣必擗踊三日杖而後能起踊也杖也本於中心自然之哀而聖人制爲禮設中情不應必有不自得而此心惺惺常存者矣朝夕奠而不祭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始立尸而有几筵以鬼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杖之長短視哀之隆殺以爲度不敢作僞於其親也期而練

再期而縞冠素紕初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既葬蔬食水飲期而食菜果祥而食肉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類此者望溪先生所謂哀心以久而平常道以漸而復皆本天理而即乎人心之安不使人陷溺其心亦不致人毀傷厥體其文委曲繁重其意旁皇周浹非主一無適或一時之懈或一念之肆鮮不愆於禮而哀情不能以自遂矣他如不羣立不旅行不弔哭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父喪居堊室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諸禮節皆易於忽不及持者非敬何以中克有主哉若徒以哀也則鳥獸失其羣亦知號咷焉躑躅焉然彼朝死而夕忘之矣故惟敬也斯哀可至於三年之久推而至於忌日為終身之喪霜露降雨露濡而悽愴怵惕何莫非一敬之所貫注而百年之哀有如一日乎記又引夫子之言喪與其哀不足而敬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以禮易敬則敬者即禮之文非此記所謂根心之敬也周末文勝夫子言此即喪與其易也甯戚之意夫言固各有當也至謂祔祭既服衰則時祭入廟亦不必易服又稱恐未安夫祔祭祔禰於廟也吾高曾祖固亡者之祖若父也見孫子之入廟其心戚矣故不變服可也若時祭則精意以享也纍然縞素而饋獻焉先靈有知其厭飫之乎記曰

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蓋以尊者臨之卑者可暫屈也喪三年不祭禮之正也後世他事皆不廢而獨廢祭悖矣此先儒所爲通變古禮而朱子折衷爲卒哭以前準禮且廢卒哭以後以常服祀於几筵以墨衰祀於家廟其說爲不可易也僕衰損日甚既學殖荒落又中心煩然昏亂卒復吾子是否望有以開我不宜其與劉包之書曰南行辱吾子贈言稱引過當豈韓子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今雖日暮塗遠而一日視息人世尚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如吾子所期不然是僕貽吾子以傲言也又嘗念晚近之務誦習者多溺於功利而失其所以爲學之根源卽思自樹立亦祗期文采表見於沒世已耳求其篤志於內行之修者無有也吾子不求名達志在學禮雖未知所造於古人何似而其不出於爲人也斷斷然矣望溪先生答蒿廬賢尊書曰人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而吾謂學禮之要則惟在於慎獨書曰以禮制心慎獨之謂也不然卽日取古禮經之節文度數仿而行之亦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惟常自謹懔於幽獨之中而後禮之質始固結於吾心而不搖禮之文亦附麗於其質而非僞蒿廬善承父學吾子又事蒿廬則所以堅定其德性

而深之於人道者當日進而不自知矣如僕者又何足以益吾子晼再拜烏虖先生之學以窮經爲主究極乎天地民物之故而反求於身心敦飭於倫紀發其餘以爲文章則又蘄與古之立言者相應而不苟爲毀譽故謹於著撰葢其生平所作固不能多又重之以軼失所可見者止於是然卽是而存之後之人將必有所推見其本原而慨然興起故爲之狀如此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堅行狀　武億

公李氏諱堅字敬堂號琴浦其上祖諱伯皐當明永樂中自山東遷順天東安之新店世居新店入
本朝者諱蔚然以孫貴貤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再遷籍大興蔚然四傳至諱煇者更隸河南開封之祥符今爲祥符人公高祖思恭誥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曾祖澐根誥授中大夫由戶部江西司郎中出知江西瑞州府明敏多惠政拔高安朱文端公軾於寒微教之卒爲名臣瑞州有子十一人其長松乾候選州同是爲公祖考誥贈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配高恭人撫孤有奇節生五子其次曰煇任山東單縣主簿歷河南獲嘉丞署獲嘉陽武襄滙

池知縣凡四縣所在人思之最後終於獲嘉丞署是爲公父公既位於
朝並贈如公官詳公先大夫行略獲嘉娶海甯衞守備曹公鵬飛女累
封太恭人有子二人公於次屬長生有奇質術者推其算云壬戌丙午
庚申生與宋文信國符貌又嚴毅不苟嬉笑父由是大異之方五六歲
時公父官獲嘉署有園僻潔緣土多空穴蟲蟻蠕蠕橫道上公隨父步
且四望誤置足蟻閒父不怡目屬之公懼因長跪固謝其幼已善承教
如此乾隆庚午父沒公九歲弟坊亦五歲與母歸祥符自痛孤弱勤日
夜刻苦既而行益修謹有聞其所爲學資力殊絕日記數千百言遂於
經史百氏記注疏義博通無所不窺然求爲內蘊不一覲知於世如是
者又五六年人重之如宿儒庚辰應河南提督學政試入爲府學生受
知學使故翰林院編修武進湯公其後應督學試輒異等更爲增廣生
丙戌丁亥連館舞陽典史范君署教其子舞陽縣某者雅重公會縣以
歲試校士屬公閱卷公初移縣署夜分方假寐如物頓撼之遽郎坐中
起立恍惚出覩見女子逡巡簷下再拜且泣曰氏不幸爲某所污以死
願因公雪之公驚悟當是時縣故有獄富人某逼鄰劉氏女女詈不從
遂縊而某狡悍厚假胥隸多爲地因詭曰舊有染獄頗不決公稔知之

未發也比夢益感其烈即懇知縣事者覆案益力案之具如指立實凶
於法一縣爭譁以為神庚寅
詔開恩科公得中鄉舉座師翰林院編修南康謝公刑部直隸司員外
郎今候補國子監司業上海曹公房師舞陽縣知縣湖州沈公越歲辛
卯報罷再應壬辰會試獲中式座師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武
進劉文定公故兵部右侍郎滿洲奉公故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鎮洋
汪公房師為今翰林院編修海甯祝公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引見以主事用時例進士分部學習者唯戶刑二部得
蒙
特簡不由吏部掣籤公翼日再引見復邀
上知擢用刑部分授某司額外主事其年十月遂移病歸省奉母居里
第聞微示意欲引例終養母力不從閱兩歲乃入京師任山西司額外
主事復迎養京邸後改江西司再兼提牢廳滿歲授山東司主事陞補
廣西司員外郎時
上駐蹕熱河需回鑾引見然公自是已憊矣公初不樂為法吏既任事
亦無所避其斷獄務持大體遇不可必爭之而性尤厚於慈凡値有疑

讞多爲所曲宥者自在總辦秋審處近七年閱四方奏牘中之搆連叢結冀有罅豁可求生累終夜不寐有閒輒上之雖數遭訶駮卒不屈公居部試事三年期滿議奏留故刑部侍郞嘉興錢公意獨遲未決謂曰吾故不識某柰何人或導公至會所錢公遽起曰是某曹邪是向好斷斷爭致辨卻者吾久識之今因奏題乃始知名某誠宜留卽手押牘以上他日江西民爲縣豪毆死獄輾轉不可詰民婦屢上訴始獲飭員檢骨得情而縣具獄猶執律文載誣告蒸檢者律婦罪遠徙宜準入贖公遽削牘爲白其誣又獨抗言曰民冤慘至此旣獲實而婦猶不免以罪抵自後人親死其孰奮身爲理者議再上遂決婦竟釋無他逆犯王錫侯伏誅其族屬牽連被逮抵京師更未減赦歸人惴惴無敢闌歸必欲邀文爲符迫歲盡印空不可得眾議且置獄公獨不可謂此纍囚已顛撼數千里設再入禁數日瘐死矣乃視解官某可屬因降階紬禮宛轉屬之遂仍與俱歸凡公所爲爲人曲折請命不避委瑣者此其一也始公與同官謁故刑部尚書滿洲德公諸進見者屈半膝依外有司禮德公素抗直不樂曹吏趨媚嫉一見輒驚顧自推坐拊掌呼曰諸曹大誤諸曹何爲至此時居後者惟公長揖而已德公尤異重之公喜接後進

譏談必盡其情或數請謁亦多不納以故士無賢不肖識公即知自引
重至有爲公擯棄絕不與通者亦歎曰君子退無後言與人交不爲面
訐有失則引他事規之不聽必自引過云此吾誠或不入同官有他誤
情迫急欲屬累公而公且挂吏議獨引身任之又隱護終不以明平居
危坐竟日與客言笑亦未嘗見有情容既疾聲喑如嘶氣衝逆公度將
不起念母老且過戚乃用託醫者言居宜靜掃自寢室移居庭之北偏
日强入內慰安疾甚猶遣人數走報且云勿驚太恭人母或過省起迎
戶外斂氣支吾與母對移時面色充盈一如常比歸臥喘汗若吼唯餘
息存矣然母徒望其貌幸無他以故垂歿母獨不知增劇方公之在假
少有起也夜治燭披牘周覽覽已悉摘其深文引律卻之會所司有成
獄公一見即命車或阻之曰公憊甚公曰命也吾不可以病辭由是活
二人釋無辜者又數人初公從父兄增歿單縣居黃龍寺寺垣圮於水
棺陷淤土中朽敗不可識三十九年公訪其葬有老役指之發視果驗
拾遺骸自負以歸時盛暑公在道顛蹶傷甚閒歲復入官又積瘁遂迨
於歿其歿也自河南官京師與凡在京之士及四方與知公者皆悼喪
出涕書史僕隸走役哭之如哭私親獄辠徒某聞公卒憤踊大哭曰仁

人歿矣率諸被繫者在獄爲公制喪遣人走弔詞尤哀公生乾隆七年五月初二日卒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二葬祥符谷家莊先塋之次以張恭人祔實四十九年閏三月十八日也配張恭人國子監生諱文炳女誥封恭人先公卒側室沈氏子一大軫今四歲送公喪意皇皇如慕見者歎息且喜公宜有後女四長適丁丑進士內府中書科中書汝州王君巨源子孝方次字庚子

恩科進士偃師武某子穆淯三未字四後公之歿八日始生今猶未晬也公生平力古文詞未嘗一言人亦無知者余居京師强求之終不出後余歸二年始以書抵余曰堅少時私學爲古人之文未敢一出求正於人何日得借足下正之余大喜詫於衆曰公不棄予今歲閏三月赴弔哭公之喪從其家求遺稿得詩文若干篇文皆少作詩多近所爲亦非定本然讀之簡直雅奧皆由致誠而發足稱其學唯所著錢譜旁搜曲證有補史志之闕者竟逸不見錄嗚呼公之所蘊不幸其不盡試於事而在事又重不自衒然私冀於公遺文內有以抗志述懷庶可想見公之崖岸今且淪散至此嗚呼此於公固亦無負而世之重公惜公者頗引用爲憾故予謹以所知見與聞之公故舊游從略所傳道者綜列

一二用祈當代通人大儒以表公墓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又附書李敬堂先生逸事附上
敬堂先生壬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歸三年母命之起乃
起乾隆四十年復入京師居曹署稱職益有名性多介特不羣與貴勢
動相忤然終舉任無所避金川既平羣酋在獄獄號難治當某獲譴慮
罪不測自戕死前司提牢廳坐疏縱被重劾衆方洶洶引避莫敢當事
上官某舊爲先生所抗思以難事中之卽命先生攝事攝事三月獄無
他例當補實先生恥爲某所舉卒力謝已由是益與左久之提牢廳需
員故刑部尚書滿州德公會議主以先生具題某意別有屬知議不可
奪難之且云李司官向不屑是役今肯復出耶德公曰吾正樂引恬退
吏以諷諸曹幸如議議上獄卒隸皆走賀得人時四十□年七月某日
也先生旣涖所司周視牆垣檢刑具錄衆囚畢次及某犯當驗如他囚
某犯久貴重自司獄提牢廳凡任曹事者常紬禮事之先生躬入獄命
役走報曰新提牢廳某者願有謁某犯不爲動再命再不出役色懼逡
循欲引去先生立叱役曰趨去告制府吾奉
命來視囚幸屈爲一出某犯聞之乃荷鎖具出導先生入室拂正席設

坐自傴俯引坐東偏故謬為曲謹守罪人禮以窺先生意先生視之殊無人則大驚奪氣既坐某犯謾為大言曰予倚國家重任出守封疆三十餘年今垂就木矣何顏復受戮僕少聞卽濺頸血汙此土然念公起家成進士例將補郞官慮見累柰何先生笑曰誠如制府言制府為國大臣義不辱然當被逮不早知裁既迫入獄向隱忍幾不死又飲不卽市刑漏顯誅何懵懵也某犯氣沮喪顧言他事以自解其後在獄乃斂戢不復為橫及出獄躬詣先生謝先生竟不一見某遂赴甘肅有副行者出都抵良鄉宿館驛某輒先入自據牀倚枕以下吏禮屬副行者副行者旁睨愧恨故知某為先生紬服卽強謂曰公識提牢李堅邪某曰故識之副行者曰此鄙人幸以族屬得弟畜之也某笑曰渠自堪畏慕足折老夫爾君輩安能望此人傳以為語

刑部員外郎褚公寅亮墓表 任兆麟

公褚氏諱寅亮字搢升一字鶴侶系出漢少孫之後世居河南至宋高宗時有官平江令者其後居吳遂為長洲人五世祖於仁為長子知縣有循聲祖思縣學生治穀梁春秋父省曾歲貢生治毛詩兩世皆有論著公生而穎異九歲有諸葛武侯論父見而心喜之比入塾手一編晨

夕吟諷足不出外戶溽暑沍寒未嘗輟習舉業從先大父孝廉府君游
大父門下多積學敦行士獨深器公曰他日爲經術醇儒者褚子也年
二十一籍郡校食餼旋舉優行肄業紫陽書院邵孝廉臨夙負人倫鑒
以女妻之乾隆十六年
上南巡召試行在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從總憲梅瑴成研求算術洞悉
句股少廣三角八綫之原充方略館纂修二十一年遷刑部主事西曹
事繁一司奏讞歲以千計公平心研鞫無冤濫旋監督本裕倉愼出納
剔除吏胥克扣弊復請增設厫座以備儲積尋陞員外郎三十六年丁
父憂時公年近六旬哀毀盡禮嘗語其子曰自先人見背常夢見之未
有過三昔者居喪日讀儀禮以鄭注精深非後儒可及遂以宗鄭自號
爲服闋補刑部員外郎公久在西曹明於律意尤戒刻深每述其父之
遺訓曰苟存一分張湯杜周之心者於臣爲不忠於子爲不孝侍郎杜
玉林嘗以疑獄相屬曰君才大心細必能得其情否則恐成齏粉矣四
十年夏以病假歸旋應有司聘主講常州龍城書院久之又以病辭公
雅尚恬退服官二十餘年不游貴要之門屏除聲色之好公退門無雜
賓惟偕同志陳說經義引掖後進多所成就不爲標榜聲氣自名其學

古稱為君子儒者公庶幾無愧矣其致政歸里也汲汲以著述為事所撰儀禮管見十七卷答問三卷推闡鄭學糾正敖繼公集說之謬春秋公羊傳釋例三十卷以時月日為例分別部居悉本何邵公說而引伸之謂三傳註解惟公羊為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為後王制作或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四書自課錄補遺廿卷据摭經傳續先大父書之未及至天文推步測算之學尤有神解撰句股三角術圖解嘗偕錢學士大昕讀晉書至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於斗牛公曰七月日在鶉尾之次去星紀極遠太白在日前後最遠不過四十五度何緣違日而在斗牛閒七月當為十月之譌錢深服之又有訂定朱子年譜一卷周易一得四卷周禮公羊異義二卷穀經一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諸家文集筆記七卷雜記四卷文集八卷四六賦四卷詩集十六卷並藏於家男子三鳴噰國子生鳴皞邳州學正鳴喈國子生公以乾隆五十五年卒享年七十有六卒之明年十月葬吳縣十九都珍珠塢之兆公於兆麟為通門先執解組歸兆麟常侍公左右親承訓教於公道誼學術梗概頗悉爰詳次其大者遺其孤俾碣之墓隧以諗來者且以志麟之景行有在也謹表

又褚比部寅亮記 江藩

褚寅亮字搢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為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為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為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菴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為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意不幾於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為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為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為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為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為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

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純亦飾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純言之曰縓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純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醆酒敖以醆酒爲衍文駁之曰註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醆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寅亮精天文曆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月相求六扐之數句六扐當作七扐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讐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藏於家乾隆

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

書欒郎中廷鈐事　王煒

君諱廷鈐字待卿膠人也乾隆庚午以第一人舉於鄉逾歲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積擢郎中凡二十餘年官不出其部資循而無躐級爲方爲員外郎相國某公至其部日將夕使視諸司闃無人獨君在手一編翛如也相國異之召而問之曰郎無事乎無友戚乎胡寂坐此對曰公事不屬郎郎無事矣友戚有之閒相詣亦無事坐此以待公事耳相國歎息去後郎中缺員相國閱籍得公名曰是坐署觀書者耶遂以君名上京官俸薄通識之士多營得差遣以求贏羨部侍郎某公君座師也憐君貧使視漕通州授以意但正色言米不佳千金可立致且使僕佐之君至漕所當事者呈米君默然僕目視君君不應竟空手歸僕告侍郎侍郎責君君不能對良久乃曰顧其米誠佳安得謂之不佳耶左右皆粲然笑侍郎亦笑已而歎曰子誠廉士吾不能復爲子謀矣某歲例推某府知府未赴任而卒於京邸同鄉之官於京者醵錢以歸其喪君門人王夏蜀子與余友爲言君事而使余紀之

虞東先生顧鎭墓誌銘　袁枚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為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穴詰微得古人所未見見復先生死先生篤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朴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咯咯然登湧而鬣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遙企塵躅踵膝腕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為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為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辭甚辨鞏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髯恩從子寡嫂甚摯常夜坐有

鄰人子竊其垣先生麾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虞東學詩十二卷三禮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妻吳氏誥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銘曰

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貢士支村之西露字之塢

工部主事陳君鶴墓誌銘　秦瀛

余在京師聞工部中向有三君子曰棲霞牟松巖昌裕陽山鄭貫亭士超及元和陳君稽亭三君子者余皆與往還而於稽亭尤習松巖貫亭先後遷御史以歿而稽亭爲額外主事者十數年不得志浩然而歸逾年余亦自京師歸而稽亭已前一月逝矣其孤德勉等將葬君於硯山祖塋之次而先期來無錫泣請余銘其墓按狀君諱鶴字鶴齡又字馥初稽亭其號明成化宏治閒有諱璘者官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與吳文定王文恪善以直節著是爲君十一世祖本生曾祖樹珏諸生積學勵行鄉黨所稱獨行君子者也祖燦張增貢生妣沈氏張氏本生祖燦篆妣胡氏父廣勤諸生早世未娶以序立君爲後本生父曾懋亦諸

生妣郭氏唐氏自祖及本生祖而下並遇覃恩贈奉直大夫妣皆贈宜人君唐太宜人出也生而穎悟始能言即能讀杜詩稍長為文輒工既出後家難遽作貲產蕩然尋丁本生父憂哀毀骨立雖降服終三年要絰不除年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有名嘉定錢竹汀先生大昕雅重之乾隆壬子舉於鄉以第四名魁其儕時年已三十六矣將應南宮試以大母春秋高不欲行大母強之報罷歸而大母隨歿哭踊盡禮丙辰成進士以主事用在工部虞衡司行走告歸居於家者一年丁巳自家入都庚申學習期滿得

旨留部而君又歸壬戌再入都而余以乙丑冬因蔡御史維鈺以識君君操行修潔不屑奔走競進出無車馬入直則假之於人其於人亦落落寡諧交游自松巖貫亭而外不過數人而余以居相近越宿必過君君亦樂就余門巷蕭然僅蔽風雨居平不肯受一無名錢惟以教授生徒自給君於余遇事偘偘直言輒以古人相規切余媿君君不余媿也松巖貫亭之歿君臨其喪哭之慟其歸也余送之猶以兩君表墓之文相屬余未及為而今乃先銘君之墓悲已君善為古文辭熟悉史事而於前明治亂得失尤留意嘗仿李燾長編體例欲勒成一書垂成而沒

沒以嘉慶十六年四月九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贈宜人繼娶汪氏封宜人俱先卒子四德勉朱出德范汪出德沅德聚側王出女五陶瑠錢師愼其壻也朱出餘未字孫男二克家正德勉出銘曰

烏虖志足以立事行足以勵俗無所施於時而天又奪之促嗟人命之靡常莫不有生而卒歸於無何有之鄉翳斯人之云亡不獨爲斯人傷而有感於世道之茫茫

駕部許君宗彥墓誌銘 陳壽祺

國家自康熙己未乾隆丙辰皆有鴻博科以羅天下賢俊瑰奇之士嘉慶己未雖未試鴻博然是科進士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乾隆兩大科下其中卓犖兼賅眾長者莫如武進張皋文與德清許周生皋文從修撰歙金輔之問故遂於易禮爲古文詞上追楊班韓柳周生擩染其鄉黃太冲萬充宗季埜胡渭生毛大可朱錫鬯全紹衣杭大宗諸先進之澤又與當世通儒名德程易疇錢曉徵段若膺姚姬傳王蘭泉諸尊宿遊上下議論益湛深經術其學務求六經大義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眞僞不屑屑校讐文字辨析偏旁訓詁不樂掇拾零殘經說不惑於百家支離曼衍迂疏寡效之言討

論經史多精詣考周五廟二祧以爲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爲遷廟之殺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與帝郊同爲重祭以大尊尊之義諸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語誤始於韋元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又因之祧者遷廟乃謂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考文武二世室以爲周文武皆配於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孔穎達誤謂伯禽稱文世室武公稱武世室以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證之舛甚考太歲太陰以爲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建之辰也太陰始寅終丑太歲始子終亥漢律志曰太初元年歲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歲名困敦此太歲始子之確證武帝詔曰年名焉逢攝提格此太陰始寅之確證漢書天文志始誤以甘石之言太陰者係之太歲而與太初之太歲遂差兩辰乃以爲星有贏縮非矣說六書轉注以爲從偏旁轉相注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序曰其建首也立一爲耑卽建類一首之謂也如示爲部首从示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从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戴東原指爾疋詁訓爲轉注而不知詁訓出於後來非制字時所豫有也段懋堂申戴說又言爾疋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無其

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訓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其閎辨卓識披抉紕繆雖大師魁儒卒無以易之君通天算在嶺南嘗問西法於富郎濟亞之以其學來者援書緯考靈曜說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圓之理考周髀北極璿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爲得諸行之本論日左右旋一理而知戴東原分黃道黃極爲二行王寅旭解黃道右旋赤道平行之失詳所著太陽行度解洞徹微妙皆言天家所未及君又工爲古文詩詞善鼓琴幼至冠隨父宦游既通籍念親老兄亡不敢遠養而仕就官一月遽引疾歸親歿卒不出此其仁孝而遺榮利也今宮保總督儀徵公君座主也撫越時尤重君繼之以婚姻然君歲時未嘗輕至府門也還觀君所以立身制行具有本末所論經誼未嘗不發千古之覆文章深博實抗有明作者嗚呼是於越士足以躡梨洲而跨堇浦豈獨一時之魁能冠倫者哉所慨者君與張皋文咸天才絕特慨然有用世之志而兩人位既不顯年又止於強艾不得施其所學以濟於時斯不能不爲天下人才惜也君少多病四十以外漸衰傷於哀樂臥疾久枕上自作挽詩二章庶幾趙臺卿陶元亮之風易簀前一日作詩詞意惝怳

若有所見嗚呼君其奚適耶安歸耶抑亦精靈不可磨滅仍返於崧嶽
之間耶是未可知也余辱與君同譜相知愛君既逝其孤延宗等赴於
閩且諗余曰先君子有集二十卷生時鋟其半其半方屬諫菴舅氏編
校它日將寄請刊石之文於長者踰年餘君叚執金賢孫平叔以福建
按察使入覲道過杭州攜其集還授壽祺曰君宜爲周生志墓壽祺不
能辭乃撮君文學之大者著於篇而爲之系與銘系曰君諱宗彥本名
慶宗登第改今名字積卿一字周生浙江德清人寓杭州如松坊先世
自明初居湖州烏巾山號烏山許氏六世祖孚遠南京兵部右侍郎謚
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弟紹遠始居城東號縣東許氏曾大父鎮康熙
五十一年翰林江西南昌府知府大父家駒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
明通西安教諭考祖京三十三年省元四十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
廣東布政使妣胡夫人生子二君其仲也舉乾隆五十一年鄉試嘉慶
四年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其生以乾
隆三十三年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一夫人梁氏內閣大學士諱詩正
謚文莊公孫女工部侍郎諱敦書女生子延敬延珏邅吳氏生子兆奎
延宗延澤邅陳氏生子延凱女四長殤次適監察御史休甯孫球之子

承勳次適阮福儀徵公子也適崔氏生女一字翰林院侍讀學士胡敬之子琮君卒之六年爲道光三年以十月二十日葬杭州留下鎭之花家山銘曰

出不違親處不干人孰污其身學善言天文如淵泉惡逃於禪抱才懷寶未行吾道如何逝老花山之墟下馬山隅行人勿渝

戶部主事馮公敏昌傳　吳蘭修

馮敏昌字伯求欽州人乾隆庚寅由拔貢舉鄉試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甲辰會試同考官大考改官刑部主事乙卯辛酉丁外內艱廬墓六年每月朔望必肅衣冠向
闕稽首轉而拜於祖及其師終身如一日惇篤至行而兼眾長中外士大夫無不知有馮敏昌者其論學有云聖門之學大抵就事上見心又順理成章至公無我可以處處推廣又知權達變無歉於已而有濟於人此之謂仁耳其論詩云詩者心聲也高下抗墜嘽緩噍殺各有一偏惟天地之中聲流於人心而發於詩有中聲必有元氣詩者元氣所爲非一切區區格調之謂能知元氣之鼓萬物此之謂大家故其詩由昌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而自闢面目開闔動盪不名一體歸然

爲嶺南一大宗也書法由褚入大令尤精研蘭亭平生遍遊五嶽皆造巔題其厓壁他如匡廬龍門秪柱壺口雷首中條首陽無不遍涉晚講學於鄉學者稱魚山先生著有孟縣志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錄小羅浮草堂詩鈔師友淵源集覺羅文敏公桂芳受業於敏昌卒爲名臣嘉慶己巳奉
旨入祀鄉賢

汪德鉞傳　陳壽祺

汪德鉞字崇義安徽懷甯人性孝嘗刲股療母疾以拔貢生舉乾隆五十三年順天鄉試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精膳司主事遷儀制司員外郎充會典館總纂修以書吏繕寫錯誤奪職鄉人爲鳩貲復需次久之貧甚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初大興朱太傅珪巡撫安徽政體寬大君獻書略曰天子代天治民天之元氣也封疆大吏代天子治民天之雨露霜雪雷霆也霜雪之過抑也不固雨露之滋生也亦不茂疾風迅雷之散陰氣也不力和風甘雨之宣陽氣也亦不暢使吏離慈母之懷侍嚴師之側而吏不望風惕息蠲滌宿弊者未之有也今宜法子產之治鄭不宜如曹參之治齊宜如蜀相諸葛武侯不宜如東海相

劉寛抑鄭僑諸葛之不同申韓也公稔知之如強悍之族不黜於鄭游詞巧飾之吏不斥於西蜀子產豈得為惠人而忠武又何以亞管蕭哉故貔虎不除麟無以為仁鷹鸇不逐鳳無以為威稂莠荼蓼不薅嘉禾無以為生無賢愚知之公不忍於頭會箕斂之人而獨忍於纍纍然匍匐入井之赤子邪太傅善之及

今上親政太傅被召君上書言四事曰輔盛德教皇子慎用人以舉眾職辨上下以定民志故事曹司見長官皆長揖後權貴專軸乃易為半跪因仍數十年君啟座主尚書紀昀爭之以為自古宗社鞏由士大夫氣節植氣節植由廉恥豫廉恥者何不苞苴以營利達不脅肩諂笑以羞妻妾而已昔人制禮每析之於毫釐君子守禮亦爭之於微末尚書韙其言卒復長揖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為左邱明後據廣韻引風俗通證之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君議駁曰唐林寶元和姓纂於邱氏云齊大夫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為姓左傳有邾大夫邱弱於左氏云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為氏後乃出左邱云齊國臨淄縣有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為證林寶唐博聞士姓纂獨不用應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譜近出去林氏又千餘年乃反引風俗通為證誤矣廣韻姓

纂於邱左二氏迥別姓纂以倚相邱明別族今譜乃以倚相爲邱明祖又載漢光武時裔孫邱堂左氏精舍志跋鄙陋紕繆僞託顯然何可信也或謂善善欲長然欲報左氏窮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左氏有靈其式憑耶事遂寢其說經曰尚書惠不惠懋不懋已女惟小子乃服維宏王王當爲大左傳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其證毛詩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夏楚也革鞭也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古以與通此謂聲與色夏與革耳士冠筮日卦者在左卒筮寫卦執以示主人特牲饋食禮筮日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書寫皆卦者事執筮示主人皆筮者事士冠不言筮者文不具耳鄭注以士冠書卦爲筮人事特牲書卦爲卦者事誤也士昏親迎北面奠鴈再拜稽首者女父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以先祖之遺體授人故也壻拜主人不答者亦假先祖之靈以授之不敢當其禮也鄭注謂主爲授女敖氏謂以女在房失其義矣馬季長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因以文質三統解損益朱子集註因之然三綱五常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刱也不可謂之因且孔子言禮一而已馬以爲五常則益之以仁義知信信如其說曰殷因於夏之仁義知信周因於殷之仁義知信可乎蓋

因與損益爲一事損者損其禮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非指其辭讓之心之爲禮之端而言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同一始加冠而牟追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冔弁異其名同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牲而異其黑白赤同一祭而異其心肝肺同一飲而異其明水醴同一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湻澆而有盈縮鑒前人之得失而裒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因也禮也者人之隄坊也其因與損益亦若是而已故君臣父子之名不可卽名以禮而仁義知信之德不可獨以禮當之也嘗言君子立身務厲廉恥刻苦自治日之所爲夜必書之揭經書要義撰箴銘以自警又言浮薄以厚藥之躁率以靜藥之傲誕以敬藥之不能精進病在因循因字銳齋又字三藥未達時隱居其鄉之雲田坂自謂與俗迕瞷我者琴書山水四友也因撰四一居士傳所著周易義例一卷周易雜卦反對互圖一卷七經餘記一卷女範一卷銳齋偶筆一卷日記六卷文鈔六卷古今體詩二卷

碑傳集卷六十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二十三

碑傳集卷六十一目錄

國初督撫上

朱延慶傳 八旗通志節錄
蔡士英傳 盛京通志
李少保棲鳳傳 潘挹奎
又兩廣總督李公傳 魯曾煜
劉武元傳 宛平縣志
張瑃傳 山西通志
又通議大夫福建督糧道參議前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伯珩張公墓表 魏象樞
白撫軍如梅實政記 翟鳳翥
又附陽城縣除荒記 李繼白

DS
734
.C56
V.23

碑傳集卷六十一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督撫上

朱延慶傳 八旗通志節錄

延慶漢軍鑲藍旗人在文館辦事天聰八年十二月

太宗文皇帝詔臣下各抒所見條陳時政延慶疏言伏覩

天威東服朝鮮西滅察哈爾今秣馬厲兵馳驟中原實大事將成豪傑効力之日也臣不才株守窮約以書自娛今年從征大同親見我國士馬驍勇

聖主指揮神武竊思我國之攻城破敵斬將搴旗者實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內攘外者概未多見往年遵化永平之役得有四城隨以鮑高甯范分守其地假使再獲數城卽揀擇于漢官中倉卒之際恐難名實相稱臣聞盡忠莫如進賢故陳平非魏無知不得封列侯管仲非鮑叔牙不得為伯佐此猶往蹟卽今事亦有可矜式者甯參將以貝勒家僕薦舉數人一旦從征俱獲顯官固由才能超軼亦

聖主鈞餌賢豪之計善也臣實庸愚不敢自薦臣有二友不敢蔽賢佟

三牛彔下陳極新剛果鄭重明理知幾且友于弟孝于母一家藹如夫能治其家未有不能治其國者刑部啟心郎申朝紀温雅正直練達世務處家儉而守身約訥于言而敏于行視之若木實足肩任鴻鉅玆二人者願

特召至御前詢以時務攜之從征試以任使若臣言差謬願甘欺罔之罪臣又聞建大厦者非一木之力成大功者非一人之略是以竭忠冒死而有此奏

太宗覽畢召延慶並所舉陳極新申朝紀至謂延慶曰爾所奏之言俱善凡人建言必實指曰某也賢某也不肖於任國政諸大臣必實指曰某大臣能稱厥職某大臣惟利是圖某狥庇所私之人某傾害所惡之人務直指其名而奏之再朕躬或有過失亦實指其事以入告凡人于國之賢才皆得薦舉毋曰賢才何如衆多朕猶以爲未足也爾等知其賢而舉之彼或變其初心後爲不善亦彼自爲不善耳於舉者何與焉於是錄用陳極新于史館申朝紀原係部臣仍令在刑部辦事後朝紀仕至宣大總督極新仕至陝西巡撫並有政績人服其知人順治二年延慶由內院出任兩淮鹽法道尋陞浙江嘉湖道浙當兵燹之餘尚多

伏莽招徠撫循修學校濬河渠百姓賴焉五年擢江西巡撫疏革加派
免羨餘絕株連招集流亡完葺漕艘七年卒于任浙人請崇祀名宦

蔡士英傳 盛京通志

蔡士英字魁吾漢軍正白旗人世居遼東錦州崇德七年鄭親王濟爾
哈朗征明至錦州士英同明總兵祖大壽來降八年從征山東順治元
年授牛彔章京世職以署甲喇章京擒流賊掃地王於霸州灤河廟三
年從征福建有功五年四月授僉都御史九月陞右副都御史六年總
管八旗紅衣礮往山西征叛鎮姜瓖破朔州及汾州府敘功授阿思哈
尼哈番世職九年四月奉
命巡撫江西時海宇初定流亡未集江西田地荒蕪前撫臣夏一鶚請
豁荒田稅糧事下督撫核查實數士英到任加意覆查據實繕疏題報
言江右地方夙稱土瘠民貧兼之連年兵燹加以天災流行死亡相枕
腴產拋荒其極慘極殘之狀已經前撫臣備悉陳請惟是錢糧係朝廷
之額課而土田實錢糧之根本必野無不闢之土斯國有惟正之供苟
荒蕪之數不清催科終爲無術臣自受事以來即首以此爲重務實欲
殫竭微忠上報

聖主之恩下拯江民之溺敬將覆查前撫臣夏一鶚疏報全省荒數南
贛撫臣劉武元疏報南贛二府荒數嚴行查報隨據百姓呈告荒蕪疊
案盈几觀其人無非菜色聽其聲莫不哀號臣自以爲前此報數已定
豈得復有遺漏及詢之司道訪之父老始知從前查報之時尚有地爲
賊踞今始恢復者有民徙他鄉今始歸來者有閭門還戮開報無人者
又有誤聽譌傳恐報荒即作官田者前撫臣痛念蓁莽請命之心過切
故汲皇人告以希早沾浩蕩所據者僅各屬申報之文未經委官遍勘
所以冊中不無遺漏以致廣昌有續報之咨前撫贛撫各報有參差之
殊而九江府屬之三縣竟有未報之數也臣復閱前撫臣疏中亦有江
民拋荒之慘亘古罕聞司道未能悉行臚列之語則知前報之荒實有
未盡因思全省之民莫非朝廷赤子一夫不被其澤終非溥博之
聖恩於是更委各府刑官互相踏勘令扴踔墒履畝遍歷坵墟逐一清
查確數具報臣已於微臣歷事方新一疏內悉陳
聖鑒今各刑官備造清冊通省有主荒蕪田地山塘七萬二千二百二
十二頃八十五畝八分四釐七毫二絲五忽八微六纖四渺無主荒蕪
田地山塘三萬五千三百一十八頃四十二畝九分六釐八毫九絲五

忽一微一纖六渺較前撫臣所報實多二萬五千六頃六十七畝三分二釐四毫九絲八忽六微六纖六渺以通省合算十分爲率共荒二分九釐九毫臣又以錢糧係國課所關嚴行駁查又據司道取具該縣不扶甘結呈報前來反覆推勘實無隱情則至清且確無如今日覆查之數臣思除荒之政見今江南等省俱久已奉行獨此江右殘黎累遭焚殺其慘倍於他處未蒙

恩豁兵餉壓欠京運積逋日甚一日而窮民徒受催科之苦究無補於

國用朝廷亦何樂有此紙上之虛數哉夫有荒而不除與除之而不盡均貽累於百姓故不得不徹底清查以廣布

聖主如天之仁亟解斯民倒懸之厄也再查十三郡所屬在在皆盜良民甘心相從以至撫之而叛殺之而亦叛者豈盡樂於走死如騖哉正恐今日歸來明日即追徵荒逋死於鞭箠與死於鋒鏑一也故甯從賊而不悔耳且貪官污吏因荒熟未分始則借荒爲口實繼則緣荒而作奸問徵解不足則曰有荒在問輸納不前則曰有荒在夫錢糧重務上無一定之考成下無一定之賦額牽混不清以致逋欠無已惟除荒一舉在朝廷不過減數年有名無實之虛賦自後按冊而督有司就熟而

徵里民再有拖欠臣得以自簡從之彼復何所託詞哉料司農歲入必
有大勝於今日者矣至八年分貴溪贛信豐定南瑞金五縣已經開墾
田地山塘二千七百二十一頃四十二畝五分九釐五毫七絲三忽見
造入冊其未墾者再行嚴督有司每年務開墾若干畝遵例起科附入
考成則數年之後依舊仍完原額也臣日夜焦思不遺餘力逐畝澄清
分別等則各取印結移送戶部查核其衛所屯田荒數俟按臣查報外
臣更不揣愚昧代民呼籲除見查成熟之田自應照數徵糧其無主荒
田見督興屯道募人耕種有主荒田責令本主自墾其一應荒蕪錢糧
照臣所查之數懇邀
聖澤概與開除庶國計民生兩有攸賴且江民望澤已久自題荒以來
又經三載恐再遲延終於沐
恩無日臣已殫精竭力往返批駁今據該司道會詳前來覆覈無異臣
謹會同江南督臣馬國柱南贛撫臣劉武元江西按臣米襄合詞具題
伏乞
軫念殘疆立沛殊恩敕部速行議覆准予除豁行臣等遵奉施行尋經
奉

旨如所奏行民困大紓十年江西右布政使莊應會等因入京朝覲奏瑞袁二府科糧獨重遺累已久議請浮糧與各府相準部臣以內部並無元季明季冊籍可考覆準敕下該督撫按備查冊籍確據逐一勘實具奏士英即行司道府縣確查旋據該司道府縣查具士民具控苦累緣由及瑞袁二府志書疏覆言瑞袁二府介在山阜聯亘之區土壤素稱沙瘠提封悉屬山隘中多不毛之土其地之可耕者皆山之畔澗之濱沃野平原無幾可耕者窄而科糧偏重者蓋緣瑞屬三縣自明初姦民黎伯安妄徼爵賞以偽寇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抱獻遂為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冊籍可據幸瑞郡志書尚存考其田糧則元至治間共編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餘石至明洪武間則增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石迨後少有增減猶額載科糧二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一石至今相沿者即此舊明全書之數也臣再稽其戶口元至治間編戶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有四至明宏治間僅戶七萬四千二百四十有四矣自元至明田糧額增一倍戶口逃亡一半夫向以十四萬之戶完十二萬之糧而後以七萬戶之民而完二十二萬之糧此輕重之數難易之形固自昭然可見者若袁州四邑偏重之故亦由袁郡鄉

斗與官斗不同因明初偽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以二升之鄉斗報作官斗之十升今元明二代冊籍兵火無存幸獲明之志書其所載重賦顛末昭然可證查其田糧均係一則每畝科至一斗六升七八合不等較之接壤之境如臨之新喻上則田每畝科糧九升三合吉之安福上則民田每畝科糧七升二合夫同一地之土而賦稅重輕倍相懸殊此尤易見之事也再稽袁之戶口在宋崇甯間編戶一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有九迨至明宏治間止存六萬六百一十九矣其逃亡減損之數亦與瑞州相等此二郡之志班班可考按戶口之數自宋元至明宏治年間已消亡過半而自宏治迄今又經百五十餘歲近來屢當兵燹疫癘其消耗之戶又不知凡幾而額載之糧未減毫末人愈少而賦愈覺其重則錢糧愈覺其難完所以年復一年轉相拖欠民徒受其敲撲官徒受其降罰究亦何補于國此在曩昔承平之時猶多積逋從無完期故牧斯土者曾定七分考成尚不能如期如式今

聖躬親政以來洞切民隱咨諏博訪百度惟新更令覲臣各陳利弊與民更始此右布政使莊應會巡南道僉事安世鼎以身親目擊之大累而爲應

旨求言之直陳也倘沐聖恩大沛洪慈軫恤二郡三百年之積困將瑞屬之糧二十二萬四千之浮數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之原額袁屬之糧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喻上則每畝九升三合之實賦庶現在孑遺得以安心茲土後來生聚必且盡力正供田野日闢

國賦日增實大有裨益矣旋奉

諭旨如所奏豁免於是瑞袁兩郡民困頓蘇亦永無逋賦先是有言江西廣信府封禁山出木植者工部覆奏請

旨敕該督撫按確察具奏是山險峻實係盜藪民間開採材木不敷輒聚爲盜士英深悉其弊疏覆言封禁山原係封禁山初名銅塘因其險峻屢爲盜藪削平之後即請封禁其來舊矣唐代黃巢倡亂僞賊借勢流毒一方明嘉靖閒奸民葉宗留賃居燒炭覘險立穴鑄冶甲兵謀爲不軌而鄧茂七爲之附援三省搖動幾爲信州此前鑒昭然而有據也目今山賊楊文蟠踞其閒未經蕩平今一旦輕議開採益啟奸人之亂謀況其中所產木植不過臃腫樗櫟原無合用之材兼以巉巖險峻猛獸叢居溪澗不通道路曲折有百害而無一利其山在山饒永豐二縣之界距玉山縣二百餘里歷代以來皆行封禁粵稽舊籍議開數次然

卒以無佳木可採有害于民中止今臣奉
旨行查其峻峯峭壁溪澗之水不通外流而且毒蟄猛獸聚以爲巢附山百里人烟杳絕卽所產者盡係良材亦且入苦于登攀木難於出水況據該屬所報不過楓松樗櫟並無棟梁者乎若開採一行其徒費金錢罔裨實用猶可言也誠恐驚魂甫定之赤子一經騷擾其害更有不可言者今湖東山逆如楊文等依巒負隅尚繁有徒方恐搜殄之難覓若此幽深險峻夙稱盜藪之處一啟其釁將來恐難收拾伏乞
聖恩俯查往事軫念地方天語嚴飭特加封禁安民戢寇兩有攸賴除取具先朝封禁圖說送部查覈外臣謹會同具題尋奉
俞旨民賴以安時有閩賊周立流禍江界偽總兵霍武等相爲犄角福建江南浙江附近居民俱被殘害士英遣湖東道安煥及守備陳天珍等勦撫並用霍武等率眾降十二年陞漕運總督加兵部尚書十四年以疾告歸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特起漕運總督十八年復以疾予告歸尋卒
賜祭葬諡襄敏碑文稱其性行端良才猷亮敏所著有撫江集督漕奏議崇祀江西名宦淮揚亦祠祀焉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金山御書奏績東南匾額賜其祠云

謹案原編有請罷長運復轉運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李少保棲鳳傳　潘挹奎

少保李姓名棲鳳字瑞梧武威人明四川總兵官太保李維新長子維新官薊遼時生少保於廣甯遂籍廣甯爲文學仕淸秘書院副理事官順治元年除山東東昌道遷湖廣布政使未幾擢安徽巡撫時天下初定土寇往往竊發程國柱者嘯聚休甯婺源閒我兵輒爲所敗少保既涖任檄總兵李仲興副將許漢鼎會勦禽獲僞總兵江烏鄭恩祥招降僞總兵張天駢江周土寇望風畏之而其黨趙正及子捷應復犯宿松少保怒曰蠢爾者將嘗試我耶非大創之損國威殘民命朝廷烏用巡撫爲乃親督師進勦師至滂池斬賊千餘級禽趙正父子及僞瑞昌王朱誼貴會屬吏或濫徵錢糧少保失劾參坐徇縱鐫職五年起爲浙江杭嘉湖道六年授廣東巡撫當是時明桂王由榔居隆安廣東鉅寇附之連陷郡邑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奉

詔往征少保駐南雄策應耿尚皆驕橫平南尤恣少保多方調護民賴以安七年會師攻克韶州勦平雷州廉州諸賊寨八年僞國公曹志建

犯韶州少保擊卻之九年檄副將先啟玉陣禽叛鎮李成棟之子元允於欽州十年張獻忠遺黨李定國由廣西梧州犯肇慶少保徵廉州兵馳援敗賊於龍頂崗遂檄總兵徐成功吳進功分兵恢復羅定東安又檄副將陳武李之珍勦賊於高州至沙江賊沿河設伏我兵衝擊禽獲偽副將姚奇俞元璣乘勝抵化州吳川焚毀賊巢殲馘無算以功進兵部右侍郎是年李率泰用輔臣洪承疇薦起為兩廣總督偵定國犯粵東率泰禦之敗其將高文貴而靖南將軍朱瑪喇亦至大破定國於新會遂克高州雷州是役也少保參贊之功為多十三年率泰調任浙閩少保以巡撫超拜兵部尚書行兩廣總督事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桂王竄雲南其偽將軍陳奇策結偽江夏王朱蘊鑰偽德陽王朱儼錦踞上思旁掠屬縣少保檄總兵栗養志進勦禽奇策蘊鑰儼錦又招降那綿諸寨於是太平思恩皆平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分設廣西廣東總督少保改廣東尋致仕康熙三年卒於家

賜祭葬如制祀廣東名宦祠少保為人侃爽秀才時已以天下為己任及任封疆倥偬戎馬謀斷兼長其收復羅定東安也

世祖御書知方略三大字褒之又御書兩河巨室表其閭為所寵顧如

此兄弟八人棲凰字光梧儀容俊偉
國初召用前明大臣子弟棲凰官至漕運總督能於其職加太子太保
棲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棲鵾江南總兵棲鸞密雲總兵棲鵬都司棲
鳴廣東提督棲鶚泉州副將棲鳳子鎮鼎廣東提督以功加太子太保
鎮邦鎮圻鎮域皆任副將鎮國雲南維摩州知州鎮坤廣西梧州同知
鎮垓山東青州同知鎮基河南禹州知州皆以循良稱子孫先後任偏
裨者又二十餘人衣冠之盛甲於河右而鄉人最稱棲凰祀鄉賢祠
潘挹奎曰李維新當明之末造持節西川碌碌未有奇績棲鳳棲凰入
國朝各以勳名垂竹帛子之賢於父歟抑所遭之時不同也易言雲從
龍風從虎於虖豈偶然哉

又兩廣總督李公傳 魯曾煜

李棲鳳字瑞吾奉天人為諸生即以天下為己任由內院副理事官授
東昌荊南二道遷湖廣布政使巡撫安徽皆有功德可稱道順治六年
平靖兩藩統師平粵廷議粵東巡撫事大非有文武威風可畏愛者必
虧損朝廷體勢
世祖簡棲鳳持御史中丞節往蒞其任棲鳳與兩藩簡卒徒立軍政兵

乃不嶷棲鳳曰昔漢武帝擊南粵用會稽樓船宜師其遺意乃修戰艦以木爲城建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火攻器械悉具先定南韶揚驅直下廣州遂平棲鳳容貌威重其鋒不可犯諸將廩廩謁軍門莫敢仰視然心公而和勦撫隨機未嘗屬入兩藩並駐極熾張棲鳳力抑威戢民受其福撫粵八年名譽島夷貨貝日至明珠異香翠羽象犀瑇瑁奇物溢於儲胥棲鳳不入其橐尋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順治十一年粵東西始開制府以李率泰典軍事而禮樂刑政專倚棲鳳理棲鳳曰宰久甯之國以禮治初定之邦以法故其治民必擿除凶猾而無鍥薄酷政之制十四年秩滿晉兵部尚書

賜內府錦繒皆有副十五年率泰遷浙閩總督去以棲鳳代其官棲鳳以粵西潯南兩郡未靖粵東寇盜根株不能痛斷召梧柳高廉四鎮責戰不則如律四鎮懼分北東西三路大戰十六潯南平而粵東岸大海鄧耀黃占三王興楊二蕭國隆蜂屯蟻雜於洲島隱伏空闊處颿風一日踔數千里莫能蹤跡棲鳳離其黨以仇攻其仇或誘之岸上或殪之海中無脫者我國家撫南顧憂棲鳳功實居首交趾外藩烏蠻土司亦款關入貢爲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予告歸卒於家棲鳳在粵凡

十二年

劉武元傳 宛平縣志

劉武元字鎮藩京師人授某旗甲喇章京拜刑部侍郎以病免

世祖入都顧天津爲京左要衝起公參政備兵本鎮彈壓之未逾歲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虔南其地兵驕民困荒殘難理公戢兵撫民恩威並用地方賴以少定未半載江西提督金聲桓與其副將王得仁以南昌叛全省響應兩粵八閩皆遙爲聲援贛以孤城介處其間將士作觀望計向背莫可期必人情洶洶罔知所屬公張筵召諸將飲問戰守策眾皆嘿然公憤懣塡胸手巵酒顧諸將曰

君臣分誼順逆關頭請決于今日諸君願效死者盡此巵不爾斷予首以示賊毋顧慮也聲與淚俱眾乃感動爭前飲酒因共插血呼天矢不與賊兩立而後一城有固志矣未幾賊號二十餘萬來侵公開門迎戰部將徐啟仁遽降賊賊遂乘勢圍城百計以攻公皆應手破之凡三閱月糧盡無援公乃悉出貲財並脫夫人簪珥以享士約以背城一戰士皆感激思奮大呼赴敵鏖戰竟日無不一當百者賊大敗伏尸遍野退屯東山猶思誘我兵空城出擊乃設伏陰襲之公知其謀明早選銳卒

百人持炬前驅大兵繼進賊伏見前驅者果突出大兵力敗之東山賊望之亦遁追奔四十餘里斬獲焚溺無算棄甲與山齊圍遂解公欲乘勝北下以復南昌聞廣逆李成棟謀取贛以助聲桓公復堅守以待之三月後成棟果率十餘萬衆水陸並驅而來其鋒甚銳公先馳兵數百以撓其氣迨夜縋城出敢死士襲其壘連劫十餘寨公親以大隊乘之賊乃大潰成棟僅以身免事聞

上嘉其績遣近臣持手詔慰勞之賜賚甚厚晉階大司馬李逆收散賊圖再舉公復統滿漢兵下信豐大破之斬成棟以狥後又以恢復廣東功進太子太保公以賊平與民休息政甫成而以積勞致病矣七疏告歸家居六月而卒

上聞震悼謚明靖贈少保賜葬予祭于例加渥焉

張瑃傳 山西通志

張瑃字伯珩陽城人幼聰敏端重不嬉戲其祖教以總章法即了悟就外傳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未講解遂能行文十五歲爲邑庠弟子員十九登壬午鄉試聯捷癸未進士乙酉授原武知縣邑初隸版圖數値兵燹招撫流亡勸墾荒蕪緩催徵省刑罰革火耗錮逃糧嚴保甲興學校

戢盜安民加意綏輯中閉河口免騷驛之煩裁汰冗役無追呼之擾其年同考得十二人後成進士者八屢經薦剡以卓異徵爲御史百姓遮道擁留立碑建祠入祀名宦己丑按四川時版圖所入止保順二府鼓勵將士漸次開闢諭吏以潔己愛民敕將以束兵守律請撥牛種五萬散給兵民本年奏報除援應軍需外貯粟六千八百有奇又疏催學臣以興文教須崇綱以肅吏治化草昧爲文明之鄉辛卯再巡淮鹽革積弊除陋規絕請謁嚴夾帶禁私販過關過橋皆親行盤掣抽掣引鹽計十三萬又完正課帶徵逋額溢二十三萬疏言因往歲委官之故所以夾帶甚多今臣親行盤掣照例革沒倘以後諸商能凜遵功令則割沒不必爲例不然則臣今日之舉反爲後日厲商之階臺省交薦晉大理寺丞轉順天府丞歷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特旨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褒封三代如其官以清忠見任前此所未有也秦當破傷災沴之餘又值軍興煩費之日凡饋餉鎧甲之需或取辦正供或支給贖鍰或裁充以廩米祿俸綜理緩急悉合機宜表率文武正直廉明卻饋遺抑貪墨節易儉樸蔬薪之需每取于家秦人戴之如天地父母辛丑調福建督糧道去之日百姓軹轍郊原頂香成雲揮

淚成雨祖帳壺漿數百里繹絡不絕祀名宦抵閩通商賈禁侵漁塞漏巵革羨耗蓄儲饒裕拮据二載以積勞卒於官年四十有二中外惜之璿天稟旣優尤得力于學沈潛渾厚精練吏事喜覽典故諸書隨人訪納問途於已經留心世務是以歷煩劇而不亂肩鉅任而裕如矣陝西通志云

國法督撫機務皆用親舊大臣璿受知特達羸馬蒼頭入關首飭廉法以儆貪墨文武將吏承風丕變會督府移節川中秦省軍國倥偬璿隨事裁決迎機力辦不敢恃智矜能時藩兵駐劄漢中鳳翔民馳驅雲棧負運軍前米豆費至兼倍物力俱困璿毅然報罷請以漢中額賦辦納且行其法於他鎭著爲甲令由是秦人復命舊制甯甘延三鎭典兵朝議撫臣不攝軍務璿疏劃所轄臨鞏慶延平五郡民務分隸三撫使錢糧刑名便民易處至弭大患消逆萌疏鄭白二渠澤及萬姓文武綱紀爲昭代名臣調閩計聞秦人望思而泣康熙六年提學道博采輿論追崇名宦歲享祭祀

又通議大夫福建督糧道參議前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伯珩張公墓表 魏象樞

余與陽城張公伯珩同舉于鄉復同仕於朝日以所學相砥礪余先養毋歸閱八年公卒於官余在蔚聞訃爲位而哭誄以言者再蓋爲吾道惜也既卜葬其子茂生匃東谷先生誌且銘走書屬余表其墓余知公頗久不忍辭乃西望拜手而言曰此墓也是海內所稱清介君子

世祖嘉其實心任事不愧風憲者也公自起家縣令歷侍御擢亞卿特改巡撫以迄謫補少參所部吏民將士有一不德公者耶卒之日自朝至野暨鄉里故老有一不悼傷涕泣者耶公之人品德業表諸海內久矣余胡表表者躬行實踐之儒而狂狷之流亞也公爲人篤於孝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可謂孝矣行孝先以忠去其私正其色可謂忠矣與人略短而取長得人一善若已出可謂恕矣平生不立崖岸不苟同流俗不矜名飾節以欺謾朋友不爲急言遽色以凌轢屬吏事無巨細求其心之所安而止嘗自言人能於五倫中遭逆負屈眞心忍苦不求人知卽此是陰德又語余曰願學孔子萬古不易家法尋取所爲下學者何在其正己而不求於人乎又曰顏子之屢空武侯之淡泊入道本領在此公於躬行實踐誠爲得力若第謂才守過人而著書未聞也豈知公之學者哉公壬午列賢書纔十八齡余從八十人中竊窺之凝重如山

嶽對同譜無一戲謔語其居鄉也聲色玩好了無所喜邑俗故尙奢公默寓維挽懼隳先世淸樸意雖官至中丞僅置一區搆家祠爲烝嘗地耳余見世之爲大僚者甫膺華膴輒廣結納競豪華諸凡宮室輿馬僕從優伶田園器具服飾宴飮之類無不侈然鳴得意然而怨惡隨之弗恤也公有一焉否且人有廉未必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廉卽廉矣才矣又或一念一事之勉强而非其心之所安也視公之心爲何如耶昔人有云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而非雕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而非矯抗以爲勇惟公有焉嗚呼儒術不明一二講學之士徒騰口說覩其取舍大抵時所好耳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立如公者乃可至於聖人之域而無難憶昔與余論學有中行不可能狂狷亦非易之語蓋素心也擬之以狂狷之流豈匪敢抑公云余不敏謬辱公知亦竊自附於知公獨以不獲其學中行爲憾安在公之朝聞而夕死而余非罔生也吾道其不幸矣夫公諱璘字伯珩澤州之陽城人若家世行實生卒年月子女已詳誌中不復表

白撫軍如梅實政記 翟鳳翥

撫軍三韓世家也順治丙申以從龍舊人

特簡巡撫三晉晉稱素沃自流寇之變城邑屠戮田野荒殘繼以姜逆加以水旱祲厲軍需孔亟差役繁重哀鴻流雁而民賦二東矣公以仁明惇大鎮之曰晉累惟荒自順治八年至十三年積逋六十餘萬爲籍荒畝之數折章請豁以去就爭始得

俞旨民賴以甦大寇李虎負嵎拒命佐以蘇喬健黠屢剿不能平公方進圍關約諸將曰賊以我新至必易而備乘其不意成擒矣授方略去檄諭解散脅從不二旬次第就禽獲甲器馬騾無算復曰五臺諸賊聞靈霍之敗必伏山峪其乘勝襲之已而僞副將張三娃僞遊擊牛鬢髟臧獻麾下髮猶離離長也高鼎勢窮乞戎索晉寇全平上黨張妖人以任俠聞自言能役鬼神談人吉凶奇中贋塗乾坤日月字煽動不下萬人各授僞銜銅符鵲印如王者婦高后矣公得其狀有議兵剿者公曰彼事未舉一聞兵是趨之烏蟻合也密邏者假商賈偵閒縛之諸從者寘罔問遂自解民心以安晉城古號金湯重樓飛雉麗譙中巋年久多圮且爲寇毀頹垣鼠瓦四望蕭然公聿起而更新之郡縣兩學名賢牌坊南北關城以次修舉改建三立書院于城東亢爽地以寶賢堂楊實之他如滿城雁塞忻口雲橋以迄西河郡庠咸乃績尤大者請祀北嶽

于渾源恆山之時歷代大典始正非深于學者能之乎秦楚大餉歲解獨先
褒嘉進秩懋膺殊數非過也其接士紳以禮節屬吏以寬御將士以恩郵煢獨以惠卹今去晉數年思之無不流涕者人以亭山擬峴矣公諱如梅號茂韓瀋陽人

野史氏曰白公有古大臣風晉人謂公爲人無他異惟不訹求下吏不煩擾百姓不赫赫爲威不煦煦爲德率眞任素務爲實事而已於戲此其所以爲大臣也方外老人續晉志志公歷政朱太史謂呂甯陵而後一人諸歌紀已詳之嘻今之爲節鎭大臣皆公其人焉天下不足平矣

又附陽城縣除荒記　李繼白

陽城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躪更多失業又復有收元邪教之亂雖翦伐告平而屋廬非故矣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億者不過二萬餘凋弊之象不敢矚目也其東道諸鎭稍見蕃衍西南山居一帶如北林大樂長興游仙南村台安諸里陶居穴復身處於豺貍狐兔之間寥寥烟火行竟日不見村舍故山田闢板複道盤蛇石積榛封竟不可問畬藝矣以故闔里不過百餘丁

更有一里一人供役數年不節息者盡額課全徵以熟地之人包荒亡
之賦歲以為常雖每年尚多拖欠而官民俱困勢必至於居者亦逃熟
者亦荒困苦呼天九閽何極前當事者亦屢為籲呼告急而事幾有待
終未蒙恩
今上之十三年撫臺白公以重臣開府三晉利興弊革中外肅然霰其
戶口凋敝荒亡有據也乃早夜繕封事為民請命
上可其奏下司農於是方伯彭公憲副吳公實協乃心力贊翊厥事其
查覈再三部覆無異於十四年二月疏上免傷亡五頃七十四畝於九
月疏再上復免續荒九百七頃四十七畝前後共九百一十三頃有奇
並人丁加增共免銀四千五百四兩零
天語煌煌一時清豁數十年婦子哀號官胥焠瘏而不可望者公竟毅
然舉行於指顧間陽民何幸際此也蓋公恩流全晉陽城不過如黑子
之著面而月落萬川隨境照徹陽邑如此全晉可知也全晉如此天下
又可知也況今司農告匱動勸支度無不議裁議汰以佐內帑或上羨
以報首功者誰其以蠲除數十萬請之不懼披鱗攖忌時勢難行者乎
公惟見之既真奏之必篤而事果有濟可見朝廷未嘗一事不愛民也

或言事者敷陳未切鮮中機宜耳夫以萬不能應之徵冊籍空存催科
罔效坐使鞭扑日鬆何益國家何如大賜恩蠲民見其永無貽累也從
此招徠力墾以自實其身家假之數稔則荒者可盡熟而戶口蕃殷課
徵充裕可復當年之舊孰知夫多費用者之所以養財也廣蠲賚者亦
所以足國也留富於民而報反在上萬世之利也近日江南大困情事
如此奏章數見何日以我公之撫晉者撫之同歌
皇仁之浩浩也公此舉蓋功德在世澤被兆民陽邑之吏茲土者亦爲
息肩釋累愧未能竭蹶從事觸類引伸以宣
上德意熹惠一方也爰採輿情而記之

碑傳集卷六十二目錄

國初督撫下

總督川陜軍務勤襄李公國英傳 四川通志
張中丞公自德傳 毛際可
浙閩總督張朝璘傳 八旗通志
浙閩總督趙廷臣傳 八旗通志 節錄
又附趙清獻三事記 馮景
鄭廷佐傳 盛京通志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漢復墓誌銘 陳錫嘏 代某
又附龍玉泉山煅灰紀事 衛周祚
又附賈公生祠碑記 王宏度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督撫下

總督川陝軍務勤襄李公國英傳 四川通志

李國英漢軍正紅旗人順治三年隨肅親王取蜀殲流寇張獻忠大兵凱旋留國英以總兵官鎮保順閒勦平餘賊尋擢四川巡撫事六年勦安縣流寇餘黨擒斬賊將解應甲等晉兵部右侍郎尋加兵部尚書銜八年巡撫王遵坦卒

世祖命國英以都御史任巡撫治兵閬中劉文繡引衆來逼漢沔震動國英舉兵破之偽桂王遣偽都督魏勇來犯順慶國英偕川北總兵盧光祖擊破之十二年四月以四川亂後民生凋敝疏言建治平之畧在蘇民生之困蘇民生之困在袪其致困之源今滇黔未靖徵兵轉餉因一隅未安之地累數省已安之民曠日廢時師老財匱此坐而致困之道也我

國家兵威無敵而小醜弗靖非兵不强餉不足也封疆之臣畏難避苦利鈍功罪之念先入於中耳臣聞非勤不足以致静非勞不足以求逸

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及固山額眞侯墨爾根轄之兵現屯漢中蓄銳甚久誠能分道並進首尾夾擊賊力有幾豈能四方支持是誠一勞永逸之計也萬一機會有待請先
敕平西王及固山額眞侯墨爾根轄率兵駐鎮保甯為各路之主宰遣將先取成都資其肥饒且屯且守次取重慶以扼咽喉然後乘流東下掃清夔關以通荊襄之氣脈撤滇黔之門戶即為收滇黔之張本從古取滇黔未有不先取蜀者也疏入下部議施行旋加太子太保授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兼轄荊襄康熙元年奉
詔帥湖廣陝西河南四川四省兵會勦茅麓山賊李來亨袁宗第等國英師次夔府伐榛莽開道以進遂奪羊耳山敗宗第於茶園坪追及巫山據其城宗第又合郝永忠劉體純引眾數萬來攻我兵出戰體純潰自殺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以次授首遂進兵圍來亨於茅麓山來亨窮蹙偕妻子自經死復勦平譚詣郝承裔朱奉鋡各數萬眾攻破建昌猓夷十有九寨恢復內地酌定營制增減兵額保釐全蜀者二十有一年康熙六年以勞瘁卒於官士民巷哭
賜謚勤襄入祀賢良祠一統志列名宦

張中丞公自德傳

毛際可

公諱自德字元公姓張氏潔源其別號也世爲順天豐潤人少穎異讀書寒暑無間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十九隨王師而東遂隸籍藩下尋從龍入關由丁亥貢士授慶都令地瘠而衝公整飭郵驛乘傳使客無敢需索以逞者邑多吏胥爲姦完欠混淆公盡法繩之逋賦釐然畢清更以餘力修葺學宮數載後風化丕振公庭不聞捶楚聲也報最奉
旨行取補貴州道御史視鹺兩淮時秦楚軍需旁午多取給于淮刻期轉解士馬得以飽騰而豪右斂手課額培增商民交口頌焉旋入掌河南道管京察大計執法不阿風清弊絕內陞太僕寺少卿協理督捕堂事歷通政司左右參政大理寺正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尋罷官家居
今上御極仍起復原官巡撫河南大梁自闖逆灌河城郭墟莽諸大吏皆暫駐雍邱公倡議捐輸晝夜巡行板築間不數月樓櫓屹然且公署重建宏麗甲于諸省不費民間半菽晨起坐堂皇以伸理冤抑爲已任如房有才輩十有三人爰書久定大辟公廉得其枉疏請原宥復得齒于平民其他如叛案之株連藩產之蔓引一經訊鞫圜室爲空性忼直

不能容人過以此得嚴厲聲然遇廉能之吏則殷勤奬掖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也丁未循例自陳
溫旨慰留屢以捐助城工墾荒賑穀漕運全完諸政績特晉工部尚書加正一品又加五級奉
旨巡歷郡邑勞瘁遘疾享年六十而終崇祀河南名宦公留心國計民生章奏尤爲剴切往者西山搆亂夫役協濟豫省爲之騷動公抗疏爭之謂西山隸楚境向因所屬房竹諸邑爲賊盤踞道路梗塞不得已令豫省雇募以濟軍興今房竹已通而雇募如故民不堪命敢代爲呼籲以請事下部議淅川鎮平各屬得以息肩又茶馬院請將監馬分給河南各驛公謂八九千里外牽領煩費且領馬必償價豫省屢荒後驛站現在之額銀尚不足以養舊定之額馬更以何者充新馬之價平議遂中寢公又諳習河務所著四要六弊諸篇與滋任時修築遙堤縷堤之屬所言若合符契工程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允爲治河之準的云

贊曰際可司李鄭郡蒙公國士之知竊謂從來封疆大臣以實心任事府勞任怨者爲難惟公庶無媿焉二十年豐功偉績照耀貞珉謹按長君見陽行述略爲詮次猶未足以盡公之生平也

浙閩總督張朝璘傳

張朝璘漢軍正藍旗人父士彥仕明爲廣甯巡撫中軍官天命七年太祖高皇帝兵臨廣甯明巡撫王化貞等遁去將士爭隨入關獨士彥留城中大兵至卽來歸天聰八年授三等甲喇章京是年乞休以朝璘承襲崇德八年隨奉命大將軍饒餘貝勒阿巴泰征明至山東次膠州城遇楊都司兵朝璘與吳納機擊敗之九月隨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攻明中後所及前屯衛二城以本甲喇紅衣礮克之順治元年敘功加世職爲二等甲喇章京旋補戶部理事官二年隨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等平河南江南與吉山擊敗僞總兵黃蜚等自蘇州府回兵與努山遇賊衆敗之黃蜚等率賊兵奪蘇州府河橋復與努山擊卻之蜚等尋以舟師來犯朝璘與棱爾敏擊敗之獲其舟三艘從圍揚州府及江陰縣皆以本甲喇紅衣礮攻克其城四年隨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等平湖南時僞桂王據武岡州朝璘與固山大烏赫等率兵夜進遇僞曹總兵梗路敗之賊兵奔入木城朝璘督兵擲火藥焚其城僞國公劉承蔭以賊兵萬八千至夕陽橋朝璘隨孔有德等奮擊承蔭敗走僞桂王遁去遂克武岡州僞伯張獻弼據沅州府其部下僞總兵據黔陽縣

分立五營朝璘與梅勒章京藍拜等敗之復敗之于沅州克其城六年
隨睿王多爾袞討叛鎮姜瓖于大同復渾源州左衛及朔汾太谷等州
縣皆督放紅衣礮有功是年以考滿稱職陞一等阿達哈哈番七年遇
恩詔加一拖沙喇哈番八年敘江南湖南山西功加世職為三等阿思
哈尼哈番九年兩遇
恩詔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年六月授左副都御史十三年四月
陞戶部侍郎閏五月授江西巡撫時江西當金聲桓叛亂之後田地荒
蕪陞科多屬虛額而南瑞二府尤甚經巡按御史笪重光題請豁免事
下督撫查議朝璘覆疏言南昌為省會首郡正當日金逆盤踞之處而
瑞州亦密邇省會二郡之民受禍最慘故二郡之田拋荒獨多若循序
勸墾使熟者常熟荒者不致久荒此自然之理自入官之議興前撫臣
蔡士英恐小民頓失恆產是以有十二年編派起科之請蚩蚩赤子有
無知而自認墾者煌煌功令有縣官而代認墾者始焉包荒于熟漸至
熟亦仍荒皮穿骨立之衆視死如歸有司嘔血椎心敲扑何忍前按臣
笪重光痛哭上陳隨准部文恐有以熟作荒情弊令臣等確查再奏若
非加意密察何敢草率具聞於是嚴檄司道履畝勘明復經勸諭小民

盡力墾種今據冊報南瑞二府十四年分勸諭百姓墾過入官荒田及
前按臣笪重光題報未墾荒塞田地二項共見墾四千一百八十七頃
有零外尚有未墾荒塞田地山塘共二千八百七十四頃二十五畝零
取有花戶文冊前來臣具有財用出于田賦一疏已彙冊報部此按畝
稽察之實數也反覆駁勘委無情弊但此項荒糧勸之民而民之血肉
已盡責之官而官之捐輸無計惟望
聖恩之大沛耳若仍責以包荒取盈於原額則官民交困夫復何言臣
知國用浩繁曷敢再議請蠲然民命所係早夜寒心與其責紙上之空
逋不如沛朝廷之德意倘邀
聖恩浩蕩將已墾者三年起科未墾者槩允蠲豁由此鼓勸開荒則殘
民漸保生聚而國賦歲有常征矣尋奉
旨豁免十八年陞江西總督康熙元年江西右布政使王庭入覲奏稱
南昌屬甯州一州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等六縣計浮糧折銀
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浮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
與袁瑞二府同請
旨一體豁免部臣覆言既係浮糧先日何以不與袁瑞二府一同彙題

何得至今始行具奏且臣部無志書可稽難以懸議請令該督撫備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袁瑞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備查明白具奏以憑覆請定奪五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部咨到江西朝璘即移巡撫并檄行布政司會同守巡南昌二道確查得實即據布政司左布政使俞應魁及南昌府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等六縣甯州一州詳文又詳查舊志十一月具疏題覆言江西一省地瘠民貧所屬十三府田糧起科原不相遠其南昌與瑞州袁州三府糧額特重者緣昔年僞漢陳友諒竊據時地少兵多重斂倍征明初因之而未改也士民歷控請汰未免因循爲成額所拘惟官以六分考成民以六分報完寓實蠲於虛額之中究之終明之世官無報最民鮮報完我

朝定鼎順治四年間前巡按御史吳贊元俯察輿議洞矚荼苦首以三府浮糧上聞部覆俟賦役告成另爲頒示奉有

俞旨在部五年省鎮金聲桓叛變一郡人民經賊屠戮存者皆遠逃異鄉九年右布政使莊應會入覲時瑞袁以兵燹未甚故牘多存遂具備呈揭因陳言入告南昌以人民未盡歸集志牘無稽未得並陳前巡撫

蔡士英止據陳言所及以瑞袁二府題覆卽邀浩蕩逌後
聖恩屢布除荒豁欠之旨日下曲盡撫綏故南昌士民樂歸有土志牘
復出南瑞袁同一壤土俱爲僞漢所據浮糧本同一體有志書可考有
前巡按御史題疏奉
旨之案可憑恭遇
上諭詢察明朝讐怨地方錢糧科重情由是以右布政使王庭目擊民
隱據實奏明實有所不忍見聞不得不哀鳴者也今奉
俞旨行查元季明季編科緣由果否與袁瑞二府同事同情有無確據
隨經司道府州縣查報覓有府志細查宋時賦役備載南昌縣稅苗米
三萬八千七百八十四石四斗六升至明額共米一十二萬六千八百
二石二斗二升八合九勺內比宋額浮米八萬八千一十七石七斗六
升八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五錢七分三釐四毫五絲九忽
六微四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七萬二千七百一十五兩九錢
六分八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萬四百七十四
兩六錢三分八釐二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六升三合
五抄九撮三圭九粟二粒共該本色米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六石九斗

六升三合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萬七百五
十七石四斗五升四合五勺新建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
二石四斗七升五合內職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九石二斗五合至明額
共米六萬三千六百七十石七斗二升一合內比宋額浮米四萬一千
一百一十八石二斗四升六合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一分八
釐八毫四絲八忽八微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九千四百二
兩五錢五分四釐四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二萬
五千四百四十五兩九錢八分二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
米三斗九升三合六勺四抄七撮八圭九粟四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
五千六十三石八斗四升八合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
本色米一萬六千一百八十六石一斗一升三合九勺豐城縣宋額稅
苗米三萬五千三十石七斗一升至明額共米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一
石二斗三升八合四勺內比宋額浮米八萬七千六百七十石五斗二
升八合四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六分二釐七毫一絲二忽
五微九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五兩六錢
五分五釐三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萬八千一

百兩三錢六分二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五斗三勺三
抄九撮四圭二粟共該編本色米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二石二斗六升
六合五勺八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萬三
千八百六十五石二升一合二勺進賢縣宋額稅苗米一萬七千六百
九十四石九斗七升至明額共米四萬八千三百五十石六斗六升七
合五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六百五十五石六斗九升七合五勺按
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七錢七分四釐三毫六絲四忽二微一纖共該
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七千四百四十一兩二分七釐一毫照以
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二萬三千七百三十八兩六錢七
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六斗八勺七抄七撮四圭
三粟五粒共該編本色米二萬九千五十二石八斗二升五合四勺九
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八千四百二十石三
斗一升七合三勺奉新縣宋額稅苗米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四斗
七升五合內職田米一千三百五十九石二斗五合至明額共米五萬
三千七十石三斗一升九合九勺內比宋額多浮米三萬五百一十七
石八斗四升四合九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六錢一分二釐二毫

一絲五忽六微八纖其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三兩五錢五分二釐四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四兩二分一釐一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四斗九升九合七勺二抄二撮五圭七粟六粒其該編本色米二萬六千五百二十石四斗三升七合一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二百五十石四斗五升六合一勺靖安縣宋額稅苗米七千五十石四斗六升二合至明額共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內比宋額浮米七千二百三十四石七斗六升五合六勺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八錢一分七釐三毫二忽九微九纖五渺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五分九釐一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五千九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釐六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五斗八升七合二勺四抄一撮其該編本色米八千三百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一合五勺三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本色米四千二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一合一勺分甯縣即今之甯州宋額稅苗米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九石七斗六勺二抄至明額共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九石二

斗一升六合內比宋額多浮米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九石五斗一升五合三勺八抄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銀八錢四釐八絲四忽六微八纖共該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九兩五錢八分七釐五毫照以明額銀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銀一萬二千七百三十六兩三錢一分一釐五毫按明額每米一石細算本色米六斗五升六合七勺八抄一撮共該編本色米二萬六百一十五石八斗四升一合四勺五抄照以明額米數科算內實比宋額多浮米一萬四百三石九升三合一勺以上該府屬除武甯外六縣一州宋額稅苗米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二合六勺二抄內職田米二千七百一十八石四斗一升明額官民扣改併夏稅新陞牛租等米共四十六萬二百六十九石六斗一升九合三勺實比宋額浮米三十萬一千五十四石三斗六升六合六勺八抄見沿明額編折色糧差地畝等銀三十萬三百三十三兩六錢九分六釐六毫照糧算浮折色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九錢八分六釐七毫除浮外該徵折色銀一十萬五千二百一十兩七錢九釐九毫見共編本色漕南米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一石五升三合六抄照糧算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

一石七合除浮外該徵本色八萬六百二十石四升六合六抄惟武甯縣係友諒生身之地科糧依然宋額則七州縣之倍加重斂不問可知況順治四年前巡按題疏今所獲志書確爲憑據與瑞袁二府同事同情又不問可知矣再查現在賦役全書武甯上田一畆科米五升四合零南昌上田一畝科至一斗五升四合零此又彰明較著者此六縣一州前明六分考成之時尚不能完敲扑徒斃今例十分全征且每奉撥餉有司惟遵功令嚴比更不能顧惜民命在有司無敢緩征在百姓無敢緩納浮糧之苦目擊心傷不忍隱忍而不告者也幸遇

聖恩如天又奉

上諭查詢明朝仇怨地方錢糧科重緣由此誠洞見萬里視民如傷臣今備查志書南昌一府除武甯縣係友諒生身之地原無浮糧外其餘一州六縣共浮糧折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零共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伏乞

聖恩軫念一方民困已極將此項浮糧與瑞袁二府一視同仁則萬民咸沐

聖恩世世無疆矣除將志書送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西撫臣董衛國

合詞具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二十六日戸部議覆言備查志書內載南昌府屬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靖安甯州等六縣一州明季征米折銀與宋額磨對浮米折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九錢八分零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案查瑞袁二府浮糧先經前撫蔡士英覆查題奏臣部具覆奉
旨減免欽遵在案今南昌府屬浮糧查與瑞袁二府事同一體其所浮銀米似應請減但歴年舊額相沿已久事關錢糧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睿裁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二十八日卽奉
恩旨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著照二府例行三百餘年重困一旦恩免部行知照江西榜示曉諭士庶歡呼仰戴
聖恩若出湯火焉朝璘在江西十餘年士民愛戴尋以裁江西總督缺回京候補康熙五年補任浙閩總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七年乞休子聖鐸襲其世職

浙閩總督趙廷臣傳 八旗通志節錄

趙清獻公廷臣漢軍鑲黃旗人初爲江南江甯府同知順治九年經略洪承疇督師入楚題授分巡下湖南兵備道按察司副使時士馬雲集征調煩苦守令多避匿清獻一身任之緩急立應遇刑獄多所全活嘗秉燭治文書曉起百函並發左右不得行私十五年從大兵平定貴州秋九月

特命巡撫貴州下車日諮訪父老盡得民閒疾苦狀定賦蠲賑勸農興學禁貪橫嚴騷擾殘黎如出湯火又疏言貴州古稱鬼方自大路城市外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爲夥而銅苗九股爲悍其次爲犵狫曰佯獚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人曰蠻人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自貴陽而西羅羅爲夥而黑羅爲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羅皆黔西苗屬也皆專事鬭殺不講孝弟忠信絕先王禮義之教尚強凌衆暴之習其來舊矣故馭苗者往往急則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恩恩濫而驕稽古舜用干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獲非故寬之也皆有深意存焉蓋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而風俗無不可移之鄉苗性至詐而可以信孚苗性至貪而可以廉感其梗路也宜倣保甲之規其刦殺也宜立鵰勦之法賞罰之條必信餽送之陋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

行不敢贅陳惟是
聖主創大一統之業乘此遐荒開闢之初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其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後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讀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明知禮義之爲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又莫如預制土官今土官私相傳接支系不明爭奪由起釀成變亂今後每遇歲終令土官各
上其世次之籍於布政司布政司上其籍于部其有爭襲者按籍立辯斯方策既明而釁端預杜矣此馭苗根本之圖折衝樽俎之計奉
旨下部議覆准行擢雲貴總督逆賊馮天裕等犯湄潭又犯甕安調兵擊斬之十八年以勦土酋龍吉兆功加兵部尙書是年調浙閩總督康熙元年以督墾荒田功加太子太保時僞魯王餘黨在浙江海洋者尙多淸獻疏言逆渠張煌言盤踞浙海多年其下僞官節次招降獨煌言抗不就撫臣與京口將軍劉之源先後發書遣使諭以禍福勸其去逆効順張煌言之死不悔徜徉海外三年臣親赴定海會商水陸提督哈爾庫張杰分三路出洋搜勦毀其巢穴偵知煌言披緇遠遁密令驍勇將徐元張公午僞爲僧服潛伏普陀山一帶七月二十日瞭望朱家尖

有赶繒船擊獲林生陳滿等知煌言在懸山范澳徐元等卽駕所獲賊艘尾隨八槳兵船令林生等仍爲差回原船使之不疑乘夜進一小港自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親信餘黨獲僞視師兵部銀方印一顆以百折不回三省出沒之逆渠一旦生擒從此奸宄絕望海宇肅清共仰天威震疊奏入

聖祖深嘉之時海宇初定官民流寓者多遠地戶口多耗因嚴廢官回籍之令清獻疏言革職解任本身現在者應照例回籍其官員已故子孫或願留任所及士民遷移丁口土田已附入他處版圖者請聽其自便戶部議覆如所奏尋得

旨漢軍著速催回旗餘依議時又聞度支不足輒愀然曰天下有化無用爲有用者錢法是也今二十四監皆停鼓鑄國用何由而足乎乃拜疏以請奉

俞旨諸監復鑄泉源貫輸不絕浙中亦賴其利五年招降福建海寇僞都督李順等八年卒于官

賜祭葬如典禮謚清獻廕一子入監讀書

又附趙清獻三事記 馮景

凡發姦摘伏如神者其才識得於天邪抑學於古有獲邪於童時所覩記鐵嶺趙淸獻公諱廷臣閩浙總督判三事至今杭人以爲敏有盲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摹釜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路盲者撫膺大號曰天乎無辜吾自積錢吾不盜若錢乃欺虐吾奪利吾錢而要劫乎衆皆信公過控焉命盎井水投錢浮脂熒熒也乃斷錢歸屠者法司鞫殺人者既自誣服矣公驗屍與刃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冤後果獲眞殺人賊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見若赬顏赤髭絳衣冠者入門入伏匿而財物失公笑曰非魃也戒邏者謹捕之果獲暴卒伏法焉然而是三者古之人有行之者豈其才識皆得於天乎如張舉余良肱張田之屬其智頗相類載在前史夫又安知淸獻之弗學斷斯獄於古也邪三事可傳予恐久而忘焉故記之以爲惟良折獄者法

謹案原編有疏錢法以濟民用疏請寬臣工小過疏請定催徵之法疏三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耶廷佐傳 盛京通志

耶廷佐隸鑲黃旗漢軍先世居廣甯父熙載爲明諸生天命七年征廣

甯熙載率遼河西四堡兵民來歸授備禦尋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廷佐其次子也崇德中以官學生授內院筆帖式順治二年官國史院侍講三年從肅親王豪格平四川六年從英親王阿濟格平大同誅叛鎮姜瓖是年遷祕書院學士十一年擢江西巡撫江西自明末洊遭兵亂逋賦鉅萬廷佐再疏請蠲緩以蘇民困土賊洪國柱繆我章等剽掠饒州廣信聞遣將勦平之十二年擢江南江西總督校閱江南賦籍積逋至四十餘萬曰此非盡民困不能輸也必有官吏侵蝕之而詭稱民逋者民困可矜官吏之弊不可不革覆覈之果盡得侵蝕狀而其弊相沿已久有司每視其所急以新舊賦互相抵飾愈糾紛不可釐治又令甲本任徵賦未完者皆予降調去官屢更代吏益因以爲姦以故逋賦日積廷佐乃籍之爲三曰官侵曰吏蝕曰民逋專責右布政使分別督催而以新賦責左布政使鉤稽其收納俾不得相抵飾並疏請征賦未完應降調者令戴罪留任催徵以課實效於是宿弊頓爲之革江南故無備用船大軍經行皆取估船以濟商賈頗觀望不前廷佐請視江西發帑造船備用江南之有備用船自廷佐始也十六年巡閱江海以海賊鄭成功方寇浙江沿海郡邑一揚帆即到江南而江南汛兵單弱水師

未習舟楫未具請撥鄰省勁兵以重海防部議以鄰省無可撥者寢其事不行已而成功竟陷鎮江襲瓜州犯江甯江甯兵少不足禦會副都統噶楚哈等自貴州旋師沿江而下廷佐與駐防總管喀喀穆邀入城共擊賊挫其前鋒獲舟二十餘偽印二成功旋率眾大至屯于岳廟山連營八十有三艨艟蔽江廷佐等登陴固守及所檄援兵俱集遂與諸將定議以騎兵繞山後攻其背以步卒開神策門攻其前以舟師斷其歸路而令副將梁化鳳夜穴儀鳳門出銜枚襲偽總統余新營新就執成功已氣奪比旦前後兵並起夾擊陣擒偽提督甘輝偽總兵張祿郭貞玉縱火焚賊艘五百餘成功遁入海捷聞下

詔深褒獎之

聖祖即位分設江南江西總督二以廷佐專督江南康熙四年仍兼督江西七年以疾解任十三年逆藩耿精忠據福建叛

特遣廷佐爲福建總督廷佐受命發憤矢志殲賊上言臣孫娶于耿氏臣與精忠有連然臣誓不與賊俱生願力疾前驅縛精忠歸獻闕下

聖祖嘉之賜鞍馬甲冑以寵其行廷佐至浙江賊已盡陷福建不得進乃從康親王傑書駐金華以禦賊十五年卒於軍

賜祭葬如典禮祀江西名宦祠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漢復墓誌銘 陳錫嘏代某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倜儻奇偉之材乘時拔起俾功在斯人名垂天壤爲旂常鐘鼎之光然開創之初其人率慷慨多大略未必明習吏事或善於撫御綏輯宣布恩威至若文章儒雅潤色太平之事每謙讓未遑也我

國家定鼎垂三紀一時攀鱗附翼之臣霞蔚雲蒸指殆不可以一二屈然數十年來敭歷中外功烈卓卓可紀述天下無開知與不知聞其名或傾心歎服以爲異人者則莫過於吾晉賈公公諱漢復字膠侯別號靜菴曲沃縣大莊里人明季時爲淮安副將順治二年豫王下江南歸

命入京隸籍正藍旗爲牛彔章京甲午簡授都察院理事官掌京畿道事丙申陞工部右侍郎丁酉以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晉兵部尚書庚子謝事康熙壬寅以原官再起巡撫陝西戊申改用回京候補丁巳七月十五日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公之在工部也方修治闕左

諸陵公於風雪中馳數千里經營相度告厥成功復由喜峯古北口巡

視邊糈爲綢繆固圉之計僕夫告痛弗顧也適三殿大工並興公潔己
釐奸省金錢鉅萬計有昌平灰戶挾私請以西山老虎洞爲煅地者奉
旨命公往畫地界公至其地大驚曰此爲玉泉山迺都城龍脈何物奸
民妄言敢爾與主其事者力爭
上卒從公言事得已中州當四方之衝兵燹孑遺凋殘未復公一意與
民休息平刑簡賦拊循而噢咻之然念安民必先察吏飭有司懲胥役
斷斷持三尺法由是民樂公之寬而吏憚公之嚴驛遞久困疏請與東
省分路民得以息肩勸墾荒地至一萬八千餘頃
溫旨優敘然衛輝實荒地一千四百餘頃積歲賠累者則又未嘗不題
請豁免也撫秦七載民安吏肅如其撫豫時民力稍暇以其時修廢舉
墜漢南棧道爲寇所毀公捐資募工授以開鑿之法自寶至褒六百餘
里閒補葺如舊公私便之濬長安龍首通濟二渠以爲民利昔人所稱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者迄於公再見焉尤留意文學事其在豫省以私
錢創造貢院延儒開館各成兩省通志全書嗣後衛文清相國奏請天
下通行修輯實自公啟之又補刻西安學宮孟子石經重葺關中書院
予嘗聞公少時闊達不羈以任俠雄閭里閒瀕危獲濟一旦擁旌仗節

當官涖政顧悉心吏治擘畫周詳乃爾且公嘗補武庠弟子員彎弓躍馬往來行陣從韜鈐起家乃不欲效武夫悍將長鎗大劍之爲而篤好儒術羅一方之文獻續千載之遺經其有功于名教甚大賢者固不可測如此此則公之度越羣材而卓然爲一代從龍翼運之冠者也予因之竊有感焉公在明季嘗從秦督白谷孫公幕下與李自成轉戰郟鄏間公方先登陷陣餘衆無故自潰公於亂軍中掖孫公北渡河收散卒保潼關又嘗奉同邑閣部李公檄賫高傑兵勤王公疾馳至邗江上見傑洒泣陳大義驕弁爲色動而燕京已早破其時明運方衰又上下好持文墨議論不能破格用人如公之才足倚辦天下事顧尺寸無所建豎自公入

國朝不次登用內佐冬官外控兩省乃得一發抒其胸中之奇功業彪炳聲施爛然由此知大丈夫雖負過人之略非遭時遇主無由自表見而國家用人循資按格引繩批根可以得常材而不可以得度外之士者皆於公一人之身見之矣公歸自秦憩所築之雨翠莊澆花種樹彈碁讀書與二三同志爲笑樂雅不問仕宦事然聞西南用兵

廟堂宵旰則撫掌躍起據鞍顧盼有馬文淵趙翁孫之思當其酒酣耳

熱鳴劍慨慷爲歌烈士暮年之句意氣橫厲望之如三四十歲許人而忽溘焉捐賓客矣鼓鼙在耳壯志未酬公報國之心老而彌篤其必有不能恝然于泉壤者哉予以桑梓之誼嘗從公遊習公生平公沒數月嗣君國樾國彬國棟國欞等將奉公喪以葬而屬予爲墓表予惟公生平美不勝書其生時世系詳誌銘中不具述而但表其服官之大節足爲後世法者俾刻石而列於其阡彼過公之墓讀予之文想見公之爲人九原可作其以公爲隨武子乎是又吾晉之勝事也

又附罷玉泉山煅灰紀事 衞周祚

世祖章皇帝紀元之十三年內三殿一時鳩工工繁費浩有昌平灰戶欲乘便爲姦利倡言灰用不支取諸近地恐不給遠致之他方工用益糜詭云西山老虎洞石良宜灰且地近易致費省無算包衣總大人通公然其說爲入奏奉

旨是時膠侯賈公副余爲少司空往福阿喇查閱

祖陵大工甫歸已有總督宣大之

命會通公條上三大殿工必得工部堂上官有大才幹者非賈某不可因寢前

命既又奏煅灰西山須畫明地界宜遣工部堂上及內官監員往隨奉旨命公偕本部啟心郎雷公虎暨內官監大人以行公至西山履視其地大驚曰此玉泉山也昔余曾同相國范公遊知係都城龍脈何物奸民誑言聳聽以傷國本灰戶語塞不能對內官監大人憤然作色曰奉旨來為分地界非為看風水何不遵旨而行公曰旨安敢不遵但此山乃都城來龍發源之基斷不宜毀昔周王營鎬卜洛俱以形勢為依據況此山環護都城大有關係且其下有泉流入內城為御河從東便門出入通會河五壩之水皆源於此漕運賴之茲豈細故而鹵莽從事雷公與偕行者相顧錯愕公竟不分地界馳歸通公一見怒謂公曰風水妄言耳何深信至此公理前說抗辯再四通公又曰山即燒毀水故在也公曰山之有水如人身之有血身既無存血安從生議不決而相持者旬有餘日忽通公邀公會議變色曰此山既不便鑿石為灰亦當不便取煤為薪公曰然通公怒甚曰都人炊爨惟煤是賴信爾言則斷卻百萬家烟火矣公笑曰據公言都城百萬家烟火

之煤盡取足于此則此山之煤值與金等不能給也渾河迤西房山縣諸處綿亘大西山歲出煤何限固不藉此耳通公默然徐曰業有旨爾自往回奏公即草疏要略云玉泉山都城來龍若使燒毀御河隨涸五壩水渺漕運難矣通公聽手裂其稿曰何將漕運亦入其內公曰玉泉之水即通會河之源頭如何不入通公蹙額頁久慍氣稍息服公言爲是遂復面奏

命公更閱他山而玉泉之議迺寢是役也非公獨斷力爭則水脈必斷水源必絕都城必大受害異日

聖天子追咎從前妄奏誤事之輩即寸殛剉民不足蔽厥辜而同行閱視者議亦難逭今玉泉之山屹然以甯玉泉之水蜿焉以通而

國脈永培民生克遂所全者實多即同事諸公陰受其賜又豈淺鮮乎古來大臣必求有經濟學術者爲其能知大體也公歷仕二十餘載內而卿貳外而節鉞鴻猷偉烈未易更僕數而斯舉則上關

國脈下及民生厥功甚鉅甯僅消患於未形而已哉余忝同官且同督大工目擊其事甚悉竊恐後之隱而弗彰也故特紀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云

又附賈公生祠碑記　王宏度

今上龍飛之元年在廷諸大臣軫念陝西重地係天下安危且于兵燹之後民生日蹙爲封疆隱憂需才德大臣往撫之而難其人已而僉推我大司馬賈公以公撫中州時政績炫赫朝野共聞上之

天子制曰可公捧敕西馬來即進父老詢疾苦而次第施行六載之閒豐功偉績章章人耳目閒如火耗禁矣私派革矣刑罰省矣獄禁寬矣郵置清矣行戶恤矣刁訟息矣濫差止矣此八視爲難而在公其易者也進而肅僚屬以明紀綱優作養以崇學校懲豪强以安良善嚴捕緝以靖盜寇蠲無名之關稅以利往來馴積年之胥役以清衙宇申屠牛之法以重農功立塘丁之禁以除民害備舟楫之利以濟徒涉廣賑發之惠以醫啼號此八視爲大而在公其小者也至如免白土關之運糧而民之死者生緩宜川縣之正賦而民之逃者歸折延安之地畝以復舊額豁邠州之錢糧以省包賠皆不憚補牘爲我

后告之此八視爲奇而在公其常者也再進而補石經以傳七篇建高坊以表四知修書院於積貯火藥之後百計經營以爲多士資誦讀纂通志于屢遭兵火之餘五載拮据以爲三秦傳文獻若此者皆不避勞

怨不吝俸資毫不及于民而卒以成之此人視爲不能行而在公必行之者也而更有神者如修棧道而險平數百里之功成于三月禱靈雨而天應億萬畝之膏沛于一時此實非人之所能爲而天若有以助之也秦省爲形勝之地小民嘗凋敝之餘公如是以撫之民有起色封疆因無隱憂公固無負

朝廷之付託矣今茲奉

命還朝三秦之人皆失二天有不思公而祀公者乎而更有異者公治裝在卽囊無餘資而猶濬通濟渠以益風氣鑿放生池以廣仁愛俸捐自己累不及民此又于人所必不肯爲之日而惓惓爲之者也公去矣民有不思之而祀之者乎攀臥請留之不得而立祠以祀固情之不能已而亦理之所必至也公昔撫豫而豫之人稱公篤孝似陳元方忠藎似司馬君實經畧似范文正節鎮似羊叔子崇學似韓昌黎省獄似歐陽觀恤士似謝仁祖愷切敷奏似陸贄安恤流移似富弼釐剔關節似包孝肅綜理圖書似蕭酇侯裕田墾荒似趙營平嚴戢兵戎似郭汾陽治盜安農似龔渤海澤及鳥獸似楊宏農嘯咏詩酒似謝東山裴綠野以今日觀之公以廉而惠以聖賢而豪傑如修棧一事直爲神禹之功

臣矣甯僅如豫人所稱者哉今公去矣秦之人以新恩而思之豫之人以舊德而望之天下之人盡聞風而願見之顧獨以公未得卽爲相爲憾耳乃祠旣成而秦之人於歲時伏臘及公之誕期扶老攜幼羅拜祠下而祝之曰公其爲

天朝元輔澤施天下而因以及吾秦乎余在公樾蔭中知公稔玆膺萬姓之請雖不嫻于文敢直書之以泐諸石且俟他日職太史者上石室焉公諱漢復字膠侯號靜菴滿州籍山西之曲沃人

碑傳集卷六十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六十三目錄

康熙朝督撫上之上

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朱昌祚傳 八旗通志節錄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有德救荒碑 周亮工

中丞佟公鳳彩題鐲夫柳德政碑記 李元振

又附大中丞佟公復修萬金渠碑記 王伯勉

巡撫慕公天顏免役碑 韓菼

直隸巡撫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金公世德墓誌銘 顧汧

又附金中丞特疏豁荒紀事 郝浴

通奉大夫巡撫貴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曹公申吉墓誌銘 張貞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翕菴伊公闢墓誌銘 王士禎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上之上

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朱昌祚傳 八旗通志節錄

總督朱公昌祚字雲門世居山東高唐州

國初入鑲白旗籍初由京職歷宗人府啟心郎順治十八年任浙江巡撫時寇盜未靖撫勦悉當機宜減嘉湖白糧經費復台溫軍儲本色杭甯諸處災傷拜疏請賑民賴不死者數十萬康熙三年遷福建總督丁憂未之任四年六月

特起直隸河南山東三省總督請終制不允五年蒞任銳意任事十一月以鑲黃正白等旗撥換地畝小民失業者衆上疏請罷其役曰竊見七旗控告當年圈給近畿地畝內有水磧不堪積荒難種蒙

恩軫念旗下艱苦特遣都統貝子溫齊等遍閱原給各地勘明可以耕種及不堪荒業並鑲黃旗地比別旗甚不堪者分別具疏請

旨復荷

勅部查議將鑲黃正白兩旗地土房屋酌議圈換專責戶部尚書臣蘇

納海侍郎臣雷虎會同臣與撫臣王登聯商議圈丈臣奉文星馳駐劄薊州野外每日督率各官從城壕邊起由近及遠逐一圈丈迄今將及一月茫無就緒蓋圈過地畝肥瘠不同各旗官丁視擇厚薄相持不決而被圈夾空民地之百姓哭訴失業者殆無虛日伏念直省州縣田地之腴薄賦稅之上中下則本自異同豈能盡美都統貝子溫齊等親勘七旗舊給地畝同村共井之內即已肥瘠參差祇因鑲黃旗下地畝甚不堪種酌議更換又以正白旗下地畝當日分撥不符

祖制次序故令兩旗更正欲其相安垂久之策也但鑲黃旗行圈正白旗薊州地畝今皆呶呶有辭或因新圈地瘠反不如舊地肥美者或因舊地不堪今圈得新地仍最不堪者相率愁歎苦形于色臣窺其本意實不樂有此易地之舉即勉強撥給或苟且隱忍難必其異日不出而告苦又如今日重煩

聖明一番經畫也夫安土重遷人之恆情兩旗莊地房屋二十年來相安已久靡不有父母墳墓在焉一旦更易豈能互相移徙又值此隆冬棲止草舍曠日持久守候行圈裏糧食盡不免飢寒此旗下困于易地之苦情也又州縣百姓自聞奉

旨圈地所在驚惶奔怨臣露處野外每日環門哀籲有稱州縣熟地昔年圈去無遺今之夾空地土皆係圈剩荒蕪年來招墾成熟當差辦稅者有稱關廂大路鎮店房屋所居民人皆承應墊道修塘供

皇陵運料車輛及一切公差雜役者有稱新被圈地之家即令般移無從投奔者有稱遠徙他鄉恐地方官疑以逃人不容棲止者有稱祖宗骸骨父母邱冢不忍拋棄者哀號乞免一字一淚臣雖一一慰遣第閱其情詞失業可憫覩此景象繪圖難形此又百姓困于圈地之苦情也臣職在安民而民隱至此曷敢壅蔽不以實聞乎又薊州自本年秋收後一聞奉

旨圈換盡數拋荒不耕四五百里間二麥全無播種明年夏初安得有秋且時已仲冬分途丈量約計竣事難以定期明春東作必又失時則來年秋收又難望矣京東各州縣換地兵丁失業窮民合而言之不下數十萬田荒糧絕資生奚賴豈無鋌而走險者地方有事此又臣之責任安敢畏忌不以實聞乎伏請

聖明斷自宸衷毅然停止俾旗下官丁各隨所願仍守故土而京東一十二城老幼億萬獲免流離播遷皆沐

聖主浩蕩生全之德矣其部覆都統貝子溫齊等勘實鑲黃旗甚不堪
地畝若遇旱澇荒年應否少加優恤伏乞
勅部確議定奪疏入輔臣鰲拜等以其越行干預矯
旨革職交刑部立絞死旗民哀之
聖祖親政下詔雪其冤予祭葬諡曰勤愍立碑墓道廕子入監讀書以
大四品京堂用三十三年浙人請祀名宦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有德救荒碑　周亮工

粵自警洚水禱桑林以來聖帝賢王不難消彌天變以成盛治者緊一
人力哉乃通達下情而承宣其德意惟二三老是賴
今天子踐祚削平亂略鳥耘象耕之區無弗稽顙而內惟天降鑒欲以
覺悟君心亦以見災示警辰巳之交山左右赤地數千里而山左亢暘
尤甚濟水以西青海以東六郡鱗比野無青草民至食榆皮緩旦夕大
中丞周公（儀吉案公名有德漢軍鑲紅旗人）惻然憂之於是肅壇壝潔牲牷徧禱之羣
神修故典也周公曰神民之依也神弗福民曷賴焉不可以冥罔不可
以文市爰捐二千金爲庶僚倡庶僚以下各捐金有差於窮簷饘粥是
繼民稍稍賴全活周公曰是涓涓者曷其有濟哉延數日生耳俾民胥

養以生其亟卹之
帝廷乃焚香盥祝草狀以聞
天子因命重臣四人往爲按視公與偕行恐民旦夕不及待暴烈日中不旬餘遍六郡及報命
上爲動容深憫之急發帑金六萬兩米六萬石申命重臣十六人分行以賑賑之日公嚴諭所司覈實戶數務急貧困無飽奸胥豪尤以民稍蘇無以供正賦再請蠲六郡今歲田租
上念公言痛切詔如所請六郡之民歡聲雷動咸慶更生夫人臣事君循循奉職盡其所得言然或言矣未必聽聽矣行之未必實則以積誠無素無以感動之也公視民如子視民飢由已飢中夜憂危形之顏色其前後爲民計者勤勤懇懇推赤心映皎日矢夢寐而靡他能籲通
帝命朝上章而夕報可有以也且公之誠感又不自茲昉也初山左撫臣缺
天子念東南咽喉地宜慎簡其人廷臣咸推公以應
天子曰往欽哉受事未幾疏請蠲全齊逋賦六十餘萬暨察荒虛額僞增戶口海叛遺產于寇之亂民逃亾土地荒蕪者又不下四十萬有奇

他若折漕糈開海禁不憚數數為民入告
天子曰允若茲克副朕命蓋其精誠交孚於
一人者非一日於茲矣於是百姓咸樂更生曰周公生我青紳士及郡邑大夫請勒石記其功編戶之民咸願輸一錢以竣事者無虛日遂勒石時歲則有秋
天子以公德動天宜晉秩司空懋哉以需後命余既拜手紀其事爰作頌曰
皇帝四載聲教退暨薄海內外臣服罔二上天眷佑期於長治宜日之中永保匪易先幾而圖災祲警示維茲山左人情惴惴自冬徂夏風霾吼吹雪不委哦雨無點漬日出杲杲麥枯於地飢不得食無所逃避時哉周公再生之賜緬昔癸卯新恩甫頒念茲東土畿輔裏表襟帶南邦控制匪小撫綏之責得賢為寶咨爾羣工孰應民禱僉謀其同周公是保
帝曰予聞欽哉往造銜命東來央央旂旐不知其他民是襁褓衣者得煖餐者得飽三尺童子得訴懷抱不待告訴亦以意曉猶廛如傷中心是悄值是薦飢遍野號啼雖有號啼旋相慰期周公生我必不我遺周

公曰噫數郡顏蘩自非涓滴所可浥茲匪沛大澤何以漑之匪叩閶闔
何以濟茲乃繪流民乃告燃眉露章既就俯首瘏思民命攸係不盡乎
詞仰望
聖聰居高聽卑何以感格渺不可窺陳之丹陛
天子曰嘻克稱乃職果不朕欺爰命重臣分出賑施帑金數萬膏澤下
垂假手胥役恐實漏巵周公不憚嚴檄所司隨其土地各有便宜稽覈
下戶條爲令規務沾疾苦繼富何爲
朝廷德惠益著汪濊猶謂石田曷勝賦稅因賜田租與民休憩全齊父
老扶杖而會皆周公力回天所逮方入告矣雖止千里尚需時日恐不
及俟倡爾僚屬捐金由已饘粥以繼以待
皇祉感動上天霖雨亦瀰先憂雲漢有秋後喜
君恩高厚緣公并被室家如故不覺荒否飢饉所鍾衣食道窮父離子
顧弟莫兄恭雖在骨肉浩歎徒庸公計朝夕家給戶豐一人請命萬姓
其同在青言青撫我則隆聚族而謀刻石紀功泰山峩峩海水淙淙徽
猷與并靡有所終億萬斯年奕奕熊熊傳之後賢永焉可風德飽千祀
公心則充公心則充懷哉周公

中丞佟公鳳彩題蠲夫柳德政碑記　李元振

國家承平日久寓內阜康經費諸大典視
世祖章皇帝龍飛之初黔滇海徼軍興師旅之需十減五六
今皇上如天好生公美利於四海一時在廷諸執政復能愛惜物力以
仰承德意凡夫郊廟壇墠禮樂燕饗祿廩賞賚以及殊方異域重譯而
獻琛者類皆錫予優隆彰柔能之化度支之臣持籌而計未嘗言有無
焉獨治河一事迄今三十餘年發內帑權商榷釐
睿慮殆無虛日議者謂積儲大計藉轉運於東南黃河淮揚開爲運道
所必經豫省潰決無常豈特封疆攸關更係漕河此治河所以獨甚於
豫也夫柳之費有加無已膏脂既竭追呼方殷歷歲拮据固已支持維
艱矣近復協濟江南諸工柳束水陸之費計河臣奉部估所發者奚啻
倍蓰柘隸豫省之東偏地瘠民貧困苦尤甚譬諸焚溺之人復督以拯
焚救溺焉其不淪胥以沒也幾何哉公下車之初咨諏輿情力爲萬民
請命謂夫柳莫若官購協濟萬不能支
詔下廷議僉善公策不旬日間悉荷
俞允一時士民懽呼謂公於中原有再造之功矣余惟古人臣之致主

也有遲以歲月而始得信其志者矣有俟乎悔悟而始得行其說者矣昔趙忠獻啟事補牘再進呂文穆薦人三問不移皆遲而見信公之撫我豫也時未歷乎期月毅然爲蒼生造福舉通省之殘喘甫奏請而登諸衽席固我

皇上神聖卓越千古而公之惻怛下周乎羣黎精誠上格於朝廷愈於趙呂兩君子多矣邵子謂寬一分百姓受一分之賜公之寬我民力恤我民命爲何如也嘗觀唐之都督節度使得入同平章事今督撫大臣亦入爲部堂宰輔漢王衞尉謂高祖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公涖政無幾已惠被嘉師如此苐見功德洋溢膺內詔贊機密澤及普天旋將珥管而紀其盛矣豈徒曰豫省之慶一時之揚扢云爾哉公諱鳳彩字高岡奉天遼陽人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兼理河道維時涖茲土者則藩司金公鋐臬司李公士楨管河副使崔公維雅守道參議上官公鑑柘令則潛江李貺祝是皆爲地方申請者也因得並誌焉

又附大中丞佟公復修萬金渠碑記 王伯勉

昔宋孝皇之讚蘇文忠曰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迺克爲之此

語不獨為文人黼黻即事功亦不外焉從來名臣用世以氣為主韞於莫窺動于莫禦如泉珠之坼地而出其始泡涓耳及其渟泓瀰浩浴日稽天溉灌飲濯者席其澤罔識其功者固有為者泉之莫窺莫禦者澹如也今觀于大中丞佟公益信矣彰德之有萬金渠相傳為西史遺績至唐刺史李公景復開之宋忠獻韓公琦廣淪之前明萬歷丙戌壬辰之閒郡守常公存仁邑令劉公宇劉公道亨李公蒼門朱公冠先後疏治之渠遂大通郡人安侍御故碑可致然皆為灌溉計地方之風氣災害不與焉迨天啟丙寅大雨水幾入城亦二百餘年所僅見今康熙七八年間水害遂三至堤岸皆沒樹僅見杪怒濤挾雨撼風排西北二城之趾甓半圮水突入城闉者丈餘居人之不為魚者幸爾究厥禍本由於渠道淤塞輸瀉無歸故也漂溺甫定乃圖疏濬會當事者遷陟不常持議築舍渠且日曠壬子之歲撫軍佟公開府中土詰戎考牧塡惠兩河凡境內之利弊廉問而力行之懃懃劬劬如治其家事然者于是紳民合辭以修復控陳公隨渡大河弭節洹滸履溝塍察形勢謂此渠不修地方之巨害不已況一綫之水旋分旋合於漕流何損乎亟繕疏入告事下司空詳覆之而行河使者亦以漕無害如公言遂奉

命旨爲疏詳渠志不贅也于時郡守邱公祗奉憲檄馳詣渠源相其分殺堅厥堰埭煉鐵冶石計埋鳩工部署僚屬各敬其事起于季春迄于初夏工告竣矣渠水東流滔汩如奔抱城環流氣脈拱衛耄稚豫悅游詠鼓歌相與加額曰微撫軍之賜不及此宜勒豐珉以志弗諼嗟夫造物之大施而不德民之恆性感而弗忘斯何可以無紀乎公曩督豫儲駐節于彰渠之利害悉之已久今恭讀大疏懇摯之氣溢於言外上可格於

一人下不愧於浮議蓋淵然而浩然者更知公之善用其氣也公方以五兵六纛暢揚威靈三立四維表率羣吏望在廊廟譽擅人宗行且曳履黍階施潤四海莫窺莫禦之用自當銘諸五熟釜與嵩雒同其高深茲役也蓋其餘緒云公諱鳳彩字高岡三韓名世也

巡撫慕公天顏免役碑 韓菼

太子少師兵部尚書副都御史慕公撫江南承民困久拊循休息扶傷救儆張弛緩急大綱萬目咸劑其宜蓋上體

聖天子愛養元元之盛心而行之以誠濟之以權其憂民之憂若急焚溺其形民之力若護元氣凡督撫重臣所不敢請者公必力言之或言

之而格不行者公常獨奉
中旨報可以行于中外皆蒙其便者比比也始公當官即有濟天下之
志既受重任念當世民之積困在賦與役而江南賦甲天下公爲之請
減請蠲請緩既更罹水旱力請賑往往不待報而以便宜發粟所全活
無慮數百萬萬役法久壞自公均役以便民事簡費輕減往時十之五
會滇黔閩廣相繼煽亂王師四出舳艫蔽大江而下所需夫役牽挽動
以千萬計公所以調護之者萬方所全活又無筭而調發煩數民猶不
堪其苦康熙十八年秋公乃疏於朝力陳其狀大略言自軍興以來縴
夫率雇募民間給銀夫一錢民間兵來爭逃匿不應募不得已計里均
派先期拘集封閉公所守候日久官錢不敷里中賠貼又不敷以致饑
寒踣頓相屬此兵未臨而備夫之苦及兵既到計船給夫悍兵及刁惡
船戶橫索財物搜剝衣糧沿途鞭撻多致死傷莫可究詰此兵既臨而
當夫之苦臣今酌議緊急軍機呼吸難緩者仍給縴夫外其凱旋回京
及各省調遣歸標官兵每船應夫若干以其直給船戶令雇足水手則
夫可罷凡民間貨載無夫亦行兵船無夫不行坐水手不足船戶得夫
之直於雇募易且貧日用有餘自樂從事此法若行直省一例循照無

誤師行以恤民力甦積困便
上命廷臣集議皆是公言行直省著爲令自是之後王師取道荆湘江
廣閩浙以至山東西河南所過相望不絕而民間或不知或相扶攜以
觀無何問者而江南當孔道師尤旁午又屬屢祲民之丁男老弱須臾
未死亡之身得無調發之煩以復從事于南畝或就旦夕之饘粥以生
以養無驚恐者孰非公此舉之賜乎葢公之規畫不於其一時必其可
久不獨惠一方必及天下如是也塗於舞巷於歌皆曰公活我四方遠
者傳誦公之疏皆泣下曰公活我菼無奚斯吉甫之才職在史氏側聞
民之驩聲可懷也爰寫其情而韻之其辭曰
五材迭用金行爲兵蠢茲不譓桓桓徂征宵旰揃體怒以安民一夫不
獲軫我
皇仁黃龍青雀在河之隈疾若使馬如霆如雷百丈邪許厥聲喧豗警
警役夫亦孔之哀走藏無所吏呼何怒公家有程死生前路飢寒皴瘃
彊行旋仆執扑以抶黔皙誰訴三年鬼力鼛鼓怨咨哀我憚人命委鞭
笞舟人之子職勞不來敢告司僕遑恤我私藹藹我公敷求民瘼觸目
隱心妙用盤錯昔也鳴絃曾試其略浥彼注茲譬若洞酌舟流靡居下

上自如估客萬斛甯有後期篙師好手罷民何爲官益爾緡爾自度之
上章得請征夫歸止卒土之濱式狂以喜夫完其婦父拊其子流亡得
還廷贏以起昔我往矣誰藝誰樹今我來思爲農爲圃昔我往矣市廛
其空今我來思舉袂成風公住東南公澤侯甸嘉穀膏雨崇朝而遠公
仁自今功及世世斟酌泉源其流不匱謀猷爾嘉於惟顯良公謝不居
聖心無疆一德會台動罔不臧曷不和羹平我萬方

謹案原編有開濬白茆修閘疏疏河救荒議浮糧坍荒二弊議治淮黃通海口疏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直隸巡撫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金公世德墓誌銘 顧汧

直隸大中丞三韓金公卒於官其孤宏聲等奉其喪歸葬於京師以余忝桑梓之雅備員史局稔知公勳業聞望且以余素性迂拙未嘗出片言浮譽於人庶幾其言信而有徵乃排纘行略而請銘於余余惟輦轂重地賴公休養而安全之者歷十餘載何敢以弗文辭爰自退食之暇據見聞紀實蹟以載於隧道之石焉公諱世德字孟求其先江南鳳陽人徙家遼陽祖玉軒公以軍功累遷禮部尚書殉難河北遂襲世職父振寰公歷官兵部侍郎娶郎氏生公振寰當國家締造之秋入贊

機務出秉節旄公以長子侍左右習聞典故閒有大疑公獻一言可否
輒中事宜振寰每謂是子能繼吾志以報國者蓋其諳練國是於家庭
聞者固有素巳公弱冠以勳階考授翰林院編修陞吏部文選司員外
郎尋擢兵部郎中歷通政副都御史會直撫員缺
天子以畿輔重地思得一經文緯武不競不絿者以膺其任特簡畀公
視事以後勞績升聞甸服乂安天下以是頌公之功而服
天子知人之哲也公博學洽聞精於國書五經諸史靡不手自翻譯書
成進呈
世祖御覽未嘗不歎嘉每夜分趣召顧問從容恩賚優渥雖賈誼之入
對宣室令狐綯之蓮炬歸院不是過矣其奉
命招撫海寇也單騎臨境宣布明威遂令騰波嘯浪之眾一旦投戈戟
棄兜鍪航海來降者連檣接檝總計投誠官千員兵十有七萬人乃入
告於朝自鄭鳴駿以下封侯及伯者若而人厥功茂矣至其疾趨泉州
擒渠魁宥脅從不煩一矢海疆賴以綏謐當是時微公幾無泉民矣仁
者有勇斯言豈不諒哉
天子嘉其功由是屢遷其官而洊加以直撫之重任也夫畿輔民困久

矣所屬州縣半旗民雜處之嗟此細民爲莊戶之侵侮者有之爲奸民之倚託以逞報復之私者有之是以伏莽之戎每倍他省而逃人貽禍亦甚烈其荒田絕戶重累斯民者又比比皆是自用兵以來動煩禁旅儲芻茭備糗糧虎賁羽林之士咸於是取給比歲旱魃爲虐地震數十處民之得起於溝壑而免於壓埋者望澤之心不啻切於倒懸也而公之加惠斯民者至詳且盡矣設戶長稽避籍則有疏嚴立柵修牆濠則有疏知亾丁缺額之不可以攤賠也則疏請除之念老荒在養兵爲之豫積偫以贍用疏在恤驛爲之慎調護以供其驅馳疏在裕餉爲之裁冗員節浮費以佐司農之所不逮歲飢則有請正供以賑給之疏民露處而離析則有請捐輸以拯濟之疏方廷議之添設駐防田土也部檄已頒而公動色抗陳其不可疏入輒報罷非公之精誠格天民力豈有瘳乎眞定大名河閒愚民煽亂幾爲肘腋之患公不動聲色首惡殲焉兵不煩而民不擾一如其保障臬郡之民也公之潛移默運化有事爲無事類如此蓋其宏才鉅量如河海之大且深故能靜以鎮之利以導之終莫測其際量之所至也凡世之好事喜功矜張夸擾以自炫其長者類皆賦量未宏執德不廣者爲之故自公開府以來其屬吏之受公

教以顯名於朝者指不勝屈皆能縷陳其表率之方引掖扶助之力至於一門之內孝友祗肅又近世之罕覯而可風者無何以勞於王事移疾陳情屢奏
温旨慰留而卒以死勤事易簀之夕猶自草遺表唯以稽查旗民錮免口北荒糧爲請嗟乎其忠
君愛民之心雖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如是也公卒於康熙十九年二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佟氏繼娶郎氏生男子二宏聲宏道女子子二葬於某所褒崇優䘏彝典具在余懼公之良言碩畫抑没而弗彰於後世是亦邦士大夫責也故濡筆摛詞而系之銘曰

光岳閒氣於昭有融挺生偉人在遼之東練習國政家學可宗駕車就熟以代天工乃登中秘墨妙斯邕乃晉郎署三命滋恭外將朝命醜類向風內秉國憲綱紀肅雝維此嘉績達於
帝聽中丞乏員簡畀我公
帝曰往哉予嘉汝功京輔艱大懋乃始終公拜稽首厲節匪躬正色率下爭自磨礱災祲疊告哀此困窮抗疏賑恤心與天通甘棠蔽芾章甫雍容載歌載誦自西自東盡瘁報

國褒封顯庸佳城巍巍松柏蒽蒽先民有言肆外閎中勒石篆銘聲實
俱隆

又附金中丞特疏豁荒紀事 郝浴

家天下者無不以輦下千里為奧室故其民視天下之民為重而福之
也常厚考後三代於三輔十望給復廩贍史不絕書
今上經筵時御二三講臣有不以此道進者乎顧
本朝用唐宋府廂之制以治兵曾環畿取五百里民田以分給旗甲田
解而糧不割又分取衛廠諸田以遙償前民坐是五百里內外失業而
畿內之民反視天下為獨苦兼以開創用兵司計官持籌催科以措二
十年六詔八閩之餉在下吏無不垂頭塞耳懼虧課之誅勢且何暇及
民又視天下而厚之也年來
聖德日著天下益以太平無事兵且漸撤鑾見萬幾之暇巡遊畿輔每
傷民生之薄有吏來謁必愛民為囑在吏方得稍稍親民大中丞金公
仁而明屢覲
至尊於田親承天語知聖人之眞以愛民為心也退而言曰畿民苦矣
與夫求賑求蠲無甯豁其賠乎夫燕趙間泉高水猛風厲沙寒田于此

土者爲艱來牧之賢無不聞之比秋深木脫中丞公方一騎數從蕭然儒素遍履八屬之籍而稽焉親見唐縣等三十七州縣中有田六千一百餘頃見爲河流沙擁茫然無復犁隴計歲包銀二萬五千二百九十兩穀豆二百九十石嗚呼其輸之也始于質鬻漸于溝壑小吏不言大吏不知大吏不言

至尊不知以一累十以十累百五百里內外將倍蓰無算矣輦下之重如此誰爲爲之而坐令若是極也乃抗疏入告凡一再上

天子竟可其奏爲之永豁計此數之在公家如拔一毛而下全灾民且不啻千萬家嗚呼不圖

至尊之仁大司農之明衆有司之勤因中丞公之一言有豁然下及于畿民之一日而竟若是遲也

天子至聖大臣至公顧爭重吏之一言耳所謂重而視天下之受福爲厚者不且日進而益圖其大哉固知中丞公之功不在蒼生而在社稷也敢大書于冊以詔天下之重吏而並以告政府諸名臣或默有芻蕘之采未可知也

通奉大夫巡撫貴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曹公

申吉墓誌銘　張貞

曹澹餘先生旣卒之二年歸櫬里門予爲辭哀之及其葬也其兄實菴
舍人復持先生自著年譜徵銘于予因念實菴昆季爲中外顯官二十
餘年所交名公卿稱能言者何限而獨以屬予實菴之意固别有在歟
其何忍辭謹按先生諱申吉字錫餘澹餘其别號也山東安邱人中順
治十二年進士選內翰林庶吉士十四年授國史院編修旋擢日講官
充扈從十五年出爲湖廣右參議分守下荆南道十六年歷河南睢陳
兵備道副使十七年轉左通政晉大理寺卿十八年以疾告歸康熙三
年疾痊還故職六年殿試進士充讀卷官遷禮部右侍郎以
上親政遣祭南嶽九年會試天下舉人知貢舉旋調吏部右侍郎十年
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遭吳逆之變殉節雲
南先生生而神氣秀穎八歲屬文拈筆輒就爲父贈宗伯公所喜旣孤
與兄貞吉奉太夫人教益勵于學卒皆成進士以文章行誼名于時先
生顧早達十七領鄉薦二十一成進士二十四官方面二十六躋九列
當其應庶常之選
世祖章皇帝方鄉文學親閱其卷擢第一自慶得人錫以錦袍命內侍

量具長短等身衣之每兩月一
御試先生仍屢居第一金帛羊酒之賜無虛日
上在南苑嘗使使召先生以字不以名搢紳榮之亾何
上擇詞林才堪外用者十五人先生與焉是時先生方膺殊寵皆望其
有不次之擢乃被是命中外莫測一日
上謂胡學士宛委曰朕慮曹某年少未習民事姑試之耳儀吉案胡兆龍字宛委浙江山陰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吏部侍郎加禮部尚書銜衆始知
聖意所在詞林外轉例許爲學使者同列多縱臾之先生曰
上命將試以艱難而臣下遽請清華可乎遂出鎮鄖陽地處楚西北鄙亂山層峙郭外十里皆盜區先生以計撫之歸版籍者二千餘家海寇圍江甯三楚大震鄖正缺餉士卒洶洶勢將應賊先生以他餉給之重鎮以安先生所至得敏練聲而尤長于聽獄廷尉案牘山積疑信錯互先生亭質各當人以爲神會地震肆赦殺人者皆得不死其爲十惡牽連雖笞罪不免先生以爲非法之平請宥之著爲絜令及貳秩宗磨勘場屋試牘前此多毛舉細故致干吏議者衆先生悉酌復舊章以寬之復取士用經義法請州縣得歲貢士于廷先生前後多所建白或

報可或報聞或過時仍用其言莫非朝廟典禮國家大計也入佐邦治時銓事煩襍胥徒因緣爲奸先生持之甚嚴使僥倖者不得行甫三月而有撫黔之命黔中軍衛多于郡縣自文武途分事多掣肘先生悉心區畫奏改龍里等五衛爲縣併安莊等三衛所于所近州邑以一事權凱里有苗警諸將欲張其功爭陳搜勦之利先生力持撫議招生苗雜講輩數十寨刻木約降乃安堵如故又以其地荒野人不知書遂刋房牘須行所部復行月課以獎誘之不三年文教大洽十二年冬吳逆難作近制撫軍旣不得握兵柄而黔南大帥又已從賊中潰遂束手被執當聞變之初先生夜遣家僮飛章入奏疾馳六千里儀吉案史以爲叛逃也梧門司成有與部二雲書辨其事十六日而達都門

上始得吳逆反狀命將出師扼險固守故雖寇氛披猖終不能越西津關南尺寸地先生陷賊中無日不伺閒圖賊儀吉案吳三桂以十七年八月死矣十九年王師克貴陽安順石阡等府皆降二十年十月吳世璠自殺庚申之夏蠟書赴闕密陳機宜爲賊所覺刼歸雲南竟遇害于昆明之雙塔寺實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五日也年僅四十有六越三年癸亥四月二十五日葬于先塋之次以兩夫人祔焉

嗚呼當先生之赴黔南也

上臨朝遣行兩宴于保和殿温文誥誡錫予便蕃謂此行稱職當必大
用
上之所以知之眷之者至矣而所遭迺竟如斯然先生能從容就義死
不忘
君其亦可稱無負也夫先生高祖諱一麟丙辰進士吳江知縣曾祖諱
應塤太學生遵化縣丞贈徵仕郎光祿寺大官署丞祖諱銓太學生光
祿寺署丞考諱復植諸生兩世皆以先生貴累贈至通奉大夫禮部右
侍郎加一級妣劉氏相國少傅公女累封至太夫人初娶鄒氏封淑人
贈夫人前先生十九年卒再娶魏氏封夫人後先生九月卒子男五人
長沆次澐廪生候選七品京職次濡俱早卒次澂次涵女三人孫男
曾衍先生長身玉立風骨稜稜好孤行一意意所不與屹然如山嶽不
可奪卽嚬笑之微不肯輕以假人然性純孝家政非稟太夫人命不敢
行與兄處終身無閒言又推其意以厚外家外王父少傅公沒兩舅氏
羈棲京邸左右萬端疾痛苛癢若身受之其爲文章清道粹美而尤長
于歌詩早學右丞嘉州自南嶽回沈鬱頓挫人比之少陵夔州以後益
先生酷嗜讀書日新富有遂臻絕境非盡得江山之助也所著有澹餘

南行黔行黔寄諸集若干卷凡此皆先生立身學問之大爲政事節義
所由基者故備著而銘之曰
畢如者邱在彼東郭草堂之前回環岡道丸丸松柏哲人之阡哲人伊
何苾寒邑正其氣浩然弱冠脫穎踐敭中外險二十年恭承
帝命專城秉鉞檣柱南天逆孽忽逞刑天相柳蹈滇掊黔公抱
國恥伏節死義風烈攸傳史有金管朝有懸綸銘以俟焉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
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翕菴伊公闢墓誌銘　王士禎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有二年予與翕菴伊公舉禮部爲同年生閱二
十六年康熙庚申予在翰林而公以大理卿拜都御史出撫雲南明年
六月訃聞京師予與其弟望江令巘相向哭又踰年公子作霖走千里
匍匐乞誌其墓一夕大雪被酒回憶三十年間與公游好聚散死生之
際有足感者因反袂濡筆而爲誌按狀公姓伊氏諱闢字盧源別字翕
菴系出唐僕射愼之後元末始自槀強徙新城數傳至澤始爲公曾祖
生效吾公覺民是爲公祖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有子二
人長太恆公光前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父次開

雍公光啟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生父公生而岐
嶷與母弟巘同學齊名順治甲申乙酉間邑人士倡爲曉社公兄弟爲
職志人稱二伊戊子領山東解額第一文傳四方乙未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留意人才初破館選分省故例駕幸南苑引見諸進士改
庶吉士三十二人至公名
上顧左右曰此山東解元有文名公之受知自此始既入翰林旬御史
唱名及公輒語左右如前丙申四月
特授科道若干人公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在翰林甫歲餘蓋異數也丁
酉奉
命巡按山西六月遇覃恩加一級公自念受
上不次恩清白自矢冀報稱於萬分一適前政以毛鷙爲能公矯之以
寬大而人皆肅然尤矜慎庶獄疏請減釋者前後至七百餘人凡有薦
達必衷於公議如彭中丞有義卞司馬三元後皆開府爲時名臣差竣
遂掌京畿道事己亥九月與李御史森先同日內擢京卿公自授御史
出按山西歸掌京畿道事以至內擢皆不次計資僅三載其受知之深
如此尋宅母賈太淑人憂以生母耿淑人卒請假治喪皆盡誠敬勿悔

康熙庚戌閏二月補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右參議是年十月擢右通
政戊午九月轉左己未八月進太僕寺卿十月進太常寺卿屢遇
躬祀郊廟諸大禮執事有恪
上目屬之是年十二月遂拜大理寺卿班於九列會王師入滇滇撫需
才
上環顧廷臣惟公謹慎可任遂以庚申三月拜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建昌畢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公感激
兩朝恩遇又以遐方新附陛辭兼程而南時方溽暑歷五谿毒淫之地
上霧下潦不遑啟處及抵昆明諸道大帥畢集主客兵以萬計所需扉
屨糧糗芻茭之屬稱是咄嗟取辦公手口拮据頭鬚畢白未幾而疾作
然猶殫心區畫密疏請禁擄掠以收民心辛酉五月初八日病革遺疏
以奉職無狀不能報
國恩不及見滅賊爲憾又疏薦雲南布政使王繼文自代蓋是歲十月
而雲南平去公之卒僅五月耳
上聞震悼賜祭葬如例以繼文代公巡撫公素廉謹及歿于軍中遺槖
祗十餘金行李蕭然雲南提督桑格公與貝勒將軍督撫諸公共佽助

之始開關萬里歸于故園悲哉公性恬退與物無競淹卿寺十餘載處
之夷然洎拜撫滇之
命雖慷慨赴軍義不返顧然微察其顏色慘澹與故人言若永訣者予
心訝之益是時公生父通政公年八十矣絕裾而行陟岵而悲公之懷
抱有不敢以告人者卒之以身殉
國未竟厥施詎不痛哉公在臺二載屢有章疏率多削稿所存按晉奏
議若干卷嘗輯錄
本朝四十年來名臣奏議若干卷未成書皆藏於家喜模晉人帖合處
入能品生以天啟癸亥五月十七日卒以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初八
日年五十有九配何氏累封淑人子三人作楫作霖作德女六人王啟
澤李嗣貞王啟大王啟演李瓊鮑秉謙其壻也孫六人應聘應徵應召
應麒應掄應舉曾孫二人清濤清溥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于
新城西北五里邢莊之
賜阡系之銘曰
井鬼之墟王良策騎希蹤爨凱效尤吳濞鐵橋開道金精呈瑞
帝咨上卿持節往帥維此遺黎庶其有甦舟無弭櫂駟不頓轡馬革疆

場誓平僭僞齊志未伸歿而猶視哀哉勞臣以死勤事北極
恩綸東園祕器華表嶙峋石闕贔屭後有觀者視吾銘誌

碑傳集卷六十四目錄

康熙朝督撫上之下

麻勒吉傳 八旗通志
兩廣總督吳公興祚傳 魯曾煜 節錄
粵撫中丞郝公浴本傳 梁清標
又巡撫廣西雪海郝大中丞公傳 趙士麟
又光祿大夫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碑銘 熊賜履
又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汪琬
又光祿大夫粵撫中丞復陽郝公行表 法坤宏
又巡撫廣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復陽郝公行狀 李呈祥
又附條陳陝西進兵事宜疏 郝浴

康熙朝督撫上之下

嘉興錢儀吉纂錄

麻勒吉傳 八旗通志

麻勒吉滿洲正黃旗人順治九年壬辰歲初設滿洲進士科麻勒吉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文學侍從卓有聲名
世祖章皇帝眷注特隆曡有陞轉十一年七月遂陞補宏文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三年正月修通鑑全書麻勒吉充副總裁官十八年辛亥歲正月辛亥朔初七日丁巳夜子刻
世祖賓天先一日丙辰
世祖大漸時召麻勒吉與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至養心殿降旨定
聖祖仁皇帝御諱立為皇太子並諭草遺詔以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輔政麻勒吉與王熙遵
旨於乾清門撰擬付內廷侍衛賈卜嘉進奏旋奉
聖諭詔書著麻勒吉懷收俟朕更衣畢麻勒吉賈卜嘉爾二人捧詔奏知

皇太后宣示諸王貝勒大臣至是麻勒吉與賈卜嘉捧詔書奏知
皇太后卽宣示諸王貝勒公大臣侍衞等中外翕然安定任大事不震不竦朝論以爲難康熙五年七月陞任刑部侍郞七年十二月陞授江南江西總督興利除弊政無不舉十年四月疏言吳淞江劉河口係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洩水要道應建閘開濬請以各府漕折銀十四萬兩留充河工經費卽均派六府所屬之地分年按畝徵輸還項奉
聖祖仁皇帝特旨被災州縣復令多派還項恐苦累小民著免其派徵餘如議於是建閘疏河以通水道而六府膏腴之地無衝決之虞隨因鎭江兵丁侯進孝訐告將軍李顯貴鎭江知府劉元輔弗通扣饟牽連總督
聖祖命吏部侍郞覺羅勒德渾等往京口審察獄未定勒德渾等遽將京口將軍李顯貴知府劉元輔兵丁侯進孝總督麻勒吉並械來京聽勘戶科給事中姚文然疏言江南百姓羣集鼓廳保留總督麻勒吉且云麻勒吉自被鎖挐顏黑面削腰項拳曲臣聞之惻然竊思官列大僚素叨豢養免冠帶鎖愧辱難堪伏乞
特沛恩綸寬其鎖繫至於所犯事審有實據自有合坐之罪則朝廷一

定之法與法外之恩並行而不悖矣奉
聖祖特旨這本說得是以後官員犯罪鎖禁鎖拏並永行停止七月部議降三級調用奉
旨著削去加一級仍降二級免其調用仍還江南十二年五月又緣事降調解總督任補督捕理事官十三年逆藩吳三桂反日久未卽平定十六年
特詔麻勒吉隨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在軍前辦事尋奉
旨著同簡親王酌遣幹員齎諭招撫原任貴州提督李本深巡撫曹申吉廣西提督馬雄將軍孫延齡等十七年閏三月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疏言麻勒吉等抵吉安稱孫延齡爲吳三桂所殺馬雄病死得
旨馬雄孫延齡雖死其餘黨尚踞粵西理事官麻勒吉仍同簡親王軍偕行以朕赦罪論功之意槩行曉示其被脅從賊之人有悔罪投誠者卽行招撫十八年五月丁未
聖祖以定南王孔有德屬下兵丁數年以來分散各處收聚甚難令麻勒吉前赴廣西暫行統轄定南王藩下官兵有分散者令其訪察料理一切調度軍務會同將軍莽依圖等商議舉行其廣西文武各官並定

南王藩下各官職名麻勒吉俱察明繕冊以聞五月辛酉奉
命統兵鎮守桂林本年冬月撫蠻滅寇將軍兼廣西巡撫傅宏烈統兵
進勦叛逆至柳州提督馬承蔭已降復叛宏烈至其署議進兵事承蔭
卒起爲變執宏烈送叛逆不屈死
聖祖乃命麻勒吉署撫蠻滅寇將軍兼廣西巡撫維時柳州再叛民多
奔竄田畝荒蕪糧賦淆紊麻勒吉多方招集令歸舊業晝夜調度籌畫
漸次就理尋承蔭復來降授昭義將軍加伯爵十九年正月承蔭標兵
復以餉匱鼓譟簡親王撥餉給發兵始甯戢麻勒吉復疏言馬承蔭黃
明葉秉忠在賊中俱係僞將軍今同來歸誠承蔭授將軍伯而黃明葉
秉忠未授職銜故陰嗾兵眾肆行葉秉忠已年老乞休無復異志惟黃
明强悍爲柳州官兵所懾服若不調用他所終恐爲患
聖祖用其言授黃明爲援勦總兵官率馬承蔭兵一千赴將軍莽依圖
軍前隨大兵進勦雲貴葉秉忠授總兵職銜許其休致是年征南大將
軍賴塔等軍自南甯啟行進取雲南奉
旨著麻勒吉委賢能司道官運致糧餉麻勒吉措置得宜軍餉無誤十
月疏報七月十四日逆賊攻陷養利州新泰營參將昂三等率領官兵

於閏八月十一日敗賊於養利之大橋賊棄城遁﨤勒吉任粵一載治績大著會王師四路進勦雲貴粵民漸獲安靖凡難民被擄子女﨤勒吉檄行通省悉令查放完聚者甚衆二十年春循例釋奠先聖孔子見儒學黌廡不治兵馬踐踏乃免冠頓首自責曰是吾之過也郎檄飭有司凡學宮之積敝者急行修理由是各郡縣承意補葺文教聿興又嘗撰平樂郡學碑謂道莫大於五倫五倫莫首於忠孝以名節禮讓教粵人不徒文藝士子至今傳頌二十一年凱旋回京師尋卒其流風善政江南士民思之勒三十八條於雨花山石上康熙四十五年公請崇祀江南名宦祠

兩廣總督吳公興祚傳

曾燦 節錄

興祚字伯成號留邨浙江山陰人入正紅旗籍以貢知萍鄉縣改無錫康熙十四年耿精忠據福建反和碩康親王師師平閩薦伯成從征以才超爲福建按察使時𠐏逆已降鄭經遁歸厦門朱統錩亦敗走贛伯成陽曰贛非我土不奉

詔義不敢越尺寸遂班師陰察降帥中有智計者令誘統錩來遂擒之擢巡撫總督姚公啟聖與伯成同里閈殊相得鄭經將劉國軒圍泉漳

二郡啟聖禦漳州興祚援泉州從亂山脊谷中斬藤葛以進連敗賊眾復永春德化二縣國軒夜遁泉州獲全遂與啟聖謀掃厦門伯成議分兵三路每路各萬人曰可入則三道並發使賊狼狽首尾不能救不可入則下碇固守以逸待勞彼此互應啟聖從之經遂遺走晉兵部尚書予世襲二十一年遷兩廣總督甫至部以廢藩綠旗官兵分左右翼左鎮廣州右鎮韶州制府據上游有隱然碁布之望逆藩尚之信伏誅遺孽猶擁鹽鐵重利伯成釐剔其奸民困大甦東安有步曰河頭者賈區也百貨集其地大豪胡從據市籍率二十而算一緡伯成搴而從其家潮之廣濟橋閩粵孔道圮而民病伯成曰吾猶不忘閩況粵耶予白金四萬兩橋眂前愈益固在粵二十年民便之伯成風致甚俊爽出則重騶吹螺大帥戎服帕首袴鞾以威見憚入則衣輕衣從小僮二懷鉛提槧與騷人雅士酌酒分韻所著有宋元聲律選史還句解粵東輿圖後徙古北口都統卒於官

粵撫中丞郝公浴本傳　梁清標

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後更號復陽先世由山西洪洞遷定州之唐城歷數世至恆贈公大鈁以恩貢考授通判隱居不仕則公之父也公

少有異稟年十六輒高自期許有澄清斯世之志崇禎壬午癸未閒遭兵亂避難山中猶讀易不輟夜步河干尋味義理值狂飈疾雪浩然忘歸留心世務慨慕古人不屑爲俗儒章句之學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成進士出灤州石公申之門石公不輕許可獨稱公國士起家刑部廣東司主事兼攝浙江司郎中事爬梳弊孔老吏不能欺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尋改授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是時巨寇劉文秀盤踞滇黔川中尚多伏莽屠戮之後一望邱虛有司率皆營弁委署職業不修公至披荆棘立約束數微行廉得其狀力事清釐兵將斂手先是歲屢歉撫臣請贍以牛種後每牛輸租八石歲運軍前鳥道險阻人牛俱斃川民苦之哀籲撫臣噤不敢應公特疏言當日給發牛種意在救民非以謀利若再責牛租勢必流而爲殍散而爲盜是無蜀也

世祖允豁民困以蘇吳三桂方握重兵駐蜀軍無紀律每結隊逃亡肆劫憚公嚴正令各路不發塘報公疏發其奸三桂意陰忌公迨兩路敗衂東西川俱陷三桂棄川北退至綿州欲回漢中會方補行辛卯鄉試公當監臨聞賊且至官吏士子倉皇思竄公密令兵將環守亟檄司道馳騎慰諭逃卒揚言秦兵旦夕至人心稍定而公在鎖院中剖析經義

談笑自若卒竣闈事蜀中賓興之典實自是科始也又遣健兒飛檄遨
三桂等赴援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一晝夜凡七往三桂等
不得已始回保甯然猶豫未決公多方譬曉面授方略乃決策固守俄
賊至保甯踞錦屏山勢張甚公憑堞指揮矢石過耳屹不爲動賊夜渡
嘉陵江繞出城後公輕騎遍歷行閒激發忠義將士踴躍背城迎戰無
不一當百竟奏大捷是役也公功居多
世祖知公才堪辦蜀詔問收拾全川實著公具疏前後數十上皆荷采
納詳載錦江疏中三桂挾王爵驕貴意持兩端莫敢誰何而公以少年
書生獨挺身與抗不爲小屈且密陳其跋扈狀逆折奸萌而三桂銜之
切骨矣
朝廷頒賞酬功公以得不償失疏辭不受益與三桂忤思有以中之先
是董顯忠等類以將弁改授公奏劾改武用至是三桂摘公疏中目不
識丁之語嗾顯忠訴於朝云能識字公竟坐降調甫歸里適閣臣涿州
馮公銓溧陽陳公名夏大名成公克鞏武進呂公宮掖縣張公端五人
合薦公才堪大用三桂恐公柄用乃摭拾前疏指爲冒功欲置之死
世祖察其枉流徙盛京公至徙所益潛心聖學深思密證期於表裏瑩

澈或中夜有所得必披衣秉燭書之謳吟達旦不知身之在窮荒也故侍郎董公國祥同在徙所公讀書琅琅笑曰我輩尚思復用乎何攻苦乃爾公曰顯晦何常假一旦位卿相何以救天下蒼生董公嗤其妄公灑然不爲意每凜四十無聞之懼或奮身自擲幾於傷股其厲志如此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築室三楹顏曰致知格物之堂危坐研究其中垂二十年

今上幸奉天公謁道左具述抜蜀始末奏對詳明

上改容慰勞者久之及三桂果反如公嚮所言部院大臣及言路爭訟

公寃謂三桂之所仇正國家之所取部議皆格不行

特旨取還錄用仍補御史侃侃論列尋遣巡視兩淮鹽課槩謝請謁嚴立科條私販屏迹差竣以稱職復留差一年裕課數十萬加太僕寺少卿淮揚大祲道殣相屬公倡議設六廠賑飢全活數十百萬人在差卽擢僉都御史未閱月再晉左副都御史前此所未有也明年遂

命巡撫廣西陛辭日面奏畿內重地宜厚加培護秦民輸輓頻年勞倍他省宜破格優恤兼條析粵西事宜皆稱

旨賜賚有加單車之任粵西甫脫兵火閭閻凋敝官斯土者漠不以吏

治民生爲念公乃大示懲創設匭通衢許被害者控訴特糾十餘人屬吏始各奉公又疏請汰虛糜之馬裁添設之兵預防要害簡練精銳四事皆

報可往者滇中班師例由黔楚後乃假道粵西公力言土司並無郵傳馳驅瘴煙毒霧中未便又粵西灘高舟小入楚往往覆沒舊例於永郡接換後令送抵長沙公亦請照往例交御兩者皆荷

俞允粵人如釋重負至裁兵相聚思亂公捐米千餘石以資口糧遣官沿途押送定藩舊旅歸旗道路訛傳人心風鶴公與同事者審定去留悉心區畫遠近晏然又言標兵不可去於是各省撫標俱獲半留他如請卹死事諸臣以勵忠節資給鄉舉衣冠以作士氣建立書院以勸來學稽覈支領以清浮冒諸政將次第舉行而公以積勞兼苦瘴癘病且卒矣士民巷哭者三日喪之歸也炷香叩送千里不絕公所至設施有方得民之深又如此其先巡撫傅公宏烈在軍中那移帑金七萬餘兩公請以庫項扣抵未及補足公既卒布政崔維雅與公稱同年生有夙嫌適當護印遂修前郤誣爲侵隱部議革職追賠

上特嘉予公巡鹽巡撫兩任潔己愛民免其追賠並予祭葬蓋異數也

公孝友眞篤少時念祖喪未葬輒自招左臂以志痛爪痕深入膚理其至性有過人者負才卓犖有膽略憂患之後更邃於學勇於爲義赴人之急不啻疾痛之在身獎借人才惟恐不及雖歷艱難而用世之志彌久不衰至當大事他人張皇失措公不動聲色處之裕如爲文奇崛單詞片語妙絕天下門以內嚴若朝典生平刻苦自厲有運甓之風自少至老所遭多苦境嗟乎殆性近之矣公有五男子其仲子林王戊戌進士沈毅類公諸子亦能世其家學克昌厥後知熊熊未有艾也

贊曰嘗觀古來嶔崎磊落之倫往往多嶮巇非常之遇如雪海公殆其人與余與公交數十年疊聯姻婭嘗過所居唐城覽其風土經理井然知此中有人焉翰林灌亭王君素未謀面讀公錦江十六疏驚且歎曰當吾世乃有此人哉輒造公邸舍值他出乃登堂設座再拜而去公夙具奇癖足跡所至窮幽陟險毫無恐怖好訪古今人物以及山川阨塞靡不周悉當按蜀時微行山谷見一大鳥張翼蔽天世所罕覯嘗登華嶽宿其巔候瞻嶽靈中夜見白光自空來道士云此即白帝公非有夙緣莫能見也粵西之役舟過南嶽冒雨登祝融峯頂天忽開霽遂縱觀日出沒以爲快憶噫亦異矣憶公居塞外時偶入闈共余翦燭抵掌劇

談經濟恆至夜分竊其英氣無少摧挫公誠偉人也哉

〔又〕巡撫廣西雪海郝大中丞公傳　趙士麟

公諱浴字雪海號復陽取大易尊陽義也先世山右洪洞人始祖成寅公移中山遂爲定州郝氏云十一世至恆瞻公順治辛卯恩貢考授別駕不仕積學力行世有令德曾祖父俱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崇祀鄉賢妣俱一品太夫人恆瞻公生子二長卽公次內閣中翰莊臨君也公生而穎悟負異材年十三卽以希聖希賢爲務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觀政工部卽上書指陳利弊次年授刑部主政辛卯

世祖章皇帝親政甄別臺班以公才改授侍御史旋巡按四川時流寇劉文秀等盤踞滇黔東西南三川悉爲草竊存川北一區屢遭屠戮一望邱墟公招徠綏輯民生未遂而武弁董顯忠等以投誠題授司道目不識丁百姓苦之公疏請改還原職仍以副將用民困蘇壬辰吳三桂統兵進川南屯劄軍無紀律多逃劫掠公具有逃兵劫殺疏三桂銜之後兵敗三桂棄川北不顧退漢中時補行鄉試士子倉皇思竄公密檄總兵嚴自明等城守兼請大兵由兩路屯保甯激發忠義背城力戰遂奏捷三桂握重兵封王爵中外莫敢忤公獨毅然不少屈爲密奏言其

跋扈狀三桂恨無從泄乃陰令董顯忠入都摘前目不識丁之疏具呈
展辨賄通胥吏謂識字參處降一級調用川民冤之爲立祠三桂復慮
公用乃摭拾前疏指爲冒功必欲置之死地
先帝察其忠從寬流盛京僦居奉天益潛心聖學灑然自得時同徙者
贈以詩有祗愁深夜裹凍殺嬴書蟲之句結書屋額曰致知格物之堂
述懷詩曰天心祗許歸龍塞消受周公孔子書父恆贈公卒於定訃音
至慟幾絕請假西歸祭葬如禮越二年太君張又卒請假祭葬如父辛
亥
今上幸奉天調
陵公具陳蜀中始末
温綸慰勉下部格於議癸丑冬吳逆叛朝野皆服公早見甲寅刑科給
事中棠溪劉君蜀人也題薦謂功在蜀疆至今尸祝宜及時進用又
上諭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大司寇蔚州魏公時任京兆力薦謂學守
才識骨鯁血性尤爲過人且三桂之仇正爲
國家今日云云時大司馬今內閣宛平王公亦薦蔚州少司馬再薦奉
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計受讁至今二十二年仍補湖廣道御史

首言
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兼請召對滿漢閣部諸臣推商大政其利其弊
其緩其急又言民生困苦亟宜下詔軫恤以培元氣因條列休養百姓
四事時平涼鎮臣王輔臣受吳逆僞劄全秦騷動公疏設防進剿皆切
中機宜
上可之下其疏於諸鎮尋改掌陝西道事疏籌餉勿過急宜飭吏治吳
逆必破勿以討賊故致病民今武臣縱部兵而戕民命有司藉供億以
傾民家又督撫提鎮坐名題補半屬行私非盡從地方人才起見急宜
停止章數十上皆通達國體侃侃無所隱丁巳
命巡視兩淮鹽課隨修鹽政五疏咸下議施行陋規盡革諸弊肅清差
竣例更奉
旨郝浴巡鹽稱職再留差一年從來未有殊恩也公懼覆餗懇辭復奉
有才品素優特簡留差一年已有成命不必控辭之
旨尋以增課議敘兼太僕寺少卿淮揚大饑捐賑施粥賴以存活者數
百萬歲復旱設閘引潮歸帑一無所私增課六十餘萬五奉實心任事
深爲可嘉之

旨僉憲欽奉
旨陞補多所建白皆奉
俞旨允行時粵撫竹君傅公入滇遇害貴陽
上以粵西新復為滇黔楚閩襟喉必資才望重臣彈壓因簡公往哀鴻未集百困待蘇公除雜派加耗且調劑四事謂虛糜之馬宜汰添設之兵宜裁要害之設防宜預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嘉之悉聽該撫酌量區處自是屹然大定民有起色公處雪寒二十年又遠歷炎荒夙疾間作日漸加劇癸亥秋七月卒惟以
君恩未報學道未成為憾民止舂罷市聚哭轅門為肖像立祠以祀之
先是傅竹君統兵恢剿需餉急奉有不拘何項錢糧儘其動用之
旨故軍餉不繼挪借以應及傅陷身貴陽所挪銀七萬餘未清公逝後藩司崔惕菴署篆事弗察有侵隱之疏荷
上洞悉奉有郝浴前差兩淮巡鹽恤商裕課有裨國用後在廣西巡撫潔己愛民免其追奪之旨嗣又特頒
上諭原任廣西巡撫郝浴前差兩淮巡鹽潔己奉公恤商裕課後經簡任巡撫粵西清廉愛民克稱厥職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己從寬悉免追

取以昭朕優恤廉吏至意其受
上知如此公生平孝友備至樂善好施濟爲文有奇氣嘗歎聖學無眞
傳上下數百年惟兩程之學得其宗餘子或章句或禪悅皆非也日夜
服膺兩程書尤酷嗜孟子曰非孟子無由識孔子之面非程氏無由升
孟子之堂居恆身體力行戒欺求慊所著周易孟子諸書不卽授梓冀
復有所精進也何遽中道殞哉公生卒年日及元繼配子女諸孫所配
所適悉載家乘行狀中此不贅請余文者公次君名林字中美辛酉舉
人壬戌進士任中書科中書學行悉類公予之良友也
論曰在昔燕趙之閒多奇偉俶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吾自
南中來頓轡於境上者久之卽其人雖未純於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
顧身盡公而不徇私有足多者又復有誦讀詩書稱引先王知學矣令
之受事識不能洞微慮弗克遠及卽奇偉俶儻無取焉以季世滋僞上
皆務華標而疎於寔蹈犖犖然絲土舟而行江河也不亦殆歟雪海公
生於燕趙閒聞道甚早侃侃正性生平慕二程卽胸襟似大純公巖巖
氣象似𣳚正公嗜孟子卽不移不淫不屈類子輿前後所歷皆耳目官
多所條例奏議夫奏議者啟

宸聰而達幽遐者也言弗中款智弗機先陳設利害而弗情推抑大奸而或私縱厥論懸懸爲章秩秩威弗揚紀弗振豪弗抑奸弗戢也漢賈生一代之英也談說治理辨而且當乃竟竽瑟於文帝公擢臺班按蜀巡淮撫粵

天子嘉其議卿士讓其美三方頌其德西陲流其聲大異賈生者以賈挾練達之才公抱閎偉之節賈懷移情於功名之會公忘籌於福祿之塗而又忠誠體國不二其德夫九信而一違難以語誠始守而終渝難語不二故誠百嘉之宗也不二萬事之紀也本乎性而成於學者也故公疏炳乎煌煌赫焉盛矣吾獨重其錦江之議爲識先而慮遠吳逆畜異謀尾大不掉內外憚之不於其叛早兆於屯川之日矣公首疏其縱兵劫殺再密陳其跋扈狀逆銜而陰傾之又摭拾以陷之幸

先帝察其忠東徙逆卒叛

皇上特宥而錄之此其膽其識其才其智惟社稷之大計是圖豈尋常好修之士才辨之流敢望其肩背哉其他若言邊儲陳防勦興大利濬大弊沛恩膏捐賑施在蜀蜀祀在淮淮頌在粵粵祠當世稱之後世颺之皆足以列於不朽之途矣吾未暇悉而特著其大節如此云

贊曰巖巖郝公嶽嶽入宗周程克紹孔孟是宗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操
踰冰雪氣表蒼穹始授刑曹繼除侍御出巡巴川遠越楚豫令肅驕兵
膽寒跋扈武未交綏文先露布烽烟既靖生聚漸殷民懷其惠將忌其
勳摭拾罪戾干瀆聽聞謗貽一篋惑扇三軍賴我
先皇鑒厥素悃姑謫陪都曲全軀命特搆茅簷潛心古訓格物致知樂
天任運隗囂背叛吳濞披猖
王赫斯怒我武惟揚服公先見黜彼鴟張鶯行立薦烏府重光品無淄
磷性若桂薑煌煌奏疏侃侃條對悉中機宜深明國計且策逆臣必爾
內潰得此頗牧足勝熊羆
命督鹽課滌除陋規心清如水額羨不虧爰荷
俞旨再展一期旋陞冏卿晉秩司憲賑濟有條黜陟守典提衡繡衣領
袖鐵面紀綱之司臺閣之選時惟粵撫遭變黃陽滇黔是宄閩廣同訌
上簡才望俾靖封疆遙瞻節鉞來饋壺漿市泣八騶祇陳四事瘡痍漸
蘇公私交濟福曜何煦陽春丕被詎意宗臣竟以勞卒離家萬里斂衾
一棺囊止清俸篋無斂錢閭里罷市士民聚慟泣同欒社碑比峴山時
以用兵遂致缺額會因稽庫幾疑乾沒嘖有煩言莫之能白重荷

聖明得免追奪講學患難抗疏階墀威攝叛逆言炳著軀生既正直沒
亦靈奇河津而後非公而誰

又光祿大夫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碑銘 熊賜履

丙寅冬十月進士郝君林自中山走書幣至秣陵以其尊人復陽公狀
來乞文於予書辭曰先君以勞瘁卒於官四年所矣不幸身後呈議幾
成不白賴
聖明洞察特賜昭雪追卹泉壤孤等將以明春歸先君於穸惟先君曾
辱交於先生願得一言以信後世先君死且不朽予顧譾陋何足以銘
公憶戊申歲與修
國史具悉公昔年按蜀被謫狀後於綸扉常讀公所上章奏及放歸寓
居江左又頗聞公之督鹺淮上與所以撫粵西治蹟甚悉則余不可謂
不知公者是烏可以不文辭按狀公姓郝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復陽
其別號也上世出山右洪洞自始祖成甫占籍中山之唐城遂爲定州
人八世至汝卿以孝弟力田稱生維榮維榮生太紡順治辛卯恩貢考
授府別駕不仕公之考也娶張氏生二子長卽公公生而機警負異材
年十四五能通六籍百家言尤留心世務高自期許講求古今治亂興

亡之故而慕諸葛忠武李鄴侯之爲人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廷對後慨然謂所知者曰自吾先世遺訓必惟忠愛是囑今敢不以此身爲天下衽席遂上書指陳利弊娓娓數千言識者韙之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辛卯改湖廣道御史奉

命按蜀時巨寇劉文秀等盤踞滇黔川中屢遭屠戮一望邱虛公至則豁免逋租若干石罷斥長吏之不法者而民困漸蘇壬辰二月吳三桂統大兵由東西兩路進屯川南軍無紀律洎秋兩路兵敗東西川俱失三桂棄川北不顧退至綿州將回漢中時公方在保甯有事棘闈聞賊且薄城下乃密檄總鎮嚴自明等提兵環守仍遣健卒星夜要請大兵於梓劒由是兩路兵始回劄保甯公爲指授方略與賊拒戰大破之捷

聞

世祖嘉悅公因條析蜀事且密陳三桂跋扈狀三桂滲銜之先是有武弁董顯忠等以投誠題授司道所爲恣睢公因民怨劾罷之三桂恨公之軋己也乃嗾顯忠等入都展辨三桂陰爲左右之公坐是遂降調歸里矣甲午春湖北撫軍缺當路爭言公文武全才可大用且援異時守保甯爲據三桂益側目於公忌公再起與己爲難乃復摘公前疏指爲

冒功將置之死
世祖特從寬宥流徙盛京安置時六月初一日也公至鐵嶺僦屋潛居
研窮聖道日手周易一編哦咏自得不知身在冰天雪窖中也如是者
十有八年辛亥冬
今上幸奉天公伏謁馬前面陳蜀事始末
上爲改容而聽癸丑三桂反朝士遂交章薦公蔚州魏公言之尤力謂
郝某才守學識臣皆愧不及卽讓職亦所心願且曰郝某三桂仇也賊
之所仇我之所取又何疑焉於是奉
特旨召還錄用乙卯仍補湖廣道御史公上章首言
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兼請召對滿漢閣部諸臣商搉大政勿待事至
而後議詞甚剴切時平涼鎭臣王輔臣從吳逆受僞劄跳梁秦隴閒公
疏請駐兵麟寶以固棧道兼防隴寇東下然後坐困平固之賊更令驍
將急趨西河扼其衝要以爲奇兵再遣才力重臣調撥河南之甲從南
陽入武關攙斷商洛之路以取漢中而於袁吉一帶聲言進取長沙以
牽制賊之全勢
上深然之下其疏於諸路當是時各省用兵籌餉孔亟

上特遣公巡視兩淮鹽課以佐軍需顧淮政積壞久矣公乃潔己率屬殫心釐剔宿蠹一清商民交便差竣以上考再留任一年蓋異數也無何淮揚大飢公則爲捐輸勸賑平米價設藥局開粥廠所全活甚多而又親履各場隨地設閘引江海潮水以灌河渠通鹽艘自是百廢具舉轉餉大有賴焉庚申還朝會粤西撫軍缺

上曰是非郝某不可遂以命公公單騎就道踰月抵桂林念此邦爲黔楚襟喉猺獞雜處哀鴻未集所以撫綏安輯之者當倍於他省矣乃條陳善後事宜大略謂粤地鳥道猿蹊水多瘴毒養馬十斃八九又新經添設冗兵數千糜餉無算併宜裁汰至鎮安泗城二土府界連滇黔土賊出沒田州爲安籠門戶龍憑馗纛二營係控禦交南鎖鑰梧州一郡居兩廣之中扼三江之要皆宜增兵防禦而省會重地尤須良將勁卒以資驅策

上是其言悉聽公酌量區處公又爲省郵傳停鼓鑄以休民力補鄉試留學租以培士氣於是粤境大定而公則猶時時上下巖洞出入煙霧無少息遂中瘴癘疽發背卒癸亥七月十五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初公之涖粤也値王師凱旋經費不貲藩司請暫動庫金若干兩又前撫傳

公因軍餉不繼亦多所那移皆未及補足而公已卽世後署纂某竟誣
公侵隱坐落職追賠
上曰郝巡撫廉潔素著其所動支非係入己著免追取後其子林復上
疏訟公冤
詔追復原官賜祭葬如例嗚呼公一儒生爾當三桂手握重兵聲勢赫
奕公毅然與之抗衡至身被搆陷投荒九死而不恤及逆賊鴟張海內
騷動公乃生入榆關請纓激切卒能折衝樽俎收拾殘疆佐成
國家戡定之業豈不偉然烈丈夫哉蓋公夙負奇氣卓犖自命不幸中
遭困阨用能痛自刻厲以至於成人第見其險夷一致指揮裕如共歎
爲倜儻非常之器而不知其崎嶇挫折於炎荒雪塞之鄉諸所以更嘗
而淬礪之者殆非一朝夕之故也記壬子歲公自關外託蔚州公致書
於予意極懇洽乙卯丙辰閒與公同朝時過予邸執手論學語及時事
輒愴然泣下嘗曰學者於倫常實際處體驗方可入道不則猶虛談也
公所見之親切如此嗚呼宜其過人者遠矣公三世考妣皆以公貴誥
贈如其官元配李氏癸未殉節繼配王氏先公歿誥所俱誥贈一品夫
人繼配蔣氏側室張氏樊氏子五長相貢生娶王氏次林壬戌進士候

補中行評博娶張氏次椿庠生娶梁氏次楨次枚女一適拔貢生梁穆
孫男二誠燮誠燕孫女四俱幼公居官持己嘉言懿行具載
國史及家乘中予特撮其生平大節之表著者而爲之銘曰
常山峩峩誕茲傑士釋褐登朝精忠自矢膺服循行叱馭直指建策徙
薪逆折奸宄觸彼强藩功成名毀白狼投竄羝旄如篚啖雪吞氊皁帽
頻頻逆豎弄兵勢同封豕先見何人
當宁拊髀生入玉門繡衣猶始請纓擊笏裂眦切齒乃督江淮乃巡粵
鄙蠻烟埽淨瘡痍振起奮武揆文上報
天子銅柱勳名庶幾可擬薏苡謗騰沈冤誰理
恩綸特降卹及蒿里九原有知目瞑色喜表忠祠詩昭彰如此我作斯
銘用示來紀

又廣西巡撫行劄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汪琬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
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
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公性嚴
正三桂頗忌之輒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閼若

此安用臣為實陰剌三桂也三桂益銜公旣而東西兩路兵俱爲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寗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寗士民洶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齎敕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救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已始自綿州至公面授方略具言賊可破狀訖奏
大捷蓋公功居多
詔令三桂次第須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三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刺骨潛使使詗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以投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爲民害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嗾顯忠走訴於朝自謂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矣復命久之三桂猶銜不已又摭拾保寗城守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冤特從寬流徙盛京康熙十年
今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旣反如公言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冤
府尹蔚州魏公至謂爲三桂所仇者正爲

國家所取奈何棄置不錄尙書宛平王公復繼言之最後魏公再疏保
舉部議皆格不行
特旨取還錄用仍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留差一年其年
五月擢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進副左其明年遂
命巡撫廣西陛辭日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賜御廄良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廣西是歲康熙二十二年
某月日也諸孤以公喪歸擇於某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行狀
及公疏稿寓書堯峰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浴字冰滌又字
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山遂爲定州人曾祖某祖
某父大鈁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
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少好學博通六經百
家言留心時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
前賢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有志略見四方猶未甯一獨以
澄清寇亂爲己任其在保甯圖中也
世祖詔問公收拾全川實著公疏略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苦於待哺
是兩敝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冀秦之助而後川可圖

也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可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不難就也錦江之魚繞岸水之蓄於雞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眾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參游畫地計口授之其他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倘令每司出牛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即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據敘重上游獨饒茶鹽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黔粵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鳥銃刷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嫻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兵雄騎為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雷迅霆之下咸鳥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會總兵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既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涼固原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擊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

用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武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閣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甚狼猺獞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甯太平思恩諸府縣行鹽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由黔楚不當假道粵西土司中馳驅數千里不毛之地又爲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傅宏烈請祠爲故知府劉浩故知縣周岱生請䘏闔省皆悅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顧已卒矣享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旣而喪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絕語及公必流涕太息云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某爲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挪移庫金踰七萬兩公旣至乃請以庫項扣抵顧諸務倥偬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補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及後任巡撫皆潔己愛民免其奪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諭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蓋異數也公學旣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旣而築書室三楹闢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以主敬窮理爲工夫以身體力行爲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而始歸歸而所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子五相廩生貢生林康熙壬戌科進士俱王淑人出椿州學生楨枚女子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出孫男女六十大夫咸謂

天子之於公其相得章矣旣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潔稱許再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之深也琬則以

今上固知公矣然勿謂

先皇帝不知之也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顧獨不揣而與之抗微

先皇帝則公之元已喪而肉已齒矣假令不示薄譴以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間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於遠使避三桂其緩三桂之反而留公爲

今上腹心股肱之佐
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敘次公事行而詳論之銘曰
顯允郝公謇謇諤諤迅擊亂臣如鶚如鶚幾二十年邪謀不作國有人
焉彼殆膽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
世祖是儲
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寔簡
皇衷皇曰汝諧汝撫西粵諸蠻睢盱遺黎杌隉噢之咻之貧汝廉潔以
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歿又卹之小人污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
幽堂巍巍瘞此銘文勞臣之思

又光祿大夫粵撫中丞復陽郝公行表　法坤宏

蓋聞聖王御極岳降哲人光挹紫微之虛穎分黃洛之埜汲龍門之宏濤引鱗翔於二水鍾燕山之瑞氣攀羽儀於千秋於鑠郝氏肇域西晉徙履中山一傳數傳家紹孝友乃祖乃父世篤忠貞爰及光祿中丞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別號復陽誕降岐嶷就傅慧解陳辨毫髮卓遮車之歲橫吹玉律驚洛濱之年嘗大言曰士君子生斯世當作天下第一流人行天下第一流事信斯言也終如其志胸洞淮南早晰九師之

變化望風冀北定策六氣之經綸負毋氏避兵甲外一劒寒先沈蓮花於玉井乘新運發籌隆中五雲耀日隨蓂莢於金階是則公之夙負英姿嘗作秀才時已任天下事於一身者也我朝開國特辟人文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初歷政冬官郎上書極陳利弊謂治天下必先立紀綱紀綱定而後建開創之規模旋授事亦棘能獨任本曹艱鉅謂服人心必先理民命民命活而後成堯舜之雍熙以故京師爲之語曰姚若侯首開言路郝冰滌大整西曹蔡逢

世祖章皇帝甄別臺班特鑒異材改授御史郎拜詔按四川時巨寇劉文秀等橫踞滇黔武弁董顯忠等僭署司道賊多於兵兵多於民錦江淼淼洗峩眉之新月赭山矗矗留巫峽之片雲剔馬上之攝官而黃童白叟泪乾刀銹除牛種之稅粟而霜阡雨陌火照篝車是則公之始奠邊陲保釐西郊得土必以得民爲先正疆必以正官爲本者也洎壬辰春

上命吳三桂將滿漢兵削定全川軍無紀律恣行劫掠忌懷綜察陰塞塘報公發其奸疏稱兵力之勦撫係民命之生殺民命之生殺係地方之安危不得戮民獵賞不得壅蔽上聞未幾三桂兵敗兩川俱失竟走

綿州將退漢中時方補行鄉試而風鶴驚聞士民潰竄乃檄將嬰城收軍散茅聲秦軍之三炬申蜀檄於重圍鎖闈較士枕柝傳經得人報國舉典稱兵既珠生月魄亦鐘應秋霜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淪於荊棘而丹集應阮輪侶龍淵掠飯菁莪光生丹穴葭葦艾席采振藍田而且邀雄兵於梓劍而且踵移符於保甯而且指戰守於城下而且伏火攻於錦屏而且撫諭寇於嘉江而且激義旗於玉壘遂鼓滿漢勇騎背城力戰無不一以當百因之督以繼晨捲旗大捷鳴桴奏凱血濺車輪石劈五丁之頂書封馬背雲空八陣之圖簡登司馬喜動天顏乃救奏收拾全川之實著郎詳具綏急西南之二疏所憾者吳弁擁重兵擅王爵我公破鐵面鎮危疆獨抗贊虎於軍中密陳跋扈於簡上忽恣奸究之謗箴遂來投抒之三言以故華嶽白毫夢入孤臣之枕誓臺紅淚風吹旅雁之書流沙欲響塞草不青骨摧雪凍灰窖霜凝堅墨幃於雲嶺踏覺花於龍窪亦惟援神敘教運斗譚經序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而知達化應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五十有五成數而行鬼神更得與宮詹吉律李公少司馬昭華魏公諸君子修兩程居敬之學用橫渠砭愚之功長歌午夜敲句曉天其詩有云天心祗許歸龍塞消

受周公孔子書蓋自得於患難者素也辛亥

今上幸奉天謁

先陵獲覲天顏具奏平蜀始末侍從爲之泣下

聖主爲之改容溫綸慰勞天語輝煌有你是讀書人豈不明白之諭自

是雙親繼歿請假歸葬身勞羈旅于職勿虧盧溝水匯將慰純孝於荒

天青海波平欲送忠魂於紫塞未幾癸丑吳逆驕叛上背

聖恩金爽玉桶蛟溢昆明之淚貂尾狗續犬吠星沙之波雖神堯仁愛

始緩舞干之羽幸伏波知幾早識井底之奸恭奉

上諭保奏人材大司寇蔚州魏公大司馬宛平王公先後疏薦材兼文

武學醇忠孝奉

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嗚呼二十二年之鐵骨再沐

恩光萬有餘里之銀岡遙封書麗是則公之忠銘海嶽孝動風雷已死

更生固得瀝血吞毛志定之日更生不死實見揲著治象易成之終者

也是年即改授御史首言

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休息軫恤爲生民至計條悉安秦制楚諸路之

要害簡將練兵滅寇之先籌所急請禁者武官縱部兵而戕民命有司

藉謀叛以傾民家言官糾劾而內外諸吏廢格不行督撫權重而坐名
題補多涉私人清買漕以蘇運餉停捐納以養人材皆通達國體敷治
萬年之遠猷也仰荷
聖鑒命視淮鹺停車拜表有甘貪厲行三十餘年誓不做半截清官之
疏清白一心即剔弊歸公六十餘萬盡輸為兵餉急需之用至制棨賑
飢立場者二十七舍輸米煮藥全活者數十萬家借才一年祇遺磬階
官梅數本破格晉秩差簽淮陽棠樹千章立馬明月峯頭清澈大夫之
松柏停舟衡陽江上威振赤水之雲霞受冊粵西簡鎮楚南
聖主得人賢臣重任誰曰不宜遽念哀鴻旋斂封豕殄故藩遺家起昏
夜哀聲於比戶調獞猺異種收白日露刃於長街檢降寇攝官不使綠
林參朱轓之路察巧吏虐政將見銅山去金馬之賓烏道猿蹊瘴烟毒
水虛糜之馬宜汰添設之兵宜裁要地之設防宜預撫提之精銳宜簡
言一入而次第施行事再舉而山川耆定計及於灘高水淺粵艇楚船
酌千里之轉運曲籌夫峒峽猺司水航郵馬蘇諸洞之艱危知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故撫臣留標兵一半而居重以馭輕思人臣報國惟有文
章故粵省補秋闈再舉而偃武以修文更念炎荒未瞻

聖表因祈諸道咸頒
御書將見樹洒霜空共切紅腰之舞指車日出重飛白雉之朝捧清愼
勤三字龍文共觀天威咫尺清秦楚粵八萬餉金爭知民力艱難建廟
祀雙忠使食祿之臣子猶知君父留學祖千畝俾殊方之俊秀不廢詩
書讀史斷與南征詩洵奇文而兼經濟耕廢署作因而園羞大吏而下
窮儒嗚呼天心不憂才哲人不再生冰雪炎天煉盡忠臣之骨江清魚
淡饞枯廉吏之胸旻天不弔恆嶽將傾公於癸亥七月十五日卒止春
罷市遐哭戟門者數千人肖像立祠祈福粵士者百萬族嗚呼何事貝
錦不投北鄙而織七萬之侵漁折逢天聲洞見南江而貤一言之優卹
不然公歷官來雖馬如羊不以入廄雖金如粟不以入懷其將何以解
天下人人痛哭流涕者哉是則公之廉以治己忠以格天武侯之拱柏
不痒霜色汝陽之社酒無問醉顏固知人心思德歷千百年而不歿者
也嗚呼公之生也資秉三善其歿也政垂六條惠亶秦楚澤流江漢西
連劍閣南被衡陽風動神行七星雲斷麾旋秉鉞三蘗氣消臣心如水
聊從尹敏之交素履攸貞自拭國子之淚余以吉律公得識其人復以
庸齋公更景其行班懸紫禁情親白水今日者三君子皆先亡而公之

哲嗣與檍兒同學伯仲偶自長安載行略乞片言嗚呼三十餘年故人落落二千餘里牋素疎疎余猶得以八十三年之枯骨寂處空山或亦天之下鑒忠貞不殄素友將以行哭致禮於晏平列邦揮涕於昌國借射鹿之一老傳大鳥之哀音悲黃金之難化錯刊鐘石痛朱軒之靡駕自鬱蘭茝尚標銅柱永流峴水豈徒綴悲曲於江上懷大道於谷風已哉

又巡撫廣西等處提督軍務兼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復陽郝公行狀　李塨

公諱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後自號曰復陽先世成甫公自山西洪洞占籍中山之唐城遂爲定州郝氏八世而至通議恆瞻先生大勳辛卯恩貢考授府通判不仕生二子長卽公次浛候補內閣中書公生負異才年十五六卽高自期許有澄清當世之志抗懷古人視庸輩不屑爲也刻苦向學無間晝夜寒暑嘗於中夜沿河徒步庶幾一遇異物如所謂黃石公者丙戌領鄉薦己丑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次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兼浙江司郞中篆務爬梳積弊老吏斂手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大司寇寶雞黨公宛平劉公皆器重之辛卯

世祖章皇帝親政甄別臺班奇公才以部屬改授湖廣道御史秋七月奉命巡按四川當是時逆賊吳三桂握重兵封王爵狃養寇之故智蓄擅衆之狡謀外効馳驅內懷觀望以致賊多於兵兵多於民巨寇劉文秀等既盤踞滇黔而東西南三川亦屬草竊所存者川北一區耳有司皆營弁委署公微行采訪廉得情實以杜後患文治之吏懾民蘇兵將始知顧忌儀吉案魏裔介作傳載爲御史巡按四川奏疏亦云臣荷恩按視四川七月二十四日拜領勅書即借束裝就道十月初五日入境受事疏言由豫入秦由秦入蜀痛此一方民刈於窮凶噬於猛獸刖足斷臂泣聚溝中誰非有道聖人之赤子而越在西南獨不得與四方百姓有室有家得沾堯舜之澤見今羣盜縱横全省待援保順兩府遍與賊鄰一二孑遺鳥驚魚潰臣孤身萬里不遑自謀欲一洗十餘年退縮之習使有名無實之官急尋職掌一洗十餘年屠戮之慘使朝生暮死之民稍見昭蘇又疏言保順潼龍所得縣分凡二十九處焚屠之後一望邱墟各屬開荒冊籍彙算所墾熟田止二百二十五頃不及別省中縣十分之一渠逆張可旺突出滇中句連蠻部兼併三譚李武諸孽高距重慶横集成都以恣鴟張軍興之際鈐束爲艱將多別委軍乏見糧乃臣之職莫大於安民蜀民死於寇攘火荒者十室而九邑不滿三十戶有司歷年招徠冊籍三府一州二十九縣共得九千二百五十餘口數不及別省半縣而滿漢兵數倍之一切招買撥運造船修城及納租供芻以給軍需者無一非民以一民供數兵宜其流離困苦道殣者踵相接也臣目覩心愴求所以撫綏安全之惟是忘軀峻法不問文武滿漢官兵凡肆惡擾民者止有嚴查參處而已疏又言肅王入川一時文揆武奮之士雲集王府凡下一城開一郡輒皮相而援之官雖權破用人之格實久乖器使之道犬耕牛守日復一日非所以重封疆惜名器抒朝廷西顧之憂也

先是五年

大荒撫臣請給民牛種以贍目前其後每一牛起租八石逐歲運至軍前烏道輸將人牛俱斃川民同聲哀籲撫臣噤不敢言公特疏請豁世祖覽奏立賜豁免武弁董顯忠等四人皆以投誠題授司道（儀吉案顯忠道義兵備道及右布政吳之茂安綿道梁一璥川東道王興國）目不識丁剝削殘黎惟三桂之所頤指公疏請改還原職以副將用壬辰二月三桂統滿漢大兵東西兩路進至川南屯劄軍無紀律結隊脫逃肆行劫掠又憚公綜覈陰令各路不發塘報公具有逃兵劫殺及移會中止等疏以發其奸及八九月閒兩路兵敗東西川俱失三桂等棄川北不顧退至綿州將回漢中時方補行辛卯鄉試公監臨鎖院官吏士子有事場屋者皆倉皇思竄公密檄大將整旅環守急令司道安慰逃卒且聲言秦兵大至以鎮風鶴暇時仍爲士子剖析經義雜以諧笑遂連場並校得士七十一人蜀省開科盛典自此始也闈中例不拜疏公以事關封疆特疏題參隨遣健卒星夜齎啟要請大兵於梓劒迫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語仍慮寇深路阻一晝夜七次移會踵發要其必歸由是兩路兵始回劄保甯（儀吉案疏言於九月十九日平西王固山額眞墨勒根蝦撫臣李國英一晝夜接臣七次移會迫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言已統大兵回劄保甯）意猶遲疑公面爲指授戰守之策有進步法無退步法譬曉竟日始決

計固守十月賊從綿州一路尾至保甯踞錦屏山沿山放銃據險憑城
勢張甚公與司道議事城頭火矢藥彈時時從耳邊飛過盔纛皆碎不
爲動賊復潛兵夜渡嘉陵江遶出城後公巡歷行閒激發忠義十一日
滿漢兵背城迎戰無不一當百賊衆殲焉文秀走免遂以大捷聞據其
所以勝者三桂初非不能戰也彼蓋以滇黔之蘖不靖則秦蜀之甲不
解專制漢中坐食餽運財賄日積羽翼日廣右臂以撼嶠函左足以窺
襄洛冀投閒而抵隙耳
世祖手定太平四川久無成效見公年未三十區畫備有條理且奏事
以實因勅以收拾全川之實著詳細奏聞隨拜緩策西南急策西南二
疏奉有緩策急策俱有可採之
温旨詳在蜀人寘輯錦江疏中他如禁土豪擾害驛遞革有司無名雜
派等疏痛切直陳川民至今感頌
世祖以保甯之捷頒賞軍前聽三桂酌量賞給併賞督守 城池巡按御
史公以三川陷沒得不償失又賞從藩貤特疏懇辭奉有
俞旨公既事事與三桂抵牾又密疏言其跋扈狀三桂恨無所泄乃陰
令董顯忠入都摘前疏目不識丁之語具呈展辯賄通胥吏自謂識字

公遂以顯忠之故降一級調用矣七月入京復
命十月旋里侍養父母幸庶幾得在膝下矣甲午春二月安厝大父口
口公於祖塋祭葬儀節致哀盡矣適湖北撫軍缺大學士涿鹿馮公溥
陽陳公大名成公武進呂公掖縣張公五閣臣合薦公才堪大用疏內
有挽回大兵固守保甯收兵措餉轉敗為功文武才猷一時僅見等語
三桂深銜舊恨又慮公將柄用憚汲黯之在朝廷乃摭拾前疏指為冒
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章皇帝洞察始末特從寬宥流徙盛京安置時六月初一日也是
時三桂逆節未著
世祖若以公之薄譴專其閫外之寄實以公之盡言杜其不軌之萌古
所謂強藩悍帥其始也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既也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者固已早鑒而預防之矣九月至奉天僦茅屋數椽以居編籬為門
予與剩禪師往過之坐語移日不聞人聲儀吉案魏傳安置遼左雪海乃益發憤讀書其學以聖賢為宗百家諸子天竺柱下之說無所不涉獵究歸於大中至正斥夫虛無放誕者焉生平慕諸葛武侯劉靜修王新建之為人嘗曰士當有所建樹於世柰何閉目蓬頭襲取緇衣黃冠牙後餘唾生無聞於時死無聞於後耶　居襄平久塞上居人無貴賤少長皆愛之王公大人每親至其草屋談笑竟日遷謫覊旅或有急難困頓非雪海不能為之排解拯振嘗坐蕭寺中講易至於天地鬼神人物變化之所以然剖露殆盡

聞者莫不歎異公痛懲猛省至奮身自擲皆人所不堪兩子方孩幼督責甚嚴
予與剩師每從容及之公之義方宜也獨不慮堂上兩老人聞之乎公
垂涕以謝然亦不能改也時同流諸公與剩師往還無閒師極舉東坡
先生語譬如原是嶺南人以相開釋迨己亥秋杪剩師病亟予與公守
視之因問曰師有何末後句師張目曰吾思吾嶺南耳鳴乎出世之人
初不遠於人情而臣子之罪何所解於君父也公之學則殫心於易由
兩程子以上遡於孟子手所纂記積數十帙閒以示予予曰孔子以前
作者備矣故曰述而不作由孔子而來至於今述者詳矣是當讀而不
述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煥然冰釋怡然理順者尙其優游以俟之
凡公之致知格物洞悉當世之務者得於冰雪之中爲尤深戊申秋公
聞通議七月二十二日訃音一慟幾絕適以民例請假奔喪哀毀骨立
祭葬一準古禮予往唁之遠近會葬者數千人事畢復返鐵嶺辛亥
今上幸奉天謁
陵公獲覲
天顏具陳蜀中前事奏對詳明音吐洪亮侍從之臣相顧太息有泣下
者

上勒馬改容而聽溫綸慰勉有你是讀書人豈不明白之諭勅下部議偶以他故有阻自是公絕意西歸曰吾生平心跡既得昭雪於
聖人之前吾即老死大荒無恨矣九月二十三日母張太夫人訃至慟有加益不欲生蓋自公出關以來每夜必拜禱於天以祈高堂雙壽而不意兩抱終天之痛至於斯極是冬再請假奔喪一如通議公禮哀毀莫支公自是病而予亦不得復見公矣癸丑冬吳逆背叛騷動各省甲寅春刑科給事中棠溪劉公首疏題薦謂公功在蜀疆宜及時進用三月奉
上諭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前大司寇蔚州魏公時為順天京兆力薦公為學識才守皆所不及又曰三桂之所仇正
國家之所取大司馬今內閣宛平王公亦具疏保薦謂公能果敢任事精白乞破格召還部議俱未覆允時
皇上銳意人才益心識之矣乙卯蔚州魏公晉少司農再疏保舉部覆仍執前議奉
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時閏五月十三日也計公自甲午受讁至是已二十二年矣是歲十月仍補湖廣道御史公齋沐積誠熟籌詳慮

首言
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兼請召對閣部諸臣商搉利弊緩急以預事應
變且言休養百姓正爲裕餉破賊之本因條列四事時平涼鎮臣王輔
臣受吳逆僞劄跳梁秦隴閤全秦爲震公疏陳各路固防進剿方略尋
掌陝西道事疏請督撫提鎮坐名題補現行之例宜止河南山東漕糧
買運宜停布政司新舊交代宜淸至捐納知縣一途尤宜早罷淸仕路
實所以安民生也章數十上業次第施行矣其事關軍機不當宣洩者
輒密疏以聞人莫得知丁巳八月奉
命巡視兩淮鹽課戒裝就道旣入境條陳鹽政五疏奉
旨九卿詹事會同確議以行自是私販屛絕百廢具舉相沿陋規爲之
盡革詳在淮政集中戊午秋一年差竣例應更代奉
特旨郝浴巡鹽稱職着再留差一年公悚惶具疏懇辭復奉有才品素
優巡鹽稱職特簡留差一年已有成命不必控辭之
旨尋以增課議敘兼太僕寺少卿是歲維揚各屬大饑道殣相屬至有
閉戶自經者公慨然割粲首賑諸商倡義捐貲開設六廠須示條約依
次授飧肅然無譁計五閱月又於通泰淮三司分發米三千石遍賑二

十七場賴以存活者數十百萬備於捐賑之書己未自春徂秋旱甚河渠皆涸鹽艘沮梗公親履各場設閘引水畫地授工凡月餘乃得展期竣事累年所存羨金罰贖悉歸公帑各商捐梳者三捐課者七約增課六十餘萬兩五奉實心任事深爲可嘉之褒五月奉

特旨陞補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奉

特旨陞補左副都御史庚申春復

命抵都履副憲任諸所條議如考選科道舉核部屬部選宜用正途捐納盡應停罷諸逆漸平內外俱宜安靜至流徙烏喇永行停止公力持其議得如律著爲令是年粵撫竹君傅公援勦入滇遇害貴陽

上以粵西新復爲滇黔楚閩咽喉必資才望重臣彈壓因特簡公以往

辛酉春陛辭

召對便殿問所欲言公旣條析粵中事宜及優恤秦民因謂畿輔根本重地宜厚加培護蓋以元臣海口萬戶之制可酌明臣潞水客談之議可採水利可興漕運可減樹蓄教養之政可舉化行俗美之效可期固將推廣言之未及竟也款奏移時

天顏開霽首肯者數四隨賜廄馬鞍轡銜命單騎就道抵桂林受事時

城中皆故藩家口埤垷之外蟻附而羣行者盡猺獞也有司率投誠委
署吏治蔑如民困得蘇公乃審察其貪婪尤著者糾劾十數人各屬始
稍知潔已奉法隨陳調劑粵西四事謂虛糜之馬宜汰添設之兵宜裁
要害之設防宜豫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議悉聽該撫酌量區處自是全省屹然以定公慮所裁冗兵流
落嘯聚乃捐米七百餘石資其口糧更遣官沿途押送遂免他虞定藩
舊旅奉撤歸旗其有貧民投靠傭賃者預爲題請察釋及遣發時日與
部堂麻都統包公審定去留一秉至公滿漢稱便遠近晏如粵西灘高
水淺船止三四艙一入楚江多至覆沒公力請照永州接替舊例交卸
又滇中班師例由黔楚時黔省以供應不給欲假道粵西公力言粵西
從無郵傳萬難供億兩疏皆蒙
俞允壬戌部議以方隅敉甯各省撫標應全裁以節餉公特疏請留謂
巡撫常有軍務之權標兵之設則提鎭參游而下無事不有關通無人
不有範圍訓練調發居重御輕是納武怒蹶張之氣於規矩準繩之中
所謂文恬武熙眞正太平也
上可其奏勅九卿會議爲留一半他省亦如之二月補行辛酉鄉試公

職任監臨手自擘畫條約衡文主司公慎自矢獲儁三十八冠帶衣履公皆資給之鹿鳴之歌彬彬成禮西粵人文由是奮興後爲建立書院以處四方之來學者兩廣總督金公解任回旗移篆相授公疏請別賜裁酌不允勉署旬日爲前撫馬傅二公題建雙忠祠請䘏殉難潯州太守劉浩平南令尹周岱生他如停鼓鑄留學租改米徵銀等疏皆先後報可公以衙署西偏藩口所遺廢屋一區因陋就簡更爲小圃即以因而名園公餘吟咏坐臥其閒丹黃舊史著爲史斷及門爲梓其南征詩百首公顧而笑之風雲月露固非其志而公亦以艱辛劬瘁畢智盡力年未至而慮已耗矣瘴癘侵蒸夙疾閒作時患瘡痾乞休之疏屢繕惟以粵疆新造正須綏輯

君恩深重未敢言歸癸亥閏六月瘡發於背日漸加劇七月十一日伏枕草遺疏自陳病勢危篤乞早簡賢能代理疏既發偃息床褥閒惟以

君恩未報爲憾無一語及家事十五日洒然長逝距生於明天啟三年癸亥享年六十有一先是傅竹君統兵恢剿需餉甚急奉有不拘何項錢糧儘其動用之

旨故或軍餉不繼輒挪移借貸以應及傅被陷貴陽公初履任校閱案

牘傅所挪借未經扣除者多支銀七萬餘其孤孀以遺累未清日夜泣訴公爲數請於朝以庫項扣抵又是時大兵凱旋親王重臣雲集省會及藩兵家口移送旋京所需舟車糧糗浩繁加以南甯各郡大饑部議令地方官設法賑救嗷嗷待哺者立塡溝壑公不得已暫動庫存羨金濟一時之急未及補足而公遽不起其後署事者乃以庫項虛懸莫可究結者盡以歸之公部議革職追補甲子□月部議追奪誥命奉
特旨寬免乙丑□月復奉
上諭將所追補銀數全與豁除丙寅公仲子林以公櫬旋里具疏叩闕
恭謝又奉
特旨復還原官嗚呼公於是始爲全人
國家之待公者恩禮至矣方公之按川北也所指摘者深隱識者以爲
防微昧者以爲激變倘非
世祖章皇帝恩同覆載獨賜生全雖曲突徙薪而何暇策後效迨公之
撫西粵也所布置者闊疎信者以爲經費疑者以爲侵挪倘非
今上皇帝照並日月疊加滌洗即飲冰茹蘗而誰與理前勞斯蓋
主聖臣直之殊遇錄功賞諫之盛事漢唐以來所未嘗有也公天性孝

友篤厚人倫沈深雄駿曉暢古今旰衡抵掌雅以經濟自許憶與剩師猥榾柮度寒宵予嘗曰人之精神有所用必有所不用人之營立有所成必有所不成是其所得為者人也其所不得為者天也禪師太息向公後當事任其將有味於斯言迫於今公以二十餘年之寒塞生入玉門六千里外之瘴鄉魂歸邱壠所謂問白帝之眞源眺祝融之出日銀岡書院之聲磬階梅花之什復何有哉予是以感痛俯仰漬筆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也當公歿於官署相守視含斂後以庫項身受追比林洒血呼籲撰述公之行實將請銘於巨德大夫謂予與公患難之窮交以狀為屬予七十殘年煢煢在疚蕪陋無文哀不容辭詳為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又附條陳陝西進兵事宜疏 郝浴

臣竊以全秦為
國家右臂見今王逆未下川逆盜出正在議勦然統計我全秦之兵七萬七千有餘內有馬兵四萬兵不必再加已足辦賊若以兵一萬劄秦州以遏關隴徽階之奔衝以兵五千劄隴州寶雞一以固棧道賊口一以防隴賊東下然後以兵一萬死困平涼以兵一萬死困固原此先為

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也賊雖聲言虛數實少馬兵況路險餉運爲難
而平涼固原一帶全未秋收掠食又難賊之無糧了然在我目中矣今
秋獨西安一帶大收我兵見食此有餘之糧是兵與糧皆倍於賊此皆
以強制弱之兵也顧慮隴坡東連秦嶺延袤直至商洛盡西安府之南
山卽漢中府之北山也其出入閒道小路不下六七十處賊兵處處可
以出沒然不足深慮者必賊搆土寇以爲疑兵分我兵力使不得盡向
平涼也今除進勦平涼外止應於西安潼關兩處用重兵屯劄以待策
應盩厔藍田新安等處出沒之賊此以靜制動之兵也然尚有奇兵可
用當以靖逆侯張勇移劄秦州兼顧肅甘而以總兵王進寶急趨西河
縣扼賊衝要聲言自略陽直攻漢中此亦制賊一奇也又計河南綠旗
之兵向有一萬五千襄陽鄖陽亦有滿漢提督當以鄖陽之兵急攻興
安又遣滿州才力重臣調撥河南之兵從南陽入武關攙斷商洛之賊
直取漢中擣穴擊尾則逆黨王平藩必不敢復縱漢中北山之賊潛出
盩厔等縣矣至於興安均房之賊亦必不敢復踵商洛之後潛出藍田
等縣矣如是則西安府泰然無事逆黨吳之茂雖抵秦隴聞我西河武
關之兵交取漢中必撤賊回顧漢中矣又於袁州一帶聲言進取長沙

以牽制賊之全勢使不敢肆出川賊以病秦則全秦之勢既安而王輔臣巴三綱尸居釜遊於二城之中計日成擒矣葢兵有虛實策應如平涼固原秦隴寶雞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取漢中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計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以上數處提兵大將務彼此相通互為聲擊不必各請師期徒候在內會議而後應則我之受患不過一二處而賊之受患反有五六處先人以奪人覺我兵用少為多如數百萬矣王逆就滅勢如破竹孰與各守一處直待賊犯而後請兵之為得乎據臣愚見如此至

廟算深微又非臣所能測也

謹案原編有備述全粵情實疏敬陳調劑粵西戎務四策疏二首

又附李呈祥復陽郝公巡視兩淮鹽政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

二十四

DS
734
C56
V.24

碑傳集卷六十五目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上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公成龍墓誌銘 熊賜履

又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淸端于公傳 陳廷敬

又于淸端傳 戴震

又附請于淸端入三立祠呈詞 范鄗鼎

光祿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副都御史二等阿達哈哈番郎公永淸墓誌銘 金德嘉

又郎大中丞傳 陳克峻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姚公締虞墓誌銘 徐乾學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素蘊墓表 邵長蘅代某

碑傳集卷六十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上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公成龍墓誌銘 熊賜履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焫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訃聞於朝

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即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甯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卽嚬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嗅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韙之順治丙

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為公難其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烟野狼咷嗥而已公坐臥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饑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屩出郭省農事衝烟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獠雜椎髻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西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

國家以江漢為嚴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為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為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臂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即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尚可問哉於是躬擐甲胄皷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鬚不為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

郡正供及江淛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饟仍爬梳鱗比鉤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即親友贈遺惟欖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歎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

內臺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

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旗莊頭尤多不受理即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譟把持之有司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覈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公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

聞洋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寗憂百姓哉
庚申春二月
召至行在所溫綸獎慰錫予便蕃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
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
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八代之餘習尙浮
靡奸弊牢不可破
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栗轉
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尙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
號公者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
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
遊樂之地一旦閴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蓋公未入境
而江淮閒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略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
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閒兩江數千里蓋駸駸乎丕

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搆爲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呶呶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命公襆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睹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常匿聚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進臥廟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楊二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拏我者何官也役曰靑天于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詞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於法網我不能代爲之寛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既乃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讞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卽於戮

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舁棺若干具至竝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瀕行僅襆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既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甯也僱驢車一輛與幼子其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爲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箑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閒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指目以爲公兒女牀笫閒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囈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韡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

爲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强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眞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予即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己初至金陵即乘傳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款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予則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於清涼精舍相對欷歔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抗手而別然公歿後公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於時貴時貴實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江甯郡丞朱君某亦云予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清忠獲

上而猶邅迴夭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叉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

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艮有素而
聖明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聞之也嗚乎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
公生於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
子廷翼貢生廷勷廷元竝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
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
嗚呼噫嘻爲葹中之芝爲駑中之騏蹂之益甦紲之益馳物理既如斯
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又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清端于公傳 陳廷敬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甯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
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于公先壟傍形家者言
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
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中崇正己卯副榜人
國朝仕爲羅城令羅城桊桂林地故多瘴癘又猺獞頑黠不可治仕或
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
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
篁深箐中披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爲門牖虎嘯猿擲白晝行庭中陽

陽穿壞壁去公卽庭中累土爲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盂炊烟併日召吏民來前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鳥言咿嚶與之語心耳遠紀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皆欣然拱聽既去則據案讀書以數錢買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既數月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猺獞與大姓相仇殺民既失業則阻險爲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爲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猺民盜皆屏跡先是鄰猺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勒鄉勇將進擣其巢猺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命兩猺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穫者愧其情者荒蕪者民大勸悔稼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隍招民入居新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奬異立學宮教民其

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不爲下其人皆
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爲殘慝公曰此曹向皆倚恃徭獞盜賊爲
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今吾威令已
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予公屬致之死公
訊當與杖覘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既歸之官則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
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
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
至者望籬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于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
使者敕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鹺引諸利弊所宜興
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
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閒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
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
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怏怏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
中言阿耶人來好將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
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麾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
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敝如鐵一蒼頭從眾簾官皆美服盛飾僕從

媸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揶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
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
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
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
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
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
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
其意因不遣去會霪雨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
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盡除習弊
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
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
笑謝爲裁革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歸流戶便即力役而
墾田既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
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
之憂遠近悅赴旬月之閒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
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汊湖幽邃盜所窟巢時急盜案官文法頗

縶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刼莫敢何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貰之否則盡吾法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鋃鐺泝首縶七賊卽諸父老前爲坑坑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驢微行村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僞貰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珍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爲動詞譬理解神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徐斂去或諜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朝珍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頁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

之鎭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阜異遷知建甯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剿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驚潰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堠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珍謂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

國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鬬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剿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曰賊眾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寶劍來往與甯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孚家君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鎭岐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滇逆僞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眾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泄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曰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

甚張而諸盜所在蠭起公行汝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衆未合猶豫
持兩端遂兼程抵白臯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
卽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
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鬭志欲卽降恐見誅惟擁衆自
固公度君孚倉卒反其衆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
臯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
一黑騾一蓋一鑼與二人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
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鳥鎗弩矢
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向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
門開公入舍下騾卽廳中坐衆賊環列其黠者率衆羅拜公問老奴安
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麾下故易暱之衆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姁姁問
今歲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
子匿何所得無苦乎衆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爲脫韡取水飲或
支榻揮扇餘四圍牆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爲移時寤又
謾罵君孚老奴何爲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
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

公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衆數千人黃麻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留麻城公親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爲烟民以慤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踪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爲賊者皆隸烟民樂爲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旣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西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穫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軍其三面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巇閒君申金龍果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劒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爲廉官與大吏抵掌論事時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幘揎袖酡顏瞋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荊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甯十月江西賊犯湖口旁掠

興甯蘄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僞劄書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永甯鄉劉啟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畈各擁眾數千人號稱十萬遙連湖口甯州諸賊約以七月上旬取黃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關柝議者欲弃黃州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荊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荊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剿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眾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長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諜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尚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尚聖等遇

賊前鋒與戰賊小卻公疾馳抵尚聖營衆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衆感泣氣益增下舂鄉勇大集有衆五千人屯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埡分東西兩路來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劒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尚聖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鬭益急礮火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衆少卻而箔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讙譁袖出小紅旗相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衷甲乘他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尚聖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搴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馘數千山谷塡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之衆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諸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既禽諸賊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

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晷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千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即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仗即良民亦誅死於是衆賊聞士榮禽既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畈鐵爪世庸等尙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孚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開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米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疆耕戎交跡內患既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間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橫飛旁午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餽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䘏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

與爲鎭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賓吏歠咏飲射其閒士民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秘計禽詰奸細撫定兇黨流釁頓息會丁繼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轅門號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吳南連大冶興國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僞官渠盜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繫滿囹圄每一卷牘罹重辟者輒至數十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怛然謂民命所關當以獄既成而可不愼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聞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侃侃面折不爲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攖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予公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

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資遣還淹滯爲之一空逆亂時多略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爲奴婢老弱轉弃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爭索果餌喧譁以爲笑樂初占匿者猶眾至是皆顧化多自遣還者矣爲臬司官吏懾服閭俗翕然一變未及朞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貧民力莝夫月計數萬公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芻忍橫派悉索耶力爭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爲公曰設兵以爲民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向所科莝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旣樂公德愛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公太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供外不增銖黍郎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閒行曲房阿閣無不歷覽几案閒蛛絲鼠跡一竹笥貯朝服一釜備炊爨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淸苦天下第一也外番貢船或有所獻公悉 斥或呈檨香一臬即持還去貢使皆嘖指作禮謂譯使曰

天朝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九年
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
求稱公意會旱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
申約束緝劇盜懲豪强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
上夕
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山陵過闕請陛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又嘗特薦公眷倚特甚至是聞
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坐賜茶問勦撫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御書房賜內帑金一千
兩天閑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過闕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俞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命即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翦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神明洞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膽落謂爲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宜皆爲興舉郡邑吏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厚自奉美服游冶聞公來公私皆爭衣布褐布褐價騰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卽于善遂專用德化誨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襃貶自雞鳴至夜分不休寢食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歸於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貺遺都絕端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國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欹倚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鞾帶二事堂後瓦甕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鞫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于家至是皆奉以來櫬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吏民之心江甯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于清涼山如黃州之赤壁云訃聞于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為今古第一廉吏應加褒卹為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集議加

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倣公

則豈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彊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蓋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幷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衆公欲用其力而實患之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衆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爲然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閒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其坑七盜也其魁初以盜降爲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爲我盡心禽盜吾貰罪旌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中出槖中籍歷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悉瞷聽之明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益歡恃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槖中有籍可取視否匿不肯出搜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

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偵聽野籬郵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燃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蹙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捕一盜盜觳觫甚公曰吾知汝已改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官弟不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贓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偶舉此事公曰無贓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秘其事不發越二日引衆囚至略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再訊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讞須得眞盜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眞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衆盜數日可盡致也既數日果皆就縛贓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閩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

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卽脫卽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衆囚謂卽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寃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畜游徼及降盜恆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開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卽投其中自劇盜偷兒蹤跡畢具探袋中名句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墨吏未可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或曰天鑒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有神相之者公旣苦節好施與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悉施予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飢更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雜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飢者客皆不能堪爲公强食之有膏粱子不下咽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粃而汝忍獨

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賑飢矣時人謠曰要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及行署中惟一醃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謠曰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處沽盞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半壺價五釐故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平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羣議會讞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娓娓不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即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爲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無窮膏粱紈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單詞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輒習俗不悉載載其與友人判雪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狑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鬭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

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淸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忼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朴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獞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顚連扶掖陸行至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痾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尙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蛬連界行至沙蛬遇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如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悽迷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無門垣草屋三閒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閒

內廨支茆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加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不殞累及僕從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弃主入流落他鄉即生亦何為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萬里唯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為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猺獞雖頑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强為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鬭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甯靜而上官採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招擬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

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艱置之高閣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剿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于瘴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剿滅葢獞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甚憂之葢人既和謠不驗矣又云三年一小剿五年一大剿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寮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與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嘅余昔過

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其淡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見公時當公巡撫京畿逆旅深夜執余手而語有知己之言蓋康熙二十年冬十月也後七年公孫戶部郎中準從余游得公傳略及軼事雜文擥掇而爲此傳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指名者也予爲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閒嘗謿語云某不愛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餘年矣而嫗能稱說之蓋當時名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爲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嫗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衞文清公周祚魏敏果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閒夫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爲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千百年下必有如老嫗之稱楊公者可無以余文爲也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既多賢人之造出于其鄉而又嘗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湮鄉先生之蹟咎莫重焉故次敘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爲取斯也

又于清端傳 戴震

于成龍字北溟永甯州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儀吉案公以順治十八年到羅城見公與其友書中此十三年誤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害悉得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前時鄰猺歲率二三至殺掠人畜成龍勒鄉勇將擣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上歸所虜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有數大姓恃猺獞盜賊爲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並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年遷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既熟土著輒爭之故既集復散成龍爲規畫立案籍三年而後稽旬月間報歸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汊湖幽壑盜所巢窟時急盜案官以盜爲諱白晝行劫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貰之保二人即諸父老前取大索連繫七賊阬之盜自是慄遁又獲大盜彭百鈴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朝珍已草疏而成龍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之成龍諜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仗爲證成龍言大姓多避兵良子湖

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迹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知建甯府朝珍奏改武昌徼造軍所渡橋于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圮罷職會東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劄書與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爪等期七月竝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讎家事泄君孚恐遂於五月反于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眾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卽降恐見誅成龍知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紿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眾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

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鄒君申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必自潰分三路守象棊山大崎山及布袋坳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鞌山險隘聞君申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坐山上受俘疏聞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甯鄉何士榮石陂劉啟業白水阪周鐵爪鮑世庸各擁眾數千爲亂逼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荊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倚興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雖祗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剿賊雖眾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眾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諜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分眾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尚聖領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尚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八營箭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尚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

鬪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刀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左臂斷就擒得賊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據聳草檄馳諭賊閒士榮被擒又知燬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畈鐵爪世庸等欲保什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眾平石陂賊自進勦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洊臻譌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官寮飲射歌詠其閒而密得暗奸流釁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諡淸端廕一子入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羅重辟者眾獄已具成龍力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淸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愼及卒將軍都統寮屬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笥巾袍一襲鞾帶二事堂後米暨鹽豉數盎而已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于淸涼山

又附請于淸端入三立祠呈詞 范鄗鼎

呈爲
本朝第一鄉賢懇祈轉申上臺確採輿論俯察行實近考康熙二十一年事例准入太原三立祠以光祀典事查得太原三立祠之設肇自故明山西巡撫魏見泉先生成于山西督學道袁臨侯先生共得七十一人人各有傳名實相副朝埜交孚後世允無異議未及數十年竄入名宦二人鄉賢七人康熙二十一年督學道劉訓夫公祖感物議之滋騰稽增續之失實止存名宦二人另錄鄉賢二人于七十一人外共補四人鼎按此四人者名宦如蔡忠襄鄉賢如辛文敬後世允無異議至于名宦若桂鄉賢若白或遠而不及考或考而不及詳自有公論不敢置喙茲因
本朝兵部尚書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謚清端者原係崇禎己卯副榜貢士念乃父龍溪公年高不仕其孝既加人一等順治十八年父歿服闋乃赴部選其身不仕二主既加人一等選得廣西羅城縣令羅城猺獞雜處邑無城郭下車之初城內居民六家廨宇大堂編棘爲門公夜宿關帝廟安牀周倉背後相隨四僕亡三逃一枕刀一口隱几而卧書則誘兩猺异一竹兜巡行田野勸民耕種徵賦收租與民親兌力行保

甲猺獞斂跡應試者免其役築室者獎以扁投誠大姓爵列侯伯尙多
負固如黃姓者擅刑家僮經公審理黃姓畏服未及三年縣治旣成城
隍云理學宮漸修木省鄉試聘入外簾公獨衣被藍縷隻身徒行撫軍
金公藩司金公一見與語大悅交薦卓異尋以俸滿陞四川合州撫軍
仍令條陳十餘事次第舉行居羅七年其善政大略有如此者去羅之
日羅人送至三四百里竊公淸風兩袖明月一船不能赴合令一眇者
素善星卜偕公而往以其技藝佐公資斧乃得赴合合則一州三縣入
額正供一十四兩公招集流亡不旬月得七百戶設法安插會
詔採楠木撫軍張公委公稽閱公單騎入山省費無算頃以羅城卓異
陞湖廣黃州同知其治合善政大略無異于治羅有如此者黃州同知
分鎭岐亭岐在郡極西地逼湖遂積盜出沒公得渠魁湯卷九人術馭
恩結給得情實然後正法羣盜屛息其詰奸宄大略有如此者旣而攝
武昌補武昌翦吳逆之羽翼成蒲圻之浮橋水漲橋壞隨以身殉沈水
不死革職不恤其致身大略有如此者革職之後黃州蠢動撫軍張公
仍援公往禦命以便宜行事慷慨任之數日內兵不血刃而數千大憝
泣涕革心其誠能感人之大略有如此者撫軍嘉乃績上其事于朝還

公武昌太守吳逆未戢紛紛渠魁若黃金龍若何士榮若周鐵爪劉者劉撫者撫十一月初二日出兵二十五日班師鄉勇凱歌以寡制衆其善師善陣大略有如此者武昌甫定爲之禁火耗杜私派嚴誣告絕餽送招致文學之士敦詩說禮明年飢設法全活數萬人自食糠粥高人魯晟閒風越七十里來嘗于公粥其救荒恤災之大略有如此者繼母李夫人卒制府蔡公等公疏奪情頃陞江防道

上特簡八閩臬司爾時耿逆新服脅從多有公開釋無辜俾宅爾宅老羸黃口之不能歸者養之署中計滿一舟授之乾餱復其原籍其老老幼幼之大略有如此者爰陞藩司會禁旅未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收稅兌餉一絲不染自矢一聯于藩司紫薇堂曰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賦尙有侵欺誰替你披枷帶鎖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脂膏不加軫惜怎饒得男盜女娼其履乎獰途而終不能污其操守大略有如此者在外則親王將軍誠服之制府姚公撫軍吳公等誠服之在內則大司寇魏公等誠服之前後疏薦

上特簡巡撫畿甸彈劾權要激揚羣吏最著者申飭保甲不拾前人唾餘心裁十二款續增五款滿漢雜處之地捆載者千里不持寸鐵條陳

利弊疏數十上朝入而夕
報可陛見
賜坐賜茶賜銀千兩馬兩疋賜御製五言律手卷是秋
駕幸雄縣賜魚賜兔賜鹿賜上親服銀鼠掛其明日喜起之遇大略有
如此者忠藎之餘復我孝思請葬繼母而歸不數日有兩江總督之
命聞命起程行李蕭然宛然當年初至羅城行徑入其境輒爲微行以
察下情關防清嚴難以筆述五日佳節並無敢瓜粽相過存者特薦江
防道孔公通州守于公鎮江守高公揚州守崔公薦則眞廉劾則眞貪
吏治丕變嚴飭學政十款相兩江時勢另立保甲法三十八款念奢靡
之敝製節儉歌一百二句痛強暴之橫製忍字歌一百六十句惡私派
之濫初指五十九款繼指二十款坊刻肆傳家絃戶誦其移風易俗之
大略有如此者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端坐而逝其面如生同城
將軍寮屬偕入寢室牀頭敝笥綈袍一襲鞾帶二具瓮內米數斗鹽二
器四壁蕭然無異寒士將軍寮屬相哭失聲其節操至死不變之大略
有如此者
今上聞訃惻念殊深賜諡賜葬賜祭詔從其優明年二月十五日

御製碑文御筆貞珉俾立墓上若夫江南一十四郡邑之紳衿請祀名宦也承甯等州縣紳衿之請建特祀也尤直道之難掩懿好之不容已者也其沒世而名稱益甚大略有如此者鼎生也晚其於于公生平未謀一面未通一字僅從拙選晉人晉文晉詩晉語內拾其大略未免掛一漏萬聊以兩言蔽之曰若于公者有陽城白東谷之經濟而猶限于資格有絳州辛文敬之學術而非託之空言幸遇老父母奬進廉節嘉予善類懇祈轉申河東道督學道平陽府正堂採輿論而察行實依康熙二十一年劉訓夫公祖附入白東谷辛文敬之例准入三立祠中並立一傳刻板續後以垂永久有光祀典上呈

謹案原編有彌盜條約與友人論羅城事書愼選鄉約諭申明保甲諭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副都御史二等阿達哈哈番郎公永清墓誌銘　金德嘉

中丞郎公以經濟顯名天下自入官以來歷中外所至皆有聲績可紀其巡撫山東蒞未竟其志而卒踰二年令子廷模以狀來請誌其墓余不佞逡巡辭讓不獲乃為誌其大都焉狀曰公諱永清字定菴世籍

廣甯人廣甯故多世家而郎爲甲姓
太宗朝選大臣子弟肄業國學公以父廕補國學生
世祖章皇帝御極初授禮部筆帖式尋除渾源州知州會姜瓖餘孽高山等竄伏山谷閒爲羣盜公至料丁壯躬擐甲跨馬率先討賊賊望風潰追逐多所斬獲由是相戒不近渾源界而鄰縣往往告急輒發兵掎角潛遣敢死士出賊不意戰屢捷賊平績聞陞江西贛州知府下車輒平反廖安民等冤獄政聲籍甚會明帥李定國郝尚玖等逼兩粵大兵進勦廷議於贛養馬令甫下有司錯愕懼難應民閒譁言大兵且入城爭挈孥竄避公相視城外教場地爽塏區分八旗箚營所搆棚廠具芻茭積峙如山又搆大將軍幕府供張器具甚設躬前迓大將軍至萬安將軍至大喜下令兵毋得入城於是贛民安堵如故粵平大將軍旋師道贛檄贛民數千人挽舟十八灘灘水湍激公念縴夫中道乏食且逃輒載米大艫尾其後是役也軍行夫役無缺而贛民亦忘其勞虔撫以爲能特章薦値公從子廷佐撫江西例當迴避
詔留贛候代贛民立祠肖像祀公兩廣總督李率泰調閩浙道贛廉公治行題補福建海防道而銓部已除知山西汾州府汾地富庶而俗故

椎魯公至用廢王府改建廟學徵藝考業士風翕然一變舊治渾源境
內有恒山距城南十五里古北岳也前朝乃祭眞定之恒石
國初遣官致祭亦於眞定北岳廟漸圮公至汾捐俸檄渾源新之工甫
竣議奉
旨改祭渾源其興舉廢墜如此守汾秩滿遷山東東昌道副使海師圍
江甯大將軍統領禁旅往討道臨淸樓船鱗集公履河干鼓舞牽卒不
寢食凡五晝夜而舟師早達江甯未幾奉有參藩湖廣下荊南之
命時餘賊盤踞房竹閒鄖陽僅附郭一鄖縣隔河賊壘相對垂四載未
下大兵四面會勦陝督王公領兵來饟餽取給鄖襄時軍食乏絕將士
至食馬陸路挽運由均州均距大兵營且千里僉議派民夫十萬公憂
之察水運舊有小河久湮塞乃建議濬河倣古轉運法安塘遞運而四
鎭之軍民遂克有濟陞山東按察使山東當亂後牽染至七百餘案公
矜疑省釋多所全活比擢湖廣布政使瀕行猶有盆香泣送於路者湖
南之有分司自公始公經營指劃戶口田賦條目井井皆爲後來法衡
永寶三郡苦粵鹽爲累公詳請改食兩淮至今便之康熙甲寅改河南
布政司吳三桂叛禁旅南行征討征南將軍穆公議養馬南陽公請移

牧于楚馬將軍養馬開封府城内公請移營近黃河大兵之在楚也楚
撫請豫省協濟米糧至十萬石豫距楚不通舟楫陸路挽輸懽弗前官
民縮項搖手無善策公請撫軍密題於江西江南採買解運軍前費省
而事集公布政河南十二載課最加級至三十二尋拜巡撫山東之命
方以治河南者次第施於山東適甫下車而疾作遂卒官矣當是時長
公廷樞官嶺南布政公寢疾馳諭曰吾自起家渾源歷官至今艱難險
阻備嘗之矣國恩未報惟兒曹勉諸廷樞又曰癸丑冬都城有楊起隆
黃才逢者糾聚奸人謀不軌先中丞覺察立擒之不孝廷樞赴部言狀
上俯念犬馬微勞詔從優議敘廷樞詣吏部言發縱指示廷樞父也先
中丞聞而譙讓廷樞曰縛賊臣職也何功之有而喋喋分疏爲廷樞以
是具疏未敢上先中丞不伐其功皆此類也嗚呼若中丞者庶幾古所
稱社稷臣哉公生于天啟庚申年九月廿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十
二月廿八日享年六十有七祖國仕廣甯諸生父一鶚皆以公貴累膺
誥贈公元配毛繼配賀皆贈一品夫人子八人長廷樞前授階光祿大
夫二等阿達哈哈番加四級官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次廷模候補知
縣次廷極河南都轉運鹽運使司加飭管鹽法道次廷棟候補知縣次

廷槐次廷槤次廷樾次廷枚女三人孫男三人孫女五人廷模等卜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銘曰
於赫中丞卓爾幹濟屢策奇勳馳驅王事渾源之南北岳峩峩公舉廢
墜秩祀無訛公功良多書其大者薄海同遙誰其匹也所積既厚其流
孔長於何而徵眎此銘章

又郎大中丞傳 陳克峻

公諱永清號定菴奉天廣甯人也少警敏有識及長博涉羣籍以父少
司寇蔭補國學生謹案郎位官刑部侍郎蔭中丞副父
世祖章皇帝御極授禮部筆帖式除刺渾源州值姜瓖餘孽高山等伏
山谷爲亂公募鄉勇討平之遷知贛州府時李定國等寇擾兩粵出師
南征輓漕絡繹供億浩繁公酬應各當不累屬邑大軍將牧馬於贛公
先營城外教場具芻茭盛供張以迎將軍及至大喜約一兵毋入城贛
民獲安軍旋檄夫數千拖舟十八灘灘水湍激日過僅數十舟公慮役
久乏食載米尾給之虔撫劉公以爲能薦之朝俄以從子廷佐撫江右
例迴避民不忍捨共肖像祀之補汾州見汾俗椎魯乃興學校尙文雅
士風丕變舊治渾源境內有北岳古祭壇前朝廢之公復新古蹟甫竣

卽奉有改祭渾源之
命咸服其先識焉秋滿遷東昌副使海寇犯江甯出師討之道出臨清
樓船鱗集公親爲區畫縴夫凡五晝夜而舟達江甯調赴鄖陽值王二
王三盤踞房竹閒大兵會剿四載未下先是糧運必由均州陸輓均距
營數百里駝夫疲斃而軍呼庚癸公倡濬小河倣古遞運法於是軍稍
足而民不煩進山東按察使時方窮治于七叛獄株連甚夥公悉爲平
反全活過半未一載擢湖南布政使楚省南北分司自公始綱紀未立
又值兵燹後民逃地荒哀鴻遍野公廣招徠勤撫字嚴立章程以涖之
時西山餘孽未平公以計殪其渠魁境內遂甯湖南衡永寶三府皆山
縣溪流悍激漕運歲爲民累公歷陳民隱詳請改折竟邀
俞允三府萬姓懽躍湘潭以南舊食粵鹽灘險道遠鹽每不繼公又請
改食淮鹽地方便之在任修城建學清戶口均田賦凡所經理皆傳爲
法尋調豫藩時吳三桂叛亂羽書旁午荆南制省檄豫糴米十萬石公
曲爲規畫得以折色起解出師西征將養馬開封城內公請移近黃河
以便水草而汴民獲安豫省糧多包荒如靈寶尤甚公請蠲萬餘石汴
地瀕河有司嘗議增攤田稅公卒不許旬宣十三載報最擢山東巡撫

未入境而焚香以迎者載道公詰所自皆所活于七案內人也抵任未
幾疾作卒於官公性愷直事父母最孝遇事迎刃卽解善識舊事不爽
時日自奉最儉所拔屬員多淸白吏尤不喜奔競之習癸丑冬公長子
廷樞以變告楊起隆逆黨得議敘公猶以過分爲戒仕宦所至皆有聲
蹟及尸祝之楚南德公尤甚士民合詞請配祀春秋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姚公締虞墓誌銘

徐乾學

公諱締虞字歷升別號岱麓其先世自江西徙楚黃陂之灄源里曾祖
大諒祖定世有隱德至考懷賓公始以學行顯累贈中憲大夫妣詹氏
累封恭人皆以公貴故公中順治十一年鄉試越五年成進士授成都
府推官蜀經明季亂後省會邱墟殘民保聚爲寇盜相告言牽成大獄
歷歲不決公用平恕讞鞫輒得其情辨冤囚數百家出之死督撫以爲
能康熙六年舉卓異加賜蟒服會裁缺改授陝西安化令行取
御試第一授科員丁內艱歸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所上封事多見施行
十七年典試江西還奏江西被賊殘破州縣其在丁闕田荒案內者請
敕督撫臣酌量輕重或限三年或五年勸墾以漸升科其全省逋賦二

百二十萬歷年追比僅報完三萬此二百一十餘萬者雖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完惟

皇上早蠲一日民得早去死亡一日若稍遲一日民痛亦日深一日矣

疏上

報可又疏請停選擇才能之例以絕內外夤緣之弊十八年轉工科掌印直鼓廳事次年

上親試言官乃首擢公且諭吏部以條奏詳明稱言職尋內陞鴻臚少卿歷光祿少卿通政司左右參議督捕理事官二十四年超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疏請錄宋先賢周惇頤後爲五經博士如二程氏又請復優免廩糧培士氣

詔皆從之會四川巡撫闕

上以命公賜宴寵賚有加數瀕行召至乾清宮面諭以四川先罹張獻忠屠僇重之吳賊蹂躪宜加意撫綏公先爲司李有聲百姓聞公來則大喜公至牓

上諭於廳事爲科條約束蠹胥私征雜派納賄受饋皆有禁以至承直供應頭人土豪之類一切爲蜀患害者厲禁悉除之民慶更生方公之

上令以所言宣付史館次日復命公入起居注授紙筆記之會
上躬偶違和不視朝公疏言人主一動一靜雖有神靈呵護而操存省
察於深宮宥密之中調攝葆養於寒暑風雨之際此則
聖心所自知者又云目今黔蜀蕩平滇中一隅計日授首臣聞趙襄子
得兩城終日而憂晉文公定三國側席懷懼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
亂願
皇上留意於苞桑之戒時
中旨召用通醫術者二人公以
旨不發科鈔請申明六科封駮之例且力言某某非端人不當出入禁
掖
上雖降旨詰問竟寢召命其撫蜀也以蜀初定非公不能安集將大用
之而公已死矣公未病時遺余書所以期許者甚至聞余掌憲則益喜
其意蓋將挈余以共濟太平之業報
聖明之知遇而不知余之老而將衰而又不自意身之賢勞以溘先朝
露也悲夫公以二十七年四月日卒配戴宜人子六人諧讓徵誠謨諮
諧吏部司務女四人長適貢生陳大羣餘未嫁孫二人之瑾之瑜某月

柩還卜葬於某原諧哭稽顙拜書以使來曰公辱知先子宜賜之銘銘
曰
靈瑣九閽閶闔邃清漢置給事實司糾繩暨暨姚公起家明允廉平中
律早踐華省
帝重謇諤闢門諮詢公感榮遇知無不言封章數十傳頌闕下脫略煩
苛獨舉其大西江千里寇禍最烈瘡痏流攜哀此遺子積逋百萬祇困
仳傷公行見此還奏蠲之在昔六朝風聞彈事任昉虞皭震聲殿陛誰
爲厲禁公請不然無拘文法壅蔽乃宣
帝嘉其忠清班屢陟畀之旄節往撫梁益梁益阻險久困於兵公車戾
止朱旗陽陽峻立義程以肅羣吏請受一錢必寘諸理建章始營徵材
西南卭笮之產厥惟楩柟木自窮山牽挽以出絙橋互引進寸退尺明
作慈甯民億而吟竭我貲產寸木鋋金公廉得狀趣以入告湛恩霈施
忭踴載道公年半百膂力方剛矢節官下盡瘁以亡惟忠惟勤可風有
位爰勒貞石以志幽竁楚黃之阡有邱𡵨如遺愛所藏過者踟躕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素蘊墓表 邵長蘅 代某

公諱素蘊字筠湄別號退菴舉順治壬辰進士除東明令東明當河決

後敗官亭城垣民廬殆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至設法灑濬繕完城堞招還流散三年間戶增至萬餘山東羣盜任鳳亭王小岡聚眾數千人剽掠旁郡漸擾害畿南制府密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解散久之以治行卓異入爲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條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先是逆藩吳三桂開邸滇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以下皆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充牣私室勢傾中外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少年多歸之三桂寖驕漸至題用朝臣無復顧忌公毅然疏斥其姦大指謂爵祿者人主之大枋綱紀者朝廷之大防枋不可移防不可潰疏末有防微杜漸語閣臣咋舌持其章不敢下會

世祖章皇帝晏駕輔臣外遷公爲川北道以前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辨必欲罪公而後已有

旨令回奏公奏略曰臣所爭者朝廷之體統至防微杜漸語不過期該藩每事盡善爲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撫軍佟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彊公竄易二語奏上以糾參無實坐貶公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嗚呼古今事變之所伏每患深識之士知之而不

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使公言獲用則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康熙癸丑冬三桂反書聞人始服公先識於是四部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前題補分守鄖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相繼以城叛應賊房保之閒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餉饟自襄至房保路險陋舟車不通歲調襄陽安陸德安三郡丁夫擔負率僦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顛墜漂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句補三郡大困而饑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鑿木數十里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無乏興公之功爲多遷山西提學道滿考內陞凡四遷康熙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會歲飢特疏請賑甫拜疏即檄下州縣開倉賑給吏或以爲言公曰若上須報則濡滯時日是棄民也且

皇上仁聖必得所請尋

報可所全活飢民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訛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訶之不止公大書榜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情形曉諭遠近數日人情安堵出城

者復歸十月奉移撫湖北之
命時湖北新燹於寇夏賊雖誅脇從者尙衆人情恇擾或一夜數驚公至首嚴告訐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間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夜坐堂皇戟門洞闢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略多類此是歲又旱疏請緩徵漕糧又疏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得
報可入秋得末疾寖劇遂以康熙己巳十月卒於官距其生爲前庚午得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爲沔陽州衛之沈場田地江陵縣之沙壓空壓漢陽嘉魚之崩坍咸甯黃陂景陵之穀折江夏崇陽武昌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之一年兩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十年矣公悉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
上會病甚遂口授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嗚呼孳孳爲
國知無不言公殆無愧歟楊氏系出弘農至震而大著自是代有顯人公之先世居宜君縣之石堡村不詳所始徙高祖諱時宜舉明經不仕曾祖諱彩諸生祖諱國俊歲貢官三水教諭卒祀鄉賢父諱清明經廷對前明天啟閒避璫燄不仕以公貴累贈如公官兩配皆劉氏先公卒

累贈淑人又繼田氏誥封淑人子男子二長綱候選知縣次維國學生女子四孫男一尚幼既葬綱函書狀遣使走四千里來請表公墓石余禮辭不獲乃掇其大者而書之

碑傳集卷六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六十六目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下

廣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楨墓誌銘 杜臻

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興邦墓誌銘 王熙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廣總督徐公國相神道碑 張英

蔡毓榮傳 八旗通志

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朱公宏祚行狀 張貞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猗氏衛公既齊墓誌銘 李振裕

光祿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如龍墓誌銘 張玉書節錄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下

廣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楨墓誌銘 杜臻

公本姜姓世居東萊之都昌素治經業代有聞人生而異質過目成誦宗黨咸器之壬午從
龍遼左繼正白旗佐領西泉李公卽以李爲氏丁亥八旗掄才以第十六名中選授長蘆運判京東接壤山左彼時潢池陸梁王師南下滄民驚恐公力爲調護賴以安全更疏引益課至今尸祝不衰遷河東運副值姜瓖之變運城失守玉石俱焚時公護篆牘徒卒謹斥堠哀鴻咸集辛卯陞兩淮運同關橋稱掣積有侵蝕公請剔充餉後無貽患癸巳陞皖守皖當水陸衝繁軍興旁午公調劑井井心血幾枯撫李公日芃節省驛站銀三萬餘貯庫適暴疾捐館掾吏覬啖之公義形於色卽清查題報卒纖芥無敢隱夫能砥清節於前始能保令名於後非獨守足以勝之亦識足以裕之也己亥擢山西陽和道副使詳豁各屯戶包賠荒糧三萬餘石民困以甦庚子陞冀甯道參政歲餘裁缺歸省甲辰補

江西湖東道時萑苻充斥公首嚴保甲夜戶不驚丁未陞河南按察使
前臬詿誤司李新裁事冗煩如亂絲公逐案親鞫奏讞全活者以萬計
中州有青天之頌癸丑會推福建布政使是冬入覲甲寅之浙值閩逆
亂仙霞梗阻總制李公之芳題留贊畫運籌悉中軍機適浙藩出缺內
而大中丞魏公象樞特薦外而將軍督撫保題奉
旨俞允時滿漢官兵十餘萬分閫需餉甚急公咄嗟而辦卒至士馬飽
騰仙霞克濟不久蕩平雖師武臣力實公與李文襄公文德之助議者
謂蕭何之漕關中劉晏之轉江淮殆不過是且浙數年兵燹糧逋無徵
公屢具城陷地荒民逃之詳請題允免經徵被黜者二十八人皆得瓦
全辛酉內陞京堂旋奉
特旨巡撫江西監臨棘闈內外嚴飭尋調廣東壬戌二月總督征滇師
旋呼癸而譟全省震焉公單騎入營慰勞眾始帖服孟夏入廣藩黨遍
郡蠹利害民尙沈二案變產株連公題豁三十餘萬案牘爲之一清以
及分還民屋創建貢院粵人至今賴之省北有花山爲明季巨憝入踞
積寇未盡殄公發徒旅選軍乘不血刃而醜類皆入軍門降遂請設花
縣嶺南一帶始廓清矣憶余甲子春奉

命之粵東展界海壖自欽廉高雷至肇高廣惠潮與公聯鑣同事晨夕
奉教者三閱月而告竣公之留心民瘼周詳懇至迄今猶記其萬一於
日紀中至於題瓊州之積逋造鎭海之巍樓其餘事耳年六十九致政
歸士民輟耕罷市無不奔走哀號而不能捨總之公一生行事炳若日
星經營南北幾四十年顏色瘁於驅馳精神竭於案牘惟期上可以報
君父下可以答蒼生祇此一誠而已及歸卜居潞河杜門謝事栽花藝
圃爲娛老計喜讀書手不釋卷其與人以信御下以恩綺麗不設於身
奇珍不適於口雖宦跡遍九州而寒素如一日尤人所難也辛未秋
皇上從口外回有臨幸公第之旨公匍伏恭迎
上喜動顏色慰勞再三出尙方之膳以賜癸酉春又頒賜淸書綱目一
部眞一時異數云公諱士楨號穀可生於萬歷己未歲四月二十三日
亥時卒於康熙乙亥歲三月二十二日申時享年七十九元配王氏系
出山左望族今封夫人子六人長煦文氏出前內閣中書隨征補廣東
韶州知府改補浙江寗波府知府今授督理蘇州織造府事次燿陳氏
出原任貴州貴陽府修文縣知縣次炘現任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郞次
燦候選知縣俱王夫人出次炆白氏出分理暢春園事次煒陳氏出候

選州同娶皆名族女一王夫人出適周承詔佐領孫男十五人以爊國學生燿出以堉以墉以塏以埥俱國學生炘出以坦以墧以增俱炆出以埗以埈以坤俱燿出以埰以口燦出以鼎煦出以口煒出孫女長適營造司掌印郎中參領兼管佐領事佛公保子阿麇煦出次適原任營造司郎中參領岳公陽子六十七燿出餘未字煦等將以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六日某時奉公葬通州城西之王瓜園以臻忝舊治知公悉屬爲銘誼不敢辭謹據狀次第行實而系以銘曰

鍾嶽之英應運而生濟川之楫與時偕行簠簋是飭鹺政惟均畫籌羽檄禦變如神匡扶三省倚毗一身丹墀書帛綠野稱觥天悲星隕人嘆箕乘不朽偉畧鐫石永貞

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興邦墓誌銘 王熙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卒於官訃聞

天子閔惻下禮官議予祭葬如例其明年公之子紱璽纕璽奉公柩歸葬於宣化府之祖塋以狀乞銘於余余交公久紱璽余壻也朋友親戚之誼均無可辭謹詮次如左按狀公姓閻氏諱興邦字㢱仲梅公其號

也先世山西太原府忻州人始祖海明初以武畧從常開平出居庸關戰柳河有功授宣府前衛指揮使世襲指揮同知遂爲宣化人至六世祖瑨由世職仕至甯武總兵瑨生一棟一棟生正名仕至遼東義州副總兵正名生師皋累官大同副將是爲公父自師皋以上三代皆以公貴贈如公官闞氏世以武功顯至公始勵志於學治舉子業少從舅氏游江浙閒與東南諸名士爲文字之會才名籍甚癸卯登賢書謁選廣西馬平縣知縣旋以艱歸起補直隸之新城新城爲畿南北孔道輪蹄絡繹驛馬或不繼輒僉里民公出私錢買驢數百養之民閒役至以應官暇則俾民自收僱直爲芻牧費民咸便之邑有集場多假旗豪爲壟斷公時時策騎行村落中奸宄屏迹案畿輔通志云公革里書之弊丁銀悉民自納朞年以才能擢知通州州視新城尤劇甲寅軍興旁午公修橋梁平道路餱糧芻茭無不夙辦戊午陞工部員外郎監收崇文門稅課風清弊絕囊不餘一錢壬戌奉

命從大學士伊公等往視河工公至測河身之淺深相地形之高下度決口之緩急目數心識繪而成圖及入告公隨諸大臣後指畫井井

上心異之呼公前問姓名具以對未逾月改授監察御史蓋駸駸乎大

用公矣朞年陞鴻臚卿扈蹕南巡乙丑光祿卿缺
上廷語諸臣曰光祿弊大而費繁非閻某不能辦也乃越次用公公省浮冒嚴濫給平價直歲省大農錢不貲戊辰陞順天府尹會湖廣叛卒夏逢龍搆逆
上念中州與楚疆接壤思得重臣塡撫之特用公陛見賜鞍馬星馳之任公至問民疾苦察長吏賢否紀綱肅然而其大指以潔已率屬奉公愛民爲先兩河左右千里戴公若慈母豫省漕糧久行改折會部議仍徵本色公疏爭之凡再上始得請又以歲旱民困疏請緩征豫民大悅秦中洊饑詔撥江南湖廣漕米數十萬輸之秦車運騾負晝夜不息公親駐洛陽躬自督率閱三月事始竣已調公撫貴州貴省素僻遠苗彝雜處或爲公難之公曰同屬朝廷疆土何僻遠爲卽日就道既下車首以禮讓化道其俗而嚴飭各屬勿侵擾諸苗念貴陽地狹民寡則有請併縣治之疏（儀吉案省貴陽府附郭新貴縣入貴筑）以黔省防兵困苦則有預撥協餉之疏（儀吉案檢慕公天顏須撥協餉疏請自康熙二十五年爲始而閻公以三十二年撫黔豈前疏未行而繼請邪）其最著者則請廣鄉試之額其言曰同文敷澤已久遐方人材漸盛黔粵皆同邊服今禮闈既分中右而鄉試中額多寡有殊乃援粵西額數以請

上踐之尋令天下鄉試皆增額有差實公疏啟之也儀吉案問公又有官莊疏略言故提督陳奇舉報安順等處官莊一案原任撫臣噶既齊造册題報部駁令再嚴查今查前項田地人丁因叛逆李本深占踞爲莊收租牧馬其間有與民均分籽粒者有給牛種全收其租者有一分收其六七者悉屬苛斂小民民剝膚以應故有租穀一千三百餘石今既歸有司丈明實止成熟田千五百二十畝三十四丁按則起科米二百八十一石零銀四十六兩六錢零並無隱匿若如部議所不符原報之數勢必另立科則恐田少糧多民苗俯仰不給有負皇上懷柔德意仰懇允照丈編田丁按則徵輸苗民俱免向隅之泣矣又疏言前總督甘文焜將軍王之鼎皆殉吳逆之難宜建祠於黔

上俞其請爲御書扁額以賜所以表揚忠節而風厲殊俗意深遠矣公性孝友與人交終始如一尤好周人之急自九族以至交游惠澤無不霑被雅好爲詩得大歷間風味所爲古文詞皆端雅有體所著有冰玉堂集公素康彊無疾病戊寅元旦望闕叩賀禮甫畢仆於地臥疾十有五日而卒將革之夕猶口占謝

恩遺疏神明蓋終始不亂云公生於天聰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四娶彭氏誥封一品夫人側室高氏趙氏子二長紱璽聘王氏卽熙女高氏出次纕璽聘張氏趙氏出女一適熙子克昌彭夫人出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宣化府之祖塋銘曰

義義上谷京師扞蔽地脈蟠聚人材英異惟公之先世濟勳庸桓桓赳赳策名鼎鐘累傳於公始用文顯賢書高擢經綸茂展盤根錯節赤縣神州含香持斧克壯其猷鴻臚清秩禮儀是司句陳嚴肅公實先之爰自膳卿升華京兆綜核保釐詳而有要屹屹中州厥惟重地畀公節鉞撫綏是寄仁心仁政覃於兩河潔已奉公清而不苛移鎮黔西受命而趨深箐重巘勿憚馳驅禮義漸摩詩書敎育文風翔洽苗民悅服黽勉夙夜不敢告勞竟殞厥躬乘箕絳霄

帝念忠勤國典用卹豐碑鼎峙籩豆有秩惟功不忘惟德不朽奕奕繩繩永綏厥後啇施於身篤祜自天泐詞幽宮垂千百年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廣總督徐公國相神道碑　張英

大司馬制府徐公以康熙巳卯歲壽終京師里第葬于某地之阡堂斧巀嵲松楸鬱蔥逾年其嗣君以隧道之碣來請余向頌遺愛思之至深而知之亦悉其曷敢辭謹案公諱國相號行清襄平世胄門第清華生而奇偉負性高爽明通有經濟才際

國家昌明休隆之運早年筮仕登朝起家司農擢刑部郎中度支明允克著賢聲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遷安徽布政使江南財賦甲天下地廣

民殷政繁役重持籌者率多隕越公稔其弊銳意滌除省徭役禁苛索釐然一歸于正雖時值旱蝗迭見軍儲浩繁而閭閻樂輸供億無缺獨稱最焉

特簡大中丞巡撫安徽察吏誡民風清澤溥爲政以安靜和平休養民生爲重由藩臺而開府其措施爛然未易以更僕數爲舉其康濟時艱功在民生之大者言之當公之經理江左也在甲寅乙卯之交時滇閩變亂江楚戒嚴皖郡據長江咽喉爲舟車絡繹之衝王師駐江右三楚者以數十萬米穀草豆之屬大抵取辦江南徵發驛騷軍需旁午公畫理儲蓄不事征派近餽遠輸芻騰粟翔士有宿飽之樂而無庚癸之呼卒之東南半壁金湯晏然皆公之運籌轉餉有以給足之也廬鳳滁所屬州縣康熙戊午己未間洊遭旱澇民不聊生挈妻子逃竄四方者接踵公時節鉞安徽目覩災黎曰此皆吾赤子也安忍其流離失所乎自捐宦俸併勸諭寮采紳士輸助購買米菽振捄之復拜疏請賑殫心區畫所活飢民不下數十萬咸安故業至今民猶頌之江左古屬揚州之域汝陰鍾離一帶地廣而荒蕪不治又庳下瀕河近淮常受水患民間罔知蓄洩以致無歲不災公時因勘荒按行其地蒿目焦思審度形勢

特疏請行溝田之法得報可遂勸諭百姓築堰疏渠招徠開墾多方鼓舞民皆曉然知水利之所在無不爭趨樂赴期年而五種俱熟既富且豐向來斥鹵汙萊之地盡變而爲桑麻秔稻之區至今百姓食水田之利而思公之德澤不衰焉及其移鎮于三楚也仍以治皖者治楚下車察謠俗問民所疾苦而湔除之正己率屬首在激揚吏治大法小廉百僚肅然舉動惟持大體不事苛細而又能洞悉情偽豪猾皆屏跡莫能肆時楚中新離兵革事在休養公調劑兵民整飭綱紀而宜民之政次第舉行如修建學宮設立義館所以崇教化也革除鄉保里役差役行頭所以杜煩擾也禁止火耗整肅官方所以澄吏道也釐正名分嚴懲刁訟所以安善良也楚人被其德鐫諸貞石以垂不朽猶憶公將之楚予時以葬親請假在里與公握手言別余爲楚人賀公曰湖南北襟帶江漢包絡溪峒蠻猺雜處其閒兵悍地曠最稱難治惟當以鎮靜寬恤爲政然心竊鰓鰓慮之余謂公鴻才厚德固無慮此公去位後楚地果屢年多故此皆公之明智所預料也投簪北上所至攀轅皖與楚擊柝相聞兩境之人感頌愛思者如一歸京師蕭然簡素予猶得見公神觀清明步履壯健未幾而

捐館舍惜哉公之子食清白之貽有象賢之美公生平以公正報
國以寬厚與人以明敏決事以慈惠及物節鉞江楚遺澤至今未泯可
謂一代偉人矣其家世官爵年壽子孫詳家乘中余惟舉其所素知畧
述梗概竊比古人昭德之義使鑱石以表之而其餘亦可以類求矣

蔡毓榮傳 八旗通志

蔡毓榮字仁菴漢軍正白旗人原任漕運總督蔡士英之次子順治十三年任牛彔章京旋以才能拔補刑部理事官兼本旗甲喇章京擢京畿道監察御史康熙元年陞祕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年九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七年十二月遷吏部右侍郎未幾仍轉左九年四月
聖祖仁皇帝特簡總督四川湖廣駐劄荆州十一年九月疏言川湖二省移駐弁兵既經安插即同土著伊等子弟有讀書者似應准其入籍考試事下部議得
旨如所請十二年十二月飛疏馳奏言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手書與臣密報吳三桂反臣隨調沅州總兵官崔世祿等疾赴貴州守禦彝陵總兵官徐治都永州總兵官李芝蘭各率兵繼進復慮楚省兵單檄汝南總兵官周邦甯赴楚應援下兵部知之十三年正月癸酉疏報賊兵

已抵清浪衛逼近沅州亟請大兵馳救
聖祖諭令提督桑額領兵疾馳赴沅協同固守大兵即至庚辰疏報賊
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沅州總兵官崔世祿被執澧辰路梗先是
聖祖已命都統巴爾布等率禁旅先驅以順承郡王勒爾錦爲甯南靖
寇大將軍統大兵繼往征勦至是復於所領兵內每佐領先出驍騎二
名以都統一員領之繼巴爾布之兵速往荆州并令都統巴爾布護軍
統領伊爾度齊額司泰等於所領護軍內簡選肥馬以護軍統領一員
領之繼前鋒統領碩岱之兵並馳赴荆州二月辛丑加毓榮兵部尚書
銜以從前招民議敘也丁未疏報吳三桂遣僞總兵楊寶應犯常德其
父原任廣東提督楊遇明家於常德遂爲內應知府翁應兆從逆常德
潰壬子疏報吳三桂兵至澧州城守官兵以城叛降于賊提督桑額總
兵官周邦甯自常德還至澧州城外以孤軍不能迎敵退回荆州乞大
兵星馳勦禦甲寅疏報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以城叛降於賊
巡撫盧震棄城遁三月壬辰疏報襄陽總兵官楊來嘉據穀城叛副將
洪福亦叛四月吏兵二部會議蔡毓榮聞吳三桂反叛不能安民心固
疆圉又不令提督桑額往守常德致常澧長岳相繼陷賊應革職雲南

貴州總督鄂善既奉命與蔡毓榮公議軍機地方失守罪亦難逭應降
五級調用得
旨蔡毓榮革職鄂善降五級俱留任戴罪圖功八月己未
聖祖諭兵部王師進勦湖南須用綠旗官兵總督蔡毓榮管轄通省可
率所部兵隨王師協力平定地方是月毓榮報丁父憂
特命在任守制旋報吳逆賊黨盤踞南漳縣天門寨等處遣襄陽總兵
官劉成龍分守下荊南道參政石琳率領官兵攻勦斬殺賊眾獲馬騾
器械安撫各寨洞九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等出犯南漳官兵奮勇力戰
大敗賊眾陣斬偽弁兵因獲偽劄器械等物並下部議敘十月奉
命率兵會同都統范達禮等協勦楊洪二逆旋奉
命赴岳州會勦湖南俟大兵平定湖南仍進勦楊洪二逆十四年正月
壬午毓榮疏報南漳縣點子龍虎等洞寨偽都司夏之琪等率兵民三
千三百餘名投誠下兵部知之尋以吳逆賊兵固守岳州暫停進取奉
命以所部官兵仍回荊州二月疏言賊船往來長江狡謀叵測請令候
補副將華善為岳州水師副將設兵一千五百名尚之禮為荊州水師
副將設兵一千名各為左右二營以資防禦

詔從所請三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犯南漳縣襄陽總兵官劉成龍擊敗之斬偽都司陳國俊焚賊屯糧逆眾盡遁又疏報三月初九日襄陽總兵官劉成龍進勦叛鎮楊來嘉逆黨偽總兵陳宗啟等於馬良坪燬其巢並下部議敘七月吳逆偽將軍張以誠王會等勾連叛鎮楊來嘉等侵犯南漳毓榮會同都統宜理布分率滿漢官兵奮勇鏖戰陣斬賊兵三千有奇九月丁亥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疏請設綠旗精兵七千名分為援勦二營設二副將統之

詔從所請其副將等官聽會同該督酌選才能補用尋令二營援勦兵俱聽毓榮管轄十五年正月毓榮疏報副將四什六等破叛鎮楊來嘉於黃寶山殺獲無算九月疏報叛將洪福等出犯均州駱駝嶺地方副將四什六等率滿漢官兵破之追至芝河大殪賊眾奪回難民並下部議敘十七年三月庚子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尚善請調綠旗兵五千入湖破賊奉

旨令毓榮率標兵三千并荊州隨征綠旗兵二千馳赴岳州與尚善協力攻取岳州閏三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等雖經勦除餘孽未盡臣隨遣襄陽總兵官劉成龍招撫偽官兵丁共五千八百餘名下部議敘六月

毓榮兵至岳州初三日同討逆將軍鄂內等進泊柳林嘴君山二處賊兵乘風齊來毓榮等令各路兵船分道迎擊用礮擊沉賊船擒斬僞官兵丁獲鳥船及僞劄器械等是年吳逆病噎膈死於衡州賊兵敗退猶據險相拒毓榮疏言大兵進取辰龍關必由楓木嶺一路齊進請專責一人總統至是議政王大臣等以蔡毓榮周有德二人請

旨簡用

聖祖命毓榮爲綏遠將軍賜勅諭曰大兵進勦雲貴各路綠旗官兵必須專責一人總轄調遣始克允濟特授爾爲綏遠將軍總轄常德武岡等處所有各省調撥官兵及湖廣全省綠旗兵馬聽爾酌量調度前進底定疆圉總督董衞國周有德提督桑額趙賴周卜世俱聽爾節制一切平定雲貴及勦撫事宜惟爾專責至楚中現任文職官員聽爾遴選賢能攜赴軍前調用如有能備芻糧克濟軍機及官兵有能首先奪關冒險直入擊敗賊眾者爾卽開列勞績具疏奏聞論功加等議敘如有臨陣退縮運糧遲誤者副將知府以下各官卽以軍法從事其以上各官指名飛章參劾從重治罪水陸兵將不相習者爾卽具奏酌行更調爾定期恢復地方將破賊事宜密行知會廣西陝西等處王將軍提督

等齊乘機會而行爾須嚴督兵將相機前進力行勦除毋得遲誤坐失
時會仍嚴加偵探毋致疎虞爾膺茲重任宜攄忠竭力籌畫周詳勦撫
兼施早奏膚功以副朕簡擢至意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我兵取辰龍關
抵辰州毓榮疏報恢復銅仁府瀘溪溆浦麻陽三縣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八月甲子疏請招撫逆賊吳世璠兵部議從其請
聖祖切責之旋疏報叛鎮馬承廕遣偽總兵劉應龍擁眾駐札梅寨地
方貴州提督趙賴遣官招撫劉應龍親率所部呈繳偽劄來降是月滿
漢官兵進取貴州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泰疏言蔡毓榮奉有
調遣漢兵之
旨今進取貴州滿漢旣以合兵若各自調遣彼此不相知會恐於事機
無濟
聖祖特諭蔡毓榮進取貴州凡屬軍機俱關白大將軍商酌行之九月
毓榮疏言臣已統兵入貴州境恐大兵進征之後內地兵單請調提督
徐治都駐常德防守
詔從所請時瀘州永甯敘州諸處俱為賊陷已降之總兵譚洪等復叛
夔州府民亦變亂徐治都奉

旨會同將軍噶爾漢等剿賊乃令襄陽總兵官劉成龍往鎮常德汝南
總兵官周邦寧往駐襄陽十月毓榮同大將軍等領兵前進抵鎮遠府
偽將軍張足法楊應選等夜遁恢復府城十一月甲申毓榮疏報山西
提督周卜世等於本月十四日進兵攻奪塘頭隘口十五日恢復思南
府得
旨嘉奬並下部議敘二十年春二月大兵嚮雲南進發三月毓榮等疏
報臣等統兵先後至雲南省城營於桂花寺二月二十一日逆孽吳世
璠遣偽將軍胡國柄等率馬步兵萬餘人出城列象陣拒戰我兵分隊
進擊自卯至酉大敗賊衆追至城門陣斬偽將軍胡國柄劉起龍及偽
總兵九員生擒六百餘人獲甲仗旗幟馬匹無算十一月逆孽吳世璠
自殺逆黨以城降雲南平疏聞
聖祖特諭吏兵二部總督蔡毓榮率兵剿賊直抵雲貴勞績茂著可復
其原官二十一年六月特授雲南貴州總督加兵部尚書雲貴督標向
設四營兵四千名毓榮以總督節制兩省險要之地況當新復之初苗
蠻錯處非設重兵不足以資彈壓八月疏請照各省總督設立五營
詔如所請九月又疏言金甸在金沙江之外舊係麗江土府所轄從未

安設兵汎自吳逆謀叛將地方割與蒙番爲交好之計通商互市今互市雖經禁止而蒙番所設喇嘛營官尚未撤回欲議設兵撥防必驅其人復其地而後可據土知府詳稱願遣土人進藏致書達賴喇嘛宣示聖天子德威令歸還原地似應如所請藉此往回之閒寢彼番目前狡謀備我師進取實計部覆如所請初吳逆鎭滇特設十鎭總兵官平定之後俱就裁除營協荒缺汎防空虛十月毓榮請酌定全滇營制疏言滇省東接東川西達猛緬北拒蒙番南達安南四圍邊險而中閒百蠻錯處如猓玀僰民野苗等種類繁多最爲叵測故無在不須控馭之兵臣等量地設防從長佈置分扼要害然後可經久無患如迤西舊設三鎭內鶴麗一鎭逼臨西域控制金江獨當一面自應復設仍駐鶴慶永順一鎭守在天末地交緬甸並屬要區自應復設仍駐永昌查永順鎭兼轄之騰越一協順雲城守一營今遵部議復設無庸更議鶴麗鎭江汎綿邈緊隘甚多設兵二千四百僅足濱江守禦二郡彈壓其他要汎勢難兼顧查劍川州逼近石鼓一帶地方界接蒙番爲迤西藩籬要地應設協守副將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劍川聽鶴麗鎭兼轄永北一鎭原由楚雄蒙景改爲鶴麗永北旣又由鶴麗分爲永北彼時

楚雄設有援勦前鎮洱海設有援勦後鎮故永北鎮與北協同駐州城今援勦鎮營既裁則楚雄乃迤西九府咽喉且左有蒙化景東右有姚安接通建會而楚屬南安等處又係野賊剽刼之鄉誠為喫緊應以永北鎮改為楚姚蒙景鎮移駐楚雄控制姚安景東蒙化以北勝協改為永北協仍駐北勝州控制永甯土府並歸鶴麗鎮兼轄其洱海當迤西孔道楚雄蒙景鎮統轄四府鞭長不及若非另設官兵則一路塘汛虛懸而地方曠野無備應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洱海聽楚姚蒙景鎮兼轄迤東舊設四鎮內開化一鎮向以羈縻之域改為節制之區叢山深箐接通交趾自應復設仍駐開化臨元澂江一鎮當四達之要會控三府苗蠻自應復設仍駐臨安查開化鎮向無兼轄協營臨元澂江鎮兼轄之元江一協新嶍守備一營合遵部議復設無庸更議曲尋武霑一鎮向駐尋甸控制曲武二府霑益一州彼因汛廣險多土司黠悍故武定仍設援勦左鎮曲靖仍設援勦右鎮今既奉裁則曲靖乃黔楚通衢滇中東北門戶應將曲尋武霑鎮移駐曲靖但自曲至尋一路險僻自易隆抵普安衞數站要衝而尋城密邇東川有樹撒秧田空山伊吾打烏等十數隘口俱關利害雖有兼轄之尋

雲遊擊一營而雲汛荒廣猶苦兵單計合鎮營之兵不能兼顧武定接通建會有他頗普度撤馬等隘而祿勸則連撤甸猓玀元謀則通金江有亦資等隘亟須守險且武汛上至祿豐接楚雄之塘下至安甯接雲南城守之塘若不另設官兵何以分汛應亟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武定並聽曲尋武雲鎮兼轄廣羅一鎮原駐羅平控制廣西廣南均屬要地但前六鎮既以難裁故臣等於無可裁之中仰遵

廷議酌量裁此一鎮惟是各鎮勢難兼併而一州二府境土遼闊且羅平路通黔粵汛接安籠彌勒十八寨爲土夷之藪時有跳梁應改設協守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二百名仍駐羅平兼控廣西其廣南瘴癘之區直接泗城思恩等處而皈朝皈順富州一帶儂人野類叛服不常且由皈朝以達架村直通交趾協兵未能兼制應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八百名駐劄廣南聽廣羅協兼轄此又視鎮兵較減而於各地方必須者也以上除六鎮暨原設協營之外凡應改設增設官兵皆臣等審量形勢萬難缺少且雖有增設之名而較之滇省舊日官兵已多減省亟請

聖恩特允臣等所請早定經制於以建威消萌久安長治無難矣疏入
下部議並如所請毓榮在雲南撫綏甚力其尤關繫地方者有籌甸善
後十疏一曰請蠲荒賦言滇爲逆踞竊有八年自王師南征遺黎飛芻
輓粟黽勉急公今弊政悉與革除康熙二十年夏稅已蒙蠲免然積患
旣深療治匪易去歲軍糈召買米價日貴賠累日多買價已倍于正供
運費更浮於米價每運米一石輒費至二三石不等每協夫一名月需
工食銀十數兩數月之閒斗米三兩無從購買迄今人無粒食野有餓
殍觸目憂心救時無策伏查順治十六年開闢雲南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滇之父老猶有能言之者今日
之引領待命固急於開闢之時自逆賊踞滇按地加糧按糧徵兵播虐
萬狀民不勝苦廢田園轉溝壑者已過半矣及我兵深入以來築壘挖
壕環營列柵近郊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徒堪牧馬重以逆賊四散
潰奔如馬寶夏國相尤廷玉王緒胡國柱等所至輒屠其人火其居掠
其子女殺氣蒸爲疫癘死於刀鋸又死於疾病夫有人斯有土未有戶
口旣非而田疇無恙者今二十年秋糧二十一年夏稅暨兩年條邊銀
兩凡係成熟之地現在之丁民旣不遺餘力矣其各府州縣衞所申報

無徵地丁若復按原額追呼則滇民既無賑卹之恩而反得包賠之累勢必使未復業者聞風裹足已復業者馴至逃亡相應亟請蠲除陸續招徠開墾二曰請制土人言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土目擅土自雄爭爲黠悍予之以職使各假

朝廷之名器以攝部落長子孫然武不過宣撫宣慰文不過同知知府悉聽流官節制故不爲大患自吳逆搆叛悉徵土兵濫加土秩僞總兵副將僞參遊都守遍及諸蠻甚或充僞將軍僞監軍狂逞無忌迨我大兵深入鼓舞招徠各照僞銜換給劄付尾大堪虞查土官應否需用武銜業准部咨行查仍照舊換襲土職無庸復贅其大將軍等所給銜劄無分文武槩行追繳惟祈

特沛恩綸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既奪其囂凌之氣復牖以章服之榮此制之安之之一大關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

睿裁者往則逆賊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搶掠莊村俱置不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徑自處決土人知有土官不知

國法今請著令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明正其罪至土司互相讐殺叛亂隨之故明沙普之禍可鑒請著令毋相侵犯其有稱兵搆釁者擣其

巢穴用過亂萌或一土司有犯卽令衆土司環攻其有事而徵調不赴
或觀望遷延者立遠而置之軍法如果著有成勞仍准論功行賞再請
以
欽頒六論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傳集土人講解開
導又查土官以世系承襲不由選舉勢利相傳不知詩書禮樂我
國家六法計吏土官不預無所懲勸請嗣後土官應襲者年十三以上
令赴儒學習禮卽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人子弟有志上進者准就郡
邑一體應試土官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督撫查核不肖者降革賢
者增秩或賜袍服以示優異又兩廣土司中昔爲沙普併吞繼爲吳逆
殄滅者變亂之後枝裔各回故土土人俱以主事之今若編入里甲則
漢夷雜處必有隱憂若以歸附鄰近土司尤恐所附者多强大難治臣
請稽其宗派取具鄰司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報部襲職伏冀按臣
所請
特頒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三曰請靖
逋逃言
聖恩下寬仁之令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分插

四省是於容保庶頑之中寓肅清邊境之意甚盛典也但賊兵四出原
不盡在圍城之中各路陸續投誠多在賊黨解攜之後其間觀望而逃
匿者正不乏人迨馬寶等四散潰奔則鳥駭鼠竄之人又不知凡幾廟
堂之上早已洞鑒故逆藩旗下官兵等事一案部議如有遼東舊人隱
僻山林者令總督招徠又
恩詔普頒凡受逆賊僞劄畏死逃避今來投首者俱著免死臣宣布
皇仁越今半載未據一人投首而已經起發者不無中路逃脫未經起
發者輒復多方展遁大都迫於疑畏展轉遷延又有征兵奉裁將弁不
能復制一經發遣乘閒兔爰頗多觖望之私已絕懷歸之念無衣無食
不兵不民脫有便利可窺豈甘枵腹自斃更有八旗僕從人等竟不隨
師凱旋潛逃滇境或甫出境而拐帶行裝尋復逃回故滇省逃人獨多
於別省雖屢獲解絡繹在途而林莽潛蹤正復不少臣自受事以來通
檄各鎮協營嚴飭諸路塘汛一體盤査并責各村寨頭人互相稽査更
行各有司編立保甲挨戶挨査煙戶既清奸宄無容身之地遁歸夷穴
勢所必至則土司誠今日之逋逃藪也臣遍諭諸土司令清查境內懸
首報之賞嚴容隱之罰亦既各分責成稍知禁令但此事關係甚大必

祈
特降明綸使知勸戒凡滇黔土司首解逆屬舊人暨八旗逃人至三十
名逃兵至五十名者准其加職一級六十名百名以上遞加陞賞其所
首解之人除逃人照例歸旗外餘仍仰冀
聖恩免其誅僇毋使其以畏死之故轉而竄入生苗則根株永靖矣如
果無容隱卽令具結存案具結之後別有拏獲供在某土司潛住者立
逮該司治罪功罪一定逋逃必淸至現在駐鎭八旗逃人仍祈
勅下鎭安將軍隨卽移知督撫立行追捕毋致流入土司難於緝獲且
逃人之姓名與逃出之月日俱有檔案可據則旗下指逃擾民之弊亦
不禁而自絕矣四曰請議理財言滇省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于
協濟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今制兵歲需餉七十餘萬重以駐鎭
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度支告絀難乎其繼臣周諮博訪因利於滇以佐協濟
者有四一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自有而滇人俱已用錢爲便業准
部行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座蒙自局設爐十六座祿豐局設爐
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座鑄錢無幾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

十座祿豐局設爐十座大理下關局設爐十五座再請於迤東之臨安
曲靖等府迤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三四十座
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委官歲獲息一萬兩以上者
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剋剝匠役廢壞錢法者作何處分著爲定例
以示激勸凡銅鉛悉令委官就各廠自行採買每百斤不過銀四兩毋
許分行州縣辦解若累小民至民間應納條銀概以銀七錢三爲則制
營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經費俱給全錢銷
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未有不日贏者再查蒙自一局前此吳逆鑄
出僞錢專發交趾以易交條銀兩蒙自迤南二百里即交江之蠻耗設
有關口又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壩灑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蒙局因
以爲利自大師恢復滇省嚴行禁止臣思安南素稱恭順若因其所利
便使
本朝錢法通行蠻貊之邦尤見一道同風之盛合請設蠻耗巡檢一員
領貯蒙局制錢聽交人赴官平買或請
勅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納價若干預行報部准令一年
二次委官赴蠻耗納價領錢隨到隨即發回既俯順乎夷情仍無傷于

國體一礦硐宜開也須雖僻遠地產五金先經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
可否可採之處令督撫查明具題臣愚以爲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
官開官採所費不貲安從取給且或礦脈衰微旋作旋輟則工費半歸
烏有卽或源源不匱而山僻之耳目難周官民之漏卮無限莫若聽開
採而官收其稅之爲便也今除全書開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鍋
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銅廠定遠之苴苑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
外查呈貢之黃土坡昆陽之母子營羅次之花箐尋甸之廸曲里建水
之魯苴冲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路南之泰來廣通火把箐定遠之大
福山和曲之白露順甯之老陰坡俱有銅廠易門之新舊縣馬龍之江
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里路南之小水井陸涼之三山大姚
之小東界武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窰俱有鐵廠羅平之愧澤河
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之歪冲建水之黃毛嶺
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之弋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
慶之玉絲順甯之遮賴俱有銀廠鶴之南北衙金沙江則有金銀廠或
封閉有年或逆占既開尋復荒廢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維艱然有此
自然之利而終棄之良可惜也宜專責臨元洱海永甯三道各按所屬

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廠不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
地殷實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廉幹
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
者准其優陞開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予頂帶使知鼓
勵又嚴禁別開官硐嚴禁勢豪霸奪民硐斯商民樂於趨事礦夫既集
礦稅自盈且予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爲非之念是理財而兼弭
盜之一法也一莊田宜變價也故明沐氏世鎮滇省置買莊田厥後沐
氏淪亡凡據滇省者必貪之以爲利
本朝開滇之始撥給逆藩遂致地爲藩莊民爲藩役藏奸納叛有由來
矣既奉
旨悉歸有司給民耕種將數百年錮弊一旦掃除人心共快然而民賦
之外另徵莊租則莊之名猶未革也查各莊額載籽粒原係折色銀兩
自吳逆暴斂每銀六錢徵米一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玆已蒙
恩悉除弊政則歲入本自無多且小民一種莊田便屬官家佃戶既非
己產安能必其久遠臣查各省廢藩莊田俱經變賣滇南更始之會尤
宜照例而行況滇人變亂數年多無恆產未有不喜於得業而勇於急

公者也今撫臣現委道員按莊丈勘臣請俟勘明冊報之日
勅部速行變價按地則每畝可變銀四五錢至一兩有奇按糧則每石
可變銀十兩至二十兩有奇各按等則納價免租與民田一例辦糧當
差永除莊田名色約可得銀數萬餘兩其有逆中投入與賣入各莊之
產一趨逆勢一受逆價既入莊冊即係官田但除霸佔者還民其餘應
一體變價又有先年入官叛產歲徵租穀無幾亦宜並行變價以佐軍
需凡此所變價銀仍請酌量留滇永作錢本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
法一以增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查兵丁有父兄子弟餘丁請將附近
各鎮協營荒田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督率鎮將營弁
設法借給牛種及時開墾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
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後仍照民例起科至於投誠兵丁安插爲民者
既鮮恆業迄無生理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種爲業起科之後編
入里中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以上四事仰冀
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五曰請酌安插言頭
准部行凡逆屬眞正家僕舊人俱撤回其滇省別省投靠之人釋放爲
民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若投誠副將以上無分新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亦無分新舊安插四省者以彼為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期根株清而萌蘖不復生也惟是偽參遊都守之中有外省客民阻留邊境賊執其人籍其貲給一偽劄羈縻之者有土著居民為賊按戶抽兵尋復按兵給劄而籠絡之者更有偽將軍總兵副將當賊兵潰散之後未便孑然投誠遂不論是兵是民坐給一劄倉皇投報希邀率眾反正之功者凡此偽劄悉係虛名既非領兵助逆之徒或並未嘗食賊糧充賊伍今一概驅而去之似非矜全之意且此輩或有丁徭田賦現須供辦或有廬墓家園無從變鬻或有父母妻子未能攜帶又或無衣無食不保朝暮一涉長途殆無生理是既生之而復死之也自奉遷移之令紛紛泣愬臣思邊疆初復亟宜安定人心乃數月來人心皇皇俱以迫於遣發展轉逃竄官差四出捕亡騷然靡甯當亟議變通以副

朝廷息事甯人之意臣請將偽參將以下果曾領兵助逆者仍陸續遣發以符四省安插之部行其查明偽給虛銜委未領兵助逆及虛加偽遊都守實管偽千把總事者取具各鎮協營保結存案俱照偽千把總之例免其遷移以符雲南所立新人准其為民之議此輩居滇日久深

識地理習知夷性置之行伍可以控苗蠻誰無鄉黨各有室家安於田里可以供賦役其有客民自願還鄉者給以印照聽其回籍事竣之日造冊送部查考既以止目前之紛擾仍無貽日後之隱憂矣六曰請收軍器言滇省賊遺礮位藥鉛硝磺一切器械俱經查收題報而臣竊慮逆中先後潰散投誠冊內無名與投誠而自願歸農之兵原給賊械未必盡行投繳且吳逆搆叛悉徵土兵給與軍器及各項火器甚多土人得未曾有投誠之後曾無一繳至軍前者臣已通行合屬文武衙門曉諭各軍兵互相稽查自行首報並通飭各土司及各投誠偽土將軍土總兵等一體清查然眾志難齊夷情多詐徹底搜求又慮地方驚擾合亟請

嚴綸誥誡勅部須例俾漢土同遵臣非不知私藏軍器之條律文甚晰但邊疆初復與承平內地不同尤貴因時立法嗣後民藏兵器與非民而擅帶兵器行走者俱以賊論漢人私賣兵器及硝磺鉛斤與夷人者以通賊論各土司私藏軍器火器不即投繳者罪亦如之其有私造軍器火器並擅差舍把出境私買硝磺鉛斤及成軍器火器者以謀叛論仍責成該管提鎮道府不時稽察按季取結存案一有失察嚴加處分

則兇器既除可以弭盜患遏亂萌矣七曰議捐輸言積貯爲天下之大命況滇省山多田少民鮮蓋藏官無餘積雖界達黔蜀粵西三省而水不通舟山不通車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一遇軍需緊急則搜求易盡接濟爲艱或罹水旱災傷則兵民皆困臣受事以來惟以積穀重農日與吏民孜孜勸戒而流亡未盡復業田地尚多拋荒小民方爲旦夕之謀豈能餘三九之蓄即令倣常平義倉故事嚴督有司實心舉行捐積不過三五石十數石而止何補籌滇萬一臣查

國家未用兵之先各省恤災修城曾開捐輸事例事竣即行停止但納粟拜官名器冒濫若生員俊秀捐納監生固係承平舊例監生捐納而免其坐監免其考職則事例盡有可行至現任官員捐納加級紀錄或遇過准其抵銷均有裨乎公家實無傷于政體合請

勑部於先後諸例之中擇條款之可行者酌爲滇南定例亟賜頒行惟是萬里遐荒米價數倍他省必將各款應輸之數酌減十之二三斯足鼓舞急公但得捐輸米十萬石分貯兩迤郡邑之間每歲出陳易新無憂紅腐遇征調則酌動以濟兵年饑則平糶以濟民稍俟民殷物阜更籌積貯抑臣更有請者全滇郡邑城垣自罹兵燹率多倒塌誠恐外番

生隙苗猓生奸亟宜及時修葺又各鎮協營兵舊日營房毀棄佔住民房甚至城內有兵無民若不將制兵另行安插百姓終無棲止豈能復業當此國用浩繁瘡痍未起公私民力並難舉行臣請將事例定爲銀米兼輸米以備積貯之需銀以供修城之用誠爲兩便其營房或令地方官捐造照例邀紀敘之恩庶廢墜舉而財不傷邊備修而民不擾矣

八曰請弭野賊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漸集耕鑿方興乃滇人猶竊竊爲慮者以魯魁山野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其初係新嶍阿蒙土人嘯聚窮山爲盜因其出沒不常居止無定故名爲野其倚魯魁爲狡窟者魯魁在萬山之中跨連新嶍蒙元景楚之界綿亘廣遠林深箐密其內則新平新化元江易門碍嘉南安景東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則車里普洱孟艮鎮元猛緬交趾一帶地方賊皆可出故防之甚難而勦之亦不易明時流賊入滇沐氏勳莊之人趨附入山賊黨益熾剽劫鄉村殆無虛日小民畏賊如虎相率納保頭錢保其不來劫殺自

本朝闢滇南賊稍斂戢然索保未巳滇人之苦莫此爲甚康熙十年經

前督臣甘文焜具題部覆定期進勦而吳逆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蒙番入犯此案俟之來年及來年吳逆反授賊首勒昂爲僞守備改名

楊宗周尋復授爲兩新僞忠順營副將而以其頭目普爲善李商義方從化爲僞都司每年按季額納皮盔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木刻派定包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豬羊雞酒索取無厭稍有不遂劫殺隨之於是流離之民暨相近野賊之民樂於附賊八年之久亡命愈多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其索保者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二月大兵入境吳逆賊黨潰散野賊乘機肆掠兩迤男婦子女牛馬財物擄入賊巢無算仍將人口勒銀取贖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宗周乃呈繳僞印僞劄普爲善李尚義方從化亦各呈繳僞劄遣人投誠大將軍貝子因換給楊宗周兩新土副將銜劄普爲善等各給土都司銜劄令其約束夷衆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年以來震懾

天威罔有越志臣更開誠布公飭令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據報逆中竄入之徒悉已解散回籍從前被掠未回人口亦經陸續查出逐一開報送交新平收養諭令難民認領甯家彼果同心向化則莫非天家赤子可以不事征誅如其故志復萌一有蠢動一面題報一面調集土司選撥官兵分道進討奪其巢穴斬其根株仍擇其可以駐兵之處移兵坐鎮永除後患九曰請敦實政滇省界在邊荒甫離兵燹迴非承平內地

可以優游坐理一切整頓地方撫綏民生務以實心而行實政無如官斯土者以瘴癘易侵荒殘難起率多旦夕求去之思否則守邊俸爲待遷之計自非嚴申課績之條未易起積惰而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一在復丁田一在廣樹畜一在裕積儲一在興教化一在嚴保甲一在通商賈一在崇節儉一在除雜派一在恤無告一在止濫差凡此十事臣既董勸兼行然非

天語特頒無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卽其閒已有通行定例尤必部行申飭特示勸懲嗣後凡邊俸已滿二年卽按十事考其實蹟果其田疇闢戶口增樹畜蕃積貯裕化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殷盈奢侈不作正供之外纖悉皆除無告之人全活甚眾官差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爲眞正循良督撫臣查明奏聞部臣核實請

旨優陞以示鼓勸如其以上十事爲具文閱二年之久而迄無成效亦聽督撫臣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吏爭自濯磨共勉於實心實政而殘疆日有起色矣十曰請舉廢墜殘疆初復必百廢俱舉而後庶績咸熙臣前疏捐修城垣捐造營房之請俱從整理地方起見准部覆遵行乃更有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又有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與

雖有定制不可以久急宜斟酌變通以免廢墜者如郡邑之有學宮所以興賢育才滇自吳逆之亂八年之久僅存斷瓦頹垣當此大告武成之後正誕敷文德之時若復聽其榛蕪不爲整頓非所以昭示遐荒振揚聲教臣雖勉力捐資倡率而物力凋弊甚費經營自必特行鼓勵之典使出其好義終事之誠合無請

勅部議如地方官有能獨任興修勿煩旁助勿動民力捐銀一千兩以上及大小各官捐助銀一百兩以上紳士捐助錢穀工料値銀三十兩五十兩以上者作何分別敘錄須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將各捐修數目職名動用工料價値核實題報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又如官僚之有衙署所以臨民出政自吳逆移駐之初省城大小衙門悉被逆屬佔爲私第奉

命而臨茲土者驅之城外僦居關廂失體貌之觀瞻毀朝廷之體制今恢復之後城內基址茫無可尋臣與撫臣暨各文武官弁不得不住賊房爲一時權便之計然衙門之規制未備殊礙關防僚屬之居處既分恐荒職掌倉厫監獄不能附近未便稽查如苟且因循非百度維新之意臣思賊遺房屋業經撫臣造冊報部例應變價入官但省會必無承

買之人有司更無求售之法與其日久傾廢何如撥爲衙門如蒙
睿鑒允行除逆藩僞府外容臣與撫臣酌量大小從公分撥聽各官自
行捐資修改永作衙署餘者徐圖變價分析報核斯創建不煩而規模
永定矣此二事臣所謂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也若夫
通省稅糧既有成額其間本色折色起運存留應有定制乃全書開載
則有九錢一石七錢一石及五六錢一石不等之例謂係本色則旣分
列銀數於米數之上謂係折色則又仍列米數於銀數之下本折似無
一定官吏因以作奸米賤則徵折色米貴則徵本色罔上行私有由然
矣況稅糧歲額無多不過以本地之糧供本地之兵故從無起運之累
前此大兵進勦責令隨地應供事出權宜今底定之後留滇大兵暨督
撫兩標官兵並駐會城一郡之米不敷一歲之用不得不令兩迤各郡
運省接支然各郡同一額糧誰宜留給鎮營誰宜輓輸協濟民間謂非
成例告苦告免而派撥之間吏胥易於操縱臣所謂原無定制易於病
民者此也合請
敕部按滇省全書九錢七錢等米三錢二錢等麥確定本色折色行臣
曉諭各屬軍民以杜有司私擅改徵之弊仍請

勑下撫臣按通省制營歲需兵糧若干將各鎮營同城及附近二三百里內稅糧照數撥給餘米及不係官兵駐劄並與營鎮窵遠地方之米每歲照省城時價報明戶部改徵折色解省專責糧道就近買米供支大兵以免殘黎遠運之苦先將派定撥給折解數目造冊報部著爲定例或俟大兵全撤之後將折解者仍徵本色聽各屬貯倉以備邊儲再俟二三年倉廩既盈永行折解充餉斯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又如站夫工食各省雖多寡不等要在足餬其口在站應差偶有逃亡截曠募補滇省非民稠之地別無應募充夫之人往例悉由里民派出赴站而食用之資常數倍于他省故里民幫貼之費亦往往數倍於工食今兵燹之後募夫尤難里民衣食未充無幫貼站夫之力是必工食足贍而後上不誤公下不累民乃自省城以至平彝各堡額設工食每夫止日給銀三分不足買米一倉升以彼背負肩擔櫛風沐雨度山越嶺尚不謀終日之飽豈遑顧及妻孥勢必夫逃站倒臣所謂雖有定制不可以久者此也合請

勑部俯鑒時艱大破成例酌量增給各夫工食所費無多而所全於民命者大矣至黔省站夫其困苦視滇尤甚今每名每日止給米一升草

鞋銀一分五釐并祈一例酌增永著爲例是尤黔民呼天延頸以待者也十疏俱奉
俞旨下部次第議行雲南至今賴焉先是大兵凱旋之後以鎮安將軍馬緒酌留禁旅駐防旋卽盡撤綠旗兵兵力單薄毓榮疏請增兵部議准增六千九百名或於緊要營汛內兼併或另立營汛防守毓榮會商雲南撫臣王繼文提臣桑格等復加籌酌疏言滇隅要隘環數千里非通鄰外國卽控馭蠻方若以准增之兵零星均布則勢分力弱非扼要制勝之策查援剿四鎮舊係總兵今當節省之日應止設援剿左右二協每協分爲二營設副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二千名以左協駐尋甸州右協駐省城用供迤東緩急策應則防守者各得其汛可無調遣之憂而四應者另有勁旅可收電擊之效提臣駐劄大理獨當一面三營官兵未足數用應仍設前後二營每營照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足其營伍之數則迤西緩急可資策應鶴麗一鎮爲第一要隘現設制兵止左右二營勢力輕弱今應設中營增中軍兼管中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增兵六百名共成三千之數則沿江隘汛可綿防維撫臣

制居省會與臣同城然臣總制兩省緩急有當躬行之處撫臣郎膺居
守之責現設兵一千五百名難藉防禦應增兵三百名將弁仍舊此臣
等僅就准增兵六千九百名議設議併量爲居重馭輕之法若照邊隘
均攤增置則此兵未敷分布至於撫提二標鶴麗鎮標所增兵丁馬步
戰守各照該營制額其援勦二協非株守一隅之師祈
恩全准戰兵馬三步七庶營制雄整而呼吸可資實用疏入並如所請
二十二年十二月復會同
欽差兵部侍郎庫勒納題定平遠大定黔安官制言三處原係永安宣
慰司安坤所屬咸甯一處原係土知府安重聖所屬自康熙四年改爲
四府設立流官相安已久糧差諸務並未違誤不便復設土官
詔如所請二十五年內轉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又轉兵部左侍郎尋
以罪革職發遣口外未幾
召還康熙三十八年卒毓榮任雲貴總督時值逆藩初滅地方新定墝
地皆赤傳檄招徠令民各復舊業每戶給銀三兩助其結宇仍給牛穀
勸諭耕種俾不至流離失所滇之士民感其恩德公請崇祀名宦祠
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朱公宏祚行狀　張貞

曾祖志高妣劉氏祖仲卿妣劉氏繼劉氏父美先妣姚氏

本貫山東東昌府高唐州

公諱宏祚字徽蔭一字厚菴姓朱氏朱姓出邾子國卽今鄒縣高唐地近之故知其爲公族也曾祖以來隱居不仕皆以行誼有聞于時兄弟五人長諱光祚選貢生封儒林郞內閣中書舍人次諱昇祚副榜貢生次諱昌祚仕至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階光祿大夫謚勤愍次卽公次諱丕祚州學生早世公以崇禎庚午正月五日生于州里之居第當其始誕里人張蒙來告太公曰吾夜夢入東嶽廟見帝君閱簿云朱家積德生一舉人矣太公遜謝之公生值喪亂崇禎壬午

王師徇山左勤愍公相從北去兄弟分析家室漂搖竄身南北不常厥邑順治乙酉我

朝定鼎始返故鄉適勤愍公扈從入關旋以假歸家人復得相聚丁亥里有寇警遂移居會城於是朱氏又爲濟南人及秋省父兄于都門時桐城程太常一見奇其貌曰此國器也能從吾游當有以發之公因請

業其家未期年而學成明歲歸山東遂補博士弟子年十九舉戊子鄉試張君之言至是而驗辛丑勤愍公巡撫兩浙復總督三省以八旗屯田事爲民請命迕權輔指被逮公相從請室視飲食臥起出則納槖饘詗緩急營救百端竟不免丁未

上親政復勤愍公官諭祭賜謚授嗣子大理寺卿公之事始畢庚戌乃就選人爲盱眙令僅四年以治行卓異徵戊午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庚申遷貴州司員外郎辛酉遷兵部督捕司郎中癸亥陞直隸天津道僉事乙丑晉直隸守道參議總理八郡錢穀丁卯

特命巡撫廣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己巳署兩廣總督事壬申又

命總督閩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甲戌以大計繕疏失辭免歸庚辰奉

命分修南河九月九日薨於淮安之高良澗年七十有一公之居官也以廉飭勤自約敕所至有能聲初莅盱眙知其所苦在徭役即爲正冊籍清弊覈隱使不偏累無藝之征並耗銀悉除歲爲邑省雜費萬餘兩俗尚氣好鬭民閒或詬誶輒自殺諍訟無已公嘆曰是不可以柱後惠文治也反復諭以律例俗大變且聽斷嚴明兩造之頃不數言而决咸

搏頗稱快故終公任無投府辭者旱暵歲歉公已爲申請邀有蠲賑之
旨公度民飢不能待公自假貸二千五百金煮糜飲之鄰封就食者常
數萬人訖無流殍是時蝻生滿地飛蝗忽至蝻皆附翼以去歲則大熟
有麥秀三岐之異督撫會薦下
詔褒之大計復舉卓異
賜蟒服尋以臺省闕人被徵入都時從子紱官大理卿應避親嫌遂補
西曹發摘奸伏如神冤獄多所開釋律無成例者亦參伍情法衷而濟
之高下稱平秦中有逆案其所牽累應流者身故無子巡撫咨請何以
厝置其妻公曰按律謀叛知情者杖流之獲罪既同則獲免不應有異
是後本人身死有子者流無子者免遂著爲令又有殺人者身死其妻
應戍巡撫以其舅姑年老請留養大司寇曰例有子養親亦有婦養親
乎公曰卹及煢獨
朝廷法外之恩也父母舅姑等耳子與婦何擇焉竟得留養旗人有典
民戶全家者後易質劑賄掌吏竊印鈐之將乾沒爲奴公取驗司城印
歷知其僞吏及旗人抵法十三人皆得脫去其矜慎庶獄皆此類也當
任督捕僕區法嚴告密旁午一涉株連家立毀公執法獄嶽使不得逞

保全甚眾在天津時有繪畫輿圖之
命撫軍才公俾領其事公戒車疾出東極海西盡邊城陟巉巖陵迅湍曉霜宿霧不敢告勞凡阨塞要害名區殊境居人有自少及老不能攬其奇名其勝者纖屑必錄稱職方善本焉保定衙署舊設銀工用別眞贋其人多奸猾且與蠹胥及舍人子內外句連索賄不至雖精鏐必爲再鎔折閱無算公曰銀之美惡吾自能辨何須若輩立斥去之丙寅
命蠲直隸八郡賦部文誤遺宣府公謂此亦直隸地也爲申請並蠲任縣水淹地七百八十餘頃甯晉一千四百餘頃皆請除其田租地近輦轂有應供尙方及協運灰車等物皆取辦俄頃動數千金悉爲釐正裁革陵工米豆時直踊貴內部奏銷仍循成例致遵薊豐順諸州邑有司遺累代償或萬金或數千金至有不能保其妻孥者爲原赦獲免宣永諸郡兵餉舊撥順德廣平大名三府運給道遠期迫艱于奔命公請先借支道帑以大名諸餉補之公私稱便公歷官既久聲蹟茂著不惟公卿推轂亦且簡在
帝心故粵撫闕人卽以命公旨自內降不由廷舉陛見之日
上屢命之前霽顏清問公奏曰廣東要地大亂初平臣肩此重任至彼

當爲人所不肯爲不敢爲者以圖報稱
上諭曰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要須從容安靜始終如一又
召入內廷密諭良久賜廄馬以寵其行又賜千金爲行李費抵南雄首
革庾嶺役夫役夫原無額設用則取邑民充之恐不時集日係累數十
人以待過客不勝其苦公勒石永禁並咨兵部使者出有驛站公費不
得于僱役外輕用一人先是粵東軍興芻茭屝屨之需征至百萬餘金
公亟罷之臨高澄邁吳川諸邑殘于兵燹郵舍爲墟疏請蠲賦以招徠
之流亡者得復其故業鹽法之壞由于藩下奸人逆藩雖平其害猶烈
公分剖利病以八疏入告一革除陋規一革除三年換阜一量地撥引
以清壅課一驅逐流棍另募一殷商一巡緝私鹽當嚴專責一生熟鹽引
宜從民便一盤掣夾私偷販一酌定遠近鹽價皆切中機宜衛所屯田
舊例每畝徵米三斗三升公疏請照民田起科止徵八升二事格於部
議皆奉
特旨允行藩司錢穀有成數而無條目官吏得上下其手公令設簿籍
絲分縷析逐項劄記多寡之數犂然紙上矣廣惠潮肇閒有駕舟行劫
者用藥迷人殘殺屢屢公嚴緝莫獲禱于城隍之神不三日其同伴自

首殲其渠而散其黨又以他盜尙多爲設五約以弭之域內遂靖公固嚴於緝盜尤惡誣良以爲盜者陽山阜商以倍稱之息沒人子女爲奴黎王璣輩糾結三十餘人入其家以快私憤有司以盜論傅大辟公鞫得實竟從末減逆藩尙之信就平逆屬巳繫正法奸民猶告訐不已公

上疏請嚴妄首株累之例其畧曰當藩燄方張投冒係籍者實繁有徒迨逆藩平定經刑部侍郎宜昌阿來粵察藩下人員應歸旗者悉巳造冊解京冊內無名者釋放爲民二十三年兵部奉

旨定南藩下官兵家僕及貿易人等除眞正遼東舊人及價買之人外逐一淸理發出爲民臣詳繹前後

詔旨無非以諸人皆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餘年來或經補伍或巳歸農或死亡遷徙地方官無籍可考乃奸宄之徒視爲奇貨非在部出首卽赴有司告訐牽引欺誣不可窮究及事得白而官民之被害巳深敢請

皇上垂仁格外下部定議後遇此輩除不准行仍治以妄首之罪則率土官民益頌

天恩之浩蕩矣疏上得請人心始定有訐某詩文語觸忌諱者公察其

作于前代法不應究立焚以消文字之禍
上念公勤勞于外壬申秋特遣內務府營造司員外郎董君殿邦暢春
苑總管李君煦至粵傳
旨褒嘉勞問甚渥時以為榮及總督閩浙飭營將整部武覈糧饟嚴抑
剋東南壁壘一時改觀監司守令察有貪汙立挂白簡前後彈劾不下
二三十人會兩浙薦饑有司議報富戶捐賑人情洶洶幾成大變臺灣
孤懸海外土著之民多業耕獵往往為奸弁侵蝕公皆嚴禁乃止時有
廣東撫軍及鹽使者互訐之案
上命公往勘明年秋臺臣條陳太湖水利
上又命公相視報命悉稱
旨二役舊例皆差部堂大臣
上謂一時廉正無如公者故特旨命之未幾以大計疏內有地瘠民佻
四字不稱
旨罷歸公雖退而家居日以報
上恩為念丙子大兵北征公輸馬贏二百餘匹以助轉餉庚辰春奉有
永定河急公之

旨公一至都旋奉
命分修南河地在淮安之高良澗公身自督理時當盛暑立烈日中不
去七月大水居室漂泊公坐案上以待水消督修益亟積勞成瘧遂不
起公為人簡坦闊達矢口見臆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中實樂易不
藏枝過卽自解樂取人善不啻如己出今中丞彭公鵬公知之在其為
令時一見卽語於撫軍于公論薦之遂成名臣居家極孝慈遭太公之
喪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及太夫人喪亦如之其先兄弟羣從之
急逾于己從子紋早孤撫之恩意甚備婚聘費至千金他子姪輩成就
其功名婚嫁者非一人周給姻戚故舊多至不可數性尤澹泊無聲色
玩好惟喜讀書卽通鑑一編亦歲必兩周焉奏疏書牘口占立就文移
案牘皆目閱手批不假他人所著族譜簡而有法識者貴之公娶姚氏
贈一品夫人後娶蔣氏再娶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人紳候選部主
事絳刑部貴州司郎中綱兵部武庫司主事九齡鶴齡尙幼女三人長
適候選州同知李庭蕙次未字次許字孫叔讓孫男五人崇簡崇道崇
謙崇勳崇敬女九人皆幼公薨之明年卜以十二月初九日葬高唐之
先塋諸孤以貞與其兄弟論交最久知公家事宜詳因出行實俾次為

狀將請碑銘傳贊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且以告諸太史氏貞不得辭遂歷敘其履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著于篇謹狀康熙四十年九月乙酉朔安邱張貞狀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猗氏衛公既齊墓誌銘 李振裕

吾師中丞公卒之明年子訥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原某阡走京師屬振裕爲銘振裕公之老門生也於公卒爲位於寢以哭葬有日矣繫官不得涖葬中心戚焉追惟公立朝事行衆所共見顧或未知其微宜爲公銘者莫振裕若也其何辭公諱既齊字伯嚴姓衛氏世爲山西猗氏人遠祖有諱庭芝及邦直者繼世爲學官以孝友教其家祖諱中夏以子及孫貴累贈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父諱紹芳起家進士累官至浙江巡海道按察司副使誥授朝議大夫提督貴州學政士人感之祀名宦祠以公貴累贈如其祖公弱冠成進士選內宏文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調霸州判官擢山東布政使遷順天府尹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改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謫黑龍江奉特旨還里命分修永定河改修南河卒於淮上公少穎悟及長嗜學子史百氏無所不通發諸心措諸事表裏洞達要歸於至誠毫髮欺妄之

萌人所忽不戒者公怵然若墜於淵至於禍福利害交乘猝至極天下
驚喜之變而無以加公處之恬如也以誠自結於
上故
上之知公者特深當其幾有所窒勢有所絓形迹且無以自白而肫摯
樸實的然無可疑其瀕於危而卒以全由
上察其中也方公之撫貴州也黎平高洞苗金濤殺傷人吏捕不得反
殺吏公初至黔而知府副將日上書數十請剿專閫大帥主其事兵既
出疏聞於朝將吏張虛捷冒功公未暇覈遽以聞既而廉得其實即疏
自劾
上怒前後語不讎遣部院二大臣往按之會大帥已死乃決知府副將
及金濤而議削公官
上以其事重逮公抵京廷臣會議謫徙黑龍江此公得罪本末也夫將
士貪功罔上情所必有公非不能知然甯受其欺而不敢稍文飾以幸
無過蓋以爲一念欺主即朝廷寬貸之而天地鬼神不勝誅也蓋
上方罪公時已鑒公之誠矣踰年遂釋公歸及命諸在籍大吏效力河
工亦及公

上之意何嘗一日忘公哉初公在翰林卽矯然思所以自立杜門誦讀
規切當世之務嘗上書有所建白議論侃侃
上於時已識公名以太母歿念父乞假歸居久之赴京補官
上欲試以事命視原品改外吏得霸州判官公奮曰判官職雖卑可見
諸行事不徒託空言乃召里秀良曹試而敦誨之成就其業以導愚者
民皆向方上官高其行數俾攝長吏篆至輒有惠政旗丁取子錢過倍
稱橫索無已公手批其牘將牒刑部悔服罪乃止是時于清端撫直隸
特器重之會公丁父艱去欲薦未果比總督兩江薦四人其一則公也
公連丁父母艱服未闋一日
上御乾清門引見講官王學士尹方問其籍山西也顧大學士宛平王
公曰山西有一翰林曾外調憶姓名否王公以公對隨傳問九卿居官
何如僉對曰賢卽諭吏部服闋仍以翰林用由是知
上之識公久矣及補官吏部以公名奏
上曰此人宜於外任特授山東布政使由從七品遷從二品超十階前
此未有也公感
上知益自奮甫到官劃剔蠹弊老吏宿猾無所容其奸帖帖然洗手受

事郡邑長官正供外不煩輸一錢易於爲廉而又恥以墨聞無顏以承
公皆變宿習作淸白吏公又念敎化爲治本建歷山書院講學課士其
中設奎壁二齋略仿胡安定蘇湖學規之意朔望集父老子弟講說
聖諭十六條旌孝子節婦以示獎勸他善政次第舉行文檄案牘旁午
錯互中夜植燭省覽不少休護巡撫印者再殺人及盜重囚凡八十餘
案屢更法吏時有所輕重株累廢業者數百人公裁其中奏當悉報可
數百人者釋去皆泣曰生我者公也居三年山左大治遂擢尹順天公
具疏請按行所部黜陟賢不肖
上以爲無益不從然未幾遂擢副都御史會畿輔山陝蝗平陽以南尤
甚令長虞勘驗率不報公奏議恤蝗災疏
上以懸揣切責之然未幾又下撫黔之命一歲三遷皆不由廷推公方
以戇直不得當
上意顧眷公益深公拜命泣曰
上之知我至矣以身報國遑他恤乎至黔謁父祠吏民指目曰此故賢
君子也其治且敎且養大約如山左之政而詳密過之未及一朞且有
端緒被逮之日小民巷哭如失慈父母攀部使者車卻不得前隨其後

而送者千萬人抵楚境不絕向使公久於是職垂永利於無窮其得民更何如也然公涖其地不久民乃追思患難中跋履皸瘃不少息非惠愛所布出於至誠能如是邪夫公起州佐典大藩光華發抒極天下之喜無以踰由是而志得氣溢者不少也而公之自下也彌甚及夫桎梏囹圄流離竄逐於荒沙絕域之地雖疾雷震霆極天下可驚者未至如此而未嘗怛容變色失其故常也大抵公存誠主敬之學本之孔孟程朱德性堅而涵養定其事與心協則行吾之所欲爲有徑遂而無委曲其機窒而勢絓則亦必不肯趨利避害而惟矢吾心之不欺矢我心之不欺而後禍至而不懼害生而無悔罪釁積而神氣甯也

上之所以用公與所以怒公者固因乎公所自致而信公之不欺則始終無異焉嗚呼此可以定公之生平矣公在淮分修高家堰募民夫築周橋橫堤及清水潭隆冬盛暑風饕日炙督治無倦色病且殆猶強起視工可謂鞠躬盡瘁以死勤事者也公廣額豐頤秀眉疏髯爲人和且莊燕處一室中窮經纂言無虛日雖顛沛未嘗廢書居家建先祠修家譜置祭田義宅賑族之貧寠友愛同氣官二十餘年有祿俸輒推與之無私蓄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得其歡心所著四書心悟二十卷小學

家訓四卷道德經解二卷南華經刪註二卷韻通一卷藏於家公生於順治二年至康熙四十年九月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七夫人荆氏子四人長議先卒次即訥增廣生次諫歲貢生次詢庠生女一孫女一銘曰世風之漓玉表硜中公一其趨完然樸忠培塿之趾條躋華嵩雲漢之衢猝當雷風乍窮乍通大吉大凶守道愈篤以始以終惟公不欺惟
皇鑒衷釋罣滌瑕展能效功公如有年其不有逢歸誠修門返眞太空
書銘薦辭沕於幽宮

光祿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如龍墓誌銘 張玉書節錄

如龍字見五陝西綏德州人壬子舉於鄉出葉忠節公之門逆藩煽亂其黨朱龍將寇綏見五授兵登陴及大帥至爲設攻守方略城賴以完
事聞即
命守綏以桑梓固辭改守灤灤有殺人而埋其屍者四十餘年矣見五一夕宿逆旅恍惚有人訴冤掘其地得白骨詢之土人云此屋已十易主矣詰冣初一人遂吐實立寘於法昌平衞民有父子被殺者莫知主名郡守使治之見五於道逢白馬少年云殺人者叔也公至其地詢民旁有張劉二姓張即其子之中表叔也訊之不承令私跡之二人相語

曰誰謂馬公察者易欺耳即執之一訊而服遷戶部員外郎刑部郎中蔚州魏公為司寇真定梁公為司農皆深器之薦権北新關秩將滿會天大寒見五下令弛關禁譏察之外不收錙銖於是商民往來無稅者一月擢杭州知府杭民稱貸于軍營期滿不能償則以子女為質因沒入之見五白于將軍請覈其子母虛實令悉持券來官為代償一日盡給之無留者民尸祝焉已巳超拜浙江按察使海寇潘三者假貿易聯絡鄰境欲謀不逞見五密偵得實白制府設策擒之殲其首從六人牽連者七十餘人赦不問西興渡船貪利重載遇風多溺死見五立禁一船無過三十人至今無漂沒者其仁而有威皆此類也踰年進本省布政使故事屬吏有歲餽悉禁絕之康熙二十九年紹興大水公私赤立莫可存濟見五檄十一郡合輸米二萬餘石按戶賑給曰是踰于歲餽多矣（儀吉案黎洲有方伯駱公救災頌）巡撫江西時其柔剛與民休息仿白鹿洞遺法建書院以教士之秀者嚴溺女之禁分給常平倉羨米以使無告者有所養雪廬山白石菴僧冤獄脫無辜者三命再疏請罷追轉漕腳耗已卯陛見

御書老成清望堂額以寵其歸時淮揚薦饑見五以西江連歲豐穰救

災恤鄰道也遂倡僚屬捐米十萬移賑之方見五守杭也以爭冤獄與當事有隙後其人倉卒遇事舉重貲託見五事定還之封識宛然其人媿謝欲以千金爲壽不屑也少嘗游榆林道中拾遺金四百訪其主還之見五廉以律己而寬于責人急于豪强而緩于小弱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卒于官

碑傳集卷六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DS
734
.C56
v.26

碑傳集卷六十七目錄

康熙朝督撫下之上

廣東巡撫彭鵬傳 廣東通志
又彭無山遺事 杭世駿
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蒲陽李公輝祖神道碑銘 王士禛
王繼文傳 八旗通志
大中丞張公泰交傳 靳讓
又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孚張君墓誌銘 陳
廷敬 節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李公國亮墓誌銘 嚴虞惇
光祿大夫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劉公兆麒墓誌銘 張玉書
原任安徽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承爵墓誌銘 嚴虞惇
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吏部尚書宋公犖墓誌銘 湯右曾
又宋漫堂傳 顧棟高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下之上

廣東巡撫彭鵬傳 廣東通志

彭鵬字古儒莆田人舉孝廉官垣中直聲震天下康熙四十年出撫粵西政務肅舉旋調粵東屬吏聞其至惴惴屏息鵬進諸司而訓之曰周官六計上廉吏不廉則雖有小善不足錄也故墨吏卽劾無少徇者性勤敏視事常至日昃退則繙閱官書讞語目不停覽手不停披夜漏三下未寢率以爲常有以獄上者鵬輒親讞發奸如神掾吏伍伯不敢索一錢會天旱史巫祈禱弗應鵬露頂跣足行赤日中汗出如注從者以巾拭之不許甘霖大沛粵人爲喜雨詩紀其事時仲坑開採聚衆幾二十萬鵬驅散之惠潮陰受其福鵬博學彊識條貫經史熟於國家典故凡有奏疏犂然當利病常愛惜人材汲引公當經薦剡者朝廷俱不次擢用未幾以勤勞卒于任崇祀名宦 郝志 彭鵬字奮斯莆田人康熙三十九年巡撫廣西 金志 先聲所至貪墨股栗下車後省刑布德減稅輕徭粵西舊有魚膠鐵葉之供非本省所產每歲赴粵東購運鵬

疏請免之一統志

又彭無山遺事 杭世駿

彭鵬字奮斯號九峯福建莆田人九世祖漳江遷錢唐曾祖從野公文質復從興化郡城之刺桐巷家世甲科清白相嬗從野公歷官廣西左參政贈兵部左侍郎祖憲安廣東陽山令父汝栢處士鵬六歲授書處士晨夕抱置膝上方春晝暝以天時將作雨五字屬對即應聲曰地氣欲爲雷聞者咋舌九歲操觚十歲山寇竊發圍郡城大掠劫人要贖賊蔡某與處士有隙發卒圍其家處士他出得免又以孺子早慧必欲殺之復來圍室鵬登屋急走逃於族叔祖母牀下二日得免母戴孝子文學應禧女也告處士曰食盡矣稍延俱隕屢告輒呵阻一日處士宿從兄家母乘閒黎明挈鵬兄弟偕伯母伯兄潛出南關將奔錢唐祖居行未數里遇長髮二十餘人裹頭持械恫喝而上眾皆戰慄伏地有蟻姓者長矛衣甲後至呼曰老者家姑餘吾中表也乃釋之送至渠頭橋橋斷獨木爲梁鵬怖不前蟻姓負而渡既渡乃言曰過此可無慮伯兄年二十餘剃頭短髮母泣懇護伯兄至家蟻毅然無難色挈伯兄先眾緩步更闌迷失道蟻與伯兄返尋遇夜巡伯兄以短髮被執蟻亦受縛違

且始釋而彭氏家世姓名蟻初不知也蟻以救鵬母子兄弟寇遷怒逐之旋爲營丁所戕後鵬哭以文所謂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之命君生之而君之命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死之也而究不知其名也處士入自外室廬無人問道走南贛遇寇拘執文學吳某走賊壘請而脫之逃至吉蓼城陷從吉蓼潛至舍鵬與母亦稍稍聚寇跡知復來圍室無所之仍走吉蓼鵬從而後十歲兒徒跣八九十里備嘗艱苦其時麥五兩一石處士自磨麩作糜漿寢席濕鹵地夜不能寐爲人畫一袍購麥一斤八兩父子止一餐寇退始返躬自割麥日烈鵬持大葵扇隨母掃落葉代薪鵬負筐隨乳母俞誇於衆謂鵬爲非常兒爲人甕米線囊貯果餌遠來啗兒赴童子試入城城中戚串見彭氏貧無有舍鵬者俞嘗在沈家棲止攜鵬宿於沈鵬年十二弱小不勝衣遇試日五鼓俞襁至試場前門闔始去日午必竚俟襁而歸年二十試於學使者冠一軍順治庚子舉於鄉出永嘉王錫琯之門有國士之目錫琯時方李福清也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逆以全閩叛幽總督范忠貞公承謨於請室囊鞬從公入者城守營千總廖有功也以大義責逆力竭而死同日死者福州府知府王之儀建甯府同知喻三畏侯官縣知縣劉嘉猷繼此嬰城

死於福甯鎭者總兵吳萬福也鬭門死於漳州者巡海道陳啟泰也縶
組死於不赴召者龍溪縣知縣李塤也范公以下七忠鵬嘗爲文祭之
後皆爲之立傳閩中搢紳及舉人進士未銓授者逆檄僞州縣敦迫就
道閩士恥爲之用進士葉有挺走山中經於古木朱翰春焚右股毒藥
攻潰肉腐殆見骨舉八游標佯瘋劉渭龍廝衣徒跣以丁母艱免皆鵬
密友也鵬猖狂臥病日啜綠豆一杯去渣存汁絕粒飲水鬱爲枯腊僞
曹院僞樞密僞都督僞布政節次檄催僞府縣僞同知僞縣丞親臨相
視三年中死去二十五度或盡兩日夜灌以藥不甦炙以火不甦穿鑿
牙關滴以湯水不甦魂歸白石山遇神僧稱本師其侍者郝頭陀稱渡
和尚號以無山無山本師所命也處士遂削髮爲僧裝鵬臥牀千日逆
平蹶然而起計凡五上春官入試者三不得已謁選人得三河令三河
爲畿東劇邑旗民雜處驛路衝疲鵬至革火耗革陋規嚴保甲減驛累
平寃獄建黌宮設義學禁拷索車夫之旗入詰冒充黃帶子之游棍實
心任事不畏强禦
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牽鵰於庭鞭之齎鹽自矢有時絕糧然歷
任一十四年降級者十有二議調者十議削者二

聖明洞矚皆邀恩免巡撫于成龍特薦
召對時問及家世并拒僞狀賜金嘉獎命吏部郎赫申兩日馳七百里
口傳
上諭詢撫臣彭鵬爲人何如居官何如居官好處是如何好九卿列薦
十一人大司馬李天馥啟奏鵬名
上曰朕召見久知之於十二人中特簡四人鵬第一邵嗣堯陸隴其趙
蒼璧皆御史鵬特以給事中用需次回籍即家補授工科給事中時歲
在甲戌會試充書三房同考得士九人相國高文良公其倬其一也旋
以原銜河工效力國帑絲毫勿預幫築大墩草壩等處挑濬帥家莊淤
淺運行無誤秋濤齧隄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以病乞歸不得請時
上親征準噶爾奉有爲國家公事捐馬卽與爾等本身出征效力相同
之旨捐馬二匹請以馬代身乞假暫歸旋以原官起用劾奏元輔直聲
震天下出爲貴州按察使有
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遷廣西布政使歷廣東巡撫
舊史曰錢唐馮景素仰重鵬聞諸客言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遂附會
其事云甲寅閩變賊欲污公公駡之賊怒擊齒盡落夫鵬居興化郡城

逆據福州不相見也逆檄鵬鵬堅臥不起拒偽三狀見刻古愚心言中辭甚婉款而致偽參軍偽治中偽郡守書皆以病未嘗一言抗也鵬示疾狀頭置錐穎客至省疾覩面藏指縫暗刺牙齦隨手見血含津液佯示血咯凡十餘日齒血凋竭牙齦崩露其事詳上其房師丞嘉王錫琯書中齒禿之故以此此確證也景又言鵬為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按古愚心言訖於康熙丙子此言果實又在丙子前三年何以不刻入心言中然以其目考之凡二十八類獨無奏疏意其奏疏未刻而景所見者邸抄有無不敢決也

謹案原編有保甲示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蒲陽李公輝祖神道碑銘　王士禛

鐵嶺李氏自甯遠伯成樑以閥閱顯勝國時勳庸世及貂蟬相映至本朝其門益大入參帷幄出為將帥代生偉人虎步龍攄風雲際會非偶然者也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從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授鐵嶺衛都指揮使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曰春美春美子澄是生甯遠自文彬

至涇皆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次曰春茂春茂子潤潤子成功成功子三人長曰如樅知太原府子思忠自成功至思忠皆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總督湖廣兵部尚書三曰如梓如梓子恆忠歷階資政大夫官副都統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資政子三人而光祿公最長諱輝祖字元美別字蒲陽幼凝重和厚不苟言笑事父母特以孝聞起家佐領以才望推擇爲兵部員外郎康熙十二年滇逆變作逆孽吳應熊居京師潛結羽黨謀以歲除發難事覺多所連染有姚彥際者誣引平民三十七家公廉其冤盡釋之遷郎中出督淮安三關會軍興旁午商旅不通關推多缺公潔身釐弊商至如歸比歲滿額外贏金二萬有奇悉以歸之縣官十八年擢貴州按察使黔疆初復藩伯暨道府咸缺公一人攝四篆會大將軍貝子進討雲南駐兵貴陽糧糗茭芻皆取辦于公咄嗟立應無後時者巡撫楊中丞雍建倚之如左右手又請于大將軍嚴禁軍中樵采無得出五里外又請以道院佛剎居兵無侵民舍于是大軍數萬駐黔而市不改肆羣歌舞之尋擢湖北布政使以內艱歸久之起補四川布政使蜀賦額舊九十餘萬明末獻賊蹂躪之餘僅盈四萬而仰鄰省協濟至六十萬公敷政寬簡屏除煩苛通商惠工哀

鴻漸集蜀諸郡有霸荒霸熟之弊公廉知之將釐正以均徭賦顧欲速則民將弗堪行之以漸則民不驚而事易集乃下令民得自首餘田一切勿問七年之間復賦額二萬六千餘兩而民若不知某中丞繼之欲邀功利驟增且四五倍而民始病矣公力爭不可當事者銜之刻公阻撓公屹然弗爲動蜀民以是益德公如畏壘蜀亂後劍門路塞豺虎宅焉行旅取道閬梓諸州公請開葭萌驛路以通商便郵減閬中路三百餘里歲省驛遞金錢無算署巡撫事疏免額解白蠟若干又興庠序旌節孝政聲藹然流聞京師內擢太常寺卿進大理寺卿

上器重之屢有持重練達之褒未幾特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陛辭詢家世甚悉公感激知遇思所以報稱副

上意者謂續民膏在除雜派肅吏治在重監司而表正影直尤在潔己率下力絕苞苴于是糾彈藩臬大吏無所鯁避一時羣僚肅然豫漕歲數十萬石以衞河有巨石不利漕艘遂不辦于大名之小灘軍民苦之公驗河道巨石所經才一二里里不逾三四丈未廢行舟疏請復衞輝免運舊例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

車駕三征漠北公親部車徒至京師軍糈大集而民不擾會平陽蒲阪間有亂民之警隔河相望而豫境晏然人益以是多公之得民也先是公從兄廕祖以大司馬總督湖南北楚人懷其恩威且三十載至是復擢公少司馬兼憲職以往

特賜彤弓旅矢副以甲胄公仰荷

國恩俯念家世至即肅綱紀飭吏治詢疾苦核將領蒐軍實楚多私鑄蠹錢法者特嚴其禁令以絕根株又疏請均湖南賦以爲舊之丈田率派丈非清丈也請立覈要之法使州縣人自爲丈具實于官而官抽覆之有不實者論如甲令

報可會有掣之肘者公志迄不得行茶陵人陳丹書倡亂流劫安仁公策其必犯衡州亟飛檄提鎮夾勦而發標兵馳赴果敗賊衡州城下逆渠以次就禽會以刑部侍郎內召而公已病矣公之自楚藩歸也或言淮三關應增稅額者

上召問公可否狀公對曰關稅贏絀視商旅之多寡多寡無恆而取贏焉商旅必困

上是之稅額得仍其舊公持議寬平類如此也公事繼母臧盡孝愛異

母弟儀祖與母弟方伯與祖無異以世職讓之內行醇備三郃無閒言生崇德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二子三人錕正黃旗佐領鋐池州府同知候補僉事銷筆帖式孫六人某某錕等以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大葬公于完縣西北望都坡山陽祖塋之昭來請銘神道之碑銘曰

仙李盤根隴西贊皇爰及銀州柯條益昌寖寖甯遠功書太常山河帶礪與之久長奕葉蟬貂遐哉未央

貟人應圖虎變龍驤攀鱗附翼耿鄧頡頏維大司馬建節楚疆維公繼之節鉞相望北綏雲夢南奠衡湘漢有二馮立洎野王政如魯衛歌誦洋洋公家二難于漢有光蒲山巖巖蒲水湯湯鬱鬱佳城名臣之藏

王繼文傳 八旗通志

王繼文字在茲漢軍鑲黃旗人順治八年

特詔禮部考選八旗通漢文者任內三院官繼文由官學生應試入選授宏文院編修十年升兵部督捕副理事官十二年以才能保舉

特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十四年差滿回京都察院考核稱其實心任事善政最多以稱職具題照例升轉十五年升戶部固山司正理事官

十八年外補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饒南九兵備道時值
欽差部員至饒州南康九江鄱湖一帶清丈蘆洲使者頗作威福濫增
蘆稅又供應紛然民不能堪雉經鼠竄所在多有繼文急爲撫綏諭以
無恐細心調劑凡屬童灘秋冬水涸始露而春夏仍淹不産蘆葦者概
免科賦月單騎走烈日中與使者丈量外泯異同而中爲補捄民人咸
悅康熙四年升浙江布政司參政分守甯台道六年裁缺回京候補十
二年冬逆藩吳三桂反于雲南王師分道南征繼文以簡選人材奉
旨往湖廣軍前協辦糧餉尋以官兵破叛鎮楊來嘉在事有功議敘十
四年雲貴總督鄂善于軍前題補雲南布政使仍贊理招撫糧餉等事
無誤贊畫有功題補雲南巡撫繼文率兵追賊至晉甯昆湯海岸地方
二十年三路官兵進取雲南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以繼文軍需
獲米八千餘石十月親率標兵同勇略將軍趙良棟攻取玉皇閣新橋
上橋東寺西寺等處奪三市街得勝橋直逼雲南省城南門會同各路
官兵攻城二十日逆孽吳世璠自盡逆黨以城降繼文入巡撫衙門視
事雲南自逆藩變亂苛政以應糧餉民不聊生者八年于茲流亡載道
瘡痍滿野繼文會同督臣撫綏安集並見蔡毓榮傳又特疏請修河壖

爲生聚根本言雲南省城外東南舊有金汁等河從松華壩借水于盤
龍江自嵩明州流入昆明境遶城之北過雲津土橋趨入昆明池兩岸
築隄高二三丈不等而水流其中蜿蜒六十餘里有壩有閘又有過水
涵洞蓋以積水灌田凡城外數十萬頃皆藉此河之利民生國賦均有
攸賴焉自變亂之後沿河隄埂壩閘未經修葺日久傾積上年大兵圍
困逆孽周圍壕塹不得不拆毀挑挖以致水利阻塞灌溉不通田畝荒
蕪居民失業昆明額賦莫可催徵自克城至今臣多方招徠而流離之
眾見此附郭膏腴咸成棄土未免趦趄不返哀此殘黎欲歸則無資生
之策不歸則有溝壑之虞臣不得不早爲之計也夫以滇省軍餉取給
外省頻經請撥仰屋
宸衷而昆邑應徵之賦可耕之田豈可坐視拋荒聽其虧額臣檄令地
方官踏勘估計需用樁木閘枋灰石各項材料並匠作人夫等項約需
銀萬餘兩查全書內開載歲修松華等壩額銀八百兩每年十一月中
起工至次年三月初止往例可稽似當亟議興修以復民業然動支原
額銀兩萬不敷用値今財用艱難工程浩費何敢于額外輕動正項錢
糧請于通省官員及各屬土司酌行捐助新定之區人力拮据非有以

鼓勸之恐難必其樂輸伏查捐納各例業奉停止臣不敢復爲陳請惟
是紀錄一款既無礙于名器又可鼓其急公合無仰籲
聖恩敕部酌議捐銀若干准與紀錄仍比照各省往例量減額數庶衆
擎易舉便于興修至工竣之日臣造冊送部照例敘錄則河壩固而水
利可通俾四散之民咸圖歸計漸次開墾將見生聚寖昌而昆邑糧賦
可以望其復舊矣事下部議如所請於是地闢民聚漸有起色二十五
年以母憂去官二十八年服闋適雲南巡撫石琳升任員缺奉
聖祖仁皇帝特簡再任繼文星馳赴滇欲舉向所未及行者悉力講求
時諸廢頗已修舉吳逆苛政亦釐剔殆盡惟黑鹽井加課銀兩已經豁
減部臣復行令徵收民情惶惑繼文即繕疏入告言黑鹽井月增課銀
二千兩歲增銀二萬四千兩向緣吳逆自秦入滇官兵家口不下數十
萬食鹽衆多行銷稍易因而題請加增原非行鹽舊額迨全滇恢復之
後民多流散戶口寥寥課額虧欠難徵於康熙二十一年經臣會疏具
題已將月增課銀二千兩遵奉
俞旨減除今于奏銷康熙二十七年鹽井課稅案內准到部文仍將此
項銀兩令自二十九年照舊徵收查滇省自平定以來仰荷

聖恩遐播商民安享太平固已有年但逆屬家口盡行起發投誠人員已經安插各省現今戶口所增無幾食鹽甚少行銷實難現在月額銷鹽四十七萬斤徵課七千八百餘兩尚苦積年鹽壅課逋商受催比官罹參處歲不能免曾經前任撫臣石琳于全書案內將課重價貴情由請照琅井課則議減在案今若將此項課銀照舊增收則增課勢必增鹽鹽愈壅而有司無地疏銷即不增鹽必增鹽價價愈貴而窮民益難買食商民滋累較深各官徒受參處國課仍然虧欠究無裨益是現在之額尚望議減而已豁之銀萬難加增茲據司道府州縣詳具商竈軍民紛紛籲訴前來所當仰體

朝廷愛養商民至意據實入告伏乞

敕部查議將此項銀兩照前豁免則井竈商民均沐

聖恩永永無極矣又以雲南屯糧額重軍逃籌請屯荒減則貼墾疏言滇省每年額糧通共米麥等項二十六萬餘石而屯糧實居其半累年其撥兵糈關係甚鉅第屯田一畝之科幾納民田十倍之徵是以拖欠逃荒年甚一年臣自再莅茲土以來訪求民隱圖布

聖澤惟此屯田一項最爲滇民苦累近蒙

朝廷沛無疆之德將康熙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屯賦參欠錢糧盡行蠲免一時老幼咸懷再生從前重困已得暫釋額賦豈容再寬而輸將實無遺力臣再四籌畫惟有老荒重額田地一項小民終年畏棄已成廢土若使減則貼墾尚可藉補虧懸行據布政使于三賢署糧儲道事永昌道參議畢忠吉議將前項老荒田地凡係連年見納軍糧之人承墾者將屯田地之上中二則六年後悉改爲民田地之下則起科屯田地之下則十年後改爲民田地之下則起科以補賠累之苦其不係見納軍糧之人承墾者六年後將屯田地之上中下則悉改爲民田地之上中下則起科仍令地方官量借牛種及出陳米石務使力耕有成至于民閒荒廢田地其上中二則倣照豫省六年後係中則者照下則納過三年再歸中則係上則者照下則納過五年再照上則之例起科其下則田地請于六年後減半又三年再照本則起科並承墾後即爲已業用備貼墾事宜臣伏見

聖恩有加無已凡重農廣粟之例莫不一一舉行必使四海無不獲之夫九宇有益藏之富今滇省田地本屬磽薄屯民尤困追呼若以拋荒不墾之田補其重額難支之累及民荒田地一概極力勸墾不但正額

可以充實新賦亦可稍增矣疏入並得請軍民稱慶焉三十三年九月升雲南貴州總督督臣專理軍務而雲貴邊地籌餉爲艱貴州田少餉尤難備繼文疏請再

賜豫撥并准季首掛餉俾得按時接濟言黔省山高土瘠夷多漢少比他省爲最苦各營兵丁晝夜防禦保固地方專盼月餉按時散給庶堪餬口因撥解餉銀到黔惟春季豫撥銀十萬兩可以季首關支夏季之餉他省于四月完半之後始解遲至六月中方到秋冬二季之餉他省于九月全完之後始解遲至十二月中方到迨布政司移令委員赴省領支未免又需時日各兵俱屬赤貧且一兵名下尚有家口既無可耕之田又無可營之業望餉不到枵腹難支勢不得不重利揭債及至餉銀領到盡還他人禁之則兵無所藉不禁則法實難貸欲遏其流必清其源此豫撥夏季兵餉之請撫臣閆興邦所以兩疏入告而臣受事之後亦經題請部議俱未覆准臣深悉情形又不敢卽爲緘默上負

朝廷愛卹士卒之至意也卽如上年地丁錢糧叨蒙

聖恩蠲免秋收尚未成災而黔地產米有限一時米價騰貴兵丁便稱艱食臣嚴禁遏糴查拏積囤並示有米之家乘時發糶兼飭兵丁不許

邀商攔買米價方漸平復兵丁不致困苦總緣黔省在深山舟車所不能到設餉銀愆期各兵若不重利求借則債主難覓較諸他省民間有無尙可相通者實屬懸殊在部議因他省協餉係本年地丁銀內解送而四川雲南亦止豫撥一季故未議准耳第撥給協餉原屬大省在彼省藩庫有銀可動而貴州省分尤小又與四川雲南不同臣節制兩省不將雲南夏季兵餉豫期邀撥而獨將貴州夏季兵餉再疏題請實有見于貴州兵丁更苦不敢不爲籲陳也相應仰體

聖恩恭疏題請如蒙將貴州餉銀添撥十萬兩預于頭年冬月解黔湊發春夏二季之餉俟他省四月完半餉銀解黔湊放秋冬二季之餉四季皆得照依秦省之例季首關支則國帑無所損軍需實有所裨士卒頂頌無極邊方不無小補矣又貴州普安等處原食川鹽其後改食滇鹽課重稅繁民苗困苦歷年課額並未徵解前任督臣范承勳題請減免部議不准奉

旨這事情著將舊欠銀一萬九千餘兩免令賠補其普安等處應作何行鹽四川雲南貴州總督巡撫會同議奏繼文疏言普安等處崇山峻嶺夷民散處窮苦鹽引難于派銷滇鹽每百斤課一兩六錢稅銀六分

二釐五毫曲靖府稅銀一釐四毫薪銀九錢脚價銀一兩七錢八分即使賣銀四兩三錢尚屬不敷再加黔稅銀三錢更無從出滇商苦于遠運黔民苦于價貴又川鹽不拘斤數零星可買滇鹽必須整塊川鹽不拘米布皆可易換滇鹽必須紋銀川鹽價賤每斤不及三分滇鹽價重溢于四分三釐之外以黑井最貴之鹽行于普安等處最窮之地不特苗民告苦即商竈亦不免賠累相應凜遵

聖旨議將普安等處改食川鹽川省照依課例歲增課銀二百四十五兩一錢零黔省照依部頒全書所載歲增稅銀八十四兩零遇閏加增銀七兩二分零滇省無鹽課稅照數豁免並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魯魁山賊首擦捏等劫掠夷村伏弩暗傷新嶍營守備張廷柱繼文會同臨元總兵官王洪仁遣發流土官兵勦撫斬賊首擦捏于磋都溝事訖上聞并言魯魁山山林小賊在事人員無庸議敘得

旨魯魁山賊衆盤踞總督范承勳巡撫石文晟俱會明晰面奏官兵勦殺擦捏等賊可嘉在事有功人員俱著議敘以示鼓勵三十七年八月疏言魯魁山賊首擦捏雖滅餘黨猶存新嶍一營孤懸賊窟請設汛增

兵巡防要害查江內慢于壩乃新平縣治適中之地應撥千總一員駐防江外舊哈跨東大口三家坡等處請增設四汎增兵三百五十名臨元鎮原設楊武壩一汎就近歸入新嶍營添設參將一員原設守備改作中軍守備又野賊非入新元即奔楚景楚姚一鎮最爲緊要查援勦兩協乃策應之師各撥千總一員各帶兵二百名一駐南安州界牌一駐景東府福都貴令防守部覆如所請施行是年入京陛見以年老乞休

聖祖許令原官致仕三十九年奉

命督修直隸子牙河功成特恩加兵部尚書銜四十二年卒于家

賜祭葬如典禮雲貴軍民共請崇祀名宦祠又江西南康九江士民以繼文秉公清丈蘆洲實有功德亦公請崇祀名宦長子用霖由廕生筮仕累遷至河東副使道康熙四十九年陞廣西按察使廉靜不擾能以禮讓教其俗尤加禮士子政簡刑清獄無寃濫尋升任山東布政使旣卒廣西士民德之公請崇祀名宦祠

大中丞張公泰交傳 靳讓

張公諱泰交字公孚一字洎谷晉澤州之陽城人居於縣東北鄉屯城

村其先世多賢達近代傳聞光顯有所謂太宰公諱慎言者明萬歷庚戌進士累官至南太宰乃公之族祖父也高祖昇初登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河南布政司參政後以孫太宰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清白無貲產貽子孫曾祖天與增廣生祖慎思貢生父履祥庠生皆手一編家固貧公生有異徵羣驚非常兒八歲受學於從兄讀三字經至揚名聲顯父母句慨然有志授以千字文不屑讀學舉子業文即成章然筆楮書籍貧無以具也稍長貧益甚晝則操作維勤夜讀無燈燃柴照之幾欲廢學服賈適從兄下第歸鍵戶攻苦攜公與俱公處破壁食藜藿晨昏誦習不少懈每當霜天雪夜星月交輝未嘗不仰天唏噓感慨奮激也余郡張平倩先生令於陽城閱公文以國士許之公由是益決意於學次年補博士弟子員平倩先生授以春秋經義康熙辛酉即以春秋舉於鄉壬戌登進士第澤州陳相國時以翰林掌院學士副總裁得公為門下士頗自喜公為文疏暢坦夷氣沛而詞達見者無不歎賞以故名動一時公竊念人當貧賤時或驕人及登一第輒預他事通刺郡邑關說希求頓喪生平者往往而是用是益自勵嗟乎公蓋能處以約者因授舉子業於高平張某讀唐宋八家文涉獵羣書日求

其所未至者及有關政事諸編無不記覽初選滇之太和令太和爲大理附郭凋殘疲敝民不堪命舊令詿誤者纍纍也至公爲之多所設施盡革眾弊以紓民不以上官喜怒爲向背勸學興利治行獨最詳載譜誌中公去時老幼男婦塞道號泣有詩云五年心血枯將盡百里瘡痍起未全是豈不關民瘼者語耶可以知公之爲政矣其由太和而召爲御史也獻替諸大政奏對詳明巡視北城發奸擿伏更赫赫有能聲戊寅山左饑人相食泰安州尤甚巡撫李某將泰安等州縣積貯之米變價移補他州縣公上疏請賑并劾撫臣

上遣官往賑饑民二十八萬有奇革撫臣李某職用公之言也初公謁選京師寓天甯寺同邑衞愼之與公爲文字忘年交一日過訪屬對云身有餘閒心無俗累覺生平受用惟斯現在公曰民是吾胞物是吾與看眼底痌瘝難緩須臾噫公之志蚤見乎斯語矣

欽差巡視長蘆鹽政鹽政故多陋規而商人豪猾者習以賕賄鑽營饕燕贍送之資甚厚以故居是官者往往見利而動恣封殖以自私商課且至困絀焉公獨申明條約其已甚者革之其無礙者仍之課以辦而商以蘇故雖贏餘頗足以自潤而公猶能持廉名以自全也內陞太僕

寺少卿未幾
命提督江南學政公於是本平日之所學者以勸戒多士課試之文險
怪提穿空疏糾纏者皆抑不與文風以變一切幕費取諸家囊凡所爲
情賄弊竇者絕之必嚴其豈弟作人者固甚寬也公大要以慈恕簡靜
爲體
上亦以此知公特陞大理寺卿已而陞副都御史又陞刑部右侍郎
上葢急欲以巡撫用公故三遷其銜而不遷其任迨試差報滿而巡撫
浙江之命下矣癸未
上閱河工幸浙公蒙賜賚甚渥由是愈感激益相率以廉靜其於杜奔
競清吏治察水旱勸農桑宣教化愼刑獄以及海汛關津禁暴懲貪抑
豪靖盜諸務所以經營拊循緩急輕重之際無不盡瘁以圖使吏不得
以爲姦而民不苦其擾也其留標兵築江塘則又未雨綢繆之計所以
備豫者遠矣公在浙一無所染歲費悉取之家如督學江南時其自敘
譜云妾不衣帛廄無一馬葢實錄也乙酉
上復幸浙召對溫文錫予稠疊眷公者甚隆是時公病已漸作監文武
兩闈皆力疾視事事竣病愈甚然猶扶病錄囚親鞫審定病隨大作維

公亦自知其不起也急疏請歸田
上差內閣中書噶爾泰問疾比其反疏未下而公病革享年五十有六
既薨遺疏上聞
上命有司給銀五百兩供葬事並賜祭銀若干所以哀卹之者厚矣公
爲人寬和廉慎不爲崖異之行及至有所特立固有人不能及者其蚤
年居貧奉母撫弟勞身苦志無倦色喪母時一慟幾絕以致兩目努肉
攻睛亦其天性然也嘗館於陽阿書舍竈底得遺金公持以還主人館
高平時有富家子禁於獄縣令欲得公一名刺釋放令謝公四十金公
拒之人服其守此二事亦足以覘公矣公自樹宏達不肯碌碌故其爲
政所致民多立祠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
已下俱贈一品夫人妻潘氏石氏喬氏亦俱贈封一品夫人繼潘者有
暢氏例未得贈公數舉子不育以從兄泰來之子汝欽爲後娶配詳行
狀中公病亟時追敘生平自爲年譜并其歷官撰著統爲一集凡十二
卷卽以
御書受祜堂名之鋟板藏於家澤州陳相國既爲銘以納於隧侍御田
克五又爲文以表於墓而汝欽復求余郡張平倩先生爲公作傳以永

其傳是數君子皆深知公其言信可徵也
尉氏靳讓曰余昔未仕時至陽城登侍郎田夫子之堂嘗與公一晤見其循循雅飭儼然儒者及歷官由粤西督學調三浙竊幸得悉公之治行而常炙其風度也迨乙酉歲迎送
聖駕則又與公接舟邸其晨昏飲食起居者凡四十餘日公之性情亦頗覩焉見其日侍
宸幄不通津要不交近侍不以容悅事主余實心折之彼夫貪緣以希寵狐媚以固位者其視公為何如哉往余問公疾望其形神癯憊不禁泣數行下也人固有居一官效一職介然自守操同冰潔卽稍躋通顯猶勉強守之甚者處腴而矯能不潤焉以此得廉名亦似眞能廉者一旦致高爵厚祿撫有封疆之責多積然自喪其所守前所為廉者祇以為富貴之階耳若公之潔已率屬不改其操此余得之耳目之際者蓋公處貧賤而不苟故履富貴而能廉不激不隨可不謂君子人與公攻苦為文章思以功名自顯卒登開府顯親揚名繼太宰之休光後先輝暎公亦可以無憾矣然以余所聞於公云幼時贈公出遊不歸徧蹤跡之迄不知所在言之若痛不欲生者公於此得無遺恨乎是則余與公

亦不可謂不相知者故列其事於篇而并紀余一時之所以知公者如此

（又）巡撫浙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孚張君墓誌銘　陳廷敬節錄

張君泰交字公孚山西陽城人明南京吏部尚書愼言從孫康熙壬戌進士耻干請授徒數年爲太和令太和大理附郭民苦供億多竄亡而悍卒以縣廷爲營房前令莫敢問僦屋以居公孚方視事營兵來校射公孚謂縣令臨民地非兵校射所語不孫鞭之諸營讋伏永昌道轄七府大理轄八州縣而太和獨困煩役提學道臨試及提督道府公廨修葺諸所需皆累太和民公孚曰民曷以堪耶請以府歸五州縣道署歸八州縣提學道歸十三學使供其費提督則自葺其廨莫有違者兵糧由府佐給公孚曰有司責也縣收府放徒煩轉運何如縣收縣放之爲便大吏韙其請里民苦徭役力除之雖上官皆出貲募不復輕役一夫營兵占民居男女雜沓爲擇地立屋使兵民異處歲編審丁戶例有心紅千金公孚誓於城隍之神而革之行取授廣西道監察御史有疏通選法山左饑民諸疏賽黃彪李三者巨猾也以私怨殺人誣張乙所殺

獄成矣鞫得情乙釋焉巡視長蘆鹽政申條約革陋規遷太僕少卿督學江南絕交遊卻私函雖家書必使人察無他始取視焉而待士惟寬士皆稱之未一年遷大理寺卿數月遷左副都御史又遷刑部右侍郎皆在學政差未幾巡撫浙江濱海玉環東洛南麂諸山盜依以出沒公爭編保甲謹斥堠盜遂絕修築江塘易上以石四十五年正月卒于官浙人肖像祠於孤山公字居虎谷里傍沁水沁水一曰洎水故又字洎谷其去太和詩云點蒼石在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其流風可想見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李公國亮墓誌銘 嚴虞惇

公姓李氏諱國亮字朗菴世為奉天海州衛人考諱逢茂以從龍入關累官至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沅州總兵生子二人公其季也公少好學折節讀書中康熙壬子科舉人選授陝西蒲城縣知縣土寇唐文義橫行鄜延同華間公單騎造其營諭降之奉旨加軍功紀錄時漢中新復大將軍圖公薦公有文武材即擢漢中府知府公發倉賑飢招流亡實戶口儲芻茭修烏江堰溉田積穀歲大旱公禱於神大雨時注民歌舞之陞西安督糧道時王師已克川南奉

旨運糧於敘州敘距秦三千餘里公請於制府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秦民甫出湯火而復使遠餉恐重困且誤軍需盍選賢能官齎折色赴軍前准時價給之則彼此交濟制府從之於是軍得宿飽民獲蘇息壬戌陞四川按察司使旋丁內艱服除補江蘇按察司使不三月清理舊案三百餘事獄無留者平反周之楨等冤獄雪數十人會

大駕南巡公料理前站自淮揚至蘇杭

行在水陸儲頓皆供備無缺

上深以為能即擢江蘇布政司使江蘇富甲天下公私那欠動計數十萬胥吏因緣其間多至乾沒公爬梳鉤貫盡剔諸弊舊例漕項及兵餉俸工等皆解藩庫以次出納公悉令歸該管官司收給洗手奉職不名一錢屬吏畏公法亦莫敢染指公精強明敏應事立斷故能使豪強斂手奸猾屏迹長老言數十年以來官茲土者莫能及會公以舊任事詿誤降級去之日百姓攀轅號泣立石建祠以紀公德既入都謁

上於通州

上素知公賢顧問再三其年九月復用公為河南布政司使先是秦地饑

上命運楚漕以賑秦豫當孔道車牛任輦絡繹相繼至是復有協運楚
漕之
旨公念豫民彫弊不堪重役乃親詣楚與督撫酌議令楚民運至淅川
豫民運至龍駒寨各就附近轉輸運速而費省民以不困河北旱蝗率
僚屬往捕道暍無水公以鞭指其地令浚井水隨鍤所至湧出適有黑
蜂食蝗俱盡民以爲神名其井曰應瑞井丙子春
上親征噶爾丹河南主給馬騾車輛期會迫促公悉捐俸工治辦應時
而具民間不知又出私財養新滿洲具橐駝騾馬以助軍
上嘉公忠勤特命以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公益自奮發思報恩遇河南
漕運舊例衛輝起兌明季以部臣監兌駐大名遂改大名之小灘道里
遼隔遞送煩苦公相度形勢疏丹河水以通運道仍請改歸衛輝民以
爲便滎澤城逼黃河水波衝決歲糜金錢築堤捍禦公請遷縣治於古
滎陽郡爲新城城成不數日舊城壞老幼感泣曰微公吾屬皆葬魚腹
矣河南土曠不治田之未墾者以頃數之得三十七萬餘公請令各省
官民之以罪而入於軍流者僉發豫省開墾數年之閒賦稅日增民食
益裕蓋公歷官所至無不以興利除弊爲己任凡事之益於國與便於

民者毅然行之莫為持難而又廉以律已勤以率屬明而不刻嚴而不苛故雖當繁劇倥偬之地而事至立辦處之裕如其於吳於豫尤歷時最久政績最著而施德於民最深民之戴公者亦最久而不忘也庚辰秋以薦舉失人部議革職奉

旨原品致仕公感

聖恩寬大隨請自願於永定河效力共修築郭家務舊堤五十三里山東饑復請於沂州養飢民一萬五千餘口明年復送回飢民八千口有零皆殫心盡力黽勉從事公雖去位而惓惓不忘

君國憂公如家又如此公前後疊蒙

恩寵有御書鞍馬果殺緞幣之賜丙戌三月公既病矣命子某迎

駕於涿州

溫旨垂問公年齒及病狀公聞而伏枕叩首感激涕零知

上之始終眷顧不衰也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六曾祖某祖某考都督公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妻董氏封一品夫人夫人有婦德葛覃樛木螽斯釆蘋之美兼而有之先公十年卒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夫人出者三元彝壽昌縣知縣元龍元璂

候選府同知庶出者二元樽十七兒皆先卒今存者元龍也女八人孫一人公既卒之二年元龍將啟夫人之竁合葬於某原具狀來請銘銘曰

業業李公實邦之桀文武隨宜智勇具設盤錯不懼應機立決於秦於黔吳豫更迭刑平賦均軍戢民悅惟忠與勤終始一節帝念勞臣寵綏不絕恩霑三世年虧大耋龜筮告祥崇岡嵽嵲休烈遠垂視此刻碣

光祿大夫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兆麒墓誌銘 張玉書

康熙四十七年夏六月前浙閩總制兵部尚書寶坻劉公年八十終於里第越一月公長子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玉伯先生聞喪釋官歸庀大事寢枕苫塊凡三閱月將以十一月之下旬奉公體魄藏于縣豐臺之舊阡欲紀公立朝居家庭鄉黨諸大節於窆竁之石偕其季弟灑淚具書以來乞銘於余惟公鴻名偉績彪炳宇內甲寅以後當用兵之際常以大帥持節駐海濱江浙晏然得安枕席者皆公之賜玉伯先生司藩江左五載中兩遇

翠華南幸經紀秩然有條
天子稱之曰才其他緩征減耗惠政尤多是公之父子爲福于桑梓者
至深且厚於茲麗牲之文其何敢辭按狀公諱兆麒字瑞圖曾祖信祖
國楨父世則皆以公貴階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李氏祖妣褚氏王
氏妣魯氏皆一品夫人先世江南徐州人自曾祖洛臺公始卜居寶坻
縣東之豐臺封光祿善徵公生二子公其季也公幼而端重寡言笑舉
止如成人讀書過目即成誦爲文皆有理法年十四時遇
太宗文皇帝觀兵畿輔亟收人才見公異之令入官學讀書年十六隨
世祖章皇帝入關又七年
詔選漢軍滿漢文藝以范文肅公爲考官公名列上卷遂授翰林院編
修公起布衣爲侍從感激知遇勉勵職業
世祖屢幸內院見公年少敏練心喜之十年中歷進都察院啟心郎又
改宗人府隨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公年未三十而丰采整暇每奏
對輒當
上指人知旦暮將大用公矣順治十八年滇黔既平餘黨散入楚省安
輯需人遂擢公湖廣巡撫

今上卽位大兵雲集征勦命公料理軍需齎送芻糗公調度有方不數
載而伏莽悉定蒙
特恩加授工部侍郎楚人新羅兵燹公撫定噢咻寬嚴交濟仁恩被于
江漢越三十餘年而玉伯先生繼官此土遺民故老猶有擁馬首問公
起居者可以知公德澤之入人深矣康熙七年擢四川總督任事未久
以裁缺回京師而在蜀數月招徠流移綏輯凋瘵不遺餘力嗣後進秩
兵部尚書加從一品仍以撫川民功也八年授浙江福建總督時海氛
未靖兩省皆稱嚴疆公條上防海機宜老謀碩畫鑿鑿然洞中肯綮兩
省賴之以安十二年入京陛見適當三逆叛命廷推將帥之臣
皇上特用文臣三人改銜以往公其一也初任直隸援勦提督僅一年
三輔淸晏改授江南崇明水師提督崇明密邇海氛地稱險要公請自
擇偏裨預儲糧餉壯我之威伺寇之隙
上稱善再三悉俞所請由是坐鎭十年內地甯謐人不知兵二十三年
俄羅斯犯順大兵深入征伐
命於大臣中擇賢能諳練之員以掌軍事遂以公爲黑龍江總管督兵
三次克奏膚功至三十一年邊塞既靖而公亦以年踰六十母老在堂

拜疏乞歸
優旨俞允自是徜徉林泉遂初樂志於功名之際可謂報
國保身兩得之矣乞休後六年以致政大臣監修北河工既竣
聖心嘉悅仍復公總督兵部尚書從一品玉伯在吳中迎駕時屢頒賜
公尚方珍物兼問公年及提督海疆歲月幾何公之上膺
主眷久而彌篤眞人臣之殊遇也以余考詩書所載若方叔召虎仲山
甫諸人皆入爲卿尹出爲牧伯無事則任旬宣有事則兼將帥未嘗不
歎文武成康之化蘊釀有本故其人才之盛至于如此今觀劉公一身
培養於諸生之中者
太宗皇帝也歷試於侍從執法之列者
世祖皇帝也用以經文緯武敭歷中外者
今上之識拔也而公之才無往不宜視昔方召山甫亦媲美無愧自公
歿而中朝故老零落殆盡求
太宗朝之舊人不可多得矣公孝友性成家門雍穆可爲當世法生平
守不欺之學上自僚友下至故交皆終身如一利人濟物之事見無不
爲不能盡書特書其大者嗚呼公道德事業備人世之極盛壽躋八十

而神明不衰身見子之為大官繼前業餘亦洊歷郎署待綰邑符且身後踰兩月而長孫復舉京兆公存順沒甯無復餘憾而玉伯昆弟猶必假余一言以傳信永久余益歎仁人孝子之心之不忍自已有如此也公生於天聰三年己巳十月十九日子時終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月十二日午時享年八十歷官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從一品康熙九年五月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初娶陳氏繼配鈕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又娶郭氏以子貴推恩貤封孺人皆先公卒與公合葬子三人長殿衡即玉伯先生也公親見進士瑞符公季子公早年未有子承繼為嗣由一品廕生歷官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張氏次殿璣廕生官工部員外郎先公卒娶王氏次殿章歲貢生候選知縣娶佟氏皆郭孺人出女四人一適徽州府通判靳治齊一適候選通判梁求正餘早卒孫四人長嵩齡戊子科舉人次昌齡候選通判次永齡太學生皆殿衡出永齡嗣殿璣為後次鶴齡殿章出孫女五人曾孫一同曾曾孫女一俱嵩齡出余既檃括來狀所載以為誌而并繫之以銘銘曰

盤山之陽海波萬頃鬱鬱葱葱煙閣霧幷篤生偉人直大以方年如高

密仗策從
王史校石渠牒編玉葉臺柏淸嚴秋鷹勁捷茫茫雲夢盜弄潢池非公
持節孰底定之浙水潮平閩山烽伏
帝曰宗臣甲兵在腹元凱書癖叔子裘輕虓如臥虎屹若長城萬里龍
沙據鞍倚樹峩峩伏波勳高銅柱歸來私第白帢練裙皤皤黃髮感我
聖君有子承恩肯堂克荷後嗣繩繩家聲永大維公令德朝野所望歸
然一柱若魯靈光天不憖遺倏焉凋喪箕尾芒寒士林惆悵維三不朽
可範可型千秋紀載史冊汗青豐臺之塋林深土厚安彼佳城是封是
甃上峙雙闕下疏九原悠悠億歲視我銘言

原任安徽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承爵墓誌銘　嚴虞惇

公諱承爵字子懋別號一菴先世居山東之高密明萬歷中有諱有者
遷遼東之鐵嶺遂爲鐵嶺人有生艮輔艮輔生景時景時生尙義從
世祖皇帝入關戡亂有功世襲二等阿達哈哈番公之考也以公貴贈
光祿大夫光祿生子五人長曰天爵官江西建昌府知府陞兩淮鹽運
使耿逆之亂抗節死贈太僕寺卿謚忠烈次曰膺爵曰錫爵公其第四
子也次曰蔭爵高氏歷世隱德不仕至光祿而大公之昆季皆位岳牧

著聲績而公之功烈爲尤顯公初以門蔭補蒙古都統七品筆帖式年雖少有幹略選授河南衛輝府淇縣知縣遷西城兵馬司指揮出爲江南淮安府同知管理邳睢靈璧河務陞揚州知府康熙己巳

大駕南巡擢江蘇按察司使晉福建布政司使到任三日

特命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未十月復

命巡撫廣東丁內艱歸服除

命分修南河高家堰明年

南巡閱河復奉命撫皖旋以事解任仍赴河工又明年

南巡事得白尋命督理靜海漳滏滹沱等處河務公爲人精明強力臨事果斷不吐剛不茹柔不畏險難不避嫌怨所至發奸擿伏興利除弊或他人選愞葸縮不敢出手者公應機立赴莫爲持難若庖丁之於牛養叔之於射王良造父之於馬砉然沛然無不如志以此收民譽而亦以此結

主知至今論封疆大臣之以才幹稱者必首及公也三藩畔換淇當兩河之衝軍需絡繹民困輸輓驕兵悍卒稍失意則撞搪叫呼官吏多竄匿公先出庫帑採辦而後徵之民芻茭糗糧悉儲境上至即給發檄出

境無有稽留逗撓者其尤無狀者申憲以軍法從事莫敢齟齬民得安堵而事益集民有訴其妻亡者三年矣莫得其主名公悉逮其鄰里及常所與往來者閱視之良久指一人曰汝何敢匿某妻其人色動叩頭曰某非匿亡者乃知匿亡者耳卽繫其人蹤跡之果得匿亡者寘諸法民咸以爲神京師多大猾而指揮官卑制於御史不得專決事豪右相率侮慢以爲常公受事之三日諸豪有挾妓羣飲而讙呶者公命吏執之吏曰此諸豪恐及禍公曰無恐率衆掩捕之無脫者公念此曹皆怙勢少遵緩之卽不得行吾意乃徉目吏曰此皆白丁耶抑職員耶白丁無大罪職員當請黜革耳頃之皆以白丁對卽予杖而逐之甫畢而憲符下業已杖亦無如之何當是時諸豪大猾皆斂手避高指揮高指揮之名震

輦下邳睢歲有河患夏秋之交風雨暴作洪濤怒波擊蕩堤岸一壞則萬姓魚鼈公呼召徒轝土卷埽隨方捍禦而以身當其衝僚屬切諫不聽堤卒以完論者比之王尊周甲富而懦王乙糾亡命劫之書劵而悉畧其貲甲訴之州不爲理以訴公或曰河官不宜與民事公曰吾既分治邳邳民卽吾民也民冤不得直奚官爲卒具獄寘王乙於法揚州例

供草四百萬爲防河而揚方罹水災草價騰踴費且十餘萬公請總河寬其征至以去就爭之遂得請於時元日有鶴來之瑞遂以來鶴名其堂而公廉能之聲播於遠邇達於畿甸

天子器其材遂有江蘇臬司之命公益厲精勤矢志平允以副

天子刑期無刑之意每當讞獄多所平反先是有私販鹽者以拒捕悉論大辟公親鞫之問防兵幾何曰二十七人犯盜幾何曰百餘人拒捕傷人乎曰無傷鹽犯三人公曰以百餘人拒二十七人兵不傷而反爲兵所傷何名拒捕哉論其魁餘悉減等楊氏父死而訟父妾與人私生女某月日送育嬰堂者復有要人持之公曰子當爲父隱父死而暴揚其私非情也且眞僞未可知一日以事至揚猝入育嬰堂檢其籍無某月日送女事其子覘知之遂囑院移其獄於藩司公曰治獄吾職也吾能越職而問錢穀乎卽日親鞫以籍爲左證其子詞屈遂伏罪欽犯賄解役佚去而解役亦逃拘其父訊之不承公飭吏密伺之有與其父相聞者執以來得一人公曰此卽解役也一訊而服人問其故公曰獄有五聽吾得其情耳無他術也粵東歲大飢公至卽發常平米賑之而後

上聞

上嘉之州縣舊派里民荷擔承應過客名曰過山夫役使勞苦公嚴其禁令自募糧役舊任里長因之侵蝕花戶輸十二於官而私其八更以奴隸畜之莫敢與抗公立按糧均役之法盡革其弊民大以爲便刑具舊用鐵梨木藤約其下而貫以鐵以是訊獄鮮全活者公命易以杉木麻約之而貫以竹頒其式於州縣至今用之舊制凡監斃三人止罪印官而不及司獄公請與均罪又請罪人配漳泉者得冬月發遣以免羈禁皆報可公在粵凡舊政之不便於民者悉訪求其實大者奏聞小者檄罷聲生勢長陽施陰設大約以剛決爲主而濟之以仁恕故民畏其威而感其德去之日老幼扶攜遮道奔送自羊城抵梅嶺蓋千餘里不絕也公凡兩治皖皆不久而去其治如在粵民至今思之初公自揚州即以才見知於

上有清廉之褒親灑宸翰賜焉後遂疊蒙恩賚非次拔擢中雖被誣而

聖明洞鑒終始保全再委河務軫念勞績眷注弗衰尚將有以用公而

公以不起聞矣初公之撫皖也以監臨當往江甯念太夫人年尊不忍離朝夕遂奉以行江甯人榮之及再撫皖而太夫人已沒顧瞻堂宇涕泗潸然痛親之不再至也公忠孝天植內行純備少負大志不屑紈袴

徵逐平生尙意氣重然諾讀書通大義每論古人成敗則抵掌擊節垂老猶手不釋卷好學其天性也公生於順治辛卯某月日卒於康熙己丑某月日年五十有九配楊氏繼配納拉氏俱贈一品夫人子五人其偉庚辰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其倫候選通判其健太學生其佳其人女七人孫一人公既卒之幾月其偉具狀來請銘銘曰

高世隱德發跡從
龍公承其先實大聲宏始以才顯號能治劇弛張隨時導窾批卻於江於淮閩粤之交風行熛馳除莠蘇苗名徹
九閽懋嘉乃績
六飛南幸疊荷
恩錫汝平水土克成厥功無替前勞保其初終民有口碑史有載記揭於貞珉用告來嗣

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吏部尙書宋公犖墓誌銘　湯右曾

康熙五十二年九月太子少師吏部尙書商邱宋公以疾終于家訃聞
天子震悼下所司議卹典一時賢士大夫莫不嗟咨歎息謂公宿德舊望一旦殂謝爲可痛惜也右曾丙辰丁巳間猥以文字之末辱公知愛

至深既舉禮部淵源文康公之門於公爲通家晚進又復從公諸子遊
情好益密凡公顯懿休美著聞於
朝廷風流衣被宗仰於四方者右曾知公不後眾人又當時文酒談笑
公所與游處右曾皆識之四十年來老成相次零落公巋然獨存前年
相見京師猶執手感歎今又歿其尤可悲也已會孤編修君至以書來
請爲銘其安敢辭公諱犖字牧仲晚歲自號漫堂世商邱人曾祖諱暘
祖諱沾仕至縣令考諱權由進士起家入
本朝累官大學士卒贈少保諡文康萬歷閒有名臣曰莊敏公纁終吏
部尚書則公之曾祖伯父也文康公之存未及封其父祖至公貴始贈
兩世皆如公官文康既相我
世祖公年十四例以大臣子入宿衞
先帝器之逾歲分第諸在衞者隨其文武擢用公試第一當改文資文
康以年小力辭請讀書應科舉
詔可又三年文康致仕公從歸里居數歲連丁內外艱服除鄉試不見
收
今上三年謁選得黃州府通判八年丁生母趙夫人憂起補理藩院院

判遷刑部貴州司員外郎出榷贛關歸轉本部福建司郎中詳於律例
凡遇死刑當讞不避譙責爭於堂司會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八負米
萬石詞連本管陰有主之者抵眾立斬而官免議公力持不可爭於朝
者閱月眾坐償負官亦奪俸時魏敏果公長刑部語公曰君爭之當危
有以他事中君者公曰某官卑何惜不以易百數人生命哉魏公偉之
出為通永道僉事尋遷山東按察使公在部久精練法比及轉外任凡
相殺傷及盜賊夥多所平反然作奸犯科者嚴治不少縱在山東半歲
特擢江蘇布政使東南財賦累數百萬司庫多虧歷來代者遞相容隱
積久不可爬梳公至盡發其弊察出前所空闕凡三十六萬兩揭報清
刷後來者始可居而公受知亦由此始未逾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舟抵江甯聞楚夏逢龍亂羽檄日四五至賓僚請徐行以觀
變公曰兩省連一江今上流有賊無撫臣彈壓易生變吾可逗留哉時
賊連破蘄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無一人西者公獨駕兩官
舫破風浪直上抵湖口偵知會城遣撫標兩校出師託言無餉不發意
頗不測公立檄稅庫千兩委道員往諭之乃定省中士民聞警出避標
兵單弱公外示鎮靜而晝夜謀所以防患者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

聚眾以應夏逆有上變者公佯不省而陰授遊擊趙承吉方略即夜縛二渠斬之懸其頭章江廣潤兩門餘黨悉不問事遂帖然江西彫敝又遭鄰警公先條病民者十數事奏除之黜貪吏之甚者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山谷宿賊鄉里橫猾皆名捕正法振興學校風化大和清名

上聞三十一年六月仍以故官調撫江蘇公持身居官一如在江右時

承平日久雖征賦殷繁而法令畫一公遂以清靜無爲治之歲豐人和獄訟衰息暇日搜訪古跡延接俊流杯觴筆硯相與嘯咏於湖山之閒其他細務一委有司循舊章而已在職十又四年屢逢

車駕南幸迎送占對輒荷

嘉獎前後頒賚宸翰御製珍果祕藥不可盡書

上至親解所御冠袍賜之屢次乞身以公安靜和平得大臣體優詔不許最後公抱小疾復請罷

上聞即遣公子編修至偕御醫齎珍藥馳赴江南視疾狀隨召爲吏部尙書聽過家上冢時人榮焉公熟於掌故到部吏不能欺而同官亦多敬之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春再以衰病乞休

上閔其老許之臨行召見暢春苑凡再賜食命內侍泛小舟徧游苑中

賜御製五言律一章及廏馬珍玩慰勞再四並咨江浙盜賊事公對以
愚民無知惟蚤具獄可免株連
上是之公世受
恩不忍去國及歸而
上亦念之嘗語近臣曰宋犖在吳十餘年無一事百姓豐樂去後荒旱
盜發今日人始思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壽六旬公馳赴闕
賜宴苑門恩賚重疊
上以
先帝舊臣惟公及保定田侍郎種玉公旣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少
師加田太子少傅夏五月
駕幸口外公送於清河
上駐蹕勞問復賜七言律一章公幼負俊才好讀書便弓馬嘗從
章皇帝渡桑乾水闊數丈躍馬以過
帝見大喜賜雕翎箭五及侍文康家居才人賈靜子侯朝宗輩結爲應
社公與講畫辭章討論今古故公一生好尚風雅雖出天性而根株派

別盡有所自明季詩文壇坫黨人門戶焚香燕坐歷歷道其所以東南
名士多從之遊所奬成者卒皆發聞當世未老即屏姬侍神強氣清蘇
多佳山水恆肩兩人篼輿以便面障日流蘇玉墜須眉皓白面色紺紅
望之者如神仙焉得告後治西陂舊業用
御製當樂故鄉春句顏之曰樂春園泉石之勝甲於一方藏書多近萬
卷吳中得荆公百家詩選施註蘇詩殘本蘇子美集屬其徒校而刻之
自詩集外所著十數種並行於世生前甲戌正月二十六日終今癸巳
九月十六日
賜祭葬配葉夫人累封淑人前卒贈一品夫人側室畢以子貴贈孺人
子六基保定府同知前卒至癸未進士翰林院編修陸著皆諸生前卒
致四川布政使筠己丑進士翰林院檢討女六皆歸名族爲士妻孫男
七人如金候補主事吉金寶慶府知府岐金庠生前卒韋金華金舉人
禹金品金蔭生孫女六人曾孫二人將以乙未年八月二十一日葬於
賜塋銘曰
延世祿登眉壽逕之平年有後外作牧內上卿驅坦途崇令名八十年
不家食克終始保元吉仕而優昌其詩諧律呂鳴長離封若堂松柏茂

子孫才福未究

又宋漫堂傳 顧棟高

宋犖字牧仲自號漫堂文康公權子年十四以大臣子入宿衛
章皇帝渡桑乾水水闊數丈犖躍馬以過
帝見大喜賜雕翎箭五踰年分第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犖試第一
當改文資文康以年小力辭又三年隨文康公歸里力學好古所切劘
詩古文詞皆一時耆宿泊公殁服除謁選得黃州府通判尋擢贛關內
陞刑部福建司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詞
連本管部擬眾立斬而官免責犖爭之强卒坐眾償負而官亦奪俸時
論韙之累遷山東按察使司犖在部久精練名法及轉外任屢平反冤
獄而作奸犯科者按治嚴明不少貸擢江蘇布政司察出前司庫空闕
銀三十六萬揭報清刷
聖祖奇其才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甯而聞
夏逢龍之亂時賊連破蘄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無一人西
者眾懼議緩行犖曰兩省地聯一江無撫臣彈壓慮且生變疾行至湖
口偵知會城遺撫標兩校出師託言無饟不發意頗叵測立檄稅庫銀

千兩委道員往諭之省中標兵單弱人情恇怯舉至鎭以無事有告變言裁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聚衆應賊者舉佯若不省而陰授遊擊趙永吉方略夜縛二渠至立斬之懸其首章江廣潤兩門餘悉不問衆乃大定會夏逆亦殄江省素凋敝又新遭震驚舉先條除病民者十數事黜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名捕正法江西遂安三十一年命仍以故官調撫江蘇江南承平既久士民尙文雅舉遂弛嚴載以淸靜無爲之治吳故有蘇子美滄浪亭舉至葺其遺址暇日招文士觴詠其中一切細務循舊章治之無所更作而下亦莫有犯法者在位十有四年歲豐人和獄盜衰息屢逢

聖祖南幸溫語褒獎至解所御冠袍賜之屢乞身不允最後抱小疾命遣御醫診視隨召爲吏部尙書舉少侍文康公於京邸熟練掌故到吏部人莫能欺無敢亂銓法者四十七年以衰病乞歸臨行慰勞再四并詢江南盜賊事舉對愚民無知惟早具獄可免株連

聖祖是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壽六旬舉赴闕恭賀以先朝舊臣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太師舉自歸田後治西陂老圃日與故人子弟分韻賦詩故晚又自號西陂居

士云

謹案原編有山東臬司條議四事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卷六十七

碑傳集卷六十八目錄

康熙朝督撫下之下

湖廣總督郭公琇像贊 并序 沈廷芳

光祿大夫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郎溫勤公廷極墓誌銘 李紱

中丞潘公宗洛傳 儲大文

追授禮部尚書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淸端陳公璸傳 吳蘭修

又陳清端公傳 賀代伯

又附福建臺灣府臺灣縣邑侯陳公功德碑記 張雄

又附陞授偏沅巡撫都察院臺廈道陳公去思碑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秉中墓誌銘 方苞

書張撫軍連登靖叛事 張澍

廣西巡撫宜公思恭墓誌銘 陳鵬年

光祿大夫總督雲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公陳錫墓誌銘 曹一士 代某

趙公宏燮墓誌銘 汪士鋐

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公蔭樞墓誌銘 陸奎勳 節錄
又秉燭子傳 趙元祚
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覺羅公滿保墓表 蔡新
資政大夫前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黃旗漢軍都統綏遠城左翼副都統甘公國璧墓誌銘 彭啟豐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下之下

湖廣總督郭公琇像贊 并序

沈廷芳

余少時竊聞諸長老論
聖廟時骨鯁大臣必以郎墨郭公爲稱首（儀吉案公郎墨人康熙二十七年御史劾靳輔劾明珠二十八年總憲劾高士奇王鴻緒等以張星法事降調三十八年起用湖廣督四十一年革職五十四年卒家）已心慕其人及觀察東萊子方子寓書於余屬造廬訪其後余登公之堂見公之叔子想其遺風餘烈因請公像而拜焉公氣節人也初宰吳江郎以廉能爲湯文正公所重繼擢御史歷臺長前後論事皆侃侃不阿而三大疏劾權貴爲尤著
聖祖仁聖剛斷悉從公言而公由是嚮用直聲震天下朝野懍然肅清蓋非
聖祖之明燭無疆不能聽公而非公之忠誠純直亦莫能致
主悳於三代之隆也於乎盛哉公既以切直爲時人所忌嫉賴我
聖祖知公素深已跲而復起開府全楚四年歸而相羊於勞山墨水閒

又十餘年乃歿平生風采可畏愛歷中外惟洗手奉職至臨患難死生利害不稍動於中可謂懷忠獨立之大臣矣顧公節行若此意其人必狀貌雄杰須眉戟張及瞻其像則眞如列仙之臞昔太史公疑留侯魁梧奇偉見其圖乃如婦人好女余於公亦云公諱琇字端甫康熙庚戌進士仲子廷翥康熙丁酉舉人與先大夫爲同年友出守吾浙嘉興府有廉靜聲叔子廷口乾隆辛酉舉人內行純篤博學工文翰觀於此不可以覘公家法哉余忝世舊後進宦遊公之鄉邦而得觀公儀形以慰夙昔聞風仰止之誠有深幸焉謹爲贊曰

公爲國紀克繼汾陽義在直諫道存至剛所過績著謳思弗忘夷險一節如驟康莊事紀竹帛名列旂常永瞻鶴立增重巖廊

光祿大夫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郎温勤公廷極墓誌銘 李紱

康熙五十有四年春正月朔戊戌昧爽總督漕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郎公以望闕行賀正禮感風露得疾越二十有二日己未卒於位總督河道趙公用二日達京例疏聞

上歎悼數四下禮部議䘏公故奉天廣甯人先世有列於朝遂家京師

其孤文熹文勳以公喪至京凶轉法不得入都城親重大臣得請乃入
公特奉
俞旨抵居第治喪遣禮部侍郎諭祭如典禮賜謚曰温勤諸孤將以冬
十二月某日葬公于密雲某山故龕屬臨川李紱爲誌且銘謹按狀誌
曰郎氏先世以前明驃騎將軍諱玉者爲始祖數傳並襲武爵入
國朝以從龍勳舊隸鑲黃旗族始大刑部侍郎諱位者公大父贈通政
大夫諱一鶚者公本生大父實生公考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諱永清
以後侍郎自考以上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
廷極字紫衡兄弟九人公與故湖南按察使廷棟及成都通判廷槐皆
出母龐太夫人生而穎異和粹六歲讀書知求解大義爲兒嬉戲有犯
者不校長老奇之稍長爲文典美會三藩之亂軍興停止入旗制科乃
以門蔭授江甯府同知年纔十九于清端公成龍總督兩江方嚴慎許
可獨愛公每有讞決設旁座試令聽斷輒平允盡情法于公歎曰少年
能爾他日此座屬君矣居數歲以卓異薦陞雲南順甯府知府府在滇
西徼元泰定時始設民故蠻獠少約束輒譁公破崖岸宣示
朝廷德意方春數騎馬賫牛酒出郊外勸耕稼與父老相勞苦民大悅

服土苗伏陵葬者剽掠無時至是亦息期年循卓聲大起巡撫王薦治
行第一特陞河東鹽運使將之官聞巡撫公卒奔赴一慟嘔血數升日
毀瘠血時時閒作遂爲貞疾族黨稱孝子服闋補長蘆舊時票商處積
習以重賕奪他人所有曰批地方保已所有曰不批地方課坐是絀公
首禁絕鹽值平課亦裕旋以內憂去服除補浙江益舉鹺政竟長蘆所
未及行者時有
詔天下督撫舉賢員浙撫以公應
詔即授參政道分守登萊屬邑歲祲行給賑民賴以活是歲高麗亦饑
詔發米四十萬石由登萊入海公汎舟送迎役不煩而事集三年遷福
建按察使獄多平反晉浙江布政使今戶部尚書武進趙公方撫軍於
浙繼之者爲陽城張公皆海內清望公濟以和平江塘圯力任修築勸
義助濟以罰鍰成三郎廟險工建潮神祠於上訪宋六陵封植之修董
孝子墓議修甯波台州溫州三府戰船以飭海防請減嚴州所屯糧科
則以甦軍困至今賴之
皇上以東南水利再幸浙萬舫鱗次供億整暇
上嘉公幹濟眷日隆賜予稠疊江西巡撫闕人特命公馳驛往權院務

逾月眞領節公念封疆大吏當去煩苛持大體膀息事甯人四字於堂
恤吏愛民敬禮士大夫文恬武熙境以大和在治連八歲皆稔江右地
多山漕糧州縣危溪險灘陡怒澀阻運艘不可達恆以小艇木筏盤兌
里民津貼夫船費石耗米五斗三升載賦役全書歲分給如法康熙三
十八年部臣忽議駁減總督范公具情形入告奉
俞旨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顧貼費將漕米運至水次者聽
從前已經支給者免追著爲令至是部臣復議停給併追已給者公毅
然曰耗米非正課不當追且無耗米是絕漕運也停給而追已給已給
者數無萬將安追耶漕丁有鳥獸散耳卽繕劄子以請得
旨具疏入部臣終以私見持不下公曰漕運京師之大命敢畏罪敗公
事耶將終請之給如故終任凡三劄奏再具疏漕運藉以濟公以号度
勝從容濡忍與人未嘗忤遇大事又百折不可奪如此尋奉
命兼理兩江總督益持風節裁一切陋規正已率屬無敢以絲粟餽者
九閱月晉總督漕運漕丁黠驁寬則作奸侵漁米石不可紀急則叫呼
爲不靖持主者短長公撫以恩繩以法皆聽令過淮抵通萬艘無後期
亦無虧耗者浙江嘉湖白糧經費久裁減公憫其苦請如舊給發他惠

政稱是公通籍三十六年所至不爲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人以比何武生平不宿怨小人有乘機擠公者後爲屬吏不自安召而慰撫之公退焚香讀書賦小詩自娛尤工集句有北軒集藏於家遇晚進有學行者扶奬如不及天性然也山陽令韓煒不悅於監司以病乞免公慰留三載比公卒煒入哭慟絶喪一目曰善人亡吾安所恃耶三日卽投劾去公恩德在人朝士知與不知聞公逝咸歎息或至出涕俸入盡于三黨撫弟姪恩意殷篤有古人所難者歸裝不能名一錢總督兩江赫公等賻助乃克舉其喪公生康熙二年癸卯歲四月初十日距卒得壽五十有三夫人孫氏陝西提督振武將軍諱思克女有賢行先公卒男五人長文烋尙鎭國公蘇爾法女授四品額駙亦先卒次文燾銀庫筆帖式文勳以博士弟子員廕入監

天子念公勞召試西苑授文燾拖沙喇哈番補鑾輿司治儀正文勳以應得七品官卽用蔭異數也次文烈文煦俱候選部主事女四人長適舉人覺羅恩壽餘未字孫男七人振塏振埰振堿振塽振培振均振塤孫女三人俱幼銘曰

國家重熙太和四塞惟亘惟顯元氣是宅公起勳舊耀穎綺年鴻軒鳳

舉契于清端所至有聲蕃宣屏翰作南國紀滔滔江漢長世字甿道德是藩和風甘雨景星慶雲高而不危履信思順博陸小心萬石周慎公望之歸隆彼三能謂松後凋而乃前衰鐘鼎旂常鴻伐斯在誰者盡傷思趧懷憓千秋萬歲樂哉斯邱以保後生無疆之休

中丞潘公宗洛傳 儲大文

中丞潘公名宗洛字書原號巢雲別號垠谷曾祖守正明萬歷已丑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崇祀名宦鄉賢祖紹顯銓注台州府通府父廷選高才生胥贈如公官崇祀鄉賢母吳太淑人潘氏為宋元樞鄭武惠王系望彭莊析支吳區號江左甲族公少警慧肄業王谷任先生子叔祖在陸先生偕計部吳公介亭上舍陳君次山暨予伯兄素田胥號邑英儁而公尤穎出嘗讀史記浹月制義篇章句胥史記同業士驚異雅嗜青浦大樽陳公文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惟大樽先生克當之既而盡繙有明先正文昕展夕㩁雖橫逆洊加不少輟而公手搦管亦雅不屑位置第二流嘗試于句曲振案曰此王守溪文也曹試士胥驚挹之甲子中承宣司試第一座主冢宰徐公給諫楊公曰小講扼信好元識也戊辰中禮部試座主大學士王公大司寇徐公尤器之簡翰林院庶吉

士肄
國書辛未二月入見乾清宮
特命翻清於保和殿列一等授檢討甲戌請假省吳太淑人乙亥冬還
院丙子
命爲陝西正主考盡釐宿弊得雷公御天以下五十有三人胥秦隴工
文士丁丑閏三月奔太淑人喪辛巳還院是時大宗伯掌院學士韓公
總裁政治典訓公與分校昕夕纂輯韓公謂深得史法壬午
賜御書臨米元章帖十一月七日侍直南書房凡十八
命試蠲甘肅四十二年錢糧上諭公文曉暢懇婉獨當
上指定第一又命作大書立書恭頌
聖學詩旋
召對西暖閣垂問世系歷官年齒廷臣胥驚企之十二月十八日
命九卿保舉學臣十九日又命凡會保八人而韓公特保公
命提督湖廣學政二十三日召學臣入南書房
御試夫子循循然節經義恭和御製考試歎詩公復第一翼日內侍首
宣公

特賜御書朱子六言詩一幅而其它以次賜者胥朱子五言詩且五言
裁咏一時而六言彙咏四時也癸未正月朔復獲
賜松花江石硯遂以夏四月涖武昌任益寶埒於撤御前燭書玉堂署
之盛事而滎陽潘氏繇左丞騎省太常後其視朱中書舍人貝貴元學
士昂霄明太常少卿辰雅以文章顯禁掖者才暨遇且胥不翅度越也
顧公雖繇詞苑起家而丰裁特稜峭首鉤勒
御製考試歎詩於武昌府學以風厲學官而附鑱恭和詩曰惟知感
君父甯敢徇私情又著自警箴曰甯破情面不負
朝廷凡竿牘苞苴槩屏絕疏劾光化教諭艾某以警其餘繇是湖南北
文武隸學籍數千人無敢以貲進者楚人士謂百年來所未有雖山陬
湖澨胥尊憚之楚學政滋弊名不揭案而潛附冊者曰附案名沿宿案
而入或至八九易者曰鬼接頭撥它郡邑以就厚貲者曰飛過海公胥
禁絕楚風爲一變公覈權文藝漏率强半雅以李懷麓胡二泉郭明龍
郝楚望吳曲蘿李湘洲愚公石季常鍾退谷譚友夏金子駿曹石霞諸
先正爲宗
國朝尤尊劉克猷熊鍾陵二先生涖試里塾輒驚傳曰某某今果第一

矣或又曰曩楚人謂董尚書思白葛太常屺瞻號極明公實過之武公者率無敢易甲乙而歲癸巳常熟嚴公寶臣主楚試癸卯長洲惠公仲孺主試公所鑑楚牘標新集中式幾盡此尤以徵黑白蒼素經義自分而老於文者之所見略同也公雅善待士漢陽勞君必達許君之楨黃岡靖君道謨衡陽王君敬宋君薊齡邵陽景君籗興國成君斌邁嘗入分校胥用賓主禮邵陽王君元復車君無咎甯鄉張君達善化李君珏胥力延致孝感陳君陛謨才最高而早卒尤痛惜之而公拔擢士如大學士彭公太常少卿張公等數百人胥克爲當世用公勤護士類不少憚懾黔陽令疊杖士牒制撫曰儒學非臨民之地公堂非辱士之區如以爲民則不應又有明倫堂之朴責如以爲士則不應先有縣治之朴責令詞屈旋以酷黷黜桂陽郭君遠試弁其曹者十令憾迂戇假它獄請褫讞之公力持會巡撫趙公亦聞其名乃免而遠亦後舉辛卯試楚人士所尊郭來倩先生也公雅惜天門孝感黃陂武陵諸名邑童子試或至六七千人員限於額嘗題改黃梅中學爲大學雲夢桂陽小學爲中學比再涖楚又題改安鄉中學爲大學而公識畫尤經遠嘗疏請曰近日大兵所至以亘古未服之紅苗畏威懷德咸願歸誠臣謝遺護卒

人役不持寸鐵而未嘗聞犬吠之警有以信
聖世之德威遐暢而亦有以知苗人之非性惡而不可化也惟是永遠
綏懷之策既行奮武於前宜卽揆文於後請敬陳之大抵生苗之蠢動
繇熟苗之句引爲奸而熟苗之不馴繇漢民之膜外異視是故撫苗之
法當先施於熟苗必使熟苗之性漸馴而後熟苗可化爲民必使熟苗
漸化爲民而後生苗可化爲熟今
皇上視六合如一家蒼生皆赤子奚有漢苗之分生熟之別而事有尙
須酌定者卽如考試靖州之通道縣分編五里一漢四苗各輸租賦而
應試者止有漢民一里夫以歸化百年之久而尙有漢苗之分應試不
應試之別漢民指而目之曰苗則苗亦不得不自以爲苗此則通道之
熟苗可爲矜憫者也臣查湖南新化安化兩縣在宋時名爲梅山尙係
生苗巢穴一歸版圖人文漸盛中進士舉人者每不乏人人不知其爲
苗彼亦忘乎其爲苗矣以彼絜此新化安化之苗何其幸而通道之苗
何其不幸其餘各府所隸州縣有熟苗讀書童生因例不送考往往向
臣陳訴是則可爲矜憫者又不獨一通道也臣愚謂熟苗之歸化有已
歷三十餘年者如願改入漢里卽應許以民籍應試漢里生員童生不

得阻抑其取額不必加增其卷面不必分別要使漢苗無殊以宏
皇仁無外之義行之既久文教誕敷則熟苗可化為民而生苗可化為
熟未必非南楚久安長治之一策也疏上獲
褒旨這本說得是該部確議具奏部議應如學臣請復獲
俞旨而楚苗繇是彌帖伏矣此又公之綜緯荒遐洞貫樞要匪直以文
章競雄也初公涖楚盡汰部科費亟議鐫調輒不允最後復以字畫譌
錯擿之而
旨仍留故任丙戌入都迎
駕於三山廟蒙
垂問來期公行十步復遣侍衛走騎來視公乘馬訖迺返翼日入謝
上語內侍曰此即曩草蠲甘肅錢糧諭旨翰林也丁亥選書淵鑒類函
序又編纂
御定子史精華賜松花江石硯公至是凡獲三賜焉戊子充日講官起
居注四月十五日
御試侍郎以下百六十三人於澹甯居而題則五畝之宅十有三句經
義也二十一日宣

旨公名復第一是秋
特簡順天正主考釐弊尤峻得朱公綸以下百九十有九人胥京畿
輔才士公凡三司文衡胥號精鑒而是科錄九門提督鄂公禮部右侍
郎鄧公下百餘人胥克爲時宣力焉已丑三月
特擢詹事府少詹事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殿試讀卷官庚寅
充經筵講官又總裁政治典訓掌翰林院掌院學士印公昕夕榷譯蒇
典訓初集百卷又恪遵子史精華
聖諭逐部歸類每類編事一類中繇子而史而胥斬裒於精詳典雅蒇
稿二百卷先晉天文部四卷復薦文解常熟陶公貞一海甯查公雲標
以校勘之此尤儒臣文章報
國恩之盛事而徐騎省英華楊學士册府諸書胥匪倫擬也顧公才暨
器識雅可大用而
聖主知之尤深辛卯三月復擢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
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十六日陛辭
上諭居官安靜操守寬和暨紅苗軍實諸事二十九日復賜天閑鞍馬
公遂以夏五月涖長沙任先是巡撫趙公首釐秕政而閒不克根株斷

之署篆文亟易賦繇經制式外耗滋益什之二三又有餽節稱觴贄見
芹敬諸儀謝篆謝計諸特獻公胥禁絕而承宣司之加平倉使之贈耗
郡守之季規亦檄准此州縣裁存趙公例耗一分它胥禁復設禁豪右
占固牙行利州縣株連訊讞暨里開起滅訟者民浸少蘇會商王綱明
黨請給開採牌六月公亟疏題封禁曰戶部咨商人王綱明稱鉛山不
禁不獨鉛觔易得而鼓鑄亦不遲誤應令其開採臣亦何容置喙但臣
受
恩最厚理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況前受
訓旨首及安靜誠為至言大抵興一利則必生一弊故治民之道擾之
不如安之動之不如靜之也今部議開採有大不便者請詳陳之臣前
任學政時考試湖南親身徧歷確見衡郴等處產鉛地方山深谷邃境
通黔粵人雜苗猺惟宜安靜不宜擾動今臣復檢查開採禁止根繇蓋
自康熙十九年聽民開採彼時輿情皆言貽害非淺督撫乃次第封禁
然而奸貪之徒尚有赴部請開者移查屢覆案卷炳存幸賴
聖明洞照于四十二年奉
旨聞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槩不准行然後奸徒

絕想地方甯謐者於今八年皆賴我
皇上特旨之所賜非督撫諸臣之力所能爲也今戶部頓忘
明旨創爲聽其開採之說臣不解何故道路喧傳以爲商人浪費庫帑
虧欠難完所以朦混戶部借名採取白鉛以資鼓鑄其實希圖偷竊黑
鉛銀礦以飽囊槖夫愚民何知利之所在身命不顧彼見僱募工價勝
於力耕必將爭趨競赴田畝拋荒正賦漸缺其不便者一山中多一夫
田中卽少一農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米價立見騰貴貧民立見乏食無
論湖南之米不能下濟江浙而境內先不足以自贍倘致失業流離必
須多方救濟則雖商人之虧欠補清終屬得不償失其不便者二深山
封禁有年不無居民廬墓遷徙損傷情殊可憫其不便者三苗猺生性
好利若見上人開採必行劫奪彼此格鬬必有殺傷文武官弁私貪陋
規隱諱重案必釀禍階其不便者四且開採一節竟有挖未深而砂已
盡者如此則必商人之虧欠愈多自顧不暇其招集之衆易聚難散或
起盜心或竄苗穴地方自此多事萬一至於興師動衆則軍需糧餉商
人能任之乎其不便者五臣忝任封疆若畏首畏尾不敢早言異日一
起事端乃爲焦頭爛額之舉則身受譴責不足蔽辜誠不得不爲未然

之過慮也是以不避仇怨密疏入告伏乞
勅部永行封禁則湖南億萬生靈俱享太平無事之福而臣區區愚忠愚孝之心亦得少安矣葢山澤之產至宋紹興而已大竭明左都御史軒公輗清操號軒耿提刑浙江請停溫處銀場額課中外胥撓之遂召鄧茂七之亂公清類軒公以卿貳監司守令暨猾胥豪魁所競鶩之金穴獨敢觝拄計部且不少憚懾中傷抗疏力爭而中外訖欲撓之而不得此以徵
國家之仁逮榛簩蹊徼而公言業以行雅可亡憾也衡陽安仁水衡失額田九十三頃有奇公請豁部駁例三分免一公復疏水旱災傷例應開明分數原以禾稼被災而田地旋可種植故照被災分數按數蠲免今衡陽安仁田地塘畝實係沙磊崩塌衝決失額田旣驟難墾復賦稅從何措辦似不可與田地無損者例論也迺獲豁臨湘水衡田四頃九十畝有奇亦力請豁之又請免墾荒之期俾民益滋墾闢請禁楚民鬻產入川攉議捐俸積穀減糶法裁郵遞規例而嚴毀郭氏溺女碑族罰昆弟競產者葢至祈於衡嶽而毒草絕禱於湖而輒雨歲屢豐稔民大和會故湘潭河道陳公嘗推論曰潘公清而和衡陽王君桂陽郭君亦

時時稱說之而如以廬陵之代合肥爲口實則又與於陽譽陰搆之甚者也公周覽湖湘嘗特疏曰臣前任學政查湖北府縣衞學六十有九額取九百一十四名湖南府州縣衞學七十有七額取九百九十五名總計湖南進學額數較湖北更多湖南能文之士較湖北相等祗因中隔洞庭每遇鄉試正值秋水汪洋之候貧士拮据資斧行至湖濱一遇風濤險阻守候誤期有志之士或至痛哭而返甚有科場期迫念切功名揚帆冒險瞬息而遭覆溺者以致多士畏慮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入場者十無二三每科中式舉人不及湖北四分之一諸生咸向臣泣訴求請分闈分額臣以江南陝西例卻之及任巡撫辛卯鄉試亦如前拒絕今

特恩開科士情踴躍咸有上進之心彌切望洋之慮情願自捐廩糧等項蓋造貢院懇求代題臣思湖南隔越洞庭實與江南陝西水陸無阻者不同倘憐其跋涉之艱難鑒其愛戴之眞切

特恩破格另差正副考官二員至長沙考試分中楚省舉人額數之半則不特湖南士子感激高厚而土司紅苗亦快覩文明矣蓋至後十年而公創議訖行遂與宋時湘賦埒其識慮之經久而不易者若此公經

緯兼肄勤練標兵㲄月饟嘗
詔偕提督勘邊繇鎮筸司城北行二十里至朝陽營出垣入苗地紆折
五十里返德勝營翼日輕騎馳四十里陟毛都塘山頂俯瞰黠苗吳老
鐵寨麾從騎張左右翼而遣百戶寨長往諭之遂輸誠又巡乾州出入
苗界二百里凡上至亭子關下至喜鵲營移營汛邊垣外者一十有八
羣苗底定合奏厥功爰碑平苗以永鎮之此又潘氏金華司馬惠州瀏
頭婺源制院思恩山陽僉院青羊山之曩烈也顧公潔己首公藎汰部
院費都察院尋以矜可減等議鐫調賴
聖鑒不允而公涖職自如且公在湖湘一日則黑鉛終不可得而服取
也繇是媒孽者眾滋而公亦尋以癸巳歸矣乙未復搆偽券案事尋白
而公之所自陳不避讐怨者誠确也丙申冬請埔工假歸十二月卒年
六十公事親孝通議公暨吳淑人喪胥致毀事兄樵溪公悌慈兄子承
棟如子遇族戚胥有恩意事在陸先生暨知舊遊從克以敬信肄業如
長洲徐公葆光泰興朱公青選陶公查公暨余弟在文等清耆談藝不
少勸公嘗獲
賜御製詩集古文淵鑒諸書古文辭上宗史記詩繇玉溪詣少陵集二

十卷而大文緜其關於館閣臺院中之業者書之它不具著淑人蔣氏曾祖允儀明光熹時任御史咸甯點將錄所謂八標騎之一也後拜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祖善源籍六館父和鳴籍校母徐孺人淑人有婦德事吳太淑人尤恪克朸其家用俾公無內顧憂先公五月卒年五十有九公誄行曰吾所以能堅絕苞苴無患得失者緜淑人治家之力衣食麤羸雅無藉以一官為賈販也此尤與曾文定公列女傳序義指符爰附書子二伯承桂籍六館以勤勩卒於墉工蒞仲承權知山東東平直隸州有政聲孫文照文勳胥蘄克緒彭莊業者也

謹贊曰公入楚峻陟衡參嶺遐眺賦詩蓋太史公浮游名山巨川之奇氣也其形體清羸而疏事陳義致極壯徽逢辰奮庸族談動色紀臣績者將不口呿手畫標指為一代偉人乎哉

追授禮部尚書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清端陳公瑸傳　吳蘭修

陳瑸字文煥號眉川海康人幼穎異好學為人清介簡重康熙癸酉登賢書甲戌成進士（府志）授福建古田令以才能調臺灣有惠政貧民渡海謀生苦船丁要索禁革之（任蘭枝見南樓文集）四十二年行取授刑部主事遷本部員外郎又遷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出任四川提學道

聖祖仁皇帝誠飭四川官員加派恣肆諭及瓆任學道操守清廉福建
巡撫張伯行奏請以瓆爲臺灣廈門道
上從之舟車閩見錄道臣兼理學校瓆至以興化易俗爲先鼎新學宮建朱
子專祠示諸生以正學勤宣
聖諭海外蒸然向化時吏治少媮瓆率之以廉衣御布素食無兼味所
屬憚之治績甚著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撫入見
聖祖目之曰此苦行老僧國家之瑞也見南樓集至撫閩疏言防海之法謂
臺廈海防與沿海不同沿海之賊在突犯內境臺廈海賊乃剽掠海中
自廈門出港同爲商船而劫商船者即同出港之商船也在港時某商
之貨物銀兩探聽既眞本船又有引線之人一至洋中易如探囊取物
故臺廈防海必定會哨之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令水師哨船
書某營某哨於旂上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旂爲驗如提標水哨至澎
湖交旂澎湖至臺協交旂俱送臺灣鎮驗臺協水哨至澎湖交旂澎湖
水哨至廈門交旂俱送提督驗若無哨旂交驗即取某營官職名某月
海洋有失事則取巡哨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廈門至澎湖商船不
宜零星放行候風信順利齊放二三十船臺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護

送至澎湖交代各取某口護送商船自某汛出港至某汛並無疎虞甘結按月彙送督撫衙如無印信甘結卽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三十同出港時把口官逐一點明各船貨物搭客及器械填單取各船連環保若遇賊必首尾相救如不救卽以通同行劫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防海已有定例所奏繁瑣難行議覆

上是瓆所奏如所請行是年兼攝閩浙總督五十六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三追授禮部尚書凡祭葬立碑與諡皆照尚書例并廕一子入監讀書尋

賜諡清端廣東巡撫楊宗臣以瓆子居隆居誠並舉人請廕孫子温部議從之（舟車聞見錄）瓆爲張伯行所薦稱天下清官其撫閩與伯行相後先伯行清愼而性多凝滯瓆易之以簡易初雷之東有洋田萬頃堤岸水閘爲海潮沖激日就圮壞瓆常憂之及官巡撫遂請修築

聖祖下其議因鳩工興築海遂二邑蒙其利焉（見南樓集）乾隆六年

恩賜其孫陳子良舉人十三年以原廕之陳子温未仕而故允部議補廕瓆孫陳子恭授刑部員外遷郎中出任知府（舟車聞見錄）

又陳清端公傳 賀代伯

陳璸號眉川海康人康熙甲戌進士起家古田令調臺灣令行取入都督四川學調臺灣道旋撫閩薨于官贈禮部尚書諡清端公清操絕俗自奉尤菲蓋草具粗糲日噉薑少許而已而特捐置學田贍諸生焉增書院學舍聘蔡文勤太傅主講以太傅所著學約下各府州縣九郡之英萃于一堂蓋書院于是始有主講肄業生加多焉初令臺灣引諸生考校教以立品敦倫夜躬巡聞讀書聲則重獎之其勤教化以厚風俗蓋素然也既薨士奉主祀院祠政跡具府省名宦傳

又附福建臺灣府臺灣縣邑侯陳公功德碑記　張雄

古稱吏治尚矣召父杜母昭垂史策豈求之今果無其人歟良以士君子讀書懷古侈談經濟及一行作吏輒忘素抱者多也若我大邑侯陳公毓秀於英靈壯年掇巍科重蘂榜不以富貴攖心不以仕宦棄學當其製錦古田也政蹟彰彰亦既孔邇興歌父母咸戴矣方今

聖天子勵精圖治車書大一統之模聲教遵四訖之休而於親民作牧縣令之選尤慎且重壬午春臺令告缺督撫喜公廉能爲最上其事於

朝得改古田之任而調臺焉夫臺新闢海宇登版圖者方二十餘載環大海而阻巨洋舟車輻輳番民雜處治人治法相需甚亟也公至之日

以興賢育才勸相農桑爲先興利欲滋去弊務盡不憚煩劇之勞寓撫字於催科故案無留牘而野不若追呼去歲秋成失稔雨澤違時抱己飢己溺之痛開倉賑恤民賴以生竭誠致禱甘霖立應且按期課士而文風爲之丕變絕苞苴杜請託被絜飲蘗安之若素要皆秉性廉明長才碩學始能忠國愛民治行可風方古循良之吏其又何歉焉於是臺之父老頌公之功感公之德咸忻欣然不惜波濤之苦相與渡海東來扶杖至止懇懇爲余言惟恐上考榮遷不得長蒙其治化預擬甯陳上憲冀遂借寇之願屬余數言以紀而勒之貞珉於不泯余思縣有神君百里稱平公之治一邑者如是他日立朝端宰天下亦當如是矣然則公之功不可没公之德不可忘余偷息梓里竊被鄰治之光不揣固陋妄徇父老之請不覺樂紀其盛見海邑巖疆得公之宏猷碩畫寬猛相濟張弛得宜自能鳴琴奏績治登上理埀勳名於永久以爲後之膺民社者法也公諱璸號眉川甲戌進士廣東雷州府海康縣人

一開倉救凶活命數萬　一詳豁水丁恤窮民數萬　一征領銀祭丁及各祀壇不費民財　一賦粟聽民自執斛蓋　一平戥完餉　一捐俸修整道府縣衙署不費民財民力　一革去污吏蠹役　一

尊師重道捐俸建立明倫堂不費民財民力　一捐俸築蓋倉廒不
費民財民力　一革去徭役什費不費民財民力

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五里一莊子民公立

又附陞授偏沅巡撫都察院臺廈道陳公去思碑

公諱某號某粵東雷之海康人也性廉潔甘淡泊所學以程朱為宗非
聖賢之書不讀由甲戌名進士出宰古田卽以廉能改調臺邑渡海以
來美政相續
聖天子嘉厥丕績不俟秩滿擢入秋曹臺人士轅扳轍臥不遂借寇公
亦怏怏登舟以作興吾臺者猶未備也時勒石誌德以永瞻依過其下
者咸嘆慕仰企復乃天從人願中丞張公以吳撫繫念海疆薦公巡宣
島外時公督學川省破格允從涖臺之日歡聲騰沸遍道聚迎婦女兒
童亦識為司馬相公復來也不特民喜公亦喜甚以前所未得自便者
今可一意舉行視事之後卽釐剔積弊數十端巨奸豪蠹斂迹遠竄凡
有便于民者不動聲色煥然一新數年來臺民樂樂利利於堯天舜日
中者孰非公之賜乎碑短政多難以枚舉其最切者如建社倉以備旱
災歷郊原而詢疾苦甲午歲饑減騶從單騎履田間灑勘或為請蠲或

爲緩徵至於街坊市肆貿易雜夥而供億無聞公之於民也至矣建學設塾宗祀先賢親詣黌宮講明絕學環諸生童子於旁示以作文關鈕公之於士也至矣嚴部伍申紀律戸籍虛者補之苦樂偏者均之未嘗以細微之事復使行間公之於兵也亦至矣迺其自奉甚薄菜蔬之外無餘物官庀所入饒有餘資公惟取以修建郡邑文廟啟聖文公文昌名宦諸祠及祀典所載如社稷壇祭餘倶封儲府庫雖以萬計淡如也且其勞於事也鷄鳴而起夜分不寐連餐旰食愛公者屢以意請而公不答葢知謀國而不知營家知恤民而不知愛身其天性然也臺例三年卽遷公自庚寅涖臺癸巳秩滿臺人士蜂擁蟻附詣各上憲懇留疏奏得請民呼萬歲

天子特擢公開府湖南聞報日闔郡悲喜交集喜則喜公異典超陞爲古來所未有而悲則私惜其去也斯行也不敢復仰扳轅計羣道公爲九重特識不日爰立作相將來坐廟廊理天下島外雖遙呼吸相通公雖去公實未嘗去也郡人戴公者誠思公者切共豎斯石重誌公德僉曰斯石可泐公德不朽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秉中墓誌銘 方苞

右副都御史黃公旣歿之逾年其子廷桂因李君枚臣來請銘余聞公名在丁亥戊子閒時江浙大饑天子並命發粟以賑而吾鄉有司失方略骼胔布路奸民朋聚正晝剽掠於時則聞浙之祲尤大而民不阻饑惟黃公之功其後訊之浙士大夫多曰公功豈獨在饑者吾浙有二中丞國初起瘡痍致生聚者曰范忠貞公其後備荒政遏亂萌者則黃公是吾民所尸祝也蓋公之撫浙也在戊子之冬承大嵐山案後浙東西郡縣皆蕩恐而杭湖二州連饑民心搖搖前中丞出則羣噪憂惶引疾時公以內閣學士賑湖歸報至中途就命撫浙雖浙人亦不知公計所出也公至則懸禁不得抑米價陰偵旁郡閉糴者而重懲之爲書告糴鄰省散庫金於典肆約逾歲歸其本勸富民分災而禁貧民之羣聚要索者會温台二郡大穰復奏開內洋遠商總至浙人皆曰吾父母妻子得保聚矣公始至浙即以便宜截留漕糧十萬石時長平倉粟皆虛巡撫將具劾羣吏公曰吏盡黜何與饑者彼官存粟猶易致耳因設方略俾多方補苴卒賴以濟浙民旣蘇公方設政教而移鎮八閩時海賊鄭盡心聚黨出沒

上命會勦制府提督各以事諉公刻日獨進而懸賞格得其魁者千金
抵厦門厲氣巡軍忽轅門鼓三驟鄭盡心已爲其黨所密首捕得之矣
時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十日方公之未至閩也鄭盡心既嘯聚海隅而
山賊陳五顯亦相應和盡心既獲五顯亦就撫而公官罷聞命即送符
篆俾他人上之而不有其功先是湖杭二郡緩征康熙四十七年漕糧
部議并於次年補運公疏請分年帶徵三請始得
命次年復奉部檄帶運時二郡米價猶踴又已過開兌期督糧道請折
價分授運弁沿途採糴布署已定而公去浙運弁乾沒糧額缺遂挂吏
議公既罪歸
上惜其才復命督理子牙河給原階而公竟卒其始知黔西州嘗單騎
入黎平猺洞折其酋使受約束始入臺有所陳會
上以他事震怒宰執目公使下而公直前必申所請居臺中五年所條
奏皆關大體而謂御史司彈劾不宜兼任保舉中人捧綠頭牌傳
旨宜闕內閣登籍以便稽核改逃旗人連坐法尤人所難言者公自內
擢所居皆清要卒秉節鉞兩鎮大藩可謂遇且顯矣其卒也年六十有
五而浙閩之民及海內士大夫知公者莫不相聚太息恨公之無年而

惜其才有未盡試焉公諱秉中字惟一家世瀋陽人祖諱憲隆父諱道明俱贈如公官妻孫氏誥封宜人先公卒子六人廷鑑候選知縣廷鈺戊子鄉試副榜陝西平涼府靜甯州知州廷鉞早亡廷桂三等侍衛廷鍈廷銑太學生女二人公卒於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孫宜人祔銘曰

公起蔭子厲學聞顯未壯出宰厥猷已遠入吏二曹陳議不苟揀其長官與相可否遂踐中臺屢正邦鈞承使備禮贏黎無呻就加顯命開鎮南服爲父爲母是鞠是育衆心有依孽萌弗孕如器將傾得公而定公按閩疆劇盜就梏海波不驚山無莽伏蹇罷儥駕萬口同咨惟民之故匪公之私

帝眷有終民不能忘徵此銘文久而益光

書張撫軍連登靖叛事 張湄

撫軍氏張名連登陝西長安人康熙四十九年授湖北按察使會値萬壽巡撫劉殿衡祝釐于武當山總督額倫特以湖南地歗不清駐節長沙行丈量公獨在省視事夏四月三日爲公覽揆辰先四日日昳觴客于署西偏之揖青軒酒三巡門者來耑耳語公起如廁俄而侍者傳

言公腹痛命七郎主席少選又傳言疾稍可行且出請坐客盡歡毋停爵旋命閉門毋出從者且有犒頁久復白曰公疾良已方理文書畢即與諸君痛飲耳客皆屏息俟忽聞傳鼓聲公已升廳事諸客乃問侍者曰何爲侍者曰曩者公稱疾僞也適有僧自卓刀泉來上變屏人問之則云有王爾寅陶二者嘯聚漢鎮備軍器私署文武將以公生日爲不軌以某有膂力遣其黨李二李五等突入寺脅之曰從我則貴不然死劒下某佯喜飲之酒餂得其實今爛醉矣可速禽之公如其言密遣王司馬渡江跡所在羣賊方酣寢邏者圍之排牆入大呼捉賊羣賊驚起曰呀水發矣水發者方言消息漏也遂械其頸靡得脫者今至矣於是四座聞言皆錯愕罷酒公驗問得諸囚反狀下之獄旋出教曰反者某某也于衆人無與所得誓書愚民不無署名其中然皆非其本心已焚之矣汝等各高枕毋爲浮言所搖明神可鑒予不食言是夕烏合者轉相告語各鳥獸散晨起僚屬來謁公語之故且曰昨倉卒時非不欲使君知之恐涉張皇敗乃公事故乘深夜黨羽未集卒然禽之衆皆稱謝曰非所及也會報至長沙從官皆懼額曰張某司在自能辨賊其報至武當也亦然越十餘日兩公馳歸見公即勞之曰君不動聲色了此大

事我兩人將入告得懋賞矣公曰不然此事上聞必下九卿議往返牽
制動經年月疑者日衆轉相扇動恐致變生肘腋陸宣公云宥之以恩
則日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真爲名言某昔守
青州饑民攻城掠食惟禽其元凶二三人置之法餘悉不問四境以安
況重臣得專制閫外乎不如勿煩
聖慮便宜從事令反側子自安儻遭吏議某不愛一官以紓楚國之難
敢過望耶兩公歎曰賢哉此盛德事人情所難而君能之此座不久屬
君矣然此中有姚道人者亦大憝也未獲奈何公曰搆之兩公曰何時
可獲公掐指曰七日曰何速也公曰某比訊諸囚云其人肥而多須黑
子著面成塊可寸許毛叢生年五十上下詰其地則云景陵西鄉是其
舊游處已下檄縣官繪圖往緝矣計日可至已而果如公言公乃推勘
再三多所平反遂取其魁七人杖殺于黃龍山下之閱馬廠餘皆區別
處分或遣還鄉井多鄰省人也當是時父老子弟環立如堵皆以手加
額歡聲動地俄而
上知之謂公從容應變動合機宜可參禁密徵爲卿貳此事常甯段巘
生嘗紀之文辭宂陋予以公爲鄉邦偉人今且不能舉其姓氏因采段

氏說而書之以告鄉之士大夫稱撫軍者公于五十五年內升五十七年五月出爲湖北巡撫云

廣西巡撫宜公思恭墓誌銘　陳鵬年

公自牧茶陵與敝邑切近侯甸之蔭覃及湘南嗣爲公屬吏受知最深及公被誣去位

天子命予攝其事余爲料檢其遺牒稽覈其治迹益嘆公之天資醇厚被服造次必於儒者簡易近人而人自忌之非公之過也天下枉者惡直邪者醜正從古而然而陰鷙險狠者多中人於不意公之遭遇非人固然其無足怪而予承公餘焰未息之後故其患難畧同而其知公也乃益深戊戌之夏公激

聖朝賜環之典畀公豫藩即晉公粵撫前此薏苡之謗不辨自白無何出山未久德星遽霣人於是思我

皇上嚮用之殷所以保全之至而惜公之未究厥用也今將歸窆於東壩之原其嗣君廷棟來乞予銘以予能言公之行予是以不獲以固陋辭謹按公諱思恭字允肅別自號省菴襄平人其先公以佐命勳撫軍八閩世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公爲任子雅嗜讀書平居手不釋卷初

以蔭授楚南之茶陵州下車勤恤民隱課農桑禁私派嚴保甲立義學
敎養並行至今茶民德之以秩滿遷工部虞衡員外郎出為邢襄太守
雖兼轄九邑而撫字常如一體地有河患三曰漳曰子牙曰安定
當宁憂之每遣大臣經理其役然營度賛畫必與公俱功以克奏其自
為疏鑿者則本部牛尾一河灌溉之所永利者也時安溪相國李公巡
撫畿南屢疏薦之是以
宸衷簡在超擢直隸守道旋陟江蘇藩司兩任皆錢穀莞鑰羣僚弁冕
公悉心釐剔裕國富民不減劉士安之風雖惇大和平而正己直行不
媚上官氣節矯然為方伯之時予承乏金陵再守吳郡公不以予為不
才引與同事若芝蘭之臭味無有差池葢其性情有相合者康熙四十
六七兩年江南水旱頻仍迅詳入告邀
恩蠲賑公則躬督屬員實心實惠普暨窮簷所謂來旬來宣公可無愧
矣然而民愛之益篤人忌之益深適兩江大吏至嫉公耿介又以要求
不遂以挪帑奏劾
欽差部院大臣往按其事獄成幾至不測矣賴
聖明洞鑒特貰其罪放歸田里丁酉之秋

天子恩念舊勞復加顧問公奏對稱
旨廷臣又交薦公居官廉潔愈見前參之誣乃復畀公以維藩之任往
尹天中公感激
殊恩益自刻勵豫省重耗累民下車首爲禁革瀕河州縣秋水泛溢勘
不成災公自捐槖賑之新設駐防官兵一切營造公與楊大中丞竭力
鳩工不以擾民其頒布條教有但知有
君上不知有情面但知有百姓不知有官吏等語斯亦可見其爲政之
體要也已莅任半載百度具舉
天子知公可大用遂予節鉞巡撫廣西廣西地瘠民貧內雜猺獞外控
土司號爲難治公至懷柔綏輯威惠著聞
上諭十六條教化之先資也公爲之逐條講解摘引律例演繹成書飭
有司不時宣講剴切詳明由之感悟遷改者甚眾又設華掌書院誘進
秀良其留意教化類如此其陳奏土屬事宜皆關安攘要領故嘉謨入
告而
上輒報可治粵載餘吏畏民懷風行草偃不事鉤距人自不欺四境肅
然枹鼓稀鳴大都以德化民正柳仲郢所謂郡邑之治惠養爲本者也

公爲人廉平寬簡不立崖岸終身無疾言遽色而綜理庶務詳慎周密
皇上兩次南巡一切供億竭誠祗候
天顏喜悅錫賚有加又御書箴白堂以
賜公書萱日松年以
賜公之母公之得
君如此其至故奪情於江藩起用於廢吏非爲其有民功而然與然而
公之得
君也不以爲喜其失懽於上司也不以爲戚前導後擁也不以爲喧門
羅逕苔也不以爲寂翛然泰然寵辱不驚其殆庶幾乎古之學道君子
矣公生於順治十五年九月初十日丑時卒於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
十四日寅時得年六十有三元配夫人趙氏繼室夫人張氏子四人長
廷楝候選同知次廷樞候選知州次廷桂次廷栻其才具皆能繼公之
志世其家者乃爲之銘銘曰
魯有三黜楚有三已喜愠不形爲道之以鳳皇爲聖王之瑞而鴟梟惡
其不類已然射工沙蜮有時滅跡而德輝反因之以蔚起公其安斯吉
兆以妥其神靈而宜爾孫子

光祿大夫總督雲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公陳錫墓

誌銘 曹一士 代某

雲貴總督雨亭蔣公以康熙六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西藏雪山行次王事也越雍正九年十月七日葬江陰縣香山桃花澗之新阡先期嗣子漣乞假於朝而來告曰自先公歿十有一年龜筮未從葬是以緩且昭信勒銘有待今日敢泣涕以請念與公同舉進士惟余在又敢固辭按狀蔣之先名秀亢者以平吳功食邑常熟其後世居城南明崇禎朝禮部主客司主事贈光祿公諱棻始以科第顯於公爲王父生贈光祿公諱伊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常授監察御史著玉衡臣鑒二錄繪時務十二圖以進視河南學以勞卒官公考也生二子仲爲今相國太子太傅公而公居長諱陳錫字文孫別號雨亭登康熙乙丑進士二十八年令陝之富平歲旱蝗米斛錢數千

詔以倉穀賑就食者眾將不給歎曰賴

君之祿以有產斥吾產

君澤當益廣且民皆吾子安有子瘠而父忍獨肥亟爲書家中鬻田繼之半載完聚如初狀聞陞禮部主客司主事督海運倉革糧艘之以蓬

席銀納者遂甯張公查子粒至陝民遮道迎訴公德遂甯歎曰其家之
不有奚有於子粒還薦治行第一遷祠祭司員外郎佐張公治河兩淮
一載授濟甯河道條濬長河六事行之革燒草公茭葑水利臨清監督
某請歸河稅於關以增額公言滋擾非便罷不行四十二年調天津驛
鹽河道一載調淮徐河道公爲政務持大體不尙苛細所至除害本民
被其施四十六年遷河南按察使南陽白蓮教事露株連甚夥公曰愚
民妄求福非欲爲亂誅其魁一人餘不問老瓜賊殺人充豫閒勢面褫
衣莫可究詰公廉其巢穴悉禽薙之道路以甯四十七年遷藩山東未
兩月擢巡撫首請緩二十三州縣衞麥苗被傷之逋增營馬買補直視
驛給夏秋豆草銀視撫河鎭標以恤弁兵臨清關請濟甯等五州縣添
立口岸可益課萬兩公疏言關有定所舟楫無壅課自不虧今一旦添
口增稅恐商民裹足無益有損長蘆御史請增鹽引公謂增引易增課
難今引鹽多滯若又增之鹽價必至踊貴是上下病也皆寢不行又因
萬壽恩詔請槪免河灘藕灣泉灘學田義田租一年在官八載穀以時
熟
仁皇帝褒賚有加五十五年晉雲貴總督

召對賜克食條十事上之既至盤險灘闢溪路以緩水激驛勒石非符下毋濫應夫馬鎭遠施秉被水不待入告委官馳賑之除去鹽井稅計口派煙戶令正課外給本分煎就地銷補前課之乏石羊緒廠礦老額不足公請嗣後硐口旺開衰止歲豐採歉停課多少無制定額董事者獲蘇是時滇永平久林巒洞蠻潛萌異心土目常應運竊武定鳳氏孀女而據其地其屬不平內附應運遽稱兵入境公怒曰小醜敢爾會師勦捕檄其鄰那德洪等夾攻之應運遁黔黔中斬其首以來執鳳氏遺孽歸之京師分兵守其地撤甸平五十八年撥浙中滿兵來滇公豫辦宿食所過安堵會西陲用師餉取足滇黔黔督年羹堯請滇餉至黔同解公言迂道非便

仁皇帝知公年雖老可任大事命親往西藏犒軍公卽日戎服治行未至藏百里遘疾語從者曰我死分也恨未達

君命耳距所生順治十年十月三十日春秋七十公侍母孫大夫人疾以孝稱入覲公顏色卜太夫人疾益損輒中居喪哀毀忌日蔬食終身俸入推予三黨日廩月餼以迄婚喪恩意備至光祿公嘗銘其硏曰出此入此厥惟公平有易是者天殛其人公謹守家法凡遇遷除輒竭佃

祖尤不敢以貴富加鄉里喪歸之日老幼流涕配趙氏王父士春宮保文毅公孫登崇禎丁丑第官至左中允父瑞南順治丁酉副榜事祖姑及姑無違禮撫兄子如子割宅分產與之性慈好施病給藥寒給衣以佐成公德封一品夫人後公一年卒年七十有一合葬公兆子男五人漣洞澍浩湆漣已丑進士右春坊右庶子洞乙酉舉人山西布政使澍長蘆鹽運使先公葬卒趙夫人出浩兵部武庫司郎中側室陳氏出湆恩蔭生側室藺氏出女二長適刑部郎中錢大鼎次適成都知府王瞻趙出恩撫女二一適中書舍人宮繼一適嚴州府同知曹儀孫男十八椅楷柞棆栴榕櫚榛槱桎楷櫚雍正丙午舉人栴庚戌進士工部額外主事孫女十三人曾孫男十三人曾孫女八人公子姓賢而有文能紹家學

今上元年山東巡撫某歸通省捐穀羨餘於公家追償會公弟相國公方爲少司農具奏原委

上更命後巡撫核減之雍正八年復奉

旨蔣陳錫子洞任涼莊道及山西臬藩實心供職可蠲免其家應償捐穀之半公前事始得邀

恩大白漣等具以禮葬嗚呼公可謂有子也已銘曰
將自姬分九侯漢臣海虞奮晉派衍城南公由令興繩厥祖武家叅戶
麋曰公活我天鑒精誠爲降霖雨民受其膏公曰竊取公來自東時和
歲豐一莖五穗嘉禾芃芃公曰匪予
聖德之徵
帝用汝嘉宸章親灑何以予之弓矢鞍馬又何予之冠纓韠袴維此東
方聖人之鄉政平民富弦誦洋洋擴是賢書增我國光
帝曰南疆老臣是倚公壯厥猶强誅弱豸往哉西陲勞我軍士西師孔
亟公行不避據鞍矍鑠陟彼崔嵬玉門不返馬革全歸人孰無終公終
王事爰有孝子克家繼志公多陰德施於來嗣伐石銘詩百世勿墜

趙公宏燮墓誌銘 汪士鋐

直隸總督趙公以疾薨於位
天子震悼特遣皇孫臨奠并賜御製輓詩一章予祭葬謚肅敏哀榮並
至公爲勇略將軍襄忠公次子惟
天子永念舊勞以公能世篤忠貞服勞王家所以待公者至重至久在
直隸十有七年寵遇尤渥至於公薨

天子念誰可使者乃命其兄恪敏公之子署光祿卿之垣往署巡撫事
特加僉都御史以重其任前此未有也公諱宏燮字亮工號理菴系出
山左先世以軍功隸陝西綏德衛後以襄忠公初任甯夏水利都司遂
占籍甯夏當吳逆之變諸將與襄忠齟齬不合襄忠提孤軍入陽平關
取全蜀復獨當一面入滇除其孽其功在史冊至今赫赫照人耳目世
言將略者推襄忠惟公能成其業與其兄恪敏公秉旄對仗垂功名於
不朽公自直隸由完縣令起家遷南路同知特陞天津道丁襄忠公艱
服未闋特授直隸巡道三年復補天津道明年陞山東按察司使又明
年卽其地陞布政司逾年
特命河南巡撫又一年特調直隸巡撫在位十年
天子以公習知畿輔民風土俗吏民相與安之不可易以人特加總督
仍管巡撫事俾久其職直隸之改總督自公始其治吏也去其太甚者
而不毛舉細故其治民也務期休息而不以多事擾民其興學校也請
廣州縣進學額又立義學以課生徒保定左衛有學無廟公捐貲建之
上嘗巡行近甸見畿內之民日有起色弦誦之聲不絕特製詩章親灑
宸翰以獎勵之既而遂有總督之命襄忠公嘗鎮天津公又兩任天津

道以先公舊棠思人勿拜有河東地距天津僅一武而去武淸百餘里
徭賦病其遠涉公請以地歸衞民便焉衞有西沽渡爲九河下流當伏
秋水漲諸河之水匯集於此奔湍激濤行人病涉公創立浮橋商旅往
來如織未嘗濡裳至今豐碑巋然也天津關稅舊設監督後特命公兼
理行旅載頌其在完縣也鄰邑飛蝗蔽天公具衣冠禱於神於是有蝗
不入境之異其在天津也火延燒居民屋廬公復肅衣冠拜之於是有
返風滅火之異公自縣令及捕盜皆不畏强禦及任巡撫莊頭有李必
達者欲圈旗退納糧地六百餘頃民幾失業公爲民請命
特旨免其圈占民歌樂土其在中州巡撫雖未久而條奏地方利弊靡
不措置得宜請去病民者數十條而免辦官柳者爲尤著中州密邇黃
河築堤需柳作埽民閒辦運數倍其値公請官爲代運民困立甦公久
勞於外勤恤民隱遂以成疾
上既特加總督以慰其心復遣御醫診視親督醫院製藥公感激
聖恩疾日益差而
天子温綸寵錫所以優待者視前有加嘗迎駕趙北口
上欲周悉民情特命中使刺船召公傍御舟以對在熱河

命內侍駕小舟召見復令近侍扶掖遍遊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前此迎
駕白河忽躍白兔
上引弓射之應弦而獲遂以賜公皆曠世之奇榮也其他
恩賜上方珍物不可枚舉其巡撫
賜卹亦自公始公自幼育於外曾大父母每思所以報其勤劬康熙四
十七年恭遇覃恩請以己官階貤贈外孫爲外祖父母請封亘古所無
上特允俞遂爲著令公於地方水旱疾疫尤所關心請蠲請賑靡不舉
行惟公之明德
天子之求舊所爲君臣一德交孚其契於斯極矣公生於順治十三年
三月二十日寅時卒於今年六月十八日申時春秋六十有七配吳氏
誥贈一品夫人繼康氏有子曰之璧次龐氏有女二人次賈氏撫一子
曰之增長女適戶部郎中張公子候補知府渠次適刑部尚書張公子
右春坊右中允縉之璧幼未聘之增聘甯夏總鎮葉公女公自少爲文
操筆立就及居顯位手不廢書知公固能文武以世其家者也其子之
璧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來請銘詞曰
公秉旄節畿輔旁身依日月照爲光股肱心膂

帝命將曰余一臣守封疆燕南趙北汝障防謹守管鑰弗敢忘吏民恬熙皆樂康惟

帝之德臣何長鞠躬盡力勖贊襄夔龍衛霍世不常惟公父子遙相望諗謀燕翼厥後昌高牙獵獵旗風揚行人過者攀遺棠載道丹旐返故鄉涕洟從之餽壺漿琢石紀幽銘其芳維

帝之褒終允臧康熙六十一年歲次壬寅九月某日吉旦

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公蔭樞墓誌銘 陸奎勳 節錄

巡撫劉公蔭樞字相斗別字喬南世居韓城潭馬村康熙己酉舉於鄉丙辰成進士知河南蘭陽縣事入爲吏科給事中內艱服闋補刑科轉戶科前後章疏數十上如論連捐速陞之弊及捐員宜試保舉宜停又請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入覲奏事又論秦豫兩省事宜及楚省均糧悉

報可出爲江西贛南道除私收門稅又米市有牙帖銀協濟定南相斗計歲入置田以租充之牙稅永除署臬篆忤巡撫意因事劾罷之遂遊匡廬而歸會秦中歲飢盜起里黨多不給相斗爲貸粟賑荒築堡以守大河自韓城東北南出龍門山中兩岸絕壁鉤挽莫施相斗冶鐵爲柱

索舟緣之以進又築濠水石橋修柿谷陂及城中通衢鄉里賴之癸未
鑾輅西巡至潼關相斗民服跽迎道左
上顧問曰是劉髯也何爲民服相斗具對所以復原官未幾起爲雲南
按察使部推廣東布政使督撫交章留即爲雲南布政使滇海源廣流
狹形似臥瓻秋水泛溢時漂沒田廬相斗疏濬海口以暢其流又修築
六河岸牐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五十年奏廣貴州鄉試中額黔中山
田耕一年率不可再民懼征賦及之莫敢田者相斗牓示闔屬聽民墾
荒永不起科又自雲南坡至蕉溪鑿馬路二千餘里以便行旅五十四
年四川烏蒙土府祿鼎乾與貴州威甯屬土目祿世華因爭稻田互劫
虜世華人畜去川撫年羹堯委員往勘鼎乾負固不出年羹堯欲剿之
相斗持不可事聞乃遣都統阿爾納副都統吳坤侍郎噶敏圖會同雲
貴川三省督撫於畢節縣勘審苗民多驚走相斗肩輿從數卒傳諭曰
若輩各安堵無恐既至畢節念邑小不足駐諸大帥乃獨棲荒寺中諸
公聞之咸約束部下毋擾民鼎乾仍重閉不肯出相斗使千總一人持
檄走諭之曰若出訴即生抗命即死老夫不食言土酋相顧曰老劉公
恩信素著敢不出乎於是出就質成土酋土舍俱泥首謝罪歸所掠人

畜及侵地結好而去會澤旺阿拉蒲坦擾哈密
上大出兵討之相斗密疏諫沮復奏陳六事奉
旨馳驛赴軍前盡心周閱崎嶇三月至巴爾坤復上疏數千言備述形勢時相斗年已八十因以老病乞骸骨仍回黔任已休致入京部議以阻撓軍務例發傅爾丹種地在屯三年
召還留京六十一年首春與燕饗國老之禮坐次最先雍正元年
召見養心殿賜朝珠並白金四百兩旋請歸是秋卒著有春秋蓄疑四卷易解二卷（一作周易蓄疑）梧垣奏議宜夏軒雜著

又秉燭子傳（趙元祚）

秉燭子者劉公耄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少以豪傑自命讀書恥事章句舉康熙丙辰進士初授蘭陽令邑濱河舊設巡河夫重為民困公至減之造士安民凡當興革者力請諸大吏至侃侃爭於前雖封駁數次終不易始或以為強項後乃益重公邑大治盜聞風不敢犯其境以最擢刑科給事中丰采著朝端旋丁內艱去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大計詳見梧垣奏疏中至疏豫秦兩事

上覽奏大悅翼日召至乾清門復令條晰其事一一奏對不失一言每
會議事有不可者輒抗聲執論如議楚省攤糧事公恐遺千百人子孫
累委婉開陳九卿乃奏免楚人至今德之有某以例驟至方伯有欲保
之者以公故不敢發言惟目視公公默然遂無敢言保者由是直聲振
於朝未幾外轉贛南道開示屬吏以愛民爲忠諸屬知公在朝風裁奉
法惟謹贛俗健訟公下車無慮千百紙一日夜爲平決訖曲直不少差
久之訟寖少數微出察民閒疾苦贛有城門稅久爲民害蓋鎮將沿之
以營利也公陰遣一人攜布南門出東門入復遣一人挑麥西門出南
門入囑曰門欲稅以布麥爲質已而門者果皆止之取其應得稅錢公
乃設席邀鎮將者過飲守令皆在前二人者席之前跪曰奉市布麥門
者欲稅無錢今尙質在門公勃然作色曰若何言曰門稅公曰門稅爲
暴監司買物尙如此如小民何吾不能爲民全鎮帥面也拂衣起守令
不知所爲鎮帥慚退翼日帥下令革去公乃具觴迓之至署登堂未定
先疾趨下拜曰帥能如此小民福也敢不拜又有米行者額課若千牙
人緣之爲奸凡民載米至河邊取其錢勿得私糶者牙課一而取者不
止十倍民苦之公故問其日徵若千牙故減報其數公分遣人卒至盡

取諸牙者記簿來會其數則大駭於是責其欺狀另委收之收不數日得銀若干爲易田約其租值可以抵額課遂勒石鼎之聽糴米者自便撫軍以爲廉明使署臬篆南昌故多訟師與少年遊棍公至則皆遁去地方肅清方思大有所建白未數月會有疑獄督撫各持一見公弗能兩全遂以彈章罷去或謂公剛直爲人所譖公寓匡廬事結瀟然以歸怡如也韓城南有河爲縣治要會自古無橋每雨漲病涉人畜多溺死公爲諸生日慨然有建橋意然水急厓闊人多迂之至是遂銳意倡建家居三載經營是事暇即課里中子弟以自適癸未歲

鑾輿西巡公以民服至潼關迎駕

上熟視之指曰此劉鬍子胡不官服以削職對公美鬚髯偉軀幹直聲震垣中人莫不知有劉鬍子

上數召對稱旨故常記憶頃即召見賜還原品駕回復召至行宮霽顏垂問奏對良久

上命中侍掖之起出即傳旨起用滇廉訪使公至滇數微行採滇利病先是各屬坐省者多豪横與游棍爲非公重懲之嚴飭各屬遠近聞風無不帖然於是訟冤抑者悉平決如流有造蜚語謀反者公執其渠首

數人論如法餘不株連旋升粵藩督撫特疏留滇昆明故有書院迤東西士子肄業其中公暇即進士而課之親爲訓誨貢院號舍湫隘科舉士數浮於舍公捐金買地增修號舍另闢規模內外改觀並除科場行戶諸累昆明湖源廣流狹口如臥瓿秋水漲溢致田舍多傷公單騎走湖口審視商之兩大府力爲挑濬並修築六河岸閘戊子五月不雨公引咎禱於五華山叩頭至地有聲已而大雨省會十萬戶米價昂力請發粟分四城平糶陰囑司筦者貧民苟升合無錢悉與之勿較多寡如是者三月所全活不少他日公出婦孺視而祝曰願翁世世爲卿相驛站兵餉悉實其數無絲毫漏卮在滇五年上下賴之以安擢貴撫去之日扳轅臥轍多感泣下者乃塑其像於近華浦黔嚴疆山多田少苗狆雜處滇蜀楚粵交錯其閒四民多客籍前朝安播之亂國初水西之擾號稱難治公治黔調和文武撫綏漢苗輕傜薄賦絕餽送以安靜爲務三江及苗狆仇殺諸案有未結者首清之釋無辜數十人戒有司無生事啟隙課士勸農訓兵化苗通工惠商黔道高山峻嶺人馬艱行公開修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二千餘里黔故多陰雨自是時和年豐迄公之任皆大熟凡所條奏皆關大計蜀遵義民苦加派聞公直匍匐來言

狀哀祈題達公密疏以聞
上遣使會川撫勘其事削郡以下數十人蜀困盡蘇草奏曰或曰公不避嫌怨乎公曰有分土無分民孰非朝廷赤子知而不言是欺以事君也何避嫌爲又以黔省錢糧課稅僅十餘萬每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兵士懸領以待於籌餉疏內請另發銀二十萬存貯藩庫爲未雨綢繆之計疏凡三上俱格於部議撫黔既五年疏請陛見以老乞歸
上溫旨慰留癸巳覃恩晉階榮祿大夫祖父母同蔭一子明年復拜疏告老疏已發軍民罷市道遮驛使不得去會烏蒙土酋與威靈土舍隙殺川撫委道員至烏蒙問故土酋匿不出遂題請以兵臨之
欽差會滇蜀黔督撫提臣至畢節勘其事苗民驚駭不知所爲多避去公肩輿就道沿路諭無恐苗衆見公皤皤然簡從來咸喜相率出迎爭以物來市公先至畢節吏爲設館公曰畢小邑諸大人皆欲飾館將何以應乃就荒寺中恐諸執事者蹂躪與之約曰邑小供薄勿怪若所令不嚴老漢非畏人者衆皆肅然公曰此一小吏可了公等勿慮於是發標下千戎一人走土酋所招之來先是威甯土舍已出而烏蒙土酋恃險且聞諸大帥咸集愈驚疑誓不出千戎至傳公諭曰若出我活汝若

抗命卽滅汝老漢言無多且重失信土酋某曰老劉公恩威素著以誠
信待人雖死敢不出遂與俱來公方與客圍碁報至卽會諸大人共訊
二酋咸服罪願釋仇永不搆隙叩頭去謂人曰我今方得見老劉公眞
盛德人也遂具奏聞各大人聞公簡從來咸撤其從人大半於它所以
故畢節勿擾公復肩輿歸老幼道傍日不絕爭來覩其丰采所至慰勞
使安業明年乙未澤亡阿剌蒲坦擾哈密大兵出大漠討之兵旣行措
餉馬者各省皆起公得抄報密疏曰澤亡阿剌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
小警也語多切直而公以黔疆瘠薄復不能助餉又自念受知
主上起自田閒恩獨深重明年且八十無以報於是具疏告老復密條
奏六事畧曰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
言則引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弗勤遠畧謹喜怒而
愼用人核名實以重國本草旣就客曰願公少緩密奏而拜告老疏公
忠形於色曰老臣且告退矣它日死不能言於是朝拜密摺隨拜告老
疏告老疏發復爲官民遮留不得去遠近苗民皆趨省環轅跪泣曰公

無去公在此無敢啟隙者地方得賴卽不得已願公少留須臾明年上
告不得命眾不敢起公不得已揮泣勉諸而密疏已行
上覽奏曰劉蔭樞年雖老尚能騎馬著乘驛赴大軍駐劄所在盡心周
閱矢公詳議具奏公得報卽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侃侃洋
洋其意在屯哈密以東兵不輕出逸以待勞凡數千言旋以疾請歸骸
骨有
旨切責令親看雪回奏公於是上疏引罪謝再乞骸骨
上覽奏云劉蔭樞在貴州官民俱說他好情詞堪憫姑從寬免議著仍
往貴州辦事公復上疏以病乞歸有
旨著速赴任公不敢辭沿路醫治再赴黔任去黔日黔人建龍門書院
於南明河上塑像其中至是聞公再至雖童孺亦拍掌歡舞以爲得我
老劉公也視事甫半載有
旨休致來京公卽拜疏行黔人如失所怙已而下刑部部議以阻撓軍
務擬絞援師懿德例發西邊屯田俟大軍凱旋另行治罪有
旨著發往傅爾丹處種地時公年已八十一矣自黔進京日其子以公
年老涕泣請侍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無異汝自歸耕田讀書

吾之身
君身也勿我慮公鬚髮久白自塞外回忽有變黑者齒落者復生二童牙監臨擬程文十作一日夜而成筆示諸生稿不加點日書忠孝仁恕等大字闊四五尺許遒勁過於少年所爲著有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制義文錄一卷皆見道之言德州孫勷板以行世其雜劇數本則又詼諧多風爲人豁達剛方而不苛細人有過面叱之卽過而不留與人言多規勸引掖後進不倦學者稱龍門先生晚年自號秉燭子葢取古人爲學少如朝行壯如晝行老如夜行其進德不敢少懈如此在喀爾喀四年復取進京還其職
聖祖召見老臣年七十以上者賜之食賜公首座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仍留之京
今上登基召之見曰卿
先帝老臣朕欲用汝以年太老召其子熾進扶之出賞賜御硯朝珠白金若干令其還鄉鄉人榮之卒于家年八十七歲

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覺羅公滿保墓表 蔡新

烏虖是惟覺羅鳧山公靈魄之藏公諱滿保滿州正黃旗人系出天潢

自高曾以上代著旂常考少詹事諱僧參貝時望公其季子也年二十二登康熙甲戌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授檢討戊寅春以詞臣副刑部尚書傅公左都御史張公赴陝西清理糧冊蓋異數也遷侍講兩典試事擢授國子監祭酒奉

命冊封朝鮮嗣王祭告禹陵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經筵講官時

聖祖仁皇帝御極五十餘年寰宇奠安愷澤翔洽獨東南瀕海之區久爲奸宄逋藪舊染宜新而民口甫甦凡所以調護扶植之者尤亟公以

懿親侍從疊被殊恩入襄機務

天子知公才可大用遂被以福建巡撫之任下車浹日首劾閫帥之縱盜市功與夫劇盜之恃撫暴橫淩虐鄉里者遂悉擒羣盜殲其魁剿滅黨羽閭閻樂生農耕於野士興於學蒸蒸乎易俗移風矣迺請遴才能以居劇地百廢俱修輯甯五載

天子益信公果可大用特命總督浙閩兩省公職重身勞幾叢慮密不憚暑烈躬按七郡之災全活億萬親度環海要地自浙江乍浦至閩粵南澳之交上下五千餘里建墩臺水寨一百二十七所安礮位一千一百七十有八海洋至今賴之所至鴻施茂績若廣儲蓄均糧餉釐漕弊

勘關征各有條法大率兩省民生之厚兵防之周庶務之詳實自公籌之始究也臺灣新隸版圖孤懸海外其處者龐且梗公按圖考跡增北路淡水一營以扼其後時亂猶未萌也辛丑五月奸民朱一貴倡亂戕殺鎮將焚府治全臺盡陷警報一日夜至省會公聲色不動密召同城文武計議以次日具海舟聲言運米下遊次日大閱兵老弱盡令入城丁壯登舟刻期順流南下於是衆始知有臺變公乃由陸路大張榜示凡有技勇超羣剽悍不羈之徒咸許投軍門充伍雖舊日過惡悉與湔滌於是漳泉郡不逞之徒思乘閒竊發者咸歸幕府內地始安公親駐廈門所檄召之兵先期雲集米積如山以六月十二日命將出師密授機宜盡銳攻鹿耳門水高數尺揚帆直進十六日克安平鎮轉戰七鯤身皆大捷二十三日遂定府治賊惶駭奔竄北路而淡水一營扼險以待與官軍夾擊賊進退狼狽束手受縛凶渠獻俘七日而臺地悉平公之方略素定迅奏膚功如此捷聞

天子下詔褒美而公惟以不能消弭未然自引咎

世宗憲皇帝紹登大寶錄功加兵部尚書賜一品封贈仍畀以嚴疆之寄公次第經理浙東西而水利潮防運道鹺行及海塘柴石諸切務無

不盡心焉民不擾而事舉集至于今皆尸祝之惟公實被
兩朝之寵眷受任總制一方用能奉宣威德使反側畢安瘡痍獲起利
賴施及無窮歷四十年竟以勤事卒於官烏虖公文武壯猷與方召比
烈其不朽也夫有子十二人博艮阿那哈吉福吉祿滿吉蘇金山吉禧
金梁衡山嵩山承福吉善咸稟公遺訓吉善今爲祭酒樹學懋勳思纂
就前緒以漸其事成均久且閎人知公勲也因請表其隧道之碑系以
銘曰
錫維城藩屏協劬厥躬東南攝勒鼎鍾光玉牒

資政大夫前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黃旗漢軍都統綏遠城
左翼副都統甘公國璧墓誌銘　彭啟豐

前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甘公以乾隆十二年七月戊申卒於
揚州其孤士琪等來徵銘按狀公諱國璧字東屏號立軒姓甘氏始祖
正宋開寶間爵三等伯食邑江西豐城遂家焉至受和隨明成祖征遼
東世授瀋陽中衛指揮復著籍瀋陽數傳至公王父應魁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仕至石匣副將因爲漢軍正藍旗人父文焜由兵部
筆帖式歷官至雲貴總督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反兵不支援絕文焜死

之加贈兵部尚書謚忠果事具八旗通志公忠果第六子以蔭肄業
太學期滿
御試擢高等授河南陝州知州陝自經寇亂殘敝甚公撫綏土著招集
流亡頓有起色州有泉曰珍珠泉牧賢則流涸久矣一旦觱沸遠近傳
異之巡撫顧公薦于朝除蘇州同知時大吏以賦役不均題請丈量以
委公公遂創清田議十九條行之
聖祖南巡公入覲屢蒙
溫語賜勁節字額命懸忠果祠是冬擢山西平陽府旋調浙江甯波府
首除六縣重耗禁海關水稅時趙公申喬張公泰交相繼撫浙皆重公
是時
聖祖復南巡駐蹕揚州顧問浙江循吏趙首以公對既幸杭州公迎謁
賜御書朱子詩復書永貞字額諭云汝父盡節朕未嘗忘此爲汝母書
也明年特陞甘山道丁太夫人憂服闋補山東登萊道削浮苛布寬簡
清理庶獄境內肅然三年（儀吉案言在官三年也甘公以康熙四十九年補山東登萊青道五十二年擢江蘇按察使五十三年遷山東布政使）擢江蘇按察使又擢山東布政使其明年擢雲南巡撫
時旱疫斗米二千錢公虔禱時雨立沛獲有秋先是土司每因小忿相

戢殺公飭府縣官調劑撫馭苗猺以安（儀吉案五十七年十二月蔣言撫甸苗傾心歸順請移武定府同知駐撫甸分防治理部議如所請）久之撫遠大將軍會陝兵取藏公籌畫輓運之宜水陸道途出入便否民得不病而領兵都統違節制運不時達坐是與總督蔣公陳錫同罷官復奉命往軍前効用

世宗憲皇帝元年命撤兵乃得由西甯入口時羅卜藏丹津騷動西甯路絕從者泣相視無人色議取道四川公曰死生命也誰敢違

旨自藏至西甯無人烟其山盡童若髮拾獸骨馬糞給炊爨遇雨雪輒斷火食公安之已而達雲南補軍伍行又八年

召還朝授副都統旋擢正黃旗漢軍都統監造火藥辦理八旗井田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補授綏遠城左翼副都統（儀吉案本傳三年七月授綏遠城右翼副都統）領兵駐防供職四年坐同官事落職（儀吉案同官爲綏遠將軍五常）公爲人慷慨有大節好讀書晚而嗜易公餘焚香默玩未嘗釋卷偶見古人云水止乃澄鏡明斯應遂知所用力久而有省判決如流未嘗有誤所著農圃要覽實政條要諸書行於世公生於康熙八年卒于乾隆十二年得年七十有九妻王氏封夫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阡子男子二人士琪陝西延安府同知士瑞淮南儀所同知女子六人孫二人孫女五人銘曰

卓哉甘公夷險一節驥足方展不受紲絏有鳥高飛萬里一瞥西鄙陸粱總戎搗穴裨將踟躕中軍賜玦崎嶇輓運水草盡絕雪山峩峩胡馬悲噎經公往返大軍亦撤皇仁浩蕩臣罪湔雪績著三朝年享耄耋天生偉人不蹈常轍銘諸幽宮千秋永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二十六

DS
734
.C56
v.26

碑傳集卷六十九目錄

雍正朝督撫

少保楊清端公宗仁墓誌銘 楊椿
又楊宗仁傳 八旗通志
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墓表 牛運震
尚書唐公執玉墓誌銘 楊椿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衛傳 袁枚
左都御史裴公徫度家傳 鄭虎文
又左都御史裴君事略 彭啟豐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刑部右侍郎黃公叔琳墓誌銘 陳兆崙
又黃崑圃先生傳 戈濤
奉天府尹商邱宋公筠墓誌銘 沈德潛
光祿寺少卿楊公馝墓誌銘 袁枚

碑傳集卷六十九

嘉興錢儀吉纂錄

雍正朝督撫

少保楊清端公宗仁墓誌銘 楊椿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總督湖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諱宗仁字天爵其先山東沂水縣人徙遼東世爲遼陽名族

國初隸鑲白旗佐領下

今上改入正白旗遂爲正白旗人也公少沈深有智量於世俗聲勢利欲不一動其心愼交游寡言笑嘗與人言志曰士當審其所當爲嚴其所不可爲而已或勸之仕曰吾斯未信雖聖賢不能必吾敢苟哉康熙三十五年秋奉父命始出爲湖廣慈利縣知縣調藍山陞陝西階州知州遷同知臨洮府事監牧蘭州轉知臨洮府事分巡西甯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丁父憂服闋補廣西按察使署理廣西巡撫未幾授廣東巡撫六十一年冬

今上登極陞湖廣總督既至奏絀大吏之尤溺職者數人罷鹽規一十

六萬以其利與民及商屛屬員餽遺革重耗令官吏計口授費不得妄有侵漁累民濱江州縣舊設征商口岸一百五十皆徹除之禁荆關額外之稅於行旅者議湖南北分闈取士之制與數歲甲辰江水驟漲捍禦有方築隄幾千百丈其冬設廠以賑貧民民以不饑凡公所爲必求其利病所在與俗所宜其利於已者未嘗肯爲之其利於民及行之或有弊者興革之惟恐不速嘗待旦而興過夜分而寢而公亦積勞而成疾矣雍正元年夏

上遣御醫來視又命公之子榆林道副使文乾爲按察使侍養明年公疾稍瘳起文乾爲河南布政使尋命巡撫廣東三年夏加公太子太傅

上方珍物中秘之書歲時賞賚不絕公益祗勤不敢以疾爲解其秋七月公疾大作十八日癸丑公薨享年六十有五訃聞

天子震悼贈公少保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十二月櫬將至京遣大臣郊迎奠酒比至命殯於城南里第遣親王奠茶者再諭祭二壇賜公諡曰清端越三年文乾自廣東給假歸治公之葬復加祭一壇時雍正五年五月乙酉晦也公之令慈利也縣在萬山中與苗接壤苗長虐其下制炮烙諸刑苗人畏之走匿公縣界長以賄求之不得上官聞檄召公

公曰苗吾赤子也窮來歸我我以賄反之如民父母何上官直公言乃止八排梗化提督林某帥師討之道出藍山林不恤其下衆咸怨登山將爲變公單騎往諭衆感悟喜曰聞公言我等不敢有異志向公羅拜曰楊公活我楊公活我其在階州州古武都郡生羌時出爲民害前知州患之不能制公連堡寨謹斥堠召其酋豪明諭之酋豪震慴不敢肆康熙五十九年春文乾以東昌府知府奉命西行道經階蘭臨洮西甯之地皆公舊所治父老詢知公子感慕追思有牽衣不忍令去者公善決獄在湖南常甯縣民有被仇殺者令疑其爲盜寘十二人於大辟仁皇帝矜之詔所司重讞巡撫趙恭毅公以屬公公訊得其仇二人十人者皆免在浙江以明允見稱爲公平反者尤多也公素廉不妄取予其撫廣東也廣故多盜地富饒海外之貨日至公帥下以清州郡修整訖公去廣百姓幾莫有爲盜者公先實後名與人交未嘗以私干之人亦莫能干也性寬平不爲劌絕谿刻之行爲督撫所屬僚吏數千人公盡識其賢不肖能否所薦引必當其人有不職先誨之其不改從而糾斥之或見公時有戚容以詢公公曰吾適有所糾爾其人曰公所糾必當奚戚爲公曰吾爲大臣不能令官屬爲循卓致名列彈章吾甯能不

戚乎公才識明敏臨事善斷所至未嘗有廢務然不以行能驕人趙恭
毅公尤重之嘗指公謂人曰楊君奇才也不久將任吾位矣世以此稱
恭毅知人而服公爲不可及曾祖諱繼盛祖諱必登舉順治乙酉順天
鄉試父諱朝正事
世祖章皇帝爲侍衛
聖祖仁皇帝時改兵部督捕司員外郎歷山東東昌府知府治有能聲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段氏公之未至湖廣也段太夫人卒於公弟
河南巡撫宗義之官舍公在道星奔
上令宗義葬母歸而命公在任守制公時年六十有三矣哀慕哭泣如
孺子其年又四月
上念公勞勣賜祭公父母贈公三世如其官妣皆一品夫人公孝謹四
時之祭雖老未嘗屬之子孫卒之前三日中元祀先公時疾已革左右
咸請公毋拜公不可仍跪拜如禮公舉止端方燕處未嘗有惰容雖盛
暑不袒裼自奉淡泊布袍蔬食宴如也娶陳氏贈一品夫人子男一人
文乾女一人適候選縣丞崔惟岐孫男二人應瑤候選府同知應琚一
品廕生孫女一人適雍正癸卯舉人申澍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一人俱

幼初公與毋弟宗義同時開府宗義歸文乾繼公撫廣與公接壤縉紳
以爲榮公事
聖祖勤勞三十年
今上時尤以潔已奉公深知大義爲
上所優獎迨公歿而
上褒諭曰孤介端方始終一節蓋公清廉勤愼或從來諸臣所能而其
不事黨援則非他人之所易及也其儕與公同時得並奬者今浙閩總
督高公其倬川陝總督岳公鍾琪等六七人方皆列於有位而公獨不
幸早逝
上所爲追念良臣深爲愴惻愈久不能自已者也公
諭塋在宛平縣某鄉某里之原將葬文乾來請隧道之文椿與公同姓
世通交好深悉公行事因爲撰次復繫以銘銘曰
人臣之義正直爲先其或不然偏黨植焉惟我惕公不偏不黨
帝特寵公百僚絕等公考公祖逮公之曾崇封四代峻爵尊榮匪惟爵
之又祀秩之籩豆靜嘉于公設之祖考榮矣令子嗣節楚越連疆左旋
右鉞駢蕃錫賚惟其沃矣生死榮哀曷其及矣匪公之榮正直是與孤

介端方

天子所予西山之原渾河之濱有歸者墳納之銘文

〔又〕楊宗仁傳八旗通志

楊宗仁字天爵漢軍正白旗人贈光祿大夫楊朝正長子也生而穎異幼時舉止若成人比長隨父讀書留心吏治性至孝非奉親命未嘗離予舍康熙三十五年父使之仕乃謁選得楚慈利知縣慈利邑於叢山窮邇苗夷民頑地瘠官廨在榛莽中宗仁曰是可行吾志矣地瘠上無苛求民頑可施教化爰勸農桑興學校民知力田孝弟向風喁喁有爭訟者牒投入卽召至庭片言立折民咸愛戴稱神君焉閱五年調衡州藍山縣藍山爲楚粵苗漢接壤邑稱難治會八排傜化楚帥率師擐剿道由臨武臨武官吏懼擾賄帥取道藍山迂迴險阻士卒有怨言而帥素驁悍失衆心比師入境宗仁備牛酒郊勞見其將虐兵驕竊恐有變預爲備詰朝果大譟控弦豎幟踞山而囂宗仁單騎往諭以利害衆心稍釋曰公言良是但鼓譟有罪難束手就死能令本帥給文爲據則惟公命宗仁知衆疑難釋也曰是在我詣帥詰以故立書不鼓譟文牒鈐以印付首事四人遂各歸伍事定宗仁諭兵衆曰印文固足據恐自操

左券異時究詰罪有歸衆爽然曰復何以解宗仁曰繳文卽無患衆俛首聽命倉猝閒大釁立弭宗仁力也鄰邑盜劫殺人鍛煉成獄十餘人定大辟

聖祖仁皇帝命覆讞撫臣以牘屬宗仁閱未竟得其情讐殺非盜殺也渠魁二人服辜餘盡釋其明允類如此三年計典巡撫趙申喬薦舉卓異擢階州知州階地生羌出沒白晝胠篋行旅病之宗仁至連堡寨謹斥堠豪羌斂跡未幾遷臨洮府同知監蘭州榷稅值歲歉流離載道請發倉廩以賑饑黎寬歲額以通商賈招流亾以實戶口大吏知其賢悉從所請州多盜惟老瓜賊尤桀黠難治宗仁嘗奉檄覆讞他獄鉤距摘伏旁發老瓜賊至百餘案曰此雍梁閒大患也不治民害益熾窮治之則有司羅諱盜之譴乃取百餘事貫串爲十案悉寘諸法由是盜風寢息有司亦獲善全最聞旋擢本府知府率屬安民治績尤著尋擢西甯道西甯爲西陲要衝宗仁振積剔弊賢聲遠播公卿交章薦遷浙江按察使下車墨吏聞風避去豪右大猾屛息不敢喘明刑弼教兩浙無冤民會父卒於署宗仁扶櫬行百姓攀留者塡塞街巷服闋補廣西按察使未至旋奉

命署理巡撫抵任五日即特授廣東巡撫在任五載潔己率屬政令所
加風行草偃粤爲盜藪至是望風屏跡四境以甯雍正元年
特授湖廣總督是時宗仁弟宗義爲河南巡撫母就養河南以疾終宗
仁方赴楚旅次聞母喪牒知當事策騎奔赴偕弟治喪比奉
旨在任守制宗仁始奉
命至湖廣首劾大員發贓數十萬屬吏戰慄乃從容化導之禁餽遺減
耗羨革鹺商陋規除無名榷稅興利除弊法在必行築隄禦水患散賑
救荒夙夜籌畫無一刻少懈久之疾作
上聞遣醫馳驛治療病閒猶强起視事又以宗仁勤勞夙著正直不阿
晉秩太子少傅三年七月十八日卒遺疏入
特降勑旨褒諭言楊宗仁敬慎持躬廉能供職効力年久懋著勤勞簡
任總督以來潔己奉公孤介端方始終一節忽聞溘逝朕追念良臣深
爲悽惻難釋於懷應沛特恩以示優眷加贈少保並給拜他喇布勒哈
番與其長孫重轂承襲准襲二次尋部議卹典奉
旨賜諡清端給全祭葬建碑於墓文曰國家分職宣猷特重保釐之寄
飾終養舊用嘉篤棐之忱其有才守兼優靖共素勵荷絲綸之褒寵宜

琬琰之垂光爾楊宗仁操履方嚴服官勤恪播循聲於州縣旋綰郡符紀治行於監司俄遷觀察受殊知於

聖祖俾鎮撫於粤東譽望久彰廉能夙著朕念荆襄之要地特畀節制之重權亮節清風樹表坊於僚屬振綱飭紀能綏靖於軍民爰晉宮傅之階方懋旬宣之績良臣忽逝軫念難忘賜世爵以延恩命親王而致奠孤卿優贈祭醊加頒曰清曰端用旌懿行於戲名留竹帛遡品槩以如存榮被松楸緬賢勞而增感風於有位視此豐碑

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墓表 牛運震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年乾綱英斷勵精剔釐中外風飛雷厲管攝震動八極督撫大吏恪清公慎厥職時則有若雲貴總督鄂公爾泰直隸總督李公衛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山西巡撫諾公敏甘肅巡撫許公容皆以剛正率屬下決壅鋤奸毋避豪貴嫌忌而廣撫楊公尤為持寬嚴中

天子倚為股肱重譽然稱一代名臣公字元統號霖宰先世遼陽州人

國朝初籍京師曾祖必登順治某科舉人祖朝正東昌府知府均誥贈光祿大夫父宗仁歷官湖廣總督贈太保諡清端公為清端公長子生

有異徵幼穎敏讀書觀大意才氣踔厲風發嘗從清端公官慈利藍山階蘭洮湟每建一議清端公輒倚決父子間自爲知己又以暇悉心經國之務凡山川形勢阨塞渠防丈切方程風俗謠服物產錢穀句稽盈縮刑法讞報權比兵權軌伍械陣靡不析求機要精微以究實用初由永定河官知曹州州康熙五十七年擢東昌府知府特授陝西榆林道按察司副使

世宗即位加銜按察使旋遷河南布政使特授甘肅巡撫未赴調廣東巡撫晉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治漕精明果決折獄如神一婦訴其夫爲人殺公視其白屨也曰若夫死若預知之乎婦言今旦乃知之公曰然則若何以辨白屨之前也因具詰之則與人姦殺其夫者也寘諸法五人者宿一室一人亡金訟其四人公悉坐之於庭而直視大聲曰吾已得盜金者不盜者聽去一人色動欲逃執之果盜金者衆亦不知其何從得也一女子爲人縊殺莫知主名公立走驗而盡召鄉少年謂之曰屍帶殺也吾將徵帶已而曰吾未食吾且食遂陽爲退食者而陰遣役廉市帶者捕以來果得高二蓋拉姦女子不遂而以帶殺之而公逆知其市帶以驗也一訊即服視其殺人之帶猶存焉公論殺二而請旌

女子一州大驚服當是時曹人袁進僞稱朱六太子挾妖術煽動山左朝廷命少宰勒公什布湯公右曾巡撫李公樹德督捕甚急檄帖如雨下公悉秘無聲陰遣幹役百十輩分道蹤跡之而進不知以爲曹無捕之者果夜歸歸則公役掩而擒之膠而檻諸京師山東遂無事治東昌整綱綜目刃斷縷解所領三州十五縣無遺利害其除梨棗稅增築郡城外運河堤功尤最著云在榆林歲旱流殍充道路公一日馳三四百里白制府請萬金爲民貿穀未發公先出金廩軍民三月糧榆人卒以大濟榆林多沙少水不宜穀芻粟仰給內地公馳出長城求蒙古鄂爾多斯水泉地與旃裘毳帳之長結約通關俾民租種或以邊民種蒙古地非令甲開公公曰監司職利民耳民享其利我任其咎不亦可乎當是時民得俵牛種市鏄鉏踴躍事隴塍而公又爲民步香禱雨雨連大霈歲收倍公私囷篚充溢萬人歌謳軒舞邊氣大蘇在河南奏勘祥符封邱中牟陽武之瀕河沙壓地而除其歲額之入又河南倅貳以下例不得分耗羨爲廉費公言於田中丞悉一體分給他所以爲民人興便利者如在東昌榆林時及去豫吏民攀轅哭送者萬人初公在榆林而清端公總制湖廣會寢疾公請致官終養

世宗予按察使銜命侍養清端公疾愈公兩以事入謝
世宗問兩湖四鎭營制及設鎭本末公於
御前畫陳襄辰彝永形勢道里險易要害營汎疏密單複鈐轄井落米
聚基置
世宗奬歎久之曰此總督才也而公在東昌嘗以大臣子自請督運西
陲輓糧萬石自西甯至通天河先期抵軍營出諸運第一
世宗固已奇公才及是遂起官豫藩而旋有廣東巡撫之命廣東爲淸
端公撫涖地公到任治兵綏民一如淸端公粵東嘗言大臣以識量爲
才以屬吏爲功過又言刑辟成於督撫苟奏當雖秋官不能奪不愼則
往往枉人命又嘗上奏云國家以人材爲主大臣以進賢爲先蓄材之
道在豫敎導善器使以故公薦舉劾奏公嚴無所瞻避屬吏輸寫心腹
咸爲盡力所薦士或起家爲公卿方面大吏慰接下吏和顏咨詢凡有
利弊必盡其同異可否興革功善推歸於下曰某道某府州縣所爲過
讞獄上小大躬推勘決疑亭法至於十反其愼如治獄有司之畏大吏
者初到粵會歲祲省城民少食公檄四方舟米俵糴貧不能者官爲償
直全活無算水浸東莞博羅五邑公立請蠲賑又割廉俸千金爲錢米

以贍之死者給棺櫝民忘其災公涖粵二年嘗以請葬清端公赴京師又奉命覈福建倉庫事竣稱旨而公中途聞粵東米貴念士卒無以贍其私捐資千餘金分賞兩營軍伍諸軍投戈蹴鉦歡聲震嶺海而公撫粵三年嘗事大閱訓練水陸之師數萬步伐壁壘如山岳舟師洋弁鐃鼓轟譟海面蚴蛟鱷魚縮首避交廣雷潮漲海近界貢舶交集東南際天地以萬數公與接禮推誠持大體或有風潮失事懷恤毋外人視蕃蠻大悅珠玉象犀瑇瑁充物錯落歲時輸京師而海詔諸關榷稅凡有奇羨悉以充公囊不有眞臘廣南一金錢奇玩物人以此爲公難當是時世宗手詔褒者再恩遇賞賚出諸督撫大臣上初公起家永定河官尤練水利河務曲折在曹濬渠通溝爲民備水旱爲東昌承築張秋堤禦黃河決口漕運平無害而臨清河受漳衞二水水勢迅險巡撫李公委公鑿月河以殺之公脈地防以步行水之宜工吏束手稟成剋日工竣委折不愆於素又嘗從河道大人按濬汶泗七十二泉悉復其故無湮塞在榆林疏夾道溝通圓水引渠溉田邊農美秔稻此其利澤之在人人者公爲人剛正勤敏彊幹於吏職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家世受

國恩感激淋漓時投袂抵几誓盡軀死職下孤行立一意不忍爲骫骳模稜之習事繫國計民生無小大行之不俟終日遇有撓挫益堅厲是以事

上無遺忠而辦公無留事公以雍正六年卒卒年四十七夫人吳氏江蘇巡撫吳公存禮長女年十七歸於公事舅清端公姑陳太夫人以孝聞時祖舅觷侯公祖姑段太夫人並在堂又移所以事舅姑者事祖舅姑惻且謹公在曹營迎段太夫人官署夫人先意進獻無不如所欲清端公聞而慰樂之公前在永定河清端公以赴京過工所夫人晨夕視起居侍立脛腫不倦公侍養清端公湖廣夫人助篋中廚湯藥帑腧不假奴人子勸夫子順以敬公初入官橐無長物河料版工役食措拄拮据夫人典簪珥空妝奩爲助在榆林素食齋居佐公爲民禱雨及粵東梱以內細大獨理以是公得悉意

國家事性莊厲教子應瑶應琚嚴而有法遇有過失輒呵責二子長跪痛悔然後已公歿後應瑶始爲淮安守又補南甯同知應琚由河東西甯道遷甘肅臬藩陟巡撫悉本吳夫人教云夫人後公二十二年卒卒年七十三公與夫人並好義喜施與公養老友卜天湛終其身嘗過陝

州捐工鑿石開道爲車馬便又增蘄州橋石欄夜行者毋墜也在粵捐
置官船十艘以步珠江行人夫人逮賞家人廝役金以千百計在西甯
爲粥與衣以予貧民及囹圄之羅於法者君子謂楊氏三世爲督撫公
與夫人之德爲著且大也公及夫人合葬於某山之原並蒙
賜御祭一壇中丞公應琚奉狀請表於余余讀公狀仰惟
世宗憲皇帝勵精之治知人任使之明且專而公以公廉剛正整吏治
安封疆所係於
國家者甚鉅謹表如右

尚書唐公執玉墓誌銘　楊椿

雍正七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唐公執玉以疾請告謂其戚友楊椿
曰余病矣將乞休於朝
上其允我乎椿曰
上方嚮用公公雖病未必允公去古之人有請至十四五卒不許且命
之臥理者矣公其可得歸耶疏上
上命公署直隸總督印直隸治畿輔兼轄口外旗民事比他督撫尤劇
仁皇帝末年官吏怠於久安多失職

上欲振新之比七歲督撫七八易皆不稱故命公公固辭
上命公速蒞事公爲人精明練達於直隸民生利病吏治臧否靡不悉
既爲總督益以厚民生澄吏治爲已任其弛張舉錯大小緩急務各得
其宜九月大理寺少卿張璨自保定入見
上問公璨以公政事對
上喜璨復言公病甚
上惻然遣宗人府府丞冀棟診治公諭公曰張璨頃言卿病朕深軫念
自今卿當節無益之勞凡事總持大綱無庸一一躬親爲也朕一時不
能得人故畀卿劇任明春史貽直來京朕卽命之代卿也十一月公疾
有閒
上諭公愛養精神量力辦事公接諭悚慼不敢復言病矣公事
上不欺
上有問及事入告者言皆洞悉無隱情見僚屬必詢民疾苦所興革宜
若何言可採奏行之曰此某屬吏所言也其有過誨之誨之不可而後
糾之情不能上達必曲爲達之
上覽公疏章未嘗不嘉公辦事妥協奏對出於誠敬也或以益賦核減

語公公言爲政在於節用非二者謂也吾於經費奉行故事而已他何
知耶原任熱河同知明亮請增熱河稅銀并請於榜什營三岔徵之
上命公查覆公言稅銀原無一定年豐或額外盈餘歲歉則正額尚虞
不足豈宜復有增加榜什營即巴克什營也去熱河一百六十餘里熱
河既收其落地稅此又收其過路鈔銀不可長薦巡鹽御史鄭禪寶以
商人虧帑請增鹽價以爲商本
上問公公言爲商爲民陛下原無歧視衆商不謹身節用先公後私而
乃議增鹽價以厲貧民臣竊以爲非是雍正三年廷議耗羨歸公而元
年二年之後納者州縣移爲他用前督已允之矣至是部議追還公言
元二兩年耗羨民納雖在三年而歸公之令實自三年耗羨始且前督
允其他用部臣今欲追之是爲小費而失大信於微員非陛下體卹臣
工之意又言畿南州縣倉穀實皆民欠今歷年已久部臣責償於州縣
官則此數十年中一二百故官子孫槩行追比於情實爲可憫
上皆從之公持大體不詭隨
上之信任公皆此類也準噶爾犯約抄邊西北二路用兵官發帑以備
軍需惟公在直隸事集而民不擾八年五月晉兵部尚書九年九月病

篤三上書請退
上以今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劉公代公而命公還京養病明年八月
少瘳命管理刑部尚書辭不獲十一年正月仍命署直隸總督再三辭
上曰朕固知卿病然此任非卿不可卿其為朕強行朕當令顧琮佐卿
也二月病益革自是不穀食者一月然猶日理公事不少輟三月十六
日薨於保定官舍年六十有五
上聞痛悼命有司給銀供葬事
上在藩邸久知州縣水旱多不報即位後申諭督撫毋匿災而督撫慮
州縣冒賑且虞謂災之由已致也固匿不以聞閒有州縣報者沮之甚
則以他事斥逐之如是者十葢八九惟公所屬州縣有水旱必報報即
以聞
上蠲賑動以數千萬計而公之辦賑尤詳且善嗚呼
上之勤恤民隱公之仰體
上心者可謂至哉迨公歿遺奏云西師未復直隸雨澤愆期臣死不能
瞑目則豈非古之鞠躬盡瘁憂國忘身者乎嗚呼忠矣公康熙四十二
年進士浙江德清縣知縣陞工部屯田司主事充五十四年會試同考

官陞戶科給事中掌登聞鼓轉戶科掌印給事中累遷鴻臚寺正卿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太僕寺正卿擢禮部左侍郎知雍正五年貢舉充五年武會試總裁官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德清多巨族恃其家貴官爲不法令少懦即縱肆無所忌貴官亦無如何公始至師門有以事逮者匿不出公奉印至師家曰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某今令不行請從此去矣其師索其人急出之縣中驚相告曰公於某族尚如此他可覬法哉將編審吏以五千金餽公公卻之而罪其吏召縣民集堂下親勘之察其有田無糧者令自首無田有糧者除之富無隱糧貧無賠課國初以近京地給八旗將士別撥他縣地還民謂之代徵往往地在於此而糧在於彼相隔或百餘里或五六百里寄莊寄糧之名以起公在直隸請歸其糧於所撥州縣官免追呼之擾民無跋涉之勞在戶科猾惡吏肆姦於戶部戶部堂司官不問朝臣亦莫敢言者公廉實劾之仁皇帝命置於理官吏肅然在都察院糾察不避權貴然未嘗訐人之私亦未嘗小過傷人人故憚公嚴正而服公之仁恕公精於律例在刑部未嘗輕入人死罪在大理平反爲多而聽訟時尤能以德感人方公自德清北行縣民送者數千人有老嫗伏舟側桑下叩頭慟不已詢之

乃其婦以不孝爲公所格而今孝事姑故也公好讀宋人語錄取其切
於日用者書之門闌戶扉皆宋儒語也嘗自言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
自力者勤耳勤必先由儉始書其柱聯曰將勤補拙以儉養廉曰吾以
銘吾座右也及爲總督
上褒公曰公勤不懈又賜扁曰恪恭首牧而
上所賜養廉銀歲止用十之三四餘悉歸之布政司遺訓子孫無受賻
儀公其克勤克儉不負所志所學者矣公字益功一字薊門江南常州
府武進縣人七世祖襄文公以文章經濟爲明嘉靖中名臣曾祖諱獻
可祖諱宇全父諱于旭皆贈如公官公少孤貧家多難母夫人伯兄姊
妹咸失所公年十八至京訪得之迎母夫人伯兄養於家而嫁其姊於
華亭錢氏妹於平山崔氏兄性剛使氣公事之如父終身未嘗有違言
兄卒撫從子如己子公長身玉立望之儼然而與人溫溫久而未嘗有
忤權勢人避之若浼知舊之賢者雖寒窶尤樂與之親平居閭戶靜坐
閱若無人客至羹豆食蔬質疑問事歡如也夫人楊氏浙江衢州府知
府諱廷望女椿從姑也先公三十七年卒子三孝本康熙庚子舉人江
西撫州府知府少游雍正己酉舉人候選知縣後公三月卒行健早殤

女三壻黃多錫莊模正其一未字孫男四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墓在陽湖縣永豐西鄉黃塘里祖塋之側銘曰

維聖有訓國治家齊齊有未至治乃斯乖慨自春秋世風不古以妾爲妻禁之罔顧彼子叔疑使子爲卿有私讎斷爲世所輕自茲以還波流益濫有美唐公不溺不慍公有數妾箕帚是執子復生子仍爲侍立豈無綺縠衣布而已豈無粱肉脫粟而已公之兩子邦家之彥誨以詩書勖以敦善長膺

帝命出宰甯洋公力辭之

帝不公從其次在側有舉之者掣其薦剡曰此不可人有私愛公則無之人有鄙念公則祛之公於今日類軼羣超用施有政其績垚垚爰溯亟仕不比於權介然特立受知

一人威不爲慉利不爲懊清獻之清孝肅之肅刻銘於石納諸幽室直而不華舊史之筆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衛傳　袁枚

公姓李名衛字又玠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由浙遷碭山公伉健有氣入貲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強

之則昇櫃置戶部東廡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諭之止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公而公往益早

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抗弊滇省有私壓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腳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籍奉土豪爲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浮糧又奏玉環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鎮撫之北新關虧稅司榷者患之公奏以南關之贏抵北關之縮往來商大懽雍正四年遷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爲石門呂留良弟子

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丕變

天心回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公駢脅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痘瘢如錢著頰上皆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顙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出繡衣衮袍乘八座露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纍棚葩蹙數十重鳧藻雁行罔不整最後馬

山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導始畢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

世宗終不許也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儀廪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人李麻子說漢唐稗事遇忠賢屈抑僉壬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撞閒鄰縣有王安石祠大怒連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府修古賢祠墓諸生入學者行肅拜禮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其姦慝則伐豬其墳事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目聽人雜頌不可於意者嘖唶命改動中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為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盡花水亭風臺金碧明耀公晡餐畢鳴騶出清波門攜文案坐亭子灣辦治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開稟請意旨判決如流七年

召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往丞受節制總河朱藻素傲張公首劾之減死為城

旦春公負氣好勝遇權要入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部果親王皆隆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動有不動然中外側目欲甘心於公者相環矣賴

世宗知公深排羣言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

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

梓宮跪伏大慟暈絕不能起

上知其意召見慰之曰卿但努力報國

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賜珊瑚朝珠荷囊兩匣再賜長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公尤長於治盜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將弁往如教即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枕席行舟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樗蒲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先是朱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於古頒喪婚宴會儀教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遊山民肩背資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嘿不得意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為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嗚嗚太和愈卑賤者愈禱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尚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遠近村氓以為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

數十里歡聲應天文端公聞之歎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斯言信矣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寳及卒病黃疸呿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

謚敏達

論曰

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

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拋擲制錢者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即與値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者在

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謹案原編有改天主堂爲天后宮碑記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左都御史裴公徫度家傳 鄭虎文

公諱徫度字晉武號香山山西曲沃人唐太師晉國公三十世孫也祖

明鎮國將軍諱艮積勤邊事道死考諱加厚年十六走萬里外負父骸
歸嘗粥餓者活人多時盜起輒相戒避裴公家不仕均以公貴贈光祿
大夫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公爲光祿第三子九歲而孤立志遠大能
委已於學年十七補學官弟子貢成均受業韓文懿公門工詩善書畫
王漁洋沈繹堂田綸霞諸名人皆與之遊兩應京兆試薦不售循例爲
刑曹郎非其好也會喪偶益不樂去官服道服自稱一元道人放跡吳
越山水名勝處忘返公貌魁碩鬚長尺有六寸謦欬如鐘殷動牆屋所
至傾眾知爲偉人三年伯兄促之乃還就原官遷戶部正郎出知徽江
府儀吉案康熙四十九年授徽江知府撫輯苗猓以勞調廣南未得替大計被薦入覲
仁廟知公名能詩命題應制者再皆稱
旨欲大用公意滇僻遠不足張職賜蟒衣諭留尋授兩浙江南運司分
巡驛鹽道儀吉案五十五年擢河東鹽運使尋改兩浙至則立禁絕院司製鹽供張歲省金以
萬兩洗手率屬鹺政肅清時海甯海溢興塘工巡撫蝶園徐公奏以屬
公公受任請免煙夫舊例夫不吏擾趨役麕集帑倉卒不時濟輒助輸
家貲工不淹晷無晨夕寒暑風雨行土木草石畚臿閒不以饑疲自休
止一力齊事眾險畢完一夕報有神燈沒某塘下眾惶擾神燈者海中

陰火也相傳所沒處輒陷往用爲符信不爽已而風浪果大作撼塘壖震簸闞裂羣譁而奔同官某疾掖公走公曰非若任若速避某奉職無狀願止死此據地坐不動良久乃定至今父老猶能指說前事謂公生我也公坐是中濕患重腿者終其身云凡五年遷湖北按察使下車罷上官所庇不肖令而出誣盜者於獄又嘗縛姦婦於藩司署茶夫某室中電照霆擊捷出神怪五閱月去爲貴州布政使送者塡道至黔公曰治黔異治楚於是免掛免革平餘用廉靜輯民夷得其心滿歲

憲廟御極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賜

聖祖舊物十事公奉受感泣益自振奮時有巨盜温上貴劉允公散僞劄聚黨於萬載新昌甯州閒吏以叛聞制府制府命勦公道聞疾馳止之榜許首免徒黨解散擒誅其魁儀吉案雍正二年六月疏言閩廣民流寓江西入山搭棚墾種藍煙謂之棚民良匪雜處臣現飭屬查出萬五千餘戶編甲造冊按年入籍並許論各州縣實力稽察上獎勉之制府或人言盜淵藪廣信廣信地連封禁山山界閩浙產銅多巨木土腴宜耕盜資其饒擣此則根株痛斷而山利亦盡出因奏請三省會勦

詔公議公言山荒險路絕不可田無盜跡亦無良材其賦已勻入通省額征前明以盜礦致亂用兵討平勒石封禁弛禁必蹈前轍請如故從

之藩司陳某患鄱陽險因召對言九江南康舊有河二道鑿之以達南昌便上下其議於公公按視石根沙址亘三十里施功難且北高於龍開河者十有六丈南高於吳城港口者倍之一旦開鑿長江洪湖及廬山諸水并衝交匯崩潰氾濫害且首及省會繪圖進力陳其不可事得寢九江關舊設湖壖舟比櫛艤候猝遇風撞擊敗溺月日以聞公奏移之泊者枕臥無恐（儀吉案關原在九江後移湖口當江湖衝商船時覆溺公請仍移關九江而於距湖口四十里之大姑塘設口分袖事在雍正元年九月）他若業流民卹孤獨崇學校舉廢墜政有毛髮利害及民者施罷不竢日公於人無心立異同遇事持可否必達其志無所回撓雖貴位俛首帖耳莫敢枝梧當是時天下殷盛所在以侈縱相矜高上下盤互侵帑逋課巵漏山積不可究切公獨清苦自刻飭約吏軟民矯時弊故在任經入無耗失且補歷年無著虧空十二萬五千五百餘兩減南昌浮糧七萬餘兩譽益隆起而憚公者滋忌之三年就加戶部左侍郎俄擢左都御史召還京比公去而某令以虧空敗忌者乘之事連公有旨清釐江西官民積欠命歷任院司分承而公爲首落職還山西待罪

六年

上念其舊勞盡免責補所未入者放歸田公亦就衰而重腿之疾增劇矣公生於富家歷顯仕而甯靜澹泊無姬媵優伶狗馬世俗之好遇親故皆有恩意喜讀書晚尤嗜易年七十有三卒於里第將卒手書遺命詩一章端坐而逝子一人宗錫今兵部左侍郎巡撫安徽

論曰公受知

兩朝爲時名臣乃不獲以功名終齒剛舌柔之理信歟顧黃老之說容容者所託公勿尙也捍海封山而兩折督藩之議已患於方烈弭害於未形公之樹立宏矣

又左都御史裴君事略　彭啟豐

公諱徫度字晉武山西曲沃人也先世出唐太師晉國文忠公傳二十九世至贈光祿公諱加厚生子三人公其季也少倜儻有大志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工詩文善書繪及音律之學學于京師受業于韓文懿門應京兆試兩薦不售乃輸金爲部曹旋告歸客遊江浙閒再入京補官出守徽江任銅廠撫輯苗猓具有方略上官嘉其才調任廣南復以計典卓異引見

聖祖仁皇帝命留京賜蟒衣授河東運司尋以本省改授兩浙江南鹽運司下車即清理鹺政整飭驛務先是甯紹嘉松例設掣鹽廳每歲院司分掣餽遺供奉爭爲侈麗所費盈千萬皆出于商人公至一概除之時甯邑海塘大決巡撫徐公疏請公治之公率諸僚屬朝夕盡瘁帑金不足捐私財以濟閱一年大工垂成恐沙腳未固請得展限巡撫朱公以入告倍加堵塞海沙漲滿工益完固值歲饑承檄賑恤全活億萬計康熙五十九年秋遷湖北按察使明年春抵任時嘉魚有劫案冤誣者多以上官與邑令舊好欲庇之公力爭罷令冤誣盡釋已而擢貴州布政是冬抵任以廉靜爲治舊發兵餉銀每量留平餘以充衙中公用司庫以爲請公不可盡以與之康熙六十一年

憲皇帝登極命巡撫江西時萬載新昌及甯州銅鼓營有温上貴劉允公等聚眾散僞牒肆行掠劫誘脅者無算制府飭總兵進剿公星馳赴任示招撫許自首者免臯設法禽其渠餘黨悉解散而制府聞盜藪在廣信其地有禁山山舊有銅礦且多廢壞密請三省會剿既可直擣賊巢兼收賦稅之利

朝廷諭公會議公既委官追勘謂其地榛莽叢密山路崎嶇地難耕種

前明以盜礦啟釁用兵討平之禁碑可鑒設一旦弛禁開通姦宄生心必多盜采是無事滋事也爰具摺陳其狀

詔從公言封禁如故九江南康二府有古河二道或獻計開濬謂可避鄱湖之險會布政使陳公引見以聞傳

旨勘覆公往親勘石根沙址長亙三十里人力難施且北高龍開河十有六丈南高吳城港口三十一丈有奇加之廬山瀑布江湖交匯開之勢必沖決而省會淹為澤國矣繪圖力陳其不可事乃寢又嘗請減南昌浮賦七萬五千兩有奇補通省虧項十有二萬兩官民便之雍正四年授戶部左侍郎仍留巡撫任又三月擢左都御史會有

詔清釐江西官民虧欠

世宗命歷任院司分賠而公居首遂還江西棄產稱貸以應居六年乃

奉

詔豁免已而歸里閱三歲乾隆五年有疾正容端坐而逝子宗錫官安徽巡撫公之卒遺言誡其子勿作行實故志狀之文缺然然其風聲遺烈載于人心者不可得而泯也會

天子詔修國史令子具公行事屬予書其大略上諸史館因敘次本末

備史家采錄焉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刑部右侍郎黃公叔琳墓誌銘　陳兆崙

按狀公姓黃氏諱叔琳字崑圃順天府大興縣人王父曰爾悟字□□原無爲州同知父曰華蕃字潤采大城教諭祖父皆以公貴初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晉贈通奉大夫刑部右侍郎康熙辛未公年二十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由編修積資洊擢卿貳開府晚節以詹事加侍郎銜家居乾隆丙子正月卒于里第年八十有五著有養素堂詩文集行世學者稱北平先生公之先本徽州歙縣姓程氏本生王父曰伯起字瑞芝順治初嘗攝陝西郿縣篆既能任流寓京師後索逋西遊爲盜所害本生王母柳先瑞芝公歿子卽潤采公生甫髫而家難起養於繼母舅黃卽無爲公遂後黃氏潤采念黃氏恩重而無爲公無嗣子終其身不忍歸宗每於霜露節望空祀其本生父母嗚咽涕流及卒公始置木主奉安室之西偏用成乃父之志公生五歲無爲公口授經書有神童稱閱十有一年甲戌公在翰林又九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再遷侍讀居父憂越三年視學山東雍正元年以刑部侍郎典試江南得人之盛爲數十年來未有平生接引後進孜孜若不及性好著書隨時與所善商榷

參校藏書萬卷或從公借看無不應公餘坐一室中日事披覽及登大耋介子若孫口誦而聽之有得輒筆記之其好學如此嗟乎世謂少年科第一不幸大抵以學未成而遽竊世榮志滿氣得則或棄其素業若涕唾然又得之既易則不知求得者之難甚且蔑視老成傲睨來秀而一切不以屑意若公則得自學富之後既得而學益進又與天下有學者共樂之至老且沒而後已是科第不足累公而惟公乃足以榮科第而增其重也

世宗憲皇帝在藩邸知公名及即位數召對稱旨三遷至吏部左侍郎二年出撫兩浙杭州旁邑多里巷豪猾把持鄉曲慢侮搢紳善為飛語巧中官莫能制公銳意欲除之取其魁十許人杖而械之通衢用示媿創就中有病死者一人而適與公姻眷同里遂以疑似被劾落職聽勘謫海塘工次効力閱六七年事漸白放歸並豁免塘工所貸官錢顧猶僦屋以居母子惴惴乾隆元年

天子廉得公故儒吏無他起為山東按察使尋遷布政使給還向所籍產于是遣子登賢歸奉母夫人吳居德壽堂舊第焉公撫浙時值夏旱禱于三竺之神步行三十餘里旋反雨大降校士撫署及敷文書院進

諸生爲講畫文義諄諄然如家人以故雖在任日淺而人思之其起任山左墨吏帖息包苴不行有東來人爲予言悉與狀合夫焉有吏畏民懷若此而肯爲殺不辜通私謁者此所以卒見原于
先帝而再造于
聖明優游暮景以榮名終非倖致也公之再起年已六十有五母夫人垂九十矣雍正中
先帝嘗徹御座木瓜盛以靑龍瓷盤漬以薔露而諭曰供母聞香又御書德門壽母四大字榜以賜所謂德壽堂者以是得名乾隆七年居憂服除改擢詹事尋以兩司任內詿誤追論罷職
上亦憐公老欲休閒之前五六年庚辛鄉會兩科後輩踵門通名公爲賦詩敘同年事聞於
上其冬遂有復職加銜之命且褒爲熙朝人瑞天下榮之癸卯江南之役歸途遇一生詆諆試官而自矜誦其文未終篇公笑止之曰秀才奈何次作云云乎其人大慚而退山東按察任內有屬吏進所畫扇十枚公歎曰民方苦潦且蝗而足下顧暇爲此其人亦人慚而退蓋心乎治一事而無所苟者其隨時發見輒亦相應如此祖父既得封贈如公官

祖妣李母吳並累贈夫人原配馮繼配武又繼配武並累夫人側室王
封恭人同母弟琥琪璥並貴知名庶母弟曰瑄子二長卽登賢丙辰進
士見任刑科給事中後武夫人生次登穀同丙辰榜見任山西知平陽
府王恭人生女二長適靜海辛丑進士前刑部侍郎見任太常少卿酈
公宗萬次適同縣丁巳進士原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溫君葆經孫曰端
紱秉經符綵曾孫曰堯閏某月某日其孤啟三夫人窆之而合葬于某山
之原王恭人祔焉或曰潤采公多男子宜若擇一以後程而歸之江南
則應之曰而不觀狀所稱無爲公病亟時潤采公嘗以爲請而嘿然不
應乎吁是可哀已人不能無子而有孫歸孫殆于歸其子矣潤采無舅
氏將不得有其身又何有于子孫今始終後黃而本生王父母之祀亦
世守於別室永永無祧報恩返本庶幾其兩得焉禮以義起者也銘曰
西山蒼蒼上都是疆伊何降神曰中西坊有道而文富貴壽康丏籛萬
軸玳瑁爲裝集外所傳尚以車量小正夏書六官周京易鈔彙絕詩統
振綱顏訓節要史通補亡付孫四傳合纂是攻甯盜之瓊罔詒以金溯
昔海波七邑漂風大官重繭就宿道旁後以罪謫亦在斯鄉豈天相苦
爲利浙民魯有孝子剸仇于登父不受誅脫以朝庠後作憲司覩此勸

懲會河爲患雨亦暴漲展期春賑緩責秋糧
帝曰俞哉維藩維城凡茲懿軌仕學相章矧其家政作則以身閨闈列
女昆弟田荆當世極盛必有老成士仰山斗人識景慶其生其化乃物
之常夫惟舊物雖化不忘爰表其阡剨之幽宮本程之裔實育于黄

又黄崑圃先生傳　戈濤

先生諱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即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奥又從吳迯菴究經史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探花及第列館職益自淬厲與衛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爲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春宮公餘常手一編以至耄耋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爲已任捐修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歆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雋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敷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剪除巨惡辯釋冤獄災傷則賑之貧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爲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啟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

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榘也張太史湄夏太史用修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指畫無少閒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或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于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入塾享壽八十有五葢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

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不合聖籍之義酌爲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過亦何傷善補爲貴昔衞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

謹案原編有詳陳浙江水利情形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奉天府尹商邱宋公筠墓誌銘　沈德潛

歲在上章執徐復月大京兆商邱宋公疾終里第孤子瑞金孝廉卜於某年月日葬公於祖塋之東恪遵遺命遣傔從持族子淇園廣文所撰生壙表不遠二千餘里乞銘於余余於公爲館後進形跡疎闊惟於晚年一遇而易簀時以麗石之文爲託知公之契余者素也按表公宋姓諱筠字蘭揮又號晉齋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文康公諱權王考也冢宰贈少師公諱犖考也少師公以詩文鳴延攬士類開府江蘇十有四年公少歲隨侍使院與諸名宿遊術業大進既冠捷南宮列侍從年未三十羣推爲巨儒長德矣侍親在告有年既歷事
聖祖
世宗兩朝在詞館以纂修爲志在鎖院務得人以報國在諫垣務直言以補闕
上鑒其誠擢山西巡察公悉心釐剔如所奏稽查驛傳愼選民壯嚴飭諱盜一一准行闔境肅然尋授山西臬司釋冤民十餘人河防告警改授銀臺督理江南高家堰河工同事者大理卿汪工竣覆奏同時
召對汪奏未明

上命宋獨前按圖指陳瞭如在目
上稱是者再隨令出與桐城相國張大司農海同議公將工次情形密
示大理推首先對二公覆奏
上始釋然二公見公協和寅亮推為不可及由是遷江西藩司兼攝臬
司并護撫篆政務紛沓時適會姦匪王益善等倡立邪教支蔓江右浙
閩三省公盡力研究置首惡極刑其愚昧脅從者分别懲治得
旨俞允不弛不縱四境甯謐不欲以多殺人為功也旋晉奉天府尹奉
天旗民襍處城守尉倚勢陵人至奪人妻女公下車即具疏嚴禁民情
少安而忌者滋起恭遇
今上御極公赴都入覲
恩禮有加其時有郡守城守互訐事部議鐫級調用時公年方逾艾有
勸公具奏陳情以圖開復者有勸公循資俯就以待超擢者而公歸志
已決以疾告言旋矣先是少師公構别墅於城西顏曰西陂公挈家居
焉蒔蔬自娛不入城市者十五年會上幸中州公伏迎道左蒙
恩賜環而公年已七十矣明年恭祝
慈甯六十萬壽入都行大禮後余見公於班行中並論詩古文并互述

守拙狷介同心之言如磁引鍼別後遙遙企望淹忽十年而老成遽凋謝也嗚呼天不憖遺其可悲也哉公生於康熙辛酉卒於乾隆庚辰年八十配李氏繼配劉氏子二珮金丙辰恩科舉人先歿瑞金癸酉科舉人孫三齊唐齊魏齊幽曾孫聖麟公所著有綠波園詩集使滇錄四書文稿余文不足重公感公遺言爲之草志以交誼雖疏而心相與者深也事實外不加藻飾生平節目詳淇園生壙表中銘曰

中郎爲人作墓碑惟郭有道無媿辭余於晉齋亦如斯攄抉元本言無枝後有考者其繹思

光祿寺少卿楊公酕墓誌銘 袁枚

公諱酕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疾衣不解帶至蝨緣領遊益敬十九歲知陝西兩當縣丁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汛畢工興永定道黃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朝涉者皸瘃公憐之許日出後下钁黃巡工遲民之來將眥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舂陽光熏人公重裘尚縮瑟乃責袒肩荷戴星來耶黃大恚適館張楪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

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固安民以爲大戚聞宛平吏來迎驚聚而逐之
聖祖獵水圍過固安老幼爭留公
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
上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權鄒平尋光諸城數縣有
夏姓民競產餉銀五千公卻之諭卽以此金遺若弟夏昆季泣于庭睦
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苗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鄰妜徒羯
羠參狼屯雜一旦隸爲編氓如開洪濛守土者噤齗不肯往公到爬梳
捐瘠俯順荒邇令口樹一本榆畝畜一溝水召土官爲典吏諸里魁以
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化風雨和甘倓
錢賓布大行民祀公于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聞有遇木則易禾必
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禾木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
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沈無常田與糧離稅法抗
徹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賦數無訛調撫四川奏減火秏改馬廠爲普
濟堂墾田千四百畝登租貯穀養鰥寡老癃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
堡城垣忤
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于家公豐頤

善騎射用弓至十石

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恃其勇泛海至青州官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剡剡起屢忽皆抱其背屬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于手

聖祖以爲日磾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洶洶劫人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李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閭岳州幫禽之案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甯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趺坐而逝公先娶李氏再娶黃氏俱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銘曰

仁之徵壽也福之集厚也淸畏人知指屋漏也勇而好禮伏不鬬也雲之油油楚蜀覆也大臺南游神彌茂也望夏號殷璜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乂也天其以是鍾美于後也

碑傳集卷七十目錄

乾隆朝督撫上之上

通奉大夫巡撫湖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馮公光裕墓誌銘 彭啟豐 銘未錄

又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馮公墓表 汪由敦

中丞公碩色蜀政記 劉紹攽

記混同顧公琮事 雷鋐

太原王先生恕傳略 沈大成

故巡撫江蘇都御史文登徐公士林奏稿書後 沈大成

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兵部右侍郎巡撫陝西湖北崔公紀墓誌銘 王善橚

又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公墓誌銘 沈廷芳

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崔公祠碑 彭啟豐

江蘇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先生師傳 陳兆崙

通奉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光祿大夫敏惠潘公思榘神道碑 沈大成

山東巡撫白公準泰墓誌銘 袁枚

湖北巡撫唐公綏祖神道碑　袁枚
又方伯唐君暨夫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錢陳羣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廷桂神道碑　袁枚
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四川軍務文襄黃公傳　四川通志
子告資政大夫前任廣西巡撫工部尚書衛公哲治別傳　陳兆崙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督撫上之上

通奉大夫巡撫湖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馮公光裕墓誌銘 彭啟豐 銘未錄

乾隆五年閏六月巡撫湖南右副都御史馮公卒於官時湖南方有征
調之役倚公才以辦軍事及遺疏入
上驚悼詔予恤典如禮孤子祁等以其冬奉公柩歸於鄉明年春走使
至京師以狀乞余銘按狀公諱光裕字叔益號損菴世居山西振武衛
今籍代州曾祖如京官廣東布政使祖雲驌官禮科給事中父壐官廣
西南甯同知祖考皆贈通奉大夫公為人精敏強幹熟於經世之務雍
正元年以舉人應薦赴邊知雲南大姚縣至則清逋賦卻土官餽遺未
一年遷貴州銅仁府同知赴闕引見時議取古州苗
上詢苗疆情形公謂苗人無知不宜盡殺宜隨機化導令歸版圖
上韙公言復諭有見當直陳公因奏言清浪平溪二衛隸湖南不如改
轄於黔為便
上從其請比公在道即擢思州知府又調永北知府雲南諸府皆在金

沙江南永北孤懸江外與蜀連界苗猓竄其中有事則兩界交諉總督
命公往勘公輕騎率十餘人抵境羣猓從谷中噪而出挺刃相向眾懼
欲走公曰走將安之因策馬直前諭以利害諸猓環跪聽命各散去總
督薦其才調麗江知府兼理永北府事俄陞雲南驛鹽道副使時東川
烏蒙猓夷叛鎮兵逗遛不進公請於總督夜馳至軍與鎮帥畫策進討
平之旋擢按察使東烏初定俘獲纍纍公虛心聽讞矜全者甚眾
上知公廉幹特授貴州布政使古州苗叛丹江台拱諸寨皆警徵兵會
勦公指畫餽運無愆期招來流亡給以衣食難民復業又請蠲額徵錢
糧以甦民困會
今皇帝嗣位得諭旨連蠲三歲賦額黔境以寧乾隆二年入覲返請免
南籠安南二處鹽稅裁革婺州濯水二稅口部議格不行四年春奉
命巡撫湖南鎮筸紅苗亂公集兵攻之擒馘甚多不三月而奏捷
天子加恩議敘會疾作請假調治聞綏甯苗人句結粵猺謀作亂即衘
咨兩粵總督豫籌協捕已而疾劇遂不起拜遺疏言城綏兩邑僨於兵
燹請蠲今年租公至死而不忘勤民如此生平自奉澹泊篤於親故急
人之難治官遇事剖決如流無巨細悉身親之湖南壤錯黔粵值苗之

蠶羽書旁午每至丙夜不少休愛公者頗引諸葛君食少事煩爲戒迄不能改也先是弱冠時居南甯公喪毀瘠致痰癖卒以痰癖終生平好書無所不窺著柴門老樹村稿詩歌雜文雄駿有奇氣精六書篆籀之學生於康熙二十三年得年五十有七夫人王氏子二長祁翰林院編修次鄴舉人女五孫男廷丞廕生廷正廷工廷立廷奎孫女三以夏六月二十八日葬於烟旺村之東南原

又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馮公墓表　汪由敦

皇朝定鼎百餘年

列祖德澤洽海宇含齒戴髮之倫下逮昆蟲草木無不與被仁厚之化熙然樂生而苗猓負性狠戾騃蠢無所知識閒乃撞搪跳踯於瘴鄉烟箐閒騷我邊吏其窟穴徧黔滇楚南之境涖其土者非瞭悉形勢莫能得要領非具文武才用應機立斷措施莫得其宜故朝廷恒慎重其選故都御史馮公自筮仕迄屢遷官皆在雲南貴州地已乃拜巡撫湖南之

命會城步綏甯苗猓爲奸人所煽動廣西湖南發兵會勦部署方亟而公以勞疾卒於位未竟厥用然公服官十有七年始終不出苗境屢遇

徵發決策具合機要昌黎韓氏所謂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者公無愧焉公諱光裕字叔益自號損菴世山西振武衛人衛治代州雍正二年衛省遂爲代人曾祖廣東布政使諱如京祖禮科給事中諱雲驌考內閣中書歷廣西南甯府同知諱壟母田氏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諱喜霽女祖考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母贈夫人雍正元年冬公由康熙辛卯鄉舉推擇赴雲南試知大姚縣事所治多土司恆納賄命吏倚以恣奸利公至揮其餽迄去無敢逞薦擢貴州銅仁府同知引見得召對時方議取古州苗公謂髽髮鐻耳者流抑使就銜勒必不免蹄嚙草薙禽獮傷天地和相機化導終不化外棄顧需假歲月耳

憲皇帝頷之復用公言改清浪平溪二衛爲縣就近隸貴州公之受知自此始也尋擢知貴州思州府未任改知雲南永北府永北介金沙江外與四川犬牙錯苗猓竊發交相諉以爲常公承制府檄往釐之猓阻險挺刃譟以嘗公從者怖欲竄公叱止之按轡前徐諭曰我太守也來撫爾眾俾世安業毋恐猓眾雖不解公語見公神色不動羅拜歎息散去僕夫迷失道翌日昧爽猓導以歸公則前挺刃向者也公從容按行增浪蕖永甯戍守歸報制府制府者今相國太保鄂公也奇公才奏改

知麗江府尋薦擢雲南驛鹽道雍正八年八月東川烏蒙猓叛鎮將擁兵駐弓山觀望公齎制府軍符一晝夜馳七驛抵弓山畫策進勦發鎗手百人護糧五百石入東川爲鎮兵策應扼拉江使烏苗不得合我兵由內地入撫海會威甯兵張翼進東川以平進雲南按察使閱三年擢貴州布政使十三年春古州苗叛都江清江八寨丹江台拱新附苗蜂起響應焚劫凱里黃平餘慶青溪

朝命六省大兵會勦公督餽餉先是內地民徒手轉粟輒遇劫殺而熟苗承役官兵殺以冒功重運給資糧歸則無所得食遞運當計里交卸督運者恐後期兼程進資糧無所加無樂應募者公計往返期賦資直民予器械以自衛刻木符給熟苗飭官兵毋敢殺民苗爭應募大兵十餘萬皆得宿飽兵既罷殘黎轉徙僅存無所棲止老弱枕藉道路公給草舍居之賦以衣食夏大疫設局予方藥死者櫬而埋之凡復業二千餘萬戶黔省賦額八萬八千兩米十五萬五千石有奇公請兵燹徵調之餘非大沛恩澤元氣不復奏上遇

今皇帝登極命三年皆勿征又條奏增營協集兵威禁妖巫又奏古州丹江諸苗勦絕竄死荒田空寨遠近相望當募民居苗寨墾苗田增築

城堡設屯置衛行保甲之法授以降苗所入軍器農隙講肄戶以二壯
丁計五六千戶可得勝兵萬餘人聯絡營汛壯聲援而省餽餉久之布
滿苗境可漸革苗俗此久安計也得
旨允行置古州兵備道領屯事乾隆四年春
特旨擢副都御史巡撫湖南軍事鎮筸苗竊發公曰此姑息者釀成之
不大創且滋蔓亟會總督提督發兵不三月討平之明年四月復有城
步綏甯苗猺之警公先已臥疾數月力疾調軍爲進討計厥晨猶校射
拔補標將日晡疾革次日日加未遂卒閏七月六日也遺疏聞
上震悼予祭葬如制初告警時或以小寇易之勦撫異議公決策進討
公雖歿而逆苗次第就殲公精於吏事大姚賦不逾六千耗倍之積逋
數萬無問多寡輒予杖徵不前公不取耗視負尤多者薄責之逋賦悉
清民寄豪戶避重耗造僞券占田奸胥相表裏毀故籍公檢毀未盡者
藏之按牒辨其僞歸田故主人服爲神其任鹽驛道鹽井久不治江水
滲入公修之產益饒驛夫不足供轉運役及平民公計役酬以直毀折
者給耗鹽卹之其監錢局局二十五爐歲鑄錢十萬一千餘貫前監者
加鑄六萬餘貫滯不行公請減月鑄之數以償積虧鑄既減工食無所

出公以己資𩟔之爐戶得食而官錢亦無滯吏以其贏贍工役其爲按察使治東川烏蒙俘七千人語不可通通事面謾莫能詰公集各寨通事於使院隔別居之訊一人經數通事互譯無不得情者𤤀姓名多相同公爲編次書年貌驗決得無誤省釋亦數千人承檄治廣西李天保獄公曰愚民茹蔬誦佛非有異志特不當羣聚耳治違令者數人大理亦有邪教從者千人按籍追攝多繫累公焚其籍獄遂已公喜讀書好禮士大夫篤交誼葺貴山書院取諸生文行優者肄業其中僻遠無從得書遣官之江南購經史羣籍數千卷俾縱讀之丙辰

恩科鄉試巡撫有軍事公代之監臨歲事周敏士歸德焉公年五十有七配王氏封夫人子男子二長祁乾隆二年進士翰林院編修直武英殿次鄰乾隆三年舉於鄉女子五婣族詳墓誌中孫男五廷丞二品廕生廷立廷奎廷正（儀吉案彭誌孫廷丞廷正廷工廷立廷奎此文孫男五佚廷工名當是奪錄）公卒之明年夏六月二十有八日葬州烟旺村之東原祁來請書隧道之石予惟公以勞卒官治績藏於有司於國史當有傳爲揭其大者俾刻於阡庶來者有考焉

中丞公碩色蜀政記　劉紹攽

蜀爲遠地政多因循大中丞碩公乾隆二年自秦移撫時文武弗協互相訐奏士吏各設城府事日棼
上患之擇可以嘉靖者乃移公公至諭以至誠與之語藹然絕畦畛然律身甚嚴相對終日正襟莊容不可以私干一言之出渝久可復由是皆悅從所屬望風無抵牾
上聞而喜蜀故有官莊歲收租食囚然皆确瘠棄餘佃者初不知及收不如額鞭扑日加多亡公爲請免宥活甚眾乾隆四年
上念積貯令民入穀肄業太學舊例在戶部捐銀一百八兩是時各督撫議穀數率值二三百金公議蜀值不過百人皆不悟所以既而他省皆缺額或減或停惟蜀入最多缺者不產穀數邑十之二三而已乃知公有先見相與歎服當公始至成都米貴雖所在出倉穀而民閒造米率用水碾貧民弗能有持穀終不得米公令所司爲米減糶即日市平迄今歲歲仿行民甚賴之皆公賜也公以雍正十二年授秦撫至是六年矣初康熙年閒在外大吏類結納京僚雍正以後謝請託猶隱相於公獨單立傳
天子明聖能知公以乾隆四年七月徙山左五年十月復來蜀茂州蠻

酋侍從征有勞慮其部人屢請自歸當事罔敢任至是款公門者
三千人公許之吏議不可部人歲獻酋穀六十石公令納州轉給酋吏
謂歸州則歲收勿與既與則不歸指爲調停公曰部人蠻酋皆我朝臣
子去水火而即安全柰何拂之收其入則近利轉給之俾知臣其人者
不利其有實所以調劑之也吏議皆屈渝關木稅數年不如格乾隆五
年贏三千六年缺百有奇司榷以實告懼干部責請以長補短公曰若
是欺也司農果責其短公曰榷貨無常短於乙而長於甲甯不足相抵
必歲歲適均敎之欺也密陳其狀事解江南水害稼
上軫念民艱命關東海運以濟廷臣承
上意多請移粟川省素號沃壤遞年生聚繁穀貴公慮有以市川米爲
請則民病食乃請撥倉穀章甫上果有言購川米者而公奏在先乃如
公請民感公德且服公識也松潘外夷道經郭羅克被劫赴甘撫控訴
云奪貢物執事議勦謀定兵符日三至公不可執事曰公非不近情胡
與我異公曰行劫盜也非叛中國固有之爲用勦且其壯者已走獨老
弱留巢穴徒殺無辜而外夷多貿遷又安知非詭稱貢物執事不能奪
未幾清溪西藏皆有事羽檄紛紜賴公安戢公馭下不逆億爲政不苛

小生平無他嗜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一味歲時問遺誡門者勿通尤愛才蜀以僻陋吏不習文法公多方教育接僚屬畢坐一室躬親案牘自早至暮不毛舉而巨細悉張賢良則破例才揚官方丕變或以為易事難說或以為君子三變聞者稱其篤論乾隆八年五月河南少雨撫臣不獲安輯

上重其任特命公往囊無一錢布政使王公都統禾公假貸以行公名色字靜菴滿洲人

謹案原編有中州水利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記混同顧公琮事　雷鋐

余夙聞望溪方先生言任大事不為利害屈撓者顧用方也公諱琮字用方以地望稱混同

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為主事杖府吏親王初不悅而後奇之妻聘久未歸人咸訝焉繼乃知為

聖祖之喪二十七月故也公每念其祖為公正大臣時自感奮用振家聲祖諱八代侍學

世宗最久官至大宗伯謚文端贈太師者也父性豪侈公每得

上賜奉其父雖千金數日而盡家仍貧公惟恐父心之不歡每奏對據理直陳或過闊迂近於戇直遭逢聖世終始委任總督漕運及南北河者久之以老病罷歸京師至不能僦屋以居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素以不欺待人而不虞人之欺恤下犒勞必厚而自甘淡泊在京師守制時小車敝帷人不知為公也生平最敬服高安朱公蝶園徐公與望溪先生公嘗言如高安乃眞無近名之念人謂滿洲大臣徐公後德望當推公云公與前總漕魏公接任時有文覺禪師者自都出聲勢烜赫騎從如雲大吏率屬郊迎恐後公與魏公若弗聞也者此雖小節亦足見二公之所守魏公諱廷珍字君璧直隸景州人以清德重於時

謹案原編有請廣淮北水利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太原王先生恕傳略 沈大成

公諱恕字中安又字瑟齋重慶安居人曾王父吉士明崇禎丙子舉人累官南甯知府大父瓚邑諸生父邦甯歲貢生生三子公其季也年十四卽遭母夫人喪諱日之戚持之終身讀書勤苦家貧不能繼燭夜然竹自照赴省試重趼行千里康熙壬午登賢書數上公車不第奔走四

方辛丑始成進士入翰林又明年癸卯
世廟董正治官首蒙眷知改吏部文選司員外歷驗封司郎中甲辰典
試黔中道拜廣西道御史既復
命分校禮闈其冬從相國朱文端公視江浙海塘明年丁父憂歸衰苴
不去體者三載戊申起補兵科給事中旋出視湖北漕逾年絓誤失官
復來京師會高文良公移節金陵奏薦起用辛亥署江安督糧參議
今皇帝御極擢廣東按察使己未就拜布政使明年巡撫閩中壬戌四
月罷鎮還朝其秋改藩於浙到官僅一月出送過客疾作座上輿歸而
薨十月十六日也距生時康熙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一公
居內職所歷皆清要聲望翕然推為君子及出使外尤習吏事在江南
爬梳漕弊後以為法賑鳳陽災活饑民無算在粵東數平反大獄極論
冬至後決四非宜既至閩中繩貪窳擊豪強講積貯修水利肅軍伍抉
奸蠹端風俗興學校其尤大者奏免崇安無田浮賦及閩侯諸縣災民
貸穀請禁南洋市船借運潮州倉以救臺饑皆人所不能言公獨言之
而
聖主聽之可謂得行其志者矣公為人器量閎遠無喜慍之容御下尤

寬不輕捷一卒而材識明敏人亦不敢欺之與朋友交有終始急難濟人傾囊篋不恡仕宦二十餘年家無長物皋復之夕敝裘登屋嗚呼僅矣自曾大父以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妣皆封淑人夫人周氏父之彝陝西永壽令公受經師也有婦道先公卒男六人長汝舟甲辰舉人次汝楫諸生周夫人出俱先卒次汝彭汝諧側室祥符關氏出汝嘉汝璧常熟陸氏出孤孫桐初公得詩法於高文良公聞正學於朱文端公公退埽地焚香手一編自課宦轍所至輒闢精舍偕賓佐觴詠其中秣陵曰掄影樓羊城曰葵亭三山曰瞻臺宏長風流獎拔士類汲汲至忘寢食常與長洲許君廷鑅及成論詩聽事索筆研不及即推許上坐而公西向旁坐濡案上丹筆揪髯吟賞在閩訪永福黃君任於陋巷中屏騶從步入黃君聞至留飲月上攜手送之辛酉監臨所賞士張君甄陶文高被黜歸爲賓佐言之發憤流涕其篤舊愛才出於性生如此尤愛少陵昌黎義山三家詩手自箋註稾凡數易丹碧斑然暇即展翫其他世俗聲色之好泊如也所著文章詞賦及奏議甚多海內學者尊之曰樓山先生蓋樓山即公少時讀書地因以自名其集云

故巡撫江蘇都御史文登徐公士林奏稿書後　沈大成

文登徐公由名進士以中書轉刑部郎出守皖超授江蘇臬司左遷汀漳道丁贈公憂去職先後奉
朝命署江蘇之撫藩俱上疏辭服除卽補江蘇藩司就拜巡撫以疾乞歸省母薨於淮安舟中其爲守爲藩臬爲巡撫於吾吳獨久其在閩在豫又吾客遊之所至故公之治行德澤被之深知之素且得之謳吟謠頌最詳而覈也今年春公子朝亮來廣陵始讀公之奏稿蓋自乾隆己未至辛酉三年之績胥在焉觀公之所以入告而
聖主之所以批答者都俞吁咈何減唐虞迨夫思親而病病而陳情而
上之溫諭往復遣醫臨視許之歸而仍俟其還鎭君臣之間恩誼殷渥至於如此所爲曠世而一遇者也何其盛與然公之疾由勞於官而不得見其親而又恐有孤
上之倚任是以未及至里而遽薨也嗚嘑此江南之人至今有餘悲也

公之奏稿總五冊其在籍乞終喪三疏及任豫藩所上劄子則別爲一冊云公之子曾舉於鄉爲人剛正有父風公俟之後必復其始安知不來宦於此乎亦吳人之志也乾隆二十有七年歲次壬午夏四月合朔部民華亭沈大成跋

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兵部右侍郎巡撫陝西湖北崔公紀墓誌銘　王善橚

崔公諱紀字南有號虞村一號定軒曾祖諱志睿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祖諱襲武贈光祿大夫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諱執禮封光祿大夫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居蒲州之潘俟村雍正四年蒲升爲府附郭縣曰永濟遂爲永濟人余與公同鄉素以志相勵知公最稔公生五歲而母常太夫人卒公哀毀若成人事父及繼母劉太夫人克以志養康熙戊戌成進士以庶吉士官編修雍正間官至右庶子

今天子御極公數歷中外其恤民瘼布皇仁卓然有爲者尤在兩任巡撫歲丙辰公以倉場侍郎鞫事蘭州

天子嘉其盡心即以公撫陝西公聞命肅然曰巡撫之職其本有三利農功整文教儲軍糈是也區區檢點案牘求無錯誤至大者亦不過代藩臬轉題錢穀刑名皆末而已矣自蘭赴陝於路齋戒昭告神明念秦川八百里苦澇少苦旱多其河渠沙壅滲漏歲久沖坍者應修應開外必倣山右鑿井灌田法乃足備旱事中熟籌十數日鬚白數莖鄠縣高

士王心敬字爾緝號豐川者力學通世務屢徵不起公素重之逐次逕
陽聞豐川著有井利說抵任後卽遣使敦訪得其書又手畢再三詰究
顚末若渭南九州縣地勢卑一二丈二三丈卽可得水渭北二十餘州
縣地勢高四五丈或五六丈亦可得水其井需磚甃者幾何其土堅不
潰不需磚者幾何大井用水車小井用桔槔厥費幾何徧諭司道屬員
確查詳酌皆以於民無不便報然後具草一一奏陳
天子許借給鑿井資本井成後不以水田起科公乃下其法於官吏又
慮惰夫淺人粉飾乖張每鄉擇士民品優知土俗者一人總理數月閒
標弁報新開井七萬餘就中善辦理者莫如鄠縣王令於暑中拮据大
小井二千餘臨井之穀若別有天葢經豐川親指畫也龍洞渠者鄭渠
白渠也儀吉案龍洞渠非鄭白故跡鄭渠白渠亦不同此語誤公大修其湮廢又開新舊渠七十
餘道會有言公辦理鑿井不善者陝督查郎阿又言公庇桑梓不問私
販穀
天子曰崔紀本意爲百姓起見且其才尚屬可用調任湖北巡撫以觀
後效公復以日夜所圖請豁捏墾地畝河沖地畝更名折徵及旗標積
貯其六條請交後撫張楷

天子報可後撫稱查民寔被利之井三萬二千九百餘迨辛酉歲小旱惟有井者所收如故民益私鑿井歲歲增廣矣公撫湖北歲餘謂湖北非陝比也農田水利小民自能經理盡善士多恥慧書籍亦廣魚米之鄉軍儲易備惟是大湖南北歲食淮鹽七八十萬引又帶銷十萬引雍正元年

欽定鹽價每引不得過五兩迨後日漸增加雖屢經議平飭減而該商總集漢口獨行居奇巧爲稽緩刁難多端驛鹽道朱倫瀚又詳查成本陽爲核實之舉陰爲虛開之地每引竟增至八兩統計每歲剝削湖廣民財直至二百七十餘萬兩欲甦民困不得不請定鹽價欲定鹽價不得不先分地分用是於乾隆五年正月縷縷陳奏而鹽政亦摺奏公以鹽政具奏不寔歷年場鹽從無缺少之時亦無太貴之價又具揭內閣戶部細核成本每引不過三兩

上特召公入議湖北人送公如蟻沿江岸頂香如雲先是陝民數萬哭送公有爭願一肩輿者兩地至今尸祝之公既行湖督班第以被劾道員有挪移事波及公又以議鹽參公於是部議革職

上謂處分太重僅降六級調用雖分地行鹽之請不行而聖明特允廷

議每引減去二兩俾湖廣人民歲省一百七十餘萬之脂膏
天恩浩蕩與江漢同其廣永矣辛酉秋
上特起公爲祭酒初公兩任司業兩任祭酒諸生尊行服教而研經析
疑皆爭記錄至是五涖成均人人慶宗師復來也公以身教人尙寔學
於成均於順天學政兩任江蘇學政於陝西湖北書院及歸教里人不
倦者如一日方巡撫湖北充監臨將揭曉檄司道整齊落卷公親校閱
取入書院謂觀風寬假不若風簷三場底蘊盡見也以故楚才書院獨
盛其遴才得眞類如此甲子夏
上面詢公近作何事公時讀宋五子書以寔對
上命公作太極圖說公援筆立成以奏是秋典順天鄉試與雍正丙午
典福建試暨丁未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俱稱得人丙寅夏公任江蘇學
政方視學淮安奉
旨鞫盜於浙江盜者甯波營兵也爲縣令所得營弁以術緩其報文則
預除盜之尺籍而以自行緝獲先報制府縣令反以疎防免官
上知其失寔命公覆讞公至浙會城閱案牘牽連弁兵猥多公擇其當
訊者以次調至杭從容研問不四十日而讞案明白

上遂解制府任悉報從公奏焉公丁外艱歸里深以不得視含斂爲慟喪葬盡禮服闋除山東布政使東省頻年災貧民借官穀累數十百萬石秋成後應以本色還官公奏請以部定六錢之價改收折色以紓小民運送之費得
旨如所請庚午復以左副都御史任江蘇學政四月抵任刻期按試不遑寢食而公遘疾矣復力疾畢試事病益篤呼家人口授遺疏無一語及家事於八月十日亥時卒於江甯官署距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日戌時得年五十有八配荆夫人先公一年卒子一雙蘭女三長許字己酉舉人張君由仁子庠生燕未嫁卒次適鴻臚寺少卿宋君在詩子戊辰進士今任常山縣知縣鑒三未字公爲人嚴氣正性遇事持大體揆情理歸於和平寬大
聖朝博採衆議公屢疏奏以保護士氣矜重廉恥爲先如職官諸生事有違犯應論者必使廉問有寔然後除名自公發之也當鑿井被物議或忿議者之忌譖公則謂奉行者寔未盡善非盡萋菲成錦也自湖北起行商人知公之不爲利疚也購人爲調停之說微動公以勢公毅然曰吾不忍以民膏供模稜也友愛兩弟敦睦族黨生平無私財祿入悉

上高堂用必稟命性好施予秦中學舍公捐養廉數千金以廣之爲鄉
人修故土渠改甃以石鄉人賴之公書法遒勁有體爲詩尤嗜少陵自
少入翰林至詹事品凝望重人謂眞端尹所著有周易講義十二卷學
庸講義二卷論語温知錄二卷讀孟子劄記一卷讀周子劄記一卷詩
書講義未刊者共十四卷公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公之仲弟乙卯
舉人繹以狀請銘余睠言夙好慨念老成銘曰
博陵之裔兮蒲坂鍾奇民生是任兮文教是持强禦不畏兮挫折不移
大用未就兮遽騎箕浩氣常伸兮史冊輝

又資政大夫提督江蘇學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公墓誌銘　沈廷芳

公諱紀字南有姓崔氏世家博陵遷蒲州州今升府縣永濟故爲永濟
人蒲俗本敦厚而崔氏尤以謹愿傳家公曾祖某贈資政大夫祖某考
某贈封光祿大夫妣常氏繼妣劉氏俱贈一品太夫人公生五歲失恃
哀禮已如成人稍長折節讀書有匡濟天下之志登康熙戊戌甲科選
庶吉士本名珺
聖祖命改今名既授編修升司業洗馬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拜祭酒
詹事視學畿輔擢總督倉場侍郎轉吏部皆能其官而巡撫西安湖北

績尤著秦地頻苦旱公請開渠七十餘道龍洞古鄭白渠也工費更鉅
民子來趨事不日渠成溉田數萬頃不能渠者則鑿井以灌田民利賴
焉秦人多尙武文風未振
世宗命設關中書院士始知學公捐俸增舍又爲臨潼扶風兩書院置
田以資膏火於是士尤切感奮洊多明達之材西安同州鳳翔三郡旱
請以河南協濟米十萬石撥運分貯用備振糶民乃足食乾隆二年潼
關滿洲兵移駐西甯刻期當發行糧鎧仗俱闕兵赴轅環籲公恐稽時
日乃先發藩庫預備軍糈金以給奏方上所司以擅發帑藏議鐫級
上命調撫湖北公經理關中事宜有未盡復陳數條得
旨交繼任舉行既抵楚楚民曠賦繁較秦難治而地瀕江漢遥控湖湘
水溢每多橫決旱乾則戽捄爲勞乃攬山川按土俗軫疾苦請貸民粟
以修堤堰復令民自鑿池塘民襄力如撫秦時俗貴男賤女生女輒溺
之舊有育嬰堂已廢公申厲禁爲修葺置田以籌久遠勒碑誌之全楚
食鹽待給淮運鹽艘胥集漢口鹺商牟利居奇値任增長遠地民多淡
食公請分地以售并定其値
召入與政府大農廷議之有議以値稍減而所行地弗分者公曰民困

淡食且脂膏巳竭安有吏斯土而坐視者耶吾官可棄志不可奪也持
其說益堅遂爲忌者所中部議當落職
詔鐫六級調用公知戇直不爲時所容念封公篤老家居竟乞終養歸
上尋思之特起家復爲祭酒成均多舊時諸生延頸望公至至則著讀
易劄記詩書講義四書課講周子劄記諸書與諸生講論彌切每當梨
影日斜猶勤勤不休咸以爲退之亢宗復出公先後主試分校視學均
稱得士洎是典甲子京兆試以司成承是命
國朝所罕尋視學江蘇奏以現居戶冊爲定以杜冒籍之弊寬歲試遊
學之限踰三次乃斥既稟早給以佐寒畯貧弁士皆戴德外艱服闋授
山東布政使山東積歉後民貸穀當償公慮穀貴傷民請以銀代且定
其價
詔著爲令未幾升右副都御史再任江蘇學政因積勞成疾薨於江甯
使院年五十有八
國家愼重封疆凡命大吏必選賢能有德望者故百餘年閒名卿鉅儒
恆膺其任公以幾庶體貳之才出撫秦楚方將發攄所學以教養斯民
爲朝廷培植元氣故所居民戴所去民思而屢用屢躓卒不能大展其

設施
天子一意嚮用公亦既其忠誠不憚勞瘁以報天下爭以此望公而公
乃遽亡矣悲夫娶荊氏封夫人先公卒子雙蘭尚幼既葬之二年雙蘭
葬公於某鄉某原以狀來請銘公與先大夫丁酉同年友也余在館職
曾拜牀下比觀察左海適公來爲邦伯立身奉職提命實多事有應舉
必相佐佑嘗告人同官沈君賢者也又嘗見公遇事有不可輒艴然曰
士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柰何若是嗚呼今之人有此哉銘曰
於赫崔公翼翼巖巖垂紳秉節朝野具瞻勤瘝一心思宏勳德
恩實交孚名留鯁直碩學敷政奚媿古人史徵芳躅視此貞珉

又資政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崔公祠碑 彭啟豐

蒲州崔公既殁十餘年其鄉人思之即所居里度隙地爲祠以祀公於是公子雙蘭致書於予屬予文其麗牲之石公嘗再督學江蘇江蘇士大夫服公之教往往能道公之爲人公平生服習聖人之教於易詩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諸書沈潛其義訓心有所得輒著之於書積十餘卷其居官行事毅然有法守不爲苟同之行有可利民者排眾議行之巡撫陝西時關中渠道湮沒頻苦旱公慨然不甯興工鑿井九萬餘民

以為利又按古鄭白渠故蹟開七十餘渠溉田無算繼巡撫湖北湖北歲食淮鹽大賈牟利價日益爲民厲公奏請核定鹽價分地行鹽以便民

天子召公面陳利害時有異議者公爭之力會以事挂吏議不果行旣家居嘗於旱歲糴穀以賑有餘穀擇鄉之賢者主之春秋散斂爲經久計鄉人賴焉公之不負所學於數大端見之矣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仁之爲道非盡性者不能至然求仁之方可得而勉也推吾不忍人之心行吾不忍人之事肫然其各足也沛然其莫禦也達之天下無難也然而一私蔽心人我成敵衽席之閒門戶之內猶有異心焉而況乎其疏逖者自三代以還禮讓之化微囂競之風熾其不以此哉公之行無他文字可徵缺然不備具而其獲施於世者至今人猶思之而鄉人之思公也尤深不徒思也而必爲祠以祀是卽斯民好是懿德之心之同然者而亦卽聖門求仁之方也系以詩曰

猗美人兮亦吾所思學於聖人兮能自得師唯自得師兮善推所爲爲不盡達兮予心不欺井渠活活兮秦民之懷退用之鄉兮鄉人無飢鄉之飽兮公之貽雲旗閃閃兮公不可追食公之德兮涕泣漣而以祠伸

思兮春秋薦粢鄉人此心兮廓然匪私人人自反兮公爲汝師

江蘇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先生師傳

陳兆崙

公諱師字貞甫號我園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人也先世自太原遷焉傳二十有五世而公生公父曰理躬字翼之用軍功誥封明威將軍康熙己酉武舉會試三桂反滇南投名兵部願以殺賊自效
朝廷壯之遣之漢中備任使賊平授江南蘇州城守營守備尋遷守遊城晚節歸田貧至無以自給蓋其家法以忠清著聞云公年二十有四爲康熙癸巳舉於鄉越十有七年雍正庚戌成進士凡六上公車而後得既久困場屋積學益深於一切人事之情僞時務之利病罔不究悉嘗謂其子紹武等曰剝民以奉君吾恥焉至於私營田宅抑又出若輩下矣又曰律本人情而定必達人情然後可以推原律意雍正癸丑知大名府元城縣事縣有邨地名王勝疃者田久荒而歲徵如故凡數十頃前吏重變科則莫以告特請於大吏除之乾隆四年調知清苑時下曲有冤獄已定讞得報待決有日而冤民所聘女聞之誓與夫同日死道路憐之流言謂惜王青天不早至以致冤斃二命王青天者元城人所呼而清苑仍之者也公既微聞其事廉得冤狀力請於大吏再三始

得覆鞫竟脫焉旣出獄完婚夫婦詣縣堂拜謝長號以去七年遷知正定府八年遷分巡淸河道九年隨大學士高公斌吏部尚書劉公於義句當直隸水利周歷保定河閒天津正定等處所擘畫事宜多被採用功成

上聞而賢之十年遷直隸按察使尋遷浙江布政使九月調任江南明年左遷天津巡道越三年復爲浙江布政使是時兩江總督黃廷桂以士民望幸請

上南巡報可公善體

聖意絲粟不以累民民若不知有此大事者風聞於

上特擢江蘇巡撫時已季冬月二十有一日矣明年

聖駕至召問民閒疾苦悉陳奏無隱及旋蹕扈從召對如前御筆書額以賜曰吳會風淸時以爲大臣榮遇名實克副者當首推公自往返行營疊承

顧問恩寵莫比回署後每中夜巡廊而行圖所以報稱者或無故泣下家人莫識其意竟於是年八月卒官年六十有二卒之日家無餘財妻子扶櫬西歸行纏蕭索臏有殘書故劍而已禮部侍郎長洲沈公德潛

為志其墓投筆歎曰此古所謂清白吏不忝其家聲者也夫人鄧氏子
三人長紹武國學生次亶望乾隆庚午舉人次季光國學生
贊曰吾前後爲記注官七年侍
上久知
上心乎百姓爲從古所未有比歲巡行方國輒先期降
旨誡大吏纖悉毋擾民閒所至橋梁宮觀之屬繕葺而已不期華侈而
奉行者或自懷狐疑轉相恐動窮極心力以飾觀瞻
上以事旣訖工成物不毀聊一寓目笑而頷之其實非聖意之所樂也
同年友王公莪園之在浙予方以憂居里親見其事則見市不易廛津
無改渡埋觜掩骼收卹暴露插竹樹籬包容荒穢窮黎有雇直之利富
民無加派之害但欣欣望幸安堵以俟其後
上幸西湖過南屏將取道於松嶺之東麓有司奏是閒多編戶墳塋且
犖确未汛埽請更擇其便者
上曰何傷乎南北山頭多墓田朕聞之熟矣而是時王公已爲江蘇巡
撫隨駕在杭杭人始寤公之所以獲眷者政由
聖主之愛民也爲布政使尙爾使永其年於巡撫之任其利賴民更當

何如爲巡撫則既有徵矣使晉其位爲尚書宰相其霖雨天下又不知
何如也惜哉

通奉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光祿
大夫敏惠潘公思榘神道碑　沈大成

特贈光祿大夫巡撫福建副都御史河陽敏惠公葬在常州陽湖縣定
東鄉姚官莕之原今大學士同郡劉公實爲文以藏諸墓初公之薨
天子眷念封疆勞績特予祭葬易名晉階列祀賢良用一品例恩封三
世粵自癸酉公葬至今乙酉十有三年
聖駕南巡必蒙恩遣大臣卽家致祭優渥之典在古希遘茲將有事墓
隧之刻公之子振瑩振煥來告曰此先大夫易簀之言也今者三拜
盛典光賁泉壤凡所以樹墓上而垂來葉者不可再緩敢申遺命以請
余辱交公久慼臨沒之屬又以賢嗣之勿忍忘也乃不辭謹爲序其實
而繫以銘序曰公諱思榘字絜方別號補堂常州陽湖人其先出宋武
惠公有判常州而卒官者爲繼周公始占籍宜興明洪武初徙郡城曾
祖諱毓靈曾祖妣吳氏祖諱禹謨祖妣沈氏考諱滋漸天長學諸生妣
陸氏潘在郡城者累世隱不顯後以公貴自祖以下皆贈如其官妣皆

贈夫人公勤學慨然有志於用世登歲食餼雍正癸卯舉於鄉甲辰成
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刑部陝西司主事丁家艱歸起復補主事升貴
州司員外郎充己酉順天鄉試庚戌會試同考官轉現審司郎中出守
廣東之南雄考最擢海南兵備道調糧驛道就拜按察使遷浙江布政
使奉
命巡撫安徽移鎮福建居五年薨於位此公之所履也公性敏決明法
律練習吏治力持大體而汲汲以宣朝廷德意經國澤民爲務故所至
辦治而輿望歸之其在西曹讞獄常至夜分饑則探懷餅瀹水而食每
隨尚書入奏事
先帝嘉之在南雄大水將敗城公禱神危橋組未徹而橋崩露宿埤堄
督吏卒縛筏濟溺者在瓊深入五指山安輯黎衆劾一帥一守之殘瓊
人者洎秉粵臬飭綱紀端風俗揃貪蠹鉏豪猾所部肅然而理冤獄尤
多會久旱飢民數百爲羣入市强取米公時方疾起坐堂皇立捕數十
人至痛杖荷校以徇守藩時甲子浙東大水壞田廬漂人畜無算公出
臨錢唐江收流棺瘞浮尸發運銀粟分往賑恤其秋蕭山民匈匈渡江
公曰民飢當哺鬨則亂民也嚴懲之自是迄麥登無一人敢譁者其撫

安徽也當河決淮泗之後鳳潁泗皆災公前後請發庫廩百萬有奇拜疏親行督賑冒風渡洪澤湖舟幾覆不爲動歸奏調劑三事曰課農桑疏溝洫稽流移其言溝洫尤切得

旨俞允將次第舉行而拜移閩之命行矣閩爲嚴疆庶政繁委民情囂獷相尚以鬭訟盜匪數起公廉得其主名髮櫛而草薙之晝見官屬夜披案牘旱則步禱潦則按卹又以農隙巡行海防周閱戰艦朔望入書院與諸生講說經藝如是者歲以爲常勞積疾作而不少止也在閩四年餘一朝京師六蒙

召對中外知

上倚任益專蚤晚期公之枋用矣公之所涖以水利爲農田本嘗欲大治餘杭之南湖上虞之夏葢湖壽州之安豐塘上江之澮渦泗芡荻沙濉諸河繪圖商功皇然爲斯民綢繆牖戶計皆以離局中輟惟修築甯德之東湖開艮田萬畝復福州之西湖濬其旁數千頃幸得竣居恆與客言嘗引以爲憾也公爲人厚重寡言笑未嘗見喜慍之色臨大事能斷恤吏民若一體處公務若營其家愛士育材惟恐不及於世間嗜好泊如也故皋復之夕賓哭於館吏哭於次士哭於塾民哭於塗其感人

之心如此公治諸經尤邃於易獨能探荀虞之旨嘗謂後世知有漢學者賴李鼎祚易解存耳自建節卽不攜眷之官公餘日閱注疏及徐氏經解箋釋塗乙出入一童抱畢牘自隨有得卽疏之每語學者曰學必求有用凡象緯方輿歷筭鍾律水利農政何事不當留心又曰士君子當以祇行立身爲要若詞章撰著抑末耳故自去翰林益講求經濟實學雖以成之蕪陋一鐙熒熒相與考訂論辨反復如老書生其虛懷好學有古人所難者公生於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歿於乾隆十七年二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八配陸氏封夫人子二長振鋆見署來安知縣次振煥太學生來速文者也俱陸夫人出女一適同里錢邮側室沈氏出撫女二一適江陰曹姓一適江都許式紹孫一松筠邑諸生公甘寒素幼從師讀書嘗至市易薪米或遇雨雪衣履盡溼逮後通顯洗手奉公終身非其賓客食不重肉衣或澣紉丁卯以皖撫監臨江南省試日進供給視舊減過半鄉人榮公而彌佩其清節也公之宅行具詳劉公所作墓志中余惟就素所稔知者書之銘曰

晉陵之墟厥生偉人蓄極迺宣其祉宜蕃烈烈潘公爲時名臣原本六籍蔚爲經綸清勤果恪立朝當官於皖於浙於粵於閩甘棠蔽芾謳頌

在民公之守郡召信杜詩公之建節韓滉孔戣
天子之毗儒者之師台輔之望方鎮之規胡奪之年未究其施瞻彼峴
山今古同悲迹公所行無媿三立觀之門內克諧而翕中外烱黨亦睦
以輯不遺簪履不寒車笠推其惻怛仁照幽蟄掩骼埋胔萬鬼感泣緬
公之存任兼股肱逮公之逝禮備哀榮
天子省方三荷寵靈龍章牲帛祟於大烝刻詩豐碑惟纍斯徵子子孫
孫善繼善承

山東巡撫白公準泰墓誌銘 袁枚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姦民搆逆語假吏部尚書孫嘉淦諫章流傳山
東巡撫準公獲一紙交臬司某窮竟其事務得主名再奏適滇省以聞
臬司懼越奏之
上疑公欺致公於理公之獄詞曰未得僞造者姓名遽妄奏臣不敢也
且緩之則易於鉤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平民轉羅
於辜故隱忍不發此臣罪也擬大辟固當
上憐其愚赦之發香山監工以老病卒公由筆帖式內府主事受知
世宗累官福建將軍乾隆元年改官巡道公以疾辭

上怒籍其家無長物得簿自出使迄入都公私出入纖毫如列眉
上以爲廉授長蘆鹽院調兩淮公辜較引課辨其贏縮不忸忕小利不
責奇羨分刌節度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九年巡撫安徽先是廬鳳地磽
陿多遨民飢即避宅盤遊猎魚擉鼈挈其孥趡小艓野歌匄錢或請禁
之公憮然曰本之不清末胡能治命守令申晝郊圻課民耕貸給犁鋤
外延染人機工教躡絲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朞年民戀其
業驅之不行今鳳潁滁亳所織絹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加兵部侍郎
撫廣東調山西再調山東十六年
上南巡自德州至紅花埠凡十三營公修扞督治惟敬或勸拘虎豹備
彈弦跕躧爲供奉者公大驚曰
皇上爲觀河省稼巡狩璽書如日爲大臣者耳目未慣其可違
詔以非道悅耶除方物外無所貢泰山孔林外不置供頓淸蹕除道而
已公貌不踰中人而舉止嚴重暗室坐未嘗跛倚眴人目徵斜遇大事
虛己集議既定屹不可動撫廣時西洋人某誘澳門民夷言服其國服
連惠潮諸州公怒毀天主堂懲治之洋人大創安南國王爲其臣鄭杠
所弒國亂羣姓爭角互乞

天朝兵爲援公欲奏以一旅師深入誅簒弒者爲設郡置吏仍歸漢唐版圖會與總督議不合而罷論者惜之公姓白名準泰字健齋號雪村正黃旗人賜姓他喇氏先世爲高麗人子某葬某銘曰

藥先嘗而後進之父言先擇而後告於天觀形者似乎逆而原心者覺其賢以是歸田以是獲全又何譽焉而況七十有二之高年

湖北巡撫唐公綏祖神道碑　袁枚

惟唐氏世居海陵再遷揚郡唐公季如知靈山縣鼎革時輸金贖兵中子女天祐有德大昌厥宗再傳生公公行六諱綏祖字孺懷號莪村諸昆歷翰林觀察司馬諸官而先生官尤尊舉康熙丁酉科宰封邱受知河東總督田文鏡從縣令遷歸德守濟東道山東按察使田以苛廉鬭天下而公又精神淵著修下而馮人望見畏之以故共事者爭相搆嗾凡四落職三對簿沒產頌繫勢洶洶疑不能再脫而公卒無恙卒起用以官壽終知封邱時兩漁戶報盜失一袴一斧公疑之拘漁戶往勘漁戶即盜也柘城盜供火伴某公疑之命侍者易衣就質盜指曰是也公大笑鞫之乃爲役所教並盜非是守歸德時濰縣民羅二被殺妻張氏訴賀某仇害獄已具矣公廉得張與叔姦手絞其夫賀得釋聊城民傳

世友攜兒摘棗傷臥道旁過者詢之曰俺兒聲終氣絕人縛其兒鳴官獄已具矣公廉得樹主所毆呼俺兒者戀其子也兒免極刑爲山東按察使時鄒城某殺人誣家奴自縊獄已具矣公疑劵新鞫他奴死者故石匠非奴也毆非縊也冤始雪爲廣西布政使時粵西桑江苗叛撫軍獲僞軍師黃某議遣官招安公不可曰彼若執官而欲易其軍師柰何遂進兵既而諜者言苗已張繩待矣撫軍欲遷外城民爲堅壁清野計公不可曰苗不薄會城也若遷民而示之弱將薄城矣從之苗果平公雖出田公門而遇事不阿江南災田奏運穀助賑夸東省之豐也公密奏東省亦災穀宜留

世宗疑公負田恩沽名命白衣領職漕粟江南會雲貴總督尹公繼善入覲奏山東災重於江南事得釋入爲太常寺少卿儀吉案王峻艮齋集送唐蕺洲提刑廣西詩注唐先爲山東按察時以請賑江南忤總督田雯鏡改太常寺少卿與此碑小異

今上登極出爲廣西按察使尋遷布政使公在山東時劾濟南知府金允彝後金弟榮爲桂林同知搆公於撫軍伺公入覲劾公公歸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廣東總督策楞往訊事得釋起用爲浙江布政使浙撫常安匿

災公爭之常爲總督喀爾吉善所劾疑公反劾公公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大學士訥親總河高斌往訊事得釋起用爲江西巡撫調湖北
湖北布政使嚴瑞龍老而眊公不禮焉嚴搆公於總督永興劾公公官
罷家又籍沒矣
天子命河南巡撫鄂容安往訊事得釋起用爲西安布政使未二年薨
年七十嗚呼非公清節無虧百務有條必不能行險儌如康逵至於再
至於三循環終身而無咎非生遇
聖明亦不能太陽麗空沈冥必雪然公能知人用人能得人死力在朝
卿貳在外岳牧州郡其賢者有意氣者靡不通縞紵序慇懃窶人子苟
有才必折節下之噓枯吹生悱惻肫摯未幾所目色提挈輩雲蒸豹變
百不失一雖日者筮人皆自愧不及而公亦頗以能相士爲己任枚弱
冠試鴻詞下第落魄長安天大風雨雪衣縑單衣謁公於順治門里第
公與語奇之次日屬今學士朱公佩蓮來欲妻以女枚以聘定辭而公
憐之益甚每過必賜食且撫孟曰毋寒乎每暑必賜浴且以指攪盆曰
湯未溫宜少待是時公爲太常卿朱公亦未第事隔二十三年至今枚
爲人言猶泣下公葬邗江某原夫人吳氏祔焉子三人長扆衡官同知

次倚衡官南安知府再次秉衡廕生銘曰

誤海惟深疑山必險鬬者嚬嚬使公屯蹇公曰聽焉禮義不愆福自天祐禍爲道遺人望巨航忽沈忽漾誰知舟子其心蕩蕩人驚寶鏡忽涅忽磨惟其如斯光乃益多坐如舒雁行必圈豚言無枝葉腹有精神以人事君可謂大臣而況其才揮忽紛綸謂余不信視此銘文

又方伯唐君暨夫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錢陳羣

方伯唐君以疾卒於官喪旣歸葬有日矣其子扆衡倚衡抱其父行狀行五百里叩門請曰先生執友四十年來零落殆盡閣下知先人深其爲誌之余不敢辭曰

君諱綏祖字孺懷號莪村先世自海陵徙居江都曰虞佐由歲進士知開化縣高祖考也曰明獻鴻臚寺丞曾祖考也曰之日名諸生祖考也曰之天以貢生知廣東靈山縣事本生祖考也曰詩績學篤行以候銓司訓終爲鄉里推重考也司訓公子六人皆有文名掇巍科都顯職君行第六幼敏悟過人司訓公鍾愛尤甚隨侍館塾學業日進先後執親喪哀毀骨立時兩棺在室家人不戒於火君從煙燄中躍出抱棺跪哭

火爲之熄人謂至孝所感丁酉登賢書試南宮不利就選授河南封邱
令邑距省近民多挂名上游胥役侵牟鄉愚廉致於法會河決中牟邑
大堤卑薄君酌議每田百畝出夫一計工受直劣生某猖率抗阻脅衆
罷市以制大吏得其狀置首惡於法數調劇邑皆有治行除歸德府在
任三載每遇疑獄必得其情衆咸稱爲神擢濟東監司調鹽運使尋授
山東臬司定鹽價恤竈戶革供應清理積欠按年區別入奏邀
恩旨寬免捕巨盜十五人盡置於法境內肅清庚戌秋濟兗東曹四府
被水災重之處饑民聚輒數十人見瓶罌有粟者攫之有司律以強劫
凡百餘案君極陳情形於撫軍岳公得輕減全活者數千人癸丑補太
常少卿隨
鑾恭謁
山陵贊襄大典禮成晉階一級戊午六月補廣西臬司在任二載民無
冤獄時義甯桑江逆苗爲患境內戒嚴巡撫召寮屬密議欲遷城外居
民爲堅壁清野計居民難之君後至即正色言大兵即日壓境苗雖猖
獗焉敢薄我城下稍涉張皇示之弱且先自擾衆深然之民得安枕苗
果敗散設計勦除凡所建議悉中機宜有

旨褒嘉加軍功階一級辛酉擢廣西藩司陡河南歲久壅塞奏請動帑
金疏濬採礦銅商工本不敷奏請添價又奏請添州縣養廉又酌計微
員回籍路費時君方入覲署撫以風聞數事裁劾歲餘得白丙寅夏補
山東臬司尋擢浙江藩司被劾經
欽差大臣審白旋補山東藩司力請於中丞阿公運奉天米接濟登萊
靑三府民無乏食戊辰十月補授江西巡撫明年調湖北巡撫兼署總
督印務所屬僚佐見君察覈嚴明交相傾軋得
旨昭雪郎蒙
召還京師途次拜命晉臬凡二載清理滯獄千有餘案平反十數事癸
酉十月補授西安藩司會城數萬家向資龍首通濟二渠以資汲引自
故道久湮民苦掘井味鹹蒞任後即訪輿情開濬故道居民便之又奏
請修興安堤工自此得免黃洋諸河漲溢大兵勦撫準夷軍分兩路闗
中爲軍需總滙凡安臺備餉君悉心擘畫夜分不寐口不言勞未幾得
疾不起君性極孝友操守清白能文章輒爲政事所掩與人交不設城
府而嫉惡稍嚴易罹毀謗屢蒙
聖心洞燭矜全得以功名終君生於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終

於乾隆十九年九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三人展衡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倚衡舉人江西南安府知府秉衡蔭生候選八品小京官先卒配吳氏初封淑人後贈夫人歙望族高澹司訓居揆女孫眞州教授鼎元女年十八歸於君事舅姑以孝閱當大事盡哀時家計中落夫人性甘淡薄勸君折節讀書君任封邱時邑被水夫人抵任所過村墟見多漂沒者至署卽語君曰令有家室民無屋廬柰何明日卽請緩徵出陳穀以賑君在豫以幹濟稱隣郡公事大吏輒倚任焉兼篆至纍纍而內政悉委夫人莫不井井君疎於財所至之處不名一錢戚友嘗坌至多觖觖失望夫人脫簪珥以濟曰甯使子女少一衣節一食毋使旅人失所也訓子女甚嚴和於妯娌隨君幾十年致問餽遺往來不絕族黨中貧乏者預列其姓氏置針箱中奉祿所入量爲分寄歲以爲常夫人生於康熙庚午八月卒於雍正癸丑十一月年四十四歲某年月日其子合葬於某都某鄉銘曰

爲政者與其不諒於斯民也甯不諒於同官不諒於同官而民實諒之則自有公道者存

聖明鑒之輿人誦之生也何榮政善民安久乃勿替沒也宜銘邗之水

流湯湯兮唐君爲政澤孔長兮臨其穴若斧堂兮配温淑而偕藏兮詒
子孫其熾昌兮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廷桂神道碑 袁枚

公姓黃名廷桂字丹崖正黃旗人年十九以材官引强從
聖祖出塞獵控飛猱落雙雕者二十餘年
世宗登極授宣化總兵四川提督甫至官卽奏設局辦治鎗礮鉛丸時
西土無事而公豫籌同仕者笑之未幾西藏阿爾布托反公往敵于敦
甲軍容山立賊大驚散走事聞
世宗知公可大用命討雷波土司楊明義等擒其魁餘黨悉平亡何滇
苗阿驢反圍參將謝某於赤衣臺七日公率兵入大小涼山攻殺降下
之乃還秋滇省烏蠻又反公軍川滇接壤處四路堵遏卒縛其酋
世宗大悅命總督四川川省地丁每兩耗二錢民苦之公請每兩減一
奏上
報可卽
今皇上卽位之元年也俄而總督缺裁署天津總兵遷古北口提督再
遷甘肅巡撫其時邊省倉空地屢震新渠寶豐幾不毛矣公符縣買籽

種耕牛招民授田浚昌潤渠灌之行二年兩邑富如初十三年春署陝甘總督冬調江南十六年仍調陝甘十八年調四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補武英殿大學士仍督陝甘當是時

國家禽達瓦齊方開闢伊犁威震萬國而投誠之阿睦爾撒納叛入哈薩克回虜竊發襄勤伯鄂容安兵部尚書班第死之

天子震怒命大將軍永常兆惠等相繼出兵公以為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驛騷致內地有事則金甌玷矣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貿鬻民踴躍爭先慮牛運妨農奏買騾分布口內外民耕如常又以為凡事豫則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飢馬待缺而後補則戰衂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畜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駐防臺站月需米數千曰吾前撫蘭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為此耳識者方知公遠謀董安于不是過也逆酋己瑪等叛截臺臺信不通沙克都爾慢吉一支就賑蘭州逼近肘腋巴里坤大震公遽發兵三千鎮撫之奏出半月而

命下如公言布政使蔣炳共事肅州公檄令回蘭州督賑奏出四日而

命下如公言公又擬奏大將軍兆惠以孤軍守阿克蘇無益宜早令回

軍相機再進奏未出而
命下如公言公每有謀算動符
聖意雖隔萬里如在目前以故眷寵日隆加太保封忠勤伯世襲雲騎
尉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素患咯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
達旦致積勞成病病劇囈語猶以馬䭾糧運進剿擒賊諸務喃喃不絕
官吏文武繞榻環聽爲之涕泣漏下一鼓而薨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賞賻無算柩還車駕親奠謚文襄崇祀賢良公陰重強毅常
稱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黨援諸病爲
上所知便行一好事不得故生平寡笑語所在芒角專以招怨謗忤權
貴爲務孤行一意奉
主而已及事關重大旁人平素舒緩養名者束手不敢動而公輒以一
疏得之或直薦其戚里或保留人於臨斬決時或請帑軍需數百萬奏
上即行海內駭服貌清奇長身鵠立額上瘤起如佛頂懸珠者然見屬
吏無溫顏質确其過高坐不冠斜睨而涕唾司道以下寒毛惕服甚至
股弁然喜人強項愈駁辨愈喜理屈則從之或以此受目色督西川時
外夷準噶爾人關熬茶有謀奏入寇者

天子命公發兵公封還
詔書奏不可已而果以誤閭調肅州馬駐防兵倚將軍勢或不時給公
奏之
上命滿洲三品以下官許公杖決由是令無不行居恆無他嗜好放衙
畢手通鑑一編而已予一人某福建糧道先公卒以某年某月葬公於
某銘曰
吾未見剛汶莫如猛惟我文襄秉此以逞起宣化終涼甘利西北不利
東南莫獝猘付崔楷貉子過老羆臥天縱其鋒窩李横衝孤捧紅日以
行於空如繫虎鬚牽不得動嗚呼竟以始終世之過人不履影而先豫
奪常者其視此華表之穹隆

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四川軍務文襄黃公傳 四川通志

黃廷桂字丹崖漢軍鑲紅旗人世襲雲騎尉雍正二年任四川提督奏營伍地方五事一軍械宜速製川省三面環夷自平西藏青海後軍械多缺且敝應覈實修補一馬廠宜別建川馬本不高大又甘繫槽多羸瘠今訪豐樂場後有荒山六十里可資牧放其附郭舊廠地應募民墾種一上卒驕奢宜禁川兵自年羹堯濫真放縱至今習氣未除應飭服

用絹布毋僭官制一番蠻防範宜密每歲十月間生熟番蠻至內地傭工名曰下壩次年夏初始歸近因禁攜婦女轉得隻身合影成羣肆惡應飭攜家屬數名口方許至內地其有形跡可疑者禁止之一汛守之地宜均成都屬德陽仁壽二縣南北距數百里歸一把總駐防永甯協駐貴州永甯縣城中間隔河河東隸黔河西隸川兵民岐視非邊隘所宜應以營汛酌改奉

命與總督岳鍾琪會商行之時建昌番蠻新隸版籍時有竊掠之事廷桂擒而治之番蠻畏服省城設防火堆棚三十處每營設救火兵二十名六年雲南烏蒙苗婦陸氏不法傷雲南官兵雷波土司楊明義土目卑租業姑等誘附近之結覺酋長雙尺阿路酋長魯佩阿不羅酋長覺過阿都酋長阿必及阿照平底等苗聚眾劫糧吞都酋長德昌確里凸酋長利耶亦同時滋擾陸氏被擒後餘黨不靖廷桂請勦明義率兵進攻俘馘萬計逆酋以次擒斬各夷底定八年監修四川通志視舊志爲較詳焉九年三月大軍勦噶爾丹策淩

世宗憲皇帝以川陝地廣增設四川總督以廷桂補授兼管提督事乾隆十八年再任四川總督誅重慶逆民譚二陳琨等十四人蜀惟成都

府有都江大堰資灌溉其餘山田悉苦旱廷桂奏飭通省勘修塘堰引灌山田於是新都蘆山等十州縣及青神縣之蓮花壩樂山縣之平江鄉三臺縣之南明鎮悉成腴壤二十年請增鼓鑄爲通省修城之用晉武英殿大學士兼管總督事是年打箭爐外孔撒麻書兩土司搆釁兩金川及綽斯甲布助麻書革布什咱及德爾格忒助孔撒互相攻殺廷桂偕提督岳鍾琪撫馭解散全活無算廷桂前後在川二十年體國奉公不遺餘力興文學重農桑修橋梁除兇暴酌改營制事多可紀其籌畫行軍無不精妥

聖明每嘉予之尋調陝甘總督晉封三等忠勤伯卒謚文襄圖形紫光閣入祀賢良祠

予告資政大夫前任廣西巡撫工部尚書衛公哲治別傳　陳兆崙

公姓衛氏諱哲治字我愚號鑑泉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由諸生選拔起家縣令性悃愊能急民疾苦爲興久遠利而於籌荒政也尤詳累官至監司開府初終如一雍正八年廷試太學貢生列優等發江南試用初署贛榆縣未甚知名十年調知鹽城尋實授時值蝗災著有災賑條略累數千百言文繁不載又設六條以拊循里戶一曰優禮德望二曰

饋餉高年三曰旌獎孝義四曰經理煢獨五曰譏警游惰六曰約束過犯盜卽近世保甲法而寓以古意最爲切實邑北門外二里有官河淮上游七縣之水入海每患夏旱水不得留內水微弱則海潮越口而上致河鹹苦不可飲甚乃漫溢民田農事以廢其秋水盛時則又患河寛流緩入海不速公爲建閘立斗門五磯心四又建越閘斗門三磯心二蓄洩有備化斥鹵爲膏腴又歲有涸出灘地給無業人領種毋許豪佔其已沈沒而糧未除者悉請豁免貧戶漸饒沿灘築土墩九十餘座以防大潮猝至漁者得就墩避溺民號之曰救命墩由是循聲大著乾隆二年調繁長洲請豁坍荒逋賦十餘萬兩七年兼攝吳縣篆其冬遷知海州會州饑設法賑救全活二十萬人流民自山東來就食者更不在此數

上聞嘉其治行擢知淮安府河決陳家堡漂溺男女田廬無算哭聲聞數百里公亟遣小舟數百載餅餌分給流移躬涉風濤所在存問民慶更生勘使至巡閱所部公隨行百姓各手炷香前迎塡溢街巷使者以爲迎己也辭之令退衆應聲曰衛公活我故來致謝微衛公我曹魚鼈久矣使者爲停輿歎息久之事在乾隆十年是年山東歉甚鄰境流民

至者不可數計公輒自捐貲益以勸募樹草屋百十閒衙接二百餘里淸江浦屬之漁溝以北號曰棲流所每所給糜粥儲米薪衣藥之屬賤其直以市流移如歸制府尹公上其事

上益以爲賢明年遷廬鳳潁巡道尋調任登萊靑於山東民有舊恩所至繞輿褰帷諦眂輒喜曰果衞公也尋遷布政使再擢巡撫安徽十六年迎

駕行在賞賜甚渥御書化洽皖江四大字榜以示寵榮其年二月以母憂去位公仕宦二十年纔兩任山東實未滿歲前後多在江南江南故澤國苦潦多偏災而荒政之弊百出能吏難之又水患迭興類由平時不預籌蓄洩加以大部持例嚴苦一不中程輒責賠償以故守令逡巡養患噤口不敢倡聲迄至大耗帑金萬萬猶不能救而公累任以辦賑顯其孜孜興建歷有實蹟最後在安徽用沈石聚沙之法以移無爲州急溜而防未然至今瀕江郡縣多遵用之蓋惟民事是急不恤己私卒亦未嘗因是坐累且階以進秩至大官則向者諸守令所藉口殆未必然也十八年六月服滿入覲得

旨留京署戶兵二部侍郎事是年秋江南安徽甯池滁和鳳潁泗九郡

復被水而徐州張家口決河入洪澤湖下游鳳陽懷等處患且亟大吏以聞時

上在熱河復命公馳驛出撫至則部署精審南人復賴以安明年十月調撫廣西二十年三月以父年踰七十請養不許八月以疾告又不許尋內擢工部尚書在任候代明年正月固請得回籍調治卒於家年五十有五子三曰時勤時敏時保孫曰遐福

舊史氏曰衛公在兩部時予為京尹每朝參遇公端門輒一握手益篤實長者殊與意所擬才能大吏不類嗟乎是古所謂悃愊者歟凡居官率吏以才大吏以器量惜乎天不假之年俾至台鼎為吾

君持軍國大計而但以吏績聞未竟其用公又喜為詩秘不肯出余獲見其一篇於年譜中颯颯乎元次山之遺也次山當藩鎮擅命崎嶇容管閒自謂與世聱牙而公遭遇

聖明擢以不次名榮朝列澤在生民其福命豈不遠勝古人哉吾於公又何憾焉

碑傳集卷七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七十一目錄

乾隆朝督撫上之下

河南巡撫兼提督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公寶瑔墓誌銘 陳浩
又胡寶瑔傳 王昶
又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誌銘 袁枚
吳中丞士功傳 董邦達
又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墓誌銘 鄭虎文
湖北巡撫盧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誌銘 陳宏謀
又資政大夫湖北巡撫盧公神道碑 呂星垣
又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袁枚
巡撫山東李公清時墓誌銘 楊錫紱
又李清時傳 王元啟 案李公互見河臣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督撫上之下

河南巡撫兼提督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公寶瑔墓志銘 陳浩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太子少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兼提督軍務胡公卒於官先是天子聞公疾屢賜慰問頒葠藥食品兩遣侍衛偕太醫來視及遺疏上上深軫惜特加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祭葬如例并俞所請入籍青浦恩至渥也喪將歸承重孫傳書幼道遠未至孤子鼎蓉等持公之友王君爲公所編年譜泣而請銘余與公同歲舉於鄉交四十年今來汴亦且五載於公平生最悉義無可辭公諱寶瑔字泰舒號飴齋晚號瓶菴姓胡氏徽州府歙縣人按年譜胡氏歙大姓自後唐同光後代有名儒人物科第之盛甲於江左曾祖考諱守倫窮經早歿著有易旨探微蔭堂詩鈔傳世祖考諱希烈幼孤著德以六行著於鄉考諱廷對以名諸生貢太學自溧陽訓導補甯國遷婁縣終常州府學教授學與政皆有聲公爲巡撫兼提督後皆晉贈如公官曾祖妣汪氏祖妣汪氏妣洪氏

皆一品夫人同母兄弟八人公行在第七生有神兆資稟異人儀吉案略睛目
兒鬼物所謂異稟也幼承家學能綜貫羣籍其才閎肆而精博於制藝詩古文詞
篆隸行草諸藝事無所不工而尤究心當世之務通達治體益為諸生
時已負公輔之器矣年三十舉雍正元年癸卯
恩科鄉試因公車者幾二十年至乾隆二年始考授內閣中書太保西
林鄂公語人曰省中隱埋一老名士大能任事亟令入軍機裏行直舍
無書而有問則應據經史百家及直省地形土俗職官兵制因革利病
言之鑿鑿太保公深倚重之六年秋大學士松莊查公今兵部尚書果
毅公阿公奉
命度地奉天三省奏公同行隨
駕校獵畢即由木蘭徧歷諸部至盛京過吉林渡松花江轉而至黑龍
江再轉而至甯古塔又徧閱諸部至春而還橫穿側出其行二萬二千
餘里於冰霜風雪中歷夐絕無人之境巖巒阻深榛莽蒙密熊虎之跡
交橫於道而覽其山川形勝辨其土宜一過即了然於心口公自以為
極域外之大觀為生平第一盛事而才勇之過人益於斯而見矣會有
詔慎舉言官必如陽城馬周者查公即疏公名以上

御試擢第一記名旣以資遷內閣侍讀旋授福建道監察御史轉戶科給事中再遷順天府府丞王師剿金川
命今大學士忠勇公傅公往經略敕公從行日馳常三百餘里遇險則徒步躡危崖斷棧從者多不相及或三晝夜一食傅公恪遵
廟算剋期告捷贊畫機宜公之勞績最著凱旋之日有問之者則曰吾書生不知兵惟謹供書記而已
上知公才可大用卽軍中拜京兆尹仍敘功晉一級再晉三級前後賜賚甚厚疊遷宗人府府丞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府尹如故自是遂出領封疆之任自山西而湖南而江西而河南再撫江西復至河南凡四省六任山西河南皆兼提督河南兼節制駐防滿營其在山西撫飢民理冤獄抉貪吏除奸豪戎行以整關隘隄防悉修力行教養之政凡一歲其在湖南民貧而狃於俗吏治習於骩骳苗猺常困兵役之擾公爲整飭化導簿領山積視事常至夜分不息凡五月其在江西有重案關士風者乃刊布
聖朝訓典而親訓誡之設編船嚴保甲以息鄱陽之盜奏罷廣信開山之議重封禁以杜民之後患江浙歲飢江西亦僅中熟以市倉居奇乃

爲宣禁以通商販鄰省賴以急濟凡兩年有奇公所至必有惠政故居則民樂之去則民思之有攀留追送數十百里外不忍去者而豫人之德公爲尤至初公爲副都御史隨
駕南巡有優師奸民傳毓俊以私憾控張某謀逆逮繫累百餘人
命公往鞫七日而至集案牘夜視之詰朝官僚入見曰吾已得其實矣一訊而詞伏止誅毓俊一人餘皆省釋中州人至今以爲神明公撫江西時歸德歲屢歉二十二年六月水患尤甚連及開陳汝許大河以北之彰衞懷各郡同時被澇者六十餘州縣
天子軫念災黎大發帑金數百萬撥米數十萬石知非公莫能辦遂命移撫河南至則率勵大小屬吏察胥吏之侵漁壅遏爲奸弊者計口而賑不遺一人更爲葺廬舍招流亡借牛種冬則隨地留養糜之糈之所全活以數千萬計復奏
命開濬水道爲永久計時工賑兼舉民皆飽食趨事凡開治四府二十八州縣之爲水者六十有七計二千五百餘里皆因自然之勢層注而下分入於江南之濉淝諸水匯於淮以歸洪澤乃繪其源流記修濬之深廣爲圖說以獻請

御製碑文勒永城之通衢
帝深嘉之遂晉加宮傅自是連歲大稔二十五年十二月復移江西至
次年七月而河決於楊橋沁洛丹衞同時並漲被災者五十餘州縣因
復
召公還汴至則大學士劉公協辦大學士兆公及戶部侍郎裘公南河
總督高公咸在有成議惟決口數百丈未合將開引河築壩束水需藁
薪之屬數千百萬日役數萬人公以次徵發受傭與直者皆得如
詔旨不日而河歸故道而黃沁交匯之丁至是亦底績矣方河與諸水
初漲時其災更甚於前歲然而民心帖然境外不見有一流亡者則以
比歲有秋非若向時之積歉且小民咸知
上恩意諸倉既開内帑數百萬絡繹而至皆安以待賑而公於救荒之
政前效可徵必不使有一夫之失所也至於水退而民卽得耕次年夏
秋皆復大熟者蓋天心之仁愛下民而賈魯惠濟諸水久已通流河得
直趨南下而無阻遏及水去沙停復乘其浮淤而治之而田閒之水又
各有所洩是以水落而田出民得借種以播宿麥也此非公前此經理
之明效乎是以公之所至必為豐年民樂其業而公亦自忘其勞每行

部必躬歷田閒問民疾苦或境內有事輒夜半即行途間買餅餌而食
所過傳舍不知有供億之煩也自奉本儉而又習於勞雖貴顯不改儒
素猶憶往時同奉祭告之
命並轡出都過涿州而公騎已遠比至會稽公旋已數日矣聞公請假
便道還松江太守聞之曰吾官此數年不知郡中有此縉紳訪之已步
至里門所居破屋八椽門不能容車猶然蓬蓽之士也歎息而去余以
丁丑歲蒙
恩賜休公招至大梁書院與諸生講學每公暇輒來來必暢談諸生文
藝佳者引而教之娓娓不倦聞者莫不興起蓋愛民好士出於至誠其
性然也嗟乎公以老書生一無緣藉晚受
聖主特達之知內躋九卿外長文武二十餘年之中勳施爛焉揆之素
心亦可以無憾所憾者
朝廷失一公忠任事之賢臣使草野不得蒙其福此黎庶之所以悲思
而士友追念生平不能不撫遺編而隕涕也雖然公完人也公可以不
朽矣余又奚悲焉公生於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巳時距卒年
七十其著述甚富惟四書文稿已刻其詩古文凡若干卷藏於家配俞

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四長鼎梅先公歿次鼎蓉貢生次鼎衡次鼎崧皆
幼女四人孫一傳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白岳之英閒世挺生乘時利見為名公卿歘歷中外才兼文武畢公孟
侯方叔召虎晉楚西江亦越大梁自公至止豐年穰穰豐年穰穰吉人
藹藹咸曰我公令德壽豈躋堂而祝時維季冬春燈初罷民不夜春遺
表上陳
帝深軫惜贈官表墓恩綸絡繹存順沒甯生榮死哀古三不朽公其備
哉三卿新阡釣游之地既固且安神其永庇

又胡寶瑔傳 王昶

寶瑔初名金蘭字泰舒號飴齋祖希烈以貢生歷官常州府教授始自
歙遷於婁縣寶瑔生有神兆資稟異人雍正元年舉於鄉乾隆二年試
授內閣中書大學士鄂爾泰選直軍機處六年秋大學士查郎阿兵部
侍郎阿里袞奉
命相度奉天三省地形請以同行時適隨
駕校獵卽由木蘭遍歷諸部至盛京過吉林渡松花江轉至黑龍江再
轉至甯古塔又遍閱諸邊及春而歸共行二萬二千餘里橫穿側出於

冰霜風雪中覽其形勝辨其土宜自以爲極域外之大觀也會舉御史
查郎阿以名上
御試第一時巳遷內閣侍讀旋授福建道監察御史轉戶科給事中再
遷順天府丞十三年王師勦金川
命大學士傅恒經略檄以從行日馳三百餘里恪遵
廟算剋期告捷經略晉封忠勇公寶瑔贊畫居多擢順天府府尹前後
賜賚甚厚屢遷宗人府府丞副都御史十六年隨
駕南巡有偃師奸民傳毓俊以私憾控張某謀逆逮係百餘人
命公往鞫乘傳七日而至集案牘視之比夜分曰吾已得其實矣一訊
而伏止誅毓俊一人餘皆省釋中州人以爲神明尋遷兵部右侍郎兼
府尹如故遂授山西巡撫旋調湖南自湖南而江西而河南再撫江西
復至河南凡四省六任焉在山西撫饑民理冤獄抉貪吏除奸豪整關
隘力行教養之政在湖南民貧俗敝苗猺兵役之擾悉整飭之其在江
西設編船嚴保甲以息鄱陽之盜奏罷廣信開山之議重封禁山以杜
後患江淛歲飢江西亦中熟因市儈居奇適爲宣禁以通商販鄰省賴
焉及二十二年撫河南方患水決陳汝許與河北之彰衞懷同時被澇

者六十餘州縣
天子軫念災黎發帑金數百萬撥米數百萬石以賑之寶琛率屬吏計口而賑不遺一人葺廬舍招流亡借牛種至冬隨地留養所全活以數千萬計復奏
命開濬水道工賑兼舉民飽食趨事所開幹支各河凡六十有七道計二千五百餘里皆因自然之勢層注而下分入於江南之濉泗諸水匯於淮以歸洪澤湖迺會其源流記其深廣為圖說以獻請
御製碑文以垂永久
上深嘉之加太子少傅自是連歲大稔二十五年十二月復移江西次年七月河決楊橋沁洛丹衛同時並漲被水者五十餘州縣
命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兆惠及戶部侍郎裘曰修南河總督高斌共治之復
召寶琛撫河南時決口數百丈未合將開引河築壩束水需稾薪之屬數千百萬日役數萬人以次徵發受傭者皆與直民不知擾被災之地賙䘏周至無一流亡者水落田出民借種以播菽麥次年秋皆復大熟寶琛在河南最久習知其地利民俗盡心經畫故民樂而安之二十八

年正月卒於官事聞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恪靖賜祭葬如例且允所請入籍青浦時以爲榮寶瑔兄弟八人長嘉會次嘉浩皆庠生三才標監生四寶璹薦舉博學鴻詞康熙二十六年舉人國子監學正五嘉謨六寶光三十二年舉人鳳臺教諭八寶琳由保舉至刑部郎中累官山東鹽道家門鼎盛不改儒素嘗被

命祭告請假便道還松江太守聞之曰吾官此數年不聞郡中有此縉紳訪之則已徒步至里門所居破屋八椽門不能容車猶然蓬蓽也歎息而去

文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誌銘　袁枚

公諱寶瑔字泰舒世居徽州以理學世其家祀文廟者七人父賡雲教授婁縣因家焉公生十五歲賦牡丹句驚其坐八年三十舉于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賫文書至京奴愆于期公憮然曰以我故致渠不與試吾義不獨試也袖筆出考授中書隨大學士查郎阿度地塞外登醫無閭至黑龍江畢臘再至登爾者庫入烏蘇凡半年行二萬二千里芟殺棘刺蓬蒿觸抵豺虎茹乾餱啖雪盡得其險要阨塞乃還時乾隆六年

也查公以陽城馬周薦
御試第一擢福建道監察御史遷順天府丞督學政十三年從經略傅
公征大金川時蜀中軍書旁午瘴癘毒淫大赦納凹等山馬契需不度
公扉屨徒步繩索相引攀躓勃窣不納勺飲或三晝夜一食乃得至屯
營虜賊方張碉樓天接矢石夾兩耳下公簪筆畫策削牘作奏動合機
宜卒佐經略降其酋凱旋
天子親斟金杯賜公海內以爲榮以軍功遷順天府尹加都察院左都
御史巡撫湖南山西再調江西鄱陽湖多盜公立編船法責文武督治
盜遂息其年江浙米翔貴公禁遏糴者西粟方船而下南民賴焉調撫
河南陳汝等州大水
天子召公與侍郎裴曰修分疏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繪
溝支幹派圖記修濬丈尺若干勒諸石功成加太子少傅調江西未抵
任而河南又災
天子亟追公還會同大學士劉統勳塞楊橋口築堤公慮水去而沙停
乘賈魯惠濟河沖決處刷宜浮淤俾無梗滯俄而黃流平田皆涸出即
給麥種設棚廬敎之耕耨果汙邪滿車民蘇彫剏十六年扈

蹕南巡河南姦民誣人謀逆詞連百八公馳驛夜鞫片言燭奸誅客訴
者民皆懽呼性謙謹鞠躬銅銅然雖監門廝養尤益敬與鈞然權要嗚
張不為動為詩文立就不加點竄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
善騎夸公約至朝各騎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
而公自內出已批敕數行矣奉
命祭南嶽還松江上冢知府蔡長澐驚曰吾守此數年不知有八座某
也來謁則蓬蓽數椽乃歎息去公感
上恩厚年已七十猶刺閨判極繭孳之勤晬子清碧能白日視鬼神臨
卒諸屬吏來受遺言公手指南汝道陳公曰避河神陳為悚然歸竟病
三日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
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
天子駐會稽命公齎金軸御祭王文成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予
某葬某銘曰
雖居句如折矩雖飲甘如茹苦能談笑折樽俎能遺咄歷險阻行而拱
翼坐而俯九命而車上不舞彼何人君子以為古
謹案原編有開豫省田溝路溝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吳中丞士功傳 董邦達

公姓吳氏諱士功字惟亮號凌雲一號湛山先世有仕元以武功顯者曰文盛明洪武初避兵以白馬駝譜由江西遷河南商城金岡臺其由商城遷固始之張莊則自八世祖巍始代以耕讀孝友世其家大父宏緒邑廩生父用烈歲貢生司訓淇縣皆常出其家財活難人人謂吳氏有陰德其後必大公天資絕人未冠以博贍稱爲文恥詭遇困場屋者二十年雍正壬子癸丑聯捷選庶吉士乾隆丙辰散館改吏部累遷至郎中遇事能立堂上與大宰爭是非己未遷湖廣道御史尋掌京畿道數上章言事有直聲適閩督奏土豪陳池玉開墾竿塘事詞連公旋得白或謂公宜謁謝白公誣者公曰固彼職也何謝爲壬戌出爲山東濟東道未幾以後母喪去官丙寅起爲直隸大名道明年移山東兗沂曹道賑屬郡饑是年

上幸山左奏對稱旨轉督糧道再遷鹽運司使五年鹺政舉頻攝治藩臬事大吏賢之再以循卓薦甲戌遷西安按察司使丙子移湖北秦民愚輕犯法楚民黠善舞法公兩治之獄多平尋攝巡撫事時廣濟縣民苦私徵久矣公立縛羣吏至悉置之法諸官吏聞風皆斂手不敢爲非

丁丑秋遷西安布政司使其年冬移直隸明年三月再還西安尋
命巡撫福建猶留攝陝撫事七月涖閩公所至以民食爲根本尤重捄
荒初在山東歲旱蝗大吏怒捕蝗令欲悉劾罷去公爭之則請親往疾
馳烈日中日數百里至則蝗立盡不爲災西安延榆鄜三郡歲不登路
險賑粟不時達民旦夕且死公更運法飛輓立至籍其積年逋懸數上
聞盡予除免及踐任外則臺灣以颶風告壞民田廬殺人畜內數郡旱
種不入土民大饑公不暇他事立奏請發粟緩租貸種食各事宜行之
民用完聚無流亡南洲者閩之盜藪也在江中阻險有劉良福者踞爲
巢與副賊游艷艷等十八人放賊四劫刺人眼灰漆入面沈哨船弁兵
溺焉又有巨盜林成功亦聚黨數十人當是時閩苦盜盜且及江浙公
至不數月次第就縛誅其魁餘皆待以不死閩盜平又奏寬臺灣私渡
之禁便閩粵人之在臺著業者得迎父母妻子以自完其家臺民德公
至今語及前事猶感激泣下也公之爲政剛而不殘仁而不弛爲外吏
二十年持是道不變在閩四載被
上眷益厚辛巳以承問提督馬龍圖侵餉事坐失出
命往北路軍營効力明年

恩旨予歸又五年乙酉九月丙申卒春秋六十有七初公還里二子均
官京師請歸省公不許
上每見公二子必問公年齒衰壯人以告公謂公將復用公曰
聖恩高厚苟復出必以死報既而自循其鬚髮則又歎曰吾已不堪復
爲世用矣卒之夕呼其家人曰語兩兒好爲之言訖而逝無一語及家
事嗚呼可以知公之心矣

又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墓誌銘　鄭虎文

乾隆三十年歲次乙酉九月丙申
誥授中大夫原任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卒
於里訃於朝朝之士素與公遊者知公受知
天子深蓄德裒施行起大用而卒不及俟以竟所學相與歎息泣下走
唁其孤檢討玉綸於邸舍玉綸則纍然喪服頓首涕泣乞銘於其師編
修鄭虎文曰不孝卽日徒步出國門忍須臾死將謀葬先人於吉兆維
先生文直而不華敢請銘文曰公行應銘法勿敢辭明年拜使者於庭
以公狀來按狀公姓吳氏諱士功字惟亮號凌雲一號湛山先世江西
人其仕於元者曰文盛以武功顯八世祖巍始遷河南固始之張莊又

五傳而至自榮殁與弟自顯同塚里式孝友實開厥基是生公祖宏緒歲饑嘗出粟廩食餓者宏緒生公考淇縣訓導用烈淮水溢具舟糧活人人用是知吳氏後必有達者均以公貴贈如公官公生有夙慧性嚴重能委己於學嘗讀書山莊終歲斷跡城市雍正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詞館丙辰今

皇上御極之元年改吏部主事累遷至監察御史歷湖廣京畿道時督撫臣輒奏請以所知官自隨滋不法公奏罷之巡南漕漕官貪縱丁丁盜米賣不問奏設科禁數言事謇然有直名未幾閩督某奏他事詞連公落職既白還故官或謂公宜謁謝白公誣者公曰此是彼職何謝爲人服其嚴正壬戌出爲山東濟東泰武道居後母喪去職服闋起爲直隸大順廣道丁卯移山東兗沂曹道是年屬郡饑

駕幸山左召公入對具以狀聞

上爲截留漕米六十萬石卽命公董賑既事民忘其災轉督糧道再遷鹽運司使六載廉不自潤壬申夏東昌泰安沂州蝗吏捕不力公親觸熱晝夜馳數百里盡六七十日所至蝗立盡大吏嗟賞上其勞又以循

卓薦者再

上由是知公才駿駿乎向用矣甲戌遷西安按察司使丙子移湖北湖北多私徵廣濟爲甚丁丑會公攝巡撫事窮治其獄羣吏咋不敢蹈故習民用完實是秋遷西安布政司使冬移直隸明年春再遷西安未至遂有巡撫福建之

命未得替仍留陝延踰鄜災民旦夕且死公更挽運法以濟逋懸之未入及入未備者皆以匃之地之多麥者用抵倉穀從民便又奏更司庫交代法

天子下其章於天下著爲令首尾一載法成令修敕加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踐閩任至則臺灣以風災告長樂福淸晉江南安同安漳浦詔安等縣以旱告公立馳奏發倉廩緩歲租貸種食民以大和明年獲南洲盜南洲四面阻水初爲盜薛能太所竄伏能太誅其黨劉艮福者復嘯聚勢張官噎媢不敢出氣又有林成功者業漁爲盜於江南閩浙閒黨各數十百人公皆收縛之誅魁釋從閩盜屏息臺灣海外上郡也禁私渡而民犯死偷渡者日益衆故臺灣令魯鼎梅修縣志略云內地窮民在臺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欲就養格於禁例賄船戶冒水手姓名掛驗婦女則載以小船出口上大船抵臺復用渡接載率以

夜行名曰灌水更有客頭句通習水積匪用濕漏船收載數十百人閉
置艙底遇風則盡入魚腹比及岸遇有沙汕驅之上名曰所生沙汕斷
處或距岸遠行沒泥淖中死名曰種芋或潮漲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
於饑寒相率入陷阱言之痛心公於是據志語入告請弛禁從之撫閩
三年凡有便於民者必奏奏必得
俞旨刑德並流民彝安之既而提督馬龍圖以侵餉論繫公治其獄坐
失出奪官
命往北路軍營効力時辛巳冬也明年放歸又五年卒年六十有七公
篤於至性幼侍母王太夫人疾籲神以身代若神許之愈事繼母彌謹
葬贈公於道堂寺躬負土手足皴裂撫兄孤子琯如已子今已長爲名
諸生矣公體幹修偉美鬚髯爲人沉毅有大略能拯人於厄好直言意
度豁如也既歸田終日擁書坐一室未嘗有幾微慼憤之色見於顏面
時公子二官京師每見
上上必垂問及公或以告公謂公當復用公瞪目曰果爾必以死報既
而自引其鬚曰臣精已銷亡恐不堪復爲世用矣則又欷歔若不自勝
者卒之日遺命勖兩子盡心官守以贖乃父負國之罪無一語及家事

公夫人任氏湖廣辰州鎮總兵宣勳孫女直隸山海關同知秉權女後
夫人李氏山東巡撫焆孫女候選同知盟女皆有婦德均累贈淑人任
夫人所出子二人玉衡刑部陝西司郎中知湖南永州府玉綸乾隆辛
巳進士翰林院檢討李夫人所出女一適聖裔候選員外郎孔廣祚子
拔貢生昭烜孫一鼎颺公之孤將於乾隆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
兩夫人皆先公卒甲戌葬任夫人於道堂寺先塋癸亥葬李夫人於晋
家莊既固既安遺命不祔銘曰
赫赫中丞自其躬與亦曜於時胡卒不延非卒不延而年不再贏惟贏
其後以永名

謹案原編有請開臺民攜眷之禁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湖北巡撫盧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誌銘 陳宏謀

盧大中丞既歿之二年將卜兆於懷柔縣之西鄉其孤崧再拜奉狀泣
請余言以志壙予素慚身鄙今老矣筆墨益荒焉能作銘惟是公歷任
所至多與予前後相繼或鄰邦接壤公之造福地方平昔心切企佩雖
自知不文不宜默而無言也按狀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籍本山東益
都後隸奉天鑲黃旗公生而穎異落落具遠志覽經史爲有用之學由

直隸武邑令遷江南亳州知州擢山東東昌府署登萊道再補糧道升
河南按察司旋升藩司晉撫福建
特賜孔雀花翎紅絨結頂皆異數也調撫浙江緣事被逮効力軍臺
召歸授鴻臚寺少卿擢署陝西巡撫調湖北巡撫再獲譴出塞從軍巴
里坤數載
恩與賜環其初令武邑時火耗尚未歸公巧取者借名節規以自豐公
輕徭薄賦杜絕苞苴嘗曰取於民以媚人吾不為也舊有均徭錢按田
派斂以供差務及有事乃按里派夫均徭有定而差無定歷任相沿公
曰無定者官之遇有限者民之膏取其資又役其力如吾民何即為禁
革邑有大莊頭把持公務欺淩小民公詳治渠魁隨事懲警民始知有
官法邑為賊藪響馬四出公連得巢穴獲巨窩十數家獲盜四十餘人
境賴以清亳州俗尚械鬭有白帽黨鐵帽黨車椽尖刀各黨名目回民
尤甚有號大王者兇狠異常相習成風公來牧是邑嚴法禁緝痛加懲
治所稱大王者幾斃杖下眾皆斂跡所獲積匪懲一警百城野肅清亳
多私鑄公察其向習私鑄者十七家曉以法律毀其器具互保為農及
數年後經九門提督番役緝獲究追歷任有司皆已獲譴各犯堅供公

任內因禁嚴不能私鑄後於某年乃又私鑄公獨免議山東有營員出外訪事之舉一時訪犯充斥囹圄事無實據公守東昌逐一審訊分別究結監獄爲之一清運河水漲田多被淹一線岸堤正在危險公查下流可以容水開將潰之官堤洩異漲之河流以救民田其已淹者嗷嗷待哺爭先逃徙公請動官帑給賑撫綏上官以違例難之公毅然力任數日後河水乃落民免逃竄荷蒙
聖恩差大臣賑恤鄰邑徧地饑民呼號惟公治境安靜無事復築護城長堤以資捍衛至今堤尚鞏固也公陳臬河南精於鞫獄不事刑求平反冤獄三十餘案豫境河流遷徙無定河灘寬廣兩岸居民爭占爲業歲有告爭屢成大獄公爲履勘定斷漲則陞科灘則豁除從前積案一清永無爭執民咸安業其撫閩也建甯一府賦額有缺於四境民田按畝攤納民心惶惶公甫入境先請勘丈隨查知明代賦額滄桑之變歲久難稽勘丈之舉擾累實甚備陳實情荷蒙
聖主殊恩免其勘丈仍照原額輸納濱海產鹽之地久荷
聖恩准令近場之貧難老幼零星賣鹽資生有黠販拒捕逃匿山中不敢出者方議發兵勦捕公知其畏罪而逃遣官開諭捕緝到案得實首

犯伏法結案閩省多樹旗惡習歷照逆案捕究公曰未叛而先樹旗以揚名半係藉端仇陷廉而究之其情立破自後樹旗之惡風漸息大小姓之糾結互相仇陷聚衆械鬬分別懲究民心平服

上賜匾曰文瀾學海調撫浙江尖山壩工爲浙省屏障日久就傾度築未成公請復築工料悉照民價兵夫匠役給以飯食不時犒賞大工獲成迄今賴之

御製碑文有曰尖山壩工上廑

先帝焦勞今封疆大吏不月告成用慰朕心碑在尖山觀音廟中減浮糧免米稅減鹽價以惠民廣學額以勸士除世船之積弊革官價買物之陋規浙人實受其惠適有費李氏之案牽連被逮入京浙人垂涕護送不能阻止幾成大獄自是謫赴塞外數載恭逢

皇上南巡江浙閱視海塘知公於塘工甚著勞績擢授鴻臚寺卿復念

公久歷外任練達署任陝撫值準噶爾之役兵過西安籌糧運僱夫馬於公不誤於民無累調署湖北予繼其後尚未拔任奉文將山西歸化城米由西安轉運軍前公計道遠多費請以陝西採買積貯之米就近

先行撥運奉

旨嘉奬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隨實授湖北巡撫及予抵陝任查所籌
辦皆及時要務任內甄別屬員極其公當予皆接續而推行之公抵湖
北修堤垸之要政破私徵之積弊惜爲時未久至今楚人猶有餘思焉
公先後所歷諸任閱數十年竭力宣猷裨益地方政績丕著而愛惜士
類優奬人材所在皆然於武邑則有觀津錄亳州則有亳牧政略山東
則有典守山東錄河南則有秉臬中州錄福建浙江則有撫閩略撫浙
略皆已備載而就予所稔知其有關於國體民瘼多官場所視爲不必
辦者於此見公有膽有識仁心實力上不肯負
君父下不肯負士民中不肯負平昔素志固終始而如一也至公家係
始末詳家乘及行述中茲不具述云公生於康熙癸酉年十月十三日
未時歿於乾隆丁亥年閏七月十三日寅時享年七十有五以今戊子
年十月歸窆於三台山以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祔周夫人故名家
子婉婉柔嘉逮事姑邢太夫人曲得其歡心康熙甲戌年三月十八日
卯時生乾隆甲子年九月初一日辰時卒享年五十有一誥封夫人崔
宜人亦和順有婦德撫嫡長如已出康熙辛巳年十一月初三日戌時
生乾隆甲戌年八月初二日卒享年五十有四以子崧貴誥贈宜人俱

先公卒子五人長山廕生任工部營繕司主事周夫人出先卒次崧副
貢生歷任江西蓮花廳同知攝袁州府事次嶠候補縣尉並崔宜人出
次嵎次峍俱幼並副室譚孺人出女子七孫男九長承重銘仁河南睢
州吏目次銘義江南奉賢縣尉次銘禮分發縣尉次銘智業儒並山出
次銘寬幼嶠出次銘剛銘健俱幼崧出次銘裕嶠出曾孫五銘曰
書美釐東詩稱補袞嶽降星精穆穆洶洶約以自衡二篇用損虛中不
盈屢蹪而穩內行克修室家之壼日同窀穸幽光合瞬元氣下蟠鬱茲
隱弇懿此靈邱頌棻知本

又資政大夫湖北巡撫盧公神道碑　呂星垣

國家封疆大臣自州縣起者親民深得民最甚其以封疆自任者果為
國家樹久長之計究能以得民得君越海邦也治海塘先治海甯州尖
山江東行海西上蹙于尖山勢不敵則海挾江逆入尖山壩實挑海水
南下刷行龕赭山根南益灘北益漲海患永息顧跨海築危堤二百餘
丈天險極人力絕厥惟中丞盧公成之公撫越越人愛戴有訐弟妻者
公矜惜名節以微行誤訪平反之被劾內大臣汪札爾出按治讞兩月
未具奔越民呼吸能市覓集奪公舁置吳山神廟供餔糗如牆求保留

者數萬人走督轅擊鼓公呵不散乃夜逃歸頌繫所
上聞知公無罪狀而懲越民非法戍公軍臺八年
上早知公昔以武邑令召見一日三見命書年庚奏御故邀大用後辛
未年
聖駕南巡幸尖山徘徊觀海水飛揚堅堤横截空際親讀
御製碑文曰尖山壩工上廑
先帝宵旰焦勞封疆大吏不數月告成用慰朕心因慨然遐想念公勞
績召還京授鴻臚卿歷撫秦楚以功名令終按狀公姓盧氏諱焯字光
植一字漢亭籍本山東益都先世從龍隸奉天鑲黃旗世襲子爵祖崇
與江西按察使考承綸嘉興府知府妣王太夫人公少力學不屑章句
隨父任通達政事以勳裔除武邑令遷亳州知州擢東昌府知府登萊
青道山東糧道南汝光道還河南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福建浙江陝西
湖北配周夫人葬拱極山高厚原子五人山蔭工部主事崧兩浙江南
鹽法道次嶠次嵋次岍女六人孫九人公治武邑火耗尚未歸公公歸
之民曰令自矢矣焉能媚人取之徭賦並減邑大莊頭把持官民詳治
以覆盜窩十數家擒盜四十餘名萑藪一空散亳州白帽鐵帽黨幾其

魁絕州境私鑄後九門提督嚴譴獨公免議公守東昌適田文鏡總督
山東尚苛猛嘗官四出訪犯充囹圄各屬皆逢迎為暴公訊無辜立釋
田憾之不能動搖郡大水為疏通運河築護城長堤動帑賑卹
上遣大臣閱視山東東郡獨安田愧服田飭開墾公獨抗爭陳臬河南
平反失出入三百餘案河流屢徙民輒佔佃報灘構訟為定南北岸升
灘丈報例閩賦多缺額建甯為尤較明季十少五六每攤畝辨賦吏胥
緣為奸公丈定之州郡稟鹽梟樹旗督臣欲發兵公曰未叛先樹旗仇
陷也宜緝緝之果得罪八杭嘉湖甯紹有浮糧為核裁他若廣學額免
米稅禁官價絕船票法至百吏心周四民將自陝赴楚籌準噶爾糧運
奉文將山西歸化米由陝運軍公計道遠費鉅輒以陝存貯米撥運仍
採買歸款咸有大經濟設施不苟為旦夕塗飾而長策奇功尤以尖山
壩工為第一公早受
上知歷次召見奏對稱
旨子崧前後引見均有
溫旨獎公甲寅撫閩
特賜花翎兩旬內召見十八次時同大學士鄂公爾泰張公廷玉直隸

總督李公衛浙閩總督郝公玉麟朝暮入直侍宴
上舊顧諸公曰君臣一堂直如家人父子賞賚駢蕃載公圓明園恭紀
錄其得君如此自州縣至封疆到官出境吏民塞塗婦豎頌歎多私
公者
上繫此益重公其得民如此而
上聖仁神武於大臣功過絲毫不假貸事白輒原諒追惜眷弗衰公丁
卯撫楚適陝藩司亦調楚入見奏公短發土貢值遂飭劾力巴里坤旋
調赴哈密辦糧餉辦蘭州軍需事竣調回京
上方嚮用公公疾甚乾隆丁亥七月終于家春秋七十有五
上聞軫惜賞還原官文集政績諸書及前後賜件公之感激涕零沒齒
不忘以策其子孫也有以夫公有觀津錄牧亳政略秉臬中州錄撫閩
略撫浙略及公子崧所製行狀崧觀察杭州請星垣綜覈據實爲公神
道碑

文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袁枚

乾隆四年兵部右侍郎盧公巡撫浙江枚乞假歸娶謁公于南衙一見
如舊相識矜寵甚盛次年枚官京師聞公被劾

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吸罷市篡公於頌繫所舁至吳山神廟中供餔糗粢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冤躅足數萬人赴制府軍門擊鼓保留制府德公據實奏聞

天子知公無罪而又不欲長黠首之刁風也遣戍軍臺一時朝野駭公能得民校亦疑公果何術以致之後四十餘年公子崧以貞石未建來索銘幽之文讀其狀方知公自縣令至任封疆忠勤惠愛終始一貫以故誠能動物應如桴鼜初非違道干譽之所能襲取于須臾宜備書之抒部民之思爲大臣之式謹按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奉天鑲黃旗人

先代從龍世襲恩蔭祖崇興官江西布政使父承倫（儀吉案呂碑作祖崇輿父承綸）官

大理寺少卿公生而岐嶷桀驁有才以功業自期初知武鄉縣縣有均徭錢供差費而遇差仍按里派夫公革除之有豪家莊頭倚勢凌民公大創之有巨盜四十餘家公剿絕之遷知亳州州俗好鬬有白帽鐵帽諸黨公擒其魁餘黨解散擢知東昌府署登萊青道實授河南南汝道遷按察布政兩使巡撫福建

今上元年調浙江落職再起授鴻臚寺少卿巡撫山西再落職

命往巴里坤哈密協理軍需事竣還家年七十五薨公抗爽而和與人

語姝姝然不衣自暖然義之所在赴若江河之決武邑災公開倉賑飢東昌災公放隄水入運河飭各屬開倉賑飢俱不待報請便宜行事浙江海塘恃尖山爲保障壩工屢圮公親臨築成

上喜御製碑文以賜西陲用兵湖北奉部檄運歸化城米往軍前公慮道遠費重奏請以陝西采買者就近先撥

上嘉之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當田文鏡總督河東時政尚苛嚴司道以上莫敢攖其鋒東昌一郡所訪至二十餘案囚纍纍獄不能容公到登時判遣囹圄爲空田心銜之卒亦無如何也公爲政大概以膽決濟其仁心福建前任撫臣奏建甯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六部議按畝均攤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

上許之丈無虛浮其事遂寢鹽販拒捕有登山者總督某欲用兵公止之而密遣官禽獲首犯分別杖懲卽時案結豫省黃河遷徙無常兩岸爭地訟諜僨興公曉以漲則升科坍則豁免一言而訟息湖州費氏大族也有兄公某訟其弟妻李氏之姦公不忍以曖昧事污入名節爲平反之竟以此獲譴然有識者觀公之過知公之仁公揚休玉色軒軒霞舉長鬚飄然望而知爲公輔從武鄉運餉入都年才强仕

世宗召見即賜飯賜豐貂璽刻香珠等物捧至殿外又喚入
命開寫年庚具奏嗚呼公曰後麾旄擁鉞垂三十年皆由此時特達之
知然以縣令微員薦引無人而簡在
帝心一至于此雖公之儀狀奏對必有異乎尋常者而即此可想見
世宗之聖德如天求賢若渴矣遭逢之盛至今聞者猶爲泣下所著有
觀津錄牧亳政略秉臬中州錄撫閩撫浙略數十卷配周氏以覃恩誥
封夫人副室崔氏以子貴誥封宜人皆以己丑年四月合葬於拱極山
之高原禮也子五人長山蔭工部主事次崧官衛輝太守次嶠次嶙次
岍女六人孫九人銘曰
屋漏在上知者在下
主恩易邀民口難借翼翼盧公氣如春夏弊絕吏瞿樂與人化鏡磨愈
皎衣涅不緇屢起屢躓未竟其施人爲公惜公獨逌然委運任化知我
者天
天眷良臣令終壽考樹蔭幽宮鶴歸華表

巡撫山東李公清時墓誌銘 楊錫紱 互見洲記

國朝閣臣理學文章兼擅者首推安溪李文貞公其家法以孝弟仁讓

爲本其學問以關閩濂洛爲宗故其子若孫掇科名而膺仕籍者其學皆有所稟承不染時習其嘗官也俱能耿介自立卓然有所建樹若今大中丞蕙圃公其一也余識公在乾隆丙子時公爲兗州太守而余以禮部尚書出署山東巡撫事因查勘金鄉魚臺水災公來謁余旅館與語移時若素交然隨偕往諸邑勘災見公條畫指陳經緯井然蓋已知公爲大器矣余時方疏請移建魚臺縣城及開荊山橋疏下流淤墊以消積水而東南河運挑浚之事啟矣丁丑春余還京旋有總漕之命公亦已擢遷運河道漕河相爲表裏公治運以爲漕而余上下往來於運道或有一得以語公亦多許可如是者幾九年乙酉夏始由淮徐道
特授河東總河方一載即有巡撫山東之命屬吏久悉公清操亮節馭下無私一時璺吏幾於望風解綬使得久任其所以惠此一方者豈小補哉乃戊子春即嬰疾以歿余聞之甚慟雖爲文哭之哀私究未殫也嗣公孤本璿奉公柩過淮涕泣請爲納壙之文曰知先大夫者莫如公誼不敢辭按狀公治郡即多美政其在嘉興也歲己巳
聖駕初南巡有議自郡城西南至省開副路一道長二百餘里計應伐

民桑柘數十萬株架橋百餘道壞民居墳墓無數公曰此不可以口舌爭乃棹小舟於南北官塘溯洄者久之因得副河一道上通吳江平望下達杭州壩子門咸以爲便於是遂決用副河初郡城訛言如白牛蕩者民情囂囂公察其虛靜以鎮之旋屬武員毋張皇稟報閱月而訛言竟息又時籍朱荃家有遊棍吳得方胡志者假內大官名札往圖詐縣令以聞大府入告奉有嚴審即行正法之

旨大府檄公承審既得實以財未入手抵以假冒職名例擬遣廉使不從爭之再三廉使曰恐太守獲譴爾公曰某以不枉殺人去官何恨卒從公議其在兗州也兗郡素多水患公初膺命陛辭時

上諭當以實心救之公感激

君恩至即周視所屬田畝因歷年黃水決入微山湖被水淹浸多至二萬一千餘頃公東西奔走且勘且報議賑議貸費國帑六十餘萬活饑民無算又兗地素產鹻有司議設牙收稅牘已上矣以公力持不可而止公之爲運河道也值運道弊壞之後公通籌全局力反前弊凡應行之事尤知無不爲自孫家集決後運道由夏鎮至南陽兩堤俱潰漕運之難如涉海洋茫無畔岸每一遭風動輒覆溺時余初任漕運目覩情

形卽奏請築東西堤以便挽運得
旨命今閣臣劉公祚勘嗣令總河儀封張公東撫鶴公等議修築事兩堤以西爲亟議者或擬用樁埽費以六十萬計或議建石堤費以三百萬計公日夜籌畫因憶少時行瀕海閒見築堤捍海爲田者用碎石拋積水中漸積而高潮退則以木斵之塡土其上堅築之遂成堤因度山石遠近價值與土木船載遠近多寡計需金止十四萬兩總河張公等以其策上聞得
旨如議於是命公董其役始事於戊寅二月至五月而告竣稽天鉅浸忽成坦途輓運者如過袵席矣西堤既成東堤亦以次舉內第二段兩面皆水得土甚難公令先以石壘兩旁積葑蔣其中候北風盛時盡開兩岸十四單牐俾水乘風入湖河灘盡露多募夫集畚鍤剋日起工積葑上而工遂集計費帑金十二萬有奇而湖與河之界盡分矣孫家集之初閉也雖黃流旣隔而水之瀰漫於湖者止韓莊湖口一牐宣洩甚難公令卽牐北毀石堤十七丈掘地深四五尺以瀉之於是湖水深二丈三尺者消至一丈水旣落衆謂卽宜堵堤蓄水以濟運議上
上命卽開堤處建滾水壩一座寬三十丈高一丈二尺五寸俾水小得

蓄水大得洩嗣公又請減低壩脊至一丈今著令湖水減至一丈乃閉牐以蓄之一丈以外則聽其從滾壩而洩既不病漕又不病民蓋兩利之策也泗水本從濟甯以南之魯橋入運前人於兗郡城東作金口滾壩以截之俾西流入府河經滋陽濟甯以達馬場湖蓄水濟運但府河上廣下狹泗漲則不能容又洸水自北挾濯河韓馬河之水南注府河每伏秋水溢害稼有楊家壩者在濟甯城東舊誌謂可導府河入運而儀封張清恪公又有必不可開之說壩遂歷年堵閉公度府河水盛即開壩分洩而馬場不患無水乃請改楊家壩為牐水大則啟板洩之民田既無患而馬場水仍足濟運其治運河南流之水如此北河之水以汶為要汶水分流之處左蜀山右馬踏而面南旺皆昔人蓄水之櫃也舊制汶水四歸南六歸北後漸至南行者多北行者少而袁口靳口之閘重運經臨每苦淺澀公曰是不可不有以均之乃規分水口南壩加長北壩收短以節宣之蜀山湖出水之口有二一曰利運在柳林之南一曰金線在寺前之南金線向資南運公以蜀山湖水當令多濟北運於是移金線在柳林之北司鑰者但閉柳林之牐即可使蜀山之水先濟北運又何家壩者在分水口上游汶漲則洩於劉老口石頭口以歸

北運而舊壩脊高雖伏秋不能過水公令減壩二尺於是南流弱而北流增公自記有云戴村壩之過汶也宋尚書白老人舊制留坎河不築春夏水弱導之濟運伏秋水發洩之歸海法至善也中明以後頓改前規萬公壘石爲灘潘公接築玲瓏壩然水猶有洩也近日堅築以石實其竇而高其垣宜乎伏秋盛漲不過水已總河裘公奉
命查勘東省水利以此壩利弊詢公曰加寬十餘丈則無患矣裘公如其議行之數年衞河安流此公治運河北流之水也公於治水之法本所通曉而又相度情形窮原竟委不憚勤勞每乘舴艋小舟出入而荒陂叢澤支流斷港之中昕夕無間舟車不可通則步行以往遍詢土人必得其歸而後已故二三千里之內凡地勢水勢轇葛支錯之區俱能聚米畫沙瞭如指掌凡所創建調劑俱切要害合機宜實可垂諸不朽非僅僅補苴稱職者所能窺測也嘗自書四語於座曰有水濟運無水淹田帑不虛糜功歸實際余以爲十六字卽作河工心傳可矣至公之治黃也雖爲時未久然亦利必興害必除黃河例有歲修曩時司事者不度形勢一概加土高者益高處糜帑項卑者不能大有增加難資抵禦公飭屬令於水漲時各呈堤高水面尺寸細驗水痕全行開截卽擇

堤身之最薄者增之迨伏秋水發耿家寨等十四堡水及舊堤之上賴
預增新築以免又河工徵料於民其弊自出納者苦之公曰此惟節無
益之工少徵一分之料即民受一分之福故每歲派料較前減至千萬
餘觔民陰受其福而不知迨巡撫山東下車即查勘青州武定東昌諸
屬窪地歉收情形而以高苑博興樂安三邑災上聞又請緩徵海豐霑
化等十二州縣舊糧又念高博樂之災由於小清河支脈溝之下流不
廣致上游被水沖溢爲患正檄調河工熟習之員委令細勘將於春融
設法疏濬而公已抱病矣公才品素契
宸衷爲監司即屢荷褒嘉任淮徐道時山東運河水淺
上以公素習東河情形命至東省與河撫二公商辦次年
聖駕南巡有旨由水路至德州登陸而運河水淺
上命余偕公往山東會同總河妥協籌辦益信公之深也迨晉擢總河
又
念公有老母在籍賜內府貂幣命先歸省親而後莅任皆異數也公諱
清時字授侯號蕙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嗣登賢書成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曾祖誥贈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諱兆慶子四

長卽相國文貞公次公祖戶部主事誥贈中大夫待贈資政大夫諱鼎徵子五長翰林院編修誥贈中憲大夫待贈資政大夫鑑塘公諱天寵妣誥贈恭人待贈夫人黃氏次翰林院編修提督江西學政誥贈中大夫待贈資政大夫抑亭公諱鍾僑母宜人待贈夫人黃氏公爲抑亭公子兄弟五長中憲公淸載次兵部侍郎公淸芳次孝廉公淸江淸愷公其幼子也公生之日以愛出繼鑑塘公孝廉公淸京其兄淸均其弟也公性行醇摯事父母及本生父母待兄弟與同懷兄弟孝友如一內外無閒言曾祖敎忠公未有特祠公本生父嘗以爲言乙酉夏奉

命南歸卽親度地基成之又贖戶部公祀田百餘畝又爲抑亭公特置祀田歷官數十年淸操自勵無絲毫苟取待人以誠規友以正人無敢干以私者於書無所不窺在翰林時雖工文詞中年後卽罕言詩賦專討論經濟義理之事尤深於易及宋五子之書所纂有周易經義十二卷合編朱子語類或問二十二卷著蠶書一卷汎牐約言一卷治河事宜數冊又旁通堪輿家言能得前人秘奧人莫能窺其蘊也公生於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終於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未時配夫人萬氏柔嘉靜慤重然諾識大體侍翁姑孝待妯娌和公少

有宿逋不能償者夫人俱售簪珥力償之每至署猶紡績不廢蓋賢內助也先公三年卒子二長本彩國學生先公卒娶黃氏太學生士瑤公女繼娶楊氏武進翰林院編修士徽公孫女太學生紱公次女次本瓚國學生娶王氏知直隸東鹿縣事諱天慶公女女六長適原任仲淺牐官黃賡次適萬世寵次適粘有達三幼皆未字孫三景岱景同本彩出景東本瓚出某山之原公孤於是營窀穸焉銘曰

有宋理學濂洛關惟閩實共溯尼山中閒繼起林與蔡我

朝文貞力追攀家學所傳茲一脈公守厥緒無敢斁體之旣立用斯行

宣防懋績手畫擘文襄而後第一人

天子方資普宣旬泰山峩峩海泱泱厥施未竟澤無忘我銘幽宮固以臧卜云百世其永昌

又李清時傳 王元啟

李清時字授侯安溪人乾隆十四年由編修出知嘉興府以憂去二十年起知兗州明年冬升運河道先是河決孫家集自夏鎮至南陽東西堤皆潰議建石堤或用樁埽皆費不貲清時請用碎石拋積水中潮退以木欄之覆土其上費省工固又以葦石勞費特于距湖一面壘石用

抵湖水之蕩齧臨湖專築土堤其故堤壞未盡者以亂石護其底面用土築凡費十四萬金四月而工畢東堤兩面皆水得土甚難令以石壘兩旁積葑其中土加其上事遂集時黃流既隔然微山湖水瀰漫止韓莊一牐爲宣洩口復臨清時令撤去牐旁甃石以廣其流其後

上命卽開堤處建滾水壩一座清時又請減低二尺令湖水消至一丈乃許閉牐又建楊家壩牐節宣洸泗之流使冬春西入馬場湖濟運伏秋直達天井免民田渰沒之患汶水分濟南北運故時南流四北流六其後南流反多于北爲加長南壩縮短北壩以節宣之蜀山湖出水之口有二利運牐在柳林之南金線牐又在寺前之南清時改建金線于柳林之北司鑰者但閉柳林一牐卽可使蜀山之水先濟北運何家壩在分水上游之右洩汶流入劉老石頭口以歸北運而舊壩脊高特令減低二尺自是北運無憂淺阻壽張有沙河或以爲卽古之濟有趙河卽古之濉水本入大清河歸海自開運河二水皆爲所格明劉大夏於運河東岸建三空五空橋乾隆十九年河督某又於八里廟建平水三牐備二水暴漲然其底皆高運河之底一丈以上牐口寬僅丈餘非異漲不能入而范濮壽張東阿民田歲苦水二十二年清時決八里廟前

堤岸以洩之因請添置滾水壩減低三空五空橋底八尺議未行會直
隸總督方觀承奉
命勘徒駭馬頰二河以其言入告
特旨低七尺於是沙河趙河得有所洩衛水合淇丹二漳水自館陶入
境至臨清與汶會盛漲之年由板牐逆灌入汶漕渠淤阻淸時以牐南
舊有壩爲衛水重障不宜廢遂于汶衛交流處築壩禦之仍歲加高厚
焉德州四女寺滾水壩亦宜衛河異漲者爲加寬十丈餘衛水得無潰
漫淸時熟于張伯行居濟一得之書又不憚勤苦棹小舟躬行陂澤溝
港閒或步行堤上遍詢土人凡地形水勢瞭如指掌嘗書四語于座曰
有水濟運無水淹田帑不虛糜功歸實際人謂治河十六字心傳云刱
任城書院歲撥河工閒款助膏火三十年升河道總督三十二年調山
東巡撫明年卒士民爲立祠
論曰余于治河督漕諸臣削之表復列諸傳或疑余自乖其例余曰表
者表其氏名氏名之繁司土官且不勝載遑及省郡大僚傳著行事事
可傳迹雖其無關此土者猶將博採焉況其駐節于此吾民父祖曾高
皆嘗親承其治化乎雖然雍正以來若余甸之爲兗甯道完顏偉之爲

總河州人至今追思之然其行事湮沒不彰則亦姑從其闕而已欲使一邦文獻足徵紀述之功又曷可少哉

碑傳集卷七十一

貴筑黄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二十七

DS
734
.C56
v.27

碑傳集卷七十二目錄

乾隆朝督撫下之上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神道碑 袁枚
又方恪敏公家傳 姚鼐
太子太保光祿大夫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楊勤愨公錫紱神道碑 魯仕驥
又漕運總督謚勤愨楊公傳 彭啟豐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雲南巡撫李公瀚墓誌銘 竇光鼐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黃公登賢墓誌銘 盧文弨
直隸總督楊公景素別傳 焦循
貴州巡撫顏公希深傳 廣東通志
直隸總督鄭勤恪公大進傳 廣東通志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督撫下之上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神道碑　袁枚

公姓方諱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先世自元遷桐城祖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父式濟康熙己丑進士以本族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公弱冠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舍中州僧知爲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其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費或日一食或徒步行百餘里雍正九年族人某薦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大奇之情好日隆十年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爲記室

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往時年三十六矣十二年冬王師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詹事王公奕清薦公博學鴻詞臨試不赴尋遷侍讀行走軍機房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累遷布政使浙江巡撫公風神元定識力超卓練其才於憂患之餘雖書生善騎射於世事物理瑩徹通曉以故大學士鄂公爾泰勘南河家宰訥公親勘海塘直隸制府高公斌勘永定河俱奏公偕行公之受知

皇上亦從此始直隸饒陽婦被殺主名不立公夢神人示以周秋二字果獲犯雪冤在浙弛絲米之禁開墾海口大亹漲地三萬餘頃增雜糧十萬石十四年授直隸總督直隸當十三省之衝每歲

鑾輿謁陵盛京避暑木蘭巡嵩嶽五次至江浙路必經由加之伊犁緬甸兩度出師一切兵校往還供張儲偫百務如雲而起公能料簡周匝徒御不驚二十一年如一日十九年西陲用兵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辦治軍需日行四百里得怔忡疾仍回原任三十二年薨壽七十一

上聞震悼給祭葬賜謚恪敏公長於用人安放帖妥如置器然敦良者使柔民聰强者使折獄素封者使支應迂緩者使訓士即其人雖不出於正而譎詭捷黠者亦使之刺探而奔走甘苦必知賞罰必信一言必察寸技不遺以故人樂為用畿輔數千里如臂使指捫脈絡皆通御史范廷楷林玉奏直隸丈量旗地歷年不清公上疏謝罪即奏二人剛正有才請發往直隸補官相助為理

上許之旗地皆王公莊戶豪縱有年二人故負氣與斷斷相角旗地稍清而二人之鋒亦少挫矣各省督撫奉部議令民自行修城公獨奏直

隸多差徭民無餘力且又朴野不受奬誘修城之費請發公帑孟子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

上韙其言從之公嘗言事君如事天天地無心而成化雨露雷霆無非教也人能常修省於受恩之時則雷霆乍來轉不惑亂而至誠所格天心亦回直隸旱蝗

上責公督捕不力司道勸劾一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職州縣何辜磁州逆匪爲亂公奏誅三人絞七人

上疑公沽名有所縱弛嚴旨督過一夕間接十三廷寄家人慮

聖意不測盡雨泣而公堅執前議申辨愈力

詔解犯闕下九卿軍機大臣會訊獄辭與公奏一字無訛遂卒如公議而從此

上愈重公各省買穀隣倉居奇公奏請需米處督撫密咨產米處有司代購運送可杜此弊保雄兩府歲需駐防兵米二萬石州縣苦之公請於豫東漕米內截運供支官民兩便所治直隸水利如永定滹沱白溝等河奇材雜距等泉俱爲搜考原委判別濬築

上命大臣兆公惠裘公曰修高公晉屢加相度悉如公策加意忠賢之

後在浙拜劉念臺先生像卹其家在直隸訪楊忠愍孫文正子孫給與
灘荒田畝素不信佛而獨修清涼山廟所以報中州僧也公餘之暇譜
印籠墨角尖不苟一嚬笑皆有意義某方守素倨過保陽僑參公坐受
之出有慍語公聞之笑曰我開府二十年雖薄尉叩頭皆不受何於某
太守獨不然耶某以宰相子出守郡慮其氣盛故逆折之使知朝廷儀
適將謙謹以有成也不感我乃慍我耶枚奉發陝西亦過保陽公謂清
苑令周君燮堂曰袁某循吏也雖宰江甯省會而能盡心民事汝等任
首縣者宜以爲師嗚呼公以此知枚則公之爲政可知矣公桐城人僑
居金陵在平邸時祖父母父母四代俱虆葬關外每至歲時必慟哭王
哀其意爲奏請謫戍身死而無遺罪者聽其遷柩回里
世宗許之遂著爲令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娶劉氏誥封夫人後嗣
屢殤六十一歲生子維甸
上聞之代爲欣喜命抱至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賜之公雖貴手不釋
卷好吟詩有宜田彙稿松漠草諸集纂河渠考若干卷辨明水經注溢
水之非鈌漢書注洫水之非增皆勤學經生所不及也葬句容之胄王
山銘曰

月之初生蒼蒼涼涼及乎中天衆星無光方公未遇險難備嘗豈知天意大任方將邊風塞雨濯滌肺腑擔簦往來固其筋骸操心慮患旣危旣深一遭遺際百鍊精金牙纛旌麾若固有之形弓湛露從容賦詩狠章鵲章山陸驅馳蠡泉饕河弊謀輔志六秉三衡功罔不濟操舟舵穩負重堅牢所謂棟梁不搖不撓無怖斯靜無戀斯定先民有言動心忍性哀榮終始位極人臣基於祿命成於精神軍民勿悲公死有歸欲知偉烈請觀豐碑

又方恪敏公家傳 姚鼐

方恪敏公諱觀承字遐穀桐城人也而居於江甯桐城方氏自明以來以文學名數世矣而亦被文字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諱登嶧考中書舍人諱式濟皆以累謫黑龍江公時尚少與其兄待詔觀永歲往來塞內外以營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考皆沒公益困然於其閒厲志氣勤學問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遂蓄爲巨才矣平郡王福彭嘗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卽奏爲書記

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建策善歸補中書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

遷吏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直隸布政使擢浙江巡撫乾隆十四年遂授直隸總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暫署陝甘總督籌軍餉半年卽返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卽能知才所堪任授之事隨難易緩急委寄必當及公沒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宿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匯之區人事糅雜紛擾不易靖

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而公在任又值西征軍旅之興所過備置營幕芻糧柔調桀悍公處此皆儲備精密弛張得宜卒未嘗少舛乏而於民居無擾病焉公自爲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直隸之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其遷移靡常不可以一術治不可以古形斷公洞徹地勢相時決機或革或因或濬或障其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

純皇帝每歎其籌永定之爲善非他人孰成法者所能及也磁州有逆民爲亂公擒治定絞罪十人餘皆釋

上疑公寬縱廷寄嚴責者數公執不易

詔令九卿軍機訊獄乃知公所定之當

上益以賢公公素勤於學工爲詩及書乾隆初嘗舉博學鴻詞以平郡

王監試嫌避不試仕宦數十年署中未嘗設劇公事之暇卽執書讀之
嘗借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百三卷詩集十三卷其
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及薨家無餘財而有書數十笈於桐城及江
甯皆建家祠置田以養族之貧者兄弟相愛甚遺命與兄待詔同葬一
山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薨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
賜祭葬及諡祀於直隸名宦祠及賢良祠娶劉夫人公五十而未有子
撫浙時使人於江甯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
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
吾少時與此女子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卽還其家助貲嫁之
公年六十一矣今吳太夫人乃生子維甸既孤
純皇帝以公故賜爲中書舍人成乾隆庚子
恩科進士今復爲尙書總督繼公後
姚鼐曰唐時凡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所以覘史才今史館大臣
傳卒抄錄
上諭吏牘謂以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行績遂於傳中不可得見然
則私傳安可廢乎余讀

國史方宮保傳爲之憮然今尚書將修族譜請敘恪敏公事遂次其傳
公功在天下還女事小然世稱公後之大興者斯亦有助焉故並書之
傳末云

謹案原編有覆奏酌辦水利疏進呈義倉圖說疏覆奏興濬溝渠
疏賑紀十五條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太子太保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楊勤愨公
錫紱神道碑 劉仕驥

國家漕東南之粟上輸神倉聯鉅艦以載凡六千九百六十有九艘各
有運丁丁所僱募舵工水手之屬不下數萬人艘人運河沿河左右待
募牽纜之夫亦不下數萬人人衆事繁於是各直省並設衛所員弁領
運以糾偷惰以察奸慝而必以文武威風知大體可敬信之大臣總其
事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清江楊勤愨公以前禮部尚書奉
特旨轉兵部尚書補授漕運總督公既視事咨訪利病爬羅剔抉興之
革之與衆同欲慮漕運或有阻滯時與河臣協謀疏濬以時蓄洩俾其
通達
上嘉獎焉而公淡泊甯靜化導運官撫恤疲困靡有私求在任十二年

凡糧艘所過安靜不擾沿河居民往來行旅無不帖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朔薨於位
上聞震悼賜祭葬如禮特命予謚凡飾終之典罔不備具嗚呼公之忠誠結
主知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使可謂千載一時何其盛也明年十二月歸葬日中山祖塋又二年乾隆辛卯
恩科會試公之孫楙珩成進士出公之行狀及其墓誌以示同年生某俾撰辭以銘其墓道之碑某後生始進未能窺測我公公忠體國之誠於萬一奚敢妄有稱述再拜稽首以辭楙珩曰先大父知子久愛子文章子其勿辭某再拜受命謹按公狀公諱錫紱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清江人也曾祖諱相輔祖諱文燾父諱增瑛三代並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如公官階曾祖妣聶氏祖妣張氏妣張氏並誥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穎異幼卽端重若成人稍長肆力於學尤篤嗜宋儒書務求所學有裨實用雍正五年成進士初任爲吏部考功司主事陞員外郎中皆在吏部轉貴州道監察御史由御史出任廣東肇羅道

今上登極元年十月陞署廣西布政使越一年實授六年陞廣西巡撫九年入爲禮部侍郎十年又出任湖南巡撫十三年丁父憂去任十五年服闋補刑部侍郎仍出任湖南巡撫十六年丁母憂十八年服闋仍補授湖南巡撫未到任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九年署吏部尙書二十年二月仍出署湖南巡撫其年冬入爲禮部尙書二十一年冬又出署山東巡撫明年春正月遂總督漕運事二十三年晉太子少師二十八年又蒙恩加太子太保公旣少讀書卽講求實用及在官試其所學學日以顯故所至內外皆有實政初仕吏部時明習條例老吏不能欺高安朱文端公深器之其出而治外也清心寡欲正己率屬汲汲以興水利廣積貯敦學校宏教化爲事在肇羅道任歲巡視瀕海之田修築圍基絕其水患在廣西屢平土苗之變並勦捕黔省逆苗而審知猺獞苗民愚而嗜利其黠者動以挖窖書符煽惑聚眾嚴飭所屬多方緝捕絕其根株更令實力行保甲法以靖奸匪凡逆苗田產歸官卽令苗民承種收其租以資積貯以借給貧苗旣勦且撫安集有方苗民咸化屬吏或以人蔘饋者公怒卻之入告

上曰眞不愧四知者湖南民好健訟者習邪教者公皆一一嚴懲禁之

又以湖南產穀之鄉鄰省皆賴以接濟蓄積尤宜加厚其溢額倉穀或調支協撥即飭所在隨時買補而長沙岳州常德澧州諸境濱臨洞庭沿湖田廬全資堤垸護衞例於每歲秋冬督民修築然多視爲故事豪家蠹胥包攬侵扣工力不均推諉延誤公嚴飭有司委熟諳堤工之員辦治而輕舟減從時巡視之察其勤惰予以勸懲堤工之成既堅且厚彌望屹立民以無虞公凡三涖湖南父老歡迎如慈父母其政績之大者如此其細者不勝書也公久任封疆歷中外三十餘年凡所陳奏悉協大體而尤關國計民生之大者在湖南日以各省水利久廢愚民不知遠慮數畝之塘往往培土爲田一遇旱乾即他膏腴都成棄壤請飭各省督撫凡有陂塘處所嚴禁改墾

上詔行之又以湖南每歲採木有司至苗地視其所有木輒籍記之而賤價勒買商木運至江南私賣請自後商木憑牙行採買不得官爲交易其在苗地者州縣官爲審問聽民願賣者買之運過辰關按驗乃行遂著爲例其在漕任最久敷陳亦最多

上皆允準施行是以漕政肅清軍民胥賴公既薨繼公任漕政者

上皆以遵公約束命之所訂漕運全書雲門黃公署漕督時表上焉嗚

呼公眞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公爲人寬宏樂易待人以恕而自守極嚴平生於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而以人才爲性命偏長薄藝靡不記錄尤加意敦崇正學之士奬誘激勸如恐不及居家孝友敦睦化其宗族鄉黨皆爲仁讓教子弟一以禮法綜公生平自始學至宦成居官居家視唐權文公宋范文正呂正獻二公靡有愧焉某未及見公猥以文字辱公之知深懼弗稱承楙衍命謹著其風節之大者於阡而系以銘若其子姓詳於誌其所著述懸於家塾傳於學士大夫之口者可考而知也

銘曰

聖主御世賢臣得位維勤懋公洪晉厥施初出而仕見知正人始終一節不辱其身

天子常稱有體有用

主知既隆臣節增重醇儒之學純臣之心不懈於位終日欽欽淡泊甯靜其稟也正學以成之爰定厥命盧阜之高章水之淸公生其閒山川之靈匪公鍾靈惟山及水乾坤正氣公萃厥美粹美在躬車服以庸

盛朝用人惟德之崇維公之德世可法則遺命子孫竭誠報國有子有孫世受

國恩傳公之教逾久彌敦公教所垂豈惟孫子凡厥志士孰不仰企企
公之教仰公之功齊魯楚粵慶流無窮楚粵齊魯公德所溥公德之溥
功由
聖主
聖主用公公績乃彰於斯萬年視此銘章

又漕運總督謚勤慤楊公傳 彭啟豐

公諱錫紱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淸江人父英玉以名諸生授經講學鄉里宗師之公自幼穎異爲文灑灑數千言稍長究心於濂洛關閩之書內行篤修求自慊而後已雍正五年成進士初仕爲吏部考功司主事明習條例老吏不能欺高安朱相國攝部事最器公十年由御史出爲廣東肇羅道端己率屬一切餽遺請託皆不行肇境田瀕海者多藉圍基爲外衛公每歲親往相視修築完固終其任無水患乾隆元年署廣西布政使條奏數事其二事言革職佐雜官宜免追編俸州縣官不得以土產獻上官五年土苗吳金銀等作亂公與巡撫討平之明年九月授廣西巡撫貴州土苗石金元燒永從縣治公發兵合勦平其穴擒石金元旣遷江土苗數百謀犯思恩府城公發兵往捕獲賊首李彩及其

黨八十餘人行保甲法恤苗民之乏食俾得耕作民賴以安屬吏或以人薓饋者諱其名曰長生果公怒卻之以入告

上曰是不愧四知者矣八年入爲禮部侍郎明年補湖南巡撫公以各省水利日廢愚民不知遠計數畝之塘往往加土爲田一遇旱乾都成棄壤有司惟計田糧較重以改則陞科爲勸墾之功所謂貪近利而忘遠害者也請飭各省督撫凡有陂塘處所嚴禁改墾

上詔行之時湖南每歲採木有司至苗地凡所有木悉籍記之又賤買商木運至江南輒賣其贏餘公奏請自後商木憑牙行採買不得官爲交易其在苗地者州縣官爲審問聽苗民有願賣者乃買之運過辰關按驗乃行著爲例十四年丁父憂歸十六年起爲刑部侍郎仍出撫湖南明年丁母憂歸十九年冬起爲左都御史凡所奏對侃侃持大體明年正月署吏部尚書二十一年出署湖南巡撫五月補禮部尚書其年冬出爲山東巡撫時二十一州縣被水公奏請蠲貸有差糶常平米減價三分之一以魚臺土城低窪請移置高處絕後患明年授漕運總督在任十二年每與河臣協謀河務以時蓄洩俾漕運通達

上常嘉獎焉時旗丁多疲困公加意撫恤運官不敢有私求旗丁感公

德建生祠於河上公性淡泊平居未嘗不讀書奏疏詳盡事理每下部
多如說施行所著書有四禮從宜節婦傳漕運全書及詩文集行於世
三十三年冬薨於位年六十有八
賜謚勤慤予祭葬皆如禮
贊曰近世名臣推朱文端楊文定蔡文勤是三公者負正直之操屹然
爲當世望若楊公者其三公之亞歟旣已遭逢
聖主敭歷內外而天不永其年卒未竟其用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
而公則可無憾矣余與公爲同年友稔知公故爲之傳

謹案原編有請停預僉備丁以免擾累疏四論漕弊與各省糧道
書奏明力行保甲疏進勦義甯逆苗條議陳明米貴之由疏粵省
訓練鄉勇疏請酌復站夫疏唐風蟋蟀官箴說請嚴池塘改田之
禁疏苗疆銅礦無庸開採疏十三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雲南巡撫李公瀚墓誌銘

竇光鼐

予前後識長吏以治行稱最於山左者二其一爲予丙辰房師熊峯王
公其一則公也吾師剛明廉峻人擬包孝肅而以讒躓起知四川夔州

府以卒公以廉善歷擢大藩方命撫滇而遽卒未竟其施人皆惜之公諱瀚字文瀾姓李氏內務府鑲黃旗漢軍人少孤母夫人苦節食貧撫以成立雍正八年選入咸安宮肄業十年中式舉人

今上御極之九年充景山教習公事母夫人至孝未調選而母夫人卒及公貴乃累贈公父庠生珩為通奉大夫母衡氏為夫人初知山東榮城縣三年調知吾諸城積二十餘年歷州府三遷為兗沂曹道所至不擾吏胥束手始至人憚之久而愛之每有疑讞大吏委公審理輒得情其無罪省釋者甚眾每遷代攀送緣道或至百里外其涖吾諸城凡七年遇紳士以禮舊有怙勢滋訟為邑蠹者公徐理之皆悔懼易行嘗辦差而民不知勸濬丹水及鄉村渠澮地多為腴一日謁新撫歸語及薦舉公笑曰吾能為小桓耶時有以請伐閔仲祠柏獲薦者人目為小桓魋故云然在膠州凡八年商舶稱便淪雲溪築堤藝柳民德之以公姓名堤樹立石紀焉三十一年武定府大水公勘賑無遺力嘗乘小舟誤落水中襟領盡濕徒駭河久塞公白大吏具奏發帑挑濬自是連歲無水患其在兗沂曹也覈支防河銀兩除一切供給歲節浮費以萬計而堤工鞏固三十六年春

聖駕東巡特蒙諭獎卽以是年擢江西布政使旣至則庫項收放必親舉劾必審奏罷編審無實之費一署九江關再護撫篆治聲益著三十八年入覲

上曰人言江西民刁難治信否公曰大吏不能正己率屬故見難

上是之屢召見詢及來京居屋公雖久外任而家計淸貧依然環堵

上深嘉之四十年春二月授雲南巡撫

詔卽赴新任五月二日至貴州貴定縣竟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娶楊氏康熙癸未翰林內務府總管萬程公女善事姑衡太夫人歲辛酉以公瘧露禱得疾卒權厝先塋東北庚寅葬麥莊橋新阡追贈夫人後娶蔣氏鴻臚寺卿王山公女封夫人子五如棠廣東海豐場鹽大使先公六年卒如梓候選州同充四庫全書館謄錄皆楊夫人出如槐候選通判如枚如蘭蔣夫人出男孫四鶴雲嵩雲衡雲五雲女孫五公之知諸城嘗興學超然臺下予丁太夫人憂里居以公命與諸生論學遂爲知交公卒之明年將以五月丙戌合葬楊夫人墓次子如梓如槐請銘公之世次予嘗詳次於太夫人墓表故不書書其治行卓卓信於人者銘曰

吏之罷噫其盋古稱良月計功疇式型猗歟公有洴寸膚膏我東游開
行省斠西江胡不憖俾撫南邦
帝渥伊始命則終玉水之滸洋有隆銘德俟後茲貽豐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黃公登賢墓誌銘　盧文弨

公諱登賢字雲門系出徽之程氏祖大城縣學教諭諱華蕃少失二親母舅無爲州同知大興黃公諱爾悟養以爲己子遂從其姓著籍爲順天人考侍郎諱叔琳學者所稱崑圃先生也以進士高第陟館閣柄文衡歷封疆享高壽終妣後武夫人侍郎公年三十七而生公雍正二年舉順天鄉試年才十六父不欲其速化會撫浙攜以自隨母卒於里第亟奔喪歸侍郎公爲怨家誣奏欲中以危法
憲皇帝察其誣但令在海塘効力當是時公方弱冠感家門顛沛祖母吳太夫人年高懼其以憂致疾時時依膝前解慰弟登穀向幼公以家督指傾扶危形神交瘁猶以餘力兄弟相勉學問切劘無虛日侍郎公旅羈吳中八年少得以解內顧之憂者緊公是賴中閒與其弟更代來南省視兼得從諸名勝游所學益進乾隆元年成進士分部學習得戶部河南司額外主事越七年寔授江南司主事轉員外郎又二年進陝

西司郎中皆在戶部長官器公才能剸繁常令兼攝他司恢恢而辦洞
悉利弊吏不能欺遇興革大事惟公定議奏上靡不報可爲尙書海公
望撰
皇后躬蠶儀
上覽之稱善詢何人爲之海以寔對由是擢廣西道監察御史遷吏科
給事中轉刑科掌印給事中巡視通州漕務丁憂服闋補戶科給事中
再任刑科掌印巡視江南漕務前後任臺察給諫凡十一年所陳奏皆
切於時務可施行者山東災運奉天河南天津米接濟公言如此則東
省西界北界爲有備矣惟青萊距濟東窵遠利津昌邑以南諸縣山徑
崎嶇陸運復不易謂宜豫糧仍舊運通而以南糧如數抵撥近從淮安
鹽城出口由海港直達沂州府屬之夾倉口青州府屬之宋家口萊州
府屬之膠州東門外海口分貯平糶則東界南界亦俱得資接濟又言
飢民就食他方向有留養資送之例然其中有本來游惰之民無業可
資轉以荒年爲幸及資送回籍往往成羣滋事有於經過鄉村搶食作
踐臣以爲賑卹之恩難容濫及遞送之例當有區分被災之區自有賑
濟勸其毋輕遠出其已出者惟老弱殘疾留養外餘聽其自爲謀食至

願回籍者陸續資送按日分遣多不過三十人如有強梁之人混入隊中者卽繩以法別行遞解回籍庶乎主客相安不受外來之擾其他如除幕友盤踞省會之弊杜經紀巧昂錢價之害提比捕役專責成府廳磨勘試卷令考官迴避漕丁餘米許在通出糶諸議咸奉
旨允行廢員劉光訓以縣丞署知縣被黜賄通文選司書吏藉起復原官文躐補知縣公劾奏論如法其巡南漕歸也復命稱
旨擢太常寺卿盍駸駸嚮用矣會
上御門班退公素短視不知
駕猶未起卽於班後跪坐部議革職及所司別請簡人復奉
恩旨留任三十二年改宗人府府丞明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命往湖南審覈茶陵州城工覆奏有平允之褒又明年授倉場侍郎甫三月
簡署漕運總督是冬寔授加兵部尚書銜公在農部久又兩任巡漕於漕政素熟悉處置輕重咸得其宜丁有所資運咸速達明年督運北上
命隨軍機大臣同入見眷顧方殷公因越常例調劑湖南疲幫并水次州縣建倉事宜且請親往鎮江察勘挑濬奉

旨申飭部議降調去官需次當得運使
上加恩以三品京堂用三十六年復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九年
奉
命提督河南學政特調山東蓋是時壽張賊初平士習民風亟須整頓
上以公有威重故改用公公之生也侍郎公正提學山東今相距六十
六年而後繼斯任凡整飭士習崇厲風教一以先侍郎為法先是東人
於大明湖三賢祠增祀愚山施公及侍郎公為五賢祠公至瞻謁重加
修葺并置祭器且默自矢以毋貽先侍郎之玷視事年餘恭遇
聖駕東巡於界首祗迓
上見公容瘦諭加意調養蓋公惟以盡職為念雖積勞成瘵而猶不自
知也
恩賜之隆亦視前學政有加是夏按曹州閱卷不異常時忽命子嘉績
具遺疏且曰生於山東死於山東命也生於學署死於學署數也吾分
止此夫復何憾目注書笥他無所屬至夜端坐而逝時乾隆四十一年
五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公奉侍郎公極孝自以生晚不及親見
父少壯所行事每於燕閒侍談隨得輒錄今所傳年譜率本於此學不

務雜以小學近思錄爲主文弨館公家每好糾梓本書籍之誤公曰讀書以求益也今書并受君之益矣余知其以此規我也娶曲阜孔夫人襲封衍聖公諡恭慤女操身儉約有文采而不肯自著見先公二十八年卒子五人端紱縣學廩生早世景緯拔貢生今知江西安義縣嘉績以謄錄議敘分發江西候補縣丞符綵進士今知浙江台州府修純府學生早世女三人一適舉人河曲縣知縣張德洄一適監生四庫館謄錄陳箴一適進士戶部主事包懐孫六人應桐縣學廩生仲馥府學生季馨泰甯進冠文衡公豫作遺教置書笥中令祔葬祖塋官階祗稱見在不可仍稱總漕前銜毋以浮詞長語作行述公子遵其教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韓山祖塋之旁來乞銘嗚呼余之不工於緣飾也公素知之已銘曰

出自貴介庸愈孤寒服官三紀左瓢右箪退食一編無營無競生斯卒斯信知有命卽事求理坐言可行再蹶再起

帝嘉老成鞠躬盡瘁聿追先德前光後輝東人是式全而歸之韓山之原上配若考下啟後昆

直隸總督楊公景素別傳 焦循

楊敏壯公捷以功

賜籍揚州今爲甘泉縣人敏壯生湖北驛鹽道懋紹懋紹生古北口總兵鑄鑄生三子長景震嘉興府知府次景達陝西波羅協副總兵樸園名景素其季子也爲叔父象州知州以牧後幼多疾骨立貌孱弱不揚然負大志不好章句項後生一癭一日自割去語人曰多此內殊礙挂珠且令俯以見人非壯夫也貧不能自給就江右道幕稍積餘資援例捐縣丞乾隆元年投效直隸河工以才爲河道忌嫉將笞之公即躍馬馳去投河帥愬曰景素功臣後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三年補蠡縣丞八年陞交河縣知縣邪教民據靳家菴愚民爲之惑公廉得械其人燔其經典神像以其地爲義學十二年陞磁州知州十四年授天津府知府晉清河道丁本生母憂服闋補福建糧驛道調汀漳龍道漳浦縣奸民蔡榮祖謀叛公親督員役率營卒擒之伏誅二十三年調補臺灣道臺灣東界崇山山內爲生番所居山外平埔定爲界內界外界內漢民墾種界外故爲熟番之地生聚日衆界內之民侵展禁限熟番地日促而漢民地漸近生番既與熟番搆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爲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

生番汞杜假冒先是游民充膺通事社丁設立大通事多爲不法公令
社番內通曉漢語者充當通事革退漢人之充社丁者往年修造戰船
入山採木工匠置寮廠每一人率小匠百餘名騷擾與生熟兩番爭鬬
戕殺公釐治之諸弊悉除二十五年正薦卓異補授汀漳龍道巨盜黃
薦等九人肆毒害民莫敢擒捕公生致之伏誅三十二年陞河南按察
司使三十五年授甘肅布政司使調直隸布政司使三十九年山東妖
賊王倫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陷陽穀壽張堂邑犯臨清州大學士舒
公赫德率勁旅剿之
天子念景素將家子必知兵
特旨命分守河西遏賊不西逸公立詣制府周公元理請兵時周公屯
故城給兵千二百人夜與賊遇公曰賊眾我寡兵新集未可與戰
天子命我守河西銳不可失下令熄火跧伏伺其過乃潛渡河屯西岸
公度兵寡弱未足以禦馬上望數里外高屋問何地眾曰回人禮拜寺
公喜曰可矣大呼曰吾軍中有回人爲將卒者乎有把總自隊中出曰
把總回人也公禮接之曰賊眾我寡兵新集恐不足以禦君之黨忠義
素著盍爲糾結子弟爲

朝廷殺賊亦建功立業事也把總曰諸卽入其禮拜寺得二千人勇氣百倍軍威遂壯穆維者健卒也夜巡浮橋口見岸東昏黑無人聲獨持刃潛過橋見一賊臥礟下斬之夾其礟斷橋索而返以人頭繫刀上樹而呼於營曰吾殺賊矣橋可奪也衆應起立焚浮橋賊趨至斬賊數百人賊不能西遁竄入舊城以至於滅方公之將督師也舉家驚懼老幕客邵姓者素豐其饒至是辭去奴僕一夕散竄十數人惟一幕客二奴從之寶所溥者也公臨行謂家人曰我將家子平日以不死疆場爲恨不幸死於賊亦先將軍之榮也至是竟以堵賊得功賊平擢山東巡撫

四十一年

皇帝東巡幸臨清燬橋斷路處及逆匪竄據之汪家大宅公陳述勦捕狀

上大悅公請改臨清爲直隸州許之陞兩廣總督擒獲巨盜劉阿起蒿高新尹起明等調浙閩總督入覲過揚州省墓先是伯兄以事謫守北路軍臺仲兄統兵巴里坤公方赴臺灣道任重洋絕塞路隔萬里而年皆六旬外至是兩兄皆在籍聚於舟中飲酒笑樂追維離別各欷歔泣下相去蓋十餘年耳四十四年調補直隸總督卒於官年六十九加贈

太子太保

賜祭葬

焦循曰樸園本末余聞之竹廬都尉都尉嘉興太守孫也樸園子炤字鑑亭亦善余有二子先鑑亭卒故樸園遂無後朱生者黄玨橋市人也嘗從樸園樸園巡撫山東時朱偶歸市有賣氈笠叟東阿人朱以其爲樸園部民氣陵之叟憮然曰楊撫軍方面才也妖賊蠢起倘西逸則蔓延不能即平撫軍守河之功偉矣然治齊以來以驕臨民

天子能好人亦能惡人恐不能以功名終君從撫軍遊宜以慎約相勉今居里中尚假威勢嚇旅人耶朱默然汗下思叟之言非常人明日蹤跡之不知所在

貴州巡撫顏公希深傳 廣東通志

顏希深字若愚連平州人幼穎絶而器宇凝重暨長勵廉節達時務意岸如也乾隆已巳由川運例任山西太原同知恭辦

駕幸五臺行營諸事毫不擾民癸酉擢知山東泰安府建考棚設書院嚴察徵漕浮收之弊恭遇

東巡召對行在

高宗純皇帝有顏希深他時可大用之褒調濟南開烏龍河得膏田百
餘頃遷督糧道值德州大水不俟請發賑全活萬計壬午
特旨補授川臬會入對
上詢知希深母老調補江西按察使希深感激
恩遇抵任清理積案五百餘事囹圄多空歷福建江西布政使丁內艱
歸適州大饑捐廉俸所餘設法助賑起補前缺辛卯復丁父憂服闋入
覲時金川逆酋負固
命希深馳赴四川角木交辦糧務先是大兵雲集定西將軍阿桂等分
西南北三路進剿角木交者當北路軍營後路斗入賊境爲險要必爭
之地也希深馳傳至飛輓糧儲不絕於道諸軍無後顧慮於是有深入
之志希深因疏言木池糧臺限於山勢不能與營盤毗連且防兵單弱
請添派兵丁闢地安營隨時操演以綴賊勢而壯軍威又請增設碉卡
斷賊之來斫伐林菁防賊之伏疏入均蒙
嘉允隨賞戴花翎既而大兵連克賊碉乙未冬定西將軍等率師深入
時山重雪積挽運維艱希深催趲拊循露宿者十有二夜以故糧隨兵
進軍聲赫然大功告蕆凱闓留蜀督辦軍需奏銷事宜明年擢湖南巡

撫初湖南吏治廢弛希深下車整飭又奏立普濟堂歲養老民五百名
口潔己率屬治尚清平楚民愛之戊戌內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庚子
命署黔撫移署滇撫旋補黔撫以勞瘁病卒於官希深起自海隅清操
淬勵以是荷
主知而肩大任中外敭歷夙夜匪懈心跡雙清表聞
天子悼惜恩賜有加黔民相弔有泣下者冊採訪

直隸總督鄭勤恪公大進傳廣東通志

鄭大進號退谷揭陽人讀書鄙章句通知時務岸然以名臣自期雍正
乙卯舉於鄉明年乾隆丙辰第進士乙丑授直隸肥鄉令調南皮辛未
遷大名府同知以外艱歸起復歷河間暨北運河同知正定知府擢山
東濟東道時高唐茌平諸縣積潦阻道大進躬親相度宣洩得宜巡撫
崔應階疏薦其能遷兩淮鹽運使丁母憂服闋署浙江按察使旋司臬
湖南乙未遷貴州布政使戊戌
詔以為河南巡撫己亥調撫湖北是年冬署湖廣總督值夏張鍾祥潛
江荊門江陵等縣堤潰大進以湖北安陸荊州二府地濱襄江川江藉
堤為衛修築不可不固如鍾祥縣之浪堤江逼受衝潛江之長一堤地

窪沙積並應審地勢高下寬狹改築月堤庶永鞏固疏入
報可既又奏言楚省教匪貽害風俗自今牧令宜據實聞之院司核辦
其諱匿徇縱者劾之
上韙其言尋授直隸總督大進起自縣令任至畿封宣力彌勤朝廷倚
重奏
命查勘永定河下口河工及陳奏保定九龍河疏濬事宜皆稱
旨加太子太傅未幾卒於官
上聞軫惜賜祭葬謚勤恪冊採訪

碑傳集卷七十二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七十三目錄

乾隆朝督撫下之下

直隸總督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謚清慤袁公守侗墓誌銘 沈値爲
湖南巡撫陸君燿墓誌銘 馮浩
又書陸中丞遺事 張士元
兵部侍郎廣西巡撫孫君永清墓誌銘 王昶
兵部尚書謚恭勤李公世傑墓誌銘 管世銘
又書李恭勤遺事 洪亮吉
前刑部左侍郎李公封墓誌銘 紀昀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畢公沅神道碑 王昶
又畢宮保遺事 洪亮吉

嘉興錢儀吉纂錄

乾隆朝督撫下之下

直隸總督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謚清愨袁公守侗墓誌銘 沈埴爲

長山袁公之
簡任畿封也在己亥冬甫二載卽奉母呂太夫人諱扶櫬以歸歸未浹
歲得失血疾尋奉
命偕勘伊家河工及疏洩濟甯以下積水
特旨起公再任直隸總督且有恩命俾葬母事畢趣赴任葢是時公疾
少差持服未竟
上倚畀公甚故有斯命洵異數已癸卯五月公疾益劇奏請解任
上遣近臣往視疾疾竟不起疏聞
上軫惜彌甚贈公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賜卹如制予謚清愨飾終之
典有加隆焉曩余以讞案奉
使還蜀公繼亦銜
命覆讞斯獄辱公與論相知之雅投分末幾會公莅任保陽耳熟公治

行合古有猷有爲有守益重公之爲人公既沒二子兵部郎中鎬工部郎中繼勤述公年譜涕泣請余銘其墜石余奚忍辭按譜公諱守侗字執沖號愚谷先世冀州棗强人（有明以棗强屬眞定今隸冀州）明初始遷祖諱彥忠貫長山代有隱德以耕讀世其業曾祖諱雲蒸祖甘肅平慶道諱景芳考戶部郎中諱承紱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妣皆贈封一品夫人戶部公舉四子公居長次守仲甘肅河橋同知次守鈿戶部員外郎並先公卒次守俶刑部郎中公五齡出就外傅性尤穎異識者以器宇卜其遠大年十三負雋才未冠補諸生再越歲以五經魁其鄉既兩試禮闈不售循例授內閣中書舍人受知大學士傅文忠公選入軍機處遷內閣侍讀文忠復奏調吏部掌選曹謝絕請託雖大寮不可撓以私有所摘發不避嫌怨京察列一等再遷江西道監察御史辛巳秋出為兩浙鹽驛道公任都轉二年悉裁陋規雖經奏明應得之款亦令貯庫充公旋擢廣西臬使遭外艱歸服闋入覲以母老懇留京

上頷之得旨以三品京堂用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補太僕寺卿

特命兼吏部文選司事尋擢吏部右侍郎兼署工部右侍郎調任刑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事務暫署貴州巡撫丙申遷戶

部尚書尋調刑部尚書公自庚寅辛卯後無歲不秉使節嘗一歲屢銜
使命還朝後再出出復以他事牽連更數省不遑啟居計奉
命治讞者凡十三他如酌議豐甯動支耗銀查勘金川軍營運路盤驗
甘省捐收監糧而經理朔南疏防者尤數數最後偕大學士高文良公
堵築儀封十六堡漫口承
旨以實在情形入告往來漫工留豫河稍久尋授河東河道總督逾半
載調直隸總督公之宣力如此迹公生平由掖省出莅外臺復由京卿
出膺節鉞迴翔樞禁歟歷封疆以器識經猷荷
聖主特達之知一時疆吏莫不心焉傾嚮奉以周旋是則是傚公任畿
輔時
上嘗賜詩有云責重器資特簡諸及歿諭旨有云端重厚實才守兼優
此朝野所共知也顧余竊考公所以上結
主知者則尤在於守夫簠簋必飭脂膏不潤為天子之守臣此亦分內
事耳然求其宦愈達守愈確往往難之我朝綱紀肅清官方澄敘百餘
年來廉吏之行事至今嘖嘖猶在人口即其姓名亦遂為世所稱誦乃
督撫中得謚清者如趙清獻廷臣于清端成龍施清惠維翰徐清獻旭

齡傳清端臘塔殷清端泰楊清端宗仁白清獻清額袁清獻懋功馬清
恪祜金清惠世德格文清爾古德陳清恪詵張清恪伯行陳清端瓚僂
數之僅十五人豈不難歟昔范婁山[illegible]論近代廉吏謂清矣而或短於
才或餒於氣或不得於君君子惜其用廉之未盡而公之才之遇則豈
有是耶余故揭公得謚為清之難因并取前此數公之名綴書其間以
備續廉吏傳之采輯且以爲世之爲清白吏者勸而略其他善行之具
於譜中者不更贅著明節以壹惠之義公卒以五月十六日距其生為
雍正癸卯十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一配石夫人同邑福州知府諱
曰琮曾孫女歲貢生諱予遵女繼王夫人新城刑部尚書王文簡曾孫
女太學生諱兆鄄女子即鎬繼勤嗣守鈿後孫男女各七人曾孫男女
各二人娶嫁聘字皆士族鎬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系之辭曰
般陽常白高傳天爲岱副岳峯緜連五公苗裔毓巨人奕世載德長山
袁清郎清卿紹厥先五經蚤擅無雙名叶一舉蓬翼登徵垣入趨樞筦
覘慎勤遴才省眼畀掌銓藤廳柏府聲蜚英叶轉嵯之江裕商民祥刑
臬事陳粵西叶奉母一官乞
禁林叶仍典選牒伯罔遷內司喉舌參星辰外奉尺一使節遍燕晉蜀

浙黔與滇豫河宣防尤仔肩
帝簡宅牧首畿甸叶惟公公望才經綸弇歸予舍何欒欒批勛守禮著
養身願汝移孝爲良臣起公廬居公疾纏騎箕遽去幕府捐密章
賜卹榮哀全尊名一字淸尤難我究此義銘公阡淸白吏後宜子孫

湖南巡撫陸君燿墓誌銘　馮浩

天子任大吏以封疆之重必其學通達古今其心仁愛民物廉潔以持躬公正以率屬精敏以應事又得久於其治吏服民懷淸和樂愷斯實樹殿邦之偉績而上酬咨岳之盛心也若乃謨猷漸著
眷倚方隆漏盡露晞中外嗟歎如喆授資政大夫湖南巡撫陸君者悲夫君諱燿字朗夫一字青來吳江人曾祖埈元祖銓考瓚保德州吏目位卑而德劭餘事精漢隸妣金氏朱氏陳氏三世皆以君貴累贈封至資政大夫夫人君陳太夫人出也自幼寒苦承庭訓篤志於學以君子自勵乾隆十七年壬申
恩科舉於京兆甲戌會試明通考授內閣中書遭父艱服除入軍機處游歷戶部郎中
皇上知其才授山東登州府知府調濟南升運河道按察使布政使至

湖南巡撫君學優品端精析理義詳究前人言行政績故事理通達無
盤錯之難性澹泊操持謹確義利之辨斷如也處事衷諸道不意為同
異所見既審莫可搖奪為郎官時公卿藉以決疑議歲甲午在運河任
壽張逆匪嘯聚距濟甯州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君嚴禁諸官
所毋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姦莫辨議閉門君曰賊未至何
閉以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耶洞開重闉身坐其
閒稽察容納民心大安未幾而天兵殲賊皆重君鎮定有方略云先是
選大理府改登州升西甯道調運河皆以母老蒙
聖恩體恤及為方伯母夫人痰疾顛狂必君侍側少息叫號陳情歸侍
溫綸垂允而故宅無可居乃僑居禾中夜不解衣聞母聲響即扶掖婉
勸就枕積六年遭喪旣葬起督運河堤工復任藩司年餘拜巡撫湖南
之
命君於運河博稽詳驗洞悉源委機宜成備考六卷秉臬慎重民命多
所矜卹議免命案中徒犯解讞省拖累總藩時佐雜人員壅積貧窘請
停止分發又以虧空多請定耗羨倉穀數條奏
旨議行湖南鹽務有助公陋規至則峻卻之適鹽價奇昂遂勒減其半

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二千七百餘石計貯穀已足請停止催收親老來需次者劾歸養因請申明終養成例

上皆是之餘如創葺書院加惠生徒刊前修之遺集鈔本朝之名文輯家乘厚宗郮篤師友事不勝書不立講學之名言動胥歸儒術冠婚喪祭世俗所習常而戾於禮者一弗用其舉京兆也余薦冠本房幾黜而卒登交誼最摯其僑居亦以余相親爾前年余病瀕於死賴君擇醫品藥漸向愈扶羸送行自慮不及再見君豈意吉往凶歸乃遽哭之乎君病猶視事及請解任越數日卒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也

上聞而惜之既而事有與君涉者輒論及之天下彌頌

聖主之知人而尤以偉抱未罄爲君憾爲斯民歎焉著有勗夫詩稾切問齋文稾皆力追古作者初涖長沙夢吟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層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被其德者揮涕誦之年六十有三配陳夫人子三恩綬繩絧孫六恩綬先卒繩絧奉柩詣東顧阡十月庚子啟君自營生壙以葬泣請余誌之不忍辭也銘曰

通經致用兮卓爲朝英仰承

恩遇兮殫此寸誠衡峯竦嶸兮湘川深清與誦方騰兮隙駒忽驚旋麾

黯慘兮來歸邱塋不亡者存兮千秋令名

又書陸中丞遺事　張士元

錢樹棠先生嘗爲余述陸公朗夫之事云公巡撫湖南初至任所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先進此金後當以時繼進公不受并絕其再進商人曰大人不受則此金無所歸矣公命以其數平鹽賈賈爲之低前任撫楚者雖稱廉靜亦嘗受之也時天下巡撫之官皆有貢獻爭以奇珍自媚公所貢者尋常土宜而已

上知公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珅方用事官吏重賂習以爲常公未嘗致一物聞其能爲禍亦不懼也故事巡撫每歲決獄有失入者部臣以輕重議罪有失出者議罰之會廷臣言失出之罰使巡撫官自議當罰幾何公乃私憂曰歲歲決獄難保無失出之誤自議所罰則不可從輕我惟有舊宅一區田百畝在將何以勝之公之憂蓋恐事至而不得全其清節也是時湖南亢旱而公已病日強行求雨冒暑積勞遂不起家人以藥餌進卻之曰身體受之父母今庶全歸矣陳君鴛千又爲余言昔在湖南幕下授公子經公以事遣其子隨余還江南臨行戒之曰所過都邑幸勿使官吏知吾子時行李蕭然竟無人知所過者爲公之

子也始公爲山東布政使入覲時城門權稅胥吏侈甚凡封疆大官入城者不論裝物有無必索重貲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既入從故人借給衾褥覲已還之而去湖南水多芙蕖的藕甚賤幕客皆恣噉之公既病夜中欲得藕粉而素不具乃使僕叩其客之門乞之其廉儉如此蓋行狀墓誌所不及詳也爲補書之

兵部侍郎廣西巡撫孫君永清墓誌銘　王昶

我國家撫有方夏薄海內外悉主悉臣覃及西南絕徼莫不奉琛錫貢至其君越萬餘里親赴闕廷跪鞠上壽幸備期門羽林之末者莫如安南阮惠而廣西巡撫孫君敷揚威德實有以致之蓋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諸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復尋篡奪阮惠誅鄭并逐黎氏乾隆五十二年黎維祁敂關求內附君方奏聞而總督遽請出師踰三江挾維祁至於黎城會春正總督不設備惠悉衆至維祁駭竄官軍隨之入滇南關時

高宗純皇帝已遣傳察嘉勇公總督兩粵將議討君密陳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非敢抗大兵也且維祁不能守其城寇至相率而潰其不足以自立明矣豈宜進討以助之且自滇南關抵其巢沿瘴海崎嶇瘴

癘兵必損粵民久不知兵騷擾徵發必又損於民聞安南深懾
天威可以折箠使也嘉勇公然之阮惠果悔罪自陳乞效職貢并請封
先遣其從子光顯入朝明年恭遇
高宗皇帝八十萬壽又入覲既至請用中國冠服
高宗皇帝益嘉之賜名光平禮成而還西裔番王蠻長咤謂是千古所
未有也君名永清字宏圖別字春臺少而敏慧受書輒成誦年二十二
爲諸生入廣東布政使胡君文伯幕值土司以爭蔭襲相訐告驗之皆
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者眾君先私具
稾見胡君曰土酋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以叛逆坐之胡君曰是督撫
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稾君乃出稾示胡君讀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
得活者二百餘人蓋少時固已奇偉矣及從廣東歸兩應
南巡召試皆列二等三十三年戊子順天鄉試舉人明年會試取授內
閣中書旋入直軍機房撰擬悉當大學士劉文正公于文襄公倚如左
右手三十八年遷內閣侍讀充方略館纂修提調官又充文淵閣校理
四庫館纂修
鑾輅時巡恒在扈從常以要事騎而馳

上遙識之曰此軍機處孫某也馳驟若是孰謂南人止能坐船耶四十四年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四月遂晉左副都御史不次之擢蓋異數也是年八月授貴州布政使龍里令某殘酷劾去之大定府胥役劉某黠悍杖斃之闔境肅然五年入覲

召對稱旨旋有巡撫廣西之命既至劾屬吏之糾結舞弊號十惡者削職治罪以示於眾廣東飢閒常平倉停採買米價大平廣東人賴以全活奏

旨嘉獎謂深知大體有古大臣風御製詩以記之融縣四頂山舊產鉛至是或言歲久砂薄君訪知煤少非鉛少也聞附近羅城縣有長安官山煤廠旺移砂就之於是鉛額如故焉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反調廣西兵合剿君往駐梧州擇勇銳者勞遣之士氣騰湧臺灣平嘉勇公謂是役也得廣西鎗兵之力為多又慮梧州地界兩省餘賊或從此竄詗之果獲陳興遠等西甯民仇德廣邀眾結盟行劫捕獲之廣東官吏將窮治起大獄君曰結盟行劫有律在奚事株連為其寬嚴平允又如此然自安南事起籌糧餉庀夫馬督運輜重鉛藥往來瘴地者兩年心力瘁而受病深矣病亟口授遺奏召諸子勉以讀書承志語不及私而卒

君性仁厚篤於兄弟惠及宗黨工詩文少時已爲江蘇學政李公因培所器在京師與陸副憲錫熊汪編修學金爲詩文友著寶嚴齋詩八卷皆和平廉直之音君生於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七始祖自丹陽遷無錫六世祖繼皋萬歷甲戌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官吏部侍郎歿贈禮部尚書尚書孫仁敷是爲曾祖祖岱正父廷鏞官山東德州州同三代皆以君顯贈資政大夫先娶華氏早卒繼娶顧氏以仁孝稱治家惠而有法先君五年卒子五長爾琦先歿次爾準舉人方以博學工詩詞名於時次爾拯殤次爾齡候補國子監典簿次爾會尚幼女一適太學生華亮孫三慧詩慧湑慧翼以嘉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合葬於金匱縣北胡埭之新阡爾準寔來請銘方予自四川歸以鴻臚寺卿與君同直軍機又四年予由左副都御史按察江西君實補其缺故予二人相得爲最深初四十二年雲南總督奏緬甸有入貢之信

上命章佳文成公莅其事奏以君從既抵滇貢不即至

上召公還君曰緬夷震讋已久前因留守備蘇爾相恐罪重不能自決若聳切開導必無不至者公屬君作檄諭之未幾蘇爾相果還而其後

按年入貢與安南同盍君明遠略熟邊務識夷情洞燭機宜所籌必當其才識有過人非獨安南一事爲然故牽綴書之以示來裔其他政績甚著不復具書銘曰

治亂持危取味侮亡國有常經
帝持其綱胡爲夸毗以欽斧斨維相尸之維君匡之止戈爲武來享來
王吁嗟星象忽隕南荒契龜食墨其歸其藏後有墮泪弔此崇崗

兵部尚書謚恭勤李公世傑墓誌銘　管世銘

乾隆五十有九年正月

子告兵部尚書黔西李公薨於里第承重孫再沂暨其孤華封具狀赴於京師且告將以乙卯年某月某日葬公於黔西州之某鄉屬銘其隧旣爲位以哭復謹就家狀所載益以夙昔之親聞於公掇其樹立之大者而爲之誌焉公姓李氏諱世傑字漢三一字雲巖先世籍江南之口口曾祖指揮公諱蔚伯隨征貴州戰歿家留黔西遂爲黔西人祖諱攀龍未仕考諱植以雍正己酉選拔貢生起家官兩淮富安場鹽大使富安公生四子伯世倬叔世任季世俊公其仲也公少而倜儻讀書略觀大意不屑屑章句旁及騎射拳勇博簺管絃之事靡不涉歷年二十餘

忽感奮請於富安公以貲入試常熟黃泗浦巡檢則盡棄從前之結習而專刻厲於居官鄉曲小有爭訟必爲剖其曲直而不可干以私李廉使永書時令常熟引與同堂讞事邑人頌廉明焉久之聞於制府尹文端公巡撫番禺莊公以卓異薦遷金匱主簿莊公委充巡捕官復謂布政使許公松佶曰吾觀李主簿氣局遠大恨階級太卑無由薦拔今開江賑例盍令以貲遷其秩乎許公亦素重公因倡同官佽助遂報捐知州奏請留江委用得

旨報可未幾補泰州知州泰州爲江北繁劇冠公始至訟牘未結者四百餘案公將刻期讞竣幕中客相與譁曰嘻是惡能不浹月將儘而新案又增積矣公曰無爲我慮第令日敘五六案略節與新事相閒集訊時富安公與張太夫人皆就養官舍公定省外雖戲樂不一顧晝夜據案視事盡心以平兩造必得其情而各使之無所觖不五月而案皆報結焉憲司莫不歎異在泰五年繼撫江蘇者爲桂林陳文恭公益稔公治行以堪勝知府薦遷鎭江府知府甲申冬奉裁汰駐防漢軍之命京口額裁三千名駐防軍不習他業全家仰給餉即日脫兵籍并其家遣出城羣情洶洶公先期捐俸爲闔郡倡人給三月糧木棉衣一襲以次

分撥職役全活無算乙酉春
聖駕南巡擢公分巡安徽道巡道故司榷關在任三年徵商寬而稅額未嘗短絀治流丐擲石傷百夫長案大吏將當以叛律公力持誅止首惡一人餘得論減丁富安公艱歸辛卯服闋補四川鹽驛道莅任一月擢四川按察使是年冬王師進勦金川叛苗公奉檄駐章谷總理南路軍糧時饋運初開章程未定公悉心經畫昧爽起治軍書至夜分不寐從官易班趨事者皆倦公目光炯炯必得當而後即安故所處分動中窾會同時總理司道或疊攖咎譴
天子更選重臣督之惟公獨當一面五年之久無纖毫貽誤西路將軍溫福公之失事於木果木也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以副將軍進兵南路勢難獨留暫撤兵以圖後舉公督餉銀數十萬兩在軍營皆元寶募人運還無應者公下令曰與其委之於賊今聽民自取之於是隨大軍貿易者數萬人爭前負挾立盡公肅隊護其後而密檄守關官弁凡持元寶入口者皆令還官而人給賞銀五兩徐覓獲全後副將軍以大將軍分兵進勦公仍總理南路欲試公才以鑄礮缺炭檄公營辦公已默識大營前路山木甚盛自往營度先令環伐大樹劄木城設卡衞乃掘

地爲大窰數十伐近樹而薪焉身自留督將軍急返之曰君大員弗留險地公以義不辭難對不旬月炭足供鑄而後返命又嘗還臺計事途遇賊千餘據險邀之公祇從家丁數人收集臺夫數百激以忠義奮短刀白棓擊賊連斃賊目擒生口賊驚遁將軍益奇公才上其事得
旨嘉奬賜戴孔雀花翎凱旋敘功陞授湖北布政使留辦報銷事竣奉
命巡撫廣西在任八月以張太夫人憂歸服將闋
命署湖南巡撫一年調撫河南在豫二年佐大學士誠謀英勇公塞河畢遷四川總督四川自軍興後倉庫虧挪殆遍公潔已率屬休養而調劑之兩年之閒前缺盡復奏有
硃批諭旨此係李世傑一人之功以風厲各省然他人卽仿爲之終不能逮也公精於吏事歷任封圻勤苦與在軍營不異身無姬侍食不重味自失恃後雖令節未嘗設宴會屬吏有公事方許謁省垣一見輒督促回任令會城司門者報焉案牘逾期檄以李某親催帖仍令詳結時呈纖毫姦必先知之闔屬震悚莫敢翫法留獄公馭吏未嘗有怒容臨事未嘗有難色然頑悍自馴糾紛立解近日長封疆者推尹文端以德方恪敏以才論者謂公兼有之也乙巳爲

皇上御極之五十年公年屆七旬赴京與千叟壽宴賜賚有加還任奏
撥川米數十萬石以濟吳越之饑
手敕褒美次年調任兩江總督公念兩江雖舊時久宦然地大物博整
飭為難則益厲精神倍於治蜀時適河湖交漲沖塌南岸與安徽巡撫
書麟公河道總督李公奉翰協力籌辦漫口甫塞而大將軍忠銳嘉勇
公統兵勦臺灣逆匪過師轉餉江南並當其衝公嚴立規條事辦而民
不擾提督陳杰素倔強倡議調兵協勦公急檄止之曰小醜跳梁大兵
進勦如摧枯拉朽焉用增兵且沿海居民易動難靜一聞徵調或生他
變誰任其咎仍飛章奏聞
上是之而嚴飭陳杰不一月而臺灣平先時公以積勞得語言蹇疾
奏請解任奉
旨在任調理又公長子漳州府知府華國負儁才有幹局以督餉卒於
詔安配高夫人亦未幾下世公力疾忍哀視事
天子降詔慰勉公益感奮政無鉅細殫竭心神而疾彌甚矣
上意以蜀務稍簡且公舊蒞復移公臥治之公至益修前政意甚安焉
疾亦良已而巴勒布夷入侵佔藏衛公一聞警報蹶然起兼程赴打箭

爐篝辦調度井井眾恃以安兩足遂受寒濕不可以步復請解任
特命御前侍衛慶成挾醫診視賜人參一斤並許緩程進京旋授兵部
尚書
紫禁城乘坐肩輿召見則內侍扶掖而終已不愈始奉
旨予告又留京數月祝賀
八旬萬壽而後行在籍四年薨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九
日享年七十有九貴州巡撫以聞
上爲軫惻予祭葬如儀賜謚恭勤公曾祖祖父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
官曾祖妣汪氏祖妣毛氏妣張氏皆誥贈一品夫人配高氏誥封一品
夫人恭孝慈惠與公一心同德子二長華國乾隆辛卯科舉人官漳州
府知府次華封乾隆甲午舉人由候補知州改授員外郎孫男十人華
國生再沂候選布政使經歷先公之葬卒次再濂再澥並國學生再汾
尚幼華封生再涑丙午科副榜分發江蘇候補直隸州判次再瀛戊申
恩科舉人己酉會試未中式恩賞進士一體殿試授主事在禮部儀制
司行走先公卒次再沛再潞並國學生再汸再沖俱幼曾孫四人之鈞
之鏞之銑之錦孫女九人皆姻四方名族初公以身未列甲乙科所至

培養士類振興文教鎮江寶晉書院蕪湖中江書院皆公所鼎新創建士肄業其中者飛騰接迹爲兩子擇師必延文行兼優之士禮待資給人而益加用是子孫鵲起旁及姪姓公入官始學而摛發鉤距敏于儒生閱文移及奏記槀牘凡所指駁及籤商處必得其要領老幕宿儒紬服焉必至好乃手作書娓娓數百言質實之中洞達盡意此特公之餘事然亦見公質性之高才力之大積乎彼而通乎此也系之以銘曰

醴泉何源兮芝草何根水西萬里兮誕降名臣奮身簿尉兮累積階勳屏垣膏雨兮矢石風雲迺代疆封兮孰與爲鄰盡瘁至老兮不媿恭勤人思舊德兮士念前恩何時下馬兮絜酒高墳

（又）書李恭勤遺事 洪亮吉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

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迓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憊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蹙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鹺使巡漕榷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與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裒聚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既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卽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讌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讌一客成都將軍者新涖任不爲置酒則太恝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蒸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爲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嫗爲餺饠至十數斛歲首五

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即見自正印以上廨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令總督爲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餺飥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傔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已塡補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

命視學貴州嘗道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迓于道左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頻蹙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顧繡貼地者侈風一啟他日

伊于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爲官大吏者勸

前刑部左侍郎李公封墓誌銘 紀昀

公與余同以乾隆甲戌登進士是科最號得人其閒老師宿儒以著述成家者不一高才博學以詞章名世者不一經濟宏通才猷雋異以政事著能者不一品酒鬬茶留連倡和以風流相尚者亦不一故交游款洽來往無夙期讌會無虛日余少年意氣亦相隨馳騁顧盼自豪公獨落落穆穆清靜自守於同年無所同異亦無所親疏若蕭然於仕途外也數十年來升沈不一登九卿者僅六人而公實居其一論者謂窮達有命不在聲華之相耀也是固有然然公以恬退樸訥之性而卒受殊知得躋通顯者亦自有由公由翰林改刑部時有翁強汚其婦婦爪傷翁面得免畏其再逼遂自盡眾謂傷翁不孝不宜旌公謂婦此時惟恐不免耳是無妨於孝仍宜旌錢文敏公從公言公緣是知名由郎中出守廬州時奸民葉虎倡順刀會爲暴於鄉里公捕治渠魁而嚴戢其黨卒消亂於未萌由江西鹽法道擢浙江按察使時諸商感公革陋規疏鹽引瀕行贐以八千金公力拒不受由湖南布政使獲譴再起爲福建汀漳龍道時力懲海濱剽悍之俗終公之任無械鬬修造戰船嚴禁

以舊料抵新料積弊一清官江蘇布政使僅四月清釐賑務所全活甚
眾官湖北巡撫時會歲歉舊官不能察屬吏賑恤未周姦黠者或强借
富民糧豪猾者又執而生瘞之公奏請悉行究治撫字多方杌隉者以
安又廉知十年前盜糾衆入民舍肆劫掠而吏匿不報立置羣盜於法
參治歷任各官罪而吏由是儆盜由是戢
優詔褒嘉遂有兼署總督之命知公之勤於其職簡在
帝心者久矣迨年近七旬自覺精力稍減即不敢久居要任致察核不
周
天子亦俯鑒其誠改司秋讞盡力所不能爲者即不敢爲知凡所敢爲
即爲之而有餘矣豈泛泛委時任運者哉雖以荆江泛溢失於預防落
職而工竣以後仍
特賜按察使銜俾頤養於林下嘉慶丙辰來京入千叟嘉宴
恩禮有加亦皆非偶然先師阿文勤公嘗曰仕宦措足於實地可無顛
蹶即意外失足亦必不至破顱損骨至哉言乎公其知此意矣公諱封
字紫綬松園其别號也先世江西豐城人明洪武初遷山東壽光縣之
斟灌莊故世稱斟灌李氏曾祖諱迥康熙甲辰進士官刑部右侍郎祖

諱樸官南漳縣知縣父諱烈官蘇州府同知公生於雍正元年十一月卒於嘉慶元年九月元配郭夫人繼配朱夫人俱先卒公子三長鈖官工部司務次鈺乾隆丁酉科拔貢生由四庫全書館分發署江西建昌府同知次鈐縣學生女五適王緯壁劉鼎燮王庭蘭劉世焌王允彬孫六曾孫一公長子早卒長孫景沆將奉公與兩夫人及側室陳孺人柩合葬於九巷莊先塋遣使走京師乞余爲銘余與公同舉迄今四十三年矣故交零落有若晨星閒居京師者僅查給事蓬槎戈太僕仙舟繫朝籍者惟余一人在林下者亦止王侍郎蘭泉王光祿西莊錢詹事竹汀沈運使旣堂殷伏羌會詹及公尚時通音問回憶少年文酒之會杳若前生公今奄化又少一人矣俯仰今昔百感紛來爰慨然而爲之銘曰

人以官富公以官貧貧則貧矣而秋水無塵吁嗟乎吾黨又少此一人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畢公沅神道碑 王昶

嘉慶二年七月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畢公卒於湖南辰州遺疏上

聖心軫悼晉贈太子太保應得恤典令部察例具奏又命嫡長孫畢蘭
慶世襲輕車都尉次子畢嵩珠給與廕生尋蘭慶等奉喪歸吳中而禮
臣議請撰文
諭祭文有性行純良才能稱職鞠躬盡瘁卹死報功之褒於是恩禮優
隆哀榮備至蘭慶等擇以三年三月十八日大葬於吳縣上沙之新阡
旣請少詹事錢君大昕志於幽竁復屬昶以隧道之文公名沅字纕蘅
一字秋帆曾祖諱祖泰由休甯遷太倉嗣太倉分縣鎭洋遂爲縣人祖
諱禮父諱鏞咸以惇德篤行重於鄉閭三代歷次邀
恩封贈皆如公官公少孤資性穎悟六歲母張太夫人授以毛詩離騷
過目成誦十歲明聲韵十五能詩從長洲沈宗伯德潛惠徵君棟游學
業益深遂二十二北行寓保陽總督方恪敏公有國士之目乾隆十八
年順天鄉試中式又二年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大學士富察文忠公
戶部尚書汪文端公皆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成進士以一甲第一人
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九年擢左中允明年陞翰林院侍讀充日講
官起居注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充會試同考官尋轉左庶子
上知公可大用特授甘肅鞏秦階道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奉

旨授陜西按察司使時翠華東幸覲於行在
上詢甘肅亢旱情形據實陳奏有
旨諭督臣加意賑恤並豁免通省積欠四百萬十月擢陜西布政使十二月護巡撫印務時征四川大小金川京營及各省之兵先後入蜀道取潼關及南北棧公調運糧餉夫騾撥解軍火器械安設臺站源源協應民間一無紛擾三十八年五月河洛渭三水並漲朝邑被衝分別賑恤全活甚衆十二月授陜西巡撫三十九年春旱虔禱於太白山遣官取水靈湫雨立應請
旨加封昭靈普潤太白山神又勘西安八旗馬廠空地在興平盩厔扶風武功四縣者四百八十餘頃悉募民開墾歲納租賦爲八旗賞卹之需重修華嶽廟暨漢唐以來名蹟又以秦中碑版最多萃而置之府學俾毋散佚濬涇陽龍洞渠灌溉民田并墾提標五營牧廠地一百七十餘頃歸於實用是時陜西鄉試嘉峪關外鎮西廸化府州士子雲集請照雲貴之例毋論鄉會試每人給予驛馬元聖周公墓在咸陽縣北畢原有姬姓奉祀生一人援曲阜東野氏之例置五經博士一員請世襲并奉文武成康四王陵祀報可是年十二月丁張太夫人憂回籍明年

十月陝西巡撫員缺奉
旨畢沅前在西安最久熟悉情形且守制將屆一年著前往署理四十
六年甘肅河州番回相仇殺傷及蘭州知府副將聞警即屬提督馬彪
西安將軍伍彌泰等統滿漢兵討之繼聞陷河州府城又檄延綏興漢
二鎮一由固原平涼一由略陽鞏秦分道並入適
上命大學士章嘉文成公督剿蹙之化林坪賊遂平四十九年四月甘
肅平涼番回復亂由靖遠渡河破通渭掠靜甯及隆德莊浪盤踞底店
石峯堡公先調滿漢三千五百名赴剿并請發京營勁旅
上仍命文成公偕富察文襄公領健銳火器兩營兵進剿公告以先清
底店則石峯堡勢孤無援可立奏功文襄公如其言番回窮蹙乞命械
赴京師先是西安省城日久頹圮陊剝公謂關中天府係伊犂回部西
藏各外藩朝貢所經請帑興修逮三年而工畢并修潼關城堞鞏固崇
隆迴踰於舊五十年正月進京陛見調河南巡撫豫省頻旱又水溢沿
河田舍被淹公請截漕二十萬石平市價以濟民食未完錢糧倉穀請
全豁免且分別加賑展賑奉
旨所思周到調汝可謂得人如此盡心民瘼或邀天祐朕為彼一方民

慰幸也并增給三十萬石以賑之十月同文成公勘驗高家寨挑水壩各工訖事赴桐柏山尋訪淮源具圖覆奏蒙
賜御製淮源記五十二年六月河決睢州督率司道往來搶護會文成
公亦至於河分溜處斜築挑壩逼溜歸河五十三年河北懷慶三府雨稀麥收薄遵
旨撥運麥穀十萬石減價平糶又令常平社倉各米不拘常例糶借兼行民食賴以充又疏濬衛源之百泉懷慶之丹河九道堰及近太行山向有泉源者俾夫以工受直而田亦收灌溉之利時夏秋多雨漢江及洞庭鄱陽諸水俱驟漲出江以截江流故江水亦騰踊決荆州堤潰城而入奉
旨授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發銀一百萬兩爲工賑之用八月抵荆州同文成公勘潰決緣由蓋因江自松滋而下至荆州萬成堤折而東北北流本窄又有窖金洲沙長數里以障其南兼之盛漲無所宣洩直注堤根潰決實由於此乃盡劃洲旁蘆葦於對岸楊林洲斜築土壩並築雞嘴石壩逼溜南趨以刷洲沙無致壅遏而北於是城堤皆足保護矣又請修城中文武衙署兵民房屋並請賑被災戶口其外二十九州

縣之同淹者分別輕重確勘撫卹窮民均令赴工力作以資代賑奏入
奉
旨嘉獎五十四年三月勘襄陽老龍堤添築挑溜石壩九月又勘估常
德石櫃堤工明年奏修復潛江仙人堤條議銅運過境章程一銅船宜
雇募堅固二銅斤宜過秤足數三險灘宜預趨避四水摸工價宜酌水
勢加添五防範水摸偷竊又勘四川至湖北江中各灘由險改平者十
二由平改險者六新增險灘五雲南銅運始獲安行先是湖北上下汰
侈黷賄賂吏治廢弛呰窳而民風日益兇悍
上故以整頓屬公公緝盜賊嚴刁訟清庶獄年餘審結大小一千五百
餘案而遠界秦蜀者奸宄尚未盡除五十九年八月陝西之安康四川
之大甯邪教起皆稱傳教由湖北公馳赴襄鄖訊辦有
旨降補山東巡撫是秋河南衛沁二河水溢及山東沿河州縣奏
旨加兩倍賑卹公請將本年漕米蠲免復遴員分赴豐收處按價糴買
運至災屬存貯備明年春夏閒平糶之用奉
旨此番可謂用力六十年正月仍授湖廣總督卽赴新任時先有
恩旨以明年歸政各省民欠銀穀令督撫查數奏請豁免公臨去任將

山東積欠四百八十七萬常社米穀五十萬四千餘石悉奏蠲之不肯
遷延諉謝也二月次襄城聞貴州銅仁苗民石柳鄧湖南永綏苗民石
三保等四出鈔掠馳赴常德奉
旨令駐荊常適中之地爲後路應援是時乾州鳳凰廳諸處盡爲賊藪
且圍永綏雲南及湖廣官兵分駐鎮筸轉餉甚急公令長沙岳陽常德
澧州荊門州各屬先儘常社兩倉存穀刻期碾運辰州轉解軍營且令
雇船從朗江以達五溪較用夫背負爲便而辰谿崖門皆以上多苗寨
派文武能事者駐兵防護運道始爲周密其辰州以下逃徙各商給予
口食安置鄰近苗寨州縣團練鄉勇協力堵防北省之鶴峯來鳳宣恩
各隘口添兵分駐兼爲保靖後路聲援連奉
溫旨褒美旋抵辰州檄鎮筸鎮駐兵瀘溪搜捕宜昌鎮兵由保靖直向
永綏熟苗有被脅者准其自首示以若先效順候事平分給逆苗田産
又賞給銀布米糧以散其黨繼聞永綏圍解卽在花園隆團一路按設
臺站六省之師每日供支數萬源源相繼迅速周詳
上聞而益嘉之自三月至八月乾州苗民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
便坐傳見不設兵衛導以朝廷威德勉令自新羣苗涕泣叩頭去迄無

一反側者嘉慶元年湖北賊起詭稱白蓮教宜都長陽各聚數千人爲
應公赴枝江調兵搜勦連破蕭家巖栗子山各寨擒斬千餘賊竄山北
而宜昌別有賊數千分擾遠安東湖當陽復調河南南陽陝西興漢二
鎮兵往援未至當陽陷隨統官兵募鄉勇與前護軍統領舒亮進圍之
殲其外援三千人斬僞帥楊啟元等七月破城因奏當陽善後六事一
編審民戶二分撥營兵三裁撤鄉勇四賑卹良民五旌奬忠節六修建
城垣其他儲備徵發供支策應遠近紆籌鬚鬢爲之頓白又委員攜銀
米分赴村莊安撫難民免使賊誘奏入奉
旨此計是正宜如此又奉
旨畢沅前此勦洗當陽肅淸縣治著有勞績不可不加懋賞著賞給輕
車都尉世職用昭優奬其冬賊之在宜都宜昌者將竄陝蜀
上發京營健銳火器兵二千山東直隸兵二千來合勦公旣奏調山陝
馬二千匹又令人赴邊買三千餘匹解送大營濟用時賊勢蔓延而乾
州已復因密奏逆苗石三保等就擒石柳鄧雖在旦晚可獲以十萬之
衆駐守環攻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賊首反得從中煽誘不若乘其
窮蹙予以自新而於四面要路派兵防守且就降苗內擇其趫捷者以

苗攻苗不至再煩兵力撤出官兵併勦襄鄖宜昌諸賊自可即日掃除
上下其章於軍中皆以爲宜十二月官兵破平隴斬石柳鄧復擒吳廷
義等於是將軍明亮酌撤官兵前赴達州宜昌軍威大振明年公遵
旨留駐辰州綜攬南北諸軍事羽檄紛沓心規手畫久歷蠻荒炎天瘴
毒積勞成疾初患眩暈手足不仁繼瘍生於背病聞降
旨慰問命以安心調攝賜之丹藥而已莫能療矣七月初三日卒於官
舍年六十有八公配汪氏誥贈一品夫人早卒終身不復娶長子念曾
亦先歿孫二蘭慶芝祥次子嵩珠鄂珠曾孫二永滋景緒俱幼女四一
適陳曝一字秦□□一字衍聖公孔慶鎔一未字公自儤直
內廷習於朝章國故少爲裘文達公所知會試出蔣文恪公門下明通
闊達兼有兩公之長出仕西陲時拓地二萬餘里名臣宿將來往邊徼
皆與之上下諏諮且掌新疆經費局行軍轉餉諸利弊貫弗熟悉故四
川陝西湖廣軍務頻仍而公兼權熟計經理裕如自以文學經濟上結
主知不肯有所附麗旌節所至盡心國事勤求民隱至於二十六年蒞
歷省督撫中未有如是專且久者公每入覲輒
命在南書房和詩備顧問所進古器物

御製詩文紀之又撰進關中勝蹟圖志
詔錄入四庫全書
太上皇帝授寶歸政恭進典詮一篇典雅得體賚賞優渥前後所賜御
筆繡蟒詩扇扳指荷包諸物不可勝紀天性孝友迎張太夫人至西安
官署先意承歡靡間晨夕及丁憂回籍適
上南巡迎鑾詢及家事奏承母氏教養始得成立
上嘉歎賜經訓克家額以褒之友愛二弟始終弗替聞不足輒俸以濟督教諸姪鄉試中式者三人由諸生拔貢者一人嘗謂爲政貴識大體治尙甯靜故洞悉屬員賢否而不以機智鉤距不以科條繳繞望之溫然無內外大小皆馭之以恩人服其寬樂爲之用篤於朋舊愛才下士老友如中書吳泰來侍讀嚴長明編修程晉芳諸人招致幕府流連文酒名流翕集望若登仙學士邵晉涵編修洪亮吉山東兗沂道孫星衍咸以博學工文前後受知門下情誼周摯其餘藉獎借以成名者甚多少嗜著述至老不輟所撰續資治通鑑史籍考並靈巖山人詩文集又關中中州山東金石記河閒書畫錄共若干卷每遇古書善本校而錄之若山海經夏小正說文解字舊音釋名疏證三輔黃圖太康地志王

隱地道志晉書地理志新補正道德經考異又若干卷時賢皆奉爲秘寶公仕宦日久太倉舊宅傾圮丁憂時移居蘇州又於靈巖山建
御書閣以奉賜書故自號靈巖山人晚年得山後陸氏水木明瑟廢園將葺爲退老計未果今蘭慶等卜宅兆於此亦公之志也夫祀與公鄉試同年同直軍機處又爲西安按察使知公行事爲詳庸敢掇其關於
軍國之大者勒諸貞石以示後世餘已載少詹事之志故不備書銘曰
保釐之德繇於南方文昌華葢錫羨垂光始以文學馳譽巖廊繼以勳業播績封疆經文緯武用綏戎行仁扇嵩華澤覃湖湘苗民逆命兼患欃槍爰親旗鼓爰峙餱糧速彼羣醜卽我銖沂潢池未殄星隕其芒
九重嗟悼昭示旂常聿晉公孤聿
賜綸章卜茲吉兆上沙之陽水木明瑟冠於江鄉左鄰靈巖
宸翰所藏星輝霞煥下麗重岡公騎箕尾詄蕩翱翔恩榮百世雲礽之
慶

又畢宮保遺事　洪亮吉

畢宮保名沅鎭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湖北教匪往返籌餉及銷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勞卒于辰州軍營有

旨加太子太保諭祭葬其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昶立傳及墓道
碑本末悉具今特錄遺事數則得之翰林同官及公所自言與余所親
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然公遭際實亦半由此乾
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
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昃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蘅代直公問
故則曰余輩尚善書倘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并候榜發耳湘蘅
書法中下即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蘅者公字也語竟二人者徑出不
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
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
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即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
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蓋是年讀
卷官秦尚書蕙田奏殿試佳卷獨多故進呈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
林六載以久次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
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御座最近先是勵編修守謙侍班日行
立欹斜
特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班勵窘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

萬曰明日必須君代我我業語君卽歸閉戶臥倘誤不任咎也公亦不得已代之翊日

上三推畢回坐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在

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卽出奏曰布穀卽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第一人因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職也

上喜卽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韵詩呈進

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及巳官巡撫復値

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于此會拔擢一人葢指公也公性寬平官陝西久諸細事或弛廢適

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西安久不去意欲翻駁數案及鉤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也不敢與鈞禮每日平明卽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已也厲威嚴不得發留數日意不懌馳去于是諸愓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送之獨遠復執手流涕乃别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聞有一藝長必馳

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衍留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人一署中疾之若讐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衆郎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其處則亦有法因別搆一室處孫館穀倍豐于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田產貲畜皆沒入官云

謹案原編有陝省農田水利牧畜疏一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碑傳集卷七十三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七十四目錄

嘉慶朝督撫

資政大夫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兼理糧餉管公幹貞墓誌銘 趙懷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日秉行狀 孫星衍

資政大夫安徽巡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荆公道乾行狀 孫星衍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行簡神道碑銘 惲敬

安徽巡撫錢公楷傳 任兆麟 代阮元

榮祿大夫振威將軍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閩浙總督董文恪公教增墓誌銘 湯藩

嘉興錢儀吉纂錄

嘉慶朝督撫

資政大夫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兼理糧餉管公幹貞墓誌銘

趙懷玉

國家東南之利莫重於漕而弊亦最大數十年來克殫厥職又以清操著聞者咸推清江楊勤愨公錫紱及滿洲鄂寶公其後吾鄉管公實踵美焉公諱幹貞成進士時禮部改貞爲珍乾隆六十年有
旨仍改原名字陽復號松崖自南宋以來世爲武進人曾祖淑考職州同知祖棟國子監生考景賢乾隆元年舉人公在母勵七月而生生之夕舉人君夢神人負大旂書翰墨文章四字歷階升堂故初名又曰翰五歲而孤母史夫人苦節撫之嘗手錄鑑略以課年十一能屬文十九祖母陳夫人卒公以祖在雖不爲祖母服重而髫齔喪父於心不安終三年未嘗與歲試乙亥補生員丙子中副榜貢生己卯中順天舉人丙戌大挑舉人初以知縣用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己丑散館授編修明年以母喪歸甲午分校順天鄉試乙未分校會試丁酉充貴州主

考官戊戌充教習庶吉士庚子改陝西道監察御史掌貴州道辛丑巡
視西城轉京畿道癸卯巡視天津漕務是秋掌京畿道復視西城冬巡
視南漕遷戶科給事中乙巳再視南漕丙午遷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
議協理漕運總督事仍視南漕丁未遷光祿寺卿內閣學士充文淵閣
直閣事戊申再
命協辦漕運總督進工部右侍郎署吏部右侍郎充順天鄉試主考官
己酉充會試總裁官授漕運總督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庚戌
大駕東巡賜孔雀翎黃馬掛乙卯京察一等丙辰
召預千叟宴其在翰林直史館任撰文斤斤以品節自勵
四庫館開纂修者得保膽錄人爭趨之以便其私當事欲以相屬獨辭
不與札薩克蒙古外藩王公創立表傳眾難其人公任總纂五日定議
二年而書成其視西城城堞皆親斷立發劾左翼稅局濫罰牲隻及副
指揮馬爲玘改供縱犯勢要請託概不得遂暇即周行郊內外凡命案
竊案捕之輒獲其視天津漕楊邨方封雇民舟爲撥船至數歲不得釋
又牐外幫有無弁無兵者公皆奏上之及視南漕幕無一人從容自理
時漕船回空多守凍公以打冰須先通下游若治上游則冰凌下注益

增堅厚如其法遂無守凍之患山東江南不雨雖挑濬運河漕艘仍阻
公具陳雨少河無源開壩遲前後之阻有故因附陳河湖水利畧言漕
船之速在運河運河又以諸湖爲水櫃誠使節節疏通雖遇旱澇可以
節宣否則雨少無籌濟之方雨多無容水之地至引黃入運亦一時權
宜苟水利充盈黃河全力下注運河自不致停沙又奏駱馬湖宣洩事
宜所言皆中竅要竝得
旨議行其總督漕運首減浮款添給江西幫行月糧請留直隸借款銀
十萬兩交長蘆鹽政易賣鹽錢文濟楊邨諸幫撥價又請蘇州太倉押
重運官倣江南通省例自水次到淮不得更換又請河南豁免緩徵停
運減存之舟就近赴山東受雇撥運又請各幫水手短縴責成頭舵工
以素識誠實之人充補免聚衆竊盜諸累皆
報可時各省開兌多至春初又在在逗留遇水淺及河溢之年有在北
河度歲者公嚴飭弁丁修艌受兌復冬兌冬開舊制速簽盤以免守候
撤委員以絕滋擾嘗策馬躬自督催風雨弗避或不歸所乘舟支帳露
宿微弁出力必親慰勞之運丁舟人不用命立予懲罰當時或苦其苛
急及回空省費無絲毫派累咸大悅服五十八年春積勞感疾奏請開

缺
上命安心調理使總督書麟公就近兼攝乃不敢辭稍愈卽起視事然
自是精力始耗矣初白糧運京倉勵十之一偶值輪派以爲畏塗會有
新令令全運至京而未籌運費倉場侍郎使運丁以諸舟餘米給坐糧
廳經紀代運浙江黽勉行之江南餘米少丁情不便公以咨部倉場奏
江南次年已曾具結不應仍執初議部議鐫二級用公運次受替馳赴
熱河
行在面陳江浙情形不同旋奉有此後浙江白糧照舊運通之
旨次日復傳詢江南白糧運丁次年何以願行漕糧有無改運京倉及
運京之費何出公因押運各員尚未及見運費屬監督所司竝以未能
深悉覆奏再奉嚴議摺仍
留中會江南大吏疏中有督糧道等曾以此事申告總漕未經批發語
遂革職時丙辰七月也公任漕運凡七載知無不言遇當糾劾雖要人
無所顧忌時內外章奏多以其副白執政請可否公獨緘封直陳以此
頗爲當路憎嫉此又公卓然大節人或有所未盡知也少孤貧事母至
孝交友不以窮達易節身雖顯未嘗一日去書五經皆有著述諸史於

初明一代尤稱淹貫詩文下筆立就獨得雄直之氣既罷官自以蒙
上特達之知未忍遽歸就邈僦居法源寺旁屏絕人事纂輯生平未成之書或以歸計進輒愁然不語人亦無敢以此勸者居二年舊疾作以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寓舍距生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五初娶史氏誥贈夫人持家有禮法攻苦食淡戚鄙稱之先公十二年卒再娶史氏誥贈夫人子三適安河南濬縣縣丞署涉縣知縣後公一年卒適儀布政司理問職銜適羣女一未字孫二人貽菲貽葆五年正月葬公某鄉之某原夫人祔焉禮也懷玉交公垂四十載知公最稔其忍不銘銘曰

其才沛然兮其節卓然施於有政兮匪懈益勤初以爲苛兮久而歸仁在唐維晏兮在宋則侁一蹶弗振兮并厄其年
帝方嚮用兮曾不少延歿而誰嗣兮爲世惜人我銘其室兮永固且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孫公曰秉行狀 孫星衍

公姓孫氏諱曰秉字德元一字葆年奉天承德縣人先世居臨榆遠祖在明永樂時有世襲金帶指揮者葬在縣城南之古甯海城外碣字漫

濾無名諱可識考曾祖守祖妣穆氏祖自貴妣杜氏父賢妣王氏何氏
三代皆以公官布政使時累贈通奉大夫江甯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
少聰慧讀書目數行下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辛巳
恩科成進士三十六年選授河南郟縣知縣越四年丁母艱回籍以貲
候銓知府復仍以知縣試用湖北省四十三年補授嘉魚縣又署建始
縣公素性儉樸以爲縣令親民之官當約己奉公今世有以饋貽遷劇
邑屬託撓獄訟者吾不忍病國病民以徇俗也故所至之處多不稱上
官意同僚亦笑其迂及受代時國帑無絲毫虧缺士民皆歌思不忘四
十四年選授廣西柳州府知府明年到任以能調鎮安府撫輯夷民甚
有威惠五十一年擢四川永甯道又二年調貴州糧儲道署貴州按察
使又二年擢湖北按察使時値畢督部以重名坐鎮雅俗屬吏少所許
可獨倚重公商搉平反以爲孫廉訪不吾欺也五十九年擢山東布政
使時中朝柄政者以威權撿攝外臺大僚自道府以上皆以貨賂固名
位公獨不與通謁曰吾以樸誠受
主知不知其他以是爲要人屬託所不到尋調江甯布政使嘉慶元年
八月到官値山東江南河工久未合龍議派地方官助貲開浚引河且

議請加征公力阻其說以爲加征非
盛世事即扣守令常秩使俯仰無資是迫使朘民也其事乃已
今上親政赫然革吏弊開言路公乃奏言河道挑築工程請任河員以專責成河員承修工竣應令會同地方官勘驗結報先是開河工程檄調沿江沿海牧令民事曠廢姦以購秫僱夫或以徵求累民或稱賠累虧帑及築隄濬河悉斂費以屬河員無從稽核沿河守令與河員同有參處分賠之責工程虛實不相關白公深嫉其弊故奏及之其後河工文武有以侵帑見法籍其家貲累萬或疑公密陳不知其審也四年四月奏請復知縣改教舊章自五十一年定例知縣補缺才不勝任即令休致公奏言士子讀書得第需次多年始登仕版遽令終身廢棄非所以示體恤且恐土司重去人官因其別無劣蹟姑息貽誤又非整飭官方之道請以年力強壯學問優裕者改補教職如舊制又以楚蜀軍營召募鄉勇皆不教之兵驅之遠行有急既不可恃無事則散而爲患奏請興建營田編查保甲言自河南南陽陝西以至湖北安襄鄖陽陝西西安漢中興商一帶長山大谷數千應
勑下督撫招懷歸降流散之民各給無主田二十畝借與資糧使之耕

作水田則濬川通渠旱田則開溝鑿井其山地不宜種植稻麥者雜種桑榆菱藕以助衣食五家立社擇年高曉農事者爲伍長教督耕作和睦鄰里守望相助險要地方添設巡檢千把駐守彈壓習練技勇則流亡得以安業鄉勇有所歸縮此本固邦甯之效也保甲或累民因其累以弛之未免因噎廢食請責成州縣每鄉之中計戶分甲公舉誠愨一人以爲保長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一人以爲甲長令簿記往來人客則保長不至累民罪匪無從匿跡又以承平日久懼軍營將士不嫻武略奏請選募將士訓練講求以資武備言生聚攻守之術權謀應用之宜具在宋許洞虎鈐經其言簡明頗中體要懇須發軍營講求訓練凡所論奏或蒙

上施行或下部議覆因是益深荷主知嘗以六年正月入覲

上問彌補虧帑之法公奏操之太急恐不肖吏藉詞彌補爲患地方終無實效

上嘉公樸誠後因公子燕翼之道任入覲猶屬剛方似其父云公性伉直江南大吏某以廉絜自喜嘗問何以教我公不敢言及問之切對以公多擁蔽書吏之弊日甚大吏言亦知之但不得其要領公卽舉實事

以對大吏故賢者不以公語爲慴益以此見重公在江南清節彌厲苞苴不入多用悃愊無華之吏置之衝劇率以儉約戒省供張之費數千兩從容調濟貲有餘以補不足或感恩饋贈則以其貲完帑項其後皆不敢干公以私故江淮一路虧缺漸清惟其外任既久知吏弊深屬員不敢欺隱也五年三月擢貴州巡撫甫到官值銅仁縣石峴逆苗滋事之後公恐勦捕時有驚散苗人藏匿因設法招引安插腹內山場餘地使之耕種奏言苗頑均屬赤子不可令其資生無計若苗人各安生業則錯居腹地亦易防範不虞其滋生事端其年七月調雲南巡撫公在任絜己衣不改作日食錢不滿千絲毫官物不以入己惟以普洱茶煮檳榔寄家云此物能治積食勝於致珠璧也七年五月奏請借糶常平倉穀言滇省山多田少土性瘠薄除秋收米穀之外所種豆麥雜糧春收本屬無多每至五六月間青黃不接市糧價昂若竟停其借糶則籽糧缺乏便致輟耕荒廢臣不敢拘泥新例致使便民之政有名無實業經飭行司道準令各屬照例借糶俟秋成後還倉仍嚴密勿許有短發浮收情弊先是有奏言買補境內倉穀爲民累者又有條奏常平倉積久弊生有短發浮收之累請無災年分不準出借者各省倉穀既不買

補平糶又須報部部吏高下其手增減糶價外吏率皆積穀七八年至紅腐米價騰貴富賈獨擅其利常平社義諸倉無見穀一遇偏災無以給振識者患之至公有此奏

上批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實心辦理實力稽查若辦理不善卽不出借倉內仍空空如也總之於民有益之事只管辦去勉之欽此公實心為民不泥成例類此以十一月十四日卒於撫署正寢官所惟侍妾二人僕從數人他無親屬身後所需督部為之經紀喪事遺言不受賻贈歸櫬之日幕僚延督部撿點行篋惟餘養廉銀九千兩印封宛然得以歸櫬而已公生平友愛弟曰俞早卒以次子馮翼為之嗣弟曰箴早卒迎養其嫠撫教其子燕喜為學附生以貲為知縣命弟曰源投效河工官楊河通判一門之內食指千數雍雍如也篤於故舊愛敬儒士業師某老學未達卒後為刊其遺文恤其家累好觀經世之文輯為一冊手自評點每與人論古昔名臣言行流連企慕輒移日晷先是

詔舉孝廉方正或探朝貴意不為申報公以為

國家異數不當壅於上聞使野有遺賢故在山左江南所舉皆寒素有名之士善接幕僚諸詢公事參以見聞掾吏不能舞弊蓋以誠實待人

未嘗察察爲明人亦不忍欺云公生於雍正十年十二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二人長燕翼前廣東肇羅道次馮翼蔭生簡用通判候補郎中孫一人豫謙星衍官山左時與公同僚及歸僑居金陵公以同族有過從之雅知公爲政一二因爲行狀以質世之知公者

資政大夫安徽巡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荆公道乾行狀

孫星衍

曾祖爾極祖毓光父德志俱贈資政大夫安徽巡撫

公名道乾字健中號南谿先世自明時從山西猗氏縣遷居臨晉公生數齡極穎慧稍長爲文力追先正不苟隨時好年二十一爲附學生旋食餼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縣分發湖南試用署麻陽龍山兩縣事時苗匪不靖官兵所過水陸役使民夫公核減其數民無擾累題署東安縣鞫何孔熊爭山毆斃李芝獄白所誣何振林冤出之衡州迤南食粵鹽粵商入楚饋東安令千金成故事公卻之上官始重其操調永順旋膺卓薦丁母艱歸里四十一年服闋仍發湖南署慈利縣捕治土豪高斐秦淮佐等民以安業補龍山縣調署靖州

是年州境大祲餓莩狼籍於道公碾倉穀出糶設五廠與民期晨舉礮爲號民自赴廠買粟胥吏無所施其弊又以粟給其瘫疾無告者且請截留長安營兵米贍賑使秋收解歸營兵民兩便奉檄至省治獄安鄉甲與乙婚乙後悔以女許嫁他姓將婚甲母命甲偕其兄往奪女歸乙家來索酒食因叫號甲母恚自縊吏以甲累母至死罪應死公得乙悔婚狀坐乙家婦女威逼罪責免之人皆以爲當復以卓薦擢甘肅甯夏府同知會入覲劉相國墉稱爲第一淸官中朝屬目劉曾巡撫湖南習知公行政云署肅州石峰堡逆回抗拒官軍公從軍書旁午中治事不廢猶修復水利資灌漑制府舉公端方謹愼卓薦記名擢安徽池州府知府五十四年到官革除弊規甚多署蕪湖道江安糧道時大興朱相國珪巡撫安徽尤信任公六署蕪湖道事榷稅贏餘存公不以入己旋上大府爲賑恤費五十八年調鳳陽府知府復調安慶首府隨制府至江西公幹其冬大興朱公以卓薦保公入覲

高宗純皇帝有聞汝作好官之諭記名請假省墓未抵家簡授山東登萊靑道嘉慶元年到官五月代理山東布政司事時康方伯基田塞河豐工檄公代至省治事是冬與康公商舉計典以激濁揚淸爲己任薦

廉吏崔映辰李如珩等而密劾其下不飭者二年擢山東按察使四年二月擢江蘇布政使先是州縣官存留俸薪儀從郵驛經費自令甲改解司庫俟奏銷後請支始則防吏侵挪久之解有浮費發有短平甚至勒抵前官虧帑佐襍教官不能得俸其驛傳領於臬司不絜者或苛駁案牘因爲饋貽郵政廢弛日甚公陛見時奏請州縣坐支經費依舊章在地丁項下開除以省解司請領之繁奉

旨補揩即荷俞允施行天下便之六月到官八月擢安徽巡撫公以清名荷知遇不三年自監司加擢節鉞益思厲節操整頓地方積習先是外臺州縣虧帑代任時以供張什物鋪陳作抵積多至腐敗不可觸手猶以重値注籍公檢察通省存貯實數盡令斤賣償帑負而徵其不足之數於前後任事者曰吾荷

主知不敢避嫌怨也又言事君當念勿欺故奏牘質直無華飾雖以此得過不悔時弊政難驟革而他省復不能畫一行罷任官有牽連久不得赴補者始怨公求治太急矣六年赴江甯監臨鄉試歸奏請以勞疾解任奉

硃批獎公官聲及辦理封疆公事妥協諭令解任後或回本籍或即在

江省就近調理痊愈來京簡用十二月受代居皖城明年三月三日以疾終於寢舍春秋七十有二臨終呼首府縣至寢所指牀下金示之曰若視印封吾幸受

重恩積養廉數千兩足以歸櫬營葬事諸君素愛我勿爲斂賻又呼其兄屬曰兄仁弱勿聽此輩慫恿受賻違吾言言訖氣絕公生平儉約無姬侍服食之好自處刻厲不肯以清名蓋人性友悌兄應乾御乾俱先卒與兄學乾不離晨夕至老共牀褥教督子孫嚴不爲具產業篤念師友嘗受業牛大令運震之門後官山東召其子爲運震表墓樹碑親往醊奠居恆好閱書傳格言嘗言生平得力是敬讓二字沈靜有先識故大僚某官山左時有

旨命往濟上視運道卒不往公憂之曰事上如此何以使下又見其不救月食挾優伶出省爲使車設燕告人曰此公不敬天不敬

君禍至無日矣屬同僚愼之其後大僚果以侈貴要敗去星衍任臬使時與公先後受代與公知契最深及丁母艱歸公過金陵必相視執手不忍別親見公行事略因行述爲撰次所記憶以俟錄名臣碑傳者採擇焉子澤桓澤棈孫三人長炳縣學生早卒澤棈生次炆次焜俱澤桓

生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行簡神道碑銘 惲敬

公諱行簡字敬之姓裘氏始祖萬頃仕宋爲大理寺司直自會稽遷新建遂世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曾祖瑱歲貢生祖君弼刑科給事中父曰修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謚文達妣一品夫人熊氏文達公生子四長麟翰林院編修次師國子監生皆早卒次即公次行恕湖北漢陽縣知縣公年二十丁文達公艱服闋

高宗純皇帝欽賜舉人內閣中書推文達公舊恩也旋直軍機處遷侍讀擢山西甯武府知府調平陽府以熊太夫人年老請內用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仍直軍機處升刑部福建司郎中

本朝之制凡章奏陳達

制詔宣降軍機大臣取

進止章京行之內閣六部或徑下各直省及外藩公在直二十餘年內嫺掌故外悉四方之政於是朝野之論皆以爲能可大用

今上加意人才大臣多以公名舉奏升內閣侍讀學士奉

命祭南海是時教匪未靖經略額勒登保公駐略陽公奏請陝西四川

帶兵大臣扼衝嚴守使陝匪不入川川匪不入陝然後逼使東竄經略以大兵蹙之可計日梟縛復命後升太僕寺少卿奉
特旨偕大理寺少卿高星額公犒軍公奏請自寶雞至褒城棧道兵卡宜復設且於要害設大營隔賊走路兼通大軍糧運而其時經略引嫌請止舉劾麾下功罪公奏請五路帶兵大臣所統將士皆聽舉劾移書四川總督威勤伯勒保公爲陳廉頗藺相如相下之義兩帥大和公論事多中機宜得大體類如此遂次鳳縣升太僕寺卿次西安除河南布政使調江甯布政使

賜花翎丁熊太夫人艱未禫除福建布政使旋調直隸布政使兼按察使護直隸總督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輸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藪滙錢穀出入多未釐正

高宗純皇帝欲以曠蕩之恩滌之暨

今上登極下詔盡免歷負而地方大吏鉤稽簿領束於成格不能一概除豁官民或借以爲煩擾之具公以爲非清帑無以塞僥倖去煩苛遂一以清帑爲首事福建布政使冊目十有一公於中分子目一千五百有畸於是支解耆豪黍皆見吏不能欺得銀若干萬兩直隸民逋議分

年隨輸官逋議分年罰繳得銀若干萬兩前後兩省凡清帑若干萬兩
旋奉
特旨以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嘉慶十一年永定河溢公舟行視堵
築九月庚午感急疾卒年五十有三遺表聞
子實授總督卹典賜葬銀五百兩碑銀三百五十兩祭銀二十有五兩
諡恭勤配莊夫人禮部侍郎存與公女子六長元善
欽賜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元滄國子監生次元俊副榜貢生候補鹽
場大使次元遜候補通判次元穆次元英孫開甲元善出女六皆適名
族某年月日元善等奉
諭旨葬公於新建慈茹鄉之硃砂岡立碑設祭如禮敬於元善相習知
公為詳謹條其大端碑於墓道之左銘曰
文達蓄德是延恭勤上品之才如擢寒門截鵠斷犀導鋒微至精心一
往用其不二遂涉吏事佩乎青朱囊封之言
天子是俞治戎以和治事以肅大將柔心小胥重足甫授節鉞為方鎮
臣祁雨未周已墜其雲幽幽青原戴吾
君賜子孫繩繩于千萬世

安徽巡撫錢公楷傳 任兆麟代阮元

公錢氏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爲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明初有貴四者坐事戍黔屬其子於錢遂從其姓四傳至薇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贈太常寺卿事載明史又四傳至贈光祿大夫綸光爲公高祖子長卽文端公次峯廩貢訓導爲公曾祖以父喪哀毀卒

欽旌節孝任太夫人撫孤汝鼎以文端公蔭國子監生爲公祖生子濬爲公考亦以父喪哀毀卒母程親授公讀書當大風雪夜紡聲書聲中且相答也三世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公賦性頴敏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丁酉選貢癸卯舉順天鄉試己酉會試第一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改戶部福建司主事直軍機升江南司員外郎丁祖母承重憂服闋補原官嘉慶戊午充四川正考官旋

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鎭安二府當極邊例令赴南甯試遠道二千餘里乃奏請歲科并試以惠貧士庚申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任滿復命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郎中京察一等補太常寺少卿升光

祿寺卿
命按事河南山西凡決獄不敢忽不輕用刑囚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危坐鞫之卒得其情授河南布政使
諭以寬嚴相濟勤慎辦事勿效近時習徇因詢家世公備陳母教伏地感泣
上爲動容曰此賢母也旣之任常昧爽起謁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窗布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餚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爲限制令分季解司官民無擾累兼攝巡撫河東河道總督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價日增晉撫初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訐訟滋紛請
飭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擢廣西巡撫廣西多客民依山爲寮誘土民爲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謂弭盜莫善於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

列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隘訪緝懸重賞
爲勸於是獲逸盜甚眾弊羣吏先操守後才能顧嘗謂人才難得應劾
者不少恕而時存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教勖若師弟子
然重刊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爲僚屬法調湖北巡撫會
上巡幸五臺請陛見至山西
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冊扈蹕還至正定
召對十六次錫賚無算還武昌有
旨來京補戶部右侍郎時南陽盜王朎子等所過劫掠襄陽毘連南陽
公飭屬爲備總督馬慧裕奏請少留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弊四
事曰漕米之運荆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
坍卸報豁以杜爭端提督署宜移駐襄陽淮鹽價昂川鹽潞鹽價皆賤
宜減淮鹽價以杜私販皆
允行署河南巡撫嚴捕王朎子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獲
王朎子解河南公訊治陳奏調工部左侍郎旋授安徽巡撫李家樓河
決宿州靈壁當其衝泗州當下游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
勢攜餅餌飼災民支席爲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月口食飭

各屬吏勘明戶數具奏卽發帑四十萬餘兩以賑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惟濉河爲減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之水李家樓奪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尚不能容今漫口未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疏導且亦窮於尋探

批答韙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退民得安宅歙縣人張亘璧采生斃嬰女多人

命鞫之亘璧恃無證陽聾聵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十日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冤鞫之原讞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萬倉以拒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贓證備具贓止袍一裘一布二匹而裘故非實公委曲於典裘券冊內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之潁亳壽鳳等處俗悍多訟莠民傳邪教習拳勇以脅眾公悉擒治每決四終日食爲之減視學廣西病瘍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氣益耗歷官數省釐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胃疾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於官年五十三遺疏入

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圻歷更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溘逝伊本係孤子孀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諭祭賜全葬公奮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

殊眷不恤勞瘁僳直機密筆不輟書退直讀史賦詩不自暇逸洎外職益勤案牘每吉旦焚香告天願賜豐歲若將降咎於民者甯降咎於某身祈晴祈雨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款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已見不輕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事母至孝迎養慕若孺子著有綠天書舍詩集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畫有家法無子以同祖弟棫之子承志爲後女一德容

榮祿大夫振威將軍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閩浙總督董文恪公教增墓誌銘

湯藩

董公諱教增字益其又字觀橋江蘇上元人也曾祖諱志道祖諱法泰本生祖諱法建考諱以學三世以公貴並誥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如公官公考用績學爲名諸生晚始得貢司訓贛榆位不稱德遺慶於公

生七歲能全誦五經十九補諸生爲少詹事錢公大昕所器重解釋漢書數十事錢公擷入史考異中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公獻詩賦

欽賜內閣中書五十二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三名授職翰林院編修公自爲諸生嚴正自守貴顯赫奕終歲不一履其門散館改主事補吏部考功司主事升文選司員外郎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擢郎中掌文選司印吏部則例繁擾人不能記憶公引某事宜用某條某條在某冊嫻熟愜當猾吏莫得舞其文嘉慶四年

睿皇帝初親大政用九卿薦發四川以道員用公至四川甫七日檄署鹽茶道事旋署提刑按察使川匪餘孽竄渡嘉陵江民逃難至成都議者謂流民入城慮雜奸宄將閉城令無入公曰成都民吾赤子也川西民獨非吾赤子乎急內之而日與諸僚分城巡緝逃者數萬皆獲生卒無他患補授提刑按察使峩眉猓夷滋事貪功者請進勦公曰兵凶戰危不可妄用密遣幹吏偵伺動靜僅擒夷民滋事者六人漢民挑釁激變者十一人論奏如法餘無所誅調貴州提刑按察使旋擢四川承宣布政使再擢安徽巡撫公在安徽熟悉其民多無情之訟又徽州伴儅

甯國世僕頻年相告訐屈鬱者眾公奏請嚴杜妄訟凡世僕出戶已及
百年者雖有據亦與開釋
上嘉之命纂入則例由是被訐之戶得還為良民者數以千百而爭訟
之習為之頓清調陝西巡撫陝自嘉慶紀元以來數經寇亂民氣殘毀
公既至壹意撫民四五年閒民以蘇息初公在安徽馭下頗嚴及至陝
迺務行寬大人乃知公因地制宜寬猛相濟如此也再署陝甘總督旋
調廣東巡撫當是時河南有滑縣之亂陝西提督楊公遇春帥師進勦
公自蘭州啟行密念滑賊在圍勢已窮蹙而南山老林安定未久恐因
勢轉相煽動請飭回遇春於陝西奏甫入而楊公已奉
命赴陝聖算忠謀若合符契聞者以為奇撫廣數年擢授閩浙總督會
匪洋盜所至肅清而福清林彌高抗糧數十年羽翼環布吏莫敢誰何
公立擒誅之姦黨遂散是事也為消患於未萌
上尤善焉督閩數年嘗署浙江福建巡撫兩浙鹽政及織造關防一時
兼綰五印人以為榮然公勞劇病矣病稍愈奏請陛見會
睿皇帝上賓公入都哭臨哀毀復病
今上皇帝特命歸鄉調治道光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薨於上元里第年

七十三事聞
上軫悼賜祭葬及碑文謚曰文恪公自爲諸生不恥疏敝當官守職蠲
潔敬慎事
上以誠接下以恕吏黜浮薄政務安靜不邀奇功亦不貽後悔
三聖相繼倚爲重臣夫人蔡氏誥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子三人長斯壽
一品蔭生次斯福湖南辰州府知府護理辰沅永靖兵備道次斯廣尙
幼以道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與蔡夫人合葬於聚寶門外之姚家山
銘曰
公在齠齔遭家弗恤母氏之喪泣求窀穸風嘯雲蒸爲鯤與鵬居多士
上至乎大臣初官京師棘棘不阿貴勢所厭
皇心所嘉畀之監司授以封圻公跡所屆
皇無憂思公去螽賊怒如霆疾及蘇槁禾湛湛雨澤匪公異施惟民異
宜攻救殊藥公誠民豎西赴汶水東漸閩海公無他功民畏民戴公旂
央央來過故鄉楚人有言衣繡晝行衣繡晝行於公何榮公貴卅年公
猶諸生度今廊廟揆席方召重歸幾時白馬牽旐姚山之阿穹碑峩峩
鳳藻龍章鬼神護呵烝烝孝嗣斲石更誌揭此銘辭永昭後世

碑傳集卷七十四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二十八

碑傳集卷七十五目錄

河臣上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文襄公輔墓誌銘 王士禎
又靳輔傳 王元啟 陳潢附
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布勒哈番于襄勤公成龍墓誌銘 王士禎
陳恪勤公鵬年行狀 余廷燦
又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謚恪勤陳公墓誌銘 張伯行
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恪勤陳公神道碑 曹一士 代某
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恪勤陳公墓誌銘 同上 鄭任鑰
又附武陟陳公廟碑 同上 代方苞
又附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方苞

DS 734 .C56 V.28

碑傳集卷七十五

嘉興錢儀吉纂錄

河臣上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靳文襄公輔墓誌銘　王士禎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

上震悼恩卹有加禮諡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方員外治豫等將奉

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

賜阡既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屭贔照耀萬古用侈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禎士禎不得辭竊惟

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

天功其力可以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

續惇史譽流無窮若蘄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遼遂爲遼陽人陳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卽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頻旱民多流宂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給本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旣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

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畊二十畊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畊中之經界二十畊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既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舉行而適值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歙郡逼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振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饟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開

上稔公才特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横流宿遷沭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

於南者匯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淸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有八疏奏之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餽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淸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淸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淸水潭亦危且黃河之南岸不堤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堤則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且日壞疏上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下前後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知遇仰秉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

通清水潭工淮揚閒號稱首險益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堰
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門戶屢塞屢決至勞
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
工非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萬又請裁冗員
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樁增卑修
薄諸務晝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凡公所
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答褒勉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
與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州之留城東徙宿
遷之皁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公於皁河迤東挑河二十里
以東運河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於黃河二
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
不得停即或黃強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即洮汰無餘兩運口既
治數百年夙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
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
固堤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年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顏有喜御書閱河堤詩一章賜公及佳哈御舟上用帷幙皆異數也黃淮兩河既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泇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匯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溜費且不貲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
國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瀹因勢利導使三瀆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蠭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
褒公家居三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命閱河一賜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府災有
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仍命公董其役
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公老病再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卽經畫西運周詳曲至自
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
竣遂以病狀疏聞
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
兩河善後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之糧
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
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命治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
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聞
上臨軒歎息靈輀既歸
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命禮部議賜祭葬命內閣議易名賜諡文襄飾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談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則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既陂所謂陂卽今之堤也葢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潰乎讓謂繕完故堤增卑培薄乃爲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束水功乃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洟跛倚世父副使公彥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師訓之爲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仕稍貴卽建家廟凡吉凶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

亙於司馬文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之出終
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
其利益在
國家其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稷臣公無愧
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
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清吏
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詹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
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樹喬樹滋樹畹樹玉樹德樹功廣甯曾孫一人
系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瀹禹績存九川從此乃滌
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
魚黿
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檋蹈毳忘朝飧河伯效靈波沄沄河淮不復憂清
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萬如騰騫維
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諠公騎箕尾民煩冤巷哭過車手舉幡
黃腸祕器

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蹲雲車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又靳輔傳 王元啟 陳璜附

靳輔字紫垣遼陽人隸鑲黃旗漢軍籍順治六年由筆帖式選充翰林院編修歷官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巡撫安徽康熙十六年加兵部尚書擢河道總督輔以黃水裹沙必藉衆流急注以刷之否則水漫沙渟必致旁溢爲災而下流愈塞又清口爲淮黃交會之所雲梯關爲淮黃入海之道自黃水北決王家營則雲梯關外之流愈緩淮水東決古溝翟家壩則赴清口會黃者益少至十五年高家堰沖決三十餘處淮水全入運河不復出清口黃流逆灌至清水潭浸淫四溢海口益淤輔乃博採輿論精思至兩月餘分繕八疏同日上之大要用潘季馴束水歸漕之法培築兩堤使水不旁溢又取水旁淤土築堤使土不外索堤跋卽所開引河亦成謂之寓濬於築首自清江浦至雲梯關二百里於離水三丈外南北各鑿引河使水三面衝刷次自高堰以西至清口二十里沙新淤易刷則於離水二十丈外左右各鑿引河衝刷之堤岸舊用石工板工輔悉改用坦坡遇大水但令平漫而上不以陡峻激其怒

下流既通隄岸既固始議塞決故事堵決必捲薪爲大埽輔於裏頭合龍必須用埽者乃用之餘用編蒲包土塡塞以坦坡代石板二工以包土代埽費省而工復堅久然後濬運河籌經費選河員設河兵使之畫彊分責河兵之設自此始疏上皆報可先是議塞決者先其大輔獨先其易者又於上流分挑引河或築攔水壩殺其勢遇城鎭山岡礙於疏鑿則於上流多建滾水牐壩涵洞使洩數適準所溢之數仍於下流寬處復引洩水歸之以一其力又高堰所以障淮之東決自黃水逆灌湖底澱淤雖周橋翟壩等高地亦苦浸溢輔又築堤三十里捍之至淸水潭決口寬三百餘丈深七八丈糜帑五十七萬餘金歷十有餘年莫能塞輔於決口上下各離五六十丈爲偃月形抱決口兩端而築之長雖數倍決口較其淺深反減十倍不止凡百有八十五日工竣費較前不及百之十六南運口初自天妃牐入河潘季馴欲使納淸而避黃移之新莊牐然距黃不遠輔先於爛泥淺開引河四道使淮水悉出淸口乃自新莊牐西南開河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開河西南行亦至太平壩俱達爛泥淺兩渠互爲月河以紓急溜而運口離黃愈遠河不內侵渠無淤墊之虞民免歲挑之擾北運

口舊在徐州鎮口牐漕船逆河行五百里萬歷中李化龍開泇河自夏鎮達直河口不由徐呂二洪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漕運便之其後直河口塞董口淤駱馬湖又淺澀不行十七年輔別開阜河以接泇河之委而下達於黃運道復通顧其出口自北而南與黃河自西而東者相抵二十年復開支河二十里自阜河歷龔岡至路口達之張家莊與黃河一例自西而東出口處兩溜相比而不相抵二十五年輔以南岸淸口北達張莊尙須逆河行百八十里疏請開中河上接張莊口及駱馬湖淸水下歷桃淸山安入平旺河達海而於淸口對岸淸河縣西仲家莊建大石牐一座從此通運不過絕河七里奉

命興工至二十七年正月工竣初輔議欲於中河北更開一河以洩東水之異漲兼溉桃宿等七州縣之田故名新河爲中河時以經費不足而止輔又私議自淸口入張莊牐雖曰截流而北然逆河而西者居多若於淸河治東陶家莊再建一牐令重運入陶莊回空出仲莊則往來皆順流議不果上然自開中河漕艘遂免溯河之險論者謂其功足與宋禮開會通陳瑄開淸江浦相埒云自黃水入淮淮道時爲黃奪二十三年輔於南岸毛城鋪王家山峯山龍虎山諸處爲減水牐壩九座旣

以殺黃且使洩水匯歸洪澤并出淸口是謂借黃助淮以敵黃此兵家因糧於敵之謀也又河岸牐壩難築易壞輔因山根岡址鑿成者凡七水不能敗尤百世利自十五年以前海口日壅黃流幾無去路輔爲之十年淮黃悉復其故運道大通卒爲忌者所中被論落職三十一年復起時西安鳳翔饑漕粟二十萬石振之溯河達底柱不役一夫而事集
朝廷嘉之是冬卒謚文襄著治河方略十二卷輔客陳潢深知水性爲輔客竭力効忠輔亦傾心委任盡用其策故能有成功潢者嘉興人著河防摘要一書與輔往復議論同里張靄生復纂爲河防述言一卷附之二十三年
聖祖特授潢衘僉事道令贊理河務其後兩河旣奠潢倣古溝洫法爲溝田之制先於安東近湖地試民屯墾有效因力贊輔開屯收息以業兩河游食貧民補償積年糜帑兼備後此防河經費構廬分界歸者如市關土漸廣佔利私墾者多有司淸釐奸民騰謗忌者乘之輔與潢皆削職潢死輔再起以義友竭忠疏陳於朝得追復其職輔所治如堤翟壩塞淸水潭改南運口於太平壩疏阜河開中河其議悉自潢發之故輔疏陳懇款自謂不敢冒功罔上以負此死友也

王元啟曰輔言禹疏九河又必同爲逆河而後入于海不同則力不一力不一則不能逆折潮水之東來而使同歸於海其說具載治河方略一書葢自明代潘季馴卽有束水歸漕之論至輔尤特以築隄著績世徒見賈讓治河策有增卑培薄勞費無已之語遂謂築堤爲治河下策不知讓所斥乃指繕完故堤故堤者黎陽以北百餘里閒再西三東迫阸之隄古所謂曲防者是也至於河東金堤所以遏泛濫之波者仍與西薄大山同功未嘗併廢且讓尚欲從淇口以北據堅地作石隄北行三百餘里豈謂盡廢諸隄始謂治河上策當輔之時淮黃交潰向非築堤堵決使泛濫之波束歸海口則雲梯關外淤沙何由得刷論者謂海口淤卽當專濬海口此眞所謂勸饑人食肉糜耳余讀輔治河書竊嘗深究其義因得撮取其要爲之傳并輔客陳潢事亦附著焉

謹案原編有專差宜減疏防河事宜疏論賈讓治河奏論賈魯治河治河要論治河餘論治河工程附六柳說八首又附有顧椋高書靳于二公治河異議本末一首張靄生河防述言十二則均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

布勒哈番于襄勤公成龍墓誌銘　王士禎

國朝有清忠彊直經濟名臣曰兩于公皆諱成龍其一官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清端其一歷官總督河道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謚曰襄勤則公也字振甲世爲奉天蓋平人徙廣甯父得水光祿大夫三等阿達哈哈番以公貴進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本生父國安貤贈如前官公少有威稜慷慨負大志起家樂亭縣知縣恤民緝盜有殊績以詿誤去樂亭民數千人再叫閽乞留奉

兪旨復官以才望推舉知通州治視樂亭而加嚴逋盜屏迹會禁旅班師令行禁止市肆不擾是時于清端公塡撫京畿雅重公治行尤喜其戇直無隱遇之有加禮會清端擢總督江左右開制府於金陵特疏公知江甯府引以自助公涖江甯益厲清節事關利害侃侃持之雖制府亦不苟同清端愈益重之徐州奸民某走京師以左道惑衆上變事下制府檄江甯鎭江兩太守會鞫公力白其冤狀制府疑故縱詰責甚厲公庭爭曰某一身不足惜殘民以逞其去屠伯幾何以一官易數百民命某實甘之制府無以奪疏上部議不可讞獄者皆麗考功法當免官

公聞之怡然卒荷
上恩得釋瀕江蘆洲土沃而賦輕明時多勳戚産入
本朝豪强隱佔貽累小民公銳志澄淸有課而無田者曰坍江立予豁
除有田而無課者曰欺隱陞課而薄其罰凡密蘆稀蘆泥灘草灘水影
各有差等蘆政一淸京口駐防水師設沙船數百艘敎習水戰每遇修
艌之期例分發各郡禁令勿派民閒一錢制府力請公修格子部議比
工竣他郡一船或費至千金公躬自料揀竹頭木屑未嘗輕棄比訖工
計一船之費不出二百緡制府善之康熙二十三年
上南巡至金陵諸守臣迎駕通濟門外
上首問于成龍安在公趨跪馬前承旨
上目注者久之至行宮傳命賜御書一卷回鑾次宿遷
特旨擢江南安徽按察使
駕至京師特召公父入朝賜貂裘二襲仍傳諭八旗父兄敎其子弟當
以于某爲法其寵異如此尋
命以按察使督理下河會河議起衆喙紛紜公亦
召入留京師未幾特擢僉都御史巡撫直隸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也陞

辭
天語褒嘉諭以奉公守法潔已率屬公前奏曰
聖訓八字臣職分所當爲然臣受恩深重非行他人不敢行之事不足
答殊知於萬一
上霽顏曰第言之公奏曰畿內民生不安由於盜源不靖首在弭盜以安民今八旗投充匪類稷狐社鼠憑藉權勢肆詐行劫有司莫敢譏訶積漸既久釀成厲階請許臣用三尺法便宜行事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公侯伯以下奴客有犯無赦即上而皇莊莊頭有骫法者臣亦得以三尺繩之勿有所徇庶姦宄有所畏忌民生得以安全
上嘉納之因問如此行去盜賊何時可靖公屈指曰三月可矣
上諭如工部所用車兩皆發現銀應在京師近地僱覓今竟派諸州縣貽累民閒此項銀兩作何開銷公奏臣兩爲直隸州縣官稔知此事顧積弊尚不止此即如狐皮一項聞部徵折色每張止五錢州縣起解竟什倍之
上諭爾涖任後凡如此等利弊應興應除者一一奏來公承旨復奏巡撫二字顧名思義職在巡察地方撫綏百姓向因不肖督撫出巡郡邑

盛騶御飾廚傳所過驛騷屬吏望塵奔走救過不暇何暇陳民疾苦是
爲民大害者督撫其尤也督撫出巡有禁蓋由於此臣請輕騎減從到
處巡察大廉大貪立卽飛章入告請黜陟以示勸懲臣知有
君父不知有權要
上曰爾由按察使擢巡撫出朕獨斷不由廷推此行努力爲好官以副
朕懷又諭爾當廉潔愛民以寬劑嚴不可太刻朕御下以寬爾其知之
宜體此意公奏
皇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天下黃童白叟皆知之臣起家州縣身歷其
苦不敢過爲刻覈以辜聖恩
上曰今之督撫朕可相信者惟兩江總督于成龍江南巡撫湯斌及汝
三人耳受茲重寄當實心實政有始有終如總督于成龍做一番方好
公奏臣之屢擢不由推薦皆出
宸衷臣若自甘不肖卽
天顔何以下對九卿臣萬萬不敢出此公至後左門
上命御前二侍衛傳賜白金千兩表裏二十疋公旣泣上谷諭衆曰何
利可興但能無害於民便是利矣其爲治在肅官常嚴盜賊禁科派三

輔吏治風俗爲之大變於是首疏狐皮採買累民請額徵折色解部奉
俞旨三省所解狐皮準解折色於京師採辦山西河南咸食其利又請
免追淺夫已給工食請停州縣協運灰車請除派解芝麻花絨刊刻由
單棃板請豁派買食鹽內黃縣滷地包糧請豁任縣被水地畝甯晉縣
水荒錢糧先後得
旨允行謹案畿輔通志任縣水荒地數千頃產去糧存成龍據知縣王原祁申詳爲請豁除民困以蘇又特請旗民
雜居之地緊編保甲以清盜源請設四路同知專司捕盜盜發立禽戮
之終公之任桴鼓不鳴郎椎埋胠篋無所容其奸勢家蒼頭廬兒皆屏
息勿敢橫於市雖趙廣漢尹翁歸之治京兆無以過也又收案惡衿劉
平成旗惡沈顚宦官張進昇大盜司九張破樓子等若干人置重典豪
猾膽落二十六年四月
上諭吏部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督撫爲封疆大臣
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方於吏治民生有裨直隸巡撫于成龍自爲
縣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民盡職遂自臬司超擢巡撫簡任以來孤
介自持清廉益著釐奸剔弊扶弱鉏強境內甯謐旗民允服殊爲可嘉
特加太子少保以爲廉能稱職者勸十月

駕幸霸州公迎謁
行在賜坐賜食賜御乘良馬及黃鞍韉黃轡白金千兩
諭以惜身報國皆異數也二十七年
命侍衛頒賜御服貂裘二十八年
南巡視河命公扈從班都察院之次賜團龍御衣二襲駕次揚州
命同內大臣郎談侍郎凱音布徐廷璽閱視下河情形至浙復
命扈從北還值畿輔歲祲發帑賑濟公遴守道劉殿衡清苑知縣邵嗣
堯三河知縣彭鵬司其事預傳示饑民勿離其家官按尺籍攜帑金分
路詣給饑民免顛踣道路之苦全活亡算二十九年額魯特噶爾丹逆
顏行
上帥六師問罪塞外命公勒兵以從公聞
命即日戒途將抵京師有
旨留管驛遞事務標兵以偏將領之駐遵化未幾內擢都察院左都御
史尋
命兼鑲紅旗漢軍都統以御史大夫兼領固山額真前此未之有也公
在臺不事彈劾博大寬厚而人敬憚之家素清貧雖洊歷至大官不能

營居室
上知之特賜甲第一區公始得迎父母同居朝夕定省人謂
上之曲體勞臣下之潔廉奉公葢兩得之三十一年總督河道缺
上難其人改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三十二年春正月涖官視閱兩河相其緩急首幫高堰寛五丈許堤既固則周橋不開裴家場水出如駛復於清口水出之處加築大墩逼洪澤湖水什八敵黃什二入河濟運歷三年所淮揚奠安民獲耕稼三十四年以外艱歸廬於墓側絕意仕進明年噶爾丹寇外藩蒙古部落
上親征詔起公田間以左都御史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軍興重任莫過於此故特以屬公諭內外文武官員聽其調遣又奉六部不得掣肘之
旨公慨然曰人臣竭智抒忠正在今日合計米車六千餘兩兩須牽挽馬贏四計無所出乃奏令大小臣工洎士庶捐輸予之敘錄
命下旬日不煩購買而足以三月二十日發京師車分二十七運運有隊伍守衛相助行駐以時賞罰有令井井如也次和兒擺昂吉圖沙磧廣至四百餘里車不得行公下令軍中能伐道左柳枝夾泥沙墊路者

奏請敘錄令已下馬自持利刃為士卒先衆皆感奮不數日而路成車馬如行康莊頭綱達
御營機五十九日後綱銜尾已至拖嶺而西路大軍糧絶大將軍費揚古飛章告急有
旨令公速撥運以濟西路士馬騰飽六月
上班師詔以餘馬貯查漢那羅及魁蘇以需後命其冬駕復出塞公司郵遞三十六年
駕幸甯夏
命公扈從先馳入甯夏三日迎大駕於河口
上撫公肩密諭良久他人莫得聞尋以公為總統督糧北進至船站遵
命驗賞蒙古官兵帶甲數十萬魚貫而前照耀川谷軍容之盛古未有也至戈必地乏水草以守備林之本為前導林夜行迷失道下馬環坐待曙久之明星出知為東也乃騎而東不數里忽抵黃河始飲馬蓐食望西北有大山亙沙漠中蒙古曰兩狼山也望山西北行行二日得泉而甘挹之不竭人馬皆霑足氣百倍遂報請移臺於此公率衆長驅至郭多里巴爾哈孫水草豐美路無留行已而大將軍移文糧運勿前公

留屯三月乃掘塹築城城高六尺塹深九尺開南北二門列柵以時啟閉已而大將軍捷聞逆渠授首大軍振旅而還七月抵郭多里巴爾哈孫糧無匱乏公同諸臣復命

上勞之曰卿輩勞苦得成大功引額魯特偽將軍丹吉喇示之曰此統領大兵糧饟于都御史也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三十七年二月

命公以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公去上谷至是已九載矣凡公所措置廢弛殆盡畿內士民聞公至相與歌舞於道豪右咋指相戒勿以身試法陛辭

賜御書龍飛鳳舞四大字又賜柏臺清肅榜書及御書法帖金剛經各一部四月涖官（儀吉案宣化縣志時口外鹽宣民自行貿易康熙三十七年張家口商人請行引如長蘆例奉旨差部使察詢邑人稱不便部使左袒乃叩閽上請成龍抗奏罷之民爲建祠草市東案口外鹽即彝鹽也）以渾河泛濫

命改河道于固安縣北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公奔馳胼胝不一月而告成入見

賜名永定河賜公東珠帽一御書扇畫扇各一御書綾幅二又諭公贊

皇積寇阻山為窟當何以治之公請帥師親剿

上曰不可當先撫之如不就撫勦之未晚公遵
旨舉中書舍人朝琦前參議李鋐柱等往諭禍福賊渠十八人遂出降
其冬河督又缺
上復以命公而公已病不敢控辭十二月之任時黃淮兩河敝壞已極
攔黃壩築而河底日高周橋閘開而下河為壑公仰天而歎無所措手
三十八年春
上再往視河公迎駕于中河慰勞有加至清口
上親指示要害令勿隨駕三月迴鑾公祗迎於京口
上訝其羸瘦顧問再三曰朕有良藥當賜卿明日駐蹕江天寺賜藥及
御書澄清方岳四大字御製詩一幅
駕至揚州視芒稻河指示方略賜佳哈御舟次九里岡又賜御書樂休
祉三大字御書堂聯二十二字四月送
駕於阜河口歸淮力疾日馳河干不敢自暇逸食少事多病以增劇十
月
上召公長子永裕問病狀命馳往省視以聞公感激
上恩請暫休沐兩月

允之再遣天使存問御醫賫禁中良藥馳驛往永裕歸復命
上慰問備至賜高麗人葠一觔遼葠二觔
命永裕賫往侍疾公方假歸濟甯力疾考閱將領望闕謝恩祇受明年
二月歸淮上病益劇二十三日呼永裕曰病入膏肓非藥餌可愈兩河
重大勢難臥理急繕疏請告求
至尊別簡賢能大臣勿誤國事以重予罪明日趣具謝表顧永裕曰吾
受
上恩深重今惟三事抱憾河工未成一也汝祖母年八十侍養不終二
也祖墓未築三也餘無可言以二十七日終于淮署訃聞
上震悼賜卹有加諡曰襄勤命侍衛馳奠於淮有司歸其喪於京師公
剛方正直豁達無城府持躬廉慎見義必爲有德於已雖久遠不忘報
一揖之舊見其後人困窮必曰此吾故人子也周卹之過於所望公入
爲御史六夫予適爲中丞每接公言論丰采以爲蹇蹇匪躬有大臣之
節而公與予亦有知己之言雖退無私交而以公義相取有古人之風
焉故以永裕之請謹按狀敘述梗概以告惇史元配李贈一品夫人繼
配周誥封一品夫人內治相望公爲巡撫馭吏嚴正務在激揚夫人從

容請閒曰事苟不
國法宜以寬濟之君昔爲小吏今爲大臣若激揚過嚴下將弗堪其賢
明知大體多類此公生於崇德三年七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三十九年
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周夫人生於順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後
公月餘以四月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三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於西
山之
賜阡子六人永禎早卒次永裕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軍功加三級永
世廕生永禧永祿永福女二長適長垣縣縣丞董廷佐次適廕生張瓚
系之銘曰
卓犖于公國之寶臣天生偉人媲周甫申如彼喬嶽千仞嶙峋如彼巨
海孰測其津圭璋特達庭列九賓不介而孚孚於
帝宸拔自羣寮爲人司命(彌并切)遂建節樓撫我郊甸(池鄰切)鼎鑄神姦不
若潛遁(徒均切)魑魅騰逃其走踆踆枹鼓稀鳴獝虡用悛犬臥生尨桑麻
蓁蓁爰
簡行河沸鬱孔殷胼胝手足饋竹負薪北鄙陸梁以勞
至尊六師順動捷如鬼神公實總統以餉大軍萬車沙磧如雷隱轔踰

狼居胥瀚海之濱掃穴犁庭克集大勳廟略指授秘不得聞入贊帷幄出屬櫜鞬關中蕭何河內寇恂餉至明光寵賚便蕃細侯重來甘棠之陰猰貐磨牙如櫝服馴再筦河渠賫志未信（斯入切）公志伊何唯君與親歿而猶視丹心不泯綸綍煌煌易名襄勤家象祁連大鳥墓門我作銘詩載之貞珉大書深刻垂千萬春

陳恪勤公鵬年行狀　余廷燦

公姓陳氏諱鵬年字北溟又字滄洲先世籍隸江西廬陵自九世祖友德始遷湘潭六傳明經金臺以文章氣節著學者稱石邨先生無子子其弟德啟之子國學式穀為後即公父也母羅孕公夢入采雲呑月華將娩又夢大鳥挾青衣童子至已而異香滿室經日不散明經以青鳥兆祥也因公之生命名曰鵬九歲著蜻蜓賦即驚其老宿吳逆竊據湖南全家避亂山中公讀書五年不出康熙甲子領鄉薦越七年成進士丙子初知浙江西安縣事即爇瓣香自誓曰自今伊始鵬年服官行政有不若于天理不即于人心者明神殛之西安賦籍自閩藩兵燹後兼併者有田無糧逃歸者又有糧無田以是鄉井幾成陷穽疲民甯轉徙

不還公親履畝丈勘豪右無敢影射避就者流亡始獲招安烈婦徐暴棺埋冤十年不雪公案法收元凶而禮褒烈婦浙人演成鐵塔戲劇即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翮奏公負幹濟之宜調河工而公先以潔已愛民入制府薦牘中旋移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乃上書于撫軍宋犖其略曰陳民所不便與已所欲為者願勿拘常格舉題其言山陽本澤國賦額與水為贏虧水徙則額減前令率灑寄居戶或編寄幼丁趨里甲代輸足額公至按實籍徵上戶部以賦不及額急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山陽民始不困于誅求一日霖潦將溢河隄總河欲啟東岸閘洩西岸水公曰奈何以東岸七州縣為魚乎請以身禱河而隄身動搖左右且離隄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隄落五尺不為災尋擢海州知州

聖祖閱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連歲災祲公奉

旨散賑全活饑民數十萬而甯陽縣官匿災不上聞公請發鄒滕濟甯穀價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以甯陽視他州縣免徵額賦

回鑾召見公於濟甯舟次問所讀何書所師何人又命公賦詩詩奏明日

賜御書一軸未幾以公知江甯府事是時天下初太平無事督撫務養
尊收威與府縣爲市以故府縣吏亦重失上官意如邱山往往亂骸遷
就而公負性忠讜期於直己行道所至必問民疾苦一意治荒剔蠹
棘不媕阿及是赴江甯則住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越日大閱民辭立
命役持檄繫僧某來僧某者能勢得於制府役以計誘之而後至者也
至則立於庭氣態頗驕蹇公旋厲聲叱之僧曰無罪即出民辭詰之僧
噤不能言命箠之將立斃杖下俄而制府果爲僧謝公曰知府初行法
奈何即格於一僧制府又謂罰鍰輸廟工足抵罪矣僧僅得脫死蓋公
下車之前一日先肩輿微行其一人不善輿而善輿者徐白其去農就
輿之故知僧久以勢奪其妻逐其佃官又不直其冤而公陰教之訟於
新知府者也龍江關吏橫索商船前後使者率陰藉其爪牙漁獵以媒
利公按名鉤出重法繩之無倚勢阻撓者常州知府某文致所部諸生
吳廷立十數人于死公與會勘竟抑同官而伸士氣吳始獲生易名曰
復字曰念滄乙酉下
詔南巡制府阿三議益耗羨爲供張公堅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得罪
滋大制府怏怏寢其議然心則欲抉去公矣未幾

車駕駐江甯行宮規制頗草創欲抉去之者卽藉是激怒侍從左右陰以陷公

聖祖心知公不爲動會致政大學士張英來朝奏稱公賢而織造使曹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良久至血被額階有聲竟得解

詔限公以一日夜在鎭江口修築三步公隨一騎馳至江口而江口水深溜急下石則捲浪去石不能根有估人子坐木筏上見公屏營閒前請曰太守何爲者也告之故估人子則請爲之紼筏疊石層紼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卽甃石如平地未半夜三步成如有神助比曉

車駕臨江益奇其才卽命公督挽舟者北上路經千里又數遇震風淩雨公從容行走扈從如平時入山東境竟獲

溫旨遣還然非制府意公又負氣不謝罪制府愈益怒遂劾其官扃于廟伺防甚峻諸生俞養直會文武士大呼於市請保淸廉太守一騎員出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卽擒治矣養直則挺身就擒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縣生童譁然曰讀書應試何爲也是時禁禦公者愈嚴餽問公者愈急四民狂奔大叫闐街溢巷至有毀垣而入羅拜樓下者雖八旗駐防兵亦相率醵錢具牛酒願一見公顏色公曰若兵也非民也吾何

德于若則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好事者至繪爲圖流傳道路閒見者往往披圖泣下至於失聲一夕按察司召公就勘則百姓夾左右道人人火一束薪燭公去復燭公歸夜光如晝後會勘淮上江甯民從之山陽民從之雖海州西安民亦遠來從之咸籲天呼冤願相隨對簿對簿日山陽縣預柵鎖以格諸民然諸民義心勇氣終不可禁奪丙戌二月獄成先是公撤去江甯之南市樓爲鄉約講堂制府即以此劾公官謂狹斜地不宜讀法至是鍛鍊者即坐以大不敬宜棄市然諸民不知也其後聞有從寬免死之命諸民乃同赴郡庭北向焚香呼

聖神天子萬歲萬歲叩頭謝恩其後

上以公學問甚優命來京修書江甯閉十二城門阻公行凡九日乃得就道公修書于南薰殿既二年邵穆布總督兩江親見士民謳思不已特疏上聞戊子冬十月乃出公補蘇州府知府仍帶方輿書局自隨公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八字於府治之門時饑饉薦至又疫癘流行公救死扶傷興廢舉墜一一與民更始未匝月宿案塡委三百件句稽盡空一夕隱隱聞鬼互哭比曉則二小人血跡宛然戶外旋命吳縣令窮治其事偵知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因謀殺二幼子以滅口公一日

突至其處發屍沙中二子面色如生陸某與所私俱斃于獄嘗舟行至
唯亭鎭見水面浮漚不覺心動移舟探其處鉤出屍之縋石而下者衆
識爲旁村舟子跡至其妻語言不定鞫于庭男婦皆得伏法博徒設閟
室爲三窟局誘良家子公闖然入破其室擒其人曲徑直達如熟遊者
博徒乃聞風駭散四十九年
特旨署江甯布政司事初公赴蘇州往見制府噶禮白事不跪禮怒曰
知府生死在吾手何敢爾則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
鉞如其無罪大道不可罔人心不可欺也徐步出禮既銜公未發中以
河閘案未遂至是又借承鞫吳縣令某虧空遲延再落公職是時公方
會勘鎭江卽嚴扃公於城隍廟蘇州民奔赴從公者一如江甯罷官時
而公帶修方輿書適成旣進呈禮恐
上見書憐之則未可得志又羅織無端蜚語必欲擠公于死一日
上御暢春園諭九卿曰噶禮摭拾陳鵬年虎邱詩又巧搆釋文一篇證
鵬年得民無君此何語也自古小人陷善類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
耶五十二年大赦天下公被湔濯入京
上召見於熱河行在屏左右使奏對薄暮入漏下三鼓始出旋命充武

英殿修書總裁又三年丁酉夏
上幸熱河次昌平以公署霸昌道有盜銀鑛者詭稱貴戚近屬挾制官
吏官吏莫敢誰何公收之送部按治而驛遞單餉支給主者俱有羨扣
公一不染指舊例昌平歲進瓜葷送熱河
上諭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安辦此勅勿進其年十一月迎
駕密雲從容垂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一一奏陳悉中竅要
上頷其言屢爲色動又問而子幾人列科名對曰臣子七人無一登甲
乙科者
上笑曰女不工請託耶今而子安在也奏曰在籍既而嗚咽曰臣母年
近八十矣
上曰以幼者侍母以長者來如是行且對二十里巳而復召公修書武
英殿明年四月奏二子樹芝樹萱至
上召見公于澹甯居隨命內大臣考試傳旨陳鵬年二子詩字俱好可
隨伊父內廷行走又三年辛丑四月
上諭陳鵬年熟諳河務可同張鵬翮前赴河工凡公歷縣二州一府二
署藩司一署巡道一中間以閒秩領書局者三官階頗淹滯不驟達偶

達又齟齬不獲久於其位甚至擠陷者欲速之死然則官無大小遇無險夷凡事皆較然不欺其心皭然不滓其節而

聖祖知人之哲又過于神堯蓋至是愈益篤信公而將大用公矣六月

詔留河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垣直注張秋入海

上命總河趙世顯與山東河南巡撫其塞之公會議河上久而不決於是公奏黃河老隄岸決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十之四臣愚以為宜于對岸廣武山下廝引河一道導溜南趨再于決口稍東逢灣取直又廝引河一道引溜東行三四里仍折入正河以殺其悍怒乃可漸次堵塞又南河工程例不動帑撫臣捐修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圍僅寬二三丈力單薄不足砥溜合龍不合龍即今年冬回空糧艘必阻滯明春桃花汛發重運亦必難行伏乞迅發帑金別遣大臣董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運道民生庶俱永賴先是

上已遣大臣授方略比奏至

聖祖大悅諭九卿曰陳鵬年所奏與朕若合符節為嘉歎者久之十一月

召總河趙世顯來京師卽以公署總河事馬營口塞十二月公返清江
行總河事劾去山東兗甯道河南管河道之不供職者薦監察御史陸
師山盱通判張杓補其缺當是時河工廢弛旣久修防搶築徒文具每
當伏秋水漲卽闢所在閘壩以洩之而文華寺閘周橋大壩高堰滾水
諸壩乃大爲淮陽田廬害公燭其弊凡草工石工及土木工俱務堅厚
閘壩非異常大漲不輕啟委員得人費少工倍而事以治其明年春正
月馬營口塞復開二月公至武陟請于沁黃交匯對岸名王家溝者爲
老黃河故道處再開引河一道分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營口
隄工庶資鞏固旣而
上以南工險要命公速回清江防伏汛而河南河工專委撫臣無何總
漕施世綸卒公又以河攝漕漕艘運丁數千人俱乏食相聚大譁公以
便宜發河帑六萬兩餉運丁漕艘得銜尾遞進然後入告
上曰陳鵬年擔當識量誠不愧古大臣矣然馬營口久不塞公自以受
上知獨深居清江每忽忽不樂如已溺已飢至是復請往塞之乃齋沐
十一日至于滎澤爲文禱河神河水驟落八尺請從官莊峪開引河一
道

上可其奏於是晝夜住宿河壖蒙犯霜露心籌口畫而南工飛遞又曰數十至事無鉅細無不親自裁決一日百慮遂肌骨羸孱百病交作矣當公之初至河南也南壖尾已潰力疾與巡撫謀合之南壖尾未合而北壖尾復潰至十月南壖尾合公獨力疾合北壖尾北壖尾幾合復潰公憂惶勞瘵輾轉不支歎曰力竭矣病劇矣可奈何已而大集在工効力文武官弁及椿埽夫役誓之曰是役也事成則諸君之力不成則使者之罪吾生吾死卜于今日發聲慷慨泣如雨下眾亦泣莫能仰視皆應聲曰有不盡死力者有如此河公見萬眾奮心一力遂覺病有起色是夜五鼓吟詩自慰俄而聞

聖祖崩公方秉筆治官事驚悸筆墮地遂沈迷委頓一晝夜始甦乃伏地大哭曰臣蒙

聖上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臣願以身殉也擗踊三日淚盡見血既病且篤居數日復力疾強起合北壖尾十二月已合俄而復潰欲歔曰吾數盡此矣爲文禱河神慟自責曰來此已五閱月矣北壖尾合而復開者四矣成功無日有一死而已祭畢病愈益篤眾哀且憤咸誓捐軀効死用力用命十一月二十一日北壖尾竟合

世宗憲皇帝新即位嘉其勤勞遣官至工所獎諭後六日實授河道總督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自知不起具摺遣家人赴闕謝

恩並以病狀聞即

傳旨問病甚悉復出念珠荷包玉硯眼鏡鼻煙壺各一傳旨此俱

先帝御物令其家人馳驛歸賜如見

先帝也又以御史馬爾赤喀知醫使柱道河道治之元年正月初五日彌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方口授遺表家人齎捧

御物飛騎至公謝恩啟摺見

宸翰朱書著實用心調理六字撫膺良久又其母曹迎養至淮缺于見面乃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長吁而卒公長軀虎項鬚髯戟張目光開闔如電而胸有定識定力不以富貴利祿毀譽欣戚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于民道不伸于己爲愧其始受事清江也舊例總河兼權關稅主河工捐例公獨上章力辭曰臣受河防重任分宜專心一力實不能兼理他務請另委專司以杜侵虧而裕帑課而河南河工例委巡撫江南河工例委總河公則不分畛域再自請行赴河南工所至病於工所死于工所而不悔其清操亮節勤事急民即道路童孺負販亦靡不津津

稱道感激樂爲之死當修書京師時歲就除遣人市米潞河米人叩使自京師何官所來曰自某官所來歎曰某官廉太守廉太守今尙市米爲食耶歸其使並還其值未幾輦米至門葢愛民者民亦愛之雖久且不忘如此公至性孝友惇門內行無閒言者於書無不窺凡天官河渠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原本於書學顏魯公尤善行草世多藏之以爲榮寶於詩學杜少陵得其揚抑頓挫沈鬱之致宦蹟所至喜崇奬德義以彰風教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租裔其廢置鎭江日遊覽金焦瓜步海門之勝出瘞鶴銘於江心且爲之考若忘其罷黜怡然自得者吾楚杜于皇名在天下旅殯金陵公下車弔其文章營其冢墓其居官嚴正不可干以私人亦無敢以私來謁者而胸懷坦易容與放衙之暇休沐之餘又未嘗不振拔寒畯援引名流往往賓客過從談詩角藝無虛日其在官輯宋金元明全詩若干卷月令輯要若干卷物類輯古畧若干卷韵府拾遺若干卷同何焯纂分類字錦若干卷自著古今體詩五十四卷道榮堂文集八卷喝月詞一卷歷仕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生康熙癸卯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六十一卒公既歿

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慼悼詔曰陳鵬年潔已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瘁聞其家有老母室如懸磬此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諭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賜封典陳鵬年給優諡以一品廕其子予諡曰恪勤子樹芝樹萱自武陟扶櫬至清江中州山左士民莫不路祭巷哭初發南北壩尾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一哭聲震郊原河流嗚咽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西安立祠于爛柯山江甯合祀於海忠介祠武陟立祠於郭外嘉應觀右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樹葵樹蓍樹萊樹虆樹苹俱歷官閥孫曾蔚起乾隆五十四年公曾孫在璧與廷燦相聚京師出宋和所爲公家傳讀之頗詳密有法已而在璧以公行狀傷煩屬廷燦翦裁成體廷燦向交公季子鴻臚寺正卿樹蓍聞公出入中外風節頗詳乃就原狀撮其大者具見公之事略首尾俾藏于家垂于後焉謹狀

又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諡恪勤陳公墓誌銘　張伯行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公於雍正元年正月朔有五日以疾卒於武陟工所遺疏入

上軫悼不已賜詔云陳某潔已奉公實心爲國河決築修積勞成疾歿
於工所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以營喪
事母曹氏封一品夫人以一品廕其子謚曰恪勤案狀公諱鵬年字北
溟別號滄洲其先江西廬陵人八世祖恬菴公始遷長沙之湘潭今爲
湘潭人公在妊太夫人夢有大鳥之祥遂生公生有異質四五歲卽能
背誦唐人詩九歲作蜻蜓賦數千言人驚異之目爲神童時避吳逆亂
公盡室竄深山中數年淹貫經史亂定出應試輒冠其曹偶康熙甲子
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公剛方有大節
不可干以私涖任之日卽焚香告天矢爲清白吏又書清愼勤三字榜
於室葢公筮仕初早置險阻艱難於度外矣西安當耿逆初定戶口逃
竄田稅錯迕公招集流民逋賦悉蠲之民歸復業者數千戶烈婦徐氏
冤死十年公廉得其凶人寘諸法葬徐氏以禮立石以旌其節俗多溺
女公嚴禁之賴公得生者皆冠以陳姓在西安四年聲績大著制府再
薦皆格於部議不行庚辰効力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見
先帝稔知公清廉特命宰淮安之山陽公抵任黜羨耗繩胥吏以法舞
文婪贓者畏而歸農半焉關吏亦守法不敢於常稅外取一錢旋奉

旨特陞海州知州公治海一如令山陽時民以官清民安榜其門癸未
先帝南巡憫山東洊饑發帑賑濟命公與余董其役回鑾公接
駕於濟甯之康莊閘
召入御舟顧問公家世讀何書師何人試詩稱旨賜御書一幅旋陞授
江甯府知府江甯俗習豪侈不遵禮教婦女多袨服遊觀公入境即嚴
禁之風俗漸革是時公廉正之聲動天下松江富民某捕盜卒心利其
貲嗾盜誣之蠭擁入室至窘逼女婦自縊死事發將援赦以脫公曰贓
吏無赦況誣盜劫殺乎根繩其黨五人置之死其會審蘇郡命案事緣
鬬毆死主者已坐以謀故公出其死罪上之部駮再三卒不能奪竟得
宥常郡守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平反之其決獄明斷
仁恕類如此會東南公務需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
者必欲去公乙酉
先帝再幸江浙督撫命修金山馬頭三步限一夜竣欲藉供億不辦以
困公而民皆踴躍趨赴毀其所居室以濟越三鼓而工已就
先帝臨視奇其才未幾因江南河牐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罷
市持薪米相餉遺者塡衢巷獄成衆莫知其故及

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殺公也旋奉
旨陳某著來京纂修公入館年餘每書成進覽未嘗不稱善戊子冬
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死者相枕藉公視事畢卽操舟遍歷村墟
詢疾苦設法賙濟生活者幾千餘人前守事多叢脞未結案件若山積
不一月剖斷無遺囹圄爲空踰年蘇郡大治庚寅奉
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用掇拾無所得藉承審遲延與
前河臣案羅織成獄蘇民呼冤者數萬人更烈於公在江甯時會
先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湔濯謝恩蒙
召對命充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丁酉署霸昌道事又監修密雲城工十
月公迎
駕密雲侍行二十餘里
先帝詳詢歷任事而於河工尤悉公自庚辰簡用河干於土壤剛柔水
勢曲迅防塞引洩之法靡不熟講預籌故奏對稱旨辛丑
命公查勘河務其秋河決河南武陟縣之馬營口泛濫山東張秋直隸
長垣等處
先帝爲之旰食遣河臣與撫臣協同捍禦公具摺奏於上流對岸廣武

山下開引河以殺其勢仍乞速發帑金著內大臣督理會
先帝已遣重臣授方略適公奏入天顏喜甚語九卿云陳某所奏事宜
與朕若合符節十月河臣趙世顯陛見卽
命公署理總督河道事歲暮公抵任淸江春正月馬營堤工冰積水溢
兼以地勢低窪舊口復決公兼程奔赴具摺奏於王家溝老黃河故道
開挖引河使大溜趨南庶可修築功未成尋以南工伏汛將發奏
旨回淸江調度會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又
命公攝其政以一身兼兩任雖經營盡瘁亦必有難周者時漕流淺澀
僱募民船舟子數千人食用不給羣聚號呼勢若鼎沸公立發河庫銀
六萬兩散之事行然後上聞
先帝歎爲有膽識仲秋還武陟爲文以告河伯河水忽縮減尋丈再奏
請開官莊峪引河一道奉
旨依議由是晝夜河上往來盲風霾雨嚴霜積雪中食飲俱廢而南工
文移郵傳飛至者日數十百道五官並用丙夜不休公自是遂病矣當
公之初至也秦家廠南壩尾已開未及合而北壩尾復潰公力疾經畫
至十月而南壩尾合乃專心北岸詎料北壩尾百方修補幾合旋開入

力不能爭於是勞瘵轉甚寖以不支忽聞
先皇帝升遐公摧傷痛絕逾夕乃甦匍匐望闕長號曰臣累叨蒙
聖上不殺之恩龍髯可攀臣願以魂魄隨侍擗踊三日不絕氣奄奄僅
存猶力疾辦事至十二月北壩尾猶未塞公再爲文投河自誓以死衆
皆銜淚趨工歲終北壩尾乃以合龍奏計公之殫精竭力兩年於茲心
維口畫奔走勞勩其誠直足泣金石而感鬼神故得天之助以告成功
嗚呼公可謂不負厥職矣
今上踐阼遣使慰勞特旨實授總督河道公疏謝兼以病篤告
上備問情形賜以
先帝御物曰如對
先帝也又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於癸卯正月初五日漏下四鼓命
具湯沐畢北面口授遺表寅刻齎
賜物者至公猶扶掖拜謝復占奏摺附上遂端坐而逝享年六十有一
公身長七尺美鬚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
望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喜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疑
患難中神氣愈閒整發覆鉤情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咸卓卓可紀江

左士民祀公於海忠介公祠公爲人雖不必與忠介相似要皆世間特
出之傑云公忠孝根於至性父喪廬墓三年終身遇先人忌辰竟日含
悲不御酒肉臨終拳拳以受
先皇帝與
皇帝厚恩不得報太夫人年八旬不得終侍以爲恨他無一語生平嗜
讀書顛困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
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之拘於八聲五病者異矣書法師
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寶若珪璧就逮京口時甫
開釋卽縱游北固金焦焦山有陶隱居瘞鶴銘沒江水中值霜降水落
出其銘置山麓覆以亭作瘞鶴銘考以紀其事倉皇跋疐中猶瀟灑澹
宕不失其度如此所著書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四卷喝月
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藏於家其奉
敕纂四朝全詩方輿全書月令輯要物類輯古略韻府拾遺分類字錦
若干卷皆藏內府曾王父諱某王父明經公諱金臺文章學問爲三楚
人士冠無子以弟之子太學公諱式穀嗣卽公考以公貴贈中憲大夫
元配石氏繼配謝氏俱封恭人男七戊戌四月樹萱奉

旨召入都引見於澹甯居著內大臣考試詩文俱蒙優奬
命充武英殿分修官長樹芝廕生候補員外次郎樹萱三樹葵出後公
弟南皐郡諸生四樹著郡諸生五樹萊六樹虆七樹苹女七長適太學
生唐承愷次適副貢生張瑗三適歲貢生趙景曾四適候選通判王瑋
五適諸生曾鑽六許字吳翼民七許字宋鑰孫男二本乾本坤孫女二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以石夫人祔銘曰
凡爲臣子忠孝競矢及觀所爲多足羞鄙所以者何貪生懼死便己斯
趨不利斯徙矯矯陳公守道若命奔義如風不移不悔不有其躬履危
秉正捐軀效忠行政踽踽不爲噢咻課彼農桑範及士女奢毀忿銷局
投衣褚厲以雷霆濡以膏雨蠲逋清彊鴻返其鄉除耗祛羨鼠去其倉
闢絕豺虎荷殲蟊蝗狴犴空闊狐蜮潛藏公直如筆焉不三黜迭遭媒
蘖再陷請室萬口悲號天地震栗
聖祖神明照心如日公徂於河瓠子悲歌分流殺怒以奠洪波晦明風
雨我勞如何功奏圭錫命殞沈疴公之行己廉謹直清廉不絕俗淸非
賈名安詳審密中正和平公之銘座卽公至評遭讒被謗
先皇曲亮嘉歎忠勤逢我

今上
二聖如天知深論當萬年泥香九死何悵精意祈天天每霽顏投文河
伯怒退爲恬億萬士民感德潺湲祠廟碑版長鎮河山冰雪爲質淸風
難耦湛湛流水其鑑姸醜證明公行使之不朽詠詩銘墓以志永久

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恪勤陳
公神道碑 曹一士代某

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湘潭陳公以雍正元年
正月五日卒於任遺疏入奉
上諭曰陳鵬年潔己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
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疾歿於工所家有八旬之母室如懸磬此眞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命發司庫銀二千兩予祭葬封其母一品太夫
人蔭子謚恪勤越十有一年某月日
上允撫臣請祀河南賢良祠仲子少司農樹萱以墓碑未立來速余文
且曰匪先君子是爲述
主德告來世于是乎在某故公屬下士親見公行事加詳其又可辭公
字北溟號滄洲康熙辛未進士西安山陽二縣令知海州擢知江甯蘇

州二府攝藩篆前後
召入南薰武英二殿纂書署霸昌道復入武英辛丑夏
命同吏部尚書張鵬翮視河留工辦事秋七月河決馬營口溢張秋長
垣公請遣官發帑開引河於廣武山下淤灘上以殺水勢冬十一月署
總河事總河防淮轉漕河南工例委巡撫王寅春正月馬營口冰泮復
決漫二十餘里公曰河吾職也奚彼此之分持前議開王家溝引河導
水入滎澤被
詔還淮防汛秋八月復馳赴河南齋浹旬禱于神曰三塞無成誓以身
殉復開引河於官莊峪露處視事簿文書自淮日百數至悉親裁之得
氣逆上疾冬十月壩尾再合再潰乃大會官吏誓之曰集惟諸君功不
集惟老夫罪眾皆感泣盡死力已聞廣
聖祖仁皇帝升遐慟伏几一晝夜甦北嚮伏地三日哭病遂篤十二月
二十一日壩合
今上實授公總河賜
先帝御物醫問交道而公竟不起矣初公歸自河南値雇民舟運漕而
漕督卒船戶絕口糧聚譁公攝篆立發河庫銀六萬兩給之事聞

仁皇帝稱於朝曰古大臣識量也然
先帝知公自爲守令時獨深令西安四年首清占田以實虛額寢採礦
禁溺女雪烈婦暴棺十年冤而禮葬之民大悅從化用遂甯張公薦調
河員令山陽半年霖雨河漲將啟東壩洩西水瞿然曰東之人何罪戒
勿啟取丁冊投而禱之水退七州縣獲全爲海州三年民安樂之癸未
奉
命賑山東饑迎駕韓莊閘
召對歸拜江甯府命公所至盡心民事思變其俗顧事上方屢中危法
賴
天子明聖卒致大用爲時名臣其在江甯餘一年俗父母死輒含斂躬
訃戚黨公曰此何時忍匍匐道路以禮諭止之僧淫於佃而奪之妻召
至予杖總督爲請不許曰法不行一僧如百姓何斥南市樓爲講堂南
市樓者故金陵狹邪處也會
上南巡總督議供億期地丁兩加三分屬郡唯唯公抗言曰
天子屬車所至絲毫皆自公帑出我曹顧履畝私取之以累
聖德如後罪何議遂寢總督銜之卒用前改南市樓宣講

聖諭大不敬劾擬棄市先是織造曹寅免冠叩頭爲
上言陳某居官廉民以故愛之
上頷之命一夕修鎮江馬埠三督挽舟夫南北行數千里覘其才獄上
詔免死公由此有南薰之
召在蘇州二年始至郡饑疫作請平糶於上游載藥與糧徧履村墟以
蘇羸乏釋饑民攘富人倉而入於盜者七十餘人浚城中河庚寅攝藩
篆公自爲令守痛革耗羨至是乃革加平曰既平矣何加爲凡有支給
取原封以付州縣稱便未幾復用太倉閘工案落職故事知府白事總
督屈一膝曰半跪公旅見山立屹然督噶禮素倨怒叱曰而陳某耶人
言汝倔强而亦知汝性命在督院掌笑間耶我生死一知府甚易如以
手搯蝨耳公從容進曰不然知府若上欺
朝廷下毒百姓則有司寇之典在若奉法守官
君上不加誅閭閻無怨讟雖區區一吏便欲逾時生死之以逞其威談
何容易緩步徑出劾拘鎮江仍傳死獄上遇赦免先期
仁皇帝御暢春園出外密奏公遊虎邱詩二章具言陳某結民心蓄異
志語涉大逆以示九卿曰自古小人誣陷善類皆然若輩徒藉影響文

致欺朕豈可得耶羣臣皆頓首謝公由此有武英之

召嗚呼微

先帝明則公幾殆矣公之以死勤事也宜哉春秋六十有一雍正四年二月三日葬湘潭縣十四都東霧鳳形山上其先自江西廬陵徙王父諱金臺年四十無子以弟獻華子式穀爲後公考也樂施予好客所遊多名人生五丈夫子公爲長贈中憲大夫妣贈恭人羅氏繼妣賀氏曹氏公子樹芝辭一品廕求封其王父母及本生王父母如公官階得請仍予廕公元繼配皆封一品夫人石夫人祔葬公兆之左男七人樹芝樹萱樹蓍樹萊樹蘩樹華樹葵芝某官萱戶部右侍郎蓍刑部員外郎葵出後公弟女七適名族公爲政先教化樹風聲恤及無告慮周枯骨藹然闓達長者至於關胥漕卒倚勢而橫豪生博徒營窟而嬉卽事逮捕疾如雷奮閧爲微行廉知民隱法所未便不吝更定以故案無積牘獄絕冤民下車之始壺漿載道罷官而去號哭不休

先帝及

今上之知公知之於民心也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詎不信哉公父喪廬墓事繼母以孝聞愛異母弟妹若一訓子嚴嘗曰家世

一經譬之果木卽弗能灌漑其忍翦伐乎與人交終始有恩意學問淵雅書成進
御覽稱善哦詩著文根柢忠孝善行草書在京師值困乏嘗以易酒米要人乞書屏障陽諾之歷三年迄不可得銘曰
維湖之南山峻水清有衡有湘我公實生公降自神嘉名協夢垂天之雲爲世栟櫚公形昂昂盎背長身序鍾巖電蚪髯戟張閉門燕居溫溫儒者左史右圖出入風雅逮其盤錯波撼風搖介如壁立渙若冰消維古有云大德不器發伏擿姦特公餘事
聖祖知公留貽
聖君公施未究公有後人鳳山千仞千秋仰止勖哉似續永紹厥美

又光祿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恪勤陳公墓誌銘同上鄭任鑰代

公諱鵬年字北溟別號滄洲湖南湘潭縣人其先居江西廬陵九世祖某始徙今縣傳六世至大父諱金臺明經不仕撫從弟獻華子太學生諱式穀爲後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羅氏賀氏繼母曹氏羅與曹累贈封一品太夫人賀格于例未贈本生考妣皆如公官階贈焉光祿五子

公居長生有異徵八歲能詩九歲作蜻蜓賦年十四補縣學生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越七年登進士第三十五年知浙江西安縣西安經兵燹賦籍缺公親履畝丈歸田於主剖餘以實虛糧悉除逃亡稅窮民來歸俗多溺女立法懲勸風一變力陳采礦害奪羣議民建祠爛柯山祀焉遂甯張文端公題辦河工一年以天津同知薦會督撫舉仁廉吏移知山陽丁賦額缺前令抵寄居戶遭水人轉徙復編幼丁移里甲代納戶部以銀不及額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請仍舊冊便夏霖雨河溢排啟壩議保東堤七州縣得無恙遷海州擢知江甯府米踊貴請發官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禁士女冶遊驅娼妓而毀其居正昏喪禮期年民嚮化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大府議益耗羨爲供張公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滋得罪大府怒陰奏公改妓所居南市樓爲講堂率吏民讀法大不敬宜置重典

仁皇帝在行宮已廉知公治行及民愛戴狀姑命聽勘獄具

詔免死赴京修書方公拘幽江甯城中市晝閉哭聲徧野諸生匍匐籲留旗兵營卒爭醵錢具牛酒詣公願一見移勘於淮山陽海州父老願

身代公繫者數千人比
詔下皆走郡治所中庭北向焚香呼萬歲江甯民復留公像於明海忠介祠羅拜惟謹當是時公賢聲動天下四十七年邵公穆布督兩江疏薦冬出知蘇州未匝月案牘一空痛革奢俗會飢疫請告羅於上游親載米製方藥徧往散給村民乞食富人不與則聚而攫其倉實以盜逮繫者七十餘人公至惻然曰飢也非盜也皆杖釋之逾年攝江蘇布政司總督噶禮劾拘鎮江
聖祖仁皇帝曰比有密奏陳鵬年遊虎邱作詩蓄異志自古小人率用此陷善類朕素知鵬年豈爲若輩欺罔因出詩釋文一紙示九卿旋奉
恩赦召赴京命爲武英殿總裁官公初至蘇州往見噶禮白事不跪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汝敢爾何也對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寛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
君使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禮以太倉閘工及承審遲延案劾去之度未得志故搆蜚語必欲擠公于死公性剛敢任事事上官動見齟齬然廉明愛人在所得百姓心以此自結
聖主歷試然後卒大用五十六年署霸昌道大猾詭貴戚名盜礦立捕

送刑部獄昌平歲進瓜
帝曰鵬年淸官安辦此勅勿進未幾召回武英六十年四月
命同張鵬翮視河留辦事秋武陟馬營口決公奏言黃河老堤衝決八
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請於對岸廣武山下大開引河導溜南趨迤東與
正河會然後堵築可興又乞發帑遣大員用長樁大埽以資捍禦先是
帝巳遣副都御史牛鈕赴工奏至符
上指冬命署河督六十一年春馬營口南壩尾決公言水深溜急土疎
堤新強塞于此將移於他惟分上流疏下流可殺其勢請仍用前議
報可遂開引河廣武下道東南入滎澤巳而奉
旨還視淮河南工專委巡撫決口久不塞秋八月公至自淮齋沐禱於
神復奏開官莊峪引河露處視事日不遑食或中夜起拊循役夫達旦
更風雨霜雪不休淮工郵傳日夜至皆自批答巳而疾作初南北壩相
繼潰南合北幾合復潰公力疾誓衆涕泗交頤人人奮死力忽聞
仁皇帝升遐暈絕一晝夜旣甦痛哭不絕聲十二月北壩合甫奏上復
潰強起爲文告神誓死二十一日北壩尾乃合
今上嗣位實授總河頒賜

仁皇帝御物曰見此如見
先帝
命御史馬爾赤哈遣往醫視御筆慰問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公卒工所
役徒皆哭士民相弔失聲疏入
上曰此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賜司庫銀二千兩母錫封典以一
品廕子謚曰恪勤嗚呼知臣莫若君
先帝鑒忠於負罪之年
今上定功於易名之日公可謂遭時遇
主至於斯極者也以康熙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春秋六十有一追封
光祿大夫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
樹葵樹蓍樹萊樹蘩樹苹芝國學生武英殿纂修議敘知縣葵蓍苹庠
生蓍襲一品廕謝夫人出萱國學生纂修議敘知縣萊蘩王孺人出女
七適名族孫男一孫女二公不攬利權當官不辭難爲州縣首革火耗
爲府厲其屬曰省一分耗羨卽完一分正供署藩盡革加平曰我嚮固
請免此也總河兼權關主河工捐例公上章力辭曰臣實不能分理及
河南堤工起則再自請行漕督卒運漕民船數千人乏食而譁公立給

河庫銀六萬兩乃入告
先帝深嘉之先在霸昌督修密雲城悉逐姦人不踰時役畢在海州賑
山左甯陽饑請發郯滕濟甯穀價銀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視他州縣
免徵額賦時縣官報災不時上踰三月公特誦言所至豪强屏跡嘗親
入博徒窟室禽以歸其黨駭散漕艘故泊臨伺他艘觸劫持其貨物公
呼吏縛之行旅獲安淮龍江兩關所懲隸卒皆此類令下必行卒未嘗
强使從已異時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遊屐食其力者三百戶禁之詣
公訴公僞遊山問太守虐苦子弟乎曰否守愛我顧我儕衣食於此一
旦罷且餓死太守禁婦女遊固當不當禁客還立已之公既廉明愛人
善聽微發姦獄以不冤他郡邑疑案得公剖咸帖帖服初涖西安徐烈
婦暴棺十年莫決公廉得凶人斃之禮葬烈婦爲建祠其他異蹟多可
紀或問何能爾曰在虛公表東海孝婦廟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徭
建狄梁公祠風教大行好賢下士惟恐不及薦拔多當代名人前後纂
輯書六部皆奉
俞旨所著詩文年譜政略奏疏凡若干卷公子樹芝等卜雍正四年二
月三日葬公於本縣東霧鳳形山上先期來請銘余既習聞公政事與

公交豁然坦白君子撫楚至長沙益知公內行修飭事繼母友昆弟終身無閒言書稱君牙克施有政公是已余又聞

先帝命公治京口岸步三一夕就蓋買人子募工緪筏疊石成之京師歲除市米潞河牙人魏某叩自公所來歎曰廉吏廉吏歸其直輦米而至嗚呼此豈可旦暮釣取得之者哉銘曰

凱且悌誠而動天下貿賢人用沛洪河以身壅嗇厥施誰嗣恫湘之東鬱霧鳳宅兆安福祿降萬子孫仍梁棟

又附武陟陳公廟碑同上代方苞

陳公廟者河內之人不忘故總河陳恪勤公而作也康熙六十有一年河決馬營口公請於朝凡三至河內循故道疏下流飢不遑餐倦不遑寢病不遑藥以身先役夫而董勸之自秋徂冬閱月凡五南北壩合而復潰者四三誓於神願以身殉眾志咸奮克成厥功而公遂彌留矣所謂以死勤事者也

今天子御宇上清下甯百神受職洪波澄澈亙數千里引河自開不煩疏鑿隄堰閘壩之工為焉而斯成築焉而斯固民忘負薪揵土之勩官有進級紀功之賞休哉天之所以應

聖德惠蒼黎惜乎公既沒而不及見也於是河內之人聚而言曰前者
廣武山王家溝之引河不開則馬營口不得而塞馬營口不塞則是魚
鼈我也公不愛其死以衛我民俾得延朝夕以復覲
聖天子平地成天之烈於今日若之何忘之乃告於邑令徐君石麟柏
輿伐木鳩工爲廟於郭外二浦營嘉應觀右寢堂門廡畢具士人荆鵬
展金永齡張孝先等實司厥役父老子弟不令而趨有弗服勞若撻諸
市始雍正十二年九月越十月丙午落成徐君來請余文刻於繫牲之
石先是
上俞撫臣請祀公河南賢良祠而懷之人猶拳拳焉專其敬於公者以
公嘗陟降上下於茲土其神如或臨之也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其懷人
之謂乎乃撮公濬河大畧書之且系以銘告後之人無忘公諱鵬年字
北溟號滄洲湖廣湘潭人持身治民所在皆著聲績爲時名臣銘曰
昔河之溢滔滔東流沁水交漲漫及張秋公來自淮萃於廣武道河南
行俾復其所我紓孔亟公涕如雨再決再塞有萬其杵馬營既陂克冀
既甯公殁而覲遲彼河淸
帝曰勞臣鞠躬盡瘁秩祀賢良俞哉廷議惟此懷民立社以祠匪私匪

媚明德是思我田我廬報以廟食公功不刊視此樂石

又附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方苞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于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未旬月而眾心翕然明年政教大行嘗以公事與諸郡守集議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無所更奈何眾無聲而注目於公公曰吾官可罷民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及諸司皆受其病會

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閽寺隸圉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簟席閒越日

車駕到江甯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見

上問江南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守官狀公對曰凡良吏才性治法倘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

上怒遂釋江干疊石爲步備

車駕御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檄公治步屬吏及胥徒皆惶急公曰若皆有公事按部無動吾自辦之遂率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詰旦步成

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市芻米給募士
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据此特糾落職聽勘檄下未移時士民塡
街巷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噑不退有司械
繫數人制府欲并釋之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繫耶皆曰非也願入獄
與太守同命及會鞫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
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于娼室故址懸
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
上問制府于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于任事其失
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公性彊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
言日聞同時韓城劉公應樞爲監司於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同時被
劾江西士民號泣匍匐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有賢聲用此
頗心悔之獄辭上
上特原公召入武英殿尋以蘇州太守攝布政司而劉公亦登用於時
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躍喜且歎

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心也

碑傳集卷七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七十六目錄

河臣下

徐湛恩傳 王元啟

太子太保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總督河南河東河道提督軍務諡慤敬張公師載神道碑銘 陳兆崙

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馬公騊墓誌銘 孫星衍

誥授光祿大夫予告吏部右侍郎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江南河道總督吳公嗣爵合葬墓誌銘 錢大昕節錄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何公裕城墓誌銘 邵晉涵

附錄治河名臣小傳 陸燿

楊方興

朱之錫

靳輔 互見上卷

葉方恒

王新命

于成龍 互見上卷

張鵬翮 互見宰輔

張伯行 互見部院大臣

陳鵬年 互見上卷

齊蘇勒

嵇曾筠

徐湛恩 互見卷前

白鍾山

李宏

張師載 互見卷前

李清時 互見督撫

　　嘉興錢儀吉纂錄

河臣下

徐湛恩傳　王元啟

徐湛恩字沛皇奉天正藍旗人父萬詵寶雞知縣時吳三桂爲亂兵犯寶雞大將軍慮諸鄉大姓爲內應萬詵以百口保之全活萬人又躬率家丁五百人攻賊後寨破之會有攘其功者竟遭誣劾以去湛恩少以高等生入貢例選教諭不得投劾河工累題借補他職皆格於例遂棄去康熙五十年改應武科獲舉後四年成進士以侍衛應制賦詩得召見問家世因痛哭陳萬詵令寶雞時事上爲之揮涕遂改授文階得官職方郎中雍正元年出爲兗甯道僉事嶧縣有湖堧荒地許貧民開墾勢家佔爲已業私納耕者之稅又各屬瀕湖草廠地例納草以備工料胥役株及他所民田湛恩悉爲革其弊爲河道三年所在安瀾自以無所効其力因奏乞改臣武職置之邊徼庶得勉盡死力報陛下不報俄擢山東按察使改調廣西時巡撫都御史入覲

世宗諭之曰徐湛恩漢軍中第一人物朕故特擢以佐汝巡撫言其精力已衰坐是被調及秩滿入覲
上見之驚曰徐湛恩矍鑠乃爾誰言老者擢僉都御史出爲河東道副總督
諭令與田文鏡和衷辦事又賜奏摺令有事密以聞湛恩不敢奉命
上問故對曰臣與督臣共事苟有所見竭誠商搉慮無不聽如果剛愎自專臣亦可以露章彈劾動輒密奏恐各懷猜忌有負
陛下和衷之訓
上以爲然至河南文鏡接見首述
上諭及奏對語文鏡大服諸事委心焉語人曰徐公乃直桶子人直桶子諺語言其無回曲也時山東魯橋以南至黃林莊歲苦淹決湛恩建石隄爲捍禦運道賴之乾隆初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直隸副總河時北河督臣喬自逸湛恩馳驅河上與下吏均辛苦總河笑之或勸湛恩宜密以陳奏不然將被累湛恩曰吾爲副當如弟之事兄一切代服其勞卽已不宜訐兄以自白俄而總河奉
嚴旨切責湛恩請一並列名請罪奏上總河革職湛恩當降調會前任

按察使以他事被議今無級可降遂被黜初湛恩膺鄉舉出臨川李紱之門榜後隨例一謁而已後紱坐事西曹湛恩獨朝夕視護惟謹及爲兗甯道有欽使數輩勘閱河道意有所需不遂厲色曰君所司何庫曰四大庫問安在曰南旺南陽蜀山馬場四湖是也使大忤會紱爲諸使首獨折節禮湛恩衆怪之紱具言其故衆乃感服按察廣西値土司岑某就撫後復蠢動先時巡撫奏功者郎李紱

上怒罪其職責令協勦湛恩密遣人入其巢獲首逆十八人以獻事始平紱得免於戾湛恩博學多能自詩古文外下至方伎之書靡不究初罷歸貧甚諸子慮無以爲養湛恩笑曰汝等各自力無憂我我持一桌倚官墉與人談星卜尙能自食有餘耳平居檢御精明對客終日無惰容雖老猶自謂能挽强弓騎生馬十五年

特旨復職二十年卒年八十四

王元啟曰余舊客湛恩所湛恩口不言人過子弟有言某人爲某事者必反詰之曰汝非目擊何自得知其悉以是譖愬之語無有能至於其前者嗚呼此可謂得大臣之度矣

太子太保光祿大夫兵部尙書總督河南河東河道提督軍務諡愨敬

張公師載神道碑銘　陳兆崙

河中儀封張氏清恪公諱伯行康熙朝仕歷江南福建巡撫內擢侍郎以廉直名海內聖祖仁皇帝嘗稱爲天下第一清官其仲子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初得官陛見先帝指示宰臣曰此張伯行子好司官今上眷遇益隆每召見輒詢及隨父任時事天容溫霽賞賜優渥公故以報國活民爲心用是益感激奮勉思有玷缺爲名父羞乾隆甲申以東河總督卒於位年六十有九公由丁酉鄉舉得一品蔭補戶部員外郎雍正元年授知揚州府直揚州歲饑散賑而高郵湖西之民緣被災分數少輕不得與公行部至其地見道旁人多骨立待盡大驚召長吏詰責隨請於上官不待報而廩之凡活男婦數千口江都之芒稻閘爲淮黃高寶諸河入江之關鍵所司貪商人餌惟知蓄水爲運鹽地籍口必奉鹺使令乃開會夏潦暴漲低田盡淹公訪知運鹽須水六七尺而既過其半遂單騎馳往督役啟閘纔啟四板水暢出甚疾仍艤舟宿其旁明旦田皆涸出然後走白鹺使使者大恚責公專公謝曰知府信有

嘗矣第拯溺不淹刻必預請而後行如此萬家烟火何後竟具文上大
府請歸府轄許之芒稻之屬府啟閉自此始公雖隨清恪公外任晨夕
唯讀父書及研精宋五子之學不與吏事尤於水利絕少見聞乃其出
守初政卽巳可觀若此故知才智由悃愊以出而其一生周歷中外顯
職遂與河務相終始豈非冥冥中有意篤生爲
盛朝宣力者歟自知府遷秩兩任河庫道河庫掌管鑰不任功過向爲
美官公以才爲前後督臣所倚信輒委辦險要大工以故於河務寖熟
悉乾隆十年遷江蘇按察使未任調江西尋內遷右通政明年七月由
宗人府丞擢倉場侍郎
命閱視天津河道旋以侍郎出副江南河督十有六年
上南巡接駕道授江安巡撫仍協理南河事明年秋充省試監臨在闈
中而河溢二閘徐州被衝公與文定高公並褫職在工贖罪又二年放
歸丙子起爲兵部侍郎五月遷尙書總督漕務丁丑正月調今任時山
東孫工口決賈船漕艘如泛大海中公冒風雪宿河岸燈熒熒達曙如
此閱冬春疏築始完公嘗言河東水勢土性與江南異兩岸相距寬宜
多挑引河以殺險土多浮沙宜厚培客土以實虛自此由濟甯治所抵

開封歲往來如織而公心力亦瘁於是矣先是乾隆三年在河庫任伯兄某病故原籍而王母太夫人王在堂遂剋期告養上官固留不可前此雍正末河督文敏嵇公母卒蒙在任守制之
命將具摺固請終喪眾以違
旨獲罪爲疑公慨然進曰公父孝毋節門望非常患請之不力耳何禍之觸文敏謝曰謹受教其在江西嚴無故遷葬之禁奏行連坐法薄俗竟革撫江安二年多偏災皆據實上聞請恤全活甚眾痛懲匿名訐告時習以靖地方葢資孝以事君者不敢惡於人因之宣德達情而澤流百姓亦固其所凡此皆清恪公之教也公平生治水方略有著書藏於家其隨時措置條理及一切治行已具諸城相國志中而長君景渭之子承重裕穀及次君景沆又次後伯兄者曰琦復合辭遣信詣余丐以崖略揭之碑銘曰

禹跡既湮治河孔艱上策難行在漢已然或議棄地墳廬蕩焉匪徒眾譁於心奚安意惟深刷去沙是急擴開支港以通其塞於末求本此猶計得增庳培薄救時之爲爲之務實亦大有裨毋忽蟻穴庶屹金堤惟公任勞南北周遭保障千里通行萬艘清恪有訓毫毛毋競只此俸錢

無慚見
聖家風清白如秉繼震霽產奉公破家積行
帝鑒其誠諡曰愨敬爰賜祭葬松楸輝映哀亦增榮善斯衍慶樹碣道
旁永爲世鏡
故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提督軍務資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
馬公駉墓誌銘 孫星衍
公姓司馬諱駉字雲皋號溶川江甯府江甯縣人其先得姓受氏詳於
太史公書南宋播遷失其世數高祖燧居浙江甯波祖裕始遷江甯入
學爲弟子員父必售妣方氏自公高祖以下皆封贈如公官兄驤弟駛
俱先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稍長留心經世之學講貫河防水
利農政諸書於文章尤喜陸宣公奏議故大學士高文恪公晉節鎮江
左延入幕府草奏牘疏密大小咸得其宜甚相倚重文恪以公明習河
務奏請以從九品留工効用乾隆二十九年奉
旨分發河南以勞歷山陽縣主簿興化縣縣丞通州州判海州州同高
堰通判山安同知公外領地方內參幕務高文恪連年奉
命塞河徐豫無役不從皆能規度指畫敷陳曲當凡所入告悉蒙

俞旨故兩江總督薩載公知公名亦傾心延接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庫
道道庫每歲出入白金六十萬兩河防歲修有成數溢額則俟
上聞河丞值險工借發帑金執政者不爲依期入告率皆移易處所通
融彙報久則因緣爲獘帑藏空虛公不激不隨從容籌補公私具舉上
下安之不問家人生產作業意泊如也五十一年南河漫口奉檄督工
先事撫卹拼渡災民全活甚眾五十四年周家樓塞口告成有
旨議敘公遇水旱先期斟酌蓄洩沿河田畝盡沾利澤又濬清江文渠
溝水貲助公車士庶感頌五十五年擢授江西按察使臬司核讞一方
刑獄不習律令者高下緩急一委幕僚胥吏其能者又持屬吏短長網
賂遺或徇守令屬託亂法公正已奉公深悉弊竇爰書親核從無假手
在官七年屬城悅服時值江右大吏以簠簋不飭被劾連牽獲咎者眾
公竟以謹慎免患世論歸之嘉慶元年擢山西布政使未幾調任山東
特命兼理河務其年黃河下游壅溢水與隄平碭汎曹工先後漫溢公
偕故兩江總督李公奉翰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山東巡撫伊江阿公
奉
命堵塞旋擢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公新以藩司擢任驟難專制俛仰諸

大僚閒見其意見不同將致僨事深自斂抑謹畏如在江右時既而曹
工逾年堵合不成奏請停工奉
旨革職留任朝使臨工按視公分謗焉是時夫人張氏卒於使署內不
顧私賻贈不納其刻厲類此三年冬堵築豫省睢工漫口公五閱月行
風雪中寢食俱廢豫撫廉愼和衷共濟工員踴躍一舉成功奏報堵合
奉
旨賞復頂戴並免代賠銀六萬兩公念起家孤寒以筆札遇知已致通
顯每膺殊擢受
異數感激涕零有盡命王事之志既以曹豫宣防積勞體羸適聞
純皇帝龍馭上賓遺誥將至北向長號咯血不止延醫診視俱云心脈
已枯藥力不及口授遺摺望闕謝恩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曹單工
次春秋七十有一
上聞軫惜久之降旨議卹禮也公鳶肩火色目精洞照英偉軼倫平生
勤學好問嫻於掌故遠近書疏悉皆手答丁甯款密莫不感懷微時所
荷一餐咸報高文恪歸櫬經紀其喪至都門躬自展墓與人交有本末
周卹無倦篤於內行兄弟從子無閒言時以爲史稱通而不泰清而不

介惟公有之矣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子亶副榜貢生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好古有文早卒孫濆蔭生候選員外郎星衍始官京師與公子亶爲文字交及官山左與公同僚共治河之役後又備員節下親見公行事藏公手牘數十紙皆綢繆公事尋繹難忘今濆以某年月日將葬公及夫人於江甯某鄉之原以狀走乞志墓葢不忍以不文辭銘曰

公爲政績可紀公塞河以勤死觥觥筆札況才美揚於王庭傳信史家聲淸白施孫子我僑茲郡銘其里文無溢詞庶不媿

誥授光祿大夫予告吏部右侍郞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江南河道總督吳公嗣爵合葬墓誌銘

錢大昕 節錄

公諱嗣爵字尊一號樹屏又號澹軒姓吳氏世爲新安右族高祖兆慶始遷錢塘因占籍焉曾祖時茂祖之錡康熙庚辰進士山西壺關縣知縣行取禮部主政父岱齡國子學生三世皆以公貴贈至光祿大夫公八歲而孤母錢太夫人誨以勤學遂淹貫百氏通達時務雍正七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授禮部精膳司額外主事相國張文和公掌吏部特奏改文選司公素彊識於中外官簿姓名一覽輒記尤熟於成案吏不

得上下其手由主事遷考功司員外郎轉本司郎中調文選司在銓曹十餘年慎重名器廉直不阿
高宗純皇帝夙知其名特授江蘇常州知府本部奏請留任推陞四川保甯知府仍奏請留任尋奉
命提督湖北學政任滿調福建所甄拔多知名士十三年授江蘇淮安府知府尋擢淮揚河道公以河務素未習練乃取河防一覽行水金鑑禹貢錐指等書晨夕研究參酌古今自是河淮形勢瞭然胸中非復紙上空談矣明年秋洪澤湖盛漲議者請開天然壩洩之使相高文定公檄公親至壩上察視公慨然曰啟壩誠足減暴漲其如下河州縣百萬生靈何堅持不放隄平無恙高公大加器重并以入告十六年調兩淮鹽運使清介有守不以脂膏自潤十九年以黃運交溢
特旨仍調淮揚河道甫抵工次而太夫人棄養訃至號泣感慟刻期星奔有
旨河工與地方官不同事出不得已著給假兩箇月治喪事畢卽赴任公感泣承詔次年諸大工告竣卽呈請終制督府不肯轉奏復請給數月假以竟葬事乃得

報可二十二年
大駕再幸江浙時河督白公鍾山未到任南河事皆仰決於公尋遷江蘇按察使再遷布政使明年坐奏事失當落職以南河同知用二十六年復授淮揚河道其秋洪澤湖漫溢公度車邏南關諸壩勢不能禦預令居民徙他所及水過之後集夫修築得免墊溺之患三十年調淮徐河道三十三年黃河秋漲直逼徐家莊縷隄居民洶洶將逃去而兩督府咸道遠未至公親往慰諭之曰國家仁德如天河若有靈當不為患汝等勿怖也遂端坐隄上以安眾心僚吏泣請退避公不為動既而大溜歸中泓僉以為神助公相度地勢議將放於或言宜俟督府否且獲咎公曰安危在頃刻豈可坐失事機有事吾自任之及兩制府至則放於已成水勢消減遂據實入告

特旨優敘未幾即有河東總河之命公以山左運河為南北轉漕要津汶水為其源而匯諸泉入焉乃循行百五十五泉察其已竭者弃之未暢者疏之添建南旺湖口石閘啟閉有節由是漕艘得安行每遇伏秋黃河水長信宿水交處分搶護人各盡力三十六年夏汶水溢戴村壩東平汶上城幾沒公亟令啟閘壩南北分減不數日而水落糧運無阻

其秋丹沁伊洛諸水俱漲匯注入河大溜南趨㕓岸盡塌公往來巡視
設法搶護不遑啟處者二十晝夜卒以無事
優詔褒獎尋調江南河道總督加兵部尚書公在南河最久深悉利病
至是復周咨博訪與節相高文端公酌議將河隄增高培厚浚雲梯舊
口以暢其流又念清口
欽定東西壩爲全河鎖鑰高堰爲淮揚保障加意預籌以期有備無患
明年淮水大漲公預展東西壩泄洪澤之水水有所容遂得無患清口
向置木龍五架挑溜北趨第一架年久淤閉公請移建於第五架
上大以爲然三十八年河溢老壩口公亟令民從居高阜日給錢粟勿
使失所而集夫加緊搶築兩旬合龍水復故道在任再遇京察俱得
旨議敘賜賚便蕃不能殫述御製五言詩以賜一時榮之四十一年
車駕幸山左公趨迎行在
召見數奏河務良久跪不能起
詔左右扶掖之時公年七旬矣
上憫其久勞於外改授吏部右侍郎明年以
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覃恩加贈三代皆至一品其冬以喘嗽疾作陳

情乞休得
旨以原官致仕回里公性耿介自奉儉約雖貴不易其素不妄交一人
不急玩一事或謂公曰聞君一介不取其能一介不與乎公笑曰有所
取必有所與我無所取故能無所與也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考終平湖里第享年七十有三元配徐夫人翰林院編修建昌府知府
天麒之女恭儉有淑德年二十有四以乾隆二年四月十四日卒繼娶
唐夫人翰林院編修湖州府知府紹祖之女舉案相莊者四十餘年事
姑教子皆叶禮法晚歲就養季子官署年登大耋備極奉觴舞綵之榮
嘉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八十有三子三人瑛江蘇高郵州知
州玳候選通判先卒璥乾隆戊戌進士今官河東河道總督女三人長
適國學生屈作舟次適杭州府學生沈守正次適順天張家灣通判韋
協夢孫十一人喻德嘉德兩淮金沙場鹽大使咸德乾隆丁未進士貴
州玉屏縣知縣候選主事耆德兩淮試用運判顯德錢塘縣學廩生候
選訓導景德候選庫大使元愷恩廕生候選員外郎仲達祖翼世昌公
亮幼孫女十八人曾孫男四人女五人銘曰
在漢治河多引經義許商平當未究施濟今昔異形南北殊埶自非通

儒曷曉利弊亹亹吳公朝之股肱拾芥科第分職銓衡甄敘有紀選政
以平出典大郡期月有成淮海維揚二瀆所會東南保障於斯爲最公
由監司洊涉連帥隱如長城兆人允賴公在東河疏導泉源漕運萬艘
計日不愆公在南河水誌節宣下游郡縣屢獲豐年
帝嘉勞臣召貳天部昔爲望郎今接台輔懸車致政引分陳情進退綽
綽保有榮名哲人其萎楹書猶劭有子宣力衆戴克紹佳城卜吉合祔
從周勒銘幽堂嘉績長留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何公裕城墓
誌銘 邵晉涵

近時亮猷厥績之大臣懋承
宸聰豐澤沃於民生者僉曰何恭惠公公歿後數年哲嗣惺菴公繼持
使節敭歷封圻繩令緒以迪於前光
帝用嘉焉賜詩獎其承家訓福黎蒸所以倚畀之者甚厚歲庚戌六月
以祝
鑾入覲行次合肥卒於驛館事聞
上稱其簡任以來小心謹慎嗚呼公之溫恭有恪終始荷溫綍褒嘉斯

克昭定論矣公諱裕城字福天惺菴其號也世居浙江山陰之峽山為
著姓高祖諱會稟以靖州籍領湖廣鄉薦曾祖諱鼎祖諱經文並官知
府三世俱贈振威大夫河南巡撫兼提督銜妣皆一品夫人考諱焆改
歸山陰本貫歷官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管河南巡撫事贈
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謚恭惠妣湯夫人公讀書有異稟隨侍官署講
求經世之務恭惠公嘗開示端緒輒能申繹其指恭惠公喜曰是必能
繼吾志以例捐道員待銓丁湯夫人憂旋遭恭惠公之喪哀毀骨立恭
惠公蒙
賜祭葬葬畢詣闕謝恩稽首道左
上垂念舊臣慰勉之丁酉服闋即授山東督糧道未浹歲調河南河北
道己亥移江南河庫道辛丑調淮徐道會河南青龍崗工漫河注微山
湖衝運道沛沈於水
上以治河節使亟宜擇人特諭曰淮徐道何裕城前隨伊父何焆熟悉
河防著署河東河道總督時壬寅八月先是公在子舍嘗著江南全河
指要論治河宜並用節宣不當執河不兩行之說偏於節束及由河北
道移任江南臨行上當事書指陳南北岸受險情形而北岸之患大不

豫謀增培猝難防護未幾言驗公濡染家學審測地形得諸目驗精心
條畫確然可見設施入第見公由監司不數載晉持使節爲榮遇豈知
公推求利病調劑時宜以仰副
簡畀者有由來矣是時蘭陽儀封方改繕河堤
上命重臣董其事公往來相度相與籌久遠築格堤以護大堤加挑水
壩以通南溜疏伊家河以洩湖水引渠合壩遂成新河之功癸卯四月
授河南巡撫河南恭惠公舊治也公遵守前法民習而安之奉
命協理河務暨河督蘭公第錫和衷集事量溝槽築土格傍壖岸加防
夙並著成績乙巳二月調陝西巡撫九月復調撫江西輯長河之姦宄
嚴行伍之冒濫闢蹊通運閭里晏然庚戌夏調補安徽巡撫公旌節所
至已歷四省矣去江西日老幼數萬人渡江拜送數十里不絕咸稱公
有厚德於民云公居家孝睦持躬以廉靜胥恪承先訓而推行之
上稔知公嘗批其奏摺曰汝能勤學可繼汝父又賜戴花翎面獎曰父
子戴花翎漢人所少公感激益奮實能繼志爲孝移以作忠可以垂世
家之模範益以彰
聖朝吏治之醇豈偶然哉生於雍正四年八月卒於乾隆五十五年七

月配姚夫人繼配申夫人遣楊安人子五人鍾廣東候補同知銑兵部武庫司候補員外綺國學生鉞候選同知金南巡召試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女適甯陵知縣鮑居垣銘曰

惟治民術若治河然相時利導與以敉安公濬濟瀆兩渠亙穿溉田河內暵也豐年秦中朝邑水嚙城堧偃虹百丈新堤孔堅彭潯秋溢哺民鶩饘噫嘻水依其潤民懷於仁瀾既甯焉澤亦溥焉是爲恭惠之嗣世德之傳

附錄治河名臣小傳　陸燿

楊方興

楊方興字浡然漢軍鑲黃旗人初爲廣甯諸生天聰時直內院崇德元年取中舉人順治元年由祕書院學士授河東總督時當定鼎之初四方盜賊竊據漕艘難行方興設方略十里置一臺三十里建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得以通達順治七年荊隆朱源寨口決直趨沙灣張秋一帶堤岸皆潰由大清河東奔入海兗濟以北皆罹其害萬民失業運道復梗方興結茅廬於堤上盛暑隆冬寢食其中九年復決大王廟口衝潰沙灣方興治塞如前並自西岸河邊起至八里

廟河邊止開引河五百丈至十三年竣事其明年上疏乞休
詔以勤練耆勞加太子太保致仕懸車之後長安居第僅蔽風雨疏食
布衣四壁蕭然康熙四年卒祭葬如例葉方恆全河備考曰張秋爲黃
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治之洪治五年劉大夏治
之皆費極浩繁功極艱難至是三歲再見卒用救甯蓄多於前功矣

朱之錫

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年授
宏文院編修洊遷學士十四年由吏部侍郎出任河道總督承前任楊
方興之後不屑屑於蕭規曹隨凡修守運河堤岸綢繆至計無不悉心
擘畫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及諸弊端興革損益皆商榷至當一一條
奏
報可初以內艱求去不允至十七年假歸營葬十八年再任經營河上
先後十年未嘗有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免昏墊其開董口新河復太
行老堤挑高郵運道治石香爐決口功著揚豫二省至今尸祝不衰康
熙四年以積勞憂鬱發病而卒贈太子太保祭葬如例徐兗淮揚開人
盛傳之錫死爲河神十一年總河王光裕俯徇民情疏請建祠濟甯部

議未允而豫河兩岸往往私自肖像立廟稱爲朱大王事載王士正池北偶談

儀吉案管侍御世銘有助順永甯侯廟碑記其文曰乾隆四十三年黃河盛漲儀封祥符先後漫口 天子屢命重臣會同河道總督河南巡撫悉力修築此塞彼潰久未告功至四十五年春

聖駕南巡江浙臨河駐蹕默禱於神而豫省最後未塞之儀封南岸十堡即於是日有大風掣溜數十丈之坎陷立見塡淤隨而下埽不數日集事官民吏卒萬口讙呼莫不仰戴 聖天子之精誠與羣神協助之力也于是奉 旨在新工擇地特建河瀆之廟以答神庥復經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河道總督陳輝祖河南巡撫榮柱奏請修理偃師縣靈佑襄濟黃大王墳塋給予孫奉祀冠帶頒銅瓦廂風神廟 御書匾額又原任總河朱之錫功著南豫二省沒爲河神屢著靈應士人禮祀已久請特賜位號以從民望即今廟神也奏上並得 旨報可于是敕封神爲助順永甯侯於新工專廟奉祀各大吏以開封省會復擇地于宋門內別建一祠以昭妥侑捐貲三千二百八十九兩有奇屬紳士某某等董其役臺殿門

廡客序僧寮之制無不備帷帳鐘鼓威儀供奉之具無不完經始于乾隆四十五年之冬越一年而蕆事因具書建廟之由與公所以為神者以告於後謹按神為浙江義烏人由進士累官河道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階太子太保順治十四年莅任十七年毋喪去官以河事急起復視事又數年以勞瘁終于任功之著于豫者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槐疙答又決陳留孟家埠十五年決陽武慕家樓十七年決陳留郭家埠又決虞城羅家口皆賴公悉心相度隨方修塞不久完安其治河方略見于兩河利害等疏如工程則工力不到法式非宜料物虛浮徒事粉飾器具則儲備不預徒手莫施製作草率不堪適用夫役則扣剋工食奸豪包佔賣富僉貧賄囑私逃物料則交修捐勒扣減價值折乾肥私盜用官物於瘝官蠹役之情弊如火之燭影鑑之取形至謂非淡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協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又云刑名錢穀皆可以文移辦治獨河工非足到眼到不能至哉言乎後之言治河者其能以加于此乎公之沒也國家方有事西南贈卹褒揚或不逮後來數公之赫赫而公忠任事盡瘁沒

身不可抑塞之氣獨留于天地而常繫于人心百有餘年終獲享
聖世封侯廟食之報非所謂積愈久而發愈光者乎方儀封大工之將竣也或見老人往來河灘若有所相度者然既而植竿爲標識問之曰河水將從此過非官定引河所經也叩其姓曰朱言已失所在而其竿故存其人走告河北觀察朱公岐親往視之已而開放引河果由此刷路別去工得以成咸以爲神之默佑也其他靈應傳聞于父老多矣此尤近事之顯著而朱公爲不妄語者故備書之

靳輔

互見上卷

靳輔字紫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以百戶從軍戍遼陽遂爲遼陽人順治七年輔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博綜無遺累遷至武英殿學士禮部侍郎巡撫安徽加兵部尚書康熙十六年總督河道上經理河工事宜八疏治江南黃河及清水潭諸工悉歸底定乃以北運河口舊在徐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皁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於皁河迤東挑河二十里又以山東汶泗沂泇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匯入黃河黃河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

道至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挽溜費且不訾於是復開中河三百里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二十六年以丈出民間餘田作爲屯田及阻抑挑浚下河罷職二十八年仍復原官休致三十一年起督南漕二十萬石備貯蒲州賑秦民事竣病卒特賜祭葬謚文襄所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奏疏八卷輔知人能得士用幕友陳潢之策受命如嚮潢亦殫竭智能憂患共之其詳具張靄生河防述言

葉方恆

葉方恆字嵋初號學亭江南崑山縣人父重華於前明崇正之末任濟甯兵河道副使禦賊有功濟人德之方恆以順治十五年進士由萊蕪縣知縣陞兗州府同知再遷至濟甯河道循父遺教於河防利害運道通塞籌畫盡善悉見施行其論蓄洩要害謂微湖之西南切近黃河每慮有漫溢之患苟不堅禦濁流一入不特滕嶧爲巨浸而運道必至梗阻張清恪公伯行因有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壩上接太行堤之說迨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渾水直趨東南幾成平陸乃始堆砌亂石接築七十里攔截河流一如方恆所料又言滕沛魚濟瀕運水田宜仿東南

治田法開支河築圩岸時其耔耘以種秧苗備其桔槔以資車戽則水荒棄地不難變爲沃壤又以嘗令萊邑熟悉地利山東運河仰藉諸泉而在萊蕪者其流獨長志載鑛山產鐵陰涼山產銅金爲水母母氣盛是以泉源得長開鑛之說惟萊蕪不可行挖傷山脈泉枯礙運其害匪細凡所論說皆非一世之利也後卒於官所著有山東全河備考四卷濟甯州志稱其在濟四年口不言功百姓多陰受其惠云

王新命

王新命字純嘏漢軍鑲藍旗人原籍四川三臺縣由筆帖式累遷郎中康熙十七年授江西布政使十九年陞湖廣巡撫二十三年調任江甯旋擢總督二十六年又調閩浙二十七年授河道總督時于成龍慕天顏等爭言靳輔中河不便新命至則請留攔馬湖洩黃三壩於駱馬河用竹絡裝石下於臨河外面旁依草埽密椿夾持小則遏水入運大則由壩減洩又以沭水西流湖河易漲令於禹王臺迎水處所築堤斷流使循故道入海中河以治又奏臨清運河每歲淺阻引河南小丹河水入衛又於衛水上游搠刀泉及安陽縣上游洹水各渠並用竹絡裝石之法灌田濟運漕民兩便三十一年革職管理永定河工四十年以浮

銷錢糧擬辟尋遇赦免卒於家

于成龍 互見上卷

于成龍字振甲漢軍鑲紅旗人以廕生授直隸樂亭縣知縣遷通州知州時山西永甯人于清端公廉名為天下第一以與成龍名姓相同陰物色之知其才特薦為江甯府知府康熙二十三年陞安徽按察使二十五年擢直隸巡撫旋授左都御史先是靳輔開中河成龍以為非便及開浚下河議又不協而靳輔疏中則稱司臣于成龍訪采輿論審量經營之處頗費苦心以故卒繼王新命畀授河道總督三十一年莅任成龍以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瀰漫難以築堤乃自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又江南羅口發源東省雲蒙諸山各澗匯流而成沂河由沂郯而入邳境水從羅口分流出徐唐口而入運河其正河至隅頭集徑入駱馬湖凡遇水發瀰漫兩岸淹沒田廬請於沂河兩岸築堤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丈建閘啟閉而其由羅口分汎者仍入運河濟運三十四年以左都御史督餉西路軍營三十七年再任明年卒於官謚襄勤入祀賢良祠

張鵬翮 互見宰輔

張鵬翮字運靑四川遂甯籍湖廣麻城人康熙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
主事累遷郎中出任蘇州府知府調任兗州今兗州府志是其手編也
遷河東運使內陞通政使參議二十八年由大理寺少卿出任浙江巡
撫尋以兵部侍郞視學江南擢左都御史遷尙書兩江總督三十九年
調任河道總督時
上以仲莊閘淸水出口逼溜使南恐礙運口
命自陶家莊以下楊家莊處開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雖楊家
莊地勢低窪閒有倒灌不過一二里淸水仍然頂出鵬翮乃相度形勢
於淸邑中河鹽壩施工挑挖令中河之水穿子堤由雙金門閘入鹽河
至花家莊迤東穿黃河縷堤至楊家莊出口又於花家莊鹽河撑堤之
上建閘洩水漕鹽兩利動帑七萬八千餘兩河道大治加太子太保疏
請
敕下史館編輯治河事宜遴選進士舉人學習精通發工効用
上即以命鵬翮於是纂成
聖謨全書二十四卷恭呈乙覽四十七年授刑部尙書尋調戶部吏部
六十一年晉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三年卒加贈少保

謚文端十年入祀賢良祠

張伯行 互見部院大臣

張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由內閣中書調補中書科舍人三十八年河溢儀邑決堤入城伯行適家居爲布囊盛沙雇民堵塞堤完無恙總河張文端公鵬翮行河至儀知出其力請於朝使赴河工効用上治河條議四十一年補濟甯道兗屬災荒條陳賑濟法刻明胡伯玉泉河史四十四五等年運河水小

命伯行設法蓄水量塘放船著居濟一得五卷又補遺一卷又刻閻蒿岳北河續記是年遷江蘇按察使四十六年陞福建巡撫四十八年署浙閩總督又移撫江蘇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黍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汙雖云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後以辛卯鄉試科場弊竇與總督噶禮彼此訐參牽連多案再罷再起授爲倉場總督戶部侍郎五十六年主順天鄉試六十年充會試總裁條奏黃河水勢赴湯山面陳得失因言河南歲有河患皆因黃沁交會水勢過盛宜於交會之處建閘一座草壩二座重重關鎖使不泛溢一引沁由賈魯河經嘉祥鉅野入濟一引沁由新

決之河再加挑挖入張秋不但濟運有利民田可盡成膏腴
上謂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卽出地圖指示兵部侍郎牛鈕在側因斥伯
行書生只據紙上陳言妄奏
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卽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雍正元年又
請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壩引入至濟甯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稱
濟甯至臺莊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閘將及四十座而臺莊以下至黃淮
交匯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宜於臺莊以下徐塘口以上增
建閘座是年特授禮部尚書三年卒加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子師載別
有傳

陳鵬年 互見上卷

陳鵬年字北溟一字滄州其先江西廬陵人遷湖南湘潭縣遂爲湘潭
人五歲受唐詩卽成誦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康熙三十年進士授
衢州西安縣知縣以張文端公鵬翮薦調任淮安山陽縣陞海州知州
四十六年罷職又起爲蘇州府知府四十九年署江蘇布政使又以屬
員虧空落職五十二年起署霸昌道六十年與張鵬翮同閱南北河堤
時河南武涉縣馬營口衝決直注山東張秋直隸長垣鵬年言黃河老

堤衝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宜於對岸上流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更於決口少東亦開引河俾河流仍歸正河乃可堵築奏入稱旨即命署理河道總督決口工竣莅任清江明年正月馬營口隄遭冰凌積水再決鵬年謂地勢低窪雖有引河河流不能暢惟有分疏上下殺其悍怒請於沁黃交匯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東南行入滎澤正河堤工可成乃復親至決口開放河頭大溜直趨引河河流南徙堵塞可俟時總漕施世綸卒馳回清江兼攝漕務功未得竣白露後又至馬營口爲文以禱大河及沁水之神黃水一夕驟退八尺自是棲宿河上勞瘁致疾雍正元年卒賜司庫銀二千兩謚恪勤所著有政畧一卷河工條約一卷詩文集六十二卷

齊蘇勒

齊蘇勒滿洲正白旗人由欽天監博士遷主事郎中出任永定河分司康熙六十年授翰林院侍講督修河南武陟縣黃河決口六十一年陞山東按察使協理運河道事雍正元年授河道總督二年以德勝至張莊河形陡直水勢建瓴於適中六里建設石壩令較上下兩閘各減六尺水小資其攔蓄水大聽其漫溢漕運便之三年加兵部尚書五年督

塞朱家口決河加太子太傅尋卒於官晉世職三等輕車都尉給藩庫銀三千兩送櫬回旗並命總督尹繼善爲靳輔齊蘇勒合祠歲祭賜諡勤恪八年入祀賢良祠

嵇曾筠

嵇曾筠字松友無錫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雍正元年河決中牟縣十里店曾筠以兵部侍郎馳往堵築適黃沁並漲漫溢姚其營秦家廠馬營口諸隄因思下流受患其上源必有致患之由露處小船沿流審視水勢自三門七津建瓴而下歷孟縣温縣北岸長有沙灘逼水南趨至倉頭口遶廣武山根透迤屈曲而下勢成兜灣官莊峪有山嘴外伸形如挑水又由西南直注東北沁黃交匯之區秦家廠一帶頂衝受險頻年爲患議就倉頭口開挑引河準對官莊峪下游水口越過山嘴大溜全走中洪秦家廠遂安於磐石二年授副總河請修兩岸隄工建官司設兵夫製濬船七年授河東總督以封邱縣荆隆口密邇運河素稱險要於對岸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八年管理南河總督山水異漲匯歸駱馬一湖溢運浮黃河湖合一赴山盱周橋以南開壩洩水並啟高寶諸壩分入江海又復禹王臺竹絡石壩分導沂沭二河歸海之路拜文華

殿大學士卒謚文敏著有防河奏議

徐湛恩 互見卷前

徐湛恩字沛潢中山王徐達之後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隸正藍旗漢軍由貢生改應武科中康熙五十四年武進士授侍衛執戟殿下賦詩稱旨特改兵部郎中雍正元年陞兗甯道僉事嶧縣有湖壖荒地許貧民開墾勢家佔爲已業私納其稅又各屬瀕湖草廠地歲徵草束備工料株累及於民田湛恩悉禁除之欽使勘閱河道求賄不應怒曰汝所司何庫曰四大庫南旺南陽蜀山馬場也擢山東按察使調廣西內陞僉都御史復出爲河東河道副總督時魯橋以南至黃林莊歲苦淹決營建石堤捍禦湖波運道獲安乾隆初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直隸副總河被議去職十五年復原官致仕二十年卒

白鍾山

白鍾山字毓秀號玉峰正藍旗漢軍雍正十三年總督河東河道更定夫役工價設立司泉佐雜乾隆四年漕督補熙請造十丈大船運河以水深四尺爲則鍾山謂牐河無源之水需雨而後泉旺泉旺而後河盈

上牐閘而下牐啟則下牐倍深上牐倍淺各牐相距遠近不均水近者深則遠者必淺以人役水以水送舟必不能均深四尺侍郎趙殿最又請於館陶臨清各立衛河水則鍾山謂尺寸不足將衛輝民田渠牐盡閉致妨灌溉事既難行尺寸苟足將官渠官牐盡閉來源頓息下流已逝運河之水亦立見消涸二者均屬非計議並寢勘辦荆山橋工消涸微山湖積水修復淮揚徐海鳳潁泗各州縣支幹河道歷任兩河四十餘年於河道情形工程利弊熟悉周知奏疏數十餘上著有豫東宣防南河宣防等錄卒謚莊恪

李宏

李宏字濟夫一字用茲號湛亭正藍旗漢軍初以州同知薦歷江南河庫道疏濬淮揚徐海鳳潁泗各郡縣支幹河道一百數十餘處動帑二百四十餘萬有奇二十九年授河東河道總督以江南耿家塞險要察勘對岸引渠切灘順勢帑節工平赴陝州三門查探黃河來歷諸度久安之計又以汶上老人白英立祠戴村子孫廕襲頂帶自入

國家未奉

明旨奏請仍給八品世職奉

旨允行

張師載 互見卷前

張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儀封人伯行子也康熙丁酉科舉人乾隆十五年同大學士高斌協理江南河務十八年徐州張家馬路黃河漫溢褫職後復起爲河東總河二十一年以孫家集漫口入湖害運河道李淸時共宿河干疏築並舉又以豫省黃河工多暗險廣開引河挑土幫隄自此兩岸遙縷免受衝刷卒諡慤敬著有改過齋文集讀書日鈔等書

李淸時 互見督撫

李淸時字授侯號悳園福建安溪人乾隆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出爲嘉興府知府丁父憂服闋補兗州府知府二十一年陞運河兵備道時孫家集漫決夏鎭南陽一帶連爲巨浸淸時首作東西堤界出湖面又於湖口閘北掘地深四五丈長十七丈以宣洩之旋就其處作滾水壩高一丈長三十丈著令湖水減至一丈則閉閘以蓄之濟甯城東有楊家壩者上承泗河貫兗府西流經此入運明正德崇正閒曾障水以爲州城外護僅有壩基

國朝順治閒總河楊方興復加增築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河兩

岸民田大受淹沒之害葉方恆作全河備考謂不若改壩爲閘隨時啟閉康熙三十四年總河董安國會建減水閘其後張伯行又謂府河之水當令全入馬場湖收蓄此壩必不可開因遂歷年堵閉淹漫民田清時遵葉方恆策重建閘座盛則啟板分洩微則閉板入湖著爲永利又以汶河之水南流既多而蜀山一湖既建利運閘於柳林之南又作金線閘於寺前之南南水有餘北水益形不足若移建金線於柳林之北閉柳林啟金線則湖水可濟北運因請於總河張師載以爲一轉移閒其利有四詳見第二卷又請落低何家壩三空五孔等橋加寬四女寺創築八里廟臨清口門等壩凡所建議並見施行二十九年調江南淮徐道三十年陞授兵部侍郎河東河道總督三十二年調任山東巡撫三十三年卒所著有汎閘約言一卷治河事宜若干卷又蠶書一卷周易經義十二卷朱子或問語類二十二卷

碑傳集卷七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二十九

DS
734
.C56
v.29

碑傳集卷七十七目錄

國初監司上

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鳴玉神道碑 汪琬 節錄
僉事郭公一鶚墓誌銘 薛所蘊 節錄
鹽院劉公達蠲鹽課碑記 劉漪
四川布政使楊公思聖墓誌銘 魏裔介
方伯馮先生如京傳 魏象樞
又附分守金衢嚴參憲馮公去思碑記 朱之錫
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彭公而述傳 汪琬
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邢先生以忠墓表 田蘭芳 節錄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朋舉墓誌銘 汪琬
重建姚公延著祠記 姚文田
奉政大夫分巡湖廣荊州道王君輔運墓誌銘 王紫綬 節錄
福建驛鹽道副使翟公鳳翥墓誌銘 李霨
廣西右布政使王公原膴墓誌銘 梁清遠 節錄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工部左侍郎李公士焜墓誌銘 王崇簡 節錄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監司上

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鳴玉神道碑 汪琬 節錄

公諱鳴玉字楚珍金壇人曾祖某祖某父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進士爲台州推官七年甫行取而值宏光南渡是秋爲兵科給事中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遽亡矣王師入江甯公弃其官間行歸鄉里久之經略洪文襄薦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兖東道駐沂州公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神仙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强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長舉子業著聲場屋而旁及他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者悉以屬公其爲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嘗力抗上官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爲海盜者十三人數攝諸府縣事所釐革蠹弊不下數十條及在沂州則益以平恕得衆心沂州北接龜蒙梟繹諸山而所轄又兼泰安號爲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受撫衆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里抵其營誠諭之羣盜環跪僂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

次散去盜魁蔡乃聰等屢爲沂患公先後設策撫之降其黨數百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之詿誤者無算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兵最嚴兵與以來諸隸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强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深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公起以至爲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州標兵例有除曠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柰何以官帑入私橐邪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如此先是公之弃其給事中也既得省太公與母韓太夫人遂易僧服爲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之族子無賴者因與之通盡劫取太君家財而斥公爲逃官將甘心焉於是太公持公泣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柰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强往見文襄公於江甯文襄素聞公名爲歷敘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兗東不數月即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蓋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既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强無恙也公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

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賙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襍說合為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宏文院修撰次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大夫其後遂為例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侯嗣昌唐宋之閒衰微相望公載世德於前有光遭時艱難顯避繳弋維忠與孝黽勉一出晉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嗇之難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游林泉曾不下壽詩書之澤以貽永久孰為之徵公則有後

僉事郭公一鶚墓誌銘 薛所蘊 節錄

余承乏南宮得悉當世賢大夫德業行誼而采風使者有自武林來輒傳余友裕九治杭嚴狀嘖嘖不容口未幾以勞瘁封疆殉於王事訃聞舉朝駭悼余辱親弗綴食內疊今夏冢君嵐槃槖幣戒使匍匐二千里持所自為狀請余銘隧中石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一鶚字翔南裕九其號原籍晉之洪洞始祖從道避亂居洛陽平樂村傳九代生公高祖牖牖生子六長可旌庠生公曾祖祖遵夏庠生封監察御史祖妣喬氏子

二長景運選貢封朝議大夫公父也李氏封恭人公母也封公有至行篤學不仕公兄弟三人伯一鵬拔貢候選知縣仲一鶚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都諫令擢陽和道季即公也初就外傅讀經史皆洞豁大意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登

皇朝丙戌開科進士授山東萊州府推官萊多疑獄公飲冰卻餽諸所讞鞫焚香誓神虛中愼剖擬辟者務為求生地而巧猾羅織縱忤大府

旨決不撓三尺少貰之政暇進諸生課帖括身親品題先後釋褐者咸賴埏埴之是年冬青州寇熾公規條守陴萊境安堵丁亥春攝篆昌平子夜統師搗賊窟於邑西南之堯溝縛其渠魁自是青壤獲謐昌人鐫碑紀功公李萊二稔節鉞諸公剡章交騰擢禮部精膳司主事庚寅晉本部員外郎轉祠祭司郎中會

上設御藥房取蓡附鹿茸諸熱補物經公驗呈公疏言五穀養身金石草木未可輕信況老不宜洩少不宜補伏願節飲食謹嗜欲省遊玩親大臣將見理義悅心精明強固又何醫藥之足云也內院兩票擬重譴

上嘉公忠直止鐫一級外調焉公跨驢歸里鍵戸屏遊滫瀡娛親課子別墅絕情仕進歲甲午丁

詔起用山林豫撫並當軸者數檄徵公公以疾固辭司李邑長復到門勸駕公不獲已乙未春軿轢北轅司衡欲據改降量移朝臣聚言公骨鯁貞讜方當大擢審若茲公論云何司衡無以奪擢銓浙江杭嚴兵備道先是舟山為勍寇盤據全浙騷動公受事三日值重兵入勦壘夾草橋門貿易鱗集舊為牧馬地大耗生業癉苦莫支公力請開府奏公躬出江上量度廣隘同八旗兵各畫疆界俾河以北假兵河以南還民有旗官儆民舍二間公申飭軍律不為徇阿數十萬貔貅僉憚其威郎大將軍幕府尊嚴見之亦為斂容未浹旬署驛傳篆閩中屆用師公於戰艟渡艋咄嗟而理不損緡羨鶻舟定海上攻戰之需如銅礮火藥鉛子架梯悉公造局督辦晷刻無逡息新開府陳公蘘臨公迎晤舟次覩公瘁瘠彌歎清苦嗣遇疑難率藩臬僚佐會決臧否公舒徐贊襄切中要領陳公每為擊節相倚如左右手浙夙藪盜草竊時發自春歷秋日鞫數大獄鐲罪罟絕株連立為正法屬吏無從鍛鍊體素清癯兼劼毖簡書盈篋並廢積瘵遘疴於七月二十二日告沐適甯波大將軍進兵舟山調杭郡黃頭三百兵各防汛忽二十六日晝晦風雨黑蒙公少痊謁撫軍出冒風寒病益劇公自審不諱神宇烱朗惓惓君親無一兒女態

正衣冠令人掖至公堂目始瞑沒之日篋中不盈二十金僚屬會哭各捐資賻助乃得舉櫬江皋攀紼號泣者不下數萬人櫬發數日大將軍蕩平舟山露布馳捷嗚呼公可謂廉敏忠勤不負所志而杭浙喪公猶喪慈媪何以寬東南憂哉公生平性純孝侍兩兄篤友于盡瘁籌國以膽識勝簡易謙和與人交久而彌篤厭惡奢華官十年廳事不容旋馬田不及百畝僅割餘俸購書數百卷藏於家公生於萬歷己未十二月六日卒於順治丙申八月九日年三十八配李氏贈恭人推官諱樹葵女先公卒繼喬氏封恭人子一恆鎮庠生廩貢丁酉十一月日合葬洛陽邙山祖塋斧坊之次銘曰

帝降天策王幹挺矗胡厚公材奪公之速孔愛嬰啼棠華或或蚤奮丹衢鸞鵠相逐萊空肺石儀曹含馥抗疏嘗藥攖鱗歸沐朝論待公往殿制服嘔血疆圉龍戶免瘵魚麗鶴列湖光靜穆水斛桐江箕尾乍翻千城雖摧鯨鱷亦戮將士樓船枕甲宵哭公眷西吳黎民食福齒嚼於德位未竟蓄攄坑灝氣千古英肅妖鳴九頭樹介迷谷果踐大寢坤輿顛屋哲嗣纘承神啟其續繩繩受祉萬禩貽穀

鹽院劉公達鋼鹽課碑記 劉湝

上御籙五年直指劉公奉使河東視鹺明年請蠲戶口鹽課
制曰可時秦晉豫之在所治者罔不調劑懷之濟源尤如見垣一方然
濟邑懷西陲三面枕山東袤百里許廣亡踰七十磽确不毛外汙邪幾
何明季李寇蹂躪之餘寇蝗迭虐餓莩髑髏相枕藉甲申燬城及壍屠
者掠者以邑量孑遺又幾何方供惟正延殘喘之不遑而諸大徭賦則
獨甲鄰封浮於盛時戶口鹽課其一爾戶口之設蓋自鹽少引多畦丁
逃商不開中始非不名曰授鹽其實疲於百里奔命迄不獲鹻鹵升斗
開朝輸鏹縣門夕乃握粟鹽市與割孿股充一腹無異
國初商人馬興輩以漸承辦而戶口往例亦不少減濟民跋疐齎解如
劉光宏李養民咸以素封至負民揭木脫籍屠沽傭以償下無告者上
不以聞攬轡周詢賴惟劉公哉公家世黎陽去河東不遠山狹土滿肰
悉之久比任慨然曰吾既持斧視厥事義不敢急小惠虧公帑以買名
聲於天下而專事搏擊叱騶馭驅三省羸牛上太行阪吾不忍為也用
是澄源疏委首彈叨瀆下逮二三魚肉商民者不數月引直平私販去
條山以南梯航細載如織似不難溢額報最矣公曰否百利不償一害
多貪功毋甯釐弊吾將以若少蘇民困去太甚耳乃閱實諸郡縣某也

如懷屬應減某也如濟源應蠲一以商人承辦之數爲戶口謀補救而己不尸焉疏上

天子信其無私司農不謂病國風憲大吏僉曰克亂爾有官濟邑汙邪子遺向所爲甲鄰封浮盛時之徭賦今始得蠲其一事云他如漕米臨德宗祿鳳陽倉鬪布胖襖盔甲牛角黃連等項或本色或折色或費浮正供或人無我獨有固濟民之覬調濟於公旦夕請命者惜乎不得越俎而治也是年余按晉顯宗得與聞八年坐放歸里里人士口碑公功德又六年於茲不衰余旣嘉遺愛久而彌新且幸直道未墜斯地也故志之公諱達字淇瞻丁丑進士以廉能顯

四川布政使楊公思聖墓誌銘 魏裔介

公諱思聖猶龍其字號雪樵直隸鉅鹿人也今海內能文家無不知有猶龍氏者康熙改元公以四川方伯覲闕下畢亟旋所任時病疽及河內之淸化鎭遂不起其友魏裔介聞訃爲位以哭齎文告奠略敘其出麾藩臬之故而尤悲其如是之才未竟厥蘊屬其家焚於柩前不欲以示人也已又念公生平所嗜好復以詩十二首哭之而其孤履吉作爲行述且以申涵光之傳來固請余銘嗚呼余安忍不銘吾友哉自公之

出也余猥竊臺端顧中遘讒訟既不能出其氣力捄吾友於生前而僅以其文報吾友於地下則將掩袂以爲之銘而去吾友之亡也忽又一年矣公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己卯以鄉試副榜貢入太學壬午中順天舉人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已授編修纂修實錄陞修撰歷任春坊侍讀學士尋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轉四川左布政使以卒公天材雋妙風神卓絕舉世所不得梯攀尤工於爲詩擅晉人書法既居禁近譽望日重而性愼許可罕與一二知己稱量人物時有貴顯以擅墠自命者公輒不肯屈一指聞者固已恚之矣

世祖先皇帝方留心翰墨召詞臣能書者面給筆札公與陳宮詹壙所書縑幅獨稱

旨賞賚有加恚者益忌公將大用思有以中之會

上欲破銓法積習內外互用而公遂補外陳公亦出爲陝西布政使或疑公注情風雅必不諳熟吏事若以此困公者乃其在山西也讞決精敏累年大案片言立解督若撫皆倚辦如左右手其在河南也攝左藩事革羨額給軍餉以廉潔稱居一年鹽使者力薦及遷而之蜀蜀新造

土荒不治民與虎狼雜處時又用兵軍需旁午通省榷算歲所入不過三千緡無以應也公至則悉心綜理之首募開荒立法盡善計增額至數萬一以輸之縣官而民不謂苦次招外商平劑物價無有奇贏四方擔負而至蜀漸復故凡四載當事交章舉卓異因入覲

賜袍服有差而病已甚矣然則天下之稱公者止以詩文爲當今之第一固不足以盡公也即荒餘轇結欲大有以難公者適足以見公之才成公之譽則亦何益而可以止矣獨怪公歷官報最資格轉注會應內遷而廷推者再達於

御前若或尼之其根蒂之結不知何自而然今以方伯有功可紀使稍延月日以上考乎進必爲卿貳將發揮其所未盡乃八年勞吏閒關殞命於車塵馬足閒也嗚呼豈非天哉公之於詩也抉開元大歷之精髓明人中獨善李空同何大復當冥搜放意動慨天然登山臨水憂時憫物之志無一不洩之於詩其且亭稿有六刻無慮數萬言入蜀以後益蒼茫蔚跂仲伯浣花之閒大復固不及也但其宦跡之遼遠年華之耗折竟與大復相上下蓋公之必傳於後也以詩而公之遭忌以沒也亦以詩嗟乎是則可哀也已生平於聲色仕進皆不營心獨鑒別人倫接

待寒素有若飢渴於己丑禮闈拔今講讀學士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本榮學者所稱厚菴先生也先是公與其友永年申涵光雞澤殷岳讀書廣羊山中後居方岳每懷巖棲之志及病亟殷生時在左右公曰我爲庸醫所誤殆將不振沒之後魂魄其依廣羊乎太原有高士傅青渚者精醫術我所善若彼至或可以救殷生掉臂行力趨青渚觸炎冒雨晝夜走千里及至而公已沒公之知人能得士心也類如此憶余與公交幾三十年矣憶初相遇意氣蓬涌被酒招呼兩人即以性命期許已同籍同朝風雨如晦無閒朝夕游履所至皆有歌咏筆札往來殆成卷軸公既在外以山川契闊之故猶託毫素以論心及辛丑之來京師也殷殷執手淒然更不勝情方與余約爲他年禽尚之游乃未及而忽忽以死余之淺植薄蓄豈敢望公世之耳食者且以大家同類而並稱之嗚呼獨生是愧其亦待後世覽者之流連慨歎也與按楊氏之先其譜系相傳出自竈山有諱忠者爲始祖四傳而公之曾祖諱中明嘉靖庚子舉人同知杭州府祖諱若柏光祿寺署丞贈奉直大夫妣穆氏薛氏皆贈淑人考諱粹玉贈奉直大夫妣閻氏贈淑人公之元配李氏封淑人有二子履吉官監生娶河南水利道副使劉公澍女徵吉官監生娶內

府中書舍人李公培基女女三已嫁其二公生於故明天啟元年八月十二日卒於康熙二年之六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四凡沒於王事者例應贈侍郎尚未題疏今將卜葬於某阡銘曰

天之騆也而窘以繼殿之柱也而短於棨誰不公卿而反躄躐胡斯文之則舒而一官之若拙爰視大烏啾兮徘徊言告螻蟻勿蝕其穴

方伯馮先生如京傳　魏象樞

公諱如京字修隱號秋水家本齊青州人先世諱盛者始從雁門盛生時時生天祿封文林郎昌黎令文林生四子季諱愈歲進士是為公祖生三子長諱明期字闇若號熙宇萬歷庚子以第二人應解額生平篤學力行歿祠鄉賢世稱雁門先生是為公父母太夫人王年甫廿七即寡守志五十餘載

詔表其宅為節孝後以公貴累封太夫人是稱太夫人實生公公九歲失怙性不好嬉一循太夫人教授以詩易輒成誦如宿習出就外傳博綜羣籍為文不屑為尺幅梐語甫弱冠以諸生高等餼於廩崇禎初詔郡國選士公褎然為三晉舉首然數奇善病屢躓秋闈乃益邃心理學若無復庸心進取者迨庚辰大舉海內經明行修之儒公聞之輿曰初

進士起隋代而循良盛於漢家豈盡由甲乙第乎乃赴廷對多關切時
政語除知灤州如掊積猾復流亡驛不累民蝗不爲災種種諸異政州
人歌詠焉三載遷永平郡丞無何流寇陷明都賊徒擾亂三輔公不得
已避地山中仍數與北平豪擊殺賊之攻砦者益知寇虐必不久其膽
識過人遠矣王師入關聞公名檄還郡署尋擢守永平是秋東迎
世祖皇帝駕道經盧龍令支閒多崎嶇不可行公乃跨灤水爲梁數十
丈民不知勞
乘輿甚安之賚賜慰勞渥至閱明年丙戌擢按察副使戊子晉大參歷
陝西榆林西甯浙江金衢諸道江南右布政使覃恩誥授通奉大夫追
贈兩代祖考皆如其官祖妣劉前妣崔皆爲夫人以廣東左布政使致
仕公在榆林則平黃色俊之亂西甯則平狪賊丁米之亂金衢則平翁
大泮結連閩寇之亂皆躬履戰陳殲渠散脅而地方晏如其在江南也
應
詔陳言條上崇理學謹兵權厚儲積謹邊兵四事疏入報聞其由粵東
入覲也疏地方利弊如別荒稅以足徵輸禁雜派以供惟正嚴委署以
肅官方移重鎮以靖海氛諸類

世祖皇帝下其章令所司議行葢與前報聞之旨皆嘉之也先是公在粵東當平靖二王駐師之地度支維繁非如在江南時僅司鼓鑄得優閒嘯咏已也公雅量既能輯諧兩藩將士時出其精敏之才釐鹽政覈荒稅不一年中至完積逋八十餘萬督撫以卓異聞行且遷秩公念太夫人春秋高庾嶺贛灘之險不能板輿迎養且入覲役竣冒暑南旋行至壽州病憊不能前矣乃力請於朝得解組歸年甫五十有八耳歸侍太夫人備極色養閱七年太夫人以八袠壽終公泣血三年至葬哀毀幾殆猶扶掖徒步至窆所聞公善養生家言素康彊及太夫人卒遂精神日減寖以成疾享年六十八歲端坐而逝所著有道學鈔史疑歷代詩錄其行世者則秋水集粵槎日記北征記略宮詞古今雁字詩選聖賢正諦春秋大成若干卷子雲驤順治乙未進士戶部主事雲驌康熙巳卯科舉人餘具誌狀中

舊史氏曰公以雁代人燕蹶起仕籍由良二千石躋方岳稱守藩重臣至今畿輔五原湟中於越金陵南海閒有召公之思焉乃年甫逾艾即決志懸車歸闢二知園日著述其中未嘗遠出里門及通刺長安也冢嗣七載雍博第勉以勤職業勿躁進而已聞者稱之著述甚富而大成

一編允爲海內春秋家津梁正諦先儒謂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余於斯編亦云跡其生平事毋服官居家處鄉莫非天理所形也且冢嗣雲驤以濂洛關閩之學奉庭訓與余互相砥礪振家聲先生之所貽又如此嗚呼賢哉

又附分守金衢嚴參憲馮公去思碑記　朱之錫

婺介越西鄙水清而駛山峻而菁家詩書而人惇愨爲浙冠冕名郡與太末嚴陵聯壤繡錯孔道倭遲分藩婺治兼轄三郡屏翰上游厥任綦重自
淸朝鼎造孤壘抗師比淪兵燹井里蕭條大帥建牙師徒蟻屯旱潦洊告寇氛震鄰黔黎困於征徭靑衿荒於絃誦無復稱樂國矣歲次壬辰之秋
天子俞廷臣請特簡參藩馮公建節茲土下車之初輒慨然曰夫非浙之名郡與今民瘵未湔士風丕變曷故與表率政教茂樹風聲職在監司余敢不黽勉以釋戾貽簡書羞進諸父老子弟爰諏爰度舉閭閻之休戚噢咻而撫摩之不翅毛裏之是恤也舉胥吏之積慝梳剔而灰滌之不翅神明之燭照也軍興方棘正供難稽耗羨以浚民生吾勿忍其

有禁蹕轍必斥萑苻時虞干城是毗驛騷以擾民居吾勿甯其有飭干律必誅列在仕版澹泊明志廚傳以耗民力吾勿須其有撤妄漁必懲至五聽之下無匿情而金矢勿入於帑一刺之外無私覿而苞苴莫淄於庭日與三郡長吏冰蘖相厲無復以墨污白簡者三載中吏安於庭士安於庠民安於野兵安於伍咸加額相慶公實生我又特進師儒迪之曰考昔之發優游而八詠者何吏也倡道而景從者何儒也余雖不敏諸子衿衛無意乎乃命司鐸簡諸髦士立社須程月課義署中令長君孝廉訥生其矢砥礪而親丹鉛月旦之賞奇析疑務闡道理之奧且拳拳以先儒何王金許四先生相勖士風翕然丕變矣公餘有閒引騷八墨史揚扢風雅公有秋水集孝廉君有涉江草咸膾炙士林吏加意六經以春秋爲仲尼傳心之要書四傳割裂附會未協於一博稽義例潛思折衷手集大成登之梨棗嘉惠後學俾資律筏焉公事母太夫人盡志盡物以篤孝聞堂皇所理必入白太夫人太夫人首肯無憾而後即安太夫人博綜經史口訓公及孫孝廉成名凡今福我士民者皆錫類之餘也癸甲二夏肥蟘爲災螣疇蠅坼公練衣布雩泥首百神爲萬民請命忽沛甘澍歲書有年公之勸民而格天又若此公賦性明睿宅

心博大制行孝慈正以率物廉以褆躬靜以禦囂和以劑猛尤鼓舞濯
磨以厲風敎爲已任覩名法吏術蔑如也昔以賢良徵筮仕甯夏載轄
湟中洞悉邊籌克綏底定所在蜚賢聲歷紀治譜我西越尤其大有造
也詩曰不剛不柔不競不絿敷政優優我公有焉
天子晉公方岳旬宣南國益借公忠敎練之猷重江南半壁之寄婺士
民沐浴膏澤莫枳公去轅以余備員史局知公最深將石言遠屬爲臚
其實政之大者勒諸貞珉公行入亮
王室霖雨天下自有不朽者夫片碣何足揚美特以志甘棠萬一云爾
公名如京字修武別號秋水山西振武人系之以詩詩曰
猗與三郡介浙上游山川隩區土物昔稠兵燹疇貽萌黎具燼一紀星
霜天高莫省
帝簡我公建節越東晞言民莫如已瘵痌直方淑躬不匱錫類靜敷茂
理靡懷勿遂疾疾我躅子弟我敎吏不夜呼遺不拾道赳赳熊羆不哭
不譁嗷嗷哀鴻宜室宜家雩格穹蒼氛消樽俎令知生樂而謂我苦春
風隴畝夏雨桑麻桃李在門灼灼其華
天子曰俞都哉懿績价人維藩以匡南國南國有公越士曷依卧轅枳

轍相顧涕洟我公之來我人欣欣我公之去我人殷殷雙溪泱泱芙蓉
屼屼云誰之思千秋無斁順治甲午孟冬之吉
賜進士第內翰林宏文院編修加一級郡人朱之錫撰文

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彭公而述傳 汪琬

公諱而述字子籛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峰卓犖有大志
讀書不事章句爲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
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甯靖遠兩王公之爲人有如不遇則閉戶著
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爲舉子時直張獻忠
據穀城謀率其所部以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詗獻
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
以戄動之賊爲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閒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
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
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几肉爾執事豈
有意乎文燦愕不應有閒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爲
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奈何爲是言公曰
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

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間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偽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帀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為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為前鋒橫衝友龍陬陬動公自以眾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眾退入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夢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劾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為非公之辠咸惋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

時洪文襄方開經略府於長沙遂
命公赴經略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鬚髯儀觀甚偉謦欬若洪鐘善飲
酒酒酣爲人稱說古今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爲
諸王公所重旣受軍前之
命單舸詣文襄幕袴褶腰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
守方略以獻文襄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政事
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猺賊莫扶豹聚衆劫永甯無虛日兩江皆震
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
龍故土司覃法歐爲鄉導而檄永甯知府史贇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
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西山又敗之於
武甯之麻岡公乃撰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禽者四山路險
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
蒙首轉落縣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卽蜥蜴蝯猴讓其獧捷難破二也
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溝不可蹤蹟難破三
也然自西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卽鋌而走
險其何能爲可禽一也我師旣據賊巢賊裹糧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

何以持久可禽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處設險嚴兵控扼卽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禽三也計窮力敝惟恃一走爲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徹可禽四也操此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而扶豹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撒鎭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爲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昏媾今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疆而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捲四府先馘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間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俛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慰勉留之而會有

詔召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難合而顧好奬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爲縈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

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子六人始起始鶱始奮始超始摶始凱始起舉武進士始鶱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摶尤善詩文有父風

汪琬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亡遂上章辭免公葢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邢先生以忠墓表　田蘭芳 節錄

先生姓邢氏諱以忠字尼一號石齋柘城人生而溫秀威儀翩翩人望之自然生畏也飲酒竟日容止始終弗渝勤於問學寒暑不知暫輟順治戊子以諸生第一人貢太學庚寅授保定府懷來衛通判治軍卹民各得其理巡按御史薛公總制宣大都御史佟公交薦之遷江甯府同知佟公復念當今邊屯虛弱利在興復得人非邢別駕無足任者更加保留晉秩少參俾理雲中屯政先生感上之知盡心經畫不踰年人聚土闢農丁胥嫻戰守當事者檄攝左衛兵備先生益求古練兵足餉之

方欲寓兵於農爲
國家經久計未幾以清理鹽驛改副楚臬甫抵任遽以左衛失收芻餉鐫秩先生性至孝嘗視母色爲進退初之奉檄以及終求自直皆以務悅親志而蟬蛻軒冕固本懷也或疑先生特長農田不知先生用無不宜當其攝兵憲日奉
命清查三邊虛伍時蔚州九屬籍存卒亡先生廉得其實馳至州參將高永義方田於外先生入據幕府取其簿帳句考之盡得其弊永義大詘請以三千金爲壽卻弗視治之益急要人尺書旁午爲之緩頰終莫聽卒論如法卽此可以徵先生之才隨用皆宜蘭之所以於屯政獨爲致詳者特明先生所志之大而未竟爲千古用才不盡者致憾且歎追尋由繹稱道而顯揚之以垂鑑於來世終已不見其人也謹表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僅若干子一人某邑諸生早卒孫洺相孟相學行見重庠序間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朋舉墓誌銘 汪琬

公姓于氏朋舉其諱襄子其字而劬念其自號也于之族稱金壇巨室先世有累官都御史諱湛者公之七世祖也恩貢生諱玉鳴者大王父

也費縣教諭贈布政使諱之鏞者王父也累贈至布政使諱㬥者父也荆夫人其元配也子五女六星煥星燦星炳皆太學生與星燿星烔則公之子也候選州同姜伊鄉進士張恕可太學生徐時成李肇軫吳遠立與王輯馨則公之女夫也公舉順治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越五年奉

旨外陞遂除分巡睢陳道按察司副使遷福甯道布政使司參政四川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外艱服闋補湖廣湖南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也自文林郎至通政大夫此公所積之階也其在睢陳嘗自署其廳事曰無求於吏吏自察不擾於民民自安其爲政大指如此會公婦翁荆公其惇知鄖城縣縣故公之屬也一昔盜踰城劫庫欲殺縣官去闔城士民洶洶謂城將受屠公聞變即閒道馳至諭以無恐且飭縣吏閉城門已而營將果統兵抵城下公拒不聽入營將怒譖諸總督總督召公詰責公曰縣官於某爲舅甥某顧不欲甘心是盜乎然柰何株牽平民俾以非辜被禍總督大悟未幾而獲盜他所最後補湖南由京師取道鄖城鄖人喜相告曰是前活我于使君耶空一縣遮道迎送凡數十里不絕其在福甯甫抵任而興化兵譁事起興化瀕海協鎮官部卒皆羣

谿受撫者也適有材官辱張給事僕為給事所訟鎮將撻材官數十眾卒大憤相率入給事家毀其門戶什器將殺給事急走竄以免眾遂欲入脅鎮將為亂會其將已潛行入會城既不得逞乃縊死被撻者復噪入給事家誣其僕殺人公先廉得首惡數輩因集文武諸官會鞫卽擒首惡者縛階下於是健兒帶劍方林立咸瞋目悻悻有不平意公從容呼首惡語之曰軍法士在伍惟將之聽今若曹乃敢鋌而譁以至殺人罪不赦顧吾新下車且奉上官指念若曹約束無素止用殺人律從事則罪有專坐於若曹何如眾始泥首言殺人者張氏僕也公叱之曰若曹氣燄何等視張僕直俎上肉耳彼顧能於千百健兒中奪一人縊之耶更召被縊者妻及其家廝養童訊之俱吐實遂按首從三人寘諸法而釋其餘於是軍民以安是日微公幾至大變泉州提督官剿海盜盜或遯入興化界鎮將擒數百人將悉俘之公視其嘗薙髮者則曰此良民被脅也法當宥有年少者則曰童稚何知又當宥所全活甚夥漳州與海中廈門相望號要地

國家既遣固山額眞統兵營會城備應援而額眞別遣梅勒分番駐漳以守歲凡四易兵馬往返七百餘里輒檄民夫供役多至三四千人其

人荷重踰險或受鞭箠或苦饑羸墜崖以死者相繼公憫之言於總督請駐防者毋踐更總督曰不可公曰然則展其瓜期可乎乃議展歲四易者爲再易蓋自此始其在湖南湖南人甫脫兵火率不聊生公一切休息之每見司中胥吏猥濫踰數百人歎曰湖南百姓皆鶉衣鵠面而此曹子鮮衣張蓋縱橫市井間何所取之悉下令汰去止留謹厚者數十人俾供文書而已數爲上官力言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上官絕不省且疑其立異有所誅責公又槩置不應積與巡撫者忤竟以事中傷公得

旨鐫二級調用公未歸而巡撫亦遂以貪殘獲罪士民咸快巡撫而惜公無不相顧歎息者公故以廉愼知名其去睢陳也將渡洪澤湖榜人慮舟輕不敢前因舁岸旁巨石以實舟公笑曰惜此石差頑耳不然郎陸鬱林故事矣福建總督李公某亦嘗曰在地方不愛錢者惟我與于參政耳此公涖官之大凡也公少喪妣馮贈翁引至殯所誡曰汝母僅生汝儻不讀書自力母在棺中目不瞑也公旣受命則又曰俟汝有立而後葬汝母及公檢討謁告始葬馮太夫人於西墳如贈翁言晚歲公屬諸子曰異時必葬我太夫人側其事繼母張尤謹病將革慮遺張太

夫人憂數力疾往問起居事諸父及拊幼弟皆孝友無間言此公居家之大凡也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月日卜葬縣之某鄉某原距馮太夫人墓若干步從公志也將葬公之冢君星煥已早世其來請銘者次君星燦而介之以請者徐君時成也銘曰

學優入官惟古之制後世不然學與政貳表表于公國之偉器起家文儒乃諳吏治

帝曰往哉女學既邃女佐女長試女政事遂歷五藩不敢告瘁所去見思咸懷其惠修途方軌胡然中躓所學什百施未一二壯年歸休韜此鋒鋩積此趾美用詒來嗣惟爾嗣人既有既似活千人者厥封可俟巍巍新阡宰木森然詩以章之億萬斯年

重建姚公延著祠記 姚文田

先方伯陳臬江南時所存活至萬千人後爲仇者所陷以死沒之日金陵爲之罷市士民哭踊如喪其私親喪歸由金陵道丹陽數百里閒擕絮酒設位以祭者趾相接既又建祠於雞鳴山下而私祀焉文田昔未嘗至金陵末由瞻謁祠下嘉慶已巳歲遇金陵人蔡君觀潮於維揚詢以祠之存否觀潮言山下多叢祠當歸而審視之其後以書來言獨三

公祠在中祠先公及前總督諱廞勤吉河督陳諱鵬年疑為後人增入
者檢閱新脩江甯府志事皆失載又後十年而文田奉
命至江南將以校士親詣先屬朱學博南枝為之重訪則三公祠亦無
存者為悵然者久之茲歲七月因科試再詣學博之門人劉生如騏竟
於雞鳴寺中得公木主詢之寺僧廣度言數年前其師容山見山下敗
祠有此因移寺供奉容山已先沒其祠址皆不能知矣文田既幸獲瞻
拜因以告郡守周君以勳周君蹶然起曰不可不謀是新於是邑中士
大夫聞之皆曰公有德於吾民甚厚斯事宜亟圖則有封編脩伍君光
瑜戶部端木君煜庶吉士章公沅吳君繼昌孝廉胡君澄諸生汪度等
合詞請於學官以達於守周君復以白大府今節相任城孫公撫部昌
黎魏公前方伯長白額公皆言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法應在祀典郡守
今權常鎮通道余君適至亦毅然任興復不兩月而祠遂成其工材皆
出余周二君力也初公之宦斯土在順治己亥歲是年六月有海氛之
警自鎮江達安慶無不響應者獨金陵繕守完備因得以決勝其時主
事者為總督郎公廷佐而經畫有方閫閫不擾實公之力為多方軍興
時有居民升高陵望敵為邏者所得提督哈哈以奸細欲誅之公力爭

得不死羊尾黨獄起株連數百人公白諸郎公曰寇在門不可興大獄搖人心郎公然之亦得釋於時風鶴夜驚人多疑貳紳士有宿怨者輒誣之以叛公嚴反坐之律保全無算提督有所縱私人橫行城市中公捕得械斃之吏卒多私掠被難婦女公親駐江干訪得實召其家還之凡得歸者一千七百人以此大忤提督意鎮江之失事也屬邑皆戒嚴金壇令任體坤先遣諸生虞巽吉等詣府求緩兵及丹徒亂民王民興再復造冊令書吏耆民團保數十人送款先時體坤盡竊庫帑以歸比大吏檄餉無以應則棄城遁幸海上兵敗城得完體坤乃賂邑紳王重袁大受等為介紹謁巡撫丹陽盡諉投誠事於士民以自掩其逃城之罪重大受等居鄉多不法諸生頗有沮撓之者至是大受欲盡殺之以洩憤因疏列多名誣以叛具公揭上諸大吏於是巡按馬勝聲據以奏聞下其事總督命公鞫之公拘縣吏李鍾秀一訊具得實欲蔽罪一令餘皆平反大受在粵東時與公有舊先為公處置若宜輕若宜重若應辟若應流如主人之命僕隸然公不從則怒並欲得而甘心焉臬司提令至十二牌諸紳持之不令赴獄不能結大受復寓書朝貴將盡傾其同邑之不附己者因郎推刃於公有堂堂憲長甘樹降幟必令新按下

手之語御史馮班盡發其姦狀事乃大潰時公以守禦功得遷擢又遭艱歸辛丑正月

世祖章皇帝升遐大赦案獨關叛逆當勘侍郎葉成赫厄滿奉使至蘇體坤厚賄中朝要津導以扳諸紳可脫罪遂盡翻前詞言初投誠時皆由王重等逼勒於是金壇紳衿耆民團保靳艾一空大受亦死體坤以被逼論減絞主其議者一提督也兩侍郎時館提署哈哈因嗾新按何可化並劾公以史記靑管德勝失出二案依律止鐫級竟骫法得繯首罪聞者傷之實由

聖祖仁皇帝沖齡踐阼是時尚未親政故耳金壇事極煩瑣今不能具詳姑述其梗概如此先是金陵郡學有先賢祠祀前後之游宦於是邦者伍君等請附祀其中然後徐圖擇建時方伯額公親臨致祭謂於禮終未合因卽相度於其東而營構焉以道光元年九月經始至十一月落成文田旣幸先人之賴是以不朽而諸君子能發潛德之幽光於世敎實不爲無助也謹詮次而爲之記公諱延著字象懸號榕似順治丁亥進士歷官河南右布政使是年十二月朔日六世孫男文田撰並書

奉政大夫分巡湖廣荊州道王君輔運墓誌銘 王紫綬 節錄

康熙歲己酉冬十月某日宗子鏳[illegible]鐕鈿錙將葬其先大夫奉政君於太康縣之某里某原先期以狀授鏳縱縱爾如蘇門請誌余惟奉政君之喪亦既慨然而廓然矣何孺子呱呱泣不休也余家自太原來在河南則孟津在開封則祥符太康皆漢司徒後其在太康則野翁祖始家焉又六世爲大司農鈍鈍生少司農淪淪生贈襄陽同知瞀瞀生庠生烈烈生贈順德知府載載生澧州參政朝賢朝賢生庠生汝化汝化生贈雒川令來麟來麟生贈奉政大夫安邑令榮寵是爲君父君諱輔運字開右號林洲乙亥拔貢丙子舉人丁亥進士歷官中書舍人刑部主事禮部郎中分巡湖廣荆南道以卒君才高喜自負誦塾師言輒不忘市羈貫鬻老管莊儒墨名法鮮不窺益淬厲爲文章旁魄轇轕而一規於正大司寇楚黃甄公令太康得其文童子中輒避席曰國器也予齊年子大中丞何加焉出枕中書授之大中丞者君叔父竹溪公也由是每試必冠軍年十六補博士弟子旋晉掌故弟子庚午中副車乙亥拔於鄉丙子售北闈丁丑再中副車贈大夫筮令雒川中原破裂闖寇虐益張君歎曰銅駝荆棘豈太康獨有完城亟以家西行行八日城陷乙酉丁趙太宜人艱哀毀無逾禮丁亥成進士屬贈大夫再補安邑銜之

者㗂巡鹽使以他事中之晉撫軍申公朝紀廉威著一時中外莫敢以私請余以書抵之曰家安邑有子如緹縈哭秦庭者不食且七日矣徵公何以聞執讒慝之口耶蓋申公故知余言爲非妄事遂直梁園南望古瓦荒榛中暴骨如莽度非桑榆所樂處因奏贈大夫僑林慮會姜逆煽禍僞檄飛河朔揭竿以應武安屋瓦皆震林令呂計無所出君則謂死守無仕不仕分也遂授兵登陴閒出奇設伏上首功至以千計賊相戒去境呂後卒用是擢守徽州戊子謁選人同考北闈給諫孫君際昌其首錄士也再丁贈大夫艱禮如喪趙太宜人遺弟旭運年未齓君肩相攜跗相抵也一飯不與俱箸橋不下矣服闋官中書奉

命修會典君所條奏如革屯官嚴逃人重磨勘緝響馬諸大事

章皇帝嘉納焉考滿贈奉政公如子趙太宜人如婦蘭陽韓君范候補京師暴病且革無所告語則顧謂僕曰王林洲其人王林洲其人蓋韓亦丙子舉於鄉者欲以後事累君耳甲午七月齎

詔中州詔書廣解額則然猛炬夜倍行乙未主刑部政清犴狴丙申錄囚保定多所平反遇覃恩加級得再贈調祠部棃園僭稱御樂太醫院藥材浮冒月至二千金悉力爲裁抑滿漢大宗伯皆才君丁酉轉員外

科場獄具奏
命覆試江南所貢士君引至瀛臺見
章皇帝勞以茶瓜尋陞郎中議祀典君則謂宜黜張浚進于忠肅己亥
會試君充提調官纂修會典同列皆推君庚子膺
璽書僉憲荆南至則新孔子廟振回祿災城襄陽閱軍實繕營房勸課
學校旁及安德首拔黃子士瑛李子國藩二子皆以遺才而一掄元一
掇科者也時方略定西南荆州者滇黔孔道也八旗往來無虛歳自北
而南者而駐牧必於是自南而北者而駐牧亦必於是其大帥皆
天子宗臣又皆豐沛子弟也芻茭君是問糗糧君是問長轂艨艟君是
問稍不厭則鐫譙四至且一歳之中踵相接項背相望也乃饟指諸困
錯指諸埒君日食以糜焉當是時給軍之艘實不貲仰辦鄰省由草市
轉至沙市必取道武昌過洞庭泝流而上乃糧行千里若俯而取之儲
侍而卒無愆期者君實有法以趣之云諸大帥習知君才至解衣脫驂
以交歡君他建牙方面則牛呼而馬食之矣巨寇李來亨逋誅西山且
二十年荆之歸州長陽興山巴東
國家自定鼎來率委之為其樵牧地癸卯

上命秦蜀楚文武諸大吏合兵以進而以穆圖二大帥率八旗禁旅繼之董提鎮楚帥也以綠旗兵先入其糧則夫二斗負且戴由河溶以上夫之趾與頂上下尺有咫魚貫行日纔一舍君則顧謂諸同事曰羅漢峪之近孰與石人寨卽士不飽何辭於執冰而踞耶乃改運道從羅漢峪峪在萬山中距賊巢八十里君已從數人履險先至煮槳以待夫賴之無逸者君復爲給募值算緡無多寡悉手自部署終不使吏持一錢夫益感奮樂於踐更六閱月如一日也圍久不下綠旗兵爲寇所乘風鶴百里遠近無固志君誓死保河溶河溶者時之敖倉也故不以齎之盜八月寇平諸同事分所俘君獨以隸之難民籍中槩與之資而歸之則無不喜悅有泣下者諸臺使上其功凡五紀錄焉自庚子至甲辰君葢無歲不磬折於馬上諸貴人閒矣嘗乘撲馬夜歸明日則裹右臂視事糗糧芻茭長轂艨艟蒿在君腹中閒於憂虞則有疾疢至是中氣如縷逆而上喘且不止其答方司李一札曰西山之役糧糗以谷量然鬴鍾出入莫不覩吾楯鼻墨卽勺豆簿不驗吾死遽瞑目哉十月代覲行乙巳八月復之官往返又數千里丙午六月學使李暴卒荆岳黃未就試迫於時諸臺使交章請於朝僉謂莫如君凡五旬歷三郡已於事而

竣七月詣會城進十五郡遺於賓興者面試之俾挾策者言無不酬楚闈雋五十有三由君所拔而售者則三十有奇解元德安王子丞清君錄遺第一人也鄭子昱文首拔之童子試中者葢德郡用李文衡所錄者入闈故王子獨受君知其文章定價又如此歊蒸褦襶晝一几不食夜一燈不寢榜上三十士則未及見矣遂卒時康熙丙午八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歷丁未十一月初九日子時得年六十配張宜人潁州訓導張公允紹女子五長鍇次鎡次鐳次鈿俱張宜人出次鎦側室金氏出女三長適袁超次適袁臨泰次適張潘俱張宜人出孫男三長止水鍇出次尺水鐳出三如水鈿出孫女四長適崔皐宣次許字許重光三幼俱鍇出四幼鈿出君魁碩而給辨善詼笑恥爲齷齪故謾語往往屈其座人

福建驛鹽道副使翟公鳳翥墓誌銘 李霨

翟氏系出南陽以國爲姓粵魏相璜占籍安邑翟氏數傳徙曲沃又爲曲沃翟氏居齊魯者爲東翟居晉魏者爲西翟聞喜古曲沃魏地也故翟氏世爲邑望族前代歷有顯人至諱美者始居邑西之宋村美生文宰文宰生養情養情生期古是爲公祖以明經仕爲同官教諭娶楊氏

生封翁諱淩雲邑庠生娶王氏繼李氏生子三公其長也祖父皆以公
貴贈封如其官配皆爲夫人公諱鳳翥字翼經號象陸生而警敏嗜學
稍長博究載籍爲文慕古作者不徇俗好留心理學又時時談經濟三
晉諸生推爲祭酒己卯舉於鄉順治丙戌成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
歷員外進郎中以明習法律見稱於其長久之出知江西之饒州府饒
當兵燹後民徙田荒凋敝之狀滿目公極意招輯流亡咸歸田野漸辟
不數月民力蘇息百廢具舉踰年饒大治兩臺使者交章薦之大計以
卓異舉膺蟒服之
賜時各省多荒田廷議設專官督墾俾撫按各舉屬吏治行著聞者爲
興屯道董率府佐領其事江右首以公應遂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督理
湖東七府屯田事屬剏始人或憚其難公精心區畫惟求便民清隱占
減浮額按戶給資計年收課咸井井有法由是民力恆見有餘樂趨恐
後
朝廷下詔求言公卽條上十事曰廣屯利寬屯息折屯穀設屯官備屯
防均里田豁虛糧立社倉飭鄉約養屯才皆關屯政要務并以所編鄉
約鐸書進呈得

旨嘉納允行廣信山寇負固久公單騎諭降之平其巢穴招民屯種使者上其功增秩二級隨陞陝西按察使公起家西曹究心律例凡大獄至奏當立辦然意存寬厚不以周內爲功人咸以爲不冤僅數月陞湖廣右布政使值左使闕公兼攝其事錢穀般繁案牘委積鉤稽考校宿弊爲之一清且籌西山軍需轉雲貴協餉鞅掌紛拏應之裕如也陞福建左布政使治之一如在楚時未幾以前政會計失當奏冊誤置公名鐫秩四級罷歸後奏辯得白復以遲報水災例議補廣西府江道副使未上裁缺補福建驛鹽道副使公舊遊也職郵傳鹺政振飭尤力兩臺咸倚重之俄而以疾不起矣公儀表偉岸不飾邊幅與人交不設城府舉止伉爽闊略細故而遇事精詳不失分寸尤長於吏治故所至咸著聲績爲政務先教化以古道期人行鄉約六諭成編即所謂鐸書者倣古講禮讀法之意恆爲人解說月朔召見父老勸以敦信修睦課農桑息爭訟人多化之所在必脩葺學宮書院招士子弦誦其中講學課藝有時親涖之擁臯比上座縱談名理揚搉古今浩然自得也至於興復古蹟修舉廢墜尤性所樂爲居官居鄉汲汲然惟力是視所搆涑水桐園今稱勝地云篤於親交見義必爲恆期於人有所濟而不見德色人

皆以爲長者用世之志甚銳蓋十未二三售焉惜矣元配景氏封夫人邑庠生呈祉女有賢行事尊嫜相夫教子咸中內則樛木逮下之風尤藉藉里閈閒後公數月卒公生以故明萬歷戊申二月一日卒以康熙戊申十月廿九日得年六十有一夫人生以故明萬歷丁未八月廿三日卒以康熙己酉六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子二貞儀拔貢生恂儀貢監生公卒之再閱歲貞儀始扶柩歸自閩卜以明年辛亥十月廿五日葬公於百甲科百子盤之新阡夫人祔焉禮也以余與公南宮同榜交公久知公最深并繫其事狀數千言介宗丞楊君地一匄銘於余余不能辭乃略其瑣細書其蹟之大而足傳者如右繫以銘曰

古之志士道德功名公於二者并力兼營游刃盤根效於歷試智也無涯云胡中蹇涑水之汭晉山之陽勒此貞石永耀其藏

廣西右布政使王公原膴墓誌銘 梁清遠 節錄

昔在隆萬閒外曾王父思山公以名侍御出歷藩臬洊至方伯樹德垂範淸譽滿天下歿而崇祀學宮後幾百年公曾孫原膴以中書舍人屏翰於外亦莅方伯焯焯有治辦聲余意聞孫嗣起旦日開府方鎭未可量也不意需次里門遽爾長逝遂亦以方伯終余既奉檄入都表姪榮

恩以葬期告且徵誌銘焉誼不忍辭誌曰公幼穎敏敦厚舉動若成人少長補博士弟子員旋升國學選入史館

皇朝定鼎推擇爲中書舍人供事綸扉未幾肅王帥師平蜀請諳曉掌故文學記室元宰議以公行

欽賜冠服鞍馬遣之公隨王平秦入蜀每贊以鴻謨祕計王倚重焉及蜀疆初闢川北控接羌番招徠撫綏需才監司甚亟乃拜公僉憲領川北道事公方披荊棘招流亡規模粗立尋以糧儲重務承宣必得其人又擢公藩參權左布政使時蜀惟保甯一郡稱爲小康然庫無藏署無官野無黔首堂下無胥吏公益殫心區畫招撫僞將安輯殘黎拔用人才講求守禦定經費重農功修鹽政議改折由是庶司承流各舉其職民心豫悅資用少饒諸將東西攻討而軍儲不至匱絀歲饑斗米值十餘金而萬口嗷嗷不至坐斃者皆公經畫有方力爲營救也公之居保甯也羣盜嚮化悉皆解散獨張顯者擁眾錦屏山下數謀來寇公以檄招之還報須公身至營乃降僚佐悉爲公難止公勿往卽往必盛陳兵衞公笑曰撫盜豈以威哉遂與副將嚴自明單騎詣賊營諭以大義陳說禍福賊拜且泣曰公誠信如此吾屬敢不解甲是時文武吏咸就糧

保甯士豪武人擁旗纛稱將軍者不可勝數驕不可制公以文吏處其閒一德相孚皆受公教飭無敢以桀驁忤法者辛卯歲秋試公爲提調闈事方始而賊警猝至士子皆思驚遁公念大典不可虛同巡撫御史郝公力督士子入棘而外示鎮定以安人心榜發得人頗盛甫撤棘而寇大至渠魁劉文秀率眾數十萬登山隔嘉陵江瞰城中遙語之曰好爲我炊我將登堂作客未移時已渡江雲梯數十乘將入堞矣公與撫按諸公竭力捍禦會平藩抵郡率藩兵出北門公從撫軍李公率郡兵出東門藩兵人人殊死戰公語撫軍曰我兵無幾必用奇始取勝於是益張旌幟揚塵蔽天鼓譟而進與藩兵夾擊又令善射者視賊之驍雄殪之羣賊膽落悉鳥獸散劉文秀遁亡捷聞晉公秩一級仍以藩參陞公按察副使整飭陝西榆林兵備榆林爲湟中內地雖邊防無警而嚴斥堠核軍實綢繆繕治公不敢緩視延撫偶缺公護印敕六閱月有例金萬餘吏白應歸公公不聽扃鑰以待來者踰年擢參政分守大梁臺使者檄公治河日處河干手足胼胝且恤夫役之勤苦核錢糧之浮冒不期年而工告成論功又晉秩一級尋遷按察使無何聞通政公訃奔還既服除補閩臬時海上多故訟牒蝟集公一意寬平政務簡約總督

李公初見公貌毅然謂人曰臬長其武健吏乎後察其政績乃笑曰吾幾以皮相失子矣於是益相親愛數讞大獄平反大辟至流徙者若而人疑而請輕者若而人完其生者甚眾何誕登給諫典試閩中過公署門屏蕭然胥役寥落因問曰外臺最號繁劇待訊者當累累公門若是何也公曰嚮受先太夫訓刑官不可不讀雋不疑傳閩人苦兵革久詎堪毛鷙擊斷乎以故非大辟皆報罷給諫歎服曰公誠仁人也在閩三年陞廣西右布政使綜理鹽課稽考賦入精心經理俱有法程粵人便之丁未朝議裁右藩公遂歸里家居築室數楹蒔花種竹欲以自娛一夕中痰候爾長往嗚呼慟哉公貌肅而氣和禔順而中勁天性孝友敦睦與人有誠意好濟人緩急無所吝才敏練能斷大事凡有請質頃刻百端公談笑應之無不合宜人歎服以爲神當公數歲時先舅通政公遭瑠禍遠戍公奉祖母許太夫人家居晨昏慰問如成人又時時思慕飲泣瑠敗通政公返自戍所摩公頂曰不意汝稚年能爾其將興吾家乎先外王父尊思公爲通政公之伯父篤行醇儒人共誦服歿而子孫稚弱不能自振皆通政公撫育成立至原郎更予以廕典爲丞山右及病歿官舍藐然諸孤惟有號泣公遣人經紀其喪歸葬先壠噭噭數口

飲食衣服咸資於公又爲辦奩具嫁其女稽公至行皆宜上壽乃未踰耆而無祿何天道之多憾也且外曾王父以五十三而終公亦以五十三而終數相符合亦異矣哉公諱原膴字安之自太原徙眞定數世矣高祖諱撫民舉進士爲憲副曾祖卽思山公諱藻舉進士爲方伯祖諱兆甯以通政公貴封太常寺卿通政公諱鍾麗任太常寺卿直內閣敎贈通政使娶胡夫人以萬歷戊午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公至康熙庚戌年四月十六日公卒公先娶余叔邑學生維京女早卒贈夫人繼娶余叔禮科都給事中贈兵部尚書維本女甲申賊亂奉許太夫人出國門見賊徒充塞道路泣謂小姑曰生不如死遂偕赴道旁井中余作雙烈傳以記其事繼娶李氏甯陽知縣之庚女封淑人子一卽榮恩廕生側室張氏出女二公歿之六月榮恩請銘蒙
恩予祭葬卜於辛亥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城東固營之新阡 銘不錄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工部左侍郎李公士焜墓誌銘 王崇簡 節錄

李士焜字用積直隸任邱人明山西河東道副使
國初薦起兵科左給事中晉刑科都給事中明季刑部有割腳筋之令時猶未革用積以按律定罪死罪之外有流徙或荷戈邊方負薪闢路

手足未壞仍爲完人今脚筋旣斷終身殘廢於律未合於情獨慘奏入
永罷其令用積累遷至工部侍郎出爲浙江右布政使亡何乞休歸田
著有麟篆齋集其父禎守明山西按察使殉流寇之難

碑傳集卷七十七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七十八目錄

國初監司下

榆林道僉事賈公壯傳 李來章

又賈僉事傳 劉宗泗

林大參嗣環傳 唐夢賚

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誌銘 王熙

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必遠墓誌銘 汪琬

朱大參先生廷璟墓誌銘 李因篤 節錄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河西道穀州王公天鑑墓誌銘 李澄中

又陝西分守河西道布政使司左參議穀州王公行狀 王士禎

汪公繼昌家傳 顧景星

布政使司參政邱公俊孫墓誌銘 汪琬

又故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甯道右參政邱公行狀 喬萊

陸振芬傳 王昶

嘉興錢儀吉纂錄

國初監司下

榆林道僉事賈公壯傳 李來章

公諱壯字泰華別號止菴世爲襄城人公幼嗜學苦讀不事家人生產順治乙酉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授安慶府懷甯縣知縣懷甯故江淮之衝也號難治公至課農興學疏驛傳皆從宂蠲中舉之有餘力會江西金聲桓叛勢張甚所向無堅城將逼懷甯先遣賊持僞牌招降上下驚愕莫敢發一語公獨告當事者曰懷甯據上游爲江淮要衝係南北安危今賊以虛聲恐喝當即倡大義斬其僞使以鼓勵人心糾眾固守待王師之至不宜示以弱彼蟻醜進不能取退不能守久自生內變亦何能爲卽或猝突危急吾輩誦詩讀書所學何事豈甘讓余闕爲千古奇男子乎公但以僞使畀壯壯請以身任之後雖有變不敢貽累公也是時公慷慨激烈髮上指勢不與賊俱生左右環聽者皆爲公咋舌當事者亦爲感動從之公遂驅僞使斬於通衢碎其牌置守具晝夜嚴備分數道督窗精聲言禁旅北來又于險要設伏防其潛襲賊懼不敢近懷

甯境事平以功首列薦剡壬辰
內召授戶部主政督餉宣大監錢局公以餉多耗於營弁每給發必預
以定數示士卒吏不得爲奸轉員外出督徐州糧庾革夙弊有治聲未
幾陞本部正郎丁父憂服闋補前職尋遷河東道兵備僉事會有忌者
羅織懷甯前代事嗾其黨劾公有
旨解任赴勘當是時公去懷甯已十年餘然士民素德公聞之握瓣香
持牘分馳當道爲公鳴冤曰我賈父安有此一日積數千紙公至童叟
男婦迎於郊擁馬首至不得前懽呼聲震天地撫按兩院交章以聞
上乃褫誣公者職命公候補公以前居父喪過哀有夙疾旣遭讒又自
念性素骨鯁終不能與時俯仰遂歸里闢小園搆夕佳軒左右置圖史
耽玩其中暇則邀故舊遊山水有終焉之志適邊陲需材乃卽家起公
爲榆林兵備使公力以疾辭章凡十數上不可因抵任籌畫邊餉創約
領之法邊人便之二年以積勞卒于官年五十七公貌豐碩雄偉長七
尺餘讀書不爲章句有大略善料事處倉猝如平常有詐僞者一見立
辨尹懷甯日談大固山統兵南下州縣吏役苦供應煩多逃匿官不能
制公以軍法部署其民事皆辦寂然不聞督催聲固山異之延見公歎

日彼書生中乃有此人深以爲不可及當公之督庾徐州也徐故東南名勝地公於黃茅岡建韓蘇楊陳四賢祠立雲龍社集遠近名士會文公親爲品隲政暇公輒攜榼登嘯雲亭與諸騷人唱詠有鼓城偶錄學步集行世至今人猶想見其風流云

李來章曰余讀元史每至余忠宣守安慶事未嘗不大其功嘉其節泣然流涕因以想見其爲人公于三百年後銅符墨綬出宰懷甯懷甯者安慶之首邑也雖與忠宣先後同官一地然縣官之職較之專閫重寄不及遠甚公獨能力排眾議碎僞牌斬僞使設伏置具固守孤城以忠義倡江淮牽制賊勢使不敢北嚮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哉

文貫僉事傳 劉宗泗

僉事名壯字止菴順治乙酉舉人丙戌進士初任懷甯令時江西金聲桓作亂所在震慴惶遽走匿山谷以避勢逼懷甯僞使持牌招降至城下壯立戮使於市修武備謹斥堠日夜爲守禦計迨聲桓敗不敢加兵懷境者壯之力也擢戶部主事遷員外再遷本部郎中尋轉河東兵備道僉事河東富庶甲天下巧宦者百計攢營及壯有是命乃嫉其黨摭懷甯舊事以劾有旨解任赴勘懷人聞其至咸來勞且爲白其冤遂坐

言者而壯得以原品補用乃授榆林兵備使榆林兵餉舊支藩庫多稽
遲壯設預領法領先期而頒給則以時又移咨藩司近榆林州縣額徵
銀徑解道以備餉兵民兩便之壯少貧嗜學然體肥每夏月憑矮几坐
小凳誦讀朗朗汗流浹背上旁置浴盆夫人以二巾濡水遞為壯拭汗
而壯不少輟也壯貌魁傑有相人者一見奇之謂台輔器後偶遇壯步
蹀庭院中曰惜哉方面耳以公步短且數也卒如其言仲兄友翁少與
壯同學此二事嘗為余述之

林大參嗣環傳　唐夢賚

林公名嗣環鐵厓其字順治己丑進士歷任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分
巡兵備道兼理學政駐節瓊州瓊州在海外兵民雜居維時李撫軍瑞
吾最賢而兵頗橫有兵毆民者林笞其兵而匿其民于衙內將領擁眾
入林署爭之林端坐不為動但引頸向將領曰惟殺我無多言吾懼死
不笞爾兵也兵將唯唯而退舊藩遣二蝦入林署言事連騎至公堂不
下林詰之曰爾何人應曰蝦林故誤曰爾兩人四眼如明星安得謂之
瞎耶各與杖三十舊藩大怒撫軍為解之乃免時同城有高總戎者林
與之抗禮不少下林往顧高于旌甫及門高即啟門出逆高來顧林林

時視事或偃仰必從容而出一日高具酌林極晏而起之及庭一揖罷卽曰倦甚請少休乃就別館酣臥比醒已三更矣高出伎樂佐酒林歡甚問高曰此優皆何處人耶高曰卽瓊州人也林停杯放箸痛哭一庭皆驚高怪問公何爲者林哭曰爾辱我我不堪也問何爲相辱林曰余監瓊瓊民皆吾子女爾酌我而令我子女歌舞我何辱如之卻席而起林高互具揭得旨各降四級林爲長三寸木版朱漆金書欽降四級使二役持之以謁瓊海之客蓋林居官時凡所投刺及上下文移啟劄皆用紙長三寸纔能容其條記居恆曰吾無從得錢買紙其用長三寸木版署官銜爲前導蓋行之已久矣李撫軍嘗招之及席卽擁几而臥將罷飲同列推之乃覺撫軍但曰彼倦耳其疏放如是其後林高復辨于朝各杖戍遇赦免林客武林遂家焉當在獄時適與周元亮侍郎同繫二人從犴狴門隙中傳遞倡酬詩句已而笑曰不圖吾二人詩筒乃在此詩具元亮集中迨客武林諸當事爭延致之得其一字畫以爲榮無何當事皆去林僦屋西湖上貧以死妻子客寓晨夕不繼林柩暴露無收葬之者丁巳余來湖上尚見其二子辛酉次子又死噫

悲矣余與林同譜未識面但從諸集見其一詩一序今搜其全集尚存四冊皆曹秋岳侍郎所訂正余既爲其子畢姻乃葬之於昭慶寺西五里龍潭上因記所聞于王巢雲副使者其居官崖異如此巢雲蓋聞之蕭含之炎云

通議大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琬墓誌銘 王熙

吾師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既卒之八年公子思勸等始來請銘以葬其辭曰昔先大夫旅寓江南生不孝等於客舍甫七歲攜而之蜀曾不知家鄉所在今者生還始望見里門而遭背棄者八年矣其嘉言懿行童稚既無所識知迨詢之宗族鄉黨雖略聞而又不能盡也聞族兄大塗云先大夫與公之先文貞公甚善且授經於公宜知其詳願有銘也嗚呼公以文章政事著名海內者五十餘年然仕進齟齬不得如其志中遭奇禍幾蹈不測晚歲自蜀朝覲京師值軍變家陷賊中雖事平得歸而公已沒不及見悲夫熙幼即拜識公於京師子舍繼避寇禍江南因隨公受學自此同舉鄉試同受知於趙介眉劉元公兩先生之門及公寢疾又得啟手足既沒而視含殮焉蓋嘗荷公之德不敢忘而又悲公之不幸故記錄終始於此爲詳公山東萊陽人也諱琬字玉叔

號荔裳萊陽明初無登進士者自公高祖浙江副使諱瀫者始事具縣志曾祖諱耀祖諱述廩膳生考諱應亨登天啟乙丑狀元余煌榜累官至吏部郎中妣曰孫孺人前妣郝孺人祖暨考皆以公贈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參政祖妣及妣皆贈淑人公爲吏部公第三子方明萬歷之季士子皆習爲輭靡庸腐之文以取科第獨公族兄五河琮九青玫能爲文幽峭奇險拔地特起與浙人翁鴻業齊名相繼取甲科天下謂之翁宋萊陽文字遂爲山東之冠公名家子弟生抱異質與仲兄兵部主事璜自相師友蜚聲振藻比美二難焉公小試縣府道皆冠軍以高才生充乙丑拔貢入京先文貞公與公定交自此始是時公父吏部公方以清直府望參選事九青亦官給諫公緣省覲而遊太學一日偕九青過予家與先公恨相見之晚蓋自此四十年相好也時公年雖少而詩文名實聞見四方人皆意其騰達必蚤乃公仲兄庚辰已成進士而公仍困成均中數舉皆不第甲申寇禍作吏部及九青已先沒公兄弟皆挈家南徙與先文貞遇於江甯相對悲哭予家亦以避難渡江遂相約趨蘇州轉入杭州餘杭出汾湖爲亂兵所劫予與公共載一船幾不免時方受業於公雖處敗舟荒屋之閒兵戈搶攘未嘗無訓誨焉順治三

年
世祖章皇帝以東南大定特命乃行鄉會試公中丙戌鄉試亞魁丁亥進士授戶部河南司主事蕪湖抽分調吏部稽勳司主事旋外補陝西分巡隴右道僉事陞永平副使浙江甯紹台參政本省按察使先是文登有劇盜于七爲地方之害公族人某誣公與通謀而七遂作亂乃自浙江械繫公送刑部獄中窮治無迹猶輕重兩比以請廷議謂證虛不當坐緣是放廢者八年值
今上親政公投牒自訟冤始盡白補四川按察使又給以爲參政時應得誥命送一子入監讀書在任以發舉姦贓加一級將柄用矣而公病猶自力入覲遂卒於京師公博聞强記詩文兼諸家之長故辭非一體制舉藝尙俊麗光偉中年屢遭患難幾爲奸人所死者數矣其發於危疑悲憤對時感物之作尤淒清嗚咽讀之堪爲流涕擬古悲鐘鳴落葉二詩獄中羊賦世爭傳寫不怨天不尤人先文貞公以爲庶幾風人之旨必傳於後世無疑也公吏事精敏榷稅溢額至五萬七千餘兩然不倚羨餘求進居吏部四十餘日遽例轉外用官畿輔及秦越蜀皆有治行在秦州遇地震民死傷失業公自萊陽致家財以恤其災捕殺禮縣

富民張應才之盜馬旦王老虎由於冤魂夢訴曰殺我王和馬也公億中鞫伏人皆異之以卓異

欽賜蟒服加一級優陞永平副使管軍餉公嚴刻虛冒而禁將吏之朘削者減舊餉津旅花布之征以寬恤民力甯紹地皆邊海時方下舟山兵旋將爲民患公先期令州縣具委積而推誠約其主者遂得無擾浙東俗雖刁訟聞公至皆斂迹掌臬篆數月即擒治奸民王式保全烏程人温枚士之家王式後以誣公伏法者也四川屢經兵火公招來流散奪豪強所占城中隙地及郊野久廢閒田使窮人任耕乘屋以爲永業除頭人把持之弊爲申定婚禮使男女年貌不相怨禁奸猾強贅及圖娶寡婦者風俗大變蜀亂而公家得保全者以此嗚呼公蚤以文學擅名吏事非其所好雖數當方面有能聲恆鬱鬱不得意方其乘風雲之會即人莫不謂宜官禁近爲左右論思之臣而竟不得且數遭蹉跌迨公沒後四年

上思得淹洽之士以備顧問詔舉博學宏詞廷臣欲求其人如公者以應不可得矣士之遇不遇豈非命哉公風義過人哀其兄兵部公不幸遭禍撫猶子思陟恩意甚篤思陟今知高平縣又以蔭補從孫餘滋尤

人情所難同邑友人生子于越欲攜歸而自計不敢入病革遣人語公公爲計送得還嘗江行募人泅出隨水者余家自江南偕公北歸而朝夕不憂乏絕皆公兄弟之惠也葢不止教之而已公病余往問公臥不能起詢及滅賊之術尚爲規畫川蜀山川要害及賊虛實情僞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若指諸掌後王師蕩定多如其言此尤深可痛悼者也公配王淑人官參政時所得封也男三長思勸太學生次思勃出爲公兄太僕公諱璠後次思勰女一適廩膳生王成命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里銘曰

煌煌我公文章之伯雕琢精巧而無形跡繼父擬兄標持風格雖致通顯數遭毒螫非公是尤奸人含射惟秦蜀越孤竹之石勒公勳庸永垂無斁在昔江南流離行役辱承訓誨贈貲分宅四十餘年感念疇昔悲我嚴師邈焉塵隔刻詩垂聲置諸窀穸固密其藏以安劍舄

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必遠墓誌銘 汪琬

康熙十有六年三月貴陽徐甯菴先生卒於江甯之寓舍計至吳門門人沈某汪某既各爲位以哭其年九月將卜葬蔡家山之先塋諸門人前期會葬江甯孤時成拜且泣曰襄事有日矣維是墓隧之石既具而

其辭未立其何以不朽先君而釋諸孤之罪戾於無窮乎既又告琬曰吾子尤文學爲先君所知是吾子之責也琬固讓不獲始敢序先生族里官次治行之實爲誌而繼之以銘先生諱必遠字致公甯菴其別號也先世居彭城明初有從征貴州者以軍功世授千夫長遂家焉曾祖廸吉祖講平原學教諭考鄉伯累官四川布政使司右參議先生少聰穎參議公用御史巡按山西歸陳其車服器玩於庭直可千金召先生視之曰此稽古之效也孺子欲之乎先生稍一寓目若不屑意也參議公益奇愛先生稍長閉戶力學博知古今不專尙經生業參議公爲御史時始挈家僑於南京卽今之江甯府也公間一歸視其家先生必侍側凡議論聞見得諸家庭尤多江甯宿儒前進皆折輩行與交前明崇禎中舉貴州鄉試踰十五年舉順治己丑進士選內翰林庶吉士授祕書院檢討充乙未會試同考官出爲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遷廣西左參政分守桂平道未之任而河南巡按御史以私憾銜先生遂爲所中至落職而總河與巡撫者爭上疏直其冤甫得白會江南奏銷案起以非辜被株累者凡數萬人先生與焉於是不復言出矣先生在翰林數論事且請譯大學衍義進講

天子器而重之欲試以吏事適有內外參用之旨遂擢先生治河是時
文學侍從之臣出爲外僚如先生比者未久輒復召用至卿貳貴顯而
先生竟不復召是後
世祖晏駕遂坎壈以終此可爲先生惜者也當先生之治河也河決方
急悉屏去騶從或乘小舸或策單騎日夜奔走數千百里往來護視雖
大風疾雨不少止有勞先生者先生慨然曰職分宜然吾敢愛一軀使
吾民飄流蕩析乎爲人敏決所持策多出他人上每秋冬之閒下令開
濬某所修築某所衆初不喻也既而卒賴以無敗事於是始大服守職
公廉不肯以一錢入私橐先是河工歲費至白金累數十萬民閒供役
卒騷然煩怨先生嚴於估計調發一切諸宿弊悉格不行雖豪猾吏亦
相顧縮手不敢爲欺所上奏銷冊歲不過數千金閒興大工亦減舊費
什之八九而功力雄固倍於往時吏民赴役無敢後期者上官始猶以
儒者易先生既旁睨其所爲遂相倚如左右手蓋無不歎先生之才之
足恃而知其學之通於世用也故既中巡按御史讒卒相與力爭而白
之先生性醇謹與人交無疾言遽色晚歲益務爲沈深人莫能闚其際
家居十餘年未嘗以事干謁有司官於江甯者幾莫識先生面素食補

衣怡然自適也享年六十有七配劉孺人子男三人長時成江甯附學生次時亮時儆孫女二人皆幼先生始宦京師與同年曹厚菴先生友善所以切劘底厲甚至其學研極性命而尤詳求經世有用術琬初第時謁先生於邸舍請問爲學之要先生曰昔孔子於易乾卦卽發明誠之一言以是傳諸曾子則曰誠意曾子傳諸子思以訖孟子則又皆曰誠身誠其可終身行者乎又問求誠從何始先生曰先儒有言自不妄語始琬至今誦之不敢忘然則充先生之學使得與曹先生皆大顯於朝左推右挽其勳業規模當何如也顧曹先生旣蚤歿而先生亦位與學不副不能大究其所施設其見諸官政者厪厪緒餘而已如琬所敘是也此非先生之不幸而實可爲

國家惜者也琬廁門牆之末二十餘年矣氣昏質駑旣不足以盡達先生之蘊雖數用文字見役於人然筆力衰苶又不足以發幽闡微而暴揚先生所學於當世宜其執筆逡巡而有愧心也夫乃作銘曰

誠以持己誠以事君先生之學先儒是遵宜公與卿而卒不振德則多有惟命之屯大江之滸牛首之側土厚水深龜卜罍食永藏於茲不崩不蝕俾而子孫世逢其吉

朱大參先生廷璟墓誌銘　李因篤 節錄

關中之學經術則高陵三原辭賦則北地武功起衰正始震動當世而所爲古文不無少遜焉豈才有難兼抑川嶽之氣不盡暴故積而俟其後以予所交太史朱公其文體高義潔雅而不腴有典有則如其爲人視吾鄉先進諸賢所謂相須殷而相得乃無缺者耶朱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末避亂徙居富平數傳至公之七世祖景春景春生全全生志清志清生文章文章生武客武客生公王父淳菴公諱崇德以子貴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崇禎十六年殉難疏聞贈右副都御史淳菴生公考西昆公諱國棟繇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出鎮昌平加從二品服俸贈右都御史其勳庸譜系具載新鄉許太僕孟縣薛少宗伯志表中配邢夫人生公順治三年舉于鄉六年登劉子壯榜進士選庶吉士八年授國史院檢討十年改工部都水司主事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調文選司主事十二年新令擇才外任加一級授山西布政使司右參議分守口北兵備道陞山東按察使司副使分巡登萊海防道十六年陞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河北道十七年羅太淑人邢夫人憂歸終喪康熙四年補廣西分守左江道七年春代藩伯述職京師會撤天下諸

道使者竣事復于楚而歸待次里居凡十年竟不起云公性至敏四歲能誦文折節向學與寶雞党太保子恂如華陰王司馬子宏撰有關中三童子之稱司馬公移軍都兩月病卒公扶柩而西徒步數千里道旁觀者至爲流涕抵家公年十有七耳逆渠自成破秦藩僭號械致士大夫迫與之官公適客山右聞變以母夫人故痛哭南邁至臨晉城巳空山行失路有老人止之月餘從間道還省母一夕邑令捧僞汝侯劉宗敏檄趣公往見宗敏丁賊中最暴虐度不免戒僮僕勿驚太夫人昧爽託他事隨賊騎去俄賊戰河上大敗蒼黃奔散公獲脫焉公以高第讀書中秘屬癰字初平館課之篇彬彬復古爲水部典陶外署旗鼓堅爲司封遷首曹時安邱憲石劉公以相國筦銓故館中師雅知公公悉展其長釐掌故袪弊端請託不行輿論稱允適劉復入相代者鐵山王公王頗自負曹屬必引置弟子列公獨以太宰事王王銜之及擇廷臣才望歷試外藩遂密奏公姓名公竟以少參飭兵上谷比奉母之宣鎮宣罷監司久法制蕩然公甫下車黜墨吏摘奸民振舉大綱數月而治督府仲若張公薦之略云律己正馭下嚴摭實語也登州兵缺數月餉聚謀海祠守偵其狀夜白公拘之公不可曰事未彰而拘之是速亂也翌

日閱守庫所蓄與缺相當乃召諸弁唱給之皆大悅餉至仍如茲納守庫無何海艘陷瓜儀侵江甯傳言分突山左而營將遠在西川一日夜候騎數十至公出理疆事入侍太淑人舉止雍容既解嚴太淑人弗聞也嘗有羽檄中夜來事甚急將吏相顧失色公飲酒賦詩自若而密增沿海守戍人藉以安迺寇于七陽受撫而內實叵測前行部者至其地稱病不見聞公來卽蒲伏聽約束公戒而遣之瀕行語代者曰此兒瞻顧非常他日必爲海上憂宜漸除之莫卒圖也後御者失策果如公言移覃懷凡七閱月四至衞源再供軍食徵金責結盡日不休信邸王休車騎河內供億麄辦而太淑人疾且作公憂形于色謁王王遣人問參政何憂公以情告王顧撫軍命太守代公董餉公歸侍太淑人太淑人卒公屏勺飲者數日西旋臨河送者數萬人其年營司馬公新阡成奉母邢夫人合葬哀毀骨立遂患齒痛終身其邱隴一如禮法葢司馬公塋未幾卹典甫下而天下亂故坊表之外不敢有所私樹也畢服入都久之補左江至潯猺獞錯處漢法不能繩公清淨鎮之迄以安堵旁屬萬山幽邃往往藏大憝察其尤著者遣吏召之各如期至按輕重置以罪餘悉散去不問盜遂息其入覲也去桂林百里聞裁缺再辭不獲終

事而還十年以來絕口不談世務所居自壼若寢若偏若別墅皆徧布
圖書手一卷翫習如素士日鈔盈几寒暑不輟今茲歲在彊圉大荒落
春三月臥疾七月辛卯卒距生天啟五年七月丙子年五十有三公爲
政持大體不矜苛察而吏自不欺不市惠而所在戴之如父母御軍暇
整賞罰以信往文武多相齟齬公所至宣府河北佟鮑二帥咸有飲醇
之歎性沈毅言不妄發行不旁顧臨大事從容有斷銷患未萌人卒賴
之事上官方介不阿繇筮仕至宦成淸愼自矢嘗過梧梧使者董公奎
武餉以酒中途啟視皆白鏹及覲旋漢上董已物故卒返其子粵荒徼
達官多患貧恆貿易自贍公不屑也還渡洞庭中流風起檝者患舟輕
借鄰鐵二千觔載之始濟重然諾好施予上郡劉子漢客名宿也其兩
兄官粵客死貧不能歸公故不識劉爲捐貲返二喪暨其孥溫縣張公
斗司馬故吏公至懷首卹其家給諫季公天中東謫公以他事不預祖
道語及輒泣然曰吾負斯人雅擅人倫之鑒遵化汪公之洙秦州陸公
舜上元鄧公廷羅長汀黎公士宏淯安商公顯仁同安洪公承甸河內
賈公光德臨潼呂公振之皆所特拔士後多至卿尹功伐足紀云與人
交落落穆穆雖褻莫之致慢而中外坦白久處未有不竭其情者論學

之外無所不及惟朝政得失官司短長禁勿道尤恥談貧富策計然客或笑語移辰無敢以賈鬻之說進者生平喜藏書非先正格言不一寓目見鼎彝字畫諸名蹟摩拭不置顧子弟在側則又推遠之曰嗜此固善于權子母然貪之均癖也庭訓有云立身務圖遠大爲學切忌淺率又曰乘此春日須努力學問吾第後數十年始知斯道惟勵怠惰戒滿假乃臻實詣耳所爲詩俊整自成一家無片言襲人文爾雅深厚方之廬陵南豐晚年諸作尤爲入室所著循寄堂集十六卷古文函始四十卷古文函餘十五卷仕學箴語一卷閒默堂文約一卷鏡波園花木譜一卷配楊氏累封淑人男子子二長樹滋次樹善女子子二將以十月辛未就窀穸于村之東北阡表弟長君樹滋齎所述行實來問銘予誠謭陋顧知公之久而兼善長君莫予若者乃不敢辭公諱廷璟字山輝里中舉初官稱太史公銘曰

朱氏之先事潛厥德司馬肇興盡瘁王國爰及太史令聞允塞校書石渠萬夫之特翺翔天曹好是正直秉鑒攸平衡材不惑參數大藩載驅南北以旬以宣靡有餘力孔翠華躬羔裘素絨政在四方文爲世則歲厄龍蛇陽逢薄蝕百身莫贖六月永息雖顯于位而施未極胡豐于才

而年是嵒相彼東原新封動色樹表前坊千秋同式莫高匪荆惟浮配
食漆沮匪遙二澗來卽嶽峙如屏川流汨減啟佑後人繩繩翼翼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河西道穀州王公天鑑墓誌

銘 李澄中

公諱天鑑字近微別號穀州爲人有才略足任大事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登進士除知恩縣恩古貝州地界高唐東平間明末爲羣盜藪常一歲七失守公甫下車寇突至一邑皆惴恐公開門坐城樓從容指揮如平時賊疑有伏引去乃治樓櫓濬隍塹爲門五爲樓二十八復按鄉鄙立寨十有九得步卒萬八千騎士三百堅城精卒屹然若雄鎮賊斂戢無敢犯恩境者都御史特疏聞於朝屬公得治兵當是時鄒滕閒榆林賊張甚濟以東諸盜倚爲聲援往往攻破城郭公廉得恩境賊渠姓字至夜仗馬箠叩門一一呼其名賊披衣起惶急不知所爲皆稽顙吐實願效死因盡得通賊者擒斬之由是恩境以安每他郡邑警急兩臺輒檄公往公建旗鼓屢檄以聞賊常據曹縣都御史督諸道兵捕之公率所部爲先鋒冒矢石先登諸道兵踵其後遂復其城一日公追賊急陷重圍顧從騎纔數十會日暮矢且盡賊故久銜公見其騎少急馳之

圖數匝公操短兵殊死戰手格殺三人賊潰乃馳去公在恩數年與賊
大小五十餘戰多所斬獲賊覘其旗幟輒齧指遯賊平建育英書院課
諸生招集流亡墾荒田千八百有奇循績大著撫按交章薦之七年大
計舉卓異
賜衣一襲進禮部儀制司主事以外艱歸服除補原官十一年
世祖章皇帝行耤田禮時掌故闕失公參酌古今各得其宜
命陪祀與宴蓋異數也轉祠祭司員外郎是年秋典山東鄉試稱得人
遷儀制司郎中提調會試未幾簡京官才優經濟者出爲監司大宗伯
首推轂公擢陝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河西道至任與諸吏約曰側媚
上官顛倒屬吏徵民枉法此不戈矛而盜不知死所者也公素長治兵
乃按籍討軍實戒諸弁勿糜餉糗充私橐一時吏治軍政肅焉公剛介
負才氣不習爲脂韋曲媚數以戇直忤上官意歲餘竟謝病歸先是用
大宗伯薦未授河西時偶讀空同集手其卷卜遷轉地得慶陽亦是先
王地城對東山不宦墳之句既而果得河西至則葺不宦墓訪李獻吉
之族周卹之至是歸絕跡公府構數椽曰墨莊積書丹鉛其中公門人
翰林侍讀蕭君惟豫出視畿輔學政按上谷公不與通尺書既竣事蕭

詔生徒無王氏子弟及謁公始知公禁弗與試人咸服其介焉家居二十五年物望益高康熙十三年戶部侍郎魏公象樞薦於朝謂其智深勇沈近於聖賢之自反者公堅臥不起年六十卒於家公先世江甯縣人始祖政明洪武間官宣府左衛正千戶遂占籍爲宣鎮人曾祖元春世襲千戶祖朝彥太學生父道舒萬全都司學生封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母劉氏贈安人子一人袁太學生公幼食貧用椵棺葬母常痛之終身病將革誡其子亦以椵棺斂袁號慟不得已椵而厚其槨嗚呼可謂至性純篤之君子已爰系之銘銘曰

公之才略虎視龍驤公之義信皦日秋霜世未竟其施而僅見爲循良嗚呼朝廷非不知之柰公之龍變而退藏瀧瀧鳴泉鬱鬱高岡棲身椵棺母氏之旁

又陝西分守河西道布政使司左參議毅州王公行狀　王士禎

公姓王氏諱天鑑字近微別字毅州其先江甯縣人始祖政明洪武間官宣府左衛正千戶遂占籍爲宣鎮人曾祖元春世襲千戶祖朝彥太學生父道舒萬全都司學生封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母劉氏

贈安人公生而淸羸如不勝衣母置膝上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爲諸生屢冠其儕偶順治二年舉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除知恩縣恩故貝州地居河北山東要衝明末爲盜藪寇至令長輒率居民空城去常一歲七失守公甫下車進耆老諭之曰往歲之失由人無固志耳賊何能爲自今勿復逃視令所向賊數萬奄至城下公方坐城樓從容指麾賊疑有伏解圍去於是治樓櫓浚壕塹爲門五爲樓二十有八又申約束嚴候望時巡徼浹旬守具大備公又曰賊所以得狂逞者由無以禦其外也乃按行鄉鄙舉古田役追胥之法立寨十有九枹鼓相聞旬日閒得步卒萬八千人騎士三百戰具亦備賊根株窟穴悉除自是無敢犯恩境者巡按御史特疏聞於朝巡撫都御史屬公得自治兵是時榆林賊未平濟西東兗諸賊所在竊發遙爲聲援公廉得縣境賊渠數輩乘夜馳至其鄉以馬箠叩戶呼其名甲乙無一誤者賊錯愕出不意皆拜堂下願效死因盡得其情實與嘗通賊者禽誅之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他邑有寇警都御史輒檄公往賊閒其名至咋指相戒賊據曹縣都御史督諸道兵會勦公率所部爲前茅親冒矢石深入賊地諸軍繼之遂復其城一日追賊急陷重圍顧從者十數騎冰中矢且盡日暮賊大

至合圍數重公殊死戰手殺傷數人潰圍出不失一騎馳至一村村人
詢知為公也駭曰適神祠中泥馬自汗公豈得神助乎視之信然公在
恩數年與賊大小戰凡數百合馘俘招撫無算盜賊屏息其在行營也
又嘗救趙氏諸婦女完其家室活孝廉耿某幼姪歸之不絕其世釋管
永祥等冤獄他如招徠流亡復業以數千計墾荒田至千八百頃建育
英書院俾諸生以時絃誦其中其貧而廢書者贍之一時循良能吏無
出公右紀錄者三疏薦者六生祠尸祝者五七年大計以卓異聞
賜袍服擢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尋丁父艱服闋補原官十一年
世祖章皇帝舉行耤田禮時掌故闕失公參酌古今典章釐然有陪祀
預宴之命蓋異數也遷祠祭司員外郎是秋典山東省試得人最盛十
二年進儀制司郎中提調會試會
上諭簡京朝官才優經濟者出為監司公在選中擢陝西布政使司左
參議分守河西道公至河西與吏約曰側媚上官顛倒屬吏獵民枉法
此不戈矛而盜不知死所者也吏治為之肅然公固長治兵乃按籍討
軍實戒將弁勿以軍糈肥私槖軍容一變公持已剛介屏絕苞苴唯日
飲北地水耳性戇直不善事上官年餘竟謝病歸先是未有河西之命

公一日讀空同集偶卜出處得慶陽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宦墳之句頃之果驗人以爲異至則葺不宦墓求獻吉之族歸田以後杜門不出長吏罕覯其面構數椽曰墨莊積書數千卷丹黃甲乙州次部居晨夕析疑義者惟胡君以温所謂東甌先生者也公門人翰林侍讀蕭君惟豫出視畿輔學政按上谷公不與通既竣事生徒無王氏子弟蕭謁公乃知公禁弗與試且曰師弟契闊數年訊寒温一語足矣豈以子弟相累蕭君視畿輔學廉正爲

本朝第一亦公有以成之也門生或有餽遺卻弗受曰飭簠簋惜名節舉主食報不淺矣林臥二十五年始終一節物望益高康熙十三年戶部侍郎魏公象樞薦於朝公一再辭竟不就居憂盡禮撫兩幼弟皆成立家居恤姻黨贍宗族代畢婚嫁者甚眾魏公謂其有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之才有一介不取一介不與之守晚年涵養智深勇沈駸駸乎近於聖賢之自反者人以爲篤論公生以天啟壬戌六月初一日亥時卒以康熙二十年辛酉六月二十日子時得年六十配張氏封安人子一人袞太學生女子一人適張松年孫一人公虞明萬歷間先太師公節鉞鎮宣雲與公之曾大父有通門之舊予雖未及見公然少聞鄉先

生言長吏廉直有幹局者必首公又聞公辨賊方略甚具雖漢之尹趙無以過也而公里居亦時時爲人道予姓字彌留之際屬胡先生泊弟錩言吾卽死必王子狀吾行嗟乎公何以信予言至是哉公門人以文章功業知名當世者項背相望宜狀公以公易簀鄭重之語誼不可負也因不復辭件繫事跡冀備史氏采擇謹狀

汪公繼昌家傳　顧景星

公諱繼昌字徵五號悔岸先世自唐越國公至宋秘書丞叔敖支庶繇始析居于歙曾祖德潤明周王審理祖起莘萬歷丙子舉于鄉父然明先生諱汝謙以詩文名天下好施樂善折節賢豪屢辟不出耽西湖山水遂卜居子女六悔岸其季也然明弟仲方無子起莘命以爲後垂髫補嘉興弟子員食稟餼順治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方是時西粵新入版圖上重守牧之選以公爲瓊州守旋授廣西左江參議伏莽梗塞二年而後達是時左江烽火千里撫卹反側招徠賙贍軍民大悅李定國全軍壓境定藩檄援蒼梧先此左江所隸州縣官未赴任者俱聚南甯倉猝無船徬徨相向公自沈其裝招輕舟其濟時鎭兵跋扈餉匱定藩急命輓輸于東粵餉至而梧州失公收兵救梧而桂林已破會禁軍

至隨恢復諸城甲午洪經略聞其忠勤檄至幕下董軍儲乙未春數夢父病涕泣五請得給假歸然明果時時病猶得半載承歡歿而含斂無憾悉以田園舟楫尊彝書畫讓之諸兄獨處一廬請終三年之制經略謂禮宜降服不許因墨衰從戎丁酉春補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下江駐蘄州江防之有憲使自明嘉靖始當文安賊蹂躪之後荆王請得憲臣督兵護藩邸故其職掌漢黃二郡旁轄直隸之安慶河南之汝甯江西之九江地開方萬里城則三十有八守令衛所帶甲尉草之士仰令麾下公至以民閒戶婚田土悉歸有司唯簡鍊防禦察奸固圉爲己任遠境利害必詳求之制祿外一錢不入城中士子寥寥具酒食延課文清學田出俸鈔以獎誘之嘗擯導從問民疾苦登覽名勝引觴賦詩不能委蛇上官或諷之弗改也是歲冬盡征滇大兵過蘄黃挽纜除道徵民夫千例戶出一人蘄城纔數百家少驚則鳥獸散公哀愍徊徨減其數而將軍揚帆直上竟不持一挐野艇迎於九江纛艦乘風江濤歎薄艇櫂稍遲乃以徵夫不足迎送不恭傳言責讓遂結彈章或勸委過有司猶可回斡公曰有司奚罪彼屬意于我耳越月被逮郡老幼奔號曰仁公以吾曹累何處叫閽公曰父老無憂

天子聖神吾當與父老再見于此衆持筐酒送二百里外閭閻歎息之
聲兩月不絕
上果寛宥削官放歸父老子弟復迎二百里外既解官浮家漢上絕口
不談時務布袍盛檣往來山水酷嗜書集古金石文日仿數紙長于尺
牘竝工詩不以示人居漢濱二十二年而門無雜客數還武林省墓念
黃鵠晴川輒復來楚癸亥十月小疾長君文孫朝夕侍卒之夕命童子
扶掖登樓笑顧長君吾生平懍然諾而快施與以故略無玩好聲伎身
沒之後惟此廳前樓下補花木數株表老夫未展之興其通邁如此年
六十七
顧生曰余嘗在金壇張先生公亮爲予言西湖汪然明隱德君子子徵
五儁才也他日宜與友後余在武林得交然明先生及公持節來楚述
張先生言顧郎才子他日當與爲友以故相得甚歡竹逕草廬屏騶過
訪坐必終日或過籬外輒止導呵曰毋驚幽人之夢也癸亥十月聞公
訃設位哭而悠父老聞之皆哭蓋公之立德在消民夫公之忝位卽繇
于立德嗟乎有是夫陽城元結不底于勣蘇公剌暴視人罔極公固嘿
然公子爲公狀亦避不書是固然矣烏可泯焉康熙乙丑九月七日景

星追述爲之傳

布政使司參政邱公俊孫墓誌銘　汪琬

山陽之邱有布政使司參政晉封中大夫德峻府君者故以耆德宿望見稱於時生子九人其仲寺副先生偕其弟檢討君尤知名嘗版行其詩歌古文流傳近遠夙爲四方士大夫所推服寺副與予同舉進士最後檢討亦與予同以薦舉入史館後先從其昆弟游者數年詩酒往來相得歡甚顧不及拜府君於牀下展子姓之誼以此爲憾康熙二十四年予既里居府君適年八十寺副先生以書屬予敘其壽予病不果爲明年秋府君遽捐館舍寺副衰絰踵門又以誌銘見屬予遂不敢復辭又明年來速銘曰葬有期矣乃爲次其世系官爵事行及其生卒子女之始末誌而銘之按狀府君諱俊孫字繩之德峻其號也曾祖璪祖嵩世有隱德父麐以府君貴累贈朝議大夫府君舉崇禎癸未科進士明年授戶部主事兼兵部職方司主事督四鎮餉王師下江南六合知縣曾某以違法誅疑其民且有變將遣兵屠之會有薦公才者俾率遊擊王某以往府君度六合民必無他駐兵十里外單騎至城下撫諭之父老咸感泣出迓不戮一人而返尋權滸墅關明年司後湖圖籍閱二年

至京師改刑部歷官郎中覃恩加一級廕一子入監讀書出知漢陽府以積穀有方實加一級特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冀甯道非故例也由是爲忌者所中摭事誣劾府君聞之卽日棄官歸里里居凡三十餘年疾將革屏去醫藥不御諸子長跪以請府君笑曰吾命懸於天藥何能爲精爽至臨終不亂生於前明萬歷丙午年八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壽八十有一歷官十五年所至皆著惠愛尤長於聽訟或案牘未決堅坐堂皇上必事竟然後起凡屬邑以獄上者立斷遣之旅舍闃無留人鞫語悉口占手判不假羣吏吏雖老姦夙蠹但瑟縮奉行文書無敢飄法舞文以獄爲市者其在六合也前知縣有婦繫獄婦姙將產府君惻然啟大將軍極言其無罪甫出獄而婦產一男聞者無不誦說太息在漢陽也旣下車卽誓城隍神曰守於事不明神相之不公神殛之楚俗好鬼而信禨祥府君下敎徧毀諸淫祠獨修葺大禹后稷廟以示民凡訊兩造輒爲開陳義理往往悔悟泣下叩首解散是後有忿爭欲訟者父老止之曰柰何以細事重瀆我使君一疑獄十年不決府君質諸城隍神夜勘之各曲中其隱而府君以其事關閫閾也勘訖急引燭焚其卷於神前識者知有陰德云爲人亢爽不畏

張禦西南方用兵往來更戍者驛騷道上民疲於奔命府君調發應付
雖束芻升豆皆有程則絕不可干以私以故吏民慴服諸上官額外誅
索一切不納或遣吏索藤牀府君引吏入臥內示之所臥榻僅覆以版
吏大驚馳去具以告上官始慙服民有冤抑疾苦必力請於上官不從
不止或以是規府君府君歎曰民不堪命矣吾安能徇人喜怒乎故府
君之歸也漢陽民泣送逾百里乃止晚而杜門讀書不復有進取意長
吏俱不識其面閒出游阡陌閒青鞵布韈府君不自知其貴人亦不復
知府君爲薦紳先生也雅喜周人之急諸故人子弟問遺殆無虛日其
友愛殆出天性創建宗祠歲首聚拜春秋聚祀其中有蕩名檢者則威
以夏楚有貧不能昏嫁者歲時伏臘不能自給者則予以錢粟有差其
素行如此信可謂耆德宿望者矣配張氏累封淑人先府君十六年卒
葬三里塘之新阡長子象觀次象恆俱諸生早卒象升順治乙未進士
大理寺寺副前翰林院侍講象隨拔貢生
御試博學宏詞翰林院檢討象益諸生俱張淑人出象艮歲貢生候補
訓導長庚殤同升如升俱國學生候補序班俱側室管氏出長女適貢
生王家植次適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候補理問尙玉弼廩生

王裕德俱張淑人出次適國學生杜象昭諸生喬藎潘閎盛國學生陳模沈伊幼字諸生楊斐儁俱管氏出孫男八孫女十曾孫一諸孤卜以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府君啟張淑人竁而合焉禮也嗟乎以府君之爲人其獲享壽考宜矣顧涖官

興朝回翔中外者積有歲月而訖不獲大究其設施所謂積德於身責報於天如符契之合者果安在哉克昌厥後吾不能不深望於寺副檢討與其諸子弟也銘曰

淮亦楚望與江漢同卓哉府君淮人所宗學績而碩才敏而雄致身

本朝言建事功追風籲雲譬若騏駼視天尺五詎難一蹴入居郎舍出授民牧雖曰盤錯未展駿足中道忽蹶何命之迍善刀而藏達哉府君有詩有書以勖後昆石渠東觀相繼騰鶱壽考令終永垂休問巷爲停相士俱執紼人定勝天斯言則信光厥遺緒後起振振

又故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甯道右參政邱公行狀 喬萊

公諱俊孫字德峻別字籲之世爲淮安山陽人曾祖諱璪祖諱嵩考諱廩以公貴贈漢陽知府子五人公其少子也年十七補縣學生員崇禎十二年中鄉試十六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順治五年改授刑部歷員

外遷郎中出知漢陽府被
旨加一級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分守冀甯道未行鐫級歸里公之官刑部也吏部有猾胥四多輿援號四天王以事下獄諸司莫敢置諸法公執而笞之尚書黨公崇雅目公曰眞鐵面也他所窮治平反冤獄甚衆公之守漢陽也西南方大用兵屯守驛騷道路民不支公一意休息事不便必堅持强爭忤上官意不恤有上官按事晴川閣索焚香爐公辭無有又索藤牀公引吏入臥內視所臥蓋木榻也吏還白上官慚服嗣是按部者寡徵索民免供億擾凡所捕按計道里近遠無得後期至至勿論昏旦坐堂上判決手獄詞示之皆感泣所部及他郡縣民赴質頓行李府門外即日還無止宿客舍者初公莅郡時誓城隍神曰獄不明神相之心不公神殛之凡被笞罪人備書于冊月朔告于神嘗有疑獄不決且十年公質諸神夜決之囚俛首服楚俗尚鬼公盡斥諸淫祠有妖僧詐稱奉敕至乘肩輿張蓋從者數百人煽動江漢閒謁公公察其僞叱之下堦械于獄得狀遂伏誅公爲政公廉簡質幕無食客居六年民閒有忿爭者父老輒止之曰細事毋煩勞太守爲也治錢穀盡削毫忽以下吏不得因緣爲姦民以爲便去官之日灑淚送者數百千

八百里外乃去公歸田里年五十許有子官禁近受天子知親戚故人多據津要或謂公暫就謫官不難驟至通顯公怡然遠蹈掃軌鍵戶不談仕籍得京洛書皆不答長吏造請終不行報謝卜築平橋東偏列圖史雜以農書禾譜與田翁谿叟相往還雖親串賓從罕得望見見者至不識為鄉先生公淮安望族也家門之盛幾於鳴鐘列鼎而公守震岡先生清白遺風屏聲伎玩好之奉盤飧粗糲無兼味冬一裘夏一葛數十年不易震岡先生者諱度官戶部侍郎公世父也公雖自奉儉約而振施貧窶不少吝惜春秋祭享時聚族家廟躍治者教誡之貧不能婚葬者分以財又嘗遘疾病出所藏逋券焚者半推與族者半直凡數千金先是公以戶部主事督四鎮餉王師下江南時偉公撫六合縣知縣曾某有罪將屠其城公曰令有罪民無與乃單騎入城說父老出迎城得不屠令既罹于法妻當坐有身公憐之力請得釋尋榷滸墅關司北湖圖籍皆有賢聲後康熙二十年辛酉舉人曾必光卽六合令遺腹子也公家居垂三十年年踰八十子八人壻十一人孫女孫外孫多至不可辨識卒之日無疾苦不近醫藥端坐曰不死婦人手禮也遂卒公生于明萬歷三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子時卒于康熙二

十五年十月初六日辰時享年八十有一元配張氏封淑人先公歿男
八人長象觀海州學生次象恆山陽縣附學生俱早逝次象升乙未進
士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次象隨甲午拔貢生以博學鴻儒薦
召試授翰林院檢討次象益湖廣宜城縣附學生早逝次象艮歲貢生
候補訓導次同升次如升俱太學生候補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長適
王家植次劉芳譽次郎萊次尚玉弼次王裕德次杜象昭次喬藎次潘
閎盛次陳模次沈洢次許字楊斐倩其孫男女曾孫及姻亞氏族詳行
述

陸振芬傳 王昶

陸振芬字令遠本姓林居辰山弱冠入幾社陳子龍夏允彝以爲不凡
順治六年成進士會兩粵未平廷議破格用人令隨大兵進討振芬奏
對稱
旨特命爲惠潮巡道是年十二月王師克南雄七年三月度大庾嶺抵
韶州府巡撫李栖鳳傾心倚毗每事必諮焉時韶陽以南俱送款獨省
城未下督兵攻破之遂同總兵郭虎等由省城至惠州府勦撫歸善海
豐諸寨未至諸寨窺兵寡弱來拒夾師而進振芬選精鋭數百繞出其

旁獲一隊諸衆股粟於是諭以禍福投順者踵至至海豐薛進抗守不下振芬與鎮兵駐五坡驛總兵班某兵亦自羊蹄嶺合攻之兩日城遂下石碣衛等處相繼歸服八年抵湖州任兩月內聯結諸鎮檢制土官招集流亡簡省徭役民始有更生之樂時亂後法嚴府縣往往濫禁無辜振芬定以逢五十日清理二年之內囹圄一空九年平遠失守振芬會師復之總兵郝尚久于廣東未附時投誠素懷不軌是年冬聞撤以爲水師副總兵遂連海寇結土賊僭制營建帥府振芬察其逆謀屢牒平南靖南二藩及巡撫早圖弭變弗應十年春尚久遂自署爲新泰侯閩道署振芬以大義諭之不從乃密遣家人告急請兵七月都統率兵至潮振芬約爲內應九月十四日晚掖外兵而上出其不意尚久授首事平引疾歸里優游四十年始卒先是廣東惠來張庚振芬督學政時試童子所識拔者也康熙二十七年秋庚以舉人來令青浦首謁振芬振芬告以地方利弊語不及私子三長祖彬字孝質天性惇摯收養從子族孫之孤苦及族嫂之孀獨無依者葬其疎屬十一喪康熙四十八年水災貸金糴米五百餘石轉貸之藉舉火者數百家好行其善不恤勞瘁卒年七十有七

碑傳集卷七十八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

三十

碑傳集卷七十九目錄

康熙朝監司上

浙江提學道僉事崔公爾仰墓誌銘 張玉書

九江道參議劉公源濬傳 朱驊

副使王先生廷璧傳 魏際瑞節錄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國棟墓表 陸隴其

又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行狀 邵長蘅

誥授朝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張公爲仁墓表 王士禎

參議陸公求可墓碑 黃宗羲

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李公光座墓誌銘 施閏章

大參王公紫綬傳 劉易

DS 734 .C56 v.30

康熙朝監司上

浙江提學道僉事崔公蔚仰墓誌銘　張玉書

聞喜子高崔先生既沒之明年其孤端等寓書京師以銘壙之文屬余謂余辱交于先生久庶幾知先生者余不敢辭嗚呼銓曹握天下人才進退之柄提學使者握一省人才進退之柄二者均

國家治本所繫不得其人以任之未有不僨且敗者也我

朝三十年以來任斯職者踵轍相望而兼歷者葢寡故事吏部郎無遷轉他曹及秩滿陞監司郡守之事其以例歲出為監司者又往往不能為學使吏部郎之歷他曹復出為學使皆自吏部與五曹郎一例遷轉始子高先生兼歷二秩實勝厥任惜乎天厄其年而使其業卒未竟也方癸卯冬先生之以晉州守入銓司也家大人適以假滿再入吏部典選先生至相倚如左右手時

天子初元宵人妨政銓法紛更變亂不可枚舉惟先生議與家大人合每銓補一人更定一例必執舊典與持異議者譁謗辨論不為少屈若

品級考之更定供卯法之初行其間謬盭錯迕多所牽制先生皆力持之俾不失

國家大體而後巳功令重懸賞格招徠乞降之人闖越開投誠至者歲無虛日先生曰高爵厚祿以待降臣廟堂之仁也顧其仕籍既無可鉤考而降者自署官秩輒稱三事大僚高者得驟躋監司其次亦不失爲郡佐朝廷名器可若是其濫耶於是嚴核符牒譏察印劄僞冒者肅然一清是時柏鄉魏公實爲冢宰先生爲公及門高弟公嘗以二程遺書手屬先生較訂其以理學經濟期先生者甚厚既官銓曹爲之長益相推重意欲屬先生典選顧格于例不得行乙巳竟遷戶部浙江司郎中時家大人業以例出爲河南學使先生每見書俛仰時事輒手太息深歎銓政之體日輕仕進之途日雜區區一巳之出入軒輊固非所論也未幾遭內艱去戊申復補戶部廣東司郎中己酉典四川鄉試庚戌出爲浙江提學道僉事先生自念稟持古道不能隨時骫骳開諭家大人在中州事益慨然三歎以爲得行其志之難或曰昔崆峒滄溟皆負海內盛名出爲學使惟公勖之先生曰崆峒以諫謫起江右失歡俞中丞鄭方伯幾中於禍滄溟在陝西與殷中丞爭文移不得竟拂衣去某之

迂拙倍甚于是其能免乎雖然謹守繩墨砥礪廉隅可自盡者此而已矣其他何計焉既至浙頒示條約申飭月課繕修學校賑恤寒素以浙東諸郡爲冒籍託足之地首試台嚴杜冒濫嚴較課不數月宿弊悉除自督撫大吏以下皆翕然稱之比至考苕溪勞瘁遘疾食格格不下咽矣猶强起竣事而病益不支越旬日遂卒浙士民聞者無不咨嗟隕涕先生諱爾仰字子高世居聞喜縣南郎村曾祖永甯祖東志父贈奉直大夫直隸晉州知州俊母馮太宜人先生之學以明理盡性爲宗自幼游元修成公之門得其指授沈酣于性理大全諸書明體達用措諸行事事奉直公及馮宜人盡孝事其兄盡悌遇族鄙子姓有恩戊子舉孝廉會土寇竊發身至賊所以至誠動之遂降其衆筮仕晉州勸學墾荒訓鄉勇停贖鍰治行爲畿輔第一在戶曹主粵東展界之議開復粵諸生逋糧者五百四十餘人得脫於罪生平行誼指不勝屈柏鄉魏公孝感熊先生誌之詳矣茲不復贅特節舉在銓曹與爲學使時事此二秩者旣爲

國家人才根本之地而先生理學經濟悉見端于此且書從家大人後聞之尤詳故不禁覼縷述之嗚呼先生眞無媿于古之淸修直節介然

不易其操者與先生生于故明天啟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康熙十年六月初一日年四十有七以壬子十二月十一日葬于村後祖塋之右新阡卯山庚向配李氏封宜人子六人長端庠生次靖己酉舉人次章庠生次毅國學生次韶次集賢銘曰

緊先生行涫備植孝友寡求忮師道立經術粹年不永德無媿名千仞祀百世辛亥卒壬子肂

九江道參議劉公源濬傳 朱軾

劉公諱源濬字導九滑縣人當童子時器宇卽不凡勤於學及長益自勵丙戌成進士初授太和令太和地瘠磽賦役煩重且豪猾大蠹作奸剝民民益貧公下車卽訪知首惡劉尙學者寘之法一邑肅然漕糧起解閭里轉輸民咸病之公奏記制府改輸折色無何以內艱去庚寅補山東濟陽令濟陽地畝徵稅多寡不均每致興訟公親爲踏勘豪强始不得兼并又開濟河之水以灌田民世蒙其利分較文武闈所得皆知名士復丁外艱丙寅補陝西伏羌令陞刑部陝西淸吏司主事便道過里門槖中止餘四金無他長物其淸節類如此遷本部山東司員外郎供職勤恪多所平反遷雲南道監察御史庚子按部中州風聲所至墨

吏皆解印綬去前後疏凡數十上其最著者與林慮水利賑睢陽河患此其功蓋不獨在一人一時也旋補廣西道監察御史出爲饒南九江道參議公不事鉤索表率三府羣寮肅清鄱陽湖內有蝦蟆石在星子德安兩縣之界時大旱盜賊竊發殺人於道兩縣互爲推諉搆訟二載此地實爲星子地公廉得其情爲之分別疆界又浮梁窰戶有呈送磁器之例饒州漁人有呈送魚鮮之例公悉除之頃之滇黔告警羽書交馳人心風鶴變動呼吸閒公一意鎭定籌策措餉招集流亡嚴守備厲將士百姓恃以無恐而公以積勞成疾矣請病歸里閉戶養重謝絕一切歲時伏臘與族黨親友歡然道故鄰里有以緩急告者輒周給之待兩弟益篤友愛優游林泉十有三載年七十而終

副使王先生廷璧傳 魯曾煜節錄

廷璧字崑良河南祥符人順治戊子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分曹刑部遷禮部郎丁酉提學嶺南善訓士報最需次康熙壬寅以少參分藩越東越雖濱海腹內地所在柵壘里魁街卒計戶派木藉以啖民廷璧徹其質劑民甚德之嵊邑山寇竊發民逃竄廷璧率戲下兵佐以家丁設伏誘之殲焉民稍集值甯兵移鎭事提督哈喇庫貪而獷旣躪甯又移躪

紹廷璧露版約以三不可曰占民廛一不可也派里甲二不可也索鐲輸三不可也帥少阻既至議以每甲襍駐一兵帥方恃奧主隸視僚屬皆搖手戒噤不敢發聲廷璧獨昌言兵民不宜沓處狀詞不撓帥終不能奪迺以帥府居中央四營羅四角民得帖帖自伏其穴帥忌廷璧甚百計啗之終不動大署國門曰願輸一官以救吾民帥遂傳致小過嗾之左遷汀州同知去之日民萬人慟哭尾其舟遂建生祠於檀香禪院焉及貳汀總兵官劉炎剋餉一軍甲而譁城門晝閉守令恇擾廷璧導一騎入營亂兵露刃林立廷璧笑曰且徐之國不有法耶因反覆[illegible]數千言亂兵感欷乃戢戊申癸丑丁內外艱及哈喇庫以墨敗還廷璧官起陝西涼莊兵備道以病納祿尋卒廷璧文詞浩博而不失律令有珠樹堂文集十卷聚遠樓詩集八卷行於世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國棟墓表　陸隴其

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字干霄號艾賢以康熙十六年冬沒於位其政蹟在日碑其家世生平在公子共樞所述行略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誌銘中其初仕也由舉人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進博士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為廣東

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飭甯武兵備參議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其在廣東也擒雷連巨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白諸富人冤而卻其金其在甯武也以法飭武弁而盡謝絕其饋遺其光明磊落寬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目固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貴不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朘削窮民皮骨幾盡使無人焉覆翼噢咻之勢窮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季之禍不難見也寇橫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尙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鎭之以靜芻茭糗糧之需卒藉以辦而民宴然嚴飭屬吏無朘民生而擢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剝割當義所不可正色峻拒雖臨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怙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綱維不至埽地者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既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風俗一時精掊克甘脂韋者或不以公爲然然卒無如公何公既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鷹揚貔貅之士奏功於朝皆以爲神器震而復甯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弭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

心使腹內安堵而後將帥之臣得以成功於外譬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疆場者治其標者也正己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雜作雖有良醫豈能爲治然則公之毅然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頹俗以爲郡縣倡使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定禍亂其功顧不大哉公之在位也隴其適待罪嘉定爲公屬吏得親炙其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掖獎勸之及隴其罷歸公爲扼腕太息方欲以閒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暇從容盡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端公中朝故事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溘然棄世矣公子其樞既葬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略墓誌示隴其謂隴其曾備員公之宇下且嘗蒙公獎歎能知公之心不可無一言以表之隴其學疎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嘗慷慨世變歎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於嚴霜堅冰中噓以陽春消弭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功實與頗牧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隴其故不復論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吳中而關天下安危者以備史官之採擇云

又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行狀　邵長蘅

公諱國棟字干霄別自號艾賢其先浙之德清人後從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於公爲從大父故公之六世祖充高祖華及曾祖天敘皆以文端貴贈如其官祖希哲考士涫亦以文端廕歷官太僕寺丞工部郎中入

本朝遷饒州守未及任而卒公生而敏穎過人十歲善屬文十六補郡諸生順治乙酉與伯兄于光同舉于鄉伯兄成己丑進士而公連不得意於禮部試尋例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逾年陞博士丁饒州公艱服闋補原官遷刑部江南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決獄務寬恕多所平反每與尚書爭獄事必傳經義据律例尚書多屈意從之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踞海島時出沒剽掠爲雷廉患公請諸制府檄五路裨將會兵二千躬總之進逼賊巢公計賊窮蹙必跳而走預爲檄檄鄰壤左江道及安南國王勒兵防其他逸耀果惶懼乞降乃散遣其衆貰脅從招餘黨所全活以千計雷廉富民被賊誣株蔓繫獄者纍纍公爲白其冤破械出之富人裒白金數千兩壽公公駭曰吾憫若無辜耳若奈何以金污我卻不受雷廉人感公德生爲肖像祀焉遷山西布政司參議整飭甯武兵備甯武地當邊徼

故瘠貧官府所需率取辦於商估吏卒因以旁緣侵漁於是行旅不至公私交困公到官革易前弊屬吏洗手奉法商貨流通嘗攝鴈平道鴈平主給三邊兵餉先時監司多貪穢餉不時發又朘減其數公悉更之出納亡毫髮染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康熙十二年也蘇當江浙舟車之衝公甫至會用兵甌閩大軍數往來其地芻茭牢廩之供責辦倉卒大吏督趣郡縣以集事爲能郡縣吏承望風旨益苛急繳繞不暇爲閭閻計公獨從容籌畫務寛民力閭左晏然而軍亦無乏興詔遣滿洲蒙古兵數千駐防蘇時議築營舍於王府基公以爲兵民雜揉勢難久安且基爲僞吳張士誠宮阯明初常建府署其上官吏罹禍甚酷（儀吉案卽魏觀之獄連及青邱子者）後遂爲禁地爭於中丞甚力乃改營南城隙地民以爲便善權寺在義興萬山中寺僧與豪姓陳氏爭墓地久不決陳氏聚衆百餘人燔燒寺屋殺僧衆令以倡亂聞中丞議遣兵撲滅公曰陳氏爲墳墓計憤不顧難耳非謀反也急之則亂成自請單騎往馳詣其地縛首禍數人寘之法餘無所問事遂平甲寅以後三陲連歲用師度支苦不給詔督撫以下吏計畫有可裕饟者許便宜條上公持論以爲古今生財之法不過開與節兩者議開於今日無可復加則當議節而節

儉嘗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官布五萬匹僅以供宮府賚予宜可罷
而歲省帑金三萬計中丞采其議上之
詔報可公性儉約歷官三十年補衣糲飯日設纔具鮭菜倡優聲伎裘
馬珠玉玩好之需一無所嗜操胥吏如束濕薪而拊循士民藹然具有
恩意吳俗健訟喜投匭告密公欲窒其流故訊牘填委或經月無所案
問案亦務寬慈笞不過廿凡法吏所爲關踝械脰楔指諸治獄具或經
歲不用與人交和易無町畦雖接卑下士未常疾言倨色然意所不可
則嶄然不可以勢利歆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伶故吳中亡賴子里人
屏不齒者至是怙勢恣爲姦利事有司以貴人故折節下之與鈞庭揖
讓大吏亦往往假以優禮公獨不少屈伶以非法干請亦不聽伶大怒
去然竟亦無如公何其特立如此江南需戰艦檄公採木義興山公督
率吏士跋履叢篁峭阻深林窮壑之中以勞勩遘疾遂不起卒以康熙
十六年丁巳十一月七日距其生明天啟辛酉得年五十又七娶賈氏
前卒子男子一辰舉人女子一蚤殤母張封太恭人所之官必迎養官
舍人以爲榮年八十餘後公若干年卒公子辰奉喪歸之次年營葬於
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之祖塋初公喪百姓咨嗟罷市相與斂錢致奠

醵以千數及喪歸爭設槃案路側輿柩不得行後三年公子以事至吳舟過閶胥兩門父子相扶攜往觀或有泣下者又明年士民合詞請祀公名宦以爲未足報公又合詞請於臺立專祠虎邱之麓祀之嗚呼公何以得此於吳民哉憶公莅吳時蘅以部諸生辱下交嘗爲文壽公大略謂吳俗奢而民實貧譬如聲色芻豢之夫狀貌魁然肥也然元氣朘削外强中乾醫者不察又投之以金石之藥其患將有不可言者謂公宜噢咻而安養之於是乎捄之以節儉載之以清靜吳疾自是有瘳乎公不鄙愚言其所以治吳大指如蘅所稱說嗚呼吏治當救火揚沸之日而公獨灑然濯之以清冷則其感人也易其入也逾深宜吳民之尸祝公者久而不忘也公子辰字其樞年少力學攻文章所交率知名士既撰公行略乞銘於編修長洲汪公琬又請於知靈壽縣平湖陸公隴其表公墓復以傳屬蘅蘅以賤辭公子請益堅蘅復於公子曰古名臣功德足不朽者必件繫其歷官行事列之爲狀用牒考功太常議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而狀往往皆門生故吏爲之蘅請依古撰行狀一通令後世傳循吏者有所考公子曰諾乃采誌表所書參以耳目所覩記稍加詮次俾存之家乘門下士毗陵邵長蘅謹狀

誥授朝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張公爲仁墓表　王士禎

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海豐張君與予舉禮部稱同門友又同爲京朝官交最曜康熙壬子予奉諱里居君出官粵東亂定聞君無恙致尋歸歸甫一載而訃至嗚呼君歷漲海萬里蛟鱷瘴癘崎嶇不測之險而得不死歸臥田廬而以末疾遽不起其命也夫君諱爲仁字致堂別字滄粟其先自昌黎遷海豐曾祖著祖金始大其家號義井張氏父應科始教子孫服儒衣冠贈朝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母孫氏繼母朱氏俱贈恭人朝議公六子君最少少讀書不爐不扇順治丙戌有芝生於所居之處是年秋再行鄉試君適內艱服闋遂膺薦君顧愀然曰祿不逮養終身之戚也屢困公車益發憤著書隅說闡明考亭之旨濟北學者師之乙未釋褐己亥除內黃縣知縣甫下車見諸務叢脞慨然曰天下事無今日不爲而來日徐圖之理於是相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初謁夫子廟見學宮就圯鼎新之進諸生以時講藝其閒以演武場偪處學宮相度改作自時厥後得雋者彬彬多文學焉又刱義學聚民閒子弟若秀者教之嘗出行阡陌閒師弟子數十人迎道左辟咡應對皆有規矩君顧而樂之縣俗尚氣好鬭民閒或詬誶輒自殺諍訟無已君反

覆諭以律例俗大變縣有大姓馬氏同室相傾軋君爲立族長設約束諭以水木之誼久之遂爲義門其治先教化如此嘗步禱神祠雨立霑足歉歲捐俸輸穀設粥廠十二以食餓人縣食鹽額四百二十引累年額銷不足嵯使者議按丁加引君爭之曰內黃昔罹兵燹民多流亡有數家包一里之丁者有一人包闔戶之丁者額鹽且壅矧加之厲乎縣有太僕寺牧馬草場三百餘頃畝徵銀一釐六毫有奇民苦之君分俸代輸後議畝加練餉一分浮正供且什倍力請如故縣有衛所軍地奉檄歸縣未有成例軍民更相齮齕君酌爲成規立符契過割軍民皆德之縣例有通州料豆協運船胥吏埠頭率骫法賄賣其富者君爲立法各河口輪次公運或不足則官給其直吏無所售其奸縣故有驛置自河決後使節稀少減舊額之半後舊路復通額卒未復君爲力請驛困以甦縣城袤廣四里餘邏卒無幾君選牌甲壯丁千人復其徭役更番戍城如踐更然縣外城久圮而居民鱗次君請於上官以農隙修築不日而成之立鄉長團練土著遇盜警互爲聲援又爲尺籍伍符令游手無所容河北回龍鎮四縣分轄久爲盜藪君移文鄰縣約期會集比戶登名於版製令箭四押以四縣符篆而分掌之有事得徑治無相瞻顧

而均其力役自是無竊發者盜王三者劇拳勇久不能制君計禽之寘諸法境內肅然君在內黃也慮不能周知民隱擇鄉三老愿謹者月以望前一日赴廳事條上利弊某宜興某宜革使人人得盡其意參伍行之故所措施率宜於民略其大者如上十數事其細微顧不能盡書也居三載舉卓異第一

賜朝衣一襲壬寅擢中書科中書舍人丁未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江南司員外郎郎中以才能推擇修

大清律改訂吏部條例有重囚八十餘人已擬辟詳引律例爭之得改正發遣其平反多此類爲京朝官十三年凡甄別者三京察者二皆書上考甲寅擢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東粵號才藪君與諸生約頒示六條大指以器識爲主而文藝次之凡故例與學政全書相蹊盩者一切更張之務寬大不爲苛細平生好獎士類經其指授率舉制科登館閣知名當時內黃則李滋黃本訥兩浙則沈三曾許汝龍仇兆鰲粵西則黃裳吉曹雲鷺粵東則鄭際泰而吳三畏以武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此其尤著者丁巳以病乞休歸里立族社每月朔具牲醴墓祭合族之長老子弟生平遇父母諱日修祀事輒流涕極哀諸兄龐眉皓首事

之恭謹俸祿必與共之視兄子如子親睦族姓無甚富甚貧者學不泛
涉務由洛閩微言以上求聖賢之意其敎子姪曰吾生平得力數言而
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心纔放禍卽伏焉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
人恆敬之持身涉世之道盡於此一夕得風疾七日卒君一爲順天武
鄉試同考官一爲廣西鄉試主考官再奉
詔使蜀使江南一榷關杭州四遇覃恩初授階文林郎再授奉直大夫
進朝議大夫再賜表裏生以故明萬歷甲寅四月十四日卒以康熙十
八年五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畢氏封恭八子二人玠理女二人
適楊法李爾夔孫六人賡泰颺泰方泰始泰旭泰丕泰子惟西漢之盛
所以上繼三代者循吏多而吏舉其職也然班史所書蕭曹開國名相
惟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而文翁董仲舒兒寬之屬或云經術潤飾吏
事或云仁愛好敎化如是而已跡君之治內黃可以無愧所謂爲民去
害興利若嗜慾者非耶爲法吏則惡深文爲人師則以敎育爲先合前
後觀之可以爲循吏矣於是玠理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阡而予
爲表其墓

參議陸公求可墓碑　黃宗羲

公諱求可字咸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敘寰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倍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匹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尚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之田二而當一确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騸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撮殘糾謬秉筆文閏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款其在司寇

冤訟洗遂痶弊昭蘇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冤咎故煩文滯刻證逮遝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翦拉榛楛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與人之誦者鄉賢之祀鮀不給祝則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判革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産而字死亥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盎天性然也從來嘗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餉馬於軒宿準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宗桷欂櫨椳闑扂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甯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婼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歷丁丑五月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三日娶某氏誥封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壻也孫男七觀兆駪兆霖兆穉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甯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

庵仁心爲質巖疆風雨立彼家室入總刑名破家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恢

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李公光座墓志銘 施閏章

李君東園先生按察江西旣七年以康熙庚申正月二十日卒于官江西士民有聞而巷哭者馳訃至京師士大夫賫咨悼歎其同門年友施閏章痛甚走覓冢君御史錦相抱哭失聲葢不惟故舊之悲而重惜善人殄瘁無以活我民也於乎刑獄者國之大法民命所由死生也法司以刻爲能以賄爲出入每徼失出獲罪傅會文致殺人如刈草不遑恤吾于東園之按察江西得其可書者數事滇閩之告變也江楚閒叛將內煽鄰寇外連郡縣吏陷賊或脫身竄山谷閒賊所掠民子女兵至復執以爲賊富家巨族轉相連繫論死者無算君上承

聖天子德意視力所得爲者請于督撫兩中丞並以賊脅論由是有司得從末減數十人其民出之賊巢及牽連告捕鍾明童勝等數百人分別悉免坐鄱陽程世遇睚眦其族九萬操斧往殺之猝不可得憤而自斧其額創甚夜自經于九萬之門獄成坐九萬刃傷君辨之曰自經非殺也斧劈而額骨亡恙明自害也事遂白廣昌王上遴與陳建松友善

同服賈夜遇盜于途陳被傷死王走伏草中獲免歸語建松子且出其
同賈二十金還之陳子疑訟以殺父誣服繫五載卒無案驗君詰其子
曰彼殺汝父利得金何不并此二十金乾沒邪陳子語塞其平反不肯
妄殺多此類以故江西人哀思之君之先自北平遷大梁五世祖應元
前癸丑進士歷官太原知府太原之子文華殿中書舍人諱似梓是爲
君祖舍人生白石公諱榮舉庚子鄉試是爲君考君諱光座字彥升東
園其號也登順治己丑進士歷知蘭均二州時詔廷臣舉才勝大郡者
大司空劉公昌以君名聞會經略內院洪公承疇疏請儲用軍前改同
知長沙府兼理刑監軍二年以勞績遷衡州知府陞副使督學雲南秩
滿進福建興泉道參政最後乃爲江西按察使其在均州除山賊王二
等校士滇南時方亂定敷文教號能知人而興泉二郡距厦門賊巢數
百里風帆可食頃至君日夜防禦亡失事平生不喜嗷名所歷政績不
自紀又罕與人言大抵廉平不擾而在江西爲多故余書其大者御史
君嘗就省于豫章見君治爰書亡少輟以節勞諫君曰既食祿敢怠厥
職乎長兄光圻戊午舉人官膠州學正其季邑諸生光奎皆相友愛性
恬淡寡交游其所歡者相浹以誠身歿官橐無長物君生明萬歷庚戌

五月十日得年七十一初娶都淑人癸丑進士山西按察使諱任之女事翁以孝聞持身儉待下慈年三十二卒子錦順治已亥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君德淑人之賢也義不繼室置側室朱氏王氏朱生子二鑅鎮並國學生女一適庚戌進士見任大理寺評事白君夢鼐次子例監生觀王生女四長適漳州知府劉君夢興次子例監生灝餘三女未字孫一人相孫女三人俱幼御史君既立朝傷不得視含殮聞訃徒跣奔江西扶櫬將歸葬于某山之原以都淑人合墓泣請銘於乎已丑同門之友河南得二焉其一爲廣東布政使郭君一鶚其一則李君也郭既久下世君又亡予烏能不流涕銘曰

猗與李君世稱長者温厚寡言如金在冶有耀南宮肇軔州牧公卿大僚交口推轂載司觀察文武具宜好士若渴樹德維滋烽燧游警吏事勞苦用能綏惠海陬江滸惟德善下不以先人惟勤集事不有其身庶幾廉恕以翼子孫琢石表幽銘以永存

大參王公紫綬傳　劉易

王公諱紫綬字金章更字子紓號蓼航大梁人也崛起寒微岐嶷宿慧自知讀書齠齔就學穎敏絕倫塾師驚異曰非常人也吾不能爲若師

十二能文人咸以國器期之爲文磅礴縱橫一軌於正含毫構思意有所未愜輒廢寢忘食必無憾而後卽安由是所業彌精自巡方學使者及守宰咸加鑒賞爭延致之庚辰歲大祲道殣相望大梁被圍困連年城中人相食且盡公以諸公館穀獨得全壬午賊決河水灌城孑遺之衆悉沈巨浸公挈家上夏屋騎甍露處而淫雨晝夜不息絕粒十餘日忽望見水際一木浮來漸近乃桴也遂乘之而去隨風飄泊俄抵津口竟得脫倀倀無所之念衛郡守文某嘗爲開封郡丞曾受知乃蹴蹐走衛求見守睹其瑣尾狀厭之懈忽不見收恤而共城豪有任俠自喜者哀其窮攜至伊家棲之廡下採薪芻以自給踰年無識者癸未秋補行鄉試遂以禮經魁豫闈秦寇日逼遁跡河干困頓彌甚會

清兵略定河朔署置縣宰乃出就幕府辟署篆河內俄而賊大至圍攻日急公督率士民以守汴之法禦之城獲全三月解任丙戌開科登甲第選庶吉士明年授翰林編修纂修

兩朝實錄壬辰書成陞中允在翰林手不釋卷日與同館相切劘爲詩古文一時彬彬興起而公尤爲衆所推服以爲文能矩矱先哲不逐時靡詩則渢渢正始之音步趨盛唐不嗣遺響公亦高自標特謂自

本朝肇興我輩即入館閣後來者皆我後輩夫已氏等雖先達錄用於
本朝乃在我後何得儼然以前輩自居皆不肯折節爲之下由是側目
者眾溧陽在政府尤惡之特請甄別翰林兼行內外互轉之法將出之
于外蔣太夫人有憂色公遂請終養回籍時年三十有四猶未强仕也
念大梁荒殘不可棲止素愛蘇門山水之勝遂僑寓其城繕治園池亭
館爲板輿之樂以娛母烝烝同孺慕焉居常觴詠自適不通賓客惟折
節與孫徵君交越十七年母以壽終服闋外補康熙癸丑除江西按察
副使分巡贛南道將之官徵君屬之曰贛南乃王文成立功立教之地
君往矣幸修其遺烈遺教善嗣前徽公敬諾下車和輯士民敦崇教化
修復濂溪書院進諸生講學談藝訪求文成遺教而遵行之遠近聞風
來者皆虛懷延接忘分鈞禮士論翕然以爲陽明之風復見於今日也
甯都有三魏曰善伯祥凝叔禧和公禮並以布衣抗節棲遁山中文章
行誼名重海內聞公之風咸來晉謁公折節延禮爲道誼交同布衣之
好有大事輒以諮焉甲寅吳三桂反贛南總鎮劉公進寶故與平伯高
傑中軍副將有謀略知兵公問曰滇黔稱亂將軍宿將何以教我劉公
曰奉

旨撤三藩吳逆怨望故反滇黔閩粵脣齒相依吳逆反尚耿必繼之贛南壤錯閩越西接南楚三藩所必爭也我當厲兵講武預籌戰守機宜而詰奸弭亂實惟公責公視事伊始未悉此間情形贛爲五方雜處之地城嘗被屠土著者少其人多山居野處而聚城市者大抵商賈僑寓以籍自占者也今三藩蠢動恐奸人潛伏其中稍有疏虞易生內變公其愼之今尚未知吳逆作何反狀少緩旬日反形已見可以決其成敗矣公曰何以言之劉公曰舉大事者在爭天下全勢得先著而兵貴神速當如疾雷不及掩耳出我不意由川蜀間道疾驅而北直抵關中而據之關中將勇兵强彼分藩舊地形勝甲天下已據關中則大勢已得然後以興復號召天下當必有起而應之者甘肅之張勇固原之王輔臣皆嘗受彼節制者彼若聲言其反使之疑懼迫恐而與之合耿尚反於南張王叛於北

國家之兵力分而賊勢盛未易圖也彼若戀巢穴計萬全瞻前顧後自失機會則滿漢之兵大集荆州沿江要害處處堵截彼亦豈能飛渡就令得渡彼之宿將舊卒聞已十死七八今其麾下多滇黔健兒柔脆不耐戰深入平原之地我縱鐵騎四面蹴之敗不旋踵彼若頓兵湖南僭

稱名號兵多地狹師老財匱殄滅可計日而待矣旣而劉公來告吳逆果出湖南無能爲也公曰將軍料敵如神三藩不足圖也自是日與商榷時務談兵講武情若壎篪雖其標下諸將莫不推誠交結而將士親附文武一體先爲不可勝以待敵矣厥後海上投誠總兵楊富被戮其他投誠之眾屯墾于江右者相繼叛去贛南有許蔡兩鎮以公遇之厚猜嫌不生無一叛者

國家卒賴其用一日公謂劉公曰虔南地形南達南雄東連汀漳西接楚桂萬山兩江繚繞多盜賊出沒之處故前朝設虔撫以彈壓之

本朝奉裁今滇黔稱亂閩粵反有端雖有大略然任重權輕若事變猝起我兩人東撐西拄必多牽制欲以控禦三藩鎮定重地難矣先事綢繆莫若申詳督撫請復設虔撫策之上也劉公深以爲然乃申督撫董公衛國董公據詳具題乃以白公色純巡撫贛南乙卯賊勢日益猖獗閩藩亦叛山寇蠭起公與劉公分遣將校剿捕指授方畧報功行賞將士踴躍用命所向克捷然賊益滋蔓難圖兵臨則竄伏兵旋則復出兵旣疲于奔命民復苦于供給公乃議設聯絡長關團練鄉勇之法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首動尾應互爲聲援通詳督撫請責成贛南二府同

知奉行督撫咸以爲禦寇長策練長人等果能禦寇安民殺賊有功仍許據實申報從優題敘自團練法行鄉勇爲身家計各盡乃心所在土寇不得狂逞長驅矣其明年冬公方爲白撫院畫策將厚集兵力先除崖石劇賊餘可以次勦滅會白公中寒暴卒先是

上加恩賚于劉總鎮賜以戰馬劉公每親秣之一日羣蠅集馬睫劉公揮之馬驚齧其臂瘡重至是亦死而鎮標田中軍後營吳參將旬日之閒相繼病死尋以隨征江西夸蘭大哲爾肯爲贛南總兵以左營參將周球爲中軍球父子三人魁偉善戰素得士心有親兵數百皆敢死士球意輕總鎮恇怯不知兵愚弄而讋伏之兵權悉歸于球總鎮擁虛位而已丙辰春吳逆遣高得捷韓大任襲破吉安據之贛之餉道阻絕山寇四集屬邑相繼淪陷球觀望時勢陰持兩端三月大任致書說降公立斬來使而首其書得捷又送吳逆僞署江西巡撫綫劄一道公又首出之斬其送者周球乃佩刀入謁公飲之酒球引公入密室語曰今孤懸一城餉斷援絕危如累卵此亦英雄識時務而決去就之日也公曰吾崛起寒微過蒙寵秩備員侍從外轉方面受

國深恩涓涘未報封疆之臣與城存亡死生禍福已置之度外臨難致

身直聽之耳球色變告別曰詰晨置酒候教軍中無以為樂欲殺一人以娛賓可乎公率爾應曰可入告家人曰球出語悖逆益謂我也臨難無苟免當挺身往赴球夜飲酒懽復說之曰賊流言四布以公為巡撫我為總鎮若執迷不受則麾下縛公以獻功即以其人為之兵人無餉人人思脫巾鼓譟內變將作公宜熟思因出賊書以示公而婉勸之公微笑曰雖文武異途吾與公同登進士同為封疆大臣公固儒將君臣大義素所明晰亦安可怵于利害以千秋不朽事讓一書生文吏乎球慙沮念公遇之素厚不忍加害自是惟以乏餉為詞公乃集有司公議勸紳士捐輸稅間架括富商為一切權宜之計得銀四萬以補缺額球乃無辭初孫延齡叛於粵西

朝廷慮粵東孤危遣鎮南舒額穆三將軍將兵三萬以為之援俾與安達公尚之信合兵進勦延齡之信久與滇黔通謀聞鎮南兵將至疑懼遂反起兵十餘萬以嚴自明為先鋒逆擊鎮南兵大破之死者萬計自明長驅追躡直抵南康箚營距贛城三十里將約吉安賊將高得捷等夾擊滿兵其圖贛州鎮南逡遽欲避入城城中戒嚴不納曰滿兵必欲入城吾甯舉城降賊鎮南曰城池

朝廷封疆所統
朝廷禁旅不納我兵是欲反也當進兵屠之公反覆勸諭各持不可公乃懇請于鎮南曰地處萬山民雜五方不奉王法其來久矣今强寇壓境城中有恃以不恐若進兵屠城則民變於內寇乘於外將軍必不利城亦豈得屠乎事後論定激變之咎必有所歸將軍三思莫若權宜駐兵便地其商退敵俟賊退人心定然後請入城豈不軍民兩便乎鎮南意乃解公告之曰南關外平坦近水飲馬爲便可劄營鎮南從之乃曰速當退賊爲我保舉誰堪任者公特舉許盛許盛者海上投誠劄委游擊安插贛州屯墾公薦補虔鎮左營者也公料度諸將若兩粵禁旅左次城下者皆奪氣落膽之餘不可鼓厲綠旗梟將周球之倫陰持兩端又難倚任惟盛素無他腸部下有漳州水兵五百人出沒波濤中懸不畏死號曰海鬼若指授方略出奇制勝可急使也故特舉之鎮南見其寢陋不武笑曰若人能退敵乎副都統蟒吉兔曰王公特舉必有以取之乃遣之公勉之曰將軍智深勇沈獨我知之今退敵無人此封拜際遇不可失者兵在出奇不在用衆賊乘勝長驅氣驕輕敵必不設備若中夜劫營可獲全勝盛感謝而去夜率所部五百人泅而越江遶出自

明營後譟呼殺入自明兵果不設備擾亂而起多失器仗舉火照之皆躶體輪刀銳猛無敵莫識所從來不敢搏戰而潰譟而乘之遂大奔昧爽蟒吉兎率所部滿兵助而追擊之所殺不可勝計遂之出嶺遂復南安既退粵寇得捷等勢乃孤遂死守吉安不敢進逼南昌退窺贛州矣於是總鎮標下將校紿其帥曰大敵已退土寇處處屯聚宜發兵勦捕總鎮然之分遣諸校往各村鄉殺其老弱略其婦女財物而歸公言於總鎮曰鄉民皆

朝廷赤子不得已而從賊亦脅從耳若並以賊論則贛南二府十六縣之民搜勦無孑遺矣田地拋荒國課安出供兵養馬役使何人必結寨拒捕持兵格鬬者乃爲眞賊若第驗其剃辮則一時寇逼誰不剃辮者可盡殺之乎自今不得輕信部下譌言搜勦公行擄掠總鎮亦悟自是不復妄發兵所掠婦女仍聽其贖回而分遣有司招撫山寨土寇願隨征者軍前効用願歸農者給引還鄉先是各郡難民贅聚道旁飢疲交困死者甚衆公食不下咽中夜彷徨捐金勸助作糜賑濟全活不啻十萬境內稍安公乃議調兵遣將恢復萬安泰和兩縣總鎮曰吾儕守贛破敵全城吾責已盡何暇他顧乎公曰兩粵禁旅悉駐城下兵多無食

勢將內潰豈能久安無事乎通餉道吾屬乃可安寢無憂荅泰和西北之螺山有間道可達墨潭登舟則直抵南昌故決策進兵乃分遣許盛周球攻二城拔之南昌路始通藩司解餉銀十萬人心乃定公復申詳謂屬邑淪陷稅糧不入商賈不通請發附近倉穀以濟軍需上臺從之自此師得宿飽而新撫院佟公國禎亦由間道得至贛嘉公守贛之功親若僚友寄以心膂京報甫通乃知已升浙江參政督理糧儲時高陽當國感歎謂家宰吾丙戌同榜凋謝殆盡金蘭之契存者僅王蓼航一人而越在江表死守危疆三年於茲矣若爲國惜才援而出之猶堪大用況瘁日久恐不復人間也因泫然泣下冢宰感動故有是擢於是士民遑遑如失怙恃懇求佟公具題改新銜留任佟公亦以不得公共事爲憾然心憐公憂勞早衰形容憔悴鬚髮盡白決意不爲具題公離任兩郡士民號泣祖送詠歌仁政勒碑頌功德謂與王文成公後先媲美云丁巳春去贛抵浙見庫儲白鏹充棟而吏役其中如倉鼠歎曰浙之糧官不可爲也自漕截減而軍困於力白折浮而民困於財吾安忍竭東南之澤而漁之以博此一官惟有敝屣之而去耳莅任一月卽引疾乞休抵家則孫徵君已歿公日吾茲出山幸不降志辱身則以死生義

利之辨講明有素故能臨事不惑此皆徵君之教也乃自製哀詞率諸子伏謁墓門致祭曰徵君之教不可忘也會上創開博學宏詞科命大臣及京朝官各舉所知時魏公象樞爲總憲正色立朝舉劾無私特薦公及湯公斌學行優卓年齒未艾宜還宮端用資啟沃聞者以爲德舉而榮之應試入京政府使所親諭意諷稱門生而以重幣爲贄則當錄其前功對品補宮詹公恥之不應遂落第放還公性豪爽喜劇飲每夕子孫環侍把酒縱談千古人文以示法戒久之遂得脾疾不治卒年六十有三也

逸史劉氏曰三藩之變江右郡縣淪陷殆盡僅存者南昌贛州兩城而已然南昌省會宿重兵而親王督府咸在焉贛則羸卒千餘不足以固守其帥愚懦兵柄旁落其下觀望陰持兩端滇粵强寇合謀圖贛贛之危阽如蹈虎尾涉於春冰矣微王公贛必不守若兩寇乘勝而逼南昌勢如破竹席捲而窺金陵江左必危天下橫潰殆不可爲矣賴公以身殉國視死如歸感悟周球化其邪心知人善任料敵制勝以屯卒一旅破粵寇十萬粵寇遁而滇寇勢孤斂兵自守南昌乃安陷賊郡縣相繼恢復其扞蔽江表較睢陽不啻過之何則睢陽失守贛得瓦全中丞死

難公得保身睢陽邱墟而贛室家無恙睢陽之食殺入以爲食公通餉道師得宿飽相衡而論不惟保障一道其功在社稷偉矣然毀家以紓國難無財以賂當途隱匿不以上聞功高而薄賞不及公亦不自表暴退讓不居略無愠色豈不誠難哉余故論次而傳之俾後之作史者有所考鏡雖詘於一時而垂之不朽所得不既多乎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八十目錄

康熙朝監司中

湖廣督學前方伯王公孫蔚墓表 李因篤

提督陝西學政按察司僉事洪君琮墓誌銘 陳廷敬

河南提學僉事封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公九徵行狀 徐乾學

誥授通議大夫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金君鎮墓誌銘 毛奇齡 節錄

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鉽墓誌銘 汪琬 節錄

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庭芑墓誌銘 王士禎

提調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加一級邵公延齡墓碑 邵長蘅

陝西分守涼莊道參政崔公華墓誌銘 趙士麟

參議畢公忠吉傳 張貞

江西按察使塗公應泰墓誌銘 陳廷敬

趙先生作舟暨元配于宜人合葬墓誌并銘 趙執信

江南按察使司副使戴公聖聰墓誌銘 韓菼

湖廣少參蔣公興芑傳 陳鵬年

通議大夫湖廣湖北承宣布政使任君風厚墓誌銘 王熙

又 通議大夫湖廣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任君墓表 嚴虞惇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監司中

湖廣督學前方伯王公孫蔚墓表　李因篤

嗚呼此吾友驪下前方伯三楚視學使者王公茂衍先生之墓也公諱孫蔚其先世繇晉洪洞遷陝西之臨潼遂爲臨潼人祖學博鳴石公父增生經寰公皆以公前任湖廣按察使贈如其官公就新阡予既爲文志其竁歲巳而表妹同淑人仍以書來曰先方伯締交盈海內未亡人煢煢在疚兩孤稺懦非有聞焉寡母之兒何可屬遠麗牲之辭猶缺惟更圖之予幸託公葭莩之私然過從獨後初見都亭外舍旋復別去比公以閩轄左遷楚儲予適客遊鄂江數數哀韓進食詩歌贈答而公顧謬賞鄙作謂不倍於先民嗟夫鍾期巳矣郎乏高山流水何惜一再奏於松柏之前庶知巳其不忘耶公負儁才掇巍科三十而正藩方不可謂不遇而名位相扼每抱餘憾如鄉試定元巳旬日究遭大力者排而亞之廷對關中第一人例選庶常忤時宰改西曹一麾出守踐歷行省業孚

主眷超陟左藩內召有期而欻以前楚臬報可之牘意外株累調補參知徘徊蜀荆會卿寺自外臺入擢者歲一人當路重公屢以名上又徵羣儒史局大臣多推轂公乃既得而復失之豈惟公之數奇公抱軼倫之姿足大有爲于天下而不登三事卒靳大年予所由述往沾衣深爲國家致惜也當公在刑部近代稱白雲司每英流處之滄溟瑯琊以來得公爲再盛而典郡右輔追跡趙張畿南雖八旗戚要雜居咸敬而畏之矣遷靑州海防副使平原督運參政鎭靜不擾漕輓如期握楚憲則平反之仁聞洋溢江漢開閫藩則度支之偉績股肱制軍予躡屩所經人無異詞及公督糧儲鹽驛于湖北而予親在座上接並徙三藩之檄公獨憂之未幾趣漕糈倒載聚荆曰儻後不須此吾自任往還費舟子與士民皆疑予竊知公之用意深也載甫畢而滇黔果叛其芻豆運荆者水腳不啻數十倍人始服公秉幾先之哲云時予將北歸公觴諸江渚策吳必敗固留予予曰老母在關中將恐有誘脅于賊者當歸保桑梓夫吳逆故戰將耳非諳于攻取之大計也盜

國威寵徒冒虛聲今垂亡之年益老而悖且稱兵搆逆而所任不出其甥姪紈褲惡少一朝狂謀庸冀其有成乎亂非可以數作倖非可以恆

邀即三叛連衡皆海內之罪人遠來內犯食必不繼但堅壁挫其銳數至悉授首矣公稱善曰固所料也公素不言兵而在東川練鄉勇剿凶渠某貝子歎其爲眞將軍夙工文章而視學三楚儀吉案王孫蔚康熙十四年任湖廣提學道十六年姚濬壽代化行俗美一變至道乃竟以積勞致殞賢者固不可測然食少事煩司馬宣王嘗預料諸葛公之弗久譬好雖殊于公有同悲矣嗚呼公孝友端亮家修廷獻迴立罕儔著述等身世方待其宏濟而年不配德位不副才故其卒朝野痛之公三子長孝廉天龍先公不祿次諸生旟季灝太學生尙幼公生平行誼及爵里生卒婚嫁似續之詳已載誌中者姑不具論而特爲表其大節如此

提督陝西學政按察司僉事洪君琮墓誌銘

陳廷敬

始余奇洪生琅友之文琅友舉進士爲中書舍人相聚於京師因交其從兄谷一君知其人賢者也居數年君由禮部督學秦中而琅友官吏部以卒余閉門謝交游雖以君之賢益於今絕不通問者十年餘矣今年冬君之孤以君卒之月日及許給事承宣所爲狀以來請銘曰君治命也余不得辭君歙人諱琮字谷一又字瑞玉上世有顯仕唐則黜陟使曰某宋則少師曰某明則尙書謚恭靖曰某恭靖有從子諱某以孝

聞君之高大父也曾大父太學生諱某大父贈承德郎諱某父贈朝議大夫諱某以學行祀於鄉君弱冠以尙書領鄉薦
國初爲崇明教諭舉順治九年進士除陝西平涼府推官承重丁祖母徐太安人憂服闋補廣東韶州府推官歷遷行人司行人刑部主事員外郎禮部郎中提督陝西學政終養母許太恭人以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有五初君之生十有一年能一日爲經義七篇驚其長老由是江之南北號曰神童顧朝議公弗深喜曰古之學者道積而有言今子學未成而言之多若是吾懼子之外飾也盍道務是求於是君自爲童子已志於正學矣故其自莅事教士治民罔弗本於其學東粵新附建兩藩王邑令府掾皆所易置憑依城社張距磨牙眈眈伺人君至則曰此濂溪先生提刑舊地也甫下車大書洗冤澤物四字榜之中堂爲政精密嚴恕一以周子爲師法成令修姦黠消沮强梗從化上下安悅折獄迎刃書然而解訟者皆願之君所旁郡縣有冤獄皆就君治部使者行郡縣必與君俱招徠流亡闢土田通貿遷民稍稍出水火而登衽席矣當是時兵猶未戢征調頻繁諸郡縣苦供億弗繼則吏執其咎曲江始興保昌三縣令至相繼自裁君條上幫貼夫船長

行之議謂夫船供應廩給額規而外若馬匹折乾索勒則宜革存留傳銀則宜請動支解運腳費則宜請例給鄰縣則宜議協濟大吏題其議雄韶諸郡吏民有更生之樂勒石頌君功德焉郴桂之界烏舂山有妖民郭天鵬者爲亂時議以兵誅之君曰無庸兵密召鄉勇計縛天鵬鬼子崗爲亡命逋逃藪君選數騎乘夜抵其寨絕水道諭之順逆禍福卽日弭散虔賊王秀等已就降至翁源復叛渡江大掠約賊黨內應君用閒誘使殺賊自效而督猺官與戰禽秀殲餘賊四十人曲江猺刦殺人君單騎往鞫得其擅殺者七人抵法餘不問全活數千人於是督撫御史臺使者交章薦君於朝君在刑部取歷代疏議釋義箋注諸書考證晰疑使法必當情吏不得緣爲奸律官私掘藏物聽收用官私字誤官司廣西容縣民坐掘藏物誤罹法者眾君取舊律文爲證事得白更著爲令君之蒞事治民其大者如此初君之教授崇明也敦尚實行風厲學者毋苟趨利祿而文學之士彬彬興起及在秦中慨然念曰

國家所命督者學也匪獨文也必學正而文興於是所以造士之法悉準於古重建關中書院祀其鄉大儒橫渠張子延李君中孚講學其中揭其條目爲學之序修身接物之要實與白鹿之旨相發明蓋關中理

學之傳自明李馮少墟益推闡而光大之君則爲之刊其論著布之學宮曰爾多士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君之敎士者如此以君之言其見於世者未能盡究其用而跡其所以張設措施之意悉不失其爲學之指君於聖人之道可謂勤矣元配王氏贈恭人繼室方氏封恭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里某原以元配王恭人祔恭人婉嫕有內德前君二十九年卒子男五人景行東流縣學教諭覺行歲貢生周行候選州同知雲行太學生時行幼女八人皆適世家有名行孫男十一人述庠生逵遇遴遵邃選連迥逖適俱幼琅友名玕爲人謹飭有文善書法余之知君以琅友琅友之歿余不及銘而銘君可慨也銘曰

去聖經遠註箋紛如孰集其成孰究其初相厥宅里大賢所居高原鬱鬱碑石峨峨近壠墓者紫陽之巖阿

河南提學僉事封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公九徵行狀　徐乾學

公姓張氏諱九徵字公選號曰湘曉其先爲中州人元末有字善甫者始遷居鎮江府丹徒縣爲其縣人子德明仕明建文時爲戶科源士犒師東昌遇燕兵被執不屈斷臂死數傳至浹浹子栢以出粟賑饑授布

政司經歷三子公考季也以公貴封既又以公子侍郎貴得兩世贈典公年二十九舉順治乙酉鄉試第一時初經喪亂人多廢學科舉之文猶沿明季蕪詭之習公文宏博大雅爲一代模楷王文貞公在翰林一見深器重之丁亥成進士踰年爲行人司行人頒詔福建又二年世祖章皇帝親政視學奉命之闕里宣衍聖公又二年考選爲吏部文選司主事熟諳掌故人共驚異郎中宋某曰張君爲秀才時已爛熟胸中矣未幾宋被謫去正副選郎皆闕人公以主事典選輿論翕服旋陞員外郎明年陞驗封司郎中冬調考功時安邱以閣臣掌部務龔端毅爲都御史公佐之主察八服公明乙未以封公年高請養未抵家聞訃再期哭泣卜葬未食墨猶殯阼階以是久不赴補亡何海寇作亂犯鎮江提帥兵少戰潰公與笪御史重光嬰城守禦副將高謙知府戴可進蓄異志顧語城下曰衆皆欲降獨某某不從爾賊謂曰惟爾等速圖之公與笪聞之急趨下城而門牡已啟賊蜂擁入笪縋城去公微服出城東門日暮得一艇脫身走常州謁巡撫蔣公言海寇烏合易破宜速進兵又至浙江趣督撫嚴兵堵賊歸路未幾賊敗果如公畫始賊入城名捕公不得縶家衆焚掠公舍時封公柩在堂火將及回燄不爇如有神

護康熙二年補稽勳司郎中秋調文選益都孫文定公柏鄉魏公先後
爲冢宰咸加敬禮令甲初更吏部郎與他曹一例以方面推補明年公
以河南按察司僉事出視學政公在吏部歷資十餘年聲譽焯赫時論
以爲且晚臺閣顧得平調士大夫無不惋歎公略不介意河南兵荒後
文治日衰公設立條格奬拔孤寒倡明禮教兩河人士歎爲百年未有
黜中牟潘岳祀典祀尙書鐵鉉於鄧州求其裔孫奉祠祀增置社學擇
師教郡邑子弟令誦小學家禮二書辨正字體舛訛嫺習灑埽進退之
節以培初學根本又斥俸錢廣購書籍置學中便諸生就讀一時風氣
以變事竣考核爲天下第一當擢京堂有尼之者乃止會撫臣疏舉卓
異
詔賜蟒衣俞部議需次超遷公已誓墓不欲出矣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冢宰郝恭定公少宰通州張公列公名上比疏下督撫
促赴召公引疾控辭
詔不許公復懇辭於是部議病痊赴召
詔報可公引疾時貽友人詩有句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
文又遺懷云虛名空笑羊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

生接武賈生難人以是知公不出之決也公邃於史學凡所指陳歷代
治亂得失之故及故明人物如指諸掌聽者終日忘疲公子侍郎總裁
史局公手疏示侍郎大指事功推新建才略推江陵經濟推王三原又
論周文襄和易近人不免經權互用惟王端毅爲無閒端毅雖疾惡如
仇而虛心靜氣人人樂効忠告海忠介遠不能及徐華亭年四十爲少
宰延攬朝士衆譽翕然歸之其精神實出前後諸公之上後惟葉福清
似之時勢各殊故設施亦異其爲機警則一也又言江陵爲治政尚嚴
密巡方審錄至以多決囚爲功當國者不可雜用申韓之學如此即矯
其弊而爲寛縱又傷治體蓋皆篤論云平居教子具有規範故侍郎兄
弟均以文行顯名侍郎被
眷優渥每得寵賚必進之公公榮
君賜輒遺書以
主恩難報勤職盡瘁爲訓每曰擇交最難張德遠能親君子不能遠小
人當以爲終身之戒癸卯秋闈編修以不錯題字卷誤被貼主司坐吏
議嚴譴
詔許覆試公愀然曰罪及主司而自干進可乎既不入式公意始怗然

嘗述陳仲醇言教諸子曰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居上而先焚仕宦之途惟宜漸進此語頗得黃老意宜深味也公雖家居乃心王室滇逆之變憂思況瘁每飯不忘侍郎時省覲假歸公趣令治裝謂老犢披猖必當懸頭竿杪況

廟堂宵旰非臣子家食時也侍郎在翰林凌晨進講日旰乃出最勤苦性淡泊不肉食日粗糲一盂公貽書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篇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神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路旁耳目也吾慮汝之馬力竭矣侍郎聞命悚懼爲稍節勞加一餐焉公好急人難三黨婚喪以佐匱請者日踵門必盡力周卹擇師教其子弟之貧者歲饑捐賑其里人收育棄嬰造舟濟涉凍者予衣餒者予食莩死者予櫬人賴之嘗有盜謀劫其室同謀者先期以告詰之則嘗凍受衣者也郡中數起大獄公每陰爲救解己亥年沙洲失業山田之人計畝以粟濟之沙洲既復業山田連歲大旱公言於有司令洲民如數還償全活甚衆所著撰有閒遊草艾衲亭存稿文陸堂文稿各如干卷文陸者有慕文待詔陸平泉之意江甯通志則應總督尹甯于清惠公禮聘與纂修筆削者也余甲午充貢

與公長子編修同入太學謁公邸舍一見待以國士余試失利公笑曰
爾豈風塵中人勉旃自愛余兄弟與編修侍郎交好公聞甚喜余過京
口引余遊鶴林北固劇談累日夕壬子京兆之役公子仕可名在第二
公手書謝曰兒子成名得足下爲座主乃眞足喜自此凡進退出處及
有事蓄疑未決必以咨稟公傾心相告亹亹不倦嘗曰范希文善教其
子以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爲堯夫兄弟師友自然學識日進
吾諸子它日當有成就足下其共切磋又言范蜀公謂仕宦不可廣求
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劉忠宣亦持此語然若果有知己詎宜背負
如魏知古之待張說明皇薄之是已又言張江陵爲館師令門人與上
計吏往還詢知郡國阨塞營伍戶口財賦爲他日經濟不宜徒守章句
爲無用之學又言君邑鄉先生葉文莊公掌兵科與于忠肅共講兵事
一日議不合廷劾忠肅遜謝而已前輩虛懷如是非有矯飾文莊公嘗
訪一新進士方與同年生圍碁厲聲曰君輩初釋褐當知吏事乃博弈
遊戲取碁局投之於河陶荆州惜分陰吾曹當知此意也公鏃礪奬借
手書盈尺居常維念公之期許有非淺劣所敢承者益深愧荷其言公
訃至余哭之侍郎邸舍賓主拾踊瀕行余送之復相向哭侍郎以公行

狀爲屬曰我先公知子也案古者累行以論謚謂陳其生平行迹爲作謚之本唐時士大夫沒質狀其行事上太常請謚史館立傳苟行不應予謚并爲之傳者不作也故下位高節之士往往有狀貴公鉅卿反或不必盡有其行應予謚并爲之傳宜無過公者今令甲非大臣官二品例不得請謚若上之史館取信後之執筆爲史者及以請墓文故不宜闕余辱公知其何可無述也公生於萬歷四十六年戊申卒於皇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寅享年六十有八配何氏累封淑人男子子六玉裁丁未進士內國史院編修加一級前卒娶蕭氏贈安人繼娶申氏封安人玉書辛丑進士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一級支二品俸娶吳氏贈淑人玉禾貢生候補行人司司副娶蔣氏仕可丙辰進士候補中行評博娶繆氏恕可戊午舉人娶于氏繼娶徐氏與可例監生娶何氏繼娶徐氏女子子四皆適名族孫九人孫女五人

誥授通議大夫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金君鎮墓誌銘 毛奇齡節錄

君姓金氏諱鎮字又鑣其曾祖諱燕由紹興遷京師生子四季諱大濂君祖也君父諱晉母孫氏生子三而君次之少有夙悟與兄鈛庚子副榜貢生考授知縣弟鋐壬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累遷兵部右侍郎

今巡撫福建有三珠之目嘗舉國門大社四方名士集京師考鐘伐鼓冠蓋屬於路而君以兄弟三人束髮主壇坫觀者榮之崇禎壬午君舉京闈試領解會

鼎定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遂於順治改元授山東兗州府曹縣知縣旋艱歸補河南陜州閿鄉縣知縣巡按巡漕巡鹽諸御史交薦君改鑾儀衛經歷司經歷隨陞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奉

詔陳言得優旨乃於康熙十三年進本部郎中會

上方慎獄復矜恤之典分部使循行郡縣以君使河南恤刑自本年十月至十四年四月凡七閱月計所全活約一百一十人矜疑半之援赦又半之以是年秋七月冬十二月兩遇

恩赦多肆宥回部考核紀錄一次遂於次年轉河南汝甯府知府時淮蔡多盜兼無年民田荆榛道殣千餘里前代眞陽西平諸遺孽根株未清往來萑苻閒而新蔡李樊與泌陽郭三海據平頭寨相結以起民爭逃村墟邱落皆虛君一意撫字除苛細下墾土之令生聚教訓示民以自新取爲政去太甚一語書之訟堂而親統銳丁勦李樊除其根株一切勿引蔓會清理藩產躬驗丈尺而海上投誠兵適安插眞光之閒凡

開屯升稅極意調劑令民兵相安至於興利除弊及一切津梁祠宇宜毀宜復者皆受整理當是時君勤於簿書每夜垂幨爇二炬于檠屏息刮目左右伺戶外耳察蠮螉移時聞內有扣扃聲始搴幨入晝接民事與男婦對語絜絜若家人子顧好禮名士東西往來投刺入吐食跕屣迎之啟傍院讌飲貺贈日不暇給予嘗過淮西館予于署堂躬率諸子設廚食撰捧衣履爲予治裝歸而未有厭也夫人率落去鄉里望門相投惟恐不得當而爲之主者見挾刺前輒撝去卽或不得已有人請介爲之一禮接而顧盼他屬詞意多怠忽既退而無復有餘思去而怨焉比比也夫是以所至落託至有困道路不得歸者然則君何可及已君治汝十六年巡按巡鹽諸御史與總河部院俱有薦乃以督催所墾地豎徵輸有效加一級其紀錄三十二次會其弟補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君迴避改補揚州知府值撤藩兵變長江上下風鶴相驚而維揚適當其衝城中相震恐一日三徙至有爭門而奔者君力爲慰諭且以威怵之始安然而兵馬驛騷君處以鎮靜嘗招名士游讌修復平山堂作文誦之乃事治而民得不擾遂陞江甯驛傳鹽法道副使遽以優薦兼署鹽運司事陞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值大計入覲

召對令敷陳時事時所對有二其一請定盜案嚴減之例謂江左連年災盜賊多有三載之中題報八十餘而其中饑寒逼迫可減者眾如一時窮困被誘並不傷事主或得財未俵分或于事主家雜取棍械護身原未嘗攜帶器仗皆宜敕部分別量減永定為例至捕役營兵參縱勒財以致先取贓物然後報官甚有指稱打點代行錢令行劫償還是盜有時盡而捕盜之盜反無窮也如此得實宜從窩盜律一體重擬則犯盜者少而民得安矣其一請定旗下買人及獲盜審訊之例謂江甯京口二旗買人多有無籍者自立賣契旗主但送上元江甯丹徒三縣用印而並未行文原籍察其眞僞多有展轉掠買而不之知者嗣後請三縣用印官將所買之人申報巡撫巡撫按季報部隨卽行文原籍出示招驗其有可疑者令旗主還契追價其用印官不報照新例治罪至旗下逃人奉有承審官夾訊之例獨旗人為盜被獲難以刑訊其狡賴展脫將何底極嗣後旗人為盜倘夥證甚明贓仗已確許承審官徑行刑訊則奸宄畏法而盜風息矣疏聞稱

旨時君以足疾被議

上不聽敕令回任然終以勞勤筋力小敗至明年引疾又明年卒時康

熙乙丑十月十二日距生天啟壬戌十一月二日年六十有四配何恭人山西平樂縣知縣幼卜公女子三長夭次敬敷官監生授北城兵馬司指揮候補主事次敬致官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女四適張坦何琮陶穎發譚宜振孫四兆璋兆珩兆珂兆琚君性厚與人以和而好文予在淮西時嘗索予書唐淮西碑欲以韓愈段文昌二文並勒陰陽而段文多誤字未較遽去及君還籍邀予于京邸距向勒碑時一十八年尙道其較誤諸字一一指數之而請予爲跋當其爲觀察公家事了率子敬致築樓于秦淮之濱名餐勝樓聚書其中以自娛至是爲予道其事兼請予賦予未有以應也曾幾何時而敬致且述君遺命遽以誌請嗚呼可銘巳銘曰

嗟君之族肇於西京奄至寶婺三賢以承由越及燕從再遷興蕃加椒聊大以鶺鴒獨君歷仕克用明刑始自欽恤終於廉平以故敷奏庶云得情蘇公用譽釋之可稱乃以淸談得江左名修禊汝水張筵蔣亭一時佳士如鶩斯趍人生適志交遊足矜不見鳴鳥尙求友聲今君後嗣如螽薨薨彼家人事亦又何嘗我思良友爰題佳城念君冠珮於斯藏形

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鈜墓誌銘 節錄 汪琬

順治十有二年
國家臨軒策士之典凡五舉矣公以會試第一譽大噪
世祖章皇帝方留心文學命取其卷進御稱善者數四既而發策試於
廷置第三語內院讀卷官曰卿知此卷爲誰叩首謝不知
世祖曰此必秦鈜也朕於其書法知之拆卷果然
世祖大悅召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蓋異數也授內翰林國史院
編修越四年
天子差擇詞臣中才學著聞者俾練習民事於外以需大用凡得數人
公與其列遂轉廣東參議分守雷州道遷浙江杭嚴道兵備副使又遷
陝西榆林道參政擢江西按察使越二年以失出降調丁外艱服闋起
補長蘆鹽運使遷湖南糧儲道參政裁缺候補遂不復出實康熙二十
有一年也公時年六十有二矣歸六年而卒諸孤卜葬錫山之阡以公
族孫對巖先生所撰行狀來請銘按狀秦氏本宋龍圖閣直學士諱觀
之後其子始遷常州十世孫又遷常之無錫故公爲無錫人明正德嘉
靖間有諱金者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歿贈少保諡端敏生姚

安知府汴汴生縣學生楷楷生湯淶知縣延默延默生長洲縣學生重宋兩世皆以公貴誥贈中大夫長蘆運使卽公之祖若父也公諱鉽字克繩生而氣宇凝重甫就外傅屹然如成人凡巨公長者見之卽推爲國器順治五年舉於鄉越七年而及進士第爲人寡言笑與人酬對終日其語一一可數尤諳吏治所至不務赫赫名常歎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也雷州值兵燹凋敝靖南王每歲發千金市豆輸納費繁雷民病之公力啟於王而免瀕海賊王占三據海東王之翰據海西名相聲援而實相忌公探得其情手書諭占三占三感寤乃授計使圖之翰賊遂驚遁商船誤入海港水師官將誣以爲賊數邀公往視公廉知之卒不往商以是得全浙中有無爲邪教連及愚民百數公問告者何所爲邪教也曰不食肉飲酒乃命人給杯酒臠肉飲食盡立散遣之大帥率師過杭索女妓千人有司白公公曰杭城安得妓千人卽有亦不可與率僚屬往見曉以大義乃止榆林道駐神木縣所轄黃甫川一路有茶煙二稅民不能供力請於上官乞疏免其額不可更請與鎮將議借撫市以贏餘補稅缺民困始蘇城外爲蒙古部落駐牧地與民通市稍不平卽相鬭公悉心平其曲直部人皆感悅嘗出觀市爭以湩酪獻公飲之

盡器至去官多泣送者江右進賢縣購叛人江德八不得其族有國八者名相近縣令執之國八不勝考掠自誣服公察其冤言於上官奏釋之後竟捕得德八奸魁蕭贊元以僞劄誘人事敗逸去連染數百人公諭之令擒贊元自贖由是悉得免爲按察二年會有奸民詐稱旗兵以舟過村聚取人財新例詐財與盜同罪舟人徐昆實不得財公據律免死坐失出左降去長蘆運使藉商人爲囊橐其體亦益卑公奉職據法一無所撓戶部議增引目公致書當事以竭澤焚林爲喻覽者歎服事父運使公嚴謹既貴猶侍立終日不少休迎養江右署中父遘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體素豐碩居父喪至於骨立撫諸弟與從子尤友愛無閒假貸親黨視過諸故人恩意甚備同縣侍讀諸公以事在理公方爲編修力賓其二女歸里衛經歷陳君卒於官親經紀其喪以還有少子未婚復助之俾受室居官廉謹其遷榆林也貧不能治裝乃孑身行在長蘆有東光令爲蜚語所中抹解之令執贄求見公峻卻曰吾保全賢令耳非私吾子也讀書過目不忘爲古文詞典雅詩尤婉麗數經
御試必居高等而不以文章自名故既卒而其稿散逸者多矣對巖稱公與名流賦詩長篇險韻不假經營而自然淸華舉坐皆廢惜乎不及

見也對嚴與公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其文章聲望高出琬上所叙公
事行俱精覈可信琬故仍其語稍刪次之爲誌

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庭芭墓誌銘　王士禎

公韓氏諱庭芭字燕翼其先棗强人始祖瑜徙濟南之青城瑜生相舉
人知鄢陵縣相生齊舉人知鎭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
左官訓導是爲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爲公曾祖祖父元功縣諸生
是爲公祖父考諱太素三子公其季也早爲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
鄉試舉解額第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
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
世祖章皇帝以卿寺翰林臺省官出爲監司公在選中轉分巡河西道
僉事備兵甯夏邊郡人不知學公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闈中別立字
號定取一二人以勸學者得
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遂著爲例甯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爲之
厲禁自是無敢骪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參議駐寶慶總兵官
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戢而民不擾楚俗尙巫巫以禍
福挾人民甘受其鞭箠不爲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斷人臂公捕置諸

法民初駭之既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後廢圮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如也公獨枝拄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橫有司莫敢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睥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靖南為謝過乃已自是藩人亡敢橫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參政遇

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茭扉屨所需咄嗟立辦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參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亡者至十五人人為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衛填海江漕即難視山海有閒矣吾樂為其易誰為其難者於是鉤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肓所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肖而自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

挂之漕欠州縣借兌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淸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涕閲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石有奇又請豁甯州新喩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九江二衞荒絕不能賠補者運弁旗丁及州縣官吏那移折耗漂沒浥爛積年無徵者本折又幾二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虛軍民感公德相率建祠於滕王閣之右癸丑以前湖南開荒奏報失實部議降級公怡然解組歸得般水西別業候仙園長松蔭庭飛流激澗日嘯咏其間無復用世意矣次子逢庥令武康迎養廨舍銅官風渚閒幅巾笻杖時以山水自娛逾十載壬戌始起補天津海防道副使癸亥遂移疾歸里又六年卒公恂恂恭謹與人遊處如飲醇醪一當盤錯則光芒迸出惜其浮湛監司二十餘年雖所至有以自見而猶未竟其用也公事親孝事兄恭通籍後盡推田宅於二兄宗族子弟才而鬻學者必資給推輓之淄川邱璐官揚州同知逋官錢罪且及孥公解金贈之無吝色其於鄉黨皆此類也逢庥令武康自矢飲前溪一杯水又少年有幹局積猾巨盜爲之屏息公入其疆艤舟村塢屏去騶從遇父老婦穉訪令治行旣得實乃大喜抵縣署謂曰吾誠不意孺子爲吏能至於是蓋公之敎於

家者又如此生以萬歷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七
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一配郭氏累封淑人子二人逢庶選貢生朝城縣
教諭先卒逢麻貢監生廣西新甯州知州女三人張安吉于豸繡李祚
之其壻也孫四人逢庶子一中吉早卒逢麻子三牧吉澤吉律吉津吉
立爲逢庶後孫女三人銘曰
公直門下始爲諫官詎厭承明出佐外藩士歌鹿鳴邊人尸祝手編虎
髯驕王慴伏盤根錯節力媲夸娥章貢湯湯流此恩波獨樂園中八節
灘畔艮嶽懷新冷風送善白山之陰錦水之陽宜爾子孫山高水長

提調江西學政按察使司僉事加一級邵公延齡墓碑　邵長蘅

故奉政大夫提學江西按察司僉事邵公諱延齡字靜山別號耐軒宋
大儒康節先生後也世籍姚江六世祖某自姚江徙平湖故公爲平湖
人曾祖某祖某考贈奉政大夫某世有隱德皆不仕公以順治庚子舉
於鄉辛丑成進士久之除內閣中書舍人康熙甲寅吳逆反滇黔隴蜀
騷動朝議遣安西將軍統大軍入蜀董格貝子繼之公以中書自請從
征歷蠶叢鳥道戈頭矢鏃閒瀕死者屢矣屬有天幸得不死董格貝子
聞公知兵請參其軍事公縣決勝負往往奇中偶一不用公策軍困於

蟠龍山絕糧月餘將士飢疲無人色公意氣自如采野蒿以食苦不得鹽作擔蒿詩紀其事有餉羊肉者笑曰人肉也死生有命吾不忍噉此會援至得出靖逆侯張勇鎮鞏昌召飲帳中詢平蜀方畧公左手引卮右手以箸畫地談戰守機宜水陸險要阨塞如指掌侯詫曰經生中有此眞邊才也將薦補隴右道或尼之不果公伉爽直中無崖涘而外近於戇視朋友有急傾身赴之不擇利害爲趨避與人語衝臆而吐然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或雜以詼調俳諧爲刺譏雖權要人不避也人或以此諒公然亦以此嫉公從軍三年還仍故官稍遷戶部山東司主事監寶泉局以外艱歸服除補戶部雲南司主事遷河南司員外郞又遷刑部福建司郞中讞請多所平反與司寇爭獄事至頰發赤不爲詘榜其署曰常思于定國門何以高當知張釋之法如是足蔚州魏公象樞爲司寇最器重公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按部所至有公明聲吉贛俗以佃爲僕子孫無得與童子試公爲按版籍勒石永禁破數百年陋俗比自拔出就試者眾諸生爭尸祝之滿三載最當詣闕道浙江過家省墳墓未幾遘疾卒於里第康熙辛未閏七月某日也距其生明崇禎乙亥年五十七先是公以中書從征也同官錢芳標當行已

銜

命矣而錢有老母在京邸不忍旦夕離又懦不任騎日夜憂恐不知所爲公遇之朝門語及流涕公曰吾代君行可乎錢遽下拜謝明日遂言於朝毅然請行吳越官京師者高其義醵金爲贐錢亦贐公直可數百金公笑曰王事也奚以贐爲力卻之絲毫無所受嗟乎今士大夫號砥行立名節者睨其跬步間遇小利則疾趨小害則卻走甚者擠人於危以自安者比比也視公行事可易能乎哉公是舉較柳子厚以柳易播殆爲過之使昌黎握管予不知其絫欷感慨於斯人者又當何如惜予文不逮昌黎也茲事行狀不載予聞之朱檢討彝尊云錢亦知名士華亭人字葆馚與檢討雅故故檢討之言信公讀書喜博涉強記凡星緯方輿兵法樂律句股切韻諸書皆手纂鈔盈巾笥詩文不名專家興至揮灑千百言立就稾亦隨手散去或爲之惜曰吾詎以此爭文士名耶僅存詩三卷文二卷今鏤板以傳配王氏封宜人子男三濂太學生嵩貢生候補教職翼太學生有雋才後公兩月死女一適孝廉陸煥元孫男四某年月日濂嵩葬公於吳縣華山之祖塋既窆來請文其墓道之碑往予與公同官江右稱知公乃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世患傴仄相刃相靡投隙抵巇公剷崖谷而以天遊忘其栝機世尙委蛇睨顏眴色側肩語耳公獨任臆詼調噱諧不擇怒喜利則赴之害則避之世乃謂黠公坦而趨劍閣砥如孰云坱圠位不竟用壽不配德乃止於斯茂苑之西華山之麓有豐者碑以詔來世以永厥慶視茲刻辭

陝西分守涼莊道參政崔公華墓誌銘 趙士麟

歲甲子

上諭滿漢大臣會舉天下廉能官員以備擢用廷薦者七人推揚州太守崔公爲天下淸官第一兩江總督缺公以郡守得列會推從來未有之希覯也余時撫浙聞而訝之曰此必素履潔淸操持嚴毅者也又必雄才肆應利犀斷物者也然廉者必刻律己繩人或過爲矯激者也才者必矜揮霍震動殆銅耀一時者也否則始終易渝豐嗇異致者也常變殊施衰壯歧効者也公大不然越一載兩淮鹽法道缺人

上念此歲課攸關非其人則善剝諸賈飛府庫財安得狷介如崔某者乎咨嗟久之卽以公充簽欲留公大用也公受

命値三逆叛亂軍興旁午不得已加餉加課輸梔木賑淮揚飢咸取給于商商困甚行鹽引窩求售不得有棄本業而他徙者公一意撫之以

寬權宜變通令先行鹽後納課俾得息肩行之數年商本稍裕有起色矣又察鹽運之壅病在私販公嚴禁得疏通他如培課源足國賦除加耗蘇商困濬河築堤賑饑恤丁兩淮戴若慈母此皆分內事夫鹽利藪也乃纖塵不染如入郇公之庖五味全刪親太倉之粟枵腹而處此人所難越一載丙寅余調撫江蘇公來謁始識公而德盛而禮恭謙退不伐古貌樸衷訥然如不能出諸口望之甚平易余敬禮之且驚曰先生何以赫赫然聲稱震天下哉公歉仄遜謝乃知公固有道君子也當其守維揚也一惟潔已奉公革陋例公賑穀嚴地稅建義學掩遺骼安插災黎賑濟飢民平訟獄之冤鋤強暴之首諸政詳于行狀不可縷述若夫取與必嚴一介茹蘗飲冰正己率屬其大節彰著清聲上達豈一旦之故哉再稽行述公釋褐後授浙江開化令開俗健訟公宣講
上諭十六條委曲開導人悔悟以訟爲戒邑大旱螟螽傷禾稼民饑公設法存活無算歲甲寅耿逆叛勢甚猖獗邑南墾戶多閩人皆豎黑旗以應賊據龍山源中城守千總吳正復萌異志賊魁馬朋等果驟至吳正應之遂入開化公先移保十六都集部民勇敢鄭大來等招義勇團練擊賊于石門大破之賊遁入城安輯爲固守計賊再寇再擊之死相

枕藉自是賊心膽盡落無何隣邑常山陷公念孤城無犄角乃退保遂安帥兵士由遂安恢復生擒渠魁謝某父子斬之八月王師分道並進直趨閩省公督衆搜剿鳥飛獸散爲集逃亡撫瘡痍請蠲請賑休養生聚次第舉行贖回難婦千餘口民感泣爭肖像祀公丁巳年總督李公紀敘軍功首推公

上覽奏嘉悅特賜優敘擢揚州府云公諱華字連生號西嶽直隸眞定府平山縣人系出山西之馬邑九世祖諱峻遷平山卜居城南王子村力耕課讀以忠厚傳家五世祖諱崇元博學有文名明萬歷己卯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遂閉戶著書高祖諱國治以明經任山東臨邑少尹多惠政曾王父昆弟四人長諱懋學文譽甲於藝林八試棘闈未售以明經終生王父一人誥贈中大夫愼吾公也孝友忠誠根於至性公兄弟五人公居五幼穎異甫五歲愼吾公以梨餅授之必整衣冠拜而後受愼吾公心器之常摩其頂曰異日大吾家者必此兒也戊寅之亂變出倉卒父見背時公方七齡登第後每念及此輒泣數行下以老親不及見爲隱痛幼既孤賴誥贈淑人母謝茹苦撫訓成立執業於伯父凌岳公公朗悟伯又善誘掖啟迪之乙丑補弟子員丁酉領鄉薦己亥成

進士公仁孝性成痛父亂中藁葬第後庀美材整殮具重葬成禮而後封植事母定省承歡能以色養居憂哀毀骨立於昆弟相友愛事伯如父禮文宗八大家喜藏書謂子弟曰吾拙宦幾三十年無以遺汝輩能讀父書足矣雖在官手不釋卷公暇即肆力於詩歌古文辭所著有公餘詩畧及四書課兒講藝諸書尤慷慨樂施里歲歉食草根木皮公盡出囷穀分給之守揚日建育嬰堂按日資以廩給活嬰兒甚多於金山險渡設救生船歲終給繫囚錢交友以信馭下以寬歷兵戈履盤錯心血爲枯積勞成疾癸酉三月報陞陝西涼莊道參政一疾遂不起商民罷市焚香慟哭者三日非甚盛德何以感人至此公生於明崇禎五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二初令開化敕封文林郎再任揚州知府誥封中憲大夫三任兩淮鹽法道誥授中大夫涼莊未任元配武氏所生官封姓氏詳於行署俱不贅繼配郭氏又繼配今賈氏俱封贈淑人側室常氏公子三人長岱齊甲子拔貢候選主事郭氏出娶葛氏繼娶徐氏繼娶胡氏次巒齊常氏出娶馬氏次萬齊常氏出幼未聘女九人所適載行署孫男一人允臨幼未聘孫女一人幼未字俱岱齊出公莊敬宏毅不欺暗室於不潔一無所屑益

以寬和爲運使諸商以羨餘若干金請致公拒弗納一商私販檄鞫懼罪暮夜以金獻公叱之予謂公淸於開化擾攘之餘易淸於名郡紛華之地難又淸於繁劇要衝之區易淸于財利山積之日難昔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之俗尙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葢公儉樸而寡欲糲飯敝衣處之淡如即在仕籍亦然易簀之日無長物圖書數篋而已公貧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斯能入泉流而不留甘澹薄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攖之者寡矣故能不苟不矜貞於始於終於常於變於豐於嗇於衰於旺而一之豈恆情所易企哉公之令嗣卜葬公於某地葬以卒之某年月日來請銘於余余曰廉官可銘也因敘論而銘之銘曰

古道淪亡潔者寡得車彌多事彌下如蠅集垢撲不捨廣陵烟花都且冶鹽筴泉流湧如瀉甘山司珍盡苞苴泊然不繫惟公者眾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茲也

參議畢公忠吉傳 張貞

公畢氏諱忠吉字致中晚號鐵嵐靑州益都人世居金嶺鎭曾祖考兌祖考懷德考受基世有壹行考贈奉政大夫工部屯田司郎中贈公有

丈夫子六公長也少好讀六經旁及唐宋大家之文作爲制義飈發泉流一洗場屋熟爛舊習順治丁酉年二十二舉鄉試第三明年成進士除江南常州府推官時漕事久壞將卒驕悍漁食單赤莫敢何問公監兌錫山其桀鶩如故公以杜後患文治之不少貸運軍大譟盡甲人情洶洶公不爲動執法益堅竟取渠率寘重典其變遂定公聲蹟蔚起極爲上官所倚重撫軍韓公嘗云吾以東南半壁專屬畢君亡何詿誤鐫級歸里公以父母年高侍養不出及遇大故易戚中禮兄弟析箸產取其薄孝弟之行鄉閭稱焉再謁選爲蠡縣令首革邑中鋪墊錢三千緡奉檄查核欺隱田地比縣有額外禁出者皆藉以增秩公則令其自首遇有糧無地者抵之以蘇民困未嘗自以爲功也考功課最擢刑部湖廣司主事公明習法律聽斷平允爲同舍郎所矜式轉貴州司員外郎辛酉分校順天鄉闈得人最盛來年狀頭蔡君升元卽公所取士也進工部屯田郎中秩滿升僉事提學貴州丁卯鄉試與選皆其前拔者竣事遷雲南參議分守永昌撫卹調劑兵民晏然上官知其才糧儲驛鹽兩道闕皆以公攝之勞瘁成疾遂卒於官公性度明敏勇于擔荷其居官也案牘山積手批口決老吏皆爲吐舌余頃游京師見事幾之會聚

訟盈庭公一言便了眾所遜謝莫或敢承者公直以身任之至慷慨用財揮斥數百金如脫敝屣也王重慶銘公謂輕財好施而非邀名介節清操而非矯激世以爲篤論公歿時年止五十有八男子二人曰澪候選知縣有父風曰霆諸生孫男海楨貢士海榑監生

論曰少參公豈不誠循吏哉昔孟堅傳循吏謂其所去見思死見奉祀夫思與祀雖虛名然非實有及民之政亦不能彊邀于身後聞公卒之日百姓相與賦斂致奠醊喪北歸無不巷哭以過車且爭上其事臺使者祀諸學宮公之所得于滇民者如此里中父老子弟復以其所居之旁建特祠以祀每值公生辰四方之人和會成市持魚菽拜祠下者袂相屬也則公之鄉行抑又可知矣一循吏顧足盡公乎哉

江西按察使塗公應泰墓誌銘 陳廷敬

順治六年歲在己丑寇犯上黨河南兵備副使分巡河北道容宇塗公死於其職

天子加恩卹贈光祿卿諭賜祭葬於鄴廕其一子曰應泰入監讀書初出知江南廣德州用薦擢知福建汀州府遷長蘆都轉運使歷湖廣布政使司參政分守湖南道陝西按察使司廣西右布政使以罣誤去任

起補江西按察司坐小法免公為人質直坦易而勇於有為起家州郡歷階兩司所在有能聲其大要在弭盜息民折衷於剛折柔廢之間雖不為鉤距擿發之行而豪右兼并姦宄竊發輒捕鞫無所容其有不便於民者如疾痛痾癢之在身必求蠲除而後已即沮格成例齟齬上官不顧也知汀州時海氛方熾山寇乘閒劫掠公率鎮兵四出討賊巨寇姦猾斂跡不敢入境一郡晏然秦中鎮兵獷悍難制番人肆虐尤甚公至按其驕橫者置於法鎮將亦屏息聽命莫敢枝梧湖南寶慶衡永三郡舊食粵鹽相距郴嶺道遠價貴民多食淡者公為力請得改淮鹽著為令夫人之才如水也刃也坳堂之水不能運芥舟族庖之刀不能中肯綮公所守多劇郡又乘兵燹蹂躪之餘於閩中總攝巡道司馬別駕司李諸事於九江又兼署驛傳鹽法藩司諸篆當是時獄訟簿書徵發期會鱗分蝟集拙者當此袖手懼傷而公泛應猝辦處之若無事如利器之發新硎江湖之負大瓠茫茫乎其無津涯也恢恢乎其有餘地也非夫內重外輕神定天全而才餘於事者其能勝任而滿志耶公行三字天交世居遼東鐵嶺衛祖諱必遠天啟甲子舉人陝西宜君縣令父光祿容宇公諱廓皆以公貴覃恩追贈中憲大夫如公官祖母孫氏母

王氏暨公元配完氏俱封淑人繼配金氏崔氏汪氏昆弟三人曰國泰直隸撫標右營參將曰永泰廣東南海縣令曰宏泰早世子二中坦邑庠生入直

御書房辦事中坮太學生候選縣丞女二長適庠生朱中山次適候選縣丞張國琦孫三錦鈺奎孫女一公自江西罷歸既老不仕僦居都城與余比舍時或載酒過從因得悉其生平卒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初十日春秋七十有二越三載卜兆於都城東便門外高北店之南原孤中坦具行狀請銘於余余惟公光明俊偉之槩磊犖果毅之才治行卓然可方兩漢諸良吏皆不容無傳也乃爲之銘銘曰

佳城鬱鬱漳水蟠忠魂來遊驂紫鸞南州巷哭留餘酸山河氣壯隨朝元有子鵬騫登大官素絲五馬垂朱繁統轄郡縣多凋殘龔黄爲易公爲難精强綜覈招賢肝腰懸弓韔身據鞍福我人民摧豪奸晚乃歛退才未殫太行北走紛巖巒如堂封閉松楸寒撰公遺蹟鐫琅玕藏之幽竁永不刊

趙先生作舟暨元配于宜人合葬墓誌并銘　趙執信

余與浮山先生既同姓復同舉康熙己未南宮同出錢塘徐少司寇之

門尋同入翰林後先生改官余同在朝省及先生觀察湖南余卽以其年放還田里先生自湖南歸猶迂道過余山居今先生歿而銘其墓宜非余莫可者悲夫按先生諱作舟字乘如又字浮山初爲濱州趙氏遠祖以軍功世襲登州府大嵩衛鎭撫使遂爲衛人祖廷策起家明經仕爲紹興府判父諱景星學行尤著亦以明經爲平陽府判以先生貴誥贈奉政大夫母榮氏贈太宜人先生幼有絕人資讀書數行俱下制義閎肆有古風軌始出應童子試輒見賞於守令號神童學使者越次使補博士弟子食餼由是名大譟年三十二鄉舉第一人其文盛傳於時至徹

世祖之聽明年乙未引見新進士無先生名聞而惜之其後屢困公車壬寅丁未閒連遭憂且罹凶禍兄弟凋喪先生怫鬱挫辱殆無生理而氣不少衰日肆力於經史文益雄丙辰就東平學正上官重其名薦於朝值己未復應禮部舉乃與余爲同門生廷對

賜同進士出身榜下人聚觀之若三代禮器也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七矣先生性質直又以耆宿晚達不隨時俛仰臺閣諸公貌相引重實無爲之地者竟改主事丙寅補戶部四川司轉江南司員外郎丁卯秋校

士貴州黔遠且陋主司類應故事先生於道絕私請至則搜羅盡名俊黔士蒸蒸然先是學使者錄士歲不過六七百人及庚午秋乃千二百餘人咸謂先生所興起云戊辰遷刑部廣東司郎中決獄平御河有浮屍毆擊傷以十數田氏子也翁云昨與楊某飲某所楊之鄰曰聞醉詈不聞毆也而楊木彊不能自明竟論死將具奏先生持之復鞫其鄰以醉後何所往乃拘所詣坊卒而詢之果以夜賭忿爭擊殺之也遂釋楊都下頌其神明踰年擢分巡辰沅靖道湖廣按察司僉事先生聽斷如流案無留牘嚴飭屬吏不輕用刑而禁治豪猾不少貸境內肅然尤達於大體土官某以劫殺被訐先生案之第加薄懲人疑其輕先生曰馭苗之道示儆可矣若繩之太急將有他虞未幾黎平苗殺人當事以輕用兵得禍始服先生之識撫軍王姓者亟稱先生清而內厭其拙會大計除註老疾壬申報罷時年七十強力如少壯所學十未施一有識爲扼腕先生怡然行襆被卷軸之外無長物辰守上官君分俸以助舟車費僅乃抵家余曾見其行裝蕭然如公車時也蓋先生生平名浮於命位不稱才方其登賢書聞九重眾謂取高第貴官如拾芥顧困躓久之既入館閣時方大集文儒固宜橐史筆贊休明又失足郎署洊而數歷

中外著聲績疑先生晚成當以政事顯旋罷歸矣嗟夫先生有孝友大
節居喪盡禮弟作雨死於棲霞之亂賊平後先生訟之官輾轉五年盡
戮其讐乃已撫孤姪女如已出兒妾韓養之終其節與人交不少欺言
議風節必引之古人其學湛深經術爲文詞黝然以光不屑屑東漢以
下詩摹少陵於時好無所苟合著述甚富藏於家教其子緒有聞於世
晚得二孫樹滋樹聲先生手授之書今皆英英見頭角惜先生不俟其
成立也先生生於癸亥卒於乙亥得年七十有三元配于氏甯海州名
族誥贈宜人少先生二歲前先生八年卒先生自爲之狀稱其孝謹勤
儉婦德靡不備而器識尤有過人者先生扼於場屋二十餘年宜人綜
理內外不使稍分其慮且安義命善慰勉卒成其志同里李侍郎贊元
先生總角交爲御史視鹺淮揚以書招先生先生內知往必厚獲姑語
宜人宜人止焉此殆賢人君子有不及者今戊寅歲十二月二日合葬
於先塋之次初先生過山居要余訪之海上會家多故不即往越兩歲
而先生卒緒以書來告哀且請銘余方廬居驚惻不自勝以廢業故姑
徐之又越歲得樹滋書即緒又亡矣悲夫先生長余三十有九年以弟
見畜奇愛余詩文謬比終賈余兄事先生中年坎壈亦略相似今先生

往矣誰相知者因重悲夫昔之愛余文者乃適以誌先生也銘曰淵然其文藹矣其刑既洽於黔亦孚於荆將謂遇兮晚華驟零謂不遇兮要服知名絜彼於此何毀何成嗚呼休哉个之典型梁木壞矣叔季焉程後昆保之幽光熒熒

江南按察使司副使戴公聖聰墓誌銘 韓菼

士大夫官於四方多以才發舒來江南輒不得志以去爲邦人之愛惜者比比也而至今猶稱我戴公不置云公初筮仕通判太平府府多盜練義勇授方略悉平之遷知陜之乾州時滇蜀未附軍興旁午公預儲偫無一闕者而民不困將軍某頓兵城外暴甚則闔門不聽入一軍大譟州人反矣嗾將軍屠城公挺身出數之曰王師所至當使義聲先路而暴犯平民從此而南誰不悉死拒我且不聽入城者某也殺某一人足矣將軍者悔悟手馬鞭授公吾士卒過閭閻一步卽手此抶之州境帖然人以公方之段太尉云尋平州西五峯山羣盜遷同知濟南陞濟東興屯道僉事句稽草田勸耕假種流庸安集丁外艱歸終喪補昌密兵備道昌密項背畿輔多王公湯沐邑莊頭挾强佩勢羣不逞貧緣聯紐爲民患公乃通其豪㖿嘔慰勞既習乃爲言奸人擾民狀且累君盍

聽我少檢押各唯唯受教轉相告毋犯戴公約束遷登萊道參議海禁嚴少犯輒死而內臣駐登州防護興告訐民家大率破公力與內臣枝柱卒奏記巡撫而撤之河頻歲不治會公以次遷淮徐道副使首請除徐州荒田賦八千餘頃踰年河大決宿遷先是岸高城踰丈俯視城窪然豬也至是水更溢岸復築隄防之甫即工風雨大作浪軒簸如雷隄中水鈴鈴出民爭趣城門已闔呼號徹天丁夫恟駭將盡走公方坐交床指麾左右搴衣請避公曰無萬數人倚此隄生死隄不就者吾與波上下耳手持薪鍵塞之眾感奮爭負土不日隄成人以公比之王尊嗚呼忘身之難也不惟愛身而已或且以為囊橐為河之患臣之利也比歲河數潰

天子臨朝歎息無公忠任事之臣不治則壞治亦壞旁皇南顧未紓宵旰之憂使得如公者落落數輩以從事為魚之民其有幸乎公尋以歸仁隄故云官初主歸仁者同知劉某工費十七萬多為上官貴人壽而以其餘自娛公揭其狀於河臣某者三不聽及河臣羅事露勘官問公三揭及河臣受賕事公謝無有坐是鐫級去人咸稱公長者靳文襄公來受事彊留公公跪而辭老母春秋高其養闕然常恐差跌為老人憂

恨今承微罪去私願遂矣幸公財哀語次淚涔涔下文襄乃已尋以前
勞復原級歸養母金太恭人及免喪遂不復出者凡十二年而終公諱
聖聰字無聰以貢生歷官封至中憲大夫先世爲山陽龍氏明初有後
於外家爲登州之戴遂氏焉爲世襲千戶尋遷益州衛高祖諱學會祖
諱禹祖諱朝用皆千戶父諱復魁都司僉書以公貴贈如公官公事兩
大人盡愛致敬畜其弟更衣并食久不忍析箸也完親黨之不能昏喪
者與人交不爲深中切劘不少假而人咸安之長於吏才尤善決獄於
濟南康豪家奴之劫人者於登萊坐婦人之同寄猳殺其夫而堅不承
者於徐州有左道籍衆將倡亂按殺之而焚其籍不問其敏斷多此類
自喪贈公葬於歷城因家焉歸田後往來濟上留連山澤枕籍圖史旁
及釋典諸物外之趣年八十卒於康熙三十七年七月配王氏封恭人
甯遠衛經歷可登女子四璠丙辰進士兵科給事中琳乙卯舉人費縣
教諭琪坤諸生女二適諸生蔣瓛舉人朱紋璠在諫垣有聲奔喪來謁
銘以葬余既稔公之服官適奉會議河工之
旨益歎斯人之難得而惜不獲盡其才乃略其事如右而系以銘銘曰
金隄萬丈兮使君支大農巨億兮使君不知當其時或愚其爲試更索

兮舍若人而誰巳不可追嗚呼自燕秦齊魯風馬牛之地兮以莫不思
匪南人之言私

湖廣少參蔣公興芑傳 陳鵬年

公姓蔣氏諱興芑字岐巖號南麓京口人也其先出周公子蔣侯伯齡之後子孫以國為姓歷漢以來代有賢哲至明萬歷中公之曾祖廷壯有志四方游歷江左自浦陽遷居京口遂家焉廷壯生雲臺累官都督同知入
皇朝雲臺以歸命功恩授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隸籍鑲紅旗漢軍都統生二子長康侯世襲職管鑲紅旗防禦即公之父也公生而岐嶷幼卓犖有大志好讀書過目輒不忘壬子舉京兆鄉試考授中書改滿缺以員外郎任刑部江南司讞獄有能聲時推其明允平恕為十四司最
奉
詔恤刑檢驗南國中臺省大辟凡五十餘案公為平反四十有九老吏爭咋舌相向詫昔所未有覩權揚州精心計錙銖躬自較理不假手胥吏商民樂之遷兵部車駕司郎中尋擢江西驛鹽道僉事搜剔叢弊民困為甦嘗兩攝臬篆有殊政善決疑獄動中機宜人莫能測客有久寓

旅舍暮與其鄰閧詰朝遽殞于鄰人之門官坐鄰人死獄且成公察其枉逮四至一孱弱男子向畏榜掠自誣服公陽爲不理仍置獄中未幾覆按立破之械則罪人已得乃客淫其逆旅主人妻夫恨甚欲殺之惡其醜聲且懼禍乘鄰人之隙殺客以洩憤一鞫卽服羣稱其神明噶爾旦叛

上親征公請于朝願從征自効

上許之輓軍糈出口外四千餘里疾馳先期至軍前

天顏大喜垂問良久公從容奏對俱稱

旨量移湖廣下荆南道參議始至値歲凶公立法賑救嚴保甲戢奸宄民得安業襄陽民晨起亡其妻蹤跡至江滸得其繡履度已死越數年有言其妻被竊且尚在民歷訴守令以爲妄撻之公廉得其事語其夫曰若有密友常往來汝家否夫思之良久曰某人乃子衿日聚博來家獨妻亡時前數日以事往秦中亡後月餘始歸今某故在也公祕之若不聞後値里社縱令陳百戲爲樂遠近婦稚畢集其妻在焉邏者立擒之遂寘某於法旋與當事不合乞養親去復起河工効力

上南巡公迎道左

天語垂問惓惓不忘人謂且棟用公方苦痰證遽引疾歸卒於家母劉
太夫人在堂尚強健公性最孝卒之日氣息纔屬忽瞠目大呼曰放不
下老母言訖而逝年六十有五子四尚悫湖廣黃州府同知尚志候補
知縣尚德太學生尚懋業儒

滄州陳鵬年曰蔣公南麓之分司吾楚也於予爲舊部公所至有惠政
至今漢南人猶思之予嘗調用河工適與公相値公餘之暇往來過從
接其言論丰采慨然思古名臣之風何以加哉賢者遺愛在人即所憩
所茇多不忍忘況重之以交遊曩昔之好乎公已往矣襄陽固公持節
地也後之人覽其山川即公之風流亦可想見云

通議大夫湖廣湖北承宣布政使任君風厚墓誌銘　王熙

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通議大夫湖廣湖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
使任君卒於位其孫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里之原遣人持狀
走京師屬余誌其墓中之石方順治八年廷試天下貢士余分校得君
卷與君相知最深久而彌篤銘君者惟余宜其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君
諱風厚字仲禮號清南遠祖宣自元季始居陝西西安府臨潼縣觀高
村以經術世其家二十傳而至君祖茂華父作霖以君貴累贈通議大

夫祖母鄧氏張氏母張氏累贈太淑人君生而穎異十歲通經史十二能文章宗黨咸器重之家人病室中數有神怪或見數嬰兒跳躑於前君至輒潛遁道渭河兩舟待渡未發君促己舟先之未及中流而後渡者爲崩崖所壓奇君者咸舉以爲君貴徵云年十八學使者試君第一充貢

廷試授通判順治十六年江南有海寇之警君選淮安府通判叱馭往時海寇平而水賊充斥行旅道淮揚者苦之君用間誘致其渠魁令擒賊自效而餘賊解散黃河爲淮患穀不登奸民閉糴匿粟而以糠粃覆之粟價踊貴君奉府檄搜粟而粟盡出擇窮民之無告者給之粟俾受粟者以赤白幟別其出入民以不爭存活甚衆江南歲造戰船擇郡佐之賢有才者司之君實董其役商無匿材工無廢事值秋試士有格於例不得與試者君力請於學使者俾入試中式者三人今通政使李公其一也丁外艱服闋補廣西柳州府通判其治行如在淮安時陞江西建昌府同知新城縣奸民聚衆遏糴以牟利辱邑令君往攝縣事懲其黨而縣治踰年陞河南汝甯府知府甫之官以內艱歸康熙十八年補浙江嚴州府知府王師征閩嚴當孔道供億無闕及凱旋請大帥約束

軍旅兵無譁者郡大水設粥廠以拯饑請上官題蠲田租發藩庫銀三
千兩易米平糶嚴民德之當是時相國李文襄公總制浙閩名知人重
君材與中丞李公黛疏薦而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亦會舉君廉能
上由是知君可大用二十七年陞兩浙運使二十八年
聖駕南巡君司往來供帳事辦而民不擾三十一年陞福建糧儲道參
議三十四年陞貴州按察使司按察使黔中苗民雜處獷悍難治君以
明刑爲職期於得情而止奸民李士鳳謀爲變株連數百人君省釋無
辜分別治罪其他懲姦雪冤所在多有三十七年陞湖廣湖北布政使
司布政使湖北田賦爲民累者有三一曰楚租明季以江夏等十三州
縣最下之產爲藩產每歲輸穀四石鼎革後準穀價而征之其賦重民
產數倍一曰班匠凡先世業匠者子孫雖更業而戶役不改一曰坍塌
田地已成巨浸其賦猶存君悉心民瘼請均其賦於民田民皆以爲便
葢明季三百年病民之政得君以經理之其困始甦時君年已七十而
勤勞政事精力不減少壯會近臣有以君老病爲言者
上命君來京引見君至
上見君康强無疾俾歸就職閱一歲遘疾不起年七十四君天性孝友

有一弟同居食終身無閒遺言以析產爲戒生平澹泊自甘不畜姬妾不耽耳目玩好之奉篤於故舊三十一年秦中饑捐俸以周鄉黨宗族卒之日楚之民與秦之親故聞之有泣下者娶田氏繼娶張氏俱贈淑人繼娶高氏子男二長又布候選知縣先卒次又愷爲君弟後女一適太學生曹格孫男二可久候選兵馬司副指揮可大鎮安縣學生孫女二長適歲貢生趙選錢次適學生樊適余與君有生平之雅得君行已莅民諸大節爲詳故不辭而爲之誌而系以銘曰

任爲風姓周室始封支分派別肇徙臨潼二十餘傳至君而大叱馭淮浦緤珪江介嚴灘閩海黔稱荒服治行卓然惟頁折獄

帝曰來宣遂典楚藩劉明秕政楚民以完不朽有三易盡者年載詠銘詩勒此幽阡

又通議大夫湖廣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任君墓表 嚴虞惇

國家三歲一計吏吏自一命以上皆謹守繩墨惟隕越是懼大率兢兢焉求稱職而已不復以民事爲已責其視民之利與病非若肌膚之切於其不得已也或其官至於大吏則其事嘗委之於下官愈尊而職愈不親亦其勢然也幸而其閒有稍自立者則又嘗苛覈矯激而不得其

中而甚者或反足以爲民憂今之世求所謂古之良二千石者益難其
人吾得一人焉曰任君君諱風厚字仲禮號清南陝西西安臨潼人生
有異稟年十二通貫經史試輒冠其儕順治己丑以明經貢
大廷試高等歲己亥選授江南淮安府通判丁外艱服除補廣西柳州
轉江西建昌府同知陞河南汝甯府太守丁內艱服除補浙江嚴州府
陞兩浙鹽運司使福建督糧參政貴州按察司使晉湖廣湖北布政司
使以疾卒於官康熙壬午之三月十六日也君性樂易不爲刻急之行
而所至明辨能使職事治而民不冤江南新中海寇江淮之閒盜賊充
斥君用閒諜禽治舟車以通豪民乘穀貴時藏粟牟大利人情洶洶君
出不意搜得萬餘石揭榜平糶而懲其尤奸黠者建昌新城亦用遏糴
至擁眾圍縣署將作亂巡撫檄君往勘君以暇張樂延客密令手力捕
爲首者十八人寘於獄縣遂無事嚴州民楊某以失火亡一篋官求其
人已得矣楊詭云篋有金訊其人不服君僞以他金示楊楊冒曰己金
君審其奸立杖之貴州石阡民楊從元妻淫而去其夫挈其女與所私
江某者居楊不能制也妻以女許江女醜其母一日從父歸江以劫妻
訟楊君廉其狀按之皆伏法李士鳳糾眾謀不軌所連染數百人君別

首從定其罪而釋其無辜者民至今德之君遇事勤敏察奸斷獄嚴而
不苛皆此類也其在嚴州爲糜粥以食水患之流殍者請於上官發藩
庫銀三千兩糴米平價而糶之而蠲其本年之租在湖北請蠲鍾祥京
山七邑之租發常平倉米以賑饑明年沔陽水亦如之江夏等十三邑
自明季有藩田之害較明田賦重數倍而江夏等三邑有田已坍塌而
賦未除者他邑復有班匠之賠累於民者遍於三十四州縣向之莅茲
土者皆莫以爲意君具言其狀請於朝得豁免而以其餘均攤諸民田
於是積困遂蘇蓋君留心民事其於興利除害不啻若嗜欲官雖尊而
愈勤其職故能所至有功於民如此此余所謂合於古之良二千石者
爲此也

朝廷以制科取士公卿大夫之選多出其中而雄偉博辨非常之才間
有終身不獲一第者或其人不盡由科目而功業卓然有所樹立足以
爲
天子股肱宣力之臣如君之才簡司牧職屏翰皆有政績可傳道而竟
以明經起其家則夫所謂資格者其果足以限人乎君少多異徵或言
君所至鬼物不能近有病者君過之輒愈臨潼人至今能道其語天之

所與有物來相於君實驗之君之家世官閥及生卒月日具諸誌若銘
茲不論論其政績之大者揭於墓之原使來世有考焉

碑傳集卷八十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八十一目錄

康熙朝監司下

江西參議道胡先生在恪墓誌銘 趙申喬 節錄

參議姚公淯鬵家傳 姚世鈺

黎士宏傳 陳壽祺

又黎媿曾小傳 鄭方坤

朝議大夫湖廣布政使分守鄖襄下荆南道參議鄧公秉恆傳 顧棟高

提督浙江學政按察使司僉事靳公讓墓誌銘 冉覲祖

又靳益庵先生小傳 趙炯

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郎公廷棟墓誌銘 李紱

丁煒傳 陳壽祺

布政司參議高公蔭爵墓誌銘 嚴虞惇

江公皋傳 藍千秋

劉棨傳 諸城縣志

故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王公繻墓誌銘 李紱

參政田公呈瑞家傳 諸世器

江西提刑按察使司分巡贛南道章公履成墓誌銘 儲大文節錄

誥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張公孟球墓誌銘 顧棟高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監司下

江西參議道胡先生在恪墓誌銘 趙申喬節錄

辛巳之春喬奉
天子特恩守藩於浙歲杪江陵胡夫子念蕎先生不遠數千里來遊迎入官舍公餘輒侍左右葢余未弱冠時歲辛丑功令初減童子額先大夫憂余入彀之難也命以兼經應試時先生視學江南一見擊賞拔冠郡弟子員余之受知於先生自此始迄今忽忽四十餘年矣幸復得侍先生方謂可以長奉教誨而先生憐余貧輒辭去余出俸爲先生買舟先生笑而受之且曰他日尚可相見也遂送先生於江上別焉越一年奉
命由浙移撫楚南癸未夏抵潭州潭距荆僅數百里即遣屬吏問起居而先生之訃至回憶錢塘江上送別時竟成永訣既哭而遙奠之先生之子開禧等復以狀寓書來乞銘不敢以不敏辭謹按狀先生諱在恪念蕎其號上世實姓楊氏系出龜山先生後元末避兵楚之宜城復遷

於荊門州之楊樹港遂家焉世以讀書力田爲事明經公啟榮其始祖也曾祖文贇於江陵胡氏早世遺孤一人依舅氏以生遂從其姓即先生之祖邦璽公也生封君克敬號孟常是爲先生父生丈夫子四長即先生也先生生而穎悟三歲就學讀三字經一日而畢六歲屬文七歲應童子試十二歲遊於庠順治戊子領鄉解乙未成進士授秋官郎戊戌例遣各省學使者部銓有人矣上其名

世祖持不下更集諸臣而親試之先生實選首

特授江南學使秩滿越數年遷江西驛鹽參議旋以太宜人曹春秋高乞養歸先生自少至老其仕宦政績出處梗概狀言之詳矣以余小子所見聞知先生之爲人蓋天性孝友好學不倦者也當明季時闖獻殘荊州先生奉封君及太宜人避兵牛角嶺莊封君病不起先生哀毀不欲生其後歲時伏臘哀如初喪終其身莫不然里中有社樹封君所常憩也先生過其處輒撫樹長號涕泗橫溢隴上耕者皆爲掩泣其參議江西也聞太宜人病曰某止一老母未盡烏烏之私囊以軍事旁午不敢歸今事平願乞終養日夜泣語上官得如請既歸日與季弟承膝下歡太宜人性慈好施先生傒志以應無不曲中所欲太宜人病且殆慰

之曰吾年八十九兒亦六十七矣勿以過慼成疾傷我心先生則擗踊號泣勺水不入口者四日哀毀如喪封君時既葬廬墓三年先生之弟仲叔皆蚤亡與其季最友愛太宜人歿後友愛益甚居同室食同席日出而聚日入而散遇有嘉旨季不至未嘗下箸也易簀時猶諄諄以葬牛角嶺墓側長侍先人爲屬嗚呼非天性純摯篤於孝友者而能如是乎先生之視學江南也閱文必躬親之每校士竟日坐堂上手不停披卷佳者即面取夜則秉燭搜奇漏盡始罷性敏善記一覽輒不忘榜發必召諸生至前誦其文示以棄取之故且曰某某當售然頗遲某某當速售若操券無不驗某受知於先生亦其一也其所取士有一案皆售無遺者後居家喜爲人評閱文字決其售與否絕異時俗取舍亦不論其文之工拙然其言亦若操券無不驗子孫輩請其故則曰吾以神遇而不以迹求固難以言傳也葢先生年未齔稱神童常聚同塾少年爲考校狀已爲學政而甲乙之以爲嬉戲其幼而立志如此常語諸生曰吾年十二作秀才至二十七發解元已是老秀才矣先生天資雖高而刻苦力學甚於魯鈍者之所爲居官讀書一如諸生時同僚嘲之曰秀才債未滿耶先生亦唯唯家居未嘗釋卷每讀一書輒手錄其要而丹

黃之與人道古今事歷歷具本末以故蒐輯逸事者多就正焉省郡縣志皆敦聘纂修又喜吟咏凡感慨懷思憂愁無聊之意一寓於詩年八十餘猶夜作細楷字憶余庚戌倖第自北歸道遇先生於舟中津津論文深夜無倦色及在武林官舍把酒翦燭仍津津如前去之後復作詩數章并手劄騈體語命舟子持歸贈余至今手澤猶存也嗚呼非所謂孳孳好學至老不倦者耶先生服官行政原本經術初在秋官曹小大之獄悉自平反不以委吏胥有不當抱文書詣堂上力爭得請而後已一日夜半譟傳赦至先生方入直衆爭向求獄門鑰不予中有貴人怒且詈先生曰爾能殺我耶卒不予詣大司寇曰願列書所赦按名出之不然昏夜門啟奸人乘之而逸誰任其咎司寇曰君眞有遠識者江西有官船若干艘驛傳所隸也故事其船奉差出後期不返則計日扣其水手工食歸於官先生曰役不奉法宜懲之奈何扣其餼於是懲其尤玩者而悉發其餼焉比逆藩叛民役逃匿且盡

天子赫然命將出征師欲渡江需船數百羽檄飛至先生出城招舟閱無人也至江上但有空舟數艇飄泊沙葦中忽遙見一乞丐狀傴僂至招問之其人跪而告曰小人非乞者乃官船水手也感公厚恩不忍去

相聚於僻戲候傳呼乃至耳願往召之有頃羅拜環泣願効命由是入舟立辦師以克濟其攝臬篆也有大獄二十餘人當辟獄成久矣先生閱其詞疑不實再四推鞫盡得其情止錄其渠魁數人餘盡釋吏白以翻讞必干駁譴先生曰不過罷官耳民冤不雪何以官為且吾方懼求其生而不得既得矣忍聽之乎卒出之周書曰學古入官莅事以制政乃不迷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凡此者皆先生之至性足以感人而又博學深明義理故能臨事肆應充如也生平不知蓄財或規之則曰人性不可強我之不能蓄猶人之不能散也各行其是而已病革戒子孫勿用僧道嗚呼其誠於樂善達於義利死生又如此非好學者其孰能之先生以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四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二昔龜山致仕歸優游林泉著書講學年八十三而終先生眞其苗裔耶何出處年壽之相若也楚俗五日尚競渡先生歿鄉人哀之為相戒罷其戲焉配劉宜人先卒子男六人長年穎次年穀皆舉孝廉次年稷國學生皆先卒次開禧次麟徵次年秬皆食餼於庠有聲女二孫男十曾孫男五其娶聘嫁皆名族具載狀中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兆先生之別余於錢塘江上也曰予他日或開府吾楚老夫扁舟入署一覽窮中

丞景況劇談十日便了素心終不以吾貧累子而今已矣咫尺江波烟雲若接而先生之音容邈不可見矣因揮涕而銘曰

荊州之野蒼蒼莽莽山鬱水深土厚而廣維楚有材瑰瑋俶儻軀山之裔萃其精爽幼而岐嶷耄而睟盎孝友天鍾學贍厥養施於服官內潤外朗旣壽且臧孤情獨上哲人遽萎吾將安仰魄歸其臧光燄萬丈

參議姚公湄壽家傳

姚世鈺

公名湄壽字子瞻號陟山烏程人也家世所傳具公所撰王考方伯公年譜方伯公六子公行三五歲就外傅讀書目兼行下束髮應童子試學使奇其文以爲是宿素也及覆試見總丱驚歎曰神童神童轉眼掇上第如拾地芥耳二十舉於鄉康熙丁未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先是方伯公按察江南值海寇颷起俘執滿犴狴當事多刻深方伯公平反冤濫全活以萬數大拂勢人意後敘城守功陞河南右布政使適丁外艱未赴任而勢人忌之甚遂鍛鍊承審前事陷重法時公與諸兄弟徒步縣賫書走數千里呼救不可得及於是詣闕上疏辨謂臣父延著歷任危疆累著勞績只江臬任內輕擬史記青管得勝二人罪又有王天福韓王錫二人未經擬罪查例承問失出止降一級調用如廣東按

察使佘應魁廣西按察使畢振姬亦以承問叛犯失出降級調用因事在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赦前免議在案臣父與應魁等官同事同遇赦亦同不幸遭
世祖章皇帝賓天之後
皇上未親政之前（儀吉案此即金壇丹徒各案同時重擬聖祖未親政輔臣鼇拜等爲之）有司因緣上下其手九地含冤百身莫贖今
皇上離照當乾冤枉昭雪如原任直隸總督朱昌祚直隸巡撫王登聯皆冤枉處死伊子朱紱等告訴俱蒙存錄臣夙夜愁痛疢心疾首在世無以爲人居官何以盡職
聖朝以孝治天下定復不遺微末鑒此幽魂疏下刑部部議以姚延著正法似稍過然既經正法無容議覆上公悽愴遲迴終睎一雪未幾由戸部員外遷刑部郎中戊午分校順天鄉試壬戌會試同考逾年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儀吉案清祕述聞湖廣提學道姚淳燾康熙十六年任與此不同壬戌會試同考又與此傳合戊午順天鄉試）
闕下車見學舍頽敝卽捐俸脩理又題請濂溪周先生後裔世襲五經博士衡文專尚經術而每詔諸生以三德六行凡立學之本意楚材鬱奮故事學臣自歲科兩試後卽候交代公獨

朝命留再任時論榮之自鄉會同考及督學前後所得士如尚書張公廷樞故翰林張公希良中丞屠公沂汪公灝輩皆赫然成名當世稱公爲知人而公雅不欲以文字自著見也楚寇夏逢龍者本去籍卒與其黨踞山而要餉巡撫柯公永昇易之遣十餘騎往繫鋌而走遂叛柯公及參政葉公映榴同日死妖燄縱橫連破二十餘城而逢龍故素聞公名逼致之時公方宿留武昌旦夕不測因顧謂幼子德柱曰死忠與死孝一也顧我所以至今不死者實思有以標白其先人今若此命也賴天子神明狂寇不久勦絕汝幸得脫歸當與諸父諸兄共勉之或誣公以事竣直非守土臣無爲與死公正色曰安得稱此言者吾向者奉命而來坐高堂絳紗帳出白入黑惟吾意夫盜非王臣而乃治平則公卿變亂則蛇豕卽所以詔諸生者謂何矣會賊平巡撫丁公以抗僞全節事聞於朝初公已以詿誤遭吏議及是復職丁丑補授湖廣分守岳常道己卯赴高堰河工工完優敘加一級久之以王事勞憊乃鬱鬱得疾卒於里第時康熙癸未年七十二公嘗築神游閣於宅東偏上設方伯公及母吳夫人像供養如生時每家居朝夕瞻拜輒泫然流涕臨終之數日猶蹩躠登閣上欷歔語諸子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姚氏

高曾積德累仁汝祖更捐軀活萬眾惜吾老不及待抑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汝輩當念我百歲後汝祖父魂魄長依此也故自號陟山亦以見志云公所著錄自方伯公年譜外有充菴全集若干卷遺命勿刻藏於家有子四德基海豐知縣繼公仲兄後德堅柳州知府德奎貢生天德柱貢生

贊曰予於公為通家後進公子伯仲與先君宮贊公稱執友嘗視子方伯公年譜及辨冤疏稾讀之為掩卷太息公遭遇過李燮義烈似甄濟而會不獲比濟子逢之追爵其父公殆不瞑猶視耶他日遊襄漢閒見一二老校退卒猶能言公拒賊時事頗備具乃知公不獨天資忠孝抑智略有過人也公為善於鄉如廣宗祠置祭田卹姻黨昭昭吟口矣非公之大者多不著

黎士宏傳 陳壽祺

黎士宏字媿曾汀州長汀人明季諸生少嗜聲詩師甯化李世熊以文章名天下踰冠作蘭與蘭語詩投福州會異撰異撰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新建徐世溥云今海內人士惟長汀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已耳而祥符周亮工謂黎自可單行若並漢陽恐疑噲伍其為名流推

獎如此
大清順治十年舉順天鄉試授廣信司理受十三郡讞牘脫無辜數百人然常鋤豪强糾貪墨屬邑玉山經兵燹後城中草深三尺民纔三十餘家士宏招集流亡墾田定賦民復舊業以裁缺補永新知縣政清獄簡稽逃漏整風教舉廉卓第一擢甘州同知再舉廉卓遷常州知府會逆賊吳三桂煽亂西秦震動大吏奏除洮岷副使署甘山道事提督王輔臣叛河東失守士宏以鎭兵雲集必一事權言於巡撫謂恢復河東非用河西之兵不可用河西之兵非責之提督張勇不可疏奏授勇靖逆將軍節制諸鎭及復蘭州士宏多贊畫焉甯夏營將叛殺提帥監司適以憂去鎭城危急改鎭甯夏嚴守禦安反側又密請免衞所逋糧七萬五千石有奇康熙十六年賊平敘功晉布政司參政以母老乞歸居家二十八年年八十卒有託素齋文集六卷詩集三卷弟士敎字道存以拔貢生授南昌知縣遷知壽州有寶穡堂詩集叔子致遠盛京刑部侍郎

又黎媿曾小傳 鄭方坤

黎士宏字媿曾長汀人負岸異姿自爲孤童卽能讀等身書嗜聲詩又

不好繁豔諧俗語少遊甯化李元仲之門稱入室弟子應試三山見曾弗人作蘭與蘭語詩爲贄弗人大擊節且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時新建徐世溥有文名與虞山宗伯書謂今海內人士惟長汀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兩人而已而周櫟園方伯謂黎自可單行若比並漢陽恐疑噲伍其爲名公大人所傾倒若此順治甲午捷京闈屢試禮部不第需次授廣信司理旋以裁缺補永新令舉能其職歷官至甘山道移節甯夏適邊將倡亂河西一帶無固壘人心風鶴訛言日數起顧獨以鎮靜處之督餉籌邊治軍書每至達旦八年塞上勞苦功高迫干羽舞階膚功克奏諸公多以節鉞相推而屢疏陳情卒遂初服以去一畝之宮彈琴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幾忘當日之赤羽白旗而以身爲長城之寄也者昔臧文仲有言賢者急病而讓夷若此者可不謂加於人一等歟著作甚富選家謂其古文清新俊逸未嘗步武前人而動與古會詩格隨年而變大抵刊落陳言清眞樸老與周櫟園汪舟次諸公後先競爽異於以聲帨爲工者寅湖青草之奇靈洞翠華之秀吾於託素一集蓋悠然而觀其深矣

朝議大夫湖廣布政使分守鄖襄下荆南道參議鄧公秉恆傳 顧棟高

公諱秉恆字某號隴江先世江西建昌人宋世有名均又名桐者中嘉定進士明初諱仲璋從明祖起兵以武功授萬戶封昭勇將軍遷山東都指揮僉事因家歷城再傳至許襲職調補樂昌衛掌印指揮司吏家聊城爲公再遷之始祖又五傳至守漸以儒術發聞明戊辰拔貢癸酉中乙榜是爲公父生子四人公其叔也公生而穎異入塾時已十歲矣下帷七年補博士弟子員己丑成進士授崑山令崑爲財賦重地吏胥百方欺隱編審有飛灑詭寄之弊徵收有挪移影射之弊齎解有卦空捺擱之弊公分上中下摘比之法力省而易辦收解不入吏胥諸弊遂絕邑濱太湖爲入海故道地卑下辛卯歲大水城中水漲丈餘斗米千錢公力請於督撫禁不應乃令民米奎詣闕上聞戶科姚公文然疏請改折照京價每石一金江南十四郡咸慶更生是時海氛未靖奉旨差內府官督造沿海戰艦主者驕蹇所至需索供應州縣爭加派公不爲動主者至面發赤戟手詬詈未幾以貪婪逮繫乃解次年以帶徵累去官仍以原官改補乙未得江右永豐令永豐東接建甯多橫崗積嶂大盜窟穴其中盜首曾人傑之黨恃豪矜猾吏爲盜囊前令相繼得罪去公單騎就道至則撫民良善招流移潛遣邏卒探賊虛實密以狀

白撫軍請發兵除之會元旦張樂會飲夜半起更衣領健卒直擣賊巢悉殲之既乃誅內地之爲賊閒者餘悉開釋境內以安兵火之餘民逃竄幾盡田棄不耕前令有冒功開墾者公核實請蠲撫軍初難之公力爭始上其事獲免浮糧三萬有奇一日黑山餘孽聶剛祿五百餘人突至縣境期三鼓入城公率吏士登陴多張旗幟燎以炬火光燄燭天賊驚遁己亥秋海寇犯金陵賊乘閒竊發者動以萬計圍豐城三匝守將出禦爲所敗城中震恐爭縋城逃公奮曰此等烏合耳寧能內薄而攻耶迺團結鄉勇堅守伺賊少懈以礮擊之城中隨鼓譟而出殺傷無算自是相戒不敢入永豐撫軍特疏薦擢大行庚戌遷戶部廣東司主事尋署福建司郎中事三閱月理舊案五十餘時臺臣有議除釐毫絲忽之疏庭訟不已公謂山水攢湊之地魚鱗細數析之無釐毫不成議遂寢湖廣藩庫縣額一十四萬部舉廉能滿漢官三員察審公受事後凡旬日而畢癸丑轉江南司員外郎郎請假還里戊午復補雲南司員外郎時同官有以盜官糧被訐者部議官役三十三人俱論斬公以例二千石以下分贓擬徒執簿分覆論辨卒免之十月差督蕪湖關稅務報滿舉羨錢盡納諸公會有以調語中者置對無一實事乃白甲子補陝

西司郎中旋陞福建巡海道閩憑山阻海俗悍喜亂公至先教化尚廉
恥民且感且畏先是閩省奉部檄採取楠杉諸木山徑阸陿連抱合拱
數十年無由抵水次公審道里酌夫役山嶺峻險則建橋以渡溪河乾
淺則積流以濟未十日而千章之名材出至秋有粵寇抵漳之詔安界
擒獲二十七人株連百有餘家公廉得其實止誅渠魁餘盡釋之眾稽
首泣謝戊辰七月楚省兵變鄰邑震動汀有鳴髀暴客焚東門之橋土
豪大姓聚無賴拆民屋劫財其他亡命多持白梃橫行市中每一提質
擁眾喧呶縣官不能禁時公已陞湖北荊南道聞變駐節留先宿城隍
廟誓神及庭訊羣譟如故乃緩其獄傳諭禁流言設夜巡捕偶語者聚
三人以上許鄰人舉首閱三日靜无譁卽鞫訊立定爰書諸不逞亦盡
散去是役也微公幾至大變時荊南需官急另推有人公卽乞休公喜
大節彊力任事其於利害禍福偉如也不為詭隨眾論紛呶公一言而
定曉習文法雖老吏弗如臨事變機權錯出議者謂有古大臣風前後
凡四典文衡主文武試各一所成就者甚眾生平嗜書雖奏廁不輟著
有左氏冊註名臣奏議鈔等集性素豪輕財好施家居不廢絲竹搆別
業于郭之西偏臨大河架小樓以恣遠眺自少臨摹閣帖晚益善每風

日晴美賓客過從幅巾杖履臨池揮毫若未嘗有官者以庚寅六月一日卒年七十有四夫人邢氏前鞏昌監郡諱裕女有賢德圍城之役有勸公求外援者夫人亟止公曰事急矣卽有救何能相及迺端坐中堂指揮家眾登陴固守卒殲渠魁其明決多此類後公二年卒子二人公歿後三十有二年公曾孫鍾岳廷試第一爲余同年進士又六年

今上特簡江南學政越三年事竣持狀來命某作傳不敢辭因論次之

論曰世多謂儒者不諳吏治少實用夫豈然哉前朝王文成公殲宸濠擒浰頭桶岡諸賊厥功越焉如公傑然一書生耳而敭歷中外二十餘年撫瘡痍平劇寇何其偉與傳謂活千人子孫有封公之所保全者多矣其能慶鍾厥後有以也

提督浙江學政按察使司僉事靳公讓墓誌銘　冉覲祖

公諱讓字伯遜一字益庵世居尉氏靑龍崗曾祖於莊邑廩生祖滋旭鄉飲耆賓父標彩邑庠生以子令浙之宣平受封如子官母高氏封孺人曾伯祖於中明刑工二部尚書營別墅密之具茨山麓避寇氛挈家以居而公生焉幼擅慧性誦讀倍常兒爲文自出機軸儁快無晦澀態十五入邑庠屢試高等食餼己酉登賢書丙辰捷南宮己未廷對

賜進士出身歸益肆力於學以聖賢爲程式丁卯謁選授宜平令值旱蝗爲災鄰邑相視因循公請蠲賦甚力受知巡撫張公鵬翮奬爲賢令己巳封公卒於里匍匐奔喪貧斧弗給貸於友始得歸乙亥補官汾西罷里差減例耗訟至立判人無冤滯清編審之册而丁無虛冒正夫婦之禮而婚不亂倫歲旱民饑擅自停徵發所貯倉穀以賑而民不至流亡

聖駕北征晉屬例有供應公計費酌取皆存籍記無横索中飽之弊次年再供軍需公念民力已竭即出正賦以辦時諸邑騷然汾民獨以無事其事亦尋已巡撫倭公特加奬賞連委隰州甯鄉攝篆而且以列薦章張公鵬翮復首贊公賢乃有侍御之擢或以重賄求代言某事公曰吾不以黷本規利也自繕三疏入告一言察吏安民實行教養二言禮部解册解卷之費宜革三言沿邊同知宜簡用後二疏下部議行而首疏所指陳過於切直

皇上疑其大言無實試之繁劇以觀其效左遷通州守公布衣羸馬戴星以赴其禁私錢則究鋪家以絕其流斷私鑄以塞其源其審結禁河打魚一案則別眞贋分旗民誣者獲免犯者薄懲二事大能稱

旨威望以之日隆皇莊旗莊諸作奸者概繩以法不少貸有謀開麥豆總店以專利者侍衛達於
宸聰諭部行查公具牘申覆言其無例事遂寢有謀開薑總店者託皇子以囑公曰吾不能媚皇子貽害地方也拒之派養駝馬供應殊苦而監牧之員遇地方官無大小皆陵虐無禮公正色臨之乃不敢慢其他善政可以尋常意計而指數者傳之通人不能縷述也會九卿保舉學差公初不與
皇上憶公名特命提督廣西學政同保舉諸人試以詩文蒙
天語褒嘉賜御書一幅敕部改銜以僉事道赴任粵西文教素萎茶不振公至加意鼓勵文武生童各有刮磨自奮之意試未竟復奉
命移浙易道而院浙文較粵稱盛而弊較粵實多公深為防維搜剔殆盡其課試則先德行後文藝其校文則先理致後詞華浙固才藪亦皆歙然悅服稟教恐後焉其不受苞苴不受請託在公不待言也
聖駕南巡至蘇賜玻璃盤一對緣石硯一方墨一匣羊二隻食物十一種至杭賜御書一聯公懇請
御書扁額以榮母壽隨賜天庥堂三字後復賜萱庭春永四字賜公御

書唐詩金扇一柄
駕旋至蘇賜皇輿表一部松花石硯一方皆異數也公以母老乞終養不俟
命下而歸歸日太夫人寢疾謹視飲膳藥餌日夜不離側踰歲太夫人告終公執喪不延僧道不拘陰陽設奠不計七開弔不掛旛不動樂發引不請路奠題主不倩點硃從禮不從俗以誠不以文子道克修於風化有裨焉其孝友婣睦諸行備美鄉黨宗族尤多稱之公既以哀毀致疾延至服闋尤鬱鬱不自寧終以弗瘳竟溘然棄人間世也跡公生平爲臣忠爲子孝可稱完人較其任之始末爲令爲守不愧循良爲御史不負言責爲學使不玷文衡又可稱純臣若夫荷
皇上深知而不躋台鼎誨不偏海宇乃數使然在公不可謂不遇也公生於前癸未八月十六日子時卒於庚寅九月十三日丑時享年六十有八元配同邑庠生傅洪之長女卒贈孺人繼扶溝庠生盧世印女封孺人生子四基址塏塽皆廩生基娶同邑生員張維新女址娶同邑候選州同知王曰恭女二婦皆早亡塏娶通許福建提學道司百職女塽娶同邑辛酉舉人王陞女女一適鄢陵縣太學生梁承震孫男三綱維

經綱維基出綱聘扶溝盧克格女維聘同邑己丑進士候補內閣中書
張端翊女經址出未聘孫女一址出許嫁未行壙𡑞先公卒基以維爲
壙後基址卜吉於康熙五十年辛卯三月初八日葬公於迴龍崗先人
之兆問誌銘於予予與公雅相知公所履之險莫如通而名之最著亦
莫如通方予官禁院時公以御史言事被謫守通及以提學粵西去通
入都皆予耳目所及每深歎有烈丈夫風故撮其大端誌於石且爲之
銘銘曰
司空避地別墅是營具茨攬秀公也挺生年當舞象發跡尉黌文陣奪
標藝苑揚旌襦褐出牧兩奏循聲晉秩台端朝陽鳳鳴三疏聯入仰贊
生平
天威震動重以責成履險若易坦受靡驚力任繁劇法嚴令行豪强屏
息姦宄匿形旗民安堵畿輔肅清
帝念弗釋憶其姓名特宣與試授之文衡由粵移浙惟公惟明蒐羅才
俊網開八紘
翠華臨幸賜予充盈宸翰迭須母子均榮終養循理居憂矢誠哀毀之
餘沈痾斯嬰巖廊虛左梁木頓傾永謝華屋妥茲佳城淑氣盤結郁郁

晶晶爲世之瑞爲家之禎

文靳益庵先生小傳 趙炯

公諱讓字益庵開封尉氏人也以進士爲邑宰能實心教養擢侍御史

上疏言教養者三

天子爲之動容手其疏下御便殿親策之公侃侃以所學對

上頗領之乃試之通州通號難治事有掣肘許便宜啟奏期年而通大治會點學差命大臣各保所知無及公者

上曰朕亦保一人可乎靳讓可西粵使也即趨就道公奉母往母年近耄益未嘗一日離其子至桂林而母疾作公憂甚母遣之歷諸郡曰此

王事也不可以我故怠留一孫左右足矣公不敢違及柳州而母疾亟已試一周會浙江學使罷去即命公終其事教養之學於歷試乃大著云後

鑾駕巡幸浙江復親獎之曰卿可謂不負朕舉矣朕將以巡撫委卿公感激泣數行下奏曰臣母衰矣報

陛下之日正長也願祈終養難而後許之公得歸養竭力之餘教子課孫至樂也踰年母卒哀毁不欲生而季子仲婦相繼亡公益傷因加氣

疾乃至不救卒於康熙四十九年九月日得年六十八
贊曰嗚呼今之卿大夫亭高爵榮名於朝野者衆矣而能不愧怍者幾人哉以余所聞睢州潛菴湯公其生平庶幾古之賢者歟公雖未竟厥施其所以自致於君親之間者亦已過人遠矣豈不與湯公後先相輝乎哉公天性忠孝與人以誠有介操無阿附獨受知於
天子而天不慭遺惜哉烱忝末契故即其聞之左右者粗述大略如此其詳則有孝子之行述在瀛海後學趙烱鶴齋氏題於睢陽官署

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郎公廷棟墓誌銘　李紱

郎公樸齋先生及其原配金夫人將以今歲秋八月望後一日合葬於某山之原其孤某等先期述其行踵門來告屬爲文合誌之余喟然曰郎公子之於禮也其是也夫余考唐宋以來誌墓之文少合撰者則祔而離也久矣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葢穀同室沒同穴于禮爲允於孝子之情爲盡宜夫子之善魯也謹按狀公諱廷棟樸齋其字世爲廣甯名家考諱永清歷官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公兄弟九人公行第五與第四兄今巡撫江西諱廷極第八弟今通判成都廷槐同母龎太夫人公自幼岐嶷年十八娶金夫人夫人亦鐵嶺名

族考諱維垣正黃旗副都統夫人生有異徵賢淑明敏既歸公操家政不遺餘力公得一意官事無內顧憂公初以太學生謁選授福建漳州府長泰縣知縣縣經耿逆之亂流亡者眾公撫輯有方舊例戶出公費銀貧民病焉公令計田徵費咸悅服勒石著為成法歲餘以內艱去民巷市詣總督巡撫衙門列狀乞留公諭遣之弗聽令郡同知通判來勸譬仍弗聽監司親臨反覆開諭始流涕解散具壺漿送公行百里不絕公居喪盡禮與兄弟皆毀瘠有三孝子之稱既免喪領運湖灘河所敘績以府同知用康熙三十五年

天子親征噶爾旦公躍然曰此臣子荷戈效命之秋也具劄子啟奏願以家財備車馬從征出口坐臺凡十有四月以績敘陞四川保甯府知府奉

特旨再以應陞之缺先用明年遂授直隸霸昌道按察使副使治昌平州最衝要管京城四路捕盜同知及居庸關古北口諸塞公捕治明迅盜賊屏息今大學士安溪李公時巡撫直隸再奏

命修築永定河張谷莊石堤俱委公料理公厚餼募工應期事集

上親臨霸州閱視河工至信安當拔支河壩樁以便舟行咸以壩解則

水急溯上流之舟必淤阻大臣將馳奏而
御舟已發相顧莫敢任公毅然曰倘詰責卽云郎某遲誤可也既
御舟至投碇俟拔椿乃行亦竟不加譴其勇決類此塞外每年貢皮自
張家口抵京千里車羸勞費不貲公特請由驛站遞送至今便之歲監
給各鎭協兵餉悉如法又雅意文治葺文廟興義學己卯京闈榜放臺
臣言南人冒北籍應試內有中式舉人唐執玉王昌等八名牒公察治
公以士子獲舉甚難且率土王臣何斤斤於此訪有入籍田土戶口墳
墓卽不問再奉駁審南北語音時嚴寒諸生窮乏趨昌平艮苦公乘公
事赴京師集詢審非南音卽列狀保之巡撫李公以公清愼勤勞奬勵
再四又數薦於
上蒙賜御書一幅四十二年覃恩許援京官例以加級授資政大夫金
夫人封二品四十三年秋湖南按察使缺人遂
特旨授公時巡撫湖南者爲今左都御史趙公申喬趙公故以清直名
天下獨契賞公事無巨細輒委任之有不合商酌往復如家事公亦感
奮在任七年清謹一節長沙舊獄男女雜繫公惻然特設女監募禁卒
妻守际歲給工食獄多疫又愼選醫士一人給厚餼日周視司府縣四

監月按監犯名口給以薪米衣絮曰此中保無有枉繫者也其忍之也
湖南邊苗州縣距省會遼遠者一切重案公請爲展限兩月命案有從
前不知後察出自行通報者請免其參處又以命案兇犯在逃者承緝
接緝踵參無已請於承緝限滿一參後卽准照案緝拏免其再參其接
緝之員止令嚴緝免其限年參處旣俯寬屬吏亦以綏靖邊苗督撫稱
善並採擇入告趙公連疏薦之未及用而趙公內陞公故不治家人生
產內政一以委夫人嫁二女娶兩子婦食指浩繁米鹽淩雜夫人拮据
佐公積勞成疾以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卒於官舍年四十有四
比四月十六日公亦卒聞者駴歎士民咸墮淚曰仁人曰廉吏云距公
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六子男五人長卽某次某某皆歲貢生候選通判
女四人一適候選知縣某一適副榜貢生某其二未嫁孫女一人嗚呼
公抱負遠大而年不足竟其業可哀也巳顧吾聞之古之君子不懼年
之不永而以修名不立爲憂今天下理學名臣推安溪李公第一而都
御史趙公尤號爲倩剛多否少可公獨受知於兩君子則其蘊而未發
者可以知巳況所施巳若此哉爲之銘曰
赫然名世而實於中路天立厥配而受命弗固譬景星與慶雲莫恆據

爲旦暮未白首而同歸迺一瞑而不寤豈施於孫子以篤家之祜庶千秋而萬歲兮識公此墓夫人此祔

丁煒傳 陳壽祺

丁煒字瞻汝一字鴈水泉州晉江人祖啟濬明崇禎時刑部左侍郎贈尚書煒幼孤成童喪母

大清順治八年弱冠補縣學生十二年定遠大將軍鄭世子統大師克復漳州

詔得便宜改置郡縣以下官且致閩士就幕下試量受職煒名第一授漳平教諭歲餘改魯山丞遷知獻縣擢戶部主事時議行閩鹽稅煒力陳不可事遂寢遷員外郎除兵部武選司郎中督理通惠河役竣仍補職方出爲江西分巡贛南道時亂初定師旅驛騷調撥尟暇日煒親經度單露於郊原咸得其理務與民休息禮賢好士如不及條上所部十弊請禁革總督于成龍善之遷湖廣按察使有死囚二十餘人皆劫盜所誣者煒察其冤悉貸之俄以事謫降居寓鄖會武昌叛兵夏包子作亂圍巡撫府劫帑藏縛命吏糧儲道葉映榴死之賊以煒爲愛民官也數十輩逼其邸交刃脅受僞巡撫煒皇遽棄家踰垣逸從平湖門水竇

出事平補姚安知府尋復按察使赴闕道病目假歸數年卒煒刻意爲詩在京師所交皆一代詞伯上下議論詩益工其言曰鍾譚詩歸之選明季操觚家奉爲津筏雖去文存質將以力排飛揚蹈厲之失然天地菁華刋削濩落風氣之衰亦遂中於運祚又曰淸而不已閒入於薄眞而不已或至於率率與薄相乘漸且爲俚爲野又曰詩貴合法然法勝則離詩貴近情然情勝則俚又曰天下莫不爲詩連篇累牘雲馳泉涌可謂大盛顧唐家音律與晉室淸談士大夫靡然成俗至於曠職廢業以求一二字語之工又余之所懼矣故煒詩力追唐賢而能以文采潤飾其吏治長洲汪琬甯都魏禮龍眠錢澄之華亭沈荃萊陽宋琬新城王士正秀水朱彝尊等敘其詩交口推之以爲麗而則淸而腴其集皆士正與宣城施閏章所評定文亦具體有間山詩集十卷文集八卷紫雲詞一卷從弟焯字韜汝副貢生官理藩院知事亦能詩有滄霞集

布政司參議高公蔭爵墓誌銘　嚴虞惇

公諱蔭爵字子和姓高氏其先爲山東之高密人五世祖始遷鐵嶺父封光祿公諱某以從龍戡亂世襲阿達哈哈番生五子公其季也光祿公夢神畀朱衣象笏者命子之而生公於杭生六歲而孤從其兄忠烈

公官建昌忠烈殉難閒闗轉徙復從兄巡撫公宦學四方學成謁選得保定之蠡縣調繁三河上較獄三河之陽廉公才擢南路捕盜同知丁內艱服除佐制府于公於河築界首堤上南巡閱河嘉其功召見賜克食補德安同知署應山篆擢分巡四川松茂道晉直隸口北道卒於任年五十有八時康熙壬辰二月四日也公居官所在有聲迹而蠡之治爲最蠡大邑也割其半爲旗屯民佃勳貴田倚勢豪橫猾首敝紳互爲奸利操持吏短長又河數決孟嘗村歲不一登民大饑公曰我未暇理他政且活民於是邑有倉粟二萬石請於上官發以賑不可再請再不可則請解印去上官不得已許賑五千石公曰歲凶而民不能償二萬石亦死五千石亦死等死耳我且活吾民乃盡發之而出帑金五百兩貸種麥約曰麥熟償種穀熟償粟以二十之一爲息是歲旱蝗大起公捕蝗禱雨輒應秋大霖雨河水暴漲公率吏民捍堤植立風雨中波濤撞舂不震不動堤完而田大熟民乃活矣於是爬之搜之擿之剔之窮其根株鋤其貪頑巨猾某誣劉生爲奴而籍其田獄既成矣公按得實并按其他贓事寘之法某故以財雄諸

佃民被毒尤甚某敗此曹皆慴伏莫敢犯令於是設義倉置鄉塾興立教條尊禮賢士民大悅喜雜然而言曰公發倉似汲黯禦患如王尊發奸擿伏比趙廣漢而撫循教化又有龔遂韓延壽之流風蓋本朝蠡令未有如公者也其在三河則一以簡易爲治無所設施或問其故公曰前令已治矣何紛更爲前令者莆田無山彭公也上至三河問父老高令與彭令孰優父老曰彭令廉而毅高令廉而和上稱善久之蓋公之時其弛張又如此于公問捕盜方略公條三事以對曰剔盜藪窮盜術清盜源大略言盜以旗屯爲囊橐而出沒變幻不可蹤跡請嚴保甲首實之令使盜無所匿而平日能使之衣食稍足則可不至於爲盜于公韙之故于公在南河任公以築堤之役時界首石工壞衆議修治以二年爲程公問其故曰取土數十里外取甓數百里外取石數千里外公曰取土數十里外三月可了取甓數百里外六月可了取石數千里外九月可了以三月畢工足矣及堤成不愆於素衆皆服焉應山令不善而民逐之巡撫劉公曰是非德安丞不可公改紀其政除奸蘇良比代至送公者萬人劉公歎曰孰謂民無良今之送攝令者前之逐眞令者也松茂地控蠻徼口北制轄關內外公處以廉靜

卻餽遺減郵傳恤商旅詰奸慝民夷安然邊鄙不聳公凡兩任縣兩佐郡再爲監司競絲寬嚴悉因其俗一以爲父母一以爲神明文武具宜課行功從古之所謂循吏能吏者公其人也矣嗚呼國家張官置吏以爲民也今之爲守令者或闒茸不治或刻轢苛急或自命廉潔而於民之休戚不奮若路人嗚呼使天下之吏而盡如公之爲政則今之州縣其不治者亦鮮矣此吾於公之歷官悉紀其大略而於蠡之治尤詳焉以著公之功而又見公之用未久施未大而不得盡其才爲天下惜也

公性至孝事母趙太夫人左右無違少折節讀書持官持身皆得之於學生平無他嗜好惟愛佳山水及古法書名畫或按部所到淸泉脩竹未嘗不停驂命酌流連不忍去蓋其風致異乎今之俗吏者可想也公娶周氏封安人子男五人長其佑太學生次其倬甲戌進士翰林院侍講次其傃次其僎俱太學生次其億孫男五人繼勳緝勳緒勳綬勳定勳其倬賢而有文於公之卒不求銘於達官貴人而屬之虞惇者以虞惇之文爲可信也是烏得不銘銘曰

古之循吏一以愛民今之視民如秦越人古之治民寬猛兼濟今之能者或貪以忮公自郡縣至於監司捍患禦災急病讓夷惟民之勤民戴

其德弛張隨時文武具適胡不黃耈而止於斯厥施未宏天下惜之公有賢子食報在是勒銘幽宮以俟百世

江公臯傳 藍千秋

公諱臯字在湄號磊齋世居桐城之龍眠山下曾祖畏齋公諱某以理學起家祖諱某前壬午孝廉令峨嵋有善政峨嵋公生四子長卽贈副憲巨菴公公之父也母曰方恭人生子三公最長誕時有夢鶴之祥性敏慧弱冠舉於鄉未幾成進士觀政西臺假還侍養數歲巨菴公卒居喪盡禮服闋除瑞昌令瑞昌隸九江負山帶湖民疲苶多盜逋賦日積公至日前令坐繫凡三輩其一竟以累死妻子不能歸公慨然白府身任所逋悉罷遣前令歸其妻孥故事歲一按鄉堡校戶籍所至會斂爲令與馬費過行可獲多金公一切斥除之縣郭並河壖岸崩壅故道公捐俸倡首集貲築隄爲完久計民號之曰江公隄是時閩楚告警瑞昌與楚鄰奸民乘閒行剽劫吏議發兵勦公曰此輩迫飢寒爲盜撫之甚易迫卽走楚壤藉寇耳因勑鄉堡長宣諭利害督丁壯材勇者巡察時刺取其渠魁擊殺之盜遂息居七年以察廉者會考績當內擢監司以九江孔道軍旅羽檄交馳水陸多盜非得材吏不可遂舉公仍貳九江

郡公多設哨船日夜巡江上往來供億儲偫有方未幾遷肇昌守時大軍入蜀道肇昌守典辦軍需日馳州縣督募會歲除矣檄到徵騾馬千匹遞輸芻器具稱是取具頃刻監司僚屬皆束手公立策便宜供具無缺長吏服其能時軍興旁午民疲困卒益驕悍或竊出漁奪無敢呵者公行部出郊見數騎馳突過車斥止驗問得實立縛送大帥斬以徇繇是兵衛肅然莫敢犯越四歲移刺柳州柳僻南服半雜猺獞俗獷悍時新收粵西兵留鎮柳州軍中多掠奪婦女哭泣思歸公白大府檄營帥籍所掠赴郡訊之願歸者量遠近給資遣還凡數百人明年柳帥卒餉不繼士擐甲譁軍門公遽出與期匝月給士卒信公稍解去即馳書告臺省趣發餉少緩且不測中丞郝公然其計餉應期至軍乃戢大僚以是益重公粵西山峻削柳尤邃險萬石離立斤斧所不及頗多巨木時

上方脩太和殿使者採木且及柳柳人大恐言長老聞往代採木南荒震天峻地緣岡巒出入谿谷萬人雩譁頭顱僵仆橫藉不可數是將奈何公曰毋然奉

上指臣子孰敢匿諱亾何使者至公即呼柳民問所產巨木地令前導

公騎偕使者往視木行數里至絕巘下山石嶙峋木森森挺出坰奧下
臨崖谷嶔崎崱屴馬不能前公解鞍踞地稍憩徒步邀使者登使者有
難色公曰
上命也木苟可出守臣當先以身殉遂短衣持節扶兩小吏先登使者
强隨之半崖路絕無置足所公仰視木顧使者曰何如使者咋舌大呼
亟返曰是不可取公曰木具在是賴使者爲
上言不可取狀使者遂還奏免柳民讙呼戴
上恩德明年
上命舉郡守有文行者使視學廷臣以公對遂特簡督學四川至峨嵋
謁楚望公名宦祠詢訪遺老故吏猶有存者因欷歔泣下蜀人嗟歎以
爲榮試四郡太夫人訃至解官奔喪初公令瑞昌迎太夫人之官後歷
數郡險遠不及迎養以爲恨既除喪補陝西平慶道副使職轉運歷秦
隴賀蘭建策上大府弗能用所至爲民理冤滯鋤豪橫秦人戴之秩滿
遷福建興泉道參政駐節泉州泉地濱海大帥駐師郊外悍卒素擾民
聞公至悉歛戢未幾坐前任事挂吏議左遷遂解官歸自筮仕至是歷
七州郡皆劇地公性廉明故所在有聲績刺柳時州民王纘緒者故宦

家子少孤經喪亂產業爲四奴占據纘緒素孱弗能理寄食僧舍公讀法僧舍詰得之奴緣入院司爲胥吏其一役府中公悉逮捕諸奴懼納二千金乞免公佯受金貯之庫即訊伏罪乃出金授纘緒命四奴從歸盡還其產柳人歌頌之先是令瑞昌亦嘗卻富人金自瑞昌移柳州時至不能具車馬甯夏帥聞其賢貲送之乃得行解組後蕭然無儋石儲性好山水喜爲文章居官稍暇未嘗不出游林居益窮諸名勝休即讀書爲詩歌古文詞乞言者踵至應之無倦色辛卯春

上垂念老臣勅部列奏公與焉乃詣闕謝

上命子復舊職忝異數云仲弟廣譽進士令臨邑季弟畢登鄉薦皆早卒遺孤撫卹備至公享年八十有一卒康熙乙未所著文三十卷詩四十一卷藏于家公爲人孝友恬淡起家制科通達時務習吏事不爲儒縛始終潔白一節賢達皆歎仰之辛丑夏遇公子園于楚中出誌銘視余爲撰述本末著之爲其家傳公七子園字幼曾次居五廉謹而文韓子所謂文與行不失其世守者

劉棨傳 諸城縣志

劉棨字弢子年十五德州田雯奇其文康熙二十四年成進士益學書

博涉子史時父必顯年大耋兄果與棨皆不出仕父憂服除棨始謁選授長沙知縣縣以育女爲累多棄不舉棨嚴禁之値有裁兵訛言撫標營千餘人環轅門大噪巡撫不敢出棨爲陳大義開倉借給三月之糧示必無裁意乃定三十五年分校鄉試所取多知名士總督吳琠以循良薦三十七年陞甯羌知州時陝西大饑州無可發粟卽謁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珩許諾乃使民赴府負粟負一斗者予三升不十日而輓三千石珩卽以其法振他州縣民皆感之州山多槲樹宜山蠶而無種棨遣人旋里募善蠶者數人載蠶種數萬枚敎以養蠶及抽絲法所織人呼曰劉公紬其士苦無書棨爲立書肆又建義學親爲講解乃有舉鄉試者二人盖三百餘年所未見也督撫交薦其賢四十一年陞甯夏中路同知丁母憂服除補長沙同知引見奉
温旨棨居官甚好未知學問如何因試四書文一篇蒙褒賞卽授平陽知府棨至釋奠見笙鏞不具延曲阜孔尙任爲製樂器敎以雅奏又葺府志修卜子夏王通司馬光薛瑄諸祠卹其後裔四十八年
詔大學士九卿舉操守清廉才具優長之員天下知府得舉者惟棨及湘潭陳鵬年二人明年擢天津道副使迎

駕五臺山頒賜稠疊因奏兄杲任河閒時恭錄
天語以清愛顏其堂乞御書從之陞江西按察使時值
恩詔大赦杲詳勘死囚得原者百餘人五十二年晉四川布政使道經
平陽甯羌父老夾路歡迎聲震山谷到蜀事繁益勤厲無少懈五十五
年春
上詢外官清介者九卿共舉四人杲與焉
車駕幸湯泉又特以杲治狀語從臣而杲以籌畫兵備致疾明年卒於
官年六十二杲性和厚爲治無所矯飾遇人溫溫善下鄉人皆稱之子
十人

故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王公繻墓誌銘　李紱

誥授通議大夫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睢州王公考終於家將以某月
營葬公子狀公行治來京師將乞銘於左都御史朱公適朱公居憂乃
以命臨川李紱紱爲公季子澄慧典試所取士通門之誼知公爲深不
敢以譾劣辭謹鉤纂其條件如左公少警敏年十六補弟子員康熙丙
寅由歲貢生任東明知縣不及一年以內艱歸庚午補任獲鹿乙亥入
爲戶部陜西清吏司員外郎丁丑陞福建清吏司郎中己卯

特擢江南糧儲道辛巳十月
特旨遷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敭歷中外垂二十年年甫五十卽以疾
告歸優游家食又有十八年遇事有能名所至有恩上結
主知下孚於民外自公卿大夫內自比閭宗族同舌稱賢其爲按察使
也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視數日妻子
均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也
生控於州女交臂歷指不勝楚遂誣服獄具未上公至疑之問館中來
往何人女曰祗十二歲學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嚴我急因置磠麪中
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
證爲傷重致然令如僧所誣論擬公察鬭毆日月在保辜限外因詰曰
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罪反多類
此其爲糧儲道也所屬舊有倉規銀鉅萬並虐取之民監司利其入百
姓疾苦弗問歲遣一役飛一檄塞巡漕故事而已公至皆杜絕轉漕時
扁舟巡察懲其濫收者宜興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民不
見糧道四十年矣今乃飛至耶因號曰飛糧道道庫歲收銀八十五萬
兩爲脩船及弁丁運費前運丁預支行糧例扣月利丁益困公悉除之

照額全給丁立碑頌德仲雍墓在虞山久廢不修城隍廟瀆祀者衆演劇享神歲糜金數萬公曰教化監司責也葺仲雍墓封閉城隍廟門在戶部時吏弊不得行尚書澤州陳公倚任之薦公才能其治二邑績尤著獲鹿為山陝衝衢公治驛有法民不知供億苦時有陝西寡婦兵還京頗繹騷井陘令巽懦巡撫檄公併料理兵戢不譁歲歉出穀以活餓人親給銀米編審戶口鱗次面訊里長不得為姦利上下東明縣錢糧多欺隱居民流亡公至易甲長法大戶用其族長催之於是兼併不行流亡者來歸酌給以牛種縣分四十里里養馬一匹以備官用倚萎弱補倒斃民苦之勒石禁止買五雲梁進者盜魁也檄至令曰吾知若名久矣五雲汝為總練進汝為保長邑有盜汝緝不用命即斃汝也盜遂絕跡有馮化者勾逃人誣其鄰某某信於鄉保者數百人公密令匿他所別令一人跪堂下召逃者謂曰汝識某可執以出逃實不識也見一人跪堂下執之衆皆譁逃技窮乃曰馮化給我衆中有欲逋者公曰必化也追之果然重責逐之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與前妻之女在室高通於劉某忌女言其情圖併亂之女不從其戕女以死公曰高母道已絕仍照故殺子女律擬其何以戒為繼母而淫且毒者遂比照故殺妻

前夫之律論斬巡撫題其議具題
報可著爲成例東明距睢州百八十里公之遭太夫人憂也東明人赴
睢州弔奠白衣冠數千人門卒怪之報知州乃聽入城巷塡塞觀者歎
異遷按察使時十五衞四十九幫官丁咸請留不遂去之日泣且拜以
送與其鄉先生尙書湯公斌撫蘇內召時略同胥門外有坊曰民不能
忘爲湯公建也民鐫公姓氏于其次蓋公少學于湯公湯公深契之其
政事有本末非偶然也歸田後待鄉黨尤篤睢州學宮舊無祭器公製
銅器三百餘事諸生觀禮焉初公需次家居集州士爲文課延處士田
先生蘭芳主之士風日盛至是乃益振又設祭田百五十畝以羨餘助
婚葬及衣食不給者大要公平生知大體識定力決勇於義而枋於正
出之以誠行之以恕惜乎用之不竟也癸未
上南巡公力疾迎觀
上顧巡撫宋公云朕聞王某督糧儲時甚好隨遣太醫臨視賜德里雅
噶神藥一器次日賜初寒詩一幅隨趨行在謝恩
溫旨再下教以調攝語甚備公諦聆感泣謂臣世受
國恩今疾無以報塞

上因賜世恩堂額同僚咸謂公且大用不可量而公去益決曰按察使任大責重臥治卽辜恩矣竟歸不出公曾祖諱成泰穎上縣學訓導祖考諱烜開封府學增廣生兩爲鄉飲正賓考諱震生順治壬辰進士累官江西提學僉事並以公伯兄紳貴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夫人元配郭太君雲南督學諱昌女累贈淑人生子二長沛閩嘉興府同知澄思辛卯舉人側室湯恭人生一子卽紱鄉試座主癸未進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孫男四人未禾穎棫女九人公諱繻字慎夫生順治十年六月十八日卒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再遇覃恩誥授通議大夫銘曰

六德有邦三德有家日宣日嚴小大維宜維公翕受以敷以施人無寡小地無廣遐庇人謂俗綏艮警頗

天子曰於艱食無嗟爾瘠民肥醫藥爾加

天子曰都茂績可磨膀堂世恩雲爛星葩睢流沄沄恆阜衙衙水無陘源山無塹波山水能貞公德靡涯

參政田公呈瑞家傳 諸世器

公名呈瑞字介璞姓田氏別字蒼崖其先出自田子方世居汾陽爲望

族祖九龍父月洪皆贈參政公初仕官中書舍人未幾出襄事河工以功擢大名道未之任改陝西臨洮道兼理全省驛站事遇饑賑恤公策馬親行郡縣山谷閒恐豪右胥吏爲弊無及民之實於是稽察嚴飭民賴以生此康熙壬辰歲也甲午大師西討綜理馬政稱職以軍功遷浙江金衢嚴道尋改署糧儲道事得征漕積弊滌空之而諸郡亢旱冒大暑省荒往來烈日中獲疾屢乞休臺司皆倚公不允庚子冬疽發鬢卒於信安官署年五十有九櫬歸葬金山原之祖塋大學士朱公軾誌其墓公爲人恬雅沖抑雖席豐厚自奉甚儉約至親故有急難濟之不吝重貲方公幼時負異質進士張青岳先生見而嘉歎以女妻焉爲諸生有文名三就布政司選不遇乃由中書起歷外任多實績在民其始至河南也相水勢宜石隄曰此處隄一壞則數萬家其魚矣舊隄易修易敗更之石未便告動公帑遂傾家貲成之以故見知於督河御史及在臨洮念救荒無奇策曰古所謂雲雨由人其事何地不可爲乎因相度地勢於蘭西石佛灣鑿渠引溉兼教民造水車汲入田歲增粟十餘萬石臨洮民念公德其所鑿萬世利也相與建公生祠蓋公所至務爲民久遠計類視此子二周震

江西提刑按察使司分巡贛南道章公履成墓誌銘　儲大文節錄

公名履成，字慧臣人也其號姓苑系太公之裔封於鄣遂氏焉五世祖美中嘉靖辛丑進士工部都水司郎中曾祖光祖知江甯縣有惠政祖明達銓注同知州事顯考程以厚德聞邑里贈中憲大夫雲南元江知府妣某氏封太恭人公少有巨人志中憲公暨太恭人深器之性忼慨名動公卿閒其仕也蓋繇康熙庚申後始銓注知四川雅州滎經縣外艱闋復知河南開封府太康縣尋擢知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覃恩封奉直大夫晉級一擢知江南徽州府內艱闋復知雲南大理府調元江晉封中憲大夫復晉級一擢直隸通永道副使尋改大名道胥不逮涖職戊戌改江西贛南道蓋勳秩籍於吏部南曹者且寖四十年而遽以雪冤獄罷公之始涖滎經也當吳逆初熸楚胥荆榛公昕夕撫凋瘵不少輟而滇黔遺孽尙懕伏朝命勇略將軍趙公良棟奮威將軍王公進寶分道進討奮威將軍繇建昌入北距雅州百里有奇勇略將軍繇威甯入取道雅州時將軍久駐陝之徽州期它部兵會發亟檄雅州備軍食而經歲不至州牧狃於前牒不少待積一日儵引滿漢兵六萬至督糧使暨州牧胥駴避中丞杭公亦悤遽甚廉公才亟檄攝州篆許以從宜

將軍雅與中丞隙又詷知蜀廩賈斮用乏軍興坐之乃大張戈纛甲士羅庭箭檄公詣帳詰其實公對曰謹如檄將軍怒曰若見吾敕書乎文官三品以下得軍法從事若不畏死耶勒促州軍食狀公立書呈之將軍視左右而嘻內慚威攝公會斬犯令兩卒輒舁公持出和門以徇公如令入覆色不少變將軍復顧左右咋舌曰文吏中迺得此人內奇之而稔知雅州廩尤賈遽令亐將持糧牒萬紙至期一晝夜集州署蝟黨胥環泣公麾去亟帥州錄事夜貸於鄉度訖不可卒給而川南道待奮威將軍糧差可淹一二日迺疾馳百里外義乞之搯鎖廓門舁運載諸筏順流下至期而集州民讙呼將軍大喜曰君信克佽佐吾辦賊師遂發命隨營南行百里坐帳下而勞之食洎歸則奮威將軍糧亦胥集杭公暨承宣劉公頓首謝特疏舉任建昌道雖格於部議而公繇此才諝懋著寖達中朝矣太和殿肇工購材於蜀公以幹才遴借朝使往度密箐巉壁不少憚懾顧金圖業難符格而驅萬牛且莫克達泣請於中丞中丞奏免獲允時議令四蜀度地徵賦公從容言蜀民新脫兵燹瘡痍未起宜少紓其力今若急朘之以賦恐所傷滋多議獲寢葢公泚蜀凡七年其知泰安也州當南北之衝盜多以藥薰商旅顛越而取其貨公

批根痛治之迺息州爲旗人逋逃藪事發多株連公許自首以寬窩主鄰右之罪逃人迺絕故事州民漕運米東平水次津貴溢於正賦車輓勩甚公改官運著爲令審丁痛革賣富差貧弊里書束手丁丑戊寅州薦飢公白中丞請賑不許迺倣齊黔敖法爲食於路以待飢者益發米千石以濟新泰長淸萊蕪蒙陰諸鄰封就食氓全活者數十萬御史陽城張公泰交使過其地而嘉之遂以災荒入告
朝廷遣官散賑中丞大恚草疏誣劾公甫就而中丞譴罷民胥以手加額稱快事蓋公涖泰安且越十年其知徽州府也甫三月而事胥理至其知大理簡節疏目疆以戎索歲飢米石錢四千發粟減直全活者數萬知元江地南錯交趾多讐殺公曲諭之麽些蒙蒲俗寖革除民塘兵役關道減直售米監金銀銅錫鑛攝糧儲道驛鹽道篆事胥理蓋公涖濱再任凡十有三年而勳秩日晉尤克以靜鎭物中朝胥以制撫鈞樞靳之洎其移贛南道也故事循明軍門控制蠻越例不親民事公歎曰衙署分巡之謂何時民有冤獄眾環聚而譟於門公力申雪而守吏懼辠逮已深文致之公竟罷而獄訖不克直公家狀曰甯棄官以全民毋充位以誣民有味哉其言之也公性孝友太恭人色少不愉輒長跪楊

前達旦內外艱毀甚仲弟文鑛光祿鴻臚寺少卿嘗病公泣禱蘄減年以益弟叔弟文鉞銓注通府先卒撫弟子如子遇族黨雅有恩意配唐氏繼邵氏胥封恭人又娶祝氏封宜人胥有婦德子二伯廷珪邵出知山西平陽府事仲廷瑎祝出前福建汀漳道今署汀州府事女二茂才龔祖嘉文學陳昉其壻也胥唐出孫七長應煌六館生次應燧應煒應燮應煥應煇應燿孫女四曾孫一正梧公卒於雍正甲辰夏六月九日距生順治乙酉年八十某月日窆於某縣某之阡予謹誌公墓并爲之銘其辭曰

維原每每維川訏訏維贛南公允文允武言儀威鳳言馴貔虎以藩以宣無射無斁言藏奄夕於茲吉土子孫宜之克昌克譽爰銘庸勳式昭終古以炳苗山秀靈之府

誥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張公孟球墓誌銘 顧棟高

乾隆五年十一月十有四日河南按察使鈞庭張公年八十以疾卒距其配孫淑人之歿也凡十有七年淑人已前葬未有墓銘至是諸子學庠等將合葬公于淑人之兆先期具狀衰絰踵門稽顙而言曰先大夫敭歷中外三十餘年其政績彰彰在人耳目可考學庠等無似大懼殞

越弗克表揚先德以昭示來裔敢乞吾子一言以志其墓余與公三世交而公之孫曾臬又為余子壻知公最深誼不可以不文辭按公張氏諱孟球字夔石號鈞庭先世鳳陽五河縣人十五世祖諱屋從明太祖起兵陣亡得襲錦衣百戶十三世祖諱真以冠帶舍人與靖難師有功歷任左府都督晉陞階殿子孫世襲隴山衛指揮使景泰間改調蘇州衛遂家于蘇十世祖諱欽生子二長諱瑀襲祖職次諱瓚孝友篤學為郡庠生又三傳諱宗文為公曾祖明季家中落生贈文林郎季繁公諱介祉避兵于鄉事定卜居城中之梵門里是為公祖生贈奉政大夫逸菴公諱祖訓卽公考也生子三人公居長生而岐嶷弱不好弄九歲盡誦習六經及諸大家文年十七登江南丁巳鄉薦第五名乙丑成進士辛未除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甲戌入都補工部清吏司主事旋理街道差丁丑四月進本司員外郎八月遷禮部儀制司郎中己卯循資出督雲南學政明年丁外艱服闋赴補得福建糧驛道丁亥丁內艱辛卯春補河南糧儲道壬辰計典行公膺特薦是秋署本省布政使司印丙申正月擢河南按察使辛丑旋里壬寅需次入都癸卯恭遇

世宗憲皇帝登極覃恩誥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司按察使配孫氏

封淑人是秋乞假旋南遂不復出優游十七年而歿凡仕三十二年其行事可傳甚眾而余獨舉其偉且著者列其年月傳信來裔用爲世法亦公之志也公在昌樂邑地瘠民貧戶口凋敝公至省徭役革陋規尤不輕差役常謂多一差卽多一害愼無滋擾民賴之其任部值黃淮泛濫

聖祖仁皇帝廑念運道民生河工章奏發部核議者日四五下公晝夜直公廨辦腹稿常達旦不寐條奏利害輒稱

旨理街道差遇

聖祖仁皇帝親征沙漠大兵數十萬先後作八日行雨雪載道公策一騾日夜行泥淖中諸務畢舉少司空徐文敬公歎息以爲難歲癸亥公丁外艱服未闋山東大饑

朝廷募人往東省賑濟公蹶然起具呈詣闕下奉派往沂州設法措置活饑民五千餘口其任福建糧驛也滿洲駐防軍食取給于漕而上流四郡灘險不可漕往例俱解折色官自採買往往抑勒牙鋪吏胥緣以作奸公于延建產米處委員監照市價平買僦民船運至省發不假胥吏手諸弊盡絕而兵不苦飢福建郵傳畏灘河之險多就陸行其地多

重山峻嶺往來官吏絡繹需夫恆至數百名驛夫苦之公具詳督撫禁各衙門非公事不得妄用役夫遇大差徭需用逾數者則預期發價雇覓由是終公之任無有敢需索騷擾驛遞者在河南河南漕供折色州縣采辦麥至衛輝水次候兌其地向無倉厫又本省無額設糧船需他省調撥天寒水涸糧不時至則相率守候露宿河干叫號僵凍遇雨雪則米至潮濕霉變又時患盜竊公請于大吏以舊例採辦羨餘銀鳩工度材建造倉厫若干米到貯倉需船至即行糧無寇盜民不守候爲百世利衛輝之有倉厫自公始其攝河南藩篆也適西藏用師廷議調撥直五省驛馬及採辦騾頭赴陝西軍前而河南一省派一萬有奇每騾馬三需夫一名各督運官弁夫役計不下六七千名河南幅員三千餘里兵部尅期兩月遲則以乏軍興論公止宿郊外度地遠近先以省西之河南南陽汝甯三府接近陝西者委歸德守陳君堯策中途驗看隨即起發餘四府及附省三十四州縣躬自驗看盡絕需索留難諸弊凡五十四日萬馬齊發無匹騎不行者任臬司詳慎疑讞嘗中夜卒起燒燭延幕友治文書求可生之路其治蘭陽南陽兩獄功尤大蘭陽倡有白蓮教首事者詭稱明後裔旁縣被其煽惑在蘭陽已千餘家公密檄

杞縣令甯君佐出其不意馳至蘭陽扃城大索盡獲其黨及違禁器械等物具題奉旨鞫治閱竟作叛案公議以愚民被誘入教與實有逆謀者不同止將現有逆劄僞銜者依律擬罪餘概予省釋欽差大臣從其議全活無算南陽守與游擊某修故釁營兵犯賭博枷責示眾合營大譟縛守眾辱之教場已復圍總兵署公時護撫篆眾請發兵往勦公曰南陽地連襄鄖急則鋌而走險事未可知迺密飭附近州縣官各嚴守禦不許一人逸入境仍曉示各兵止誅首惡餘令自首免罪總兵官見事急遣弁來詢處置事宜公力言宜鎮靜不可妄動未幾得倡亂者七人旋下令安撫不數日兵心大定是時微公患且不測余觀自古承平之世跳梁小醜時或有之其始靡不起于至微患在選愞之子姑息養安固執之儒不通時變馴至蔓延幾成大禍雖天威所至旋卽撲滅然亦遲至閱月踰時而後定若盡得實心任事如公者鎮定如山岳捷出如雷霆解散如風雨則黎民安枕永無兵革之事流離轉徙之患余於此事知公之救定封疆其有益于斯民爲甚大尤不禁爲之執簡三歎息也公居家孝友前後兩喪俱獨力襄事年垂八十展墓必躬親遇諱日伏哭不能

起見者以爲難生五人後先登賢書成進士列翰苑余子壻曾㮚亦登乙卯鄉薦世多以此豔公余獨以公之服官行事可以當之而無愧與人不作翕翕熱遇有急難肝膽相爲與其家中州淸端公氣誼相孚人有齮齕公者公于衆中直斥之其人恨切骨公之未老乞休亦以淸端公故也嗚呼可謂特立不回之君子矣配孫淑人前壬辰進士大同守諱魯孫女上舍諱德音女幼嫺女誡內則列女傳敎諸子嚴而有法先後兩大故公以服官不獲躬親凡醫藥含斂之事淑人以一身肩之必誠必信咸中禮則癸卯六月十一日卒於是冬安葬今諸子學庠等卜日將合兆焉稽顙來乞余銘嗚呼余不忍銘之銘曰

天生偉人民之譽遭逢聖朝叱叵馭弭變定亂須臾閒搶攘頓成磐石固識量沈深善出奇淵涵嶽峙虬龍姿指揮呼吸解雷雨澤及蔀屋兒童嬉奠安黎民爲國器廊廟掄才忍棄置翩然歸來倚長松東山絲竹高情寄孫子繩繩衆且賢鸞飛鵠立在騰騫佳城鬱鬱長千年太史銘詩永不鐫

碑傳集卷八十一　　貴筑黃彭年編訂